



THE SECOND TRY

JimmyWolk 原著
中文完整版



Sometimes, destiny offers people another chance. Sometimes just to undo small mistakes. Sometimes even to avert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sometimes, the price for another chance is higher than anyone could guess...

(有时候, 命运为人们提供另一次机会, 或许只是为了消除一些微小的错误, 抑或是为了避免世界末日。
但更多的时候, 获得第二次机会的代价会比所有人想像的更高……)

原作: JimmyWolk

翻译: Uophoenix (第 1-7 章, 第 8 章部分),
moon_bay (第 6 章部分, 第 8 章部分),
拜仁 (第 8 章部分),
双剑灭灵 (第 9-10 章),
ZSF (第 9-10 章部分),
Serpentwindy (第 11-13 章)

校对、整理: Migsusert, Nomuo



FIG.1 葛城美里公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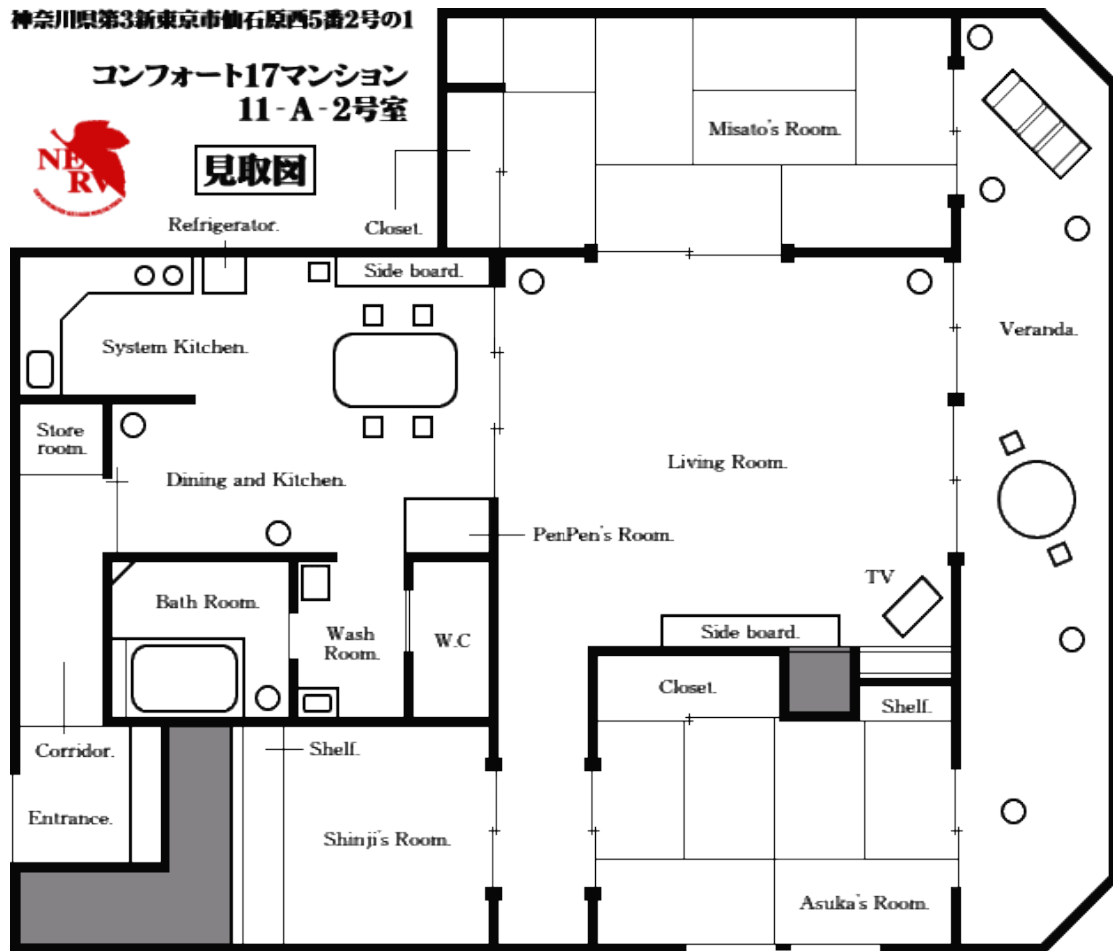


FIG.2 NERV本部及第三新东京市结构示意图(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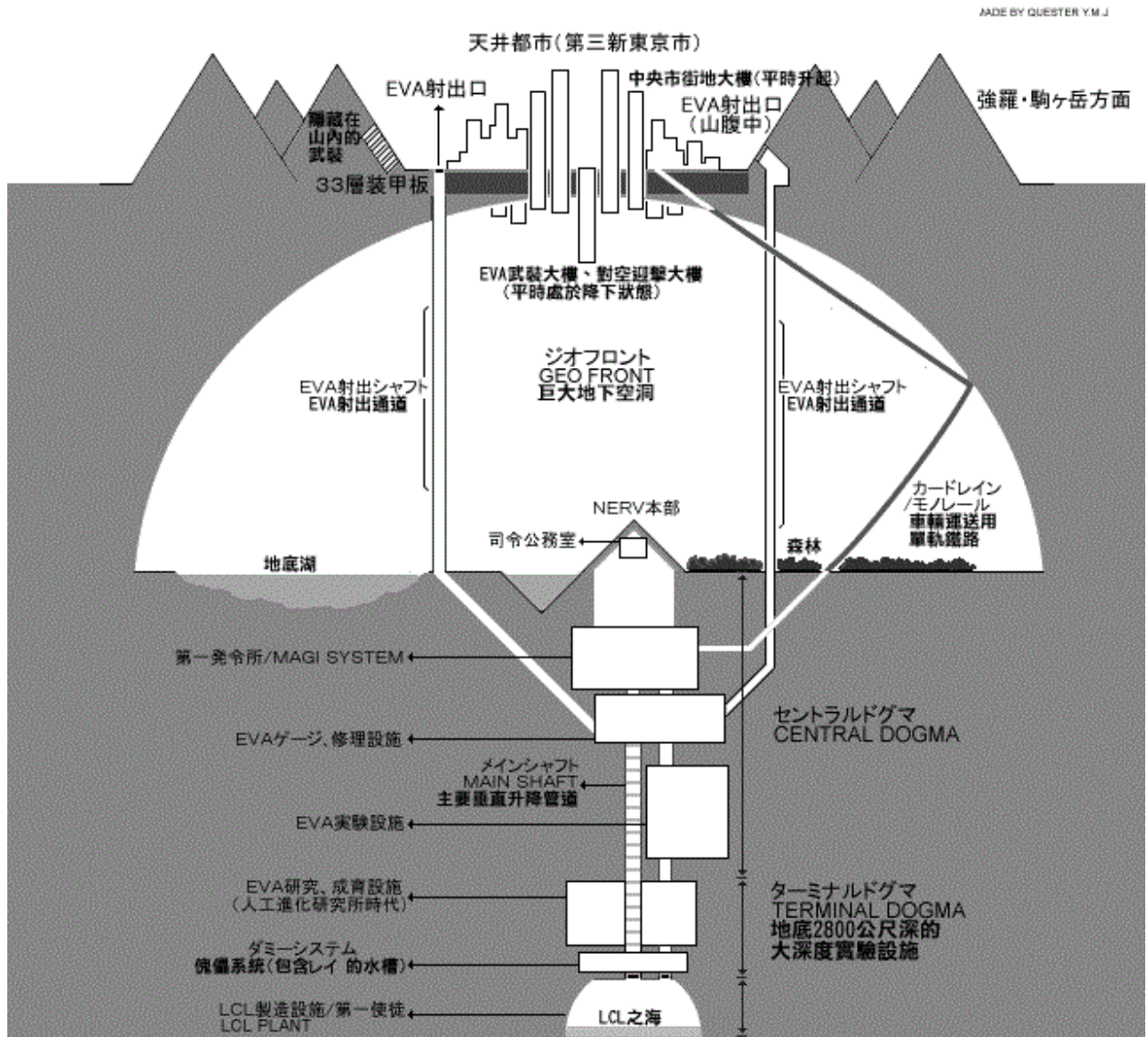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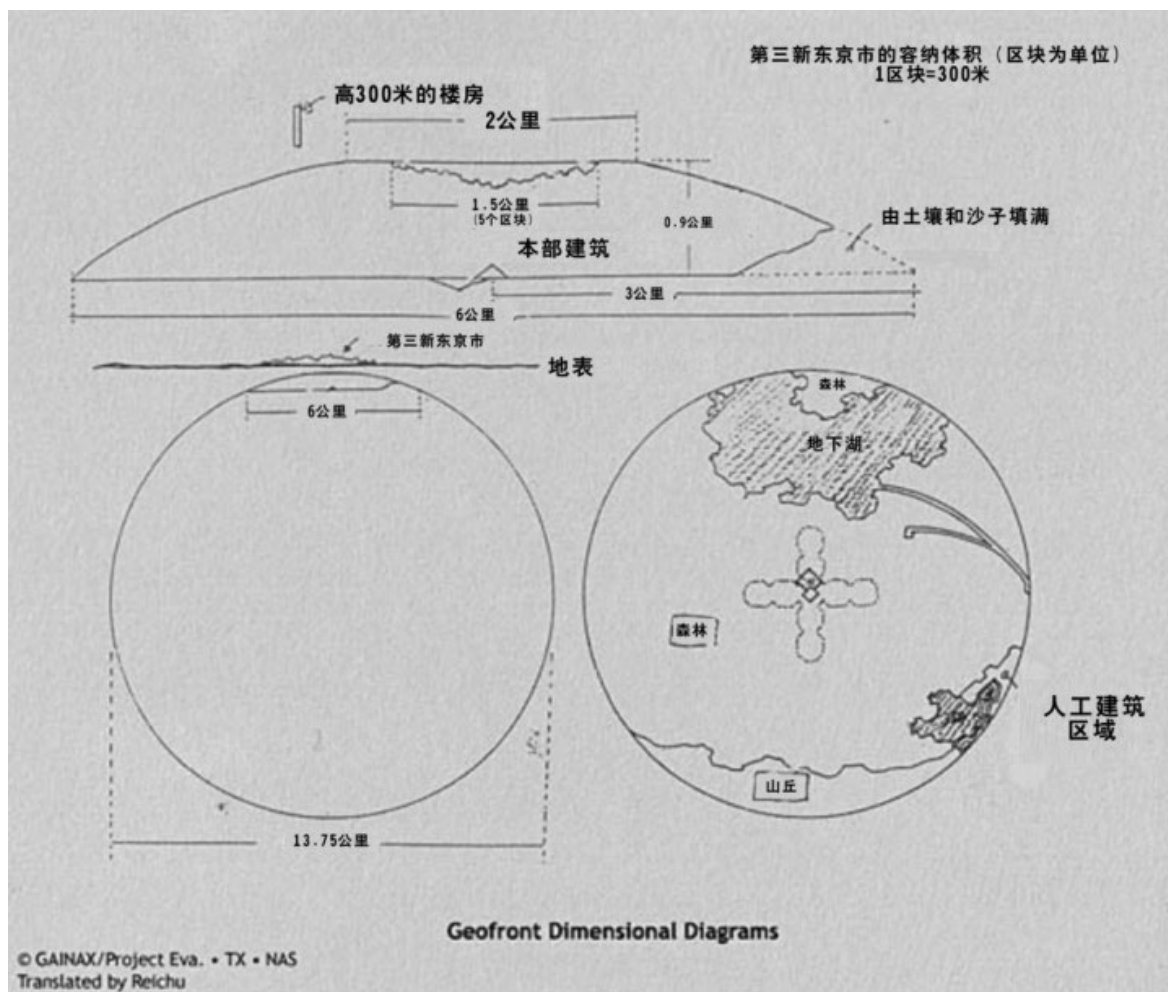


FIG.3 NERV 本部及第三新东京市结构示意图(b)



目 录

第一章：第十二使徒.....	2
第二章：生存.....	18
第三章：第十三使徒.....	44
第四章：相爱.....	85
第五章：第十四使徒.....	132
第六章：接纳.....	169
第七章：第十五使徒.....	203
第八章：日出.....	234
第九章：第十六使徒.....	282
第十章：轮回.....	309
第十一章：第十七使徒.....	332
第十二章：最后.....	364
第十三章：结束.....	405
AKI2.....	450



作者的话：“EVA的版权属于GAINAX，不属于我。这就是说——抽泣——GAINAX的家伙要求删掉文文，TT我就不能有它。”

Jimmy Wolk 鄙视的看着写声明的家伙。“该死，为什么这家伙总是冒充我……”



重归 (The 2nd try)

第一章：第十二使徒

初号机专属驾驶员，第三适格者——碇真嗣刚刚创造了新的同步率纪录。

绫波丽觉得前一个纪录的保持者，惣流·明日香·兰格蕾对这件事并不高兴。所以她不怎么在意第二适格者咆哮中的演讲，后者正对着更衣室的柜子挥舞着双手，无比夸张地赞扬着“无敌的真嗣大人”。

丽褪去刚刚待在插入栓里测试时穿的战斗服后，换上学校里穿的便装，留下一句“再见”便安静地走出更衣室。

意识到第一适格者离开后，明日香终于放松了紧张了几个小时的神经……

……叹气。

在每个人面前不停地扮演这个角色实在令她受够了，而且这种扮演还变得越来越困难。她不知道还能这样坚持多久，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事让她心烦：那些发生了的，或者说将要发生的事……

当她沉浸在思考时，没注意有人偷偷溜了进来。下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什么人搂住，这个感觉……她知道自己背后的那位。

“嘿，”入侵者低声耳语并轻吻了她的脸颊，“你还好吧？你看起来……”

“真嗣，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她不安地低声回应，并未转身。

“什——什么意思？”第三适格者完全懵了，“我只是想看看……”

“其他人看到怎么办？”

“丽已经走了，我觉得她没看到我，”他笑道，“何况还有谁敢踏入伟大的明日香·兰格蕾——我是说惣流的领地——当她换衣服时。”

“白痴，这里是 NERV，这意味着到处都有监控器。”她斥责道。

“即便在更衣室？”

“我毫不怀疑，”她开始挣脱他的怀抱，“我敢打赌，那群老变态整天都在盯着监视器，尤其是在我们换衣服的时候！”

“我觉得你得妄想症了，”真嗣吃吃地笑道，并试图重新搂紧明日香“但确实他们会这么做，那么……？”

“那么，依现在的状况，你让我没得选择……”她冷冷地说

真嗣咽下口水，眼睛里充满恐惧。“你……你不会……”

现在，终于，明日香转过身，嘴角勾着恶作剧般的笑。

“你这白痴、变态!!!”她愤怒地尖叫

吃惊于她的迅速转变,真嗣松开手恐惧地后退,不幸被身后的长椅绊倒。但是明日香的攻击并没停止。

“你怎么敢??!!”

她开始踢他，尽管未用力。

“溜进女更衣室!!”

明日香把他提起，按到墙上。

“去强暴一个无助的小女孩，嗯??!!”

看到明日香抬起紧握的拳头，真嗣闭上眼睛准备抵御一场“暴风雨”……

……什么都没发生。

过了几秒，他稍微睁开一只眼睛探查到女孩在笑。

“至少等我们回到家，”她轻声说，给了他一个吻，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离开了。

真嗣沿着墙滑到地板上，叹了一口气。

“五年了，她仍然喜欢这样吓唬我……”

-X-X-X-X-X-X-X-X

-X-X-X-X-X-X-X-X

完成最后的同步测试后，大部分 NERV 员工已经离开；足够幸运的家伙急匆匆地回家，没那么幸运的还要在总部其他地方继续工作。最后只有两个人还在那里分析着测试结果，嗯，确切地说只有一个，当律子忙着时，葛城美里只是在看。

“有什么特别的吗？”美里靠着墙喝着咖啡，百般无聊地问。凉掉的咖啡接触到舌尖时，美里抽搐了下脸，要是有杯啤酒就好了，但在目睹了明日香对今天测试的反应后，她有点不愿意回家。她只能默默地祈祷真嗣能在他们的红发室友的盛怒中存活得够久。

“除了真嗣超过明日香的同步率？没有，”律子扫了眼打印出的结果“没有什么能解释最近的现象。”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小题大做，”美里的口气更像个单纯的小孩“他们在对战第六使徒时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E 计划的总负责人看着他们的作战部长，那眼神像是在说【我才是穿实验室外套的，你有什么不满？】

“这是两码事，”律子解释道“那次是在危机时刻，而且你知道，他们两个和二号机三者间都有短暂的同步，这才造就了那次的高同步率。而这次的测试，是在通常测试环境里，他们各自在自己的 EVA 中。”

美里不解地看着她的朋友“所以说？”

律子对着头脑简单的三佐叹了口气。“所以说，这种现象不应该发生！刚开始时他们突然得到了像这样的高同步值，而之后又突然回落到正常水平。就像同步率被故意压制一样。”

美里惊讶地眨眨眼睛。“被故意压制？被驾驶员？”

这似乎不合逻辑。尤其是明日香，她绝不可能故意压制让她无比骄傲的东西。而且她最近表现的心情很……

“或是被 EVA，”律子补充道，打断了她朋友的思考。

【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嗯？律子】美里心想，然后看了她一眼，决定放弃这个话题。转之看了下手表。

她倒吸口气。

“啊啊？已经这么晚了？该死，我得回家了！”她说着，并向门口跑去，咖啡几乎撒到博士的桌子上。

“哦？我还以为加持会来接你。”

美里僵在原地“你怎么……？”

“或者，你为‘约会’稍微打扮下？我想还不至于吧？”律子继续嘲弄着，看着她的朋友定格在那。

“呃……不，不是！那些……那些孩子，嗯，对，他们不知道……我忘了告诉他们……”她开始搜寻理由，祈祷金发女人不知道那些孩子已经听到了加持的留言。

“哦？”律子开上去很享受这种嘲弄“为什么不给他们打个电话？”

美里默默地咒骂几句，“嗯……我们家的电话坏了。”她继续狡辩。

“他们有手机，你知道的。”

“我……呃……律子，我恨你！”美里嘟哝着离开了。

-X-X-X-X-X-X-X-X

-X-X-X-X-X-X-X-X

穿过自动门，美里慌里慌张地向前跑，差点和明日香撞个满怀。

“明日香，你怎么还在这？”被这个怒火中烧的女孩拦下，她显得有些恼怒，已经够晚的了，她不想耽误时间。

“我怎么还在这？”红发女孩咆哮着重复道，“我在等你!!! 送我回家！”

“为什么刚才不和真嗣一起走？”

错误的问题！第二适格者给了她的监护人一道“死亡视线”(如果她有的话)，愤怒地握紧拳头。

【啊，对了，真嗣刚刚击败她——她可不喜欢输给别人。从现在起最好不要提到任何有关真嗣的话题了，】美里想，不知道对此该发火还是发笑。但是现在，显然两者都不合适。

“好吧，好吧，跟着我走，”她挥手示意明日香跟上，向着她记忆中停车的车库走去，希望这次没有记错。

“让我们离开这儿。”

-X-X-X-X-X-X-X-X

-X-X-X-X-X-X-X-X

“我们回来了！”美里进到家门嚷道。

“欢迎回来！”真嗣的声音从起居室传来。

这次回家的旅途格外安静。美里不想冒险挑起战争，所以一直保持着沉默，而明日香则时不时地嘟哝着什么。

“白痴的三号……”

美里闭上眼，就像现在一样……

EVA 二号机专属驾驶员踢掉鞋子，冲进房间，美里则回到她的房间去换衣服。这状况平常得很！加持当然不会认为她想让他回来或者诸如此类的事。这当然不是她希望的！

真的不是！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一阵争吵打断了三佐的思考。

“喂，白痴！！我的晚餐在哪？？！！”

“哈？什么意思，明日香？”

“什么意思？你还能再白痴点么？我——饿——了！难道无敌的真嗣大人认为，在同步率上打败我后就不用再做这些低等的小事了？”

“对……对不起……”

“啊啊，他又来了！”

美里闭上眼睛听着这些争吵，慢慢地移动，实际上她嘴角有勾起那么一丁点笑。就一个生气的明日香而言，这情况已经很好了，不管怎么说一切又像回到了平常。之前，她还担心明日香的情况会越来越糟，虽然明日香从不承认自己的状态会恶化。她挺庆幸事情到此还算不错。不过，最好还在有人(确切的说，真嗣)受到严重伤害前制止他们，她换好衣服准备去阻止这场恐怖的红色风暴。

“听着……”美里打开卧室门走向厨房，她停了下来，皱眉看着他俩，刚才他们是在对彼此微笑么？

“你到底做好没有？”明日香急躁地嚷道，站在真嗣旁边，看起来这顿打真嗣是逃不掉了。

“对不起，”他低声辩解“总得需要时间做……”

“你是在说白痴的是我喽？”

【嗯，应该是我看走眼了……】美里一边叹气，一边揉着太阳穴。

明日香意识到美里进来，开始转移攻击目标，她不满地看着她的监护人“你就穿成这样和加持先生约会？”

“嗯？”美里打量着自己。她没穿得太暴露；只是一条朴素的蓝色裙子而已。虽然稍微有点紧。“哈，你只是嫉妒加持没有约你出去，”美丽反驳道，然后向另一位室友寻求认同，“真嗣，你觉得怎么样？”

她看着正在做饭的真嗣，决定拿他开开心。于是在他面前摆好姿势，双手划过胸前，胸部快贴到他了。眼见他的脸变得通红，视线迅速回到手中的烹饪上。拿他寻开心实在太有趣了

“我……我觉得你看上去很好，美里小姐。”他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这家伙……”明日香看上去更不高兴了“变态！”

正当真嗣做完了晚餐，开始装盘子时，门铃响了。

“加持先生！”明日香开心地冲向房门。

“一分钟前她不是要快饿死了么？”真嗣和美里汗颜，跟在他们的室友后面。

“哈罗，加持先生！”他们听到红发女生开心的声音。

“哦，你好，明日香，”加持的右臂已经被热情的女孩紧紧搂住，“嗨，真嗣。你好，葛城。”他摆出标志性的迷人微笑。“准备好了吗？”

“哦，是……”

“加持先生，你真的想和她出去吗？”明日香打断美里的话，“不如和我一起去吧……”

“呃，下次吧，明日香？”加持试着保持脸上的笑容。

“说定了？”

“我们该走了，”美里打断他们，将加持从这尴尬的局面中解放出来。

“哼，是啊，又单独留下我和那白痴……”明日香抱怨道，美里则推着加持向门的方向走去。

“你们两个好好待着，不要模仿大人！”美里摆摆手离开了。

“去死！就算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男的，我也不会和这变态白痴有任何关系！”明日香扮了个

鬼脸，但真嗣似乎把这句话过滤了。

“随你，拜拜！”

门关上的一瞬间，第二、第三适格者就立刻冲向对方，急切地分享着热吻。他们就这样向起居室方向移动，最终被绊倒在地板上。不过他们彼此都没在意这些小事，当他们终于分开时，没人在乎到底过了多久，地板有多硬；他们躺在那儿紧紧地抱着对方，粗重地喘气。

“我……好想……你，”真嗣气喘吁吁地说。

“我……我也……好想你，”明日香回答，安抚着他的后颈。“我们没多少独处的时间，自从……嗯，那次的吻……”(注：指TV15话)

明日香挑起眉头似乎在回忆那件事，而真嗣则看着她心里偷乐。

“我还以为你不想……今天我去找你时，你显得很冷漠。”他努力使自己的口气像在责备。

明日香轻轻地笑着，毫不言语。

但回忆起在真嗣进来前在更衣室里思考的事儿后，明日香的笑容很快褪去了。

这没能逃过真嗣的眼睛。“所以，能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事吗？”他问。“貌似我才是该郁闷的那个吧。”

“笨蛋，”她避开他的视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真嗣点点头，叹气。他搂紧她，轻抚着她的脸让他们的目光再次相对。“嘿，你知道，我也很想……”

“不只是这个，”她紧靠在他的怀里，迅速地打断了他不让他把话说完。“我……我在想明天。这是从那之后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但偏偏是这一个。”

“嘘，”他安慰道。“会没事的，就像上次一样。”

“没事才怪！”她推开他。“你差点挂了。”他看到她眼中的泪水滑落。“这次你又打算像上次一样。”

“明日香，”他撩去她脸上的几缕红发，“我们谈论过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不然，NERV会扔下1000枚N2，还很有可能无济于事。”

“我知道，我知道……”她将脸埋进他的怀里，沉浸在他稳定的心跳中。即使如此，心里的阴霾依然挥之不去。“如果这次行不通？如果你……”

他吻着她让她安静下来。“现在不讨论这个，我们该好好享受这几个小时。”

这是他们在这几个小时内说的最后几句话。两名驾驶员分享着热吻，忘掉了 EVA 和使徒；忘掉了 NERV 和学校；忘掉了他们的监护人和宠物；忘掉了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忘掉了他们的晚饭——已经凉了很久了……

-X-X-X-X-X-X-X-X

-X-X-X-X-X-X-X-X

“……目前只知道这些。谨慎接近，观察它的反应。可能的话将其诱出市区上空”。美里的声音通过通讯器传来。

想到球状的使徒就飘在城市上空，真嗣试着在座位上尽量放松。但这没那么容易。驾驶 EVA 的痛苦不仅是来自使徒。尽管他一直试着去做到最好，但失败的战斗、受伤、被人憎恨和不被父亲认可曾让他难过不已……但这些过去可笑的痛苦远不及……

【不，现在不，】他陷入自责，【我必须集中精力】

“嘿，长官，我觉得应该让真嗣担任先锋！”

听着明日香充满讽刺的声音，他微微一笑。他们不记得当时确切的对话，但还是尽量保持着原本的意思，至少到现在为止。

“这是当然的，这不是成绩优秀、勇猛果敢同步率第一的大爷该做的事么，”明日香顿了顿继续嘲弄道。

【该死，忘了说我的台词！】

“呃……我不觉得真嗣应该……”

“没问题，美里！”他脱口而出，打断了他的监护人，“我去做！”

整个作战室都“嗯？”了一声。

“我就做个好榜样给你看，明日香！”他宣布。

“你、你、你说什么？”正如所料，EVA-02 的驾驶员在听到自己“预期”的结果后非常生气。

“呃……真嗣……”美里试图干涉

“你不是亲口说过‘你是最棒的！’吗，美里小姐？”他对着监视器竖起大拇指。

“但是……”

“没有但是！”他急切地打断他的指挥官。“就像明日香说的：‘这是该交给同步率第一的人的

任务！”

“自以为是，”明日香嘟囔着，“二号机改为掩护！”

“零号机也改为掩护。”

想象着美里此时的表情，真嗣忍不住想笑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你们还没到位吗？”EVA初号机躲在大楼后，真嗣看着斑马花纹的球状使徒飘进射程。

“还没，”丽的声音一如往常的平静。

“EVA哪有可能跑那么快！该死！”是明日香的声音。

【她的电缆被卡住了……】真嗣想起了之前的情况。

现在，他越来越紧张。事件的进展在按原计划进行，但这感觉很怪，他知道要做什么，也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他不想让两个女孩卷到危险中去，可这次的恐惧远超过上次。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不断地攥紧再松开。

【老习惯改不掉啊，】

深吸口气。

【现在！】

初号机猛地转出掩体，向有着斑马花纹的球形使徒射击。

但使徒消失了……

-X-X-X-X-X-X-X-X

-X-X-X-X-X-X-X-X

明日香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理智，真嗣的呼救声一下下打在她心上。

【没事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咬着牙听着真嗣最后一声呼救消失在寂静中，【至少，我希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明日香！丽！救出初号机，快！”美里的命令终于从指挥室传来。二号机冲在最前面，明日香仔细地看地面。

“明日香，小心！”律子提醒道，但一看到地面开始变黑，她就已经跳上了最近的建筑，用她的斧子和粒子刀爬上楼顶。当终于抵达安全高度后，她回身看着初号机刚刚消失的地方。“你最好快回来！”注视着这座城市一点点没入阴影中，明日香心里默念道，“不然我就进去亲自把你拽出来！”

“明日香，丽，撤退……”

-X-X-X-X-X-X-X-X

-X-X-X-X-X-X-X-X



“现在又只有我们两个了”真嗣苦笑着看着前面无尽的苍白。

不停地扳动着操纵杆，他希望能找一条出去的路，伸出右拳去搜寻使徒的外皮，想办法扯拦它。

但是周围只有无尽的空白。

“为什么？”他瞪大眼睛仔细地寻找，恐惧开始在心里蔓延。

他试图增大他的 AT 立场去探测使徒的动静。

什么都没有。

“该死！”切换到生命维持模式，浪费了这么多能量，他知道这次甚至连十个小时都待不到了。

“妈妈，你是怎么做的？拜托了！”他央求着，似乎这样就能从已经停机的 EVA 里得到帮助。
“你上次已经这么做过，难道真的要等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您才肯帮我？”

不出所料，回应他的是无边的沉默……

-X-X-X-X-X-X-X-X

-X-X-X-X-X-X-X-X

明日香穿着作战服，脚不安地点着地。使徒的阴影已经覆盖了一大部分城市，NERV 已经将指挥部转移到了第三新东京市外的一个临时指挥所，等他们那里分析好目前的形势后，就会制定迎击使徒的方案，按原定计划，真嗣也会被一并救出。但是一旦形势有变……明日香叹了口气。

她安静地站在美里旁，背靠着观景平台的栏杆。三佐正一边俯瞰着城市，一边和日向、青叶讨论形势。明日香最大程度地抑制着抢过望远镜去盯着真嗣消失的地方的冲动。她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嘲讽他，可却没那个心情。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他的计划显然失败了。

【该死，白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说过太危险了！】

“……我们压力很大啊。”美里发言完毕，放下望远镜。这才注意到第二适格者盯着她的脚。“明日香？”

“嗯？”红发女孩突然回过神来，但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

“你在担心？”她的监护人惊讶地问。

明日香努力地转回她的角色，她不想再次穿帮……“担心？哈！我为什么要担心那个白痴！那全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误，才搞成这样！”

“我甚至都没提到真嗣……”她疲惫地笑了笑，再次皱眉，“没错，是他自己的错，无视命令、独断专行，所以，等他回来一定要好好训他一顿才行……”

-X-X-X-X-X-X-X-X

-X-X-X-X-X-X-X-X

真嗣看着表，最后的一分钟就要过去了。他已经快要睁不开眼睛了，视线开始逐渐模糊，LCL 的净化功能也差不多失效。浓烈的血腥味充斥着驾驶舱。

“那么就这样了，嗯？我还以为这次可以简单地解决使徒，可惜，我才是要被解决的那个。对不起，明日香，没能遵守诺言……”

最后的想法让他悲痛欲绝。

明日香……

在这段日子里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现在，他又要让她多失去一个重要的人……

看了下手表，时间已经为零。

他笑了。

他再次感觉到了。

“妈妈……”他轻声地说。“现在可以帮帮我吗？”

看不到也听不到，但他感受到了她肯定的回复。

“谢谢你。”

-X-X-X-X-X-X-X-X

-X-X-X-X-X-X-X-X

“……在 1/1000 秒内投掷 992 颗 N2，同时利用剩下两台 EVA 的 AT 立场……”

“三佐！”日向激动的声音打断了律子的部署，“使徒有情况！”

几乎所有人都冲到监视器前看着这“壮观”的景象。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初号机两只变得鲜红的双手从球体中伸出，撕裂了那些黑白相间的条纹，血光四溅，紫色巨人伴随着这场深红的暴雨出现。地面被砸烂，EVA 初号机如同深渊恶魔般降落到地面。低沉、恐怖的嚎叫让每一个远在几公里外的 NERV 职员不寒而栗。

只有一个人抑制不住她的微笑。

“看看时间，笨蛋！”

-X-X-X-X-X-X-X-X

-X-X-X-X-X-X-X-X

“真嗣！真嗣？”他听到美里的呼喊。他吃力地微睁开眼，插入栓被打开，射入的阳光让他的眼睛稍许不适。他感到他的监护人抱住了他。

“没事了……美里小姐，我很好……”他半睁着眼虚弱地说。

“你不是说要好好训他一顿么？”他听到一个女孩充满讽刺的声音从呜咽的三佐身后传来。

他转过头，入口处的明日香正微笑的看着她。他虚弱地回报一个微笑，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

了。

-X-X-X-X-X-X-X-X

-X-X-X-X-X-X-X-X



 WWW.EVANGELION-NOT-END.RU

慢慢地，睁开双眼，苍白的天花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医院。

【真是漫长……】他苦笑着。

转过头，丽坐在床边，读着一本书。她意识到他已经醒了，但仍旧沉默了几秒钟。

“你今天就好好睡吧，”丽终于开口，然后拿起地上的书包站起身来，“其他事我们会处理的。”

“谢谢你，绫波，但是我觉得没必要了。”

“那么？”

“嗯，我已经没事了”

“是吗，那太好了。”

真嗣听着这熟悉的话语，不自觉地颤抖，蓝发女孩如往常一样安静地走出病房。目送着她离开，他的心变得无比欢快——看着丽打开门后，明日香猛地闪到一旁，他甚至忍不住要大笑。

丽完全离开后，红发女孩进入他的房间。看着真嗣哈哈狂笑，明日香开始她的咆哮。

“很有趣是吗，三号？”

“你没必要做到这样，”他笑喘着气回答。

“我只是要演好我的那部分，”明日香试着辩解，但听上去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至少真嗣是这么觉着。“你只是忍不住想偷听，对吧？”

她盯着他，走过来。有那么一会，她只是站在那，手支在屁股上。这反常的沉默和无法解读的表情，让真嗣对将要发生的事感到害怕。

没有任何警告，她扇了他一掌。

“好疼！”

“这是为了你让我担心！”明日香愤怒地说。

和刚才一样突然，她爬上他的床，依偎着他，一个长长的热吻。

“这是为了活着回来，”在终于结束那个长吻后，她耳语道。

“嘿，你担心更衣室里有摄像头，却在这百分百有监控的房间里这样吻我，”他取笑道，但明日香只是向上指了指。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他看到摄像机只剩了下了几块金属碎片挂在天花板。

“他们会注意到的。”他轻声笑着。

“现在不会，”她耸耸肩，得意地笑了笑。“我猜他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勤快。”

“太好了，只是也许……”真嗣闪过一丝干笑，“我很抱歉让你担心。”

“嘘……没事了，”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在那里面害怕吗？”

“有点儿，但是我知道，妈妈不会让我死掉，”他稍微用力地搂着她，“事实上，我更担心下一个……”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首先：是的，我知道，以前有过这类型的同人，但我会让这部会更曲折些，更独特些（如果你没搞明白这是哪类同人，哼哼，我才不会告诉你^^）。

是虐文吗？我不想现在回答，起码11章以前我不会（共13章）！

我要说的是，尽管已经开了很多坑，但我会集中精力在这篇，所以我希望这部同人不会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同人一样分享悲惨的断更命运……

关于我的写作风格的，可以去看看“A Happier World”。

那么，第三章会发生什么呢？使徒会占领EVA三号机么？东治还能是一整块么？他能活下来吗？或者说，他还会被选为第四适格者吗？还有，为什么说第三章？well，你会知道的……

【还是作者的话】我其实可以称我在第一次修订这章的时候就写下这段话了。还是算了吧。

不管怎么说，紧跟着后面的章节，我不得一遍遍地修改这一篇，尽量去掉写作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各种拼写、语法之类的检查——我从不是个完美主义者，但现在比过去好多了）。现在回头看看真是令人惊叹，四年可以做出什么。这是我最费劲精力尝试的一部同人，当然这章风格依然很像AHW/Ikaris（译者注：a happier world/碇和他的夫人）那种幽默的风格和人设……尤其是明日香表现得更突出些，类似经前期综合症，就如她被往常定义的那样，或者说明日香风格（就是傲娇嘛——译者）。第二章依然会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表现，但幸运的是这种（傲娇）风格会随着每一章的进展逐渐退去。

我尽量克制去做较多修改——还有很多人刚刚接触这篇同人。我们不能剧透太多，对吧？

【译者的话】真想不到以前居然误打误撞的把“A Happier World”翻译过了，地址：<http://tieba.baidu.com/f?kz=750996254>（详见附录一）

之所以连同Jimmywolk的那堆吐槽也都一并翻译出，是希望能给广大未来的同人写手们提供些帮助，希望咱国人原创文学也能多多出现高质量的长篇。jimmywolk的写作风格很有特点，他很喜欢制造一个场景，很占篇幅的描写这个场景里的细节，然后就像看动画那样，再让其中的角色动起来。这个场景结束后，镜头就转到另一个场景里。看他的文，脑子里会不自觉的出现一幅幅画面，每一个人的动作，每一个人的神色都清晰可见。所以细节上翻译起来极其麻烦，很多时候我无法找到对等的中文词语使句子不失愿意又能流畅，本人水平有限，只能尽力用中文表达出对等的意境。还请各位多多包容。



本章插图

第二章：生存

唯一的声音，是波浪拍打着沙滩。

唯一的画面，是夜空的群星伴着一轮圆月，一道赤线划过天边。

他慢慢恢复了知觉，他不想看这些，但他无法转动他的眼睛。

转过头，他面对的是曾经被称作海洋的血红色液体。

【绫波……】

她不会再出现了。

【就像进入我生活的那样突然，她离开了……】

真嗣缓缓坐起，注意到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明日香！】

那些记忆如决堤洪水般冲进他的大脑

“离我远点！”

【她从不让我靠近。】

“你不可能理解我！”

【她从不让我理解。】

“但唯有你，我死也不要！”

【她从不希望和我在一起！】

“救救我……救救我吧！别抛下我一个人！不要抛弃我！不要杀我！！”

“……我拒绝！”

【她永远都不会在乎我！】

大脑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爬到红发女孩身上，开始完成在“那个地方”的动作。

他空洞的眼神盯着双手越来越紧地卡着她的脖子；他的内心如针刺般充满了痛苦、愤怒和失落。

突然，他停了下来，什么温暖的东西抚爱着他的脸颊。他意识到这是真真切切来自人类，来自她的温度，这个温度告诉他，那个无尽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这是他要求回到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痛苦与幸福的世界，一个感受得到他人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

那个梦结束了。

她的手缓缓滑下他的脸庞，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对她做什么。

她需要他停下，她需要他的帮助……

现实打醒了他。

她需要他！

不只是现在，尽管她过去上千次的声称她不需要他。

不只是明日香……

【加持先生死后，美里小姐需要我的帮助；丽依旧需要我的友谊，即便我知道了她的真相；明日香……她从不承认，但我知道在 15 使徒后，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的关心。】

他崩溃了，任由眼泪滴落在明日香的脸上。

一直以来他都在乞求着别人的帮助，他从未意识到他们还都有着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

他怎么能只期待他们来帮助他，而没想过谁有帮助过他们？

他有帮助过他们吗？

“感觉真差……”

他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病了？还是觉得现在这个场景很恶心？还是厌恶和她在一起的是他？但是现在，这些一点都不重要了。

他在她身上哭泣着，像这样似乎过了好几个小时，明日香一动不动地躺在沙滩上。

当他渐渐平息了抽泣后，第一次注意到明日香右臂和左眼的绷带。白色的沙滩和惨白的皮肤与明日香红色的头发和作战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被量产机和复制的朗基努斯之枪肢解、贯穿的二号机在他脑海中闪过——待他赶到战场时一切都太晚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白色的野兽啃噬她的二号机。那一刻，他无比痛苦地意识到明日香也像其他那些对他重要的人一样，永远地……

【她还活着，】他用力的摇着脑袋，确认这一点。

“但她还活着，”他用力地摇着脑袋，确认这一点。

“能从我身上下来么？”明日香疲惫的声音传来。

他意识到他还坐在她的身上，便摇摇晃晃地起身，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快要破晓了，但是“海水”的颜色并未因即将来临的光明改变。几根棍子插在海岸附近，美里的十字架挂在其中之一上。是他放上去的吗？不记得了，曾经繁盛一时的第三新东京市如今剩下的只有萧瑟的废墟。

但另一番场景使这一切都相形见绌：曾是丽——莉莉丝？——的巨大白色头颅斜翘在海的另一边，眼望天空，那种奇怪的笑容永远地停留在了她的脸上。

“就这些了，嗯？”

真嗣颤抖着，明日香嘶哑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她已经坐起身，顺着他的目光望着海的另一边。他不知道是否明日香还感到疼痛，但他确信她伤得不轻——因为他的逃避。

愧疚。

就算这个世界因他而毁，也及不上面对明日香时产生的愧疚。*(注，原句为：就算身处这个废墟里，也及不上面对着这个提醒生命存在的证明者时的愧疚。)*

“明-明日香，我……”他下意识地攥紧拳头，望着海滩。

“不……现在不，真嗣。”她缓缓站起身来，“我们……我们以后再谈，行吗？现在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这一天已经够漫长了……”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她，吃惊于她的坚强，更吃惊于她对他的反应。他了解明日香，他知道明日香痛恨任何借口，那些他做了和没做的事只会让她更鄙视自己。他原本以为明日香会用尽她现存的所有体力狠狠地扇他一巴掌，然后再竭尽全力地殴打他——就算在这个过程中她自己会伤得更重。但显然明日香打断他的语气并不抗拒，也没有无视他的存在。还有之前那个轻抚……？

真嗣最终点了点头，但已经转身缓缓地走向第三新东京市残骸的明日香多半没有看见。最后一次，他回望着海平线。

“你们不想回来吗？”他冲着大海喊道。

一片死寂。

转过身，他跟上明日香的脚步。

-X-X-X-X-X-X-X-X

-X-X-X-X-X-X-X-X

城市已经被毁得不成样子，大部分都随着黑之月的升起裂解了。巨大球体曾待过的空洞在一片萧瑟中分外显眼。*(注，本句主语原词为：Geofront；按本人理解应该指的是黑之月，EOE里綾波女神手捧的那个。NERV的基地就建在黑之月里(不了解的自行查看TV14集)，反正黑之月就是关押莉莉丝的地方。)*

真嗣跟在明日香身后，他看得出明日香在找回家的路，至少，是它的一部分。他们走得很慢，明日香的步伐显得尤其踉跄，显然她在找一条不需要攀爬的路。

【看样子，她一定筋疲力尽而且身负重伤。我……我得做点什么，】尽管他知道应该做点什么，

尽管他也很想做点什么，但是他依然什么都做不出。他害怕如果他真的做了些什么，明日香会有什么样反应。【发生了这么多，我知道我现在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可我还是什么都没做！我还是一样的胆小鬼……】

明日香突然绊了一跤，在找回平衡前向下滑了几步。

他攥紧拳头【不!】

“明-明日香？”他的声音让她停了下来，“你-你还好吧？我-我是说，你伤得很重，而且……你知道？”

她抬起那只缠满绷带的手臂，轻轻地挥了挥，“我不确定，感觉伤没想象得那么重。”她回过头，疲惫地看着他，“回到家再看吧，我觉得睡上一觉会好很多。”

他点点头，尽管并不满意她的回答，但他现在还不敢继续争辩。

-X-X-X-X-X-X-X-X

-X-X-X-X-X-X-X-X

郊区的情况貌似要好一些，大多数的建筑虽然损坏得厉害但起码还都坚挺地立在那儿，剩下的看起来则没什么损坏。汽车的残骸和各种碎片充斥着整个街道。

幸运的是，他们的公寓是少数保存完好的建筑之一。可待他们进到房间，迎接他们的依然是一片狼藉。玻璃和金属碎片到处都是，那些不太重的物品则东倒西歪地躺在地板上。

明日香只是叹了口气，然后就进入了她的房间。

“我不知道你如何，但在我能做其他事之前我需要睡一觉。”

他点点头。“晚安，明日香。”

一丝浅浅的微笑爬上她的嘴角。“已经不是晚上了，白痴，”说罢关上了房门，留下真嗣在一旁陷入思考。

-X-X-X-X-X-X-X-X

-X-X-X-X-X-X-X-X

清理了下床，闭上眼睛，真嗣也试着睡上一觉。但一闭上眼，今天发生的事情就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重复……战略自卫队的入侵；漠然面对死亡的自己；美里的死和她最后的告别；明日香的二号机被量产机啃噬的残骸；另一种形态的丽；第三次冲击……

什么时候开始出错了？是从他不得不杀死渚薰，杀死第一个向他袒露真心的朋友的时候开始？还是从丽愿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时候？还是在明日香面对第15使徒时迷失自我，他甚至差点失去她的时候？是从美里不觉中爱上了像她父亲一样的男人，不惜一切地寻找他留

下的真相的时候开始？抑或是从他完全失去了得到父亲的理解和赞同的可能，从这个谜样的男人强迫他去杀死他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就开始了？
还是说远在那之前，从他还仍能感到快乐的时候……？

是的，他确实有快乐过。在这里被别人接受，交到了朋友；仅仅就在几个月前，冬至为他和美里住在一起羡慕不已，剑介则不停地向他询问 EVA 和 NERV 的秘密；或是，当他关注丽和明日香时同时被他俩嘲笑；还有当他刚住进这里时，总会被美里拿来寻开心。不久以前，尽管有过低潮，但自明日香搬来后，他还是为能和她及他们大大咧咧、热情开朗的监护人住在一起感到快乐。不久以前，他听从了加持给他的建议；不久以前……

但是现在，这些模糊的记忆就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真嗣畏缩在床上。正是这些和他人在一起的感觉让他选择回到了这里，他想再一次地感受这些。但是，似乎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和明日香；这些快乐的回忆现在带来的痛苦远超过随后的低潮期。

“只要有活下去的心，哪里都有获得幸福的机会。”他回忆起他母亲的话。

现在要他一个人去寻找幸福吗？

他叹了口气，无论如何是睡不着觉了。他无法摆脱这些思考，他甚至听不了他的 S-DAT——这不单单是因为电池昨天就没电了，它还被从天花板上剥落的碎片砸烂了；砸烂了他过去生活的一切。

【这些事真的就是昨天发生的吗？我们几天前，几个星期前甚至一年前都住在这里……】

最后，尽管没什么可做的，他还是决定起床。电视坏了，当然，即便没坏也不可能有任何节目。他想打扫下房间，但是这样会吵醒明日香。拉大提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上两个原因。

他试着找些其他事情来填满他的大脑。

-X-X-X-X-X-X-X-X

-X-X-X-X-X-X-X-X

“我……死了吗？”

*

“我不想一个人……”

*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

“这就是你眼中我的价值？”

*

“就是看着你，都让我感到恶心！”

*

“璇君，你有试着去理解吗？”

*

“如果你不能完全属于我，我宁可什么都不要。”

*

“明日香，救救我！你是唯一可以救我的人！”

*

“太可悲了……”

*

“那么，大家都去死吧……”

*

“因为我吗？”

*

明日香猛地醒了。从梦魇里逃出，她大口地喘着气。睡前换上的短衫已经被汗水浸透。睡不着了，那些影像如今仍环绕在她脑海里。

“该死！”她咒骂着，左手扶着前额，“连休息也不得么？我受够了，我不……我不要再想起这些！”

平静了呼吸，冷汗也退去，她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是料理的味道。她小心地起身，跟随着这股香味来到厨房。真嗣在那儿并不令他惊讶，但看上去他正试着用那些容易坏的食材准备早餐。只是，早餐的分量已经不再是三人份。

“没想到你还有胃口，”她嘴角闪过一丝狡黠的笑。

“嗯？”真嗣轻微地抽搐了下，然后转过身，惊讶于她的突然出现。“明日香！我吵醒你了？”

“不，不完全，”她说皱起眉头，刚才的微笑完全退去。（注，原意为：刚才想开玩笑的心情荡然无存。）

“呃，你-你感觉如何？”真嗣怯懦地小声问道。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算好的了……”她叹了口气，然后摇了摇头，试图摆脱闪现在脑子里令她不快的画面。“你在这里做什么？”她改变了话题。

“嗯？”真嗣看了眼炉火，“做饭？”

她眨眨眼睛，微微笑着。“我看得出，白痴！但是为什么？”

“冰箱没电了，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变质，尤其那些生的。”

“嗯，看起来有时候你还可以思考，”她试着如往常般嘲笑他，好让心情轻快起来。

“嗯？谢谢？”他稍微有点吃惊，不太敢相信她的“赞扬”，但很快他脸色变得沉重起来。“明日香，那个……”

明日香皱起眉，迅速打断他。“我说过了，我们以后再谈……”

“但-我们……我们现在有时间……”

明日香知道现在自己脸色很难看，她很清楚真嗣希望向她吐露他的内心，有没有时间对她来说并不是重点。

【不，我做不到。】她不得不承认她不想讨论这个，真嗣还在看着她等待答案【还不行。】

她不知道为什么，或者说不想知道。她内心的一部分和真嗣一样热切地希望正视对方，一起承担发生的一切。但是，有什么在让她犹豫不决。就算明知道不可能，她也希望一切都顺其自然地过去。克制暴力与偏见固然艰难，但能让她不被这些“蠢事”分心。

不管她做了什么……她都不可能独自一人承担……

“不，我们没有，”她耳语道，更像在自言自语，“这个谈论会改变很多……”

带着疑惑的表情，真嗣最终将注意力转回到灶台上。

-X-X-X-X-X-X-X-X

-X-X-X-X-X-X-X-X

做好后，他们吃了些东西。这顿饭称不上好，但他们都知道甚至只是像这样的新鲜食物也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奢侈。剩下的食品被小心地打包，好让它们能存放得更久。

“那么……我们现在做些什么？”片刻的沉默后，真嗣问。

“活下去，”明日香耸耸肩，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更专业，来掩饰内心的担忧，“我们必须保证有食品、水、必备的药品。还有，电可以帮助我们……”她停下来，看着真嗣痛苦的表情，“怎么了？”

“我……我不认为我能做到……”他小声地回答。他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崩溃，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着，令人窒息的恐惧感要将他压倒，“我该怎么做？在……在发生这一切之后！只有我们两个！所有人都消失了……该怎么做……”

“真嗣！”明日香愤怒地嚷道，打断他的话。她俯起身探到桌子的另一侧，好让真嗣抬起头看着她。“该死，你他妈的到底还能白痴到什么程度！你真的想要为了那些永远不可能挽回的事一直消沉下去吗？你真的希望最后饿死吗？”

“不……”他小声地回答。

“那就振作起来，行吗？”一阵沉默后，他俩都冷静了下来，明日香跌回她的座位，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么，你有什么主意了吗？”

“嗯……自来水还在运作，”真嗣沉闷地回答。他知道她是对的，但在还看不到希望之时，就抛开发生的一切，迅速地做出决断，这对他来说太困难了。“而且……看上去水质很干净。但剩下的食物会很快坏掉……”

“没错，我们多半得自己种些作物，但这需要时间。”

他点点头。“避难所里有些干粮，可能是以防使徒攻击时人群被困在那里。我记得我看到过。”

“哈？”她惊讶地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去过避难所？”

“在-在第十四使徒来袭时……”他避开她的视线，为当时临阵脱逃的决定感到愧疚不已。

“我还记得……”她嘟哝道，语气让人难以琢磨，“不谈这个了，好吗？反正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她没有深究，这令人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回看过去。

“怎么啦？”她厉声问，他的目光让她很不舒服。

“没-没什么……”他嘟哝着摇摇头，“嗯，关于药品的补给，第三新东京市医院在这附近，或许医院会完好无……”他的声音小了下去。

“哦，还有什么？”明日香哼哼着，“主意不错，我甚至都没想到。”

“大转移前，东治的妹妹在那儿……”

他不敢抬头，但依然躲不过她恼怒的叹息，“你还有完没完？嗯？”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叹气，“你觉得他们还会回来吗？”

这个问题并不令人意外，但她没有马上作答，看起来就像真的没有仔细思索过一样。当然，她也只能猜测，也许并他们现在并不孤独，也许以后会有其他人选择回来。但如果她还寄希望于这些事的话，也许他也是。

“我不知道。”她最终嘟哝道，“也许吧，但我们不能依赖这个。我想他们可能现在会回来，如果他们愿意……”她突然意识到话题的走向，皱起眉，提高嗓音。“我还得告诉你多少次：我们以后再谈这个！”

“对不起……”

明日香愣了一下，盯着他。与往常的呵斥相反，她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真嗣听到他的同伴吃吃在笑。虽然开始他没反应过来，但很快便被她的好心情所感染。

那个时刻，尽管——或者说就是因为——在这至暗之时，他们的公寓充满了很久没有过了的欢声笑语……

-X-X-X-X-X-X-X-X

-X-X-X-X-X-X-X-X

他们打算首先去最近的避难所，但到了那里，却发现入口被废墟所掩埋了。所以，他们转而去了医院。中午了，太阳一如既往的很晒，对它的第三颗行星失去了几乎所有人口显得漠不关心。医院倒是完好无损，或许因为建造位置远离了市中心，远离使徒可能攻击到的范围。

他们踏入医院，明日香突然抬起手臂，挡住真嗣的路。

“怎么了……？”他问，但明日香用了另一个问题回答他。

“看到了吗？”

“嗯？”真嗣环视四周，除了眼前这些萧瑟的景象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入口处的接待柜台，空荡的大厅，几排座椅，一些装饰用的假花……然后，他明白了。“灯还亮着……？”

“这里一定有紧急备用的发电机。”她抓住他的衬衫。“我们走！”她拽着他冲向楼梯，向地下室跑去。

【至少，她看上去恢复了。】真嗣边被明日香拽着边想，他们已经来到地下室，明日香正一间一间地查看门上的标签。

“到底在哪？”明日香喃喃自语。

“什么在哪？”他反问道。如果能帮上忙的话他就不会感觉拖后腿了

回答他的是一阵胜利的欢呼，“啊哈！”明日香在一扇铁门前停下，上面写着“高压危险！”。“打开它！”她命令道，推着他向前。

真嗣困惑地看着她。“怎么开？”

“给它一脚，或者把它撞开！该死，难道所有的事都要我想吗？”

真嗣想辩解，但想想还是算了，反正最后的结果也一样。而且明日香现在还受着伤，她也无法自己搞定这种厚门。

他也不知道怎么完成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或许应该从最简单的程序开始，他抓住把手，向后拉……门居然就这么开了。“安全工作做得可真好……”

屋内是那台嗡嗡响着的发电机，明日香走到跟前仔细地看了一会，拉动控制板上的杆件和按钮。嗡嗡声减小了；头顶上的电灯闪烁了几下然后停止了工作，换句话说：现在漆黑一片。

“呃，明日香啊啊啊啊！”真嗣失声大叫，就在刚刚，明日香在自己的脸下突然打开手电，“那

一点都不有趣……”他喘着气，手抚在胸口，明日香则在另一端哈哈地笑。

“可我觉得有趣呀，”她听上去超级无辜。

“随你便，”他嘟哝着，然后在黑暗中重新审视这台机器。“可惜，太大了。”

“什么？哦，发电机。当然，但我希望有类似的东西，我们用不了这个。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这个是为了应付紧急事件的，不能长时间运作。”

“那你刚才跑那么快干嘛？”真嗣不解地问。

“谁知道哪天我们会不会用上这里的设备呢？”明日香争辩道，“我们不能浪费燃料，毕竟我猜这里也不剩多少了。”

“所以你之前才那样狂奔？”

“是的，抱歉……”

沉默。

“真嗣？”她叫他，语气似乎很不安，因为这几秒的沉默。

“难……难道我刚才听到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蕾有在道歉？”

明日香做了个鬼脸，“如果你不快点，那就永远别想再听一次！”她跑着离开了，手电的光随着她一闪一闪……留下真嗣在黑暗中……

“嘿-嘿，等等！”

-X-X-X-X-X-X-X-X

-X-X-X-X-X-X-X-X

上到一楼，借着渗透进的阳光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医院内的陈设：长长的走廊的一侧几乎是开放的，这样病人们不用走太远就能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每个房间都贴着标签，他们不很困难的找到了药品仓库。可是，不像发电机的房间那样，这个门是锁着的。

真嗣撞了六、七次门。

“啊~我们走吧，”看着真嗣数次无效的尝试后，明日香不耐烦地说，“我们现在不需要药品，起码，现在知道了需要的时候就来这里找。”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呢？”真嗣再次撞向门，这次看上去有了点效果。“如果我们急着要，但却无法进去？”真嗣再次退后了几步，冲向房门。终于，明日香目睹了真嗣撞开房门一头冲向药品架，好在他及时停住了。真嗣回过身，靠在门框上，“好了……既然我们在这，我们……应该检查下你的伤。”

明日香皱眉看着绷带。“我不知道……那不怎么痛，但……”她的声音减弱，回忆起当时的画面，从天飞降的朗枪；量产野兽般的撕咬……

“明日香，拜托……如果不处理会伤口会恶化，”真嗣坚持道——显得很担心，明日香告诉自己，这不是同情。

几秒钟的沉默后，明日香犹豫着点点头。真嗣拿了一些新的绷带和他的同伴一起去了旁边的房间，好让明日香坐在一张病床上。

“我……来？”他不安地问。

“不！”明日香断然拒绝“我……我要自己搞定……”

深吸口气，她开始用完好的那只手颤抖着从头小心翼翼地解开裹在右臂上的包裹物，希望别再撕出新的伤口；她闭着眼睛，不想看到那条以后会永久留下的伤疤。她知道这很蠢，但是……不，确实是蠢到家了！早晚要看到的，她强迫自己睁开一只眼去探查想象中的伤痕。

但是，什么都没有。

她迅速解开剩下缠绕的绷带。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痕迹……”她不敢相信地自语道。

“嗯？”

“我的胳膊！被-被切开过……我是说……怎么？”她没说完整句；取而代之，她急切地抓下左眼上的纱布，视线起先是模糊的，眨了几下后，和以前一样清晰。“看上去怎么样？”

“看起来……”真嗣看着她的眼睛，“……完好无损……”

几秒钟后，两人回过神来，尴尬地避开彼此的视线。

“咱们现在走吧。”毫无先兆地，异口同声。

-x-x-x-x-x-x-x-x

-x-x-x-x-x-x-x-x

太阳快下山了，但下一个避难所太远，他们决定先回家。

“我们可以去查看下沿途的商店，拿些我们用得到的东西。”走在满目疮痍的大街上，明日香建议道。

“嗯？但是我一分钱都没有。”

明日香不敢相信地停下看着他。“白痴！你打算付钱给谁？”接着，叹气，“世界乱了，真嗣，我们做不了什么。”

真嗣环顾四周，看着空旷、狼藉的街道“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对。”他小声嘀咕。

“那就快点适应，”明日香生硬地回答，“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我们要‘借’点东西。”

他们进到第一个路过的小卖部里，架子翻倒在地；各类溢出的果汁、打碎的鸡蛋（散发着恶臭）混杂着方便面以及其他叫不上名字的东西。

“啊啊啊！真恶心！”明日香边抱怨着边迈进一大步，穿过那一堆废掉的食物，走向最里面的架子。

“这可是你的主意……那么，我们该拿点什么？”

“我不知道，这里没剩多少。”

“那最好拿点速食食品和罐头。这些不会很快坏掉。”

“好啊，再拿点啤酒，我们就可以生活在美国的天堂里了……”话一出口，她就哽住了。转头看着真嗣，而后者则低着头，失神地看着地。“嘿，我……我……”

“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他抬起头，挤出一丝微笑，“她不介意你给她的这个天堂，嗯？”

她微笑着回望着他，都没再继续说下去；拿了足够多的必需品后，他们回家了。

-X-X-X-X-X-X-X-X

-X-X-X-X-X-X-X-X

“这里还是需要打扫……”真嗣嘟哝着踏进起居室。屋外太阳快要落下了，阴影开始笼罩第三新东京市。

“你觉得有必要么？”明日香问，打开一听刚从小卖部“借”来的苏打。

“什么意思？”

“我们需要自己种食物，记得吗？我很怀疑我们能在这的阳台上种任何东西。”

“难道……你说要搬出去？”

“我们不得不……”明日香耸耸肩，“除非你想整天都得旅行。”

“但是去哪？即便是最近的农场也得好几英里，”真嗣抱怨道，他不想离开让他第一次感觉到

是家的地方，“而且我们不能住得离城市太远，我们任何时候都可能需要补给。”

“嗯……”明日香沉思了一会，“你觉得蔬菜超市怎么样？”（注：蔬菜超市是一种类似采摘园的地方，一般都由某一家庭打理，你可以从里面买到少量水果和蔬菜，还可以买到种子）

“啊？”真嗣惊讶地问，“你想住在那种地方？”

“为什么不？这没那么反常吧——那是家庭经营的产业——老板本人就住在那儿，”红发少女解释道，“另外，他们一般都有温室，我们可以不用太依赖天气。”

“温室？”黑发男孩不太认同，“嗯……你没看到一大街的碎玻璃么？”

“天哪，别那么悲观！”明日香斥责道。

真嗣叹气以示失败，“行吧，行吧，我会去找电话簿和地图……”

“这才像话！加油！”

“其实你也能帮忙的吧？”

“砰！”明日香顺手将喝完的空罐扔到身后。“没让你把这儿好好打扫是我的错喽？” **【校对：意为要不是明日香阻止，真嗣还搁这儿扫地呢，凭啥要她帮忙】**

-X-X-X-X-X-X-X-X

-X-X-X-X-X-X-X-X

“终于到了！”明日香筋疲力尽地说，“我们走了整整半天！”

他们找到了两家蔬菜超市，其中一个离总部太近，不可能从黑之月的冲击中存活下来。另一个则在城市的另一头，离他们有将近十英里，再加上如此炙热的天气，真是次漫长的旅行。

“这里看上去还好……”真嗣观察了周围。

“哦，别太乐观！”他的同伴讽刺道，“进去查查菜园！”

这个菜园——至少在他们看来——保存得还不错而且相当大，何况这里可是第三新东京市这样的大都会——即使是在它的郊区。前一位主人种了众多的作物，从番茄到黄瓜，从莴笋到洋葱，各式各样，应有尽有；所以即使有毒害让某种植物无法生长，他们也不必担心。事实上，现有的东西就够他们吃上好一阵子了——不知是因为生意不好还是收成太好，这里的资源看上去很充足。不管怎样，在这里找到种子的机会看起来相当大。果不其然，在两间棚屋的一间里，存放着所有作物的种子；幸运的是，这些种子都贴好了标签，要不然他俩还真说不准会长出什么东西来。旁边另一座较小的棚屋却是空的，这可能是因为它的一扇玻璃在三冲前就碎了。也许是有人打破玻璃把里面的东西偷走了，也许正是因为玻璃碎了，原来的主人才把东西挪走以防被偷。

温室内，他们还看到了已经发了芽的蔬菜，像是正准备转种到室外。真嗣甚至还发现了稻谷的种子——明显不可能给这里带来经济效益的作物。整个温室三面被主建筑包裹着，所以只有一块玻璃碎掉，另几块上面有划痕。

“这修不好了……”明日香邪恶地笑道：“……如果让你来的话。”

真嗣自动忽略掉后半句。“明日香，我们可以走了么？”

“走？我们刚到这里！还是在走了那么长的路之后！”明日香的声音开始提温，“我们还没检查住宅！”

“但我们还没去避难所，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先从那里拿食物，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我又没说不能去，但我猜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更便捷的东西。”她微微一笑，指着不远处的车库。

真嗣打了个寒噤。“你……你该不会……我是说，我们没人知道怎么开车，还不算路面上到处都是的碎片和障碍物。”

“你觉着开车会比驾驶 EVA 难？”

真嗣能做的也只有叹了口气了。她说的对，但他还是不太习惯。拿走商品、药物、甚至一栋房子，现在又是一辆车……这些事情在他过去的认知里都是不被允许的。怎能强求他忽略掉这些呢？

“真嗣！”

“又怎么了？”他嘴角抽搐着。

“我们不用担心没电了，”明日香信心满满地望着屋顶，真嗣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瓦砾上两块巨大的，灰色的正方形板子，上面分成了很多块小格子。一条裂缝从一些格子里横穿。

“太阳能板？但他们好像坏了……”

“又不是全坏了，”明日香不耐烦地打断他的悲观论调，“剩下的足够我们用了。”

“你真这么觉得？那晚上和阴天呢？我们还是没有能源。”

“白痴，太阳能板的能量是可以储存的。不过，你倒提醒了一点，太阳能通常只作为辅助能源，所以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浪费了。”

真嗣点点头。“OK，至少问题解决了一个……”

之后，他们发现原主人利用的自然资源不只是太阳能。一个巨大的用来储存雨水的罐子嵌在地下，上面装有了过滤装置。尽管不到必要时刻，这不是用来喝的，可还是能在自来水系统

崩坏时救急。

-X-X-X-X-X-X-X-X

-X-X-X-X-X-X-X-X

既然明日香决定要检查屋内，真嗣就没有权利说不。他们不得不破窗而入：确切地说，是真嗣不得不破窗而入。幸运的是，一楼的窗户就在一旁。费劲地从厨房窗户爬进后，真嗣打开前门让明日香进来。

房子并不是很大，他们很快就逛了一遍。一个小门厅挨着起居室，后者是屋子内最大的房间，可以通到其余各屋。起居室的右侧是厨房，而左侧有一个走廊，通向浴室、储藏间和两间卧房。其中一间卧室像是专为客人准备的，看上去很久都没用过了。木质的楼梯通向二楼，但楼上的三个房间没有任何用过的痕迹。

这幢建筑比他们自己的公寓要好不少，但真嗣并不喜欢这个感觉。他还是不希望把另一个人的房子当做家。这里，不久前还住着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日复一日的烦劳在家庭琐事中。对真嗣来说这些好像仍旧历历在目，甚至空气里还弥漫着他们的味道。谁知道他们是否愿意让两个 14 岁的小孩踏入他们的家，更别说住在这里。这里的陈设显示出这个家里没有小孩，他真的不知道在自己崩溃前能否适应这里。

明日香还忙着检查其他的房间，真嗣决定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等她。他漫无目的地看着周围：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一个插着几支花的花瓶；墙上挂着一面钟以及两幅装饰用的油画；一个看上去至少用了二十年的电视；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一张家庭合影照上——记录着一场秋天的野餐。但是有什么地方让他觉得有点奇怪，丈夫和妻子看起来有些……眼熟……

【啊，如果她的头发是紫色的，如果他梳着马尾辫……嗯……】他叹了口气【或许，看上去眼熟只是我的臆想罢了。只是因为他们都不……】

“你还要盯着人家的照片多久，嗯？我们该走了！”身后响起了明日香的声音，将他从思绪中拉回。

“不看了，”他嘀咕着，“我们现在就走……”

-X-X-X-X-X-X-X-X

-X-X-X-X-X-X-X-X

来到车库前面，明日香看上去心情不错。他们打开门，迎面看到的是一辆绿色的皮卡（注：一种小型卡车），车身上印着这个种植园的标志。

“你确信你要开这个？”真嗣问。

“听着，如果你想所有的路都靠腿走，随你便。我要和这小家伙在一起。”

“但是我们没有……”明日香拿出一串钥匙在他鼻子底下晃着，“……钥匙……你从哪儿拿到的？”

明日香耸耸肩。“在一张桌子上，来吧，上车，还是要我抓你上去？”

叹气，他爬上副驾驶，明日香打火挂上了档位。

“看吧，你还说难！”她嘲笑着，同时车子爆发出一声低鸣。她开始踩油门，车子向前蹿了一点，然后，很不幸的，发动机停住了。

“什么都不许说，”她警告着盯着他。就像真嗣真的胆敢说什么似的。

重新开始，这次明日香更小心地踩着离合和油门。很缓慢地，他们开始向最近的避难所进发。速度不是很快，明日香经常不是忘了换挡，就是某个踏板踩太重了。(注：离合踩太快会熄火)

“Verfluchter Mist! (注：德语，大意和damn it, shit差不多)”她咒骂道，“就不能是自动挡么？”

“为了生存我们还需要另外的东西，”整个旅途中都沉默的真嗣终于开口道。

“你想说什么？”明日香恼火地问。

“智慧。”

“哈！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试着尽快让她平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怎么保养机器，需要知道种植作物，还需要知道怎么应付受伤和生病。我们需要书籍，去学习……”

明日香转过头饶有趣味地打量着他。“噢，你还挺……”

“明日香，当心！”

她差点就把车撞报废了……

-X-X-X-X-X-X-X-X

-X-X-X-X-X-X-X-X

既然决定了迟早要搬家，他们决定那就快点，准确地说：明天就搬。真嗣很快就收拾好了他的行李，本来他就没有多少东西，而且大提琴还坏了。所以他只带了衣橱里的一些衣服和自己门上掉下来的门牌“小真的房间”。

他的目光看向替他挂上门牌的人的房间。那句“欢迎回家”(a welcome sign)永远提醒着他，他曾在这里找到过家的感觉。美里是第一个让他感到受欢迎，感到这里是家的人；这就是作为家庭中一份子的感觉吗。所有人中，美里是他最最想念的……

接下来他打包好了公寓里还剩下的食品和饮料。和他预料的一样，明日香需要更多的时间打

包她的东西，最后她终于从她的卧室里出来……和四个大纸箱子一起。诚然，和她来时没法相比，但相较而言，真嗣的东西少得可怜。

“嘿，真嗣，能拿剩下的吗？”

“我早该知道……”他想着，目光越过明日香看着她身后另外五个纸箱。

待把所有行李装到皮卡上后，他们开向新的居住地。虽然知道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回来，但感觉上就像是永久地和这里告别；告别这个曾经被称为家的地方。

离开时，真嗣没有回头。

-X-X-X-X-X-X-X-X

-X-X-X-X-X-X-X-X

新的一天过去了，他们除了搬家之外没做多少其他的事，但这就够他们忙到现在了。真嗣躺在陌生的床上，还是睡不着，他发现自己的在盯着天花板。

另一个陌生的天花板。

希望是最后一个。

顺理成章地，明日香住进了那间大卧房，而他则被挤到旁边的客房。不过他倒并不在意。这间客房里没有多少原主人留下的味道。这里又大又宽敞，还有面窗户，比他之前的房间好不少，那时明日香搬进了他和美里的公寓，还把他本来的房间占了。

他试着不要再去想过去的事情，不然今晚又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他们打开行李后，又仔细地观察了这个房间；或者说，仔细地权衡了家具和垃圾，这里原先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可能用得到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能说得准也许真的有那么一天挂在墙上的画会救他们的命呢。真嗣还是难以下定决心丢掉这些对他们来说无用的东西，搞不好这些东西对正主来说十分重要。他就是做不到忽视他处置的并不是他的东西这一事实。

也许明天他有个机会从这些烦恼中脱出。他们计划去甲府，一个离他们很近的城市，最主要的是那里有所大学。他们可以从学校的图书馆里拿到他们需要学习的生存知识。这会是个很远，但是非常必要的旅行，越快去，他就能越早放松下神经……

-X-X-X-X-X-X-X-X

-X-X-X-X-X-X-X-X

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起得并不算早。明日香和他一样都难以入眠，结果早上俩人都睡过头了。出发三个小时后，这条最近的路被一堆废弃的车辆堵住。而且这还是真嗣第一次开车，他艰难地让他们的车绕过各种障碍，在路边上或者看起来平坦的地方行驶（颠簸的旅途肯定不会让某个红头发的人开心）。

快到中午时，他们到达了甲府的一个瞭望台。

“好奇怪，”真嗣嘟囔着，望着远处反射阳光的高楼，“城市看起来完好无损，就像什么都没发生……”

“是的，”明日香表示赞成，遥望着这里，这感觉和第一次在黑夜里遥望着灯火闪烁的第三新东京市一样——空虚。“也许这里的电力系统和自来水系统完好无损。我们可以考虑搬到这里，这样可以省很多麻……”

“别……”真嗣坚定地打断她“我……我再也不想离开……家……”

明日香疑惑地看着他，但没继续追问，她太清楚他的意思了……

-X-X-X-X-X-X-X-X

-X-X-X-X-X-X-X-X

午餐时间了，他们进到路过的一座百货公司，拿了些不需要加热的食品，再去山梨大学（注：一所日本国立大学）。但要到那里显然比他们设想得困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路，也是因为三冲时甲府人口显然要比第三新东京市稠密——后者的居民大多都撤离了。因此，这里的路上满是汽车的残骸，在这样的形势下找出一条路来要比在来时难得多。（最让他们出离愤怒的是在城市中间转了半天，而山梨大学居然就在城市边缘，完全可以走绕城公路到达。）

终于到了目的地后，谢天谢地——他们靠着校内地图不怎么费劲地就在这一大片区域内找到了图书馆。对他们来说非常幸运，这座大学的医学院和图书馆在二冲前就从玉穗町搬到甲府校区了。**【校对：其实现实中现在都没有搬过去……】**

穿梭在图书馆内，他们拿走可能用得到的书：医学、工程学、建筑学……最后，他们装满了好几篮子的书，文件和类似的东西——够他俩学上好几年的。令人郁闷的是，他们发现大学图书馆里关于种植的书实在太专业了，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DIY 手册”之类的，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回到城市中去一家公共图书馆或是家书店。

好消息是，他们有机会找到很多补给品，不只是食物，还有各种工具——其中一些不可能（至少很难）第三新东京市找到。明日香坚持要求拿些衣服，由于她这个额外的行程他们又耽搁了不少时间。

他们终于离开甲府时，太阳就要下山了。

-X-X-X-X-X-X-X-X

-X-X-X-X-X-X-X-X

他们差点离不开那座城，真嗣开着车狠狠地撞在一块凸起物上，他俩被惯性甩出去又被安全带拽了回来。

“多谢你，我差点就把没吃几口的午饭吐出来！”

“对不起，”真嗣腼腆地道歉，“我还得继续掌握加速和刹车时的平稳度……”

明日香扫了他一眼，咽下到嘴边的“废话”向周围望去。“好吧，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停下？”

“这是片麦地。”真嗣指着左边的玻璃外说道。

“那么……？”

“我们需要面粉去烘烤面包或制作面条什么的，”真嗣解释道，“我没找到小麦的种子，在……”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明日香抱怨着，“那你还等什么？快点去拿些谷子，然后我们好回家。”

“嗯……你甚至都不帮我下？”

她没有回答，而且也没必要，她的眼神已经说明一切。叹了一口气，真嗣打开了车门，自己跳下了车……

-X-X-X-X-X-X-X-X

-X-X-X-X-X-X-X-X



花了至少十五分钟，真嗣才抱着一捆小麦回来。他看上去很激动，迅速地将小麦扔到皮卡的后座，然后跳上车。明日香不解地看着他激动地启动车子。

“喂，出什么事了？”她不满地问，一边在真嗣制造的颠簸中平衡身体。他看起来不像被什么吓到了，所以应该不是在逃离什么危险的东西。

“我看到了一座农场，”他激动地解释。

明日香眯起了眼睛。他怎么会为这么琐碎的事激动。“所以呢？我还以为你不想搬到农场？”

“当然不想，但是那里有些动物，”他继续解释着，猛地转了一个急弯。

“动物？”明日香皱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住到农场……”

“好吧，那我要怎么才能弄到做饭用的蛋和奶呢？”

“奶？你还想牵走头牛？”

真嗣耸肩。“他们也许会有些羊……”

“羊的奶？”明日香厌恶地说，“你想毒死我吗？”

真嗣再次叹气，明日香一旦决定了就没有更改的可能。

“好吧，不要奶就不要吧……”他最后把车停在了牲口棚的前面，“那以后就别抱怨，我做不出你想要的……”他超级小声地嘟囔着。

“你说什么？”

“没，我……”他的声音渐渐变小并示意明日香保持安静。“你听到了吗？”

好奇的明日香皱眉，跟着他走出车子。实际上，很难听不到：嘎嘎声，咩咩声、马的嘶叫声等各种动物的声音从这老旧的农场里传来。

真嗣冲到最近的一间隔间，打开门……他僵在那儿。

动物们已经饿了好几天，它们中的一些受了伤——有些是在试图逃离时受的伤，另一些则是来自同类的撕咬。

看着这个惨状，真嗣没意识到他的手正不自觉地不停攥紧再松开。

“我们……我们得帮帮他们……”

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像这样：动物、宠物在等着它们的主人回来，去喂养、去照顾它们。但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真嗣，我们不能去所有地方去照顾所有生物，”明日香的声音在背后响起，仿佛她能够读到他的思想一样，“你不能拯救它们中的每一个……”

“我知道……”他绷紧肌肉，“我很清楚……”

没再继续争论，他走向那些门，一扇一扇地打开门释放里面的动物。他没有赶着这些动物出去，显然也不需要。它们冲向了自由——这是它们唯一、也是最后活下去的机会。

-X-X-X-X-X-

-X-X-X-X-X-

提到鸡，那又是另一码事了。他们还以为这些家畜饿了好几天会虚弱得不行，但事与愿违，它们显然自己就从养鸡场的土地里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真嗣试图化身“野鸡猎手”时，它们变得异常矫健。之后的至少半小时内，他都急切地穿梭在栅栏间追逐着这些鸡，而明日香则只是趴在一旁的围栏上看着他，眼神里半是迷惑，半是恼怒。

最后终于有那么一只不太敏捷的鸡没能逃脱真嗣的魔爪。

“看，”他胜利般地喊道，举起那只焦虑不安可怜的鸟，“我抓住一只！”

“真嗣？”一丝无奈的笑爬上明日香的嘴角。

“咋啦？”

“这是只公鸡。”她摇着头，轻轻笑着看他在发懵中松开那只鸟，而后者立马狂奔到了养鸡场的另一边，“你有什么转运它们的计划么？我是指那种不会让它们在车上——或者更糟——在车里乱跑的那种计划？”

“呃……我……不知道……”

她耸耸肩，叹气，“我就知道我得自己想办法，在这等着我，可以吧？”

他只好沉默地点点头。

十分钟后，她回来了，拿了两个小笼子，后面拖着看上去很重的麻袋。

“嗯……需要帮助吗？”他小心地问，他不确信明日香脸上的表情是否在说“当然，我需要你这头蠢驴做些粗活！”或是“不，我才不需要帮助，你这白痴！”

所以最后，他决定什么都不做。

“我知道笼子是干嘛的，但是麻袋里是什么？”他继续问，看着她在栅栏前面解开麻袋。

“里面是小麦，”她随口答道，“还有，直接拿袋装的要比随便在地里采集有效得多……”

“那……现在要做什么？”他问，无视掉后半句。

明日香不敢相信地看着他，“我真是怀疑为什么男人会被认为是天生的猎手，尤其是看着你的时候！”她摇摇头，“我们当然要做一个陷阱！”

她拿出一些谷子洒在笼子周围，没过多久，饿疯了的鸟直径跑进笼子。

“看到啦？”明日香提起两个笼子，里面的鸟被突然的超重弄的上下扑腾，“这才是抓比你快的动物的方法，现在，拿上麻袋，我们回家！”

“是。”他低着头说，然后打开大门离开了养鸡场；他后面是一大群刚刚获得自由的鸡，好奇地到处张望……

-X-X-X-X-X-X-X-X

-X-X-X-X-X-X-X-X

他们离开农场时太阳就快要下山了，没过多久黑暗就将他们笼罩。当然这对寻路而言很不利；就算车灯还开着。

“你确信这条路是对的吗？”开了几个小时的盲路后，真嗣问道，“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拐了三个弯。”

“我怎么知道？”红发同伴反驳道，“你才是该记得路得那个！”

“那你为什么坚持要向右拐？”

“那不过是个玩笑！只能怪你太蠢怪不到我头上！”

“玩……笑？？我……”他没继续说下去，然后不加警告地猛踩刹车，把车停了下来。

“又怎么了？”明日香咆哮道，但是真嗣闭上眼睛叹气。

“你知道么，明日香？”他低声说，“今天实在太漫长了，而且我……我很累了。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天黑了。承认吧，我们迷路了而且现在很可能找不到原来的路……”

“那么你是说你想要在这里过夜？在车里？现在？”她看着他缓缓地点头。

“想都别想！”明日香啐了一口唾沫，“我们可以在路过的某个建筑里过夜！我绝不要睡在你旁边——你会把你的那些变态想象付诸行动！”

真嗣震惊于她说的话，取代往常的脸红和急切的争辩，他难过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转移了视线。

“我们……我们上一次路过可以住的地方是一个小时前，”他嘟囔着，“如果……如果你介意，我……我可以睡在外面……”

“我的老天爷，别再装可怜了！”明日香咆哮着，“我们都睡在这！但是你呆在你那边！别打任何蠢主意！”她警告着，摇平座椅。

“晚安，明日香……”他说着，关上灯，也摇平了座椅。

“随便……”

明日香发现自己很难入睡，她觉着这样很别扭，这样躺在他身边，就隔了几厘米。还有那些他们没有进行的谈话，不，她并不想和他谈起那些。或许他们可以永远不触及那些痛楚，他们可以永远地像这样继续生活。这样的生活并不赖，而且如果他想……

她打住自己的思想，这并不能帮助她入睡。虽说座椅并不舒服，还有刺眼的月光从窗外射进。但，至少感觉很温暖。

这一晚，梦魇没有如期到来。

-X-X-X-X-X-X-X-X

-X-X-X-X-X-X-X-X

第二天的黎明，阳光射入驾驶舱，车后的母鸡咯咯地叫。

重新检视了路程，他们发现第三新东京市比他们预想的要近。5 分钟后，他们看到了路标，还有不到 20 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到家后，真嗣做了顿丰盛的早餐供他们享用（一是因为他害得明日香昨晚只能睡在车里而不是床上；二是因为他们昨天除了些小零食就没吃别的东西），然后开始从车上卸载拉回的货物。

书本资料被随意堆放在起居室中，他们打算等会再好好分类整理；除了那些必须要（且能够）放在冰箱里的食物外，补给品大部分被放到了楼上。小麦储存到了室外的种子库里。带回来的鸡，则被放到了那个碎掉玻璃的棚屋里。虽然很简陋，但之后他们会把这里妥当布置成一个小养鸡场；而这些鸡好像还在为脱离了狭窄的笼子而高兴着。

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开始整理书籍；看看每本书能派上什么用场——或者看看它们究竟能不能派上用场。

最后，他们讨论起了分工，至少是分个大概。明日香同意搞定机械和工程，换句话说，她要让所有的东西正常地工作。令真嗣惊讶的是，明日香居然同意去做伴此而来的手工杂物。毫不意外，真嗣则承包了类似打扫和做饭的家务。但现在的做饭与往日不同，一旦补给用完，制作面包和面条也将是他的分内工作。但这次他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毕竟他才是那个富有远见地决定种些小麦来磨面粉的人。当然，他希望这些小麦真的长得出来。

至于园艺那部分，他们决定共同料理，因为他们两个以前都没有类似的经验，所以不知道谁更能胜任这项工作。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家；他们将会有食物和水，将要学习必须的知识。有了需要生存的一切。

但是有一样始终没有解决……

-X-X-X-X-X-X-X-X

真嗣走近明日香，后者正站在起居室的窗前看着日落。

“明日香，我们完成了所有活下去需要的准备。我们现在有时间了。”他的手紧张地抽搐，眼睛盯着地面，“我们需要……我们必须谈谈。”

听到他的话，她显然紧张了下，而且并没有转身。

“我……我不这么觉得！为了生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我们永远都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我们永远不会谈……”

“所以？”明日香脱口而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生活，忘掉……”

“明日香！”他打断她，“拜托……”

深深地叹气后，她点点头。

转过身，“那么，好吧……”明日香的声音几乎小得听不到。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哈，我猜你们现在一定晕了吧。是的，来些疯狂JIMMY给你们的特殊服务：读完一章，多来些回复，我保证，让每一章都足够劲爆。

好了，下一次更新会等上些日子。因为接下来的几周我不得不去上学（白痴的考试*抱怨中*我为什么会选择上大学*嘀咕*……不过，我会完结这部的）。

不过，这章给我更多的机会，就像你们留言要求的那样：多描写我自己创造的EOE结束后的场景。

我觉得这很有趣，很多的同人小说，甚至是些非常优秀的，会让它们去NERV的总部……

喂喂？NERV总部可在黑之月里面！你知道，就是那个又黑又圆的最后分裂成上亿快的圆球（译者注：EOE里绫波女神手里捧得那个黑球，最后分解了）。这很可能就是猩红之海的

来源。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知道这种情节会让某些故事更好看（而且我也不想惹恼订阅我和那些潜在的读者。该死，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在乎读者，他们太吸引人了……），但这种情节用得实在太多了。管他呢……

医院的这段，我记不得剧集中是否提到过医院的名字了，而我自己原创名字的水平又太烂，干脆就叫“第三新东京市医院”了。

还有我是坚定地认为明日香没有真正受伤的一派，呀，她正在用那只，那只原本被认为切成两半的手！

我知道，就像现实中那样，蔬菜超市【**整理者：指前文提到的那种家庭经营，种植出售一体的超市**】并不多见，尤其像是在第三新东京市这样的中心城市里，我想写得特别些，至少不是单纯那种“他们去了一家农场”之类的。事实上，在我写到那个情节前，我都还没决定是否让他们搬出去。

好了，最后我想说，对于这章别想太多（尤其是保存肉的那段，但是，嘿，总比“他们起来了，然后开始计划”这样来的好的多吧），它是起铺垫作用那部分。

所以，我会给你们一个美好的、扣人心弦的第四章作为有趣的那个部分……

另：我注意到了，细节上有的问题，但是，嘿，谁说我不会重写呢，嗯？^^

【修改笔记】 嗯，是的最后，八个月时间的重新让这章涨到以前两倍的长度。除了修改各种拼写错误，还改进了一些情节，希望这样能让文章读起来更流畅。我让他们的心理稍微沉重了些，因为全体人类的“死”。我认为这样更合理，而且更可信。

最主要的是，我增加了几个情节，原本是没有的。原先的那版因为被催得很急，这些情节并不成熟，现在我把他们加了回去。本来想看看第四章的长度，如果有必要放到那一章也可以。事实是，第四章要比“生存”这章更长，所以还是把他们放到该放的地方吧。

这一版新的结局看着像是赶出来的，但其实并不是。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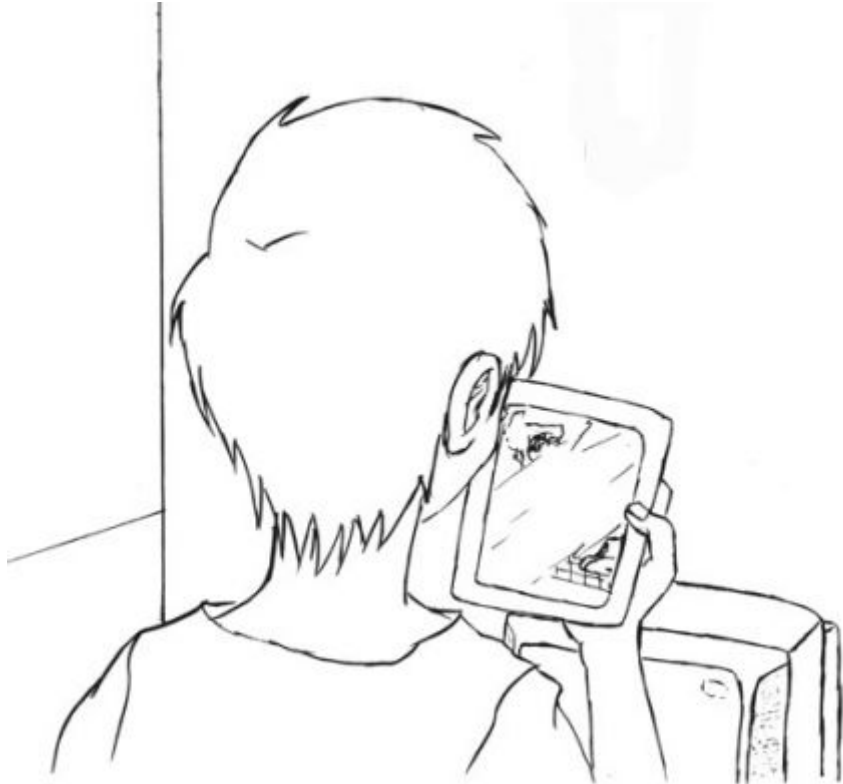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这一章我还是不很满意，但比上一版要好得多。

（附加说明：我受够了保存肉的那段情节【**整理者：我拿到的翻译还有这段情节，似乎就是把易坏的食物改成了肉，但我觉得还是按最新的原文比较好**】。我还是不知道之前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那里……）

很感谢 Divine Chaos 和 Dennisud 的预读。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我不会忘记他们的帮助的。笑

【译者的话】 最后还有一段修改说明，我懒得翻了【**整理者：没关系，我给你加上了**】，有意者可自行看原文。另外，请记住这个蔬菜超市，第三章的开头，真嗣和明日香还会来到这里。

【作者再次修改的笔记】 呃，这次没什么需要多说的。我，只是，受够了，那些，逗号和其她的一些笔误。虽然没什么必要，但我还是觉得改了比较好。我还试着添了些细节。我知道改动不大，但我愿意相信这些改动至少稍微改善了原先那种“好啦，三冲发生了，然后呢？”的感觉。单纯的描写场景还是有点枯燥，但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我懒，我反正是不想改啦，而且把那些全改成长文本对话的话，也不见得会更好。



本章插图

第三章：第十三使徒

“我还是看不出这次行动的意义，”丽一面发表着评论一面喘着粗气。

“哈！起码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第一适格者！”明日香没有看着她，与之相反，她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几缕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上，它们愈发遮挡视野了。她伸手撩去头发，但并没有把它们固定在发卡上。“我还有其他事要做，没空在这儿浪费时间！更不用说还是和你们俩！我怀疑有正常人会喜欢这种‘散步’么！”她的声音里有股难以掩盖的疲倦，而且语气也不像她平常抱怨时那么毒辣。

“对不起，”真嗣嘟哝着，“赢了猜拳又不是我的错。”

“哈，是的！我打赌你肯定是作弊了，这样你就能把那些愚蠢的想法付诸实践！”

丽决定不去理会两位战友的争吵，将注意力集中在目前的任务上。每一秒她都觉得更加难完成任务，她觉着……她说不清这是什么感觉。就像生了什么病一样，可出发前她确信自己状态非常好。这是因为她第一次这样出行吗？她摇摇头，试着清醒大脑。惣流和碇什么都没注意到，前者还在责骂后者诱骗她们来这儿。丽不明白为什么红发同伴会这么生气，之前他们三个同意用猜拳决定按谁的主意来度过这段时间，但是这个暴躁的德国佬似乎是故意让真嗣赢的。丽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说出来。

“承认吧，真嗣，你就是想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明日香还在唠叨。

“但-但是美里小姐命令我们要在一起，”真嗣哀诉道，“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丽继续保持沉默，不论是葛城三佐还是其他哪位长官的命令她都会严格执行。在学校时她被另两位驾驶员告知长官命令他们必须要一起做些“什么事”。但丽没想到这“什么事”居然如此剧烈。

真嗣似乎也注意到了。“你还好吧，绫波？你看起来有些累了。”

“我不太习惯这种‘散步’，”丽回答，但她不得不去适应。

他们已经围着城绕了两个多小时。现在，他们都快要重新绕回第三新东京市的边缘了，但旅途的劳累（*得多亏明日香的一路狂奔*）与永恒之夏的炙热阳光让他们尝到了苦头。真嗣和明日香虽然也汗流浹背，呼吸愈发沉重，但很难想象居然丽才是耐力最差的那个。丽急促地喘着气，摇摇晃晃地跟在他俩后面。她觉得现在的感觉很不好。

“真糟糕，你似乎不喜欢这个，一号！”明日香嘲弄道，回头看着她的同伴，“你有什么更喜欢的‘活动’吗？”

丽眨眨眼睛，她以前从未想过她喜欢什么，尤其是那些被别人称为‘爱好’的活动。（译者：请记住这句，最后一章会有一个小小的呼应）

她从未对什么产生过特别的兴趣。

“我更喜欢游泳，”蓝发驾驶员沉默了片刻道。

“好啊，那我们下次去游泳。”真嗣高兴地附和着她。

“不，我们不能！有个白痴忘记了他根本不会游泳！”第二适格者脱口而出。

真嗣明显地哆嗦了下，“啊，嗯……是的……对不起，绫……绫波！！”

这是丽眼前一片漆黑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怎么了？”明日香回过头，看到真嗣抱着绫波小心地放到地上。

“我不知道……”他立即检查丽的脉搏。不稳定的脉搏，红晕的脸和她格外苍白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真嗣用摸了她的前额，证实了猜测。“有点烫，看起来她中暑了。”

“我们把她扶过去，你搀着右边，我左边。”

“等等！我们不能带着她这么颠簸！”真嗣对明日香抗议道，而后者正俯身将丽的左臂搭在肩上。

“真嗣，我现在不打算和你争！已经离得不远了，喂，我们计划了整个行程好不容易才到这里。”

“明日香！”

她叹了口气。“对不起，我知道听上去很自私，但是我们无法在这里给她降温或是做些别的处理。”

她是对的，真嗣也不得不承认附近没有任何树荫或小溪能给她降温。如此接近人类的壁垒 **【校对：指第三新东京市】**，大自然也只能望而却步。

最后，他妥协了。“好吧，那快点。”

-X-X-X-X-X-X-X-X

-X-X-X-X-X-X-X-X

当丽醒过来，最先感受到的是额头上清凉而湿润的某种东西。

“啊，看起来你的朋友醒了，碇先生。”丽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声音。

接着一个黑发的男孩进入到她模糊的视野里。“嗨，绫波，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她耳语般地答道，“……很累……”

真嗣微笑着。“我们已经叫了美里，她过会就来接我们。在那之前你就好好休息吧。”

她点点头，侧过脸，看到一间明亮、整洁的起居室。视线还模糊着，她看不到更多细节，房间里除了真嗣还有一位灰色头发梳着马尾辫的老婆婆，然后，她又睡过去了。

真嗣转过身，对着正在微笑的老人。“再次感谢您，山寺夫人（译者：Jimmy wolk 你个死宅，山寺宏一是加持良治的声优）。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您和您丈夫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办。”

实际上他有点惊讶于山寺夫妇的热情，当山寺先生帮忙把丽抬到家里时，他们费了很大劲才说服山寺太太不要再继续塞给他们茶点、饼干和其他零食。

“哦，没什么。孩子们搬出去后我们多少都有点寂寞。我们很高兴能有什么客人来访，实际上最近已经很少有顾客了，我们经营这个蔬菜超市更多是因为对种植作物的兴趣，最后一位顾客已经是几周前的事了。他要了一些西瓜种子……”她停住，看着男孩不知所措的表情。“哦，对不起，我猜你没兴趣听这些唠叨。”

“不，”真嗣摇摇头。“我……我猜，那位买主是不是不修边幅，梳着马尾辫而且……嗯，很帅……很潇洒？”

“嗯？对，他是，”山寺夫人陷入回忆，然后笑了起来，“宏一甚至还吃他的醋，虽然他年轻时很像这个年轻人。”她咯咯笑着，“所以你认识他？”

“呃，是的，差不多……”真嗣痴笑着。【唔，真是无巧不成书……】

“那些西瓜多半会长得很好，你知道它们长的怎样吗？”

“不，现在还不不知道，但是我猜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看着老人好奇的表情，他没再继续说下去。

“说起来，你的另一位朋友还挺会花时间。她总是在浴室里待这么久吗？”

“呃，早上时间更长……”真嗣声音逐渐减弱，避开了山寺夫人的目光；脸上开始有点发烧，他意识到自己的话很容易被误解。“嗯……那个……”

“啊，对不起，我没打算让你窘，”山寺夫人咯咯笑道，事情肯定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既然你都清楚她早上的习惯，我猜你们一定很亲近吧？她是你女朋友吗？”

“嗯……对……我-我是说，不，我……我们只是住在一起……嗯……呃……但不是那种意思！”他红着脸躲避着老妇人的眼神，手局促地擦着衣服，“该死，她简直就像一个老年版的美里。”

“碓先生你真的太可爱了。（注：原句为你真容易被耍），但我觉得你现在最好去找找她，那

个你们叫她什么？监护人？她应该快要到了。”

他腼腆地点点头。最后一次确认丽的状况后，他起身去找明日香。

找到明日香没花太多时间，毕竟房子不大。而且他太了解这里了。就像了解她一样。

他不傻；他看得出明日香到这儿来绝对不单是为了见见原来的主人。

像他猜想的那样，她在那里，站在一间卧室关闭的门前，一动不动，好像害怕看到屋子里面的真相。他知道她为什么站在那里，为什么这样盯着这扇关闭的门。

最初这里是他的卧室，后来……

“你好？有人吗？”大门处熟悉的声音让他们愣了一下。

美里的呼唤把明日香拉回现实，她转过身面对着真嗣。看着她含泪的双眼，真嗣的心都快要碎掉了。那一刻，他恨死回到这里这个主意。他恨不得现在能抱着她，安抚她。但是最后，他只是温柔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然后盯着她的眼睛。这漫长的对视虽饱含苦痛却又令人心安。明日香努力挤出一个感激的微笑，然后把手搭在他伸过来的手上。一个轻微的点头回应了他那没问出口的话。

“知道了！”真嗣冲着大门道喊，“这就来！”

一动不动。

彼此注视直到永远。

-X-X-X-X-X-X-X-X

-X-X-X-X-X-X-X-X

“这么漂亮、年轻可爱的女士真的不想买点蔬菜吗？”

“呃，不了，抱歉，我……”美里一头黑线，尽量用最正常的方式拒绝面前这个热情过度的老先生。

“哦，真的吗？卷心菜和胡萝卜今年一定能长得非常好。来，来看看我又大又长……。”

“宏一！”

“……的黄瓜。”山寺宏一还是坚持说完了被妻子打断的这句话，“怎么了？”

山寺夫人冲着美里扬扬眉毛“请别介意我丈夫，你是……”

“葛城”

“……葛城女士！他对年轻、貌美的女人都这德行。”山寺夫人瞟了眼她丈夫。

“呃，请原谅我的强买强卖……”山寺先生嘟哝着。

看着他们斗嘴，美里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却不知道究竟是谁，“抱歉，我没想引起你们争吵，”她说，“我只是来接那些孩子的。”

真嗣和明日香此时恰到好处地出现。

“你们好呀，”她向他们打招呼，“准备出发？”

真嗣快速地瞟了眼旁边的红发同伴，后者魂不守舍似地点点头。“嗯，我们还得把丽抬到车上，”他补充道，指了指屋内。

“宏一，去帮忙！”山寺夫人命令道。

“是，是……”

-X-X-X-X-X-X-X-X

-X-X-X-X-X-X-X-X

“那么，现在该告诉我了吧？”把丽送到医务室后，美里开着车带着他们俩从 NERV 回家。好像孩子们惹得麻烦还不够多，一小时后美里还要参加一个关于使徒的会议。所以现在，她打算找点乐子。

“告诉你什么？”

“你们几个到那里做什么？”美里的声音转换为调戏模式。“你们仨该不会躲在灌木丛里干了啥吧？”

“美里！”两个孩子同时红着脸抗议。

“你怎么敢这么认为我？好像我会自降身段……像他们一样做那种傻逼的事……”明日香又补了句。

“而-而且，不是你命令我们要在一起吗……”真嗣低头看着鞋子的样子，就好像在要求它们立刻对什么莫须有的事 **【校对：The Interesting Nothing】** 做出解释。

“……想想就……呕……”明日香继续道。

“我说过？”美里眨眨眼，无视明日香要开始的唠叨。她确实不记得了，或许在某次醉酒时她下过这个命令？

“……到家我要冲个澡……”

“那-那个，我-我们一会还有同步测试……”真嗣小声地说。

“……那样我也许就能把这些……恶心事儿忘掉……”

美里眯起眼睛。“哦，很高兴你们能这么认真地执行我的命令……”

“……她总是怀疑我和那个男人有一腿还不够，甚至连那个女人都算上了！……”

-X-X-X-X-X-X-X-X

-X-X-X-X-X-X-X-X

“第一适格者还要缺席多久？”碇源渡在办公桌前等着下属做报告。

“金川医生建议继续做一两天的医学观察。”律子不带任何感情地汇报。

“不行，她今天晚上就得出来。”碇源渡冷漠的口气就像在点午餐。

律子扬起眉毛，她倒不是真的关心第一适格者，但是一个虚弱的驾驶员绝对不是个好主意。

“司令？”

“有问题吗？赤木博士？”

“不，没问题，”她忍住不去抱怨，“我会通知医院。”

“很好，之后你给她做一次“检查”，我希望原型机 **【校对：指傀儡插入栓】** 尽快完成。”

“我还没发现什么问题，那项工作进展顺利。虽然还有一些瑕疵……”

“没有关系，”他断然打断她。

“但是……”她没继续说下去，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碇源渡是一个只对成功感兴趣的男人。

“第二第三适格者最近不正常的同步率是怎么回事？”他改变了话题，“现在有什么报告能解释么？”

“没有。MAGI 也不能给出一致的解释。也许只是个巧合罢了。”

律子可以确信他并不满意这个答案，她自己也一样，她的理性思维更希望找到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而不是毫无道理的幸运。

“那么好吧，这事就算了，”他最后说，“如果不能稳定复现，那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

“是，司令。”

“还有其他要汇报的吗？”

“S2 机关的试验将在……”

-X-X-X-X-X-X-X-X

-X-X-X-X-X-X-X-X

“今天请假的还是绫波和相田吗？”二年 A 班的老师在课开始前就已经让半个班的学生昏昏欲睡。东治毫无疑问地属于这个部分。他懒散地坐在椅子上，脚放到了桌上，对这位长辈没显示出一丝尊重和应有的礼貌

“嘿，东治，”真嗣小声叫他的朋友，“剑介去哪了？”

“在新横须港，又去追新战舰去了。今天有艘什么‘妙高’要进港。”

“铃原！”

男孩猛地起身，“是！”

真嗣拿出自己的电脑，一开机就迅速发出一条消息。

[-剑介去了新横须港，我确信是今天]

回复很快就来了。

[-那么今天那里会消失]

[-是的，下一个马上就来了]

就在这个时刻，在世界的另一边，地狱之门打开了。

-X-X-X-X-X-X-X-X

-X-X-X-X-X-X-X-X

“现在情况如何？”

**

“MAGI 正在确认……”

**

“消失了？”

**

“什么都没留下。”

**

“分析完成了！”

**

“……太可怕了。”

**

“……原因呢？”

**

“……只有卫星的照片……”

**

“……成千上万的人……”

**

“……不是爆炸……”

**

“……S2 机关……”

**

“……我们会接收三号机……”

**

“……我们怎么对它进行测试？”

**

“……指定第四适格者……”

-X-X-X-X-X-X-X-X

-X-X-X-X-X-X-X-X

“你说什么，没有带便当来？？”明日香的咆哮打破了午餐时间的平静，全班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野兽”和她寻常的“狩猎”上。

“我们……我……有点忙，你知道的吧？”真嗣开始往课桌下滑，希望能躲避红发女孩逐渐逼近的愤怒。“我，呃，我没时间做些什么吃的。”

“因为你的懒散，就要让我没饭吃？”

东治看不下去了。是时候去“帮助”他的朋友了——然后就能在安静中享用面前的美味。

“什么嘛，小两口又吵架了？”“这样应该就完事了……”

如预期般，他俩在全班的哄笑中停下，然后同时否认。但是……

【今天没脸红？他们看起来甚至想笑！？难道说他俩真的……？】东治的思考被咆哮的明日香打断，后者夸张地高速转身，赤褐色的头发在空中优美地转了半个圈，横扫在真嗣的脸上。

【啊，要让他俩喜欢对方，除非他俩全都喝醉了……】 (译者：^_^ the ikaris)

-X-X-X-X-X-X-X-X

-X-X-X-X-X-X-X-X

“在松代的三号机启动试验，将启用第四位驾驶员。”赤木博士边写入那台 EVA 的数据边对葛城三佐说。

“啊？找到第四适格者了？”

“就在昨天……”

美里皱眉。【呵呵，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

“我没有收到马尔杜克机关的报告。”

“我没有收到马尔杜克机关的报告……”

“正式文件明天会到。”

“赤木博士，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律子简短地回答。

这不是美里想要的答案，但她也没期待能得到更好的。至少不是现在。

“算了，那个被选出的孩子是谁？”她转过身看着她大学好友的电脑屏幕，吃惊地瞪大眼睛。

“为什么偏偏是他？”

-X-X-X-X-X-X-X-X

-X-X-X-X-X-X-X-X

“铃原！”东治通向自由的道路被早已准备好的洞木光堵住，“这周轮到你当值周生了。做好你的工作。”

“什么意思？”他眨眨眼睛，羡慕地看着周围离开的同学，他想躲掉这令人不快的任务。

“这个！”光拿出一沓子复印文件举到他面前，“讲义！老师不是说要你送过去吗？”

果然躲不掉么，他只好接过讲义。但他还没有放弃。“让另一个值日生做不行吗。”

“绫波同学今天请假。”

“这周是我和绫波……那就没办法了。可是一个人去女孩子家怪怪的……”

面对眼前的机会，她有点开心。“那就让我陪你一起……”

“真嗣！”东治打断她的话，叫住了正要离开的真嗣。光的微笑退去。“你陪我一起去！”
“不行，他哪儿都不许去！”

“啊啊！”东治吃惊地看到有什么人从门口冲进来。“明日香，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

“哦，真不幸，我没有！”她一把揪住哀嚎中的真嗣的衣领，“因为这个白痴的原因，害得本小姐今天中午没有午饭，如果他不到家好好补偿我的话，我保证从明天起，笨蛋三人组就会永久性地缺席一位！”

“对-对不起，东……”真嗣还没说完，就被拉出门外。

东治目瞪口呆地看着门口。“天哪，可怕的妻管严！”他嘟哝着说。

“嗯哼！”这声音令他转过头再次看着二年 A 班的班长。“那现在你可以带给绫波了吗？”光尽力让自己听起来像是在恐吓。

“我甚至不知道她住在哪！”东治抗议。

光的表情再次变得柔和起来，雀斑都没有掩盖住她脸上的红晕。“那……那我可以陪你去……”

“那么……”他没继续说下气，两方都开始沉默。

【我真不敢相信我居然问出口了，】光开始胡思乱想【他还在等什么？拜托一定要答应！但是如果他拒绝怎么办？他还没回答。这是个好兆头吗？还是他在想怎么才能甩开我？还是明日香说的是对的，他真的是个十足的变态，在找机会把我骗上床？其实那也还不……**【校对：that could be ni……】**哦，天哪，我在想什么？？】

“你不能自己把这些送过去吗？”

光不敢相信地看着东治，这个迟钝的家伙最后居然问出这么一句。“不行！”她几乎要吼起来了，好在她立刻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我是说，你才是今天要值日的那个！”

“哦……”

-x-x-x-x-x-x-x-x

-x-x-x-x-x-x-x-x

“我们回来了！”真嗣一面关上门，一面向屋里喊道。而明日香则已经脱掉鞋子，走到屋里四处查看。

“美里不在家，太……”明日香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身后一双温暖的手紧紧地搂住了。“你真是无可救药，你知道吗？”她笑着对他说。

“知道，”真嗣在她身后轻笑，然后轻吻着她的后颈，“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告诉你，你穿着这身校服实在太可爱了。”

“不愧是你，”她笑着嗔骂他“你这个超级变态，成天都跟在一群小女孩后面。”她假装生气地转过脸。

真嗣可不吃这套，他的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炙热的脸颊。“才没有，”他说着吻着明日香的唇，“只跟着一个。”

明日香最后终于投入他的怀抱，转过身来完全面对他，搂住他的脖子让两个人的身体贴的更近；一个深深的吻。她很懊恼为什么时间不能再长一些。

“白痴，”她微笑着耳语道，“美里随时都可能回来……”她愣了一下。“……现在就有人看着呢。”

真嗣回过头，顺着明日香的视线望去，对上了一只企鹅好奇的目光，然后他便溜进了他的冰箱里。

“哦，别管他，”他笑道，“给他点好吃的，他会帮我们保密的。”

“但是，美里……她或其他人也可能……”尽管她这么说道，她还是更紧地搂着他，把头靠在真嗣的肩上，不希望他离开。

真嗣叹了口气，就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谈了很多次，但还是……“我们……至少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我们相爱了……”

“哦，真嗣，我们以前讨论过，没有人会相信居然是我们俩成为了夫妻。至少不是像那样，没有任何缘由。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现在讨厌彼此……”她的声音渐渐变小，“或者说，是我讨厌你，都怪我的高傲。”

他了解她现在的感受，那个已经快被他们忘掉的明日香现在正困着扰她。他抚摸着明日香的背，试着让她放松“……真那样的话我就没这个胆子靠你这么近了。但你得承认，这事儿没什么缘由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明日香莞尔一笑。“你管三冲叫‘没什么缘由’？”

真嗣耸耸肩苦笑道。“你觉得我们的计划会对东治和光起作用吗？”他改变了话题。

“最好有！他们毁了我们本来的远足计划！”*(译者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作漏修改的BUG，因为本章开头最初的设定是和东治、光一起去，但是后来改为了丽；整篇文章也就没有提到东治和光怎么破坏他们的计划了)*

“嗯，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让丽稍微敞开心扉的机会。”

“是啊，最后敞开到了医院。”她撇开目光。

“嘿，但是最后我们到了……”感到她的紧张，他停了下来，“你还好吧？”

问题很简短，但明日香依然沉默了许久。

“是的……”她最终回应道，声音小得他几乎听不见，“只是……我说不出来……这里很空……”

真嗣点点头，他的思绪回到出发的前一天。他也这样地抱着她，安抚她，试着拂去他们两个心中共同的困扰与痛苦，就在之前……

“美里！”

“嗯？”她猛地推开真嗣，惶恐的扫视着三佐会出现的地方，“这不是我的主意，美里！是这个白痴变态要……美里在哪？”

“什么？”真嗣站在一旁傻眼，然后发现明日香误会了他的意思，“不，我是说：我刚才想起来她今天不会回来。”

对视片刻，她又笑了起来。“白痴！”她弹了下他的前额，“不许这样吓我！”接着，她又靠近了一点，眼里充斥着情欲，“那我们今天会有更多的时间啦？”

“恐怕不会，”他叹气，“我们今晚要去同步测试……”

-X-X-X-X-X-X-X-X

-X-X-X-X-X-X-X-X

“嘿，绫波，你在家吗？”东治站在他那位同学的公寓前……等待了两秒。“显然不在……”他转身离开——如果没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袖子的话，他就得逞了。

“喂，你还没把资料送到呢！”

“但是，班长，”他开始对着这黑色辫子的女孩抱怨，“她根本不会看这些已经被塞爆了的邮箱，而且我也不想在这儿继续等！”

为了从这看似瘦弱的女孩强力的拉扯中脱身，他试着扭动身体挣扎，然后重重地摔在了门上。咔嚓，402房的门就这么打开了。

“门没锁？”光眨眨眼睛。

“但-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进去！”

“也许她在家，只是没有听到我们？”她说，“绫波？我们进来了！”

小心翼翼地，他们迈入绫波的房间，就好像这小小的公寓里潜伏着一只怪兽，要把某个混混

当成午餐，班长则是甜点。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件又暗又乱的卧室。

“天哪！”光倒抽口气。

“这是一个女孩的房间？看起来不太舒适……”东治蹑着脚走向床边，把资料随手扔到没有整理的床上。“好了，我们走吧……”转过身，看到班长跪在地板上，他停了下来。“你在干什么？”

“打扫，我不能把这样一个屋子晾在这儿。”

“好吧，但我绝对不会帮你！这不是男人该干的活！”东治自豪地宣扬着他的信条。

“铃原！”光一面叫他，一面思索着是不是应该适当地表现出“无助/楚楚动人”的样子。“你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吧？”

“我才不会……但是……我……唉，算了！”东治投降。而光则迅速地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有些尴尬的方法——它还挺管用的。

-X-X-X-X-X-X-X-X

-X-X-X-X-X-X-X-X

“你变了好多。”

“嗯？”这个男人漫不经心地回应，头也不抬地收拾着地上的垃圾。

“我是说，几个月以前要是有人告诉我你是一个会体贴别人的人，我一定会笑他，”光微微脸红。也许这话不太妥当，但她也想不出更好的了。“而且，我不知道怎么说……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妹妹的事件后，你会和碓成为朋友……”她抬头看着他，希望他会说些什么。

然而，却只看到了他以空洞的眼神盯着远方。【我不该提到他的妹妹。我太蠢了！】她责骂着自己，迅速转移了视线。

“也许是的……”

“嗯？”她眨眨眼睛，惊讶于东治的突然开口。

“变了，我是说……”他冲着她微微一笑，“你也一样。”

“我……我怎么了？”

“你以前从没这么……”东治话还未毕，房间的门就被它的主人突然打开了。光吃了一惊，甚至没注意到她全身肌肉都绷紧了。但丽走进来的样子就好像她没看到或者不关心这两个闯入者一样。

“对不起！”他们两个同时道歉，而丽只是带着疑惑的眼神看了他俩一眼。

疑惑的眼神——还是出自绫波丽，你永远都不可能明白是什么让她感到疑惑。

“呃……我们，我们只是来送资料……”

“……门就那么开着……”

“……我们就进来了……”

“……看到你的房间……”

“……然后，我……她决定要帮你打扫……”

“……但是，我们没做什么别的事情……”两人同时脸红了。“……呃，我是指对你的东西……”

丽陷入了一个陌生的状况：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面对这两个结结巴巴的、不知所措的清洁人员。通常，别人帮助她都是因为他们的任务，而现在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别人出于……好心为她做了些什么。

“我很……感激你们的工作。”她思索了半天，最后开口，并鞠了一躬——幅度不大却很郑重。

-X-X-X-X-X-X-X-X

-X-X-X-X-X-X-X-X

“呵呵，EVA 驾驶员真是些怪家伙，”东治和光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东治评价道。

光点点头“是啊，明日香十足的……嗯，‘外向’，”她看到东治翻了个白眼，“而碇则完全相反。绫波，唔，她……”

“……怪胎一个！”

“铃原！你不能这样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抱歉！抱歉！”东治举起两只手抵抗。“其实吧，这趟行程没我想的那么糟。”他平静地说，但看到吃惊的光后，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尴尬地沉默着，尽量不去触及彼此的目光。这感觉好怪——太阳还在头顶上面晒着，无尽的蝉鸣充斥着这条荒芜的大街，与你独处的还是某个你……

“呃……我……我得走了。明-明天见。”东治最终打破沉默，向后踉跄了几步，小跑着离开了。

“好-好的……”光喃喃自语，望着东治消失在下一个拐角……

-X-X-X-X-X-X-X-X

-X-X-X-X-X-X-X-X

“你们两个去哪了？”赤木博士不耐烦地问着两个孩子，两位适格者气喘吁吁地跑过走廊。

“我们晚了？都是这个白痴的错！”

“怎么会？你才是那个……”

律子无奈地摇摇头，有时她感到非常无语，Eva 的驾驶员、使徒的天敌、人类的救星居然时不时的就像这样小孩子般地吵嘴。然后，她提醒自己，他们**就是**小孩子。

“不，实际上你们来的太早了，”她打断他们，“我们在同步测试前还有另外一个会议，但是三佐不知道又失踪到哪了，”她叹气。“真嗣，帮我去找找她吧？”

真嗣点点头，离开了。

“好了，那个白痴有的忙了，那我呢？”红发少女问。

“好吧，既然你已经来了，那我们做些体检，直到美里出现。”律子建议。

明日香眯起眼睛。“你在开玩笑？”

“你有见我开过玩笑吗？”

-X-X-X-X-X-X-X-X

-X-X-X-X-X-X-X-X

与此同时，真嗣正走在通往休息室的路上。他确信美里在那里——即使这个时间点的他还不知道。当她没出现在她应该在的地方时，她多半会在那里弄点喝的顺便和别人聊聊天——那些人和她不一样，是完成了工作才去休息的。

【要不然，她现在就是在厕所把喝掉的东西又一股脑吐出来，】他轻轻的笑着，但是这次，他确信她会在那里，和加持谈话。

加持……

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里摸着那张纸条。不，现在还太早……

临近了休息室，他听见一阵嘈杂声。

“美里小姐？”他走进休息室，看到两个大人各自站在两台离着两米远的售货机前；加持无辜地喝着饮料。真嗣不确信他们刚才干了什么需要隐瞒，他也不想知道。

“哦，嗨，真嗣。我还以为你会早点到；每次晚上有同步测试时，你总是放学就来。”

“啊……我……我忘了……”他抓着后脑勺。

“嘿，嘿，不用道歉。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浪费在这的一点点闲暇时间。”

“呃，律子小姐说你的会要开始了……”

“好的，谢谢。”一句短短的“回见”向加持告别后，美里留下两位男性。

“嘿，来杯茶吗？”

“实际上，”真嗣笑着，“我更喜欢咖啡。”

“嗯？”

-X-X-X-X-X-X-X-X

-X-X-X-X-X-X-X-X

“加持先生，”真嗣开始，“你不只是为 NERV 工作，对吗？”

有那么一刻，长椅另一边的双重间谍停止了呼吸，但很快他又恢复了常态。

“你不会害怕你信任的人，对吧？”

“对不起。”

“什么时候就连你也知道了……”加持叹气，“看起来我的秘密兼职不再是秘密了……”

“我并不很了解，大部分只是推测。但是，我希望某些推测是真的……”

“好吧……来，给你看些好东西。”加持露出他标志性的微笑，“如果你不怕我会让你消失……”

-X-X-X-X-X-X-X-X

-X-X-X-X-X-X-X-X

“西瓜？”年轻的碇跪在土地上摸着面前绿色的植物。

加持骄傲地笑着给他的“宝贝”浇水。“很可爱对吧？这是我的兴趣。”

“别担心，我会保守你的秘密，”真嗣保证道，“两个都是。”

“哦，谢谢。你知道，创造、培育是种很棒的事。你能学到不少东西，就像什么是快乐……”

“是啊，”他的声音失去了生机，“但是得到的快乐越多，当你失去的时候，承受的痛苦也就越重。”

“你讨厌痛苦的事吗？”

“失去的时候？当然！”真嗣皱着眉，点头。

“哦？你的作物发生了什么，让你这么难过？”

真嗣疑惑的看着他。“作物？”

“或者说你养了什么？”加持耸耸肩。

“哦，那个东西……消失了……”

“被偷了，嗯？”

“差不多……”真嗣点头，“我觉得你浇的水太多了，”他改变了话题，抱起一个西瓜贴着耳朵敲了敲。

“你说啥？”

“也许我是错的。你应该问问明日香，她更了解这个……呃……我是说……请别介意！”真嗣急忙道歉把西瓜放了回去。

加持疑惑地看着他，喷壶定格在一个地方良久。他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内向的 EVA 驾驶员居然是个业余的园艺师，但如果明日香也对此颇有研究的话他怎么会不知道？那样明日香就会尽可能地在他耳边念叨这些知识，就像她的其他特长一样。而且为什么她会告诉真嗣？

电话铃声把加持的思绪拽回了现实。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同步测试周而复始，如同昼夜交替。很快，这些适格者和他们的同学就又要上课了。但如同夜幕后终会迎来黎明一样，再无聊的课程后也会有闲暇的午餐时间。

在这个时间，好友们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在他们通常待的地方，在教室里边或是外面的树荫下，在校园内的长椅上，在操场旁的草地，甚至在屋顶上。

他们会拿着各式各样的吃的喝的，自己或是家里人做的，从溢价过高的商店里买的，最差的情况是，从学校餐厅里拿的。

这也是最新八卦传播的好时机。

“EVA 三号机？”真嗣紧张地问剑介。比剑介想象中还要紧张。

“你……你应该知道点什么吧？”剑介有些不甘心，侧身探向真嗣问道，速度之快以至于差点从天台边缘摔下去，好在他及时抓住了栏杆。从差点掉下去这事中回过神来后，他抓住真嗣

的领口开始摇他的朋友。“别这样，告诉我嘛！”

“啊，服了，东治这家伙怎么这么慢。”真嗣试着无力地转移话题。

“别糊弄我，碇！你知道三号机运过来了！”

“呃……不！”

“而且还会在松代做启动试验！”

“无可奉告！”

“告诉我，他们是不是还没决定驾驶员？”

“我不知道！”

“你帮我去拜托美里小姐，让我做驾驶员好不好？拜托啦，我想……”

真嗣转过来严肃地看着他。“相信我，你不会希望驾驶这一台……”

“嗯？为什么？”

“呃……因-因为……它……它是粉色的，对，就是这样！”

“你都知道它的颜色啦？哇哦！”

“剑介，”他抓住他朋友的肩膀并推开他的手，“把……把它忘了，好吗？”

“噢，好吧，好吧……”他失望地重新靠在栏杆上，“你是对的，东治现在有的忙了。或许他现在和班长在一起。”

“你为什么这么想？”

“哦，真嗣，你没看到他们一整天都眉来眼去的吗？”

真嗣望着下面校园里正在一边聊着天，享受着午饭，一边开怀大笑的孩子们，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所以呢？”

-X-X-X-X-X-X-X-X-X

-X-X-X-X-X-X-X-X-X

洞木光回到二年 A 班的教室里时，已经很晚了，太阳西斜，大部分同学已经离开好一会了。东治还在，因为该他值日；她要回来检查他……检查他的工作，是的，仅此而已。

呃，也许不是。

她记得他被叫到了校长室，之后他的脸色很不好，听着他空洞的声音，光着实被吓坏了。她问过校长，但他什么都不肯告诉她。他只肯说这事超出了他的权限。这更让她紧张了。

她走近他，看着他像往日一样地坐在那儿，吃着他从小卖部买来的那种“食物”。

“铃原！”

“呃？”

“你是值日生，要整理课桌和写日志啊。”她用作为班长一贯的口气说道。【该死的，光！刚有点进展，你想再失掉吗？】

“我连午饭都没吃呢，等我吃完再做。”

【上吧！现在不出口就没机会了，】她在脑子里鼓励自己。“铃……东治，那个午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你……你看起来很难过……”

当她提及那件事时，他明显畏缩了。“我……我……”他挤出一个笑容。“我设法把我妹妹送到了更好的医院。”

“但-这是好事啊？你怎么做到的？”

“没做什么，”他喃喃自语，强撑着的笑容渐渐退去，他无神地望向远方。“只是卖掉了我的灵魂……”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美里打好包准备出发。包里除了几件衣服，就是各类点心和啤酒（希望在她找到一家商店前这些就够喝了）。出于某些原因，她带上了她的枪，甚至戴上了帽子，因为要会见美方代表并办理一些交接手续，她还得穿上正装……等等，好像忘了点东西。

“真嗣，你看到我的夹克了吗？”她向公寓里问。

“是的，在这！”过了一小会真嗣出现在门口，他的右手拎着书包，左手拿着那件鲜红的制服。美里怀疑地盯着他。

“你拿它做什么？”

“呃，我给你洗了洗。”他有些紧张地回应，打整着他的鞋子，“唔，明日香去哪了？”

美里任由他转移话题，她不知道是自己否想追问下去。“她已经走了，看起来她是不想见到我。”

“还是因为加持先生吗？”

有点意外，真嗣无疑是个好孩子，但是他并不擅长理解别人的内心，尤其是感情方面。

“诶，多半是。”

还有其他的事让她忐忑不安，她还没有告诉真嗣 EVA 三号机的驾驶员是谁。虽说真嗣近来在驾驶 EVA 方面表现得更成熟，而且即便在第 12 使徒的事故后他的同步率下降了一点，也还是维持在刚刚超过明日香的水平。但真嗣永远也摆脱不了 EVA 带来的痛苦。不管哪位驾驶员出了什么事，她觉得真嗣都永远不会原谅他们。现在另一位他最好的朋友就处于这种危险中。而且他甚至还不知道……

“嗯，对了……”两人同时开口。失神中，美里没注意到真嗣刚才和她一样的沉默。

“你先说……”

“我-我只是想说，照顾好你自己。我们……不知道那台 EVA 是否安全，我听说了四号机的事。”

“天哪，看起来会有人为我担心喽？”她微笑着调侃，“律子也会参加，不用担心啦，如果发生了事故……嗯，我们的员工和驾驶员都是最棒的。”

“希望如此……”真嗣低声耳语，听起来他并不放心。

“真嗣，有件事我想告诉你……”她下定决心，但不知道继续怎么开口。“关于驾驶员……”

门铃响了。

“来了，”真嗣走过去开门。

打开门，剑介冲进来深深地向美里鞠了一躬。

“在下今天有事来拜托葛城三佐！请让我，让我当 EVA 三号机的驾驶员！”

美里的反应就如同所有正常人一样。

“诶？”

“走啦，剑介，该去上学了！再见，美里小姐。”真嗣一边说一边推着剑介走向门外。“我不是说过别想这事了吗？”

-X-X-X-X-X-X-X-X

-X-X-X-X-X-X-X-X

“吃午饭啦！”剑介欢叫道，当下课铃将二年 A 班从他们老师的那些关于第二次冲击的碎碎念中解放出来的一瞬间，他就掏出了自己的午餐。但环视四周后，他注意到有些不对劲。“嗯？东治去哪了？”

“我不知道，好一会没看见他了，”真嗣波澜不惊地坐在座位上。

“东治不来吃午饭？这是不可能事件！”

“呃，他最近一直都有些怪怪的。”

“你好意思说他……”剑介盯着他的朋友，嘟哝道。

“嗯？”

“没什么，没什么。”

-X-X-X-X-X-X-X-X

-X-X-X-X-X-X-X-X

“铃原。”

一个平静的声音打断了东治的沉思。他独自在屋顶待了好一会了，靠着栏杆，眺望着远方，思考着万物与虚无。他回身看了一眼。

“是你啊，绫波。要找真嗣的话，他不在这里。”

看到丽并没有离开，也没有寻找第三适格者的意思……“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吧？惣流好像也知道了……”

“对。”

“只有真嗣不知道……”

“我不这么认为，”丽打断他。这有点让他吃惊。没错，刚才绫波丽打断了他的话，这几率简直……简直就像被选为 EVA 适格者。

“怎么说？”

“他最近表现得很不同，惣流也是。他们两个的社交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碇君不再惧怕和别人接触。惣流也足够冷静到能容忍那些她声称自己讨厌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试图让别人相信这些改变是不存在的，而且他们的知识远比过去丰

富。”丽对东治说，不过，听上去更像是在作报告。

东治皱着眉头，露出质疑的神情。当然，他也注意到了这两位 EVA 驾驶员轻微的反常，即使他还不确定明日香的改变。实际上，他感觉这三位驾驶员都比过去更擅长和人交流。现在，他确实实实在在地和那位绫波丽谈话。不过他没理解最后一句。“什么让你觉得他们比以前博学了？”

“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

“你只是看就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学识吗？”

“是的。”

“谁会这么想……”他等着蓝发驾驶员做更多的解释。然后他突然想起那可是绫波丽啊。“你也观察了惣流？我是说，我还以为你只在乎真嗣。”

“我不理解。”

“你在担心他，”他说出了这个对他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

“是吗？或许是吧。”

“不会错。”

-X-X-X-X-X-X-X-X

-X-X-X-X-X-X-X-X

“小光！咱们吃午饭吧！”

一阵喧闹转移了光的注意力，她正透过窗户望着她的两位同学在屋顶谈话，尤其在注意那个男生。

“那个，明日香，今天你能自己吃么，我……有事要去别的地方。”她回答还在等着的明日香。

明日香眯起眼睛听着这个编得很烂的借口。“啊，当~然~可~以……”

“对不起，但是……”光的声音变小，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她甚至没意识到轻微的绯红爬上她的脸颊。

“哦，那你去吧！我在这吃午饭！自己一个！”明日香挖苦道，表现得像是受到了伤害，而且重重地强调了最后一句。

虽然知道没那么严重，光还是觉得有些内疚，丢下自己最好的朋友独自一人。“你可以加入

碓和相田……”

“你确定你没事儿？烧糊涂了，是吧？你确实该到外面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之类的！”

“好的，”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咯咯的笑着。“那个，明日香，今天一起回家吗？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行，刚好给我一个摆脱那个白痴的机会。”

-X-X-X-X-X-X-X-X-X-X-

-X-X-X-X-X-X-X-X-X-X-

“东治？”丽走后没几分钟，他又被另一位女孩的声音吓了一跳。他转过身，却发现面前是那个带着雀斑的少女，他不禁微笑起来。

“哦，嗨，光，”他向她打招呼。

“一切都还好吧？”她欲言又止。当然不是一切都好。“你……你还是在担心明天，对吧？”

“一定明显得很，是吧？”东治叹气，“明显到凌波都会去安慰人了……”

安慰他？得知刚才和丽的谈话只是“业务上的”后，光刚才的那一点点嫉妒随之散去。她这才注意到自己正不安地摩挲着手中的便当。“嘿，你还没吃饭吧？我们……我是说我今天午饭做多了。我们可以分着……如果你乐意的话！”

“为什么不？吃饭永远都能令我振奋。”他笑道，从那些包装精美的包裹中拿了一个，坐下来和她一起享用午餐。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透过窗户，2年A班另一个女孩正微笑着望着他们俩。

-X-X-X-X-X-X-X-X-

-X-X-X-X-X-X-X-X-

“对不起，明日香。”光向她的朋友道歉。“平时你都是和碓一起回家。”

“没关系啦，和真嗣一起只是义务，而且我在家已经看够他那张臭脸了。”

“哦？我还以为你们俩终于有点理解对方了……”

“呃？什么意思？”红发女孩脱口问道，显得十分紧张。“一定是你的幻觉！”

光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反应如此剧烈，但她没打算追问。起码不是现在。

走了一会，她们终于到了一个可以不受打扰地交谈的地方。俩人坐在瞭望台的长椅上，落

日的余晖使得本就雄伟第三新东京市显得愈发壮丽。

两个女孩安静地坐了几分钟，光一直盘算着该怎么向她的朋友提起东治那事儿，至少得在明日香失去耐心离开前开口。毕竟她觉得明日香可不会对这事感到开心。当光还在思索着合适的开头时，明日香发话了。“嘿，光，有些事情你得知道……关于铃……”

“如果你想告诉我他是第四适格者，我已经知道了。”2年A班的班长看到第二适格者惊讶的样子，几乎笑出了声。

“呃？你是怎么知道的？？”

“嗯，他……他告诉我的。”光耸肩。

“他干了什么？”

“什么意思？他不能说么？可绫波、碓和你是适格者，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不能说？”

明日香摇摇头，试着恢复冷静。“不，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只是有点意外……”

“嗯，我们……”光感到红晕再次爬上自己的脸颊。“我想我们比以前要亲近了……这些天……”

“我的天哪！”她话里的讽刺溢于言表，“别告诉我那就是什么‘爱情’吧？” **【整理者：原文 the big L】**

“什么……？”当光明白明日香的意思后，脸色变得绯红。“我……我不知道！但……但我觉得有个你能敞开心扉面对的人挺好的……也许这个人就是他。”

“是啊，”明日香喃喃呓语

“咦？”

“呃，我是说，当然，当然！”这次加上了讽刺的语调。

可惜，这回她没能轻易糊弄过去。

“得了吧，你一定希望有人也能这样对你！”

“哈！白痴东治的甜言蜜语一定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了吧？你清楚得很我才不需要任何人！”红发少女骄傲地宣称，但言语中少了往常的坚定。至少，没能令班长信服。

“嗯，那会是谁呢？如果是你的加持先生，你的反应会很不一样噢，我猜一定是碓！他看起来挺不错……”

“什么？他蠢得举世无双，那个白痴！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和人交际！”

“哦，但是……”

“好了！打住！”

“好吧，好吧。”光咯咯地笑。

“天哪，”明日香叉着双臂，愤愤道，“那个以前一提到这种话题就羞红了脸的小女孩，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猜只是因为她有点开心……”

“嘿，既然你已经知道他的事儿了，而且显然你也不需要询问怎么和他加深关系，那你今天把我叫出来想说什么？”

记起她们来这儿的原因后，光的笑容渐渐隐去。“我只是好奇……明天的测试。那个……他会……他会很安全吧？”

“什么？你就想说这个？”

“明日香，拜托……”她攥紧自己颤抖的手，“我是认真的……”

明日香呼呼地吐着气，“好吧，好吧，我们会暂时给你的小东宝宝当保姆，满意啦？”

听到好友的承诺后，微笑又回到光的脸上，她点点头。她当然不知道明日香很久以前就已经许下了这个承诺。

-X-X-X-X-X-X-X-X

-X-X-X-X-X-X-X-X

“我都快没时间了！你就不能在我学习的时候安静点吗？”

“哼！你就不能从这里消失，让我和加持先生单独待在一起吗？”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拌嘴啦。”加持叹着气，这至少是他今晚第五次调停两个孩子的战争了。他开始有点后悔答应在美里离开的四天里照顾他俩。“我要洗个澡，拜托，你俩别再想置对方于死地了，好吗？”

-X-X-X

“你给他们了吗？”明日香趴在根本没人看的电视前面，百无聊赖地翻着一本杂志。一旁的真嗣则专注在他的课本和笔记本电脑上。

“我在美里的夹克里放了一张匿名的警告信。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加持，我今晚会和他谈谈。”

“你最好抓紧机会，很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不明白，”真嗣叹了口气，然后抬起头看着她，“比起我，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哦，”明日香任由杂志从手中滑落，闭上眼睛，将头枕在交叉的双臂上，“他很有可能会认为这又是一封我给他的情书。”

“怪不得，话说回来，你整天都在缠着他！”真嗣闭着眼睛低声抱怨道。

“喔噢？”明日香咧嘴笑道，“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在吃醋？”

“唔，你昨天那么长时间都和他待在一起……”真嗣夸张的语调听起来像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哦~可怜的真嗣，”明日香继续嘲弄道，“我想想该怎么来补偿你呢？”

她听到真嗣站起身，小心翼翼地迈过翩翩——这只企鹅已经躺在明日香旁边睡着了。

“比起补偿，我更喜欢找点刺激，”他趴在她身边，冲着她的耳朵低语，微微的颤抖传过她的脊背。“真糟糕，今晚加持在，我们到这里后还没做过。”

“也不会做！”明日香希望自己的声音足够坚定，但看起来不是很成功——真嗣的气息弄得她后颈痒痒的。“他们最晚下次体检时就会发现的！”

“哼嗯，你真的是那个每次都希望时间长一点的明日香吗？”他的手缓慢地划过明日香的细腰，与在她脖子上的阵阵轻吻相互照应，弄得明日香发出了喘息。

“你……嗯啊……变态！”明日香咬住下唇，压制住更大的娇嗔声。“你最好利用这时间计划计划，而不是想方设法弥补上个‘第一次’。”

“啊？你还记着那事？”真嗣愕然，向后退了退，然后又靠了上来。“而且，在那之后你也没怎么抱怨啊。”

“那又怎么样！我不抱怨又不代表你没亏欠我。呃，快住手，在我们停不下来之前！”明日香微微转身，推开真嗣，但她立刻感到一丝后悔。“加持随时会回来的！”

“但是……”

“没有但是！现在，回到电脑和课本前，装作一个爱学习的乖宝宝！”明日香指着桌子命令道。

“好的，好的……”真嗣拖着脚步，一屁股坐回桌前，连连叹气。

“待在那儿，别动！”明日香坚定地命令道，与此同时，浴室门开了，加持走了出来，他穿着绿色的浴袍，擦拭着他的头发。

“啊，热水真舒服，”加持脱口道，然后才注意到两个孩子间剑拔弩张的气氛——而原因只可能有一个。“又吵架了？葛城不在你们就这样吗？”

“实际上，一直都是这样……”真嗣小声说。

“啊，别听他鬼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一直都试着和他好好相处喔，可没办法，他总是惹我！”

“对不起……”

“看到啦？他又开始了！”

加持暗自叹息，“好吧，我知道了。我们都该睡觉了。那是这种时候最好的选择了！”

-X-X-X-X-X-X-X-X

-X-X-X-X-X-X-X-X

“你睡着了吗？加持先生，”真嗣的声音打破了黑暗卧室里的沉寂。

“不，还没。”

“我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嗯？这真是个突兀的问题啊，我觉得……”

“我是指关于他的工作，”真嗣打断他，“还有他背后的那个组织。”

和几天前一样，加持又被年轻的碇吓了一跳，“你知道 SEELE？”

“嗯？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我只是听说背后有一个委员会。”

加特点点头，他面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知道真嗣能不能看见。委员会的情报并不像 SEELE 的那样封锁得那么严，即便那些情报只是说委员会是联合国的一个行政机构，NERV 向其报告。

“实际上，它们没多少差别。委员会由 SEELE 的首脑们组成，它的存在只是在制造联合国仍控制着 NERV 的假象。”

“那么你很了解他们了？”

“我想，比我应该知道的要多……”加持说道，他担心自己已经说太多了。

“你知道的那些足以帮助我们吗？”

“呃？”听到男孩站起来去找他的外衣，加持翻了个身。一番寻找后，他拿着一个信封走了回来。

“把这个带在身上，”真嗣伸手递给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拜托了，也许只有你能做到。”

“这是什么？”加持问道，透过月光他看到信封上写着：“请在第十四使徒后打开！”。

真嗣回到自己的榻榻米上，闭上眼睛。

“或许，这是未来的最后一点希望……”他喃喃自语。

-X-X-X-X-X-X-X-X

-X-X-X-X-X-X-X-X

“你觉得测试开始了吗？”光心不在焉地打开午餐盒。

“哦，小光！这是你至少第六次问我了！”明日香显得格外不耐烦，她坐在桌子上，手托着腮帮子。而光则显得越来越焦虑不安。

“对不起……”

“太完美了，你现在简直就是另一个真嗣！”

“对不……哦，我知道啦，”如果在其他时候，她一定会大笑起来。但至少有那么一刻，她脸上浮现出微微的笑容。“就是……你有过那种强烈的感觉吗，那种非常非常担心某个人的感觉，当你不知道他的安危的时候？”

一秒钟，她觉得自己看到了明日香瞥向真嗣的桌子，但很快转了回来，“别为那个怪胎那么担心！你看，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另一个我得好好看着的没用驾驶员了，要不然他就会伤到自己！”

“啊，也许你是对的，”光说，但语调和表情都与内容不符，“我还不太饿，”她叹气，然后把便当推向明日香，“想来点吗？”

-X-X-X-X-X-X-X-X

-X-X-X-X-X-X-X-X

“嘿，你在等电话？”

“什么？”真嗣看着身旁这个戴眼镜的男孩，对他的问题有点诧异。

“半个小时内，你看了手机好几次，”剑介解释道，然后咧嘴笑了起来。“喂，真嗣，那是个……女孩？”

“不，”他叹气，移开视线，“实际上，我希望不会响。”

“我知道了，你有个狂热的粉丝！”

看到真嗣脸上挂着微微的傻笑，剑介有些无所适从。难道午餐有留在自己脸上？但很快的，那种笑容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担忧。“狂热？某种意义上讲没错，但是绝对不是粉丝。”

“哦，”剑介似乎明白了什么，推了推他的眼睛。“什么时候明日香命令你不得离开手机？”

“嗯？明日香怎么会要求这种事？”

真嗣毫无掩饰的惊讶快要把金发男孩吓坏了。“啥？你已经开始袒护她了？天哪，你们两个发生了什么？”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年轻驾驶员的否认实在太可疑了。

“你们两个最近很奇怪，”剑介继续说，“太……我不知道怎么说……太友好了！”

真嗣紧张地尬笑。“你-你一定是幻视了！你忘了她昨天早上的‘问候’了吗？你一定还记得三天前，我忘了她的午餐，她差点杀了我！”

剑介“哼”了一声，把他朋友的呜咽斥为蹩脚的借口。“你不会‘和恶魔站一边’吧，不会吧？”

真嗣脸微微发红，但这没能逃过剑介的双眼。而且，这个含羞的 EVA 驾驶员还没能结巴着作出否认——一个显然不完全真实的否认。

电话响了。

-X-X-X-X-X-X-X-X

-X-X-X-X-X-X-X-X

“松代发生事故？”真嗣问道，在被简单的介绍了目前的形势后，他坐进了初号机里。“怎么会……美里她们呢？”

“还无法取得联系，”丽的声音从通讯设备中传来。

“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没法自己对抗使徒。”

“现在由碇司令直接指挥。”

“父亲？但是……”

“别在那嘀嘀咕咕了！”明日香的脸出现在屏幕里。“有没有美里，我们都能踹翻使徒的屁股！”

听到明日香的抱怨，真嗣皱了皱眉。他毫不费劲就能看出她也很苦恼——她本不会这样。而且她甚至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

【不管是美里没看到消息还是消息没起到作用……】

现在，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同以前一样。13使徒已然侵蚀了EVA三号机。弹出插入栓的尝试将会失败。司令将会下令放弃三号机转为攻击目标。三台EVA将会被分开部署到靠近野边山的三条防线上。

【但最大的‘错误’！】真嗣紧紧地握住操作杆。【绝不会有第二次！】

-X-X-X-X-X-X-X-X

-X-X-X-X-X-X-X-X

“目标接近！”日向的吼声响彻作战室。

然后它进入到真嗣的视野中。就像他记得那样；在夕阳的衬托下，它看起来更像是来自地狱最深处的恶魔，而不是如同它名字那样的神之使者【**整理者：Angel**】。

“但是……那是台EVA。那是……使徒？”他不用假装自己很紧张。已然知晓今天胜利的代价令他的心脏扑通直跳。

“是的，那就是目标。”

他听到父亲冷酷的声音，打了个寒颤。想起那个男人上次干的事情后，他尽力克制去摧毁身后某物的冲动。好在，明日香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索。

“EVA被使徒占据了？”

真嗣闭上眼睛。是时候做出点改变了。“驾驶员……他还在里面？”

没有回答。

“我……我得去帮忙……”他低声道，然后直起身，扔掉手里的枪，开始向“第一防线”狂奔。

如果司令很惊讶，那他的声音一定伪装得很好。“你在做什么？”

【只是在改变历史……】

-X-

这次，她准备好了。

这次，她没有分心。

这次，她用自己的双手挡下了那异常迅猛的一击。

【这次，绝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地过我这关！】

-X-

真嗣操控着他的 EVA 快步上前，但他的父亲仍在试着命令他停下。

“惣流驾驶员比你更能应对突发事件。”

“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帮忙！”他吼道，语气中有一丝恳求。

“第三适格者！”司令的音量没提升多少，但其中的愤怒却显而易见。“你被命令待在你该待的地方，直到我们弄清使徒的能力！”

“我要去救三号机的驾驶员！”

“我们已经失去那台 EVA 和它的驾驶员了。所有营救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且带着不必要的风险。使徒必须被歼灭！”

“不！”真嗣尽可能坚定地回答。“只要驾驶员还在里面，我就不会攻击！”

-X-

“他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自信了？”冬月问道，他盯着巨大的屏幕，就像中央教条区的其他人一样，EVA 初号机正在上面快步前进。

“最糟的情况是，”源度咒骂道，“他的抗命让初号机陷入了危险。如果使徒也侵占了这台 EVA，那一切就都完了。”他转过身对着下面的技术人员。“切断初号机和驾驶员的神经连接！”他命令道，“启用傀儡插入栓！”

“长官，”他认出说这话的年轻女子是伊吹中尉，“傀儡插入栓还有很多问题，而且没有赤木博士……”

“总比不服从命令的驾驶员强！”碓司令打断她。

“但是，长官！”伊吹抗议道，“他正要和使徒战……”

“没有关系！去做！”

“是……”

“碇……”副司令的劝诫也徒劳无功。

-X-

初号机突然停了下来。黑暗包裹了第三适格者，紧接着，红色的光芒吞噬了插入栓。但他没有惊慌，而是咧嘴笑了。

片刻后，他恢复了平常的视野。

初号机，继续前进。

-X-

“初号机拒绝傀儡插入栓！与驾驶员的精神连接恢复！”

-X-

“谢谢你，妈妈！”

紫色的巨大机甲跃向了使徒。

-X-

“什么？”有那么一瞬间，司令失掉了他一贯的冷酷态度。“这不可能！”

“看起来母亲选择了她的至爱……”冬月冷静地陈述。

“唯？你选择了那个孩子而不是你自己的血肉【**整理者：指傀儡插入栓**】？”源渡问道，甚至没注意自己言语中的反讽。

-X-

“嘿，白痴！又想来出风头？”

真嗣赶到时，两台 EVA 正彼此胶着。明日香手拿脚踢地抓住三号机，同时尽量避开使徒的口水。

“对不起！你能固定……”他还没说完，黑色 EVA 便从二号机的臂膀中挣脱出一只会伸长的手，直冲向初号机的头。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真嗣双手并用抓住了那只胳膊，但作用不大。

“该死！”明日香骂道，“你就不能停下吗？”

“绫波！我们需要……”

-X-

“……需要帮助！”

丽发现自己再次踏入了-对她来说-未知的领域。

她很犹豫。

事情没有照着司令的安排走。三号机成了使徒。使徒应该被消灭。

但是……

他还在里面。他会受伤。会死。

但是……

让使徒停止前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使徒。

但是……

帮助碇和惣流。救出第四适格者。

但是……

命令。司令的……

“你不信任你父亲的工作么？”

“当然了，像他那样的父亲！”**【整理者：出自TV版第五话】**

是这样吗？他的决定都是值得信赖的吗？他会……犯错吗？

“我……”

-X-

“……我该怎么做？”

司令微微地皱起眉头，局势越来越出乎他的预料。“待在那儿……！”

“碇！”冬月责骂道，“如果我们不让她去帮忙，我们可能会失去不止一台 EVA！”

源渡没有回答。冬月不确信他有在听他的劝告，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

“司令？”丽再次问道。

“去协助另两位驾驶员……”碓源渡终于不情愿地下令。

-X-

“了解，”丽从没想到确认命令会如此令人宽慰。

扔掉步枪，她奔向使徒。

-X-

真嗣艰难地将使徒的手臂折到扭曲的角度，一声尖叫划过天际。他暗骂自己，并希望这不会伤到驾驶员。是时候反击了。在他正过身体前，二号机敏捷地踢向三号机的大腿关节，后者则一头栽到地面上。使徒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被两台 EVA 压着，直起身并没那么容易。

“绫波！”真嗣冲着刚到的蓝色 EVA 大嚷。

丽尽自己的最快速度抓住了三号机背后半弹出的插入栓。但那周围口香糖似的的物质又滑又黏，丽试着使劲拨开它们，但没那么简单。

“我快抓不住他了！”

“不许……抱怨……三号！”虽然这么说，明日香也快按不住身下抽搐的身躯。

终于，插入栓被拔了出来，零号机从肩膀拔出小刀割开还连接着的白色粘液。第四适格者得救了。

“太好了！带着他去……”真嗣突然停下。黑色巨人的身体不动了。

“第三使徒沉默！蓝色图样消失！”青叶的报告响彻作战室。

“怎么会……？”

【难道要依赖驾驶员？】

慢慢的，他们从刚刚死掉的使徒前转过身。

“我们……打败他了……”

“就这么……”明日香有点惊讶，但很快恢复了往常的态度，“哼～我还以为会是更有趣点的战

斗，最糟糕的是，还被你们两个打搅……”

“明日香，当心！”

“什……”她还没来得及说更多，一记出其不意的直拳刺向她的胃部。黑色的手臂恢复到了原状，使徒跳了起来，在空中转过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眼睛发出幽幽的纯白光芒；嘴巴张开露出血红的牙齿。

“再次检测到蓝色波形，二号机沉默，驾驶员失去意识！”

【告诉我些我不知道的事！】真嗣咬着牙看着躺在地上的二号机。【该死！她醒过来的时候肯定不会高兴。】

黑色的 EVA 机体被扭曲的手臂已经复原，目睹这些的真嗣面露惧色。而看起来更糟的是，它的躯体上游走着凸起的粗壮脉络，遍布每一寸装甲，然后终于，突破了拘束器的束缚。伴随着一声咆哮，第十三使徒怒视着初号机。

“绫波，把插入栓送到安全的地方！”他大喊道，拔出粒子刀准备战斗。

他祈祷丽按他说的做了，他已经无暇再顾及别处。现在，完全觉醒的使徒一跃就到了他的身后，然后一击将惊讶中的初号机打倒在一旁的山上，后者还失去了刀。还没来得及反应，真嗣就感到颈部被死死地勒住，如果不是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真忍不住要放声大笑了，历史的一切又重新上演。只是这一次，该他还击了。

但当他费力睁开眼后，笑容褪去了。和上次不同，这一次使徒利用那伸长的四肢，使得身体远离了初号机。尽管真嗣努力克制，但随着胸膛中氧气的流失，他还是不禁恐惧起来。

-x-

“将同步率切换到 60%！”冬月命令技术人员，但被他的上级打断。

“等等！”

“但是，再这样下去，驾驶员会死啊！”

“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战斗。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处理了。”

“即使这会杀了他？”

这位前教授不知道是司令的命令还是那一缕无情的笑让他脊背发凉。

-x-

真嗣还在试着掰开使徒的双手，但毫无效果。他现在能做的只有四处摸索可以帮助到他的

东西：石头、路标、甚至电话亭或者他的刀子……

他的刀子！

摸到刀柄了，他尽力把手臂伸得更长，抓住了！他一刀刺进使徒的胳膊。疼痛让它发出刺耳的哀嚎，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没松手。乘着还未失去意识，真嗣拼命将刀刃在这团“血肉”中刺得更深。终于，卡紧的爪子因为一只手臂横飞出去，松开了。使徒的嚎叫令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真嗣没给它任何时间。在回过气来之后，他立刻冲向还未恢复的使徒，将粒子刀直插入使徒的喉咙。就他对 EVA 的了解，他认为脖子上的装甲要更薄，尽管如此，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手上的动作。随着体内肾上腺素的激增，他没法集中精神想出更有效的方法杀死使徒。他甚至无视了使徒剩下的那只在身上的抽打，更深，更深地刺下去。终于，伴随着最后一次蠕动，使徒的脑袋因重力而落地。

真嗣喘息着注视那具躯干，然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现在放心还太早了！

“它还活着吗？”他并没指望真有人能回答，失去了头部的三号机每摇晃着走出几步，就又趴倒在地上。被砍掉了一只手臂，脑袋也搬家了，浑身的装甲板也所剩无几，身体上仍遍布脉络。这具人形的身体和那缓慢且不协调的步伐，看起来就像劣质恐怖电影里的僵尸。

【难以置信！真得把它切成数不清的碎片才能杀死它么？】这时他瞥见了 EVA 胸口中间的红色球体。“我就知道！核心！”

幸运的是，使徒的步调间已看不出任何的协同，它已不再是什么威胁了。真嗣一记滑铲将它击倒在地，然后剥开剩下护着核心的装甲，一下又一下地刺向那个红球。

随着红色的球体破碎成上千片，使徒被切断的头部发出了最后一次哀嚎，真嗣感到有些满足，但恐惧也油然而生。当瘫软的躯体终于栽倒在地时，宁静才再一次被打破。

终于，三号机-第十三使徒-完全沉默。

这下，碇真嗣开心地笑了。

-X-X-X-X-X-X-X-X

-X-X-X-X-X-X-X-X

在一片救护车的嘈杂声中，美里吃力地睁开眼睛。

“我还活着？”虽然已经被打了止痛针，她还是能感到身上的各种疼痛，左臂失去了知觉。她猜至少是脱臼，甚至可能是骨折。然后她注意到有人半跪在她的担架旁。“加持？”

“你很幸运，葛城，”他微笑道，显然是从使徒造成的破坏来判断的。

“律子呢？”

“放心，她伤得比你轻。”

“是么？”她挤出一个笑，但是突然想起些什么，“三号机呢？”

“当作使徒消灭了，被初号机。”

她的状态用震惊形容都算轻了。“我-我还没告诉真嗣，”她别过视线。

“你不需要……”

她根本听不进去，“给我接总部，”内疚，她忍着疼痛，坐起身面朝技术人员，“给我接初号机驾驶员，立刻！”

“葛城，听我说……”

“加持，现在不！”

-X-X-X-X-X-X-X-X

-X-X-X-X-X-X-X-X

真嗣此刻的心情就像学生在等待着重大测验的报告。丽从战场中，把三号机的插入栓带到了安全地带。但是，以防万一，零号机不能完全离开战场。所以，对驾驶员的收治现在才开始。

“真嗣……”他对这让人分心的声音微微一笑。

“美里小姐，你还好吧？”

“真嗣，对不起，我没……”

“我已经知道了，是东治”

“真嗣？你怎么……？”

“对不起，美里小姐，但我现在更想听诊断结果……”听到玛雅的报告声，他打断了美里。

[“从搜救组得来的报告：确认驾驶员生还。”

“他目前处在昏迷状态，他的左臂和左腿……”]

真嗣屏住呼吸。【不！不该是这样！我们……】

[“……骨折，其他方面……”]

真嗣长呼一口气，瘫坐到座位上。

“真嗣？真嗣？”美里担心的问，“你有在听吗？你还好吗？”

疲惫的笑容浮上脸颊，起码这次事情朝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了。

“是的，美里小姐，我很好……”

至少成功了一次……

-X-X-X-X-X-X-X-X

-X-X-X-X-X-X-X-X

“司令，我必须提出抗议！”

美里的状态用生气形容都算轻了。她甚至不能恪守军人的纪律。听说真嗣被关在这里“面对他不服从的下场”后，她立刻离开了医院。离开时，她只是做了简单的包扎，然后就不顾一切地直冲向司令那间阴暗、空荡的办公室。“第三适格者停职超过一周，会对下一次的使徒攻击产生致命的影响。”

“如果使徒来袭，他会出击。不过，除非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司令冷酷地回答，嘴前交叉的双手和眼前的墨镜都如同往常一样掩盖了他的情绪。

美里攥紧右拳，这不公平！什么命令不命令的，他不仅打败了使徒还挽救了朋友的生命。这孩子终于对驾驶 EVA 有了自信，而得到的奖赏就是被处罚？

“司令，我……”

“三佐，不要质疑我的决定！”碓源渡打断她“这是他咎由自取。在过去，他曾多次违反纪律，那时我让你处置他，是因为那时你是他的直属长官。但这次是由我直接指挥，我可不会让他挨顿骂就躲掉。”

“但是……”

“美里小姐，”一个微弱的声音打断她，真嗣站在那里一直沉默到现在。他盯着他的父亲，没有畏惧，没有逃避。

就像在期待这个结果一样。

“就这样，好吗？司令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真嗣转过身走向门口。

美里点点头，直愣愣地盯着年老的碓，然后跟着年轻的碓出去了。

“他们会怀疑的，碓！”俩人走后，冬月副司令提醒他的上级。“这种毫无逻辑的命令可不符合你的行事风格啊。”

“我只是在修正，我不能让他偏离剧本太远。”

老人皱眉。“有时候，我问我自己，你真的还在执行当年你和唯说服我加入的剧本吗？”

源度没有回答。

一丝诡异的笑爬上隐藏在交叉着的双手后的嘴角。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哦，上帝，这一章加入了比我预期更多的幽默。这本来是很严肃的一章。*叹气*

好了，现在让我们从头说起（不然还能从哪儿？）。

丽党开始抱怨我把绫波描写成了个虚弱，容易疲劳的女孩（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总比把她描绘成精力十足的超级战士要可信的多，就像在某些人的作品里那样）我应该告诉你们：这次远足本来的设定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提到的，东治和光陪着他们。光晕过去了，东治照料她，等等。（这样让东治和光的进展显的更可信），而且时间本来定在东治的“递送任务”和被选为第四适格者之间。但是，我重新看了一遍TV，我注意到这之间是根本没有空闲的，他们的上学时间要到下午偏晚。而且事件中间没有完全的一整天空闲。但是如果在更早的情节里就让他们走得更近，那本章剩下的部分就会有问题。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情节，所以我选择了让丽和真嗣与明日香一起去。顺便一提，那些死宅已经注意到：山寺弘一是加持良治的声优。

真香的场景可能会和TV很合拍，但是你该注意到了：我只能让他们偶尔地交谈。他们只能在他俩独处的时候说话，他们只能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作“其他的事”。所以这是合理的，不是吗？

他们为什么不像对加持那样，对其他人也透露些秘密呢？唔，我大概会在第七章告诉你们，但……现在猜猜看好了，其实不难猜到……

和使徒的战斗场景……嘿，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描写一场战斗，而且没有人可以给我讲讲。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知道，我创作这个场景时太过“艺术自由”，尤其是“僵尸”使徒。但是，伙计们，只是把东治拔出，真嗣掐断使徒的脖子是不是太过无聊了？而且我很怀疑他真的会像傀儡系统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血腥画面么。

我猜我已经把能想到的都解释了。准备看第五章吧，那章我们会面对第十四使徒，初号机还会把小力当晚餐吗？真嗣还会再变成LCL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哦，当然谢谢 dennisud 和 Divine Chaos 的预读纠错。

【译者的话】我想说的是这一章真够长的，大约 2W2K 汉字；本章时间轴和 TV 很合拍，重点突出的是东治和光的恋情。对于这对被关注不多的 CP，JIMMY 给他俩的着墨让我非常惊奇：一个德国人居然能写出东方人的含蓄，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两个给绫波打扫房间的那个场景改写的相当赞，JIMMY 笔下的绫波女神依然这么萌。故事到了这里基本设定大概应该能才出来了吧，好了不要想太多。我相信下一章也就是第四章——相爱，会让各位尤其是 LSA 党非常喜欢。





本章插图

【作者的话】嗨！各位，有人抱怨第三章的才区区13000字（译者：我哭，译成了中文有2w2k+字啊），现在第四章大约18000字（目前这版）。但是，我还是认为进展太快了（读完这章你会知道，我的意思）。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希望剩下的章节至少要和这两章一样长。而这不太现实。我甚至还在想是不是要缩减这一章（Jimmy 你傲娇了——译者）

也许不是太必要，但我建议你们在读这张之前，要先读过第二章的最后版本。

第四章：相爱

沉默。

那是他一直试图避免的。

但是他们现在坐在这儿，面对着彼此，一言不发。

真嗣没有抬头，即使他知道明日香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低着头，他看着自己颤抖着的双手，畏缩着搜寻合适的开头。这看上去很可笑，是他坚持要进行这次谈话，是他希望能卸掉内心的负担，是他想要拂去三冲给自己带来的阴影。当然还有明日香的。

“唔，如果你什么都不打算说，我想我可以走了！”她嘟哝着从椅子上迅速起身。

就像预料的那样……

他叹了口气，攥成拳头的手猛地松开。

“明日香……”他颤抖着轻声说，但这足已让明日香停住，“那-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却很久才问出口。

明日香没有马上回答，她也没有转过身面对他。

“就像你不知道一样……”她没继续说下去。

“那，真的……是你……？”

“是的，是我……”字句间被愤怒所填满，“在那里的当然是我！”她猛地转过身；眼睛里充斥着不同往日的怒火。

“是怎么回事？三号！你觉得就算是我也不会对你这么残忍，对吧？你觉得那里的明日香是一个幻觉，而真正的那个会帮你收拾那堆烂摊子，不管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更别提，你对她做了什么？！该死，你还期望我能做什么？我该怎么……为什么我应该去帮助你？当我承受精神攻击时，你的帮助在哪？当我被所有人都抛弃时，你的帮助在哪？当……当我抛弃自己时，你的帮助在哪？当我重新找回我的幸福，但它却又从我的身边被夺走时，你的帮助在哪里……在哪里啊？”她呜咽的抽泣着，“当我被量产机所撕成碎片，被吞噬时，你的帮助在哪里？”

“我知道……对……”

“现在别再给我说那句该死的‘对不起’！”

“见鬼，那你期待我去做什么？就算我试着去帮助你，你也不会接受！我……我……”看到明日香眼中的怒火变为冰冷刺骨的凝视，真嗣咽下后半句话。

“奇怪……”她冷漠地自语道，“你自己说过，我和你一样【**整理者：出自旧剧场版真心为你，明日香说“一看到你我就满肚子火”，真嗣答“因为就像看到你自己一样么”**】。但是，即使在那之后，你依然一点都不了解我……”

真嗣浑身颤抖着，他记得这些话。那是导致他的希望破灭的元凶之一。她告诉过他，他不可能理解她；她说，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傲慢自大的想法；他曾反驳她，如果她什么都不告诉他，他又怎么去帮助？尽管他试着……

他试了吗？

难道真的需要她把一切都告诉他，他才能了解她吗？如果他真的试过了，即使不是每一处细节，他难道不该知晓那些困扰她的事情吗？毕竟，他目睹了那些……

“我觉得，我理解……”他最后回答，“你的心和我不一样的脆弱。但是和我把一切都藏在内心深处不同，你在任何人能触及到你的内心之前，就把他们全都赶跑。但事实是，不像你声称的那样，你从没真正恨过任何人。”

“那你可就错了！”明日香再次大嚷，“我**确实**恨所有人！我恨第一适格者被所有人喜爱；我恨美里把加持从我身边带走；我恨你让我失去存在的意义；我恨 NERV 抛弃了我；我恨二号机不再接受我；我恨妈妈、爸爸……我恨**所有人**都离开我！但我最恨的是我自己，恨我没能让自己与众不同，恨我太过软弱。恨我，居然讨厌自己如此依赖那一直为之奋斗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整理者：指驾驶 EVA**】，恨我居然……”

她抬起头，看着他，紧握的双拳颤抖着，随即又别过目光。

“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憎恨你本该喜爱的事物，却喜欢上你明明讨厌的东西！这感觉真差！”

真嗣瞪大了眼睛。“感觉真差……！”

“但是我不想再感觉这么差，我不想再恨我自己！但我就是……做不到！”

“你……你不用……”

“闭嘴！”明日香歇斯底里地嚷道，双手捂住耳朵。“拜托……你……闭嘴！你自己也清楚的！就像我告诉过你的！你也不喜欢你！你明白的：如果你讨厌你自己，你不可能喜欢其

他人。但如果你不能喜欢上其他人，你怎么能学会喜欢自己？这……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她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看着她的眼睛，真嗣吓坏了——那里面充满着狂乱。“但是，也许……也许，你能代替我这样做；如果你来恨我，我就不再用再恨我自己了。或者至少我就有一个好的理由去恨回来！来吧，真嗣！在那里，在你想杀我时你就恨过我了！在这里，你也可以来恨我！”

真嗣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无助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下。这不是他所期望的，一点儿也不。他原本只是想知道三冲时他们间发生了什么。他想理清这些事儿，这样他们才能平静地生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待在一起”，永不去触及他们所负担的沉重秘密。

如果他现在不做些什么，所有的一切都会分崩离析。彼此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各自都是为了自己而活。最终，他们甚至会离开对方。

那样的话他们就真是孤身一人了。而且真嗣觉得明日香可能真会这么做。这也许就是她从一开始就在逃避这次谈话的原因，她害怕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现在，他决定不会让这一切发生。如果要找个时间与过去的自己了断，向她展现自己可靠的一面，那就是现在了。

坚定了信念，他站了起来。

“你是对的，我从未喜欢过我自己。我弄残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没有出现在需要我的人面前！我杀了唯一一个……说喜欢我的人！我……我对你做了过分的事。更别说了，因为我的任性所有的人都消失了！我希望能死去，好从这些痛苦中解脱……”他哽咽住，抬起头看着明日香。

“但是我意识又到了一些事，明日香。就算你恨你自己，你也可以找到幸福——真正的幸福。但在那之前你得接受他人和他人可能会带给你的伤痛。也许……如果你能让我……”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她打断道，但又立刻畏缩了。“我会一直孤身一人。”

“你不用！只要你……你愿意让我靠近。你……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伤害你自己……”他上前去靠近她，但她却退后一步。

“恨我，真嗣！你不可能帮我！”

“不……才不是这样！明日香，拜托了！你……你从未害怕过任何人。我知道自己很没用帮不上忙，其他人都能做得比我更好。”

“真嗣……”明日香喘息着，继续向后退去，以此躲避着走上前的真嗣。

“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

“恨我，真嗣……”明日香后退的路被桌子挡上，“来恨我……”

“但是我们是世界上仅剩的人类。我们是唯一能帮助彼此的人。”

“别靠近我!!”当真嗣缓慢、犹豫的向她伸出手，明日香竭斯底里地尖叫着。她试着把他推开，但被桌腿绊倒，打翻了桌上的花瓶。

有那么几秒钟，明日香躺在地上，花瓶里的水洒了出来，浸润了她的衣角，但她似乎并没有在意。

明日香再次低语“恨我，真嗣……”她手支着桌子缓缓地站起身。“恨我……恨我……”她站在那里，低着头没有看他。

然后，她突然爆发。

“恨我!”她疯狂的尖叫，抓住桌子猛地掀了过来。

“离开我!”桌子上还剩的花瓶砸在真嗣脚前几英寸的地方，然后弹向他身后的墙，碎掉了。

“杀了我!”

在这疯狂的动作之后，她颓然地站在那里，没有抬头，急促的喘着气。

“不……”

他说出来的那一刻，明日香停止了呼吸。她完全静止地站着，就像在等他的答案沉入海底。

轻声的回应。仅此而已，那就是他能给予她的全部。

这足以让明日香停止所有的思考，足以让她真正的内心接管这个身体。

真嗣没来得及反应，明日香的臂膀便紧随着颤抖的双手绕过他的脖子，身体完全埋入真嗣的怀里。

真嗣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想抚慰她但不知道怎么做。他从未安抚过别人，更别说这是明日香；一个平时看她一眼就会对他大吼大叫的明日香。

但是当他低下头，看到明日香在他胸前抽泣，他知道这不是他以往认识的又暴躁又傲慢的明日香；也不是几周前被十五使徒攻击后，精神崩溃，了无生气的明日香。

这不过是个脆弱的小女孩，需要别人的温暖；对战第七使徒的前夜，他曾见到过这样的明日香——在睡梦中才会吐露真心的明日香；现在，她终于解开内心的枷锁。

犹豫着，他抬起手臂，轻轻地放在她的背上；用拥抱回应她的拥抱。

“你能……”她抽泣着，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问道，“保证吗……？”

“保证？”

“不要……离开……”

稍微有点吃惊，他点点头，即使她看不到。“我保证。”

他希望她能冷静，但是她却把他搂得更紧。

“该死！”她呜咽着，“看看……看看你做的！我又哭了，我不想，我不想这么弱小。”

弱小？这是她一直在害怕的吗？什么时候她显得弱小过？（译者：望天，傲娇的悲剧啊~）

但是他要怎么才能表达，在他眼里，她要比自己坚强得多，而且自己并不在意。他要怎么才能让她认为，这不是敷衍的安慰。

“我——我觉得需要足够坚强，你才能显露出你的弱小……”（注：I-I think it needs a lot of strength to show your weakness……）

她埋在他的怀里无声地笑了几下。

“听上去荒唐极了……”

“对不起，我……我不是很会安慰别人。”

明日香沉默了一会，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也许你比你想象中要更在行……”

“嗯？但是……”

“嘘……不要出声……”

真嗣默不作声地抱着她，感受着她最后的泪水渗透自己的衬衫。“只是”抱着她？这看上去就像某种玩笑：那个曾经因为害怕被伤害而希望所有人类都消失的腼腆男孩，在安慰曾经宁可选择死亡而不愿寻求帮助的暴躁的女孩——只靠一个拥抱。

过了很一会儿，他注意到她停止了哭泣。但奇怪的是她仍然靠在他身上。

“明日香？”他不确定的问。

没有回答，唯一的回应是均匀的呼吸引起的身体起伏。

“明日香？”他再次轻声问，低下头看着她。

“她睡着了？”看着明日香熟睡的脸，一丝微笑爬上真嗣的嘴角。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脆弱。犹豫着，真嗣缓缓地抬起手，拭去明日香脸颊上留下的泪痕。

一个事实冲进他的大脑——他不能整夜都抱着她站在这儿直到她醒来。尽管明日香经常那样说，但他不真的是白痴。他清楚自己没强壮到不把她弄醒就抱到卧室。他扫视了一圈客厅，目光最后落在沙发上，看起来这是最好的方案。他稍稍用力，然后尽量小心地把她抱离地面。真嗣的脸越来越红，现在明日香全身的重量（最关键的是，她身体的上半部分）都靠他支撑。

尽管笨手笨脚，真嗣还是在没有弄醒她的情况下把她抱到了沙发上。他温柔地放下她，然后拿一块折起来的毯子给她当枕头，另一张则盖在她身上。

【没事了，】他一边想着，一边看着她熟睡的脸。【这之后的一切都会有所不同，但多半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就这样，他离开了沉入梦乡的明日香。

-0-0-0-0-0-0-0-0-0
-0-0-0-0-0-0-0-0-0

好痛！
失败！
不要！
绝望！
好痛！
不要！
死！
死！

死！！

寂静……

黑暗……

寒冷……

一片黑暗中，她坐在一把折椅上。

“喂？”她叫道，“有人吗？”

没有回答……

“我……死了？”

“死？”一片虚无中传出一个声音，但她没感到奇怪。

“死亡……
死……
和我一起死！”

画面闪了出来：她的父亲和继母在讨论她；她的生母在对着娃娃说话；她的母亲希望她们死在一起；她的母亲悬吊在天花板上……已经死了……脸上带着微笑……

“她的脸上看起来非常愉快，”明日香看着这段痛苦的回忆，“可是我非常讨厌那个表情，我讨厌死亡，”她重复着自己的信条。“讨厌自己消失，讨厌男孩子，”她继续说下去，将那些埋藏在灵魂深处的秘密一吐为快，“讨厌爸爸、妈妈，讨厌所有人；没有人愿意保护我，都不愿意待在我身边。”

【她的愿望是什么？】

“所以，我要一个人活下去；可是我讨厌这样……”她低下头，任由情感肆虐全身，“痛……讨厌孤独……讨厌孤独……讨厌孤独！”

【她的愿望是什么？】

“我不想一个人……”

【她不用再孤身一人了……】

“但是所有人都离开了我……”

【她只需要伸出手……】

“对谁……？”

画面切换到一位微笑着，胡子拉碴的男子，一头褐色的头发梳着马尾辫。

“加持？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我的电话了。真嗣说他死了。况且，他希望和美里在一起。”

加持的画面被一个开心地笑着，紫色头发的女人取代。

“美里？她从未真正在意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工作。毕竟，她让我搬进去是因为我要和她的宝贝真嗣进行同步训练。她永远都不会是我需要的朋友。”

美里的画面消失，穿着校服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冲着她热情地打招呼。

“光？她很好，但仅此而已了。有时，她给我一种感觉，她对我的态度只是出于礼貌，出于对我的同情。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事；她不可能理解我现在经历的一切。能理解我的只可能是该死的第一适格者和……”

光的画面隐去，取而代之的是褐色头发的男孩。他没有笑，而是带着难过的眼神看着他面前的什么东西。

“白痴真嗣！他根本不在乎我！我需要他的帮助时，他不出现！他总是希望所有人都对他好。总是和他的白痴朋友在一起。总是和美里在一起。总是和第一适格者一起笑！他被所有人喜爱！所以，比起我他更愿意选择其他人……”

周围的黑暗突然被医院的病房所取代，凝固的时间里，他带着和刚才一样的表情站在那里。她瞪大了眼睛，她看到他悲伤、痛苦的目光落在病床上。上面是她自己。

她记不起这事；这不是她的记忆。这是什么？这一定是她在二号机中醒来前的事情……

【为什么他在这儿……？】她不敢相信【他……来看我……？】

时间开始继续流动，医院的设备滴答滴答地发出响声。

“美里小姐和绫波都好可怕，”真嗣突然开口，“救救我，救救我，明日香！”

而他得到的回应只有她身体因呼吸的起伏，他开始摇她；呼唤她的名字；祈求她醒来。最后，他完全崩溃了，趴在她身上抽泣。“救救我……救救我吧……就像平常那样，就像平常那样叫我白痴吧……”

明日香看着他摇自己的身体，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一部分自己不敢相信他居然这般祈求自己能和他在一起。他想要和她在一起。

另一部分则尖叫着说自己没错，他是他候选名单中的最后一位。选择她只是在没人能帮助他时不得已而为之。

随着接下来眼前发生的一幕，后面一种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真嗣猛地一拽，她昏迷的身体转了过来，病服也被崩开，露出了胸部和大部分身体。他的眼神变了，充斥着野性与欲望，但又显得异常空洞。他直愣愣地盯着她了无生气的身体，倒退着向门的方向。没有离开，相反，他锁上门，手慢慢伸向裤子。

“他……他在做什么？”她惊愕地瞪大眼睛，感到一阵恶心。愤怒和痛苦充斥着她的内心。“到头来这就是你眼中我的意味？”

他说谎！他根本不需要她；他想要的就是这个！他一直都在说谎！也许他的温柔，他的驯良到头来都是谎言罢了！

她背过身去，不想看这恶心的一幕收场。万物再次消隐。

他一直都在欺骗她，愚弄她。

一直如此，不是吗？当她开始试着相信别人，回报她的却是背叛和像垃圾一样被舍弃。

想到这些，明日香越来越愤怒，她再也控制不了。

“就是看着你都让我感到恶心！”她用自己最恶毒的声音说。

“因为我们很像……？”

这是什么意思？恐惧在心中蔓延，难道他能看到她的内心？就像刚才她能看到他的一样？他看到了她过去的秘密吗？就像那个使徒……？

还是他真的以为自己能理解她？没人能理解！他怎么敢认为自己能理解，如果……如果她自己都理解不了自己？

他不能！能理解她的人不会在她面前畏缩。能理解他的人不会被她的口是心非阻挡。能理解他的人会一直陪着她，抱紧她。

画面再次闪过，现在是……那个吻，他们接吻的那个瞬间！

为什么她没对他回到这个场景感到惊讶？很有可能，他已数次用她这时的脆弱来满足他那病态的快感！但这次没门……

“明明什么都不明白！”她面对着他，“别靠近我！”

“我明白的……”

骗子！

“你才不明白呢！白痴！”

她狠狠地踢向他的膝盖，但他没有动。

“你自以为了解我？”她继续她的攻击，“觉得可以拯救我？真是傲慢的想法！你怎么可能会明白！”

“当然不可能明白！”他突然打断她，“你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告诉我却希望我理解你，这当然不可能！”

“碓君，有尝试过去了解吗？”

另一个声音。第一适格者的声音！她和其他人都站在她这一边吗？

不！很有可能，他也同样欺骗过她，而现在大家【**整理者：指被真嗣欺骗过的人**】都聚在一起，在……火车上？

明日香已经不再顾及场景的变换了。

“试过了……”

男孩的答案令明日香再次愤怒。

“白痴！”她啐了口唾沫，挺直身体站在他面前，强迫他抬头看着她，“我可是知道你干了什么！像那样再做一次啊！我会在这儿看着你的！”

当然，在她恢复意识时，在她面对他时，他不敢。只是个懦弱的小鬼，到头来，只会逃避眼前的困难，去向别人……其他任何人寻求帮助。

“如果你不能全部属于我，我宁可什么都不要！”她自己也吃了一惊，什么时候她想和他在一起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但现在不会再有了。

“那么就对我温柔些吧。”

明日香再次感到愤怒。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不是吗？他永远都要求“对他好”！那他是怎么对她呢？

场景又换了。这次他们在美里的公寓里，一张餐桌前。这是在她离家出走前，被精神冲击后的那几天之一。

“我想能帮你点什么，我希望能和你一直在一起！”真嗣边说，边绕过桌子走到她坐的椅子前。

他又开始了。为什么他就不能闭嘴，让她一个人待着？难道他的谎言还不够刺痛她么？还是他觉得这种小儿科的话能够继续够愚弄她？

“那，就什么都别做。别再靠近我，你所做的只会伤害我而已。”

“明日香，救救我！”他乞求道，“只有明日香你能救我了！”

“说谎。”是的，她不想再听这样的谎言了。是的，她必须要摆脱这一切。她站起身；他被她的表情吓得后退，但明日香步步紧压。“其实谁都可以吧！因为害怕美里和第一适格者，害怕爸爸、妈妈！”

“明日香……”

“只不过是逃到我这里而已！因为这样最轻松而不会受伤！”

“明日香，救我……”

“你从没有喜欢过别人！”她用力推向他；他倒下去的同时，手臂打翻了桌上的咖啡杯，滚烫的咖啡洒了一地。“你心中只有自己！而你甚至都没有喜欢过你自己！”

他倒在洒出的液体上；身体颤抖着；在憎恨的控制下，她只吐出一个词。“真可悲……”

“救救我吧……来个人救救我……”慢慢地，他站起身。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没有前兆，他猛地掀翻桌子。

他开始绝望了？

“别离开我！”他举起椅子，砸在地上。

他开始害怕了？

“别抛下我一个人！”

真是可悲啊。

“别杀我！”

她没在意砸到脚前的椅子。她冷漠地看着安静下来的他。

“我拒绝……”

好了，他可以去找别人了。去祈求其他人的帮助吧。去欺骗其他人吧。去伤害其他人吧……

但是他没有……

当他的双手猛地伸向自己的脖子时，明日香吃了一惊。掐着自己的手带着骇人的力量。她甚至没能在他把自己举起来前还手。

她做了什么？是什么让他这么痛苦，以至于想要杀死她来复仇？在她拒绝后，为什么他就不能去找别人？

如果……可能……他没有说谎？如果他真的想和她在一起？如果他从未想离开她，即便是在她拒绝他后？

但这不可能，是吗？没人知道……

一切都太迟了。她已经没有力气；黑暗包裹了她。她能听到的只有他微弱的声音，而且好远好远……

“那么，所有人都去死吧。”

所有人？因为她不相信他真的希望和她在一起；因为她不相信他需要她？因为她拒绝了他带着哭腔的求助？

因为……

【因为我吗？】

其他人的声音开始进入她的内心；好多的声音！她不想听到。她不能让这一切发生，不能！她还有需要坦露的心声……她还有想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这些声音太多了……

-x-x-x-x-x-

波浪。

星空。

一道赤线。

不能呼吸。

有人在杀她。

就像真嗣。

呃……她本不是这个意思……【整理者：指明日香感觉像真嗣以前掐脖子那样 (jimmy 似乎认为在家里掐脖子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但没想到这时居然真的又是真嗣在掐脖子】

空气。

泪水……在她的脸上。有人……

……在哭。很近。在她身上。

她只能睁开一只眼睛。

真嗣趴在她身上哭泣。

发生了什么？三冲。诱因。

她刚才对他做了什么……？

“真差劲……”

-0-0-0-0-0-0-0-0-0

-0-0-0-0-0-0-0-0-0

真嗣也有着自己的困扰而无法入睡。不知多少个小时，他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困意向他袭来——却又被身旁的一阵风打破了。

【服了，】他想着【难道是我忘关窗户了？】

然后他睁开眼睛，准备起身。然后视线便被那几缕拂过他面部的红色长发所吸引。

【等等，我没有红色的长发！那是……】

他的头微微侧转，然后便明白刚才为什么会有风了。

【她一定又梦游了】他这么想着，视线紧张的游走在天花板和明日香之间，后者正躺在她的室友旁边，背冲着他。慢慢起身，他准备离开，然后找个其他地方睡觉。如果她醒后看到他就在她旁边，不管晚上发生了什么，醒来的方式一定不会太愉快。

但正当要离开时，一只手抓住他的左腕，拉着他的胳膊搭在她的腰间。

她居然醒着？难道她是来寻求他的亲昵？不，这不可能。诚然，他们刚才分享了一个相对亲密的拥抱；她向他倾诉了她的内心——至少是一部分。但是，那是一个自发的、无意识的行为，不是吗？

此刻，她躺在他的身旁，但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只是轻柔却又坚定地抓住他的臂膀，让彼此挨得更近。

他的呼吸再次变得急促；心脏飞快地敲打着他的胸腔。此情此景令他回想起与第七使徒作战前的那个夜晚【**整理者：音乐天使**】，只是这次他不能简单地逃走了。呃，还有一点区别，这次他是朝着她的背。

但其他的一切——她身上所散发的温暖的气息，她呼吸所发出的轻柔的声音，她的味道……这所有的一切都如以往一样令人沉醉。

不自觉地，真嗣向前挪动，慢慢闭上自己的眼睛，直到嘴唇接触到明日香光滑柔软的肩膀。

“别得寸进尺，变态。”

他倒抽一口凉气，她轻声的命令吓了他一跳。

“我……我没……”他的舌头打结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吓了一跳，是被她突然的警告，还是被她一直清醒着而且真的希望靠近他这一可能性呢？有可能吗？

“我……你……你闻起来很香……”

“白痴……”她耳语道。

她的手仍然抓着真嗣的胳膊，摠在自己身上。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第二天起床时明日香已经不在身旁——意料之中。从浴室里传出的声音来看，她正在洗澡。真嗣也从床上起身，穿了套宽松的衣物便开始做早餐。这一切就像每个寻常的早晨一样。

他们只字不提昨晚的事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当然他也不是觉得这样不好。明日香昨晚向他展现了自己脆弱的一面，但她显然不喜欢这样。

至少，真嗣是这么认为的。

更令他困惑的是，每当入夜时，她就会抓着自己的手，把自己带到她的房间。当他试着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句支支吾吾的“我的床比你的大”。他没追问下去。

他们的距离从没比那个晚上更近过，但她的这些举动总让他放不下心。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做同样的事。他们一起上床，一起睡觉（译者：不是那种睡觉，*you ecchi!*），醒来后也保持缄默，就像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明日香从未对此给过任何解释，真嗣也没有再问过——就算这确实困扰了他很久。

最后，他终于想通了，至少是得到了他认为最接近的答案——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在白天，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得不做的工作——这让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地球上仅存的两个人类。但是到了晚上，你躺在床上，没有任何事能分散你的注意时，孤独便悄然而至，尽其所能地攥紧你的心房。

但是当他们两个躺在一起，虽然只是能感到对方存在的距离，那种孤独感就不会那么容易再找上来——只要对方在那里。

不过，还有其他原因。

感觉很温暖……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我觉得没有那么难……”

“哦，当然，我怎么忘了？你是真嗣，无敌的真嗣大人！没什么能难倒你，没什么能妨碍到你，没什么……”

真嗣过滤掉明日香的怒吼。为什么她不能关上“大明白”模式，让自己好好试一次呢。何况，他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她。

明日香抱怨她这几周已经吃腻了只由蔬菜、干肉和方便面组成的饭菜，这倒可以理解。她说想要些“真正的”食物——要他想办法弄出来。真嗣不想去野外打猎也不想碰他们的鸡，所以他提出去钓鱼。在开展一场关于鱼类是否属于“真正的”食物的大讨论后，真嗣选手凭借“如果这都不算的话那不久就得吃虫子了”的论点胜出。

所以，在打包了一些装备和一本入门手册后，真嗣向第三新东京市的郊区进发，后面跟着依旧喋喋不休的明日香；他不想去芦之湖，那里充斥着 LCL。因此他打算在离市区远点的地方碰碰运气——那个地方被如画的风光所环绕，他曾与第四使徒的战斗后去那儿漫

步。

“……还有，别指望我去打整它，听到没？”

他停下，无力地耷拉着肩膀，无声地叹了口气，“明日香，为什么你还要跟来？”

“那么，你不喜欢我陪着你喽？”明日香走上前去，气势汹汹地问道。

“怎么会……我的意思是……我……”

看着他结结巴巴地解释，红发同伴那冰冷的凝视立刻就瓦解了，然后她突然大笑起来。“你真该看看你的脸！”她气喘吁吁地笑着，向后退了几步。“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别指望我会说，我在这儿是因为离开你我会觉着孤独，或是诸如此类的原因。我来这儿只是因为想抓住机会再游一次泳。”她眨了眨眼，露给他看T恤下上红白相间的泳衣。“不算学校的话，在NERV那次后我就在也没游过泳了。更别说过去几周实在太热了。”

真嗣迅速别过目光，希望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脸红。她的比基尼……他对那个泳池的记忆混杂着明日香刚刚提到的天气话题，这些只让他记起了一件事：热膨胀……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岸边。那里有几颗弯着的树——第三次冲击的作品，其中两棵甚至被连根拔起。但湖水却在阳光的照射下碧波荡漾，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过了一会，真嗣选好了一个地方来试试运气。当他坐下开始把一段段的鱼竿连接起来时，身后突然传来沙沙的声音。

【一定是明日香在换衣服……】他想着，脸开始发烧。当然，她不可能是裸着的，她的泳衣已经穿在T恤下了。但是……

【她没说‘不能偷看’？那……还是算了……但……】

他的胡思乱想被水花的溅起声所打断，他这才注意到自己把鱼竿的第一节往最后一节插。

与此同时，他的同伴则随意拍打了几下水面，轻盈地向后漂去。

“嘿，白痴，干嘛不停下那徒劳的尝试游几圈泳来证明下你还像个男人，这水不错噢。”

“我……我不会游泳……”他咬着牙说。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会游泳！”

“你不会什么？”明日香在水里朝岸上喊

“如果人类生来就会游泳，那应该长着鳞片！”

“哦，别这样，连婴儿都会的！不过是取决个人意愿而已，你只需要些动……”

“明日香，如果你再继续制造噪音和波动，今天就不会有鱼上钩！”

“哼，好吧，我就暂时原谅你的无能好了！我去别的地方！”

“好！”

“哼，好！”

-X-X-X-X-

明日香远远地看着她的同伴。那个白痴哪来那么多刺儿？谁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点男子气概？但显然她的邀请不算“关键”。他怎么敢打断自己的话还把自己赶走？不管他乐不乐意，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拽到水里，就算事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尊严”付出点代价！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为了他好，他只不过是需要点动力……

她在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游了几圈，接着决定实行她的计划。明日香游回真嗣钓鱼的地方，注意到他已经有了些收获。虽然钓上来的都是些可怜的小小鱼，但这足以证明他的正确并让他在自己面前炫耀了。但只要在危急情况下，他就显然不敢那么做了。只要她……

“啊啊啊啊！”她的尖叫吸引了他的注意。

“怎么了，明日香？”

“我-我不知道！我……”水灌进明日香的嘴里，打断了她的话，她的头被水淹没。呛了几口水后，她挣扎着再浮了起来。

“我-我的腿，一定……抽筋……。”

“这一点都不好笑，明日香！”真嗣看上去吓坏了。他扔掉鱼竿站在岸边焦虑地看着；他的手不停地攥拳再松开。

“我没……”明日香咳出水，拍打着水面试图再次浮起来。“我没开玩笑！”

现在，明日香完全潜入水下，她最后看到的是真嗣走到水中，水面开始没过膝盖。明日香看着荡漾在头顶的水面，自己的时间仿佛都变慢了。这种情景以后多半看不到了——明日香不知该对此感到焦虑还是舒心。

但是这种胡思乱想没持续多久，水面开始躁动起来，一只手坚定地抓住了她的手腕，把她拉回到了空气中。

真嗣笨拙地划着水面，手脚并用，水花飞溅，但是毫无疑问，明日香现在“安全”了。爬回

岸上，真嗣咳嗽着吐出了大量的水——比明日香自己吐得还要多。

恢复了正常呼吸，真嗣靠向看上去不省人事的明日香，轻轻地摇着她的肩膀。

“明日香？”他急切地问，加重了手上的力道。“明日香？？！！”

微微一笑，她睁开双眼。

“看到了吧？”她挖苦道，“我知道我一定有办法让你下水。‘无敌的真嗣大人’只需要一位遇险的少女作为动力。”

“这……这是你的把戏？”

“嘿！当然！你真以为我需要你这白痴的帮助才能从这种小水坑儿里出来？”她就用她平时那样的口气说着，然后打算坐起身；但是真嗣抓着她把她重新按到地上，肩膀被他按的生疼。“啊！搞什么……？”她尖叫道，但是看到真嗣含着泪水的双眼，她又安静下来；那里面充满着担心和委屈，但更多的是愤怒——这着实吓坏她了。

“明日香！”他嘶哑着说，“你可以戏弄我，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许……不许再这么做！”

明日香完全懵了。她做了什么让他变成这个样子？她只不过开了个小玩笑，而且还是为了他好。她不过只是假装溺水……假装会……

她睁大眼睛，意识到了刚才做了什么。看着真嗣愤怒的表情，明日香不知所措地躺在地上，平时的伶牙俐齿不知到哪里去了，她点点头。真嗣松开手让她起身。

回家的路上，他们谁都没开口说话。

这天晚上，真嗣没有再躺到她的旁边。

一个人，感觉很冷……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我回来了。”

听到真嗣那空洞的声音，一道寒意爬上脊柱。上次的钓鱼事件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是他们之间的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这让明日香很苦恼。

他在远离她；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就避免和她说话。并且每当他不得不和她说话时，看着他的表现很难让人忘掉他的老爸。晚上的情况依然没好转，那张床对明日香一个人来说太大了。

现在，她好像在和一个幽灵住在一起：你知道他在这儿，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就像某种诡异的存在，你无法掌控。

好了，已经够久的了——她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所以，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带上最甜美的笑容，去到厨房里找真嗣。他正在把新捉到的鱼放到案板上。

“嗨，”她用最可爱的声音向他打招呼。

但真嗣没有理会，甚至没有转过身——似乎根本不愿注意她的存在。明日香强迫自己停止抽搐的嘴角，并尽可能地保持着微笑。

“嘿，今天抓到的鱼比往天大不少”

再一次，她向他示好，而真嗣只是边洗着手边“嗯”了一声。

明日香收起那可爱的表情，愤懑地叹了口气，就算是在真嗣最糟糕的时期他也不会这么无动于衷，这么……冷漠。更别说他-他们-已经在过去的几周里对彼此敞开了心扉。在那次长谈之后，他们告诉了对方自己以前不愿提及的痛楚。他们谈了他们的过去，他们见面之前和之后的生活；他们的父母……明日香甚至谈及了自己的母亲。不过没有提到她母亲的死以及是谁发现了她吊在天花板上的尸体——只是现在还没有而已。诚然，他们依旧保留了一些私人秘密——但是已经可以瞥见他们竖起的那道心之壁在逐渐瓦解。而这种改变并不是靠深刻的讨论与分析得到的，而是靠一件他们过去很少做的小事：闲谈。

现在，明日香不得不承认她有点怀念那种感觉了。

因为那个白痴不能承受那个愚蠢的玩笑……

讲真，他以为他是谁啊？他以前对她做的事更过分！让她感到孤独！抛弃了她！在医院里猥亵她！甚至企图杀了她！

她更有理由闷闷不乐，但是她有消沉吗？当然没有！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和他相处，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那样感觉更好……

但她试图唤起的那心中的愤怒，并没有使得每次见到他时自己内心的动摇与愧疚减弱分毫。

如果是他吓唬自己要让她一个人独自留在这个空虚的世界的话，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原谅他。

“听着，”她轻声却又坚定地说道，双臂交叉在胸前，“我不会对我做的事说对不起……”

她看见他全身突然绷紧，不过不再有其他的动作。

“我是为了帮你一个忙。而且，对，我只是觉得这样很有趣。我承认我考虑得不是很周全。”她咬住嘴唇，似乎在尽力阻拦自己说出接下来的话语。但它们还是窜了出来。“所

以……所以，我很抱歉我伤害了你……”

明日香胸前的双手环绕得愈发紧绷，她看着真嗣僵直的身体，等待着他的答案。按捺住用脚轻拍地面的冲动，她意识到自己对他接下来的回答感到紧张。难道他真的希望他们会再次疏远吗？

“拜托，”她再次尝试，“让我们忘了那件小事，回到以前的生活。行吗？”

终于，真嗣转过身。他看上去也身心疲惫。明日香不知道这种疲惫是因为他也和自己一样数个夜晚辗转反侧，还是因为他对这种“装模作样”感到厌倦了。

“其实，”一小撮微笑爬上真嗣的嘴角。“如果你还是想让我和你分享一个被窝，你说一声就行了……”

她忍不住笑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微笑——不仅出于他没有一丝继续捉弄自己的企图，亦是出于自己打心眼里的宽慰。“你想得美，变态！”她假装生气地嚷道，随即转身离开。

但在出房间门前，她轻轻地加了一句，刚刚够让真嗣听见：“你最好不要再打呼噜了。”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日子又回归正常。至少对地球上还剩下的两个人来说。

真嗣时不时会去湖边钓鱼，而且战绩越来越显赫。所以，他们的食物有了些许改善。不可思议的是，明日香对园艺和饲养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实际上，明日香有时会把真嗣直接从园子赶走，她称真嗣会搞得他们颗粒无收。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之中谁才是那个“园艺好手”，还是说不论谁来做这事儿最后他们都会饿死自己？这还要假以时日才能见分晓。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那个白痴去哪了？

他已经去钓好几个小时鱼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烈日与高温时常会被阵雨所驱散。通常阵雨会越下越大；狂风与雷鸣的加入则会使其转换成一場彻底的暴风雨。但情况很少有像今天这样糟糕的。

一个小时前就开始下雨，而且雨越下越大，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而他还在外面。

那个白痴。

明日香强迫自己离开窗户。她到底在期待能看到什么？既然她从未等候着他回家，为什么现在要开始这么做呢？而且他显然不会顶着这么大的雨回家；他会去找一个地方避雨，然后等着天晴。再说了，不可能有其他事情发生，他保证过不会离开她。

明日香皱了皱眉头，这些显然不是像样的借口。但是，仍然……不可能发生意外……

但是，如果……

不，不可能……

但是……

“呃！该死！”

抓起一件夹克，套上鞋子，明日香跑进暴风雨。

-X-X-X-X-

当她到达湖边时，那里没有他的踪影。她试着摆脱脑子里那个小小的声音——它一直试图告诉自己真嗣已被淹死在这尚未平静的湖水中。围着岸边转了一圈后，没有找到渔具或者他的其他什么东西，明日香稍微松了口气。

【这说明不了什么，】脑子里的声音继续说【那些东西可能被风给刮走了。】

她奇怪这些想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而且强烈地占据着她的大脑，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她感到后背一阵发冷，而这和天气毫无关系。

也许他去了城市，去找避难所。一定是这样，一定是……

-X-X-X-X-

明日香一边咒骂，一边从一个泥坑里爬出。在这片废墟里有上百个这样的坑洞，现在里面混杂着泥浆和各种碎片。雨还在下，天也越来越黑，已经快看不到东西了。

她脑子里叹息着，夜幕已经降临了，怎样才能在这片又黑又杂乱的废墟中找打那个白痴呢？

“真嗣！！”

是谁在说话？

“真——嗣——？”

再一次。该死，这太令人难堪了。

但是为什么呢？明明没人能听到这些声音。

除了真嗣……

“该死，真嗣！已经很晚了！你现在最好回家给我做饭！”

这样听起来好多了……

但是依然没有回应……

“该死的……”她轻声咒骂道。

面对着一片寂静……

-X-X-X-X-

她这样已经找了四个小时。暴风雨丝毫没有减小的迹象，而夜晚已经降临。

她不可能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找到他。

雨水已经完全把她浇透了；夹克也不能阻止里面的衣物被浸透；她湿透的头发贴在脸上，几滴水珠从脸颊上滑下。慢吞吞地，她转身回家……不，是撤退回家。她讨厌撤退。

漫步在回家的路上，她抬眼望去，望着他们的种植园。一点点黄色的灯光装点着他们安静而和平的家，那么的温暖，那么的宁静，那么的……

【等等，】明日香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没开过灯……】

没再多想，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向家门，撞开了门然后碰见了……

“真……真嗣？”

“天哪，明日香，你去哪了？你湿透了！”

“什……你一直在哪儿？”

“我？暴风雨刮断绳子时，我去检查了下温室。我想等雨小些的时候再回来，但是貌似这雨下起来没完，然后我就一路狂奔回来了……明日香，你现在该去换些干衣服，这样会感冒的！”

明日香没有行动，她低着头；浸湿的头发遮住了她大半个脸，她的拳头攥地紧紧的，语气因为生气而颤抖。

“我在外面，四个小时，找你！而你居然一直都在这里？！！”

她突然向他扑了过来，真嗣吓得僵在那儿，准备迎接一次痛殴。可是明日香的手臂绕过他的身体，紧紧地搂住他。

“你这白痴！”她的头埋进他的怀里，声音颤抖着，“如果你再做这种蠢事，我就杀了你！”

“你……你在担心我？”

“我……我只是……呃，闭嘴，蠢货！”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他。“我希望起码你把晚饭做好了！如果足够丰盛，或许我可以原谅你没去找我……”

听着明日香最后一句话，一阵愧疚刺痛真嗣的心。

不过……

他还是忍不住笑了……

-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

“这都是你的错，明白？”明日香沙哑地向真嗣打招呼，躺在床上，看着真嗣端着热汤进来，她坐起身。

“对不……”看到明日香警告的眼神，真嗣立刻闭上嘴。不过，肿胀的眼睛和红红的鼻子，明日香表现不出她打算表现出的威慑。

真嗣叹了口气。“呃，全都怪我，是我让你在雨里淋了四个小时，然后得了感冒……”他小心地把汤放到明日香面前的小桌上。

“我不会因你的自责而痊愈！你不要在那想这想那的啦！我自己能搞定！”

她咯咯地笑道，但是很快笑声变成了咳嗽；汤洒出来不少。

“你最好赶紧吃，只要里面还有东西。”

明日香点点头，拿起勺子舀出一小口送进嘴里。

“啊啊啊！烫死了！该死！你就不能不做得这么烫么？”

“对不……呃……但-但这样有助于你好转。”

明日香报以微笑，但显然决定不再继续争辩下去了。看着明日香没再抱怨就把剩下的汤送入口中，真嗣脸上也浮现出笑容，虽然她还是不时嘟起嘴把汤吹凉。

“感觉好些了吗？”他问，看着她喝完最后一口。

“嗯，好多了。那，我可以下床了么？”

真嗣心里有点想笑，这已经不知是明日香第多少次问了，每次他都不得不费老大力气哄她待在床上，和她争论这样才有助于康复。但是明日香是那种不可能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的人，而且她也不像考虑过真嗣没有一直待在她身边甚至没和她一起过夜这种情况——当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真嗣也被传染。

真嗣向前一小步，温柔地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

“烧退了，但还没完全恢复正常。你还应该再躺一段时间”

“太棒了，”明日香尬笑，“知道吗？你看上去越来越像个全职大夫了，从现在起你要负责所有的医疗问题！”

“啥？你太懒了，不是吗？如果你不看点医书，如果我病了怎么办？”

“不许推脱！这是命令，姓碇的！”她嘲弄道。

“噢，那太好了……”他放弃了抵抗，“那我这个‘医生’要你躺在床上休息。”

“行吧，行吧……”

真嗣转身准备离开，明日香已经重新盖好被子。但有什么让真嗣停了下来。有些他还得说明白的事情。

“明日香……”

“嗯？”

“我……我还没有感谢你出去找我。那个……我真的没有想过你会这么担心我……”

“我……”明日香迅速别过头去，不想让真嗣看到泛红的脸颊。“我只是不想一个人独居。我-我是说没人陪着实在太无聊了。我……嗯……才不是因为是你而不同，明白？”

“明白，”真嗣略带失落的回答，但他没有离开。这次，明日香吃惊的睁大眼睛，真嗣突然握住她的手。

“不管怎么说，谢谢……”他最后说道，靠近她的脸。

与其说这是一个吻，倒不如说是轻点了下嘴唇。
但真嗣这令人惊讶的举动还是让她好一会说不出话来，而这时，真嗣起身，端起托盘朝门口走去。

“白痴，”明日香最后小声说道，令真嗣停在了门口。“你会被传染的……”

他微微一笑。“这……这个值了……”他说着走了出去，关上了身后的门。

“笨蛋……”明日香再次轻声自语，闭上眼睛，回味着刚才的触感。

在门的另一边，真嗣抑制住双腿的颤抖，总算松了口气。他跌坐在墙边，不由自主地开始大口呼气，他竭力克制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脸上却浮现出来灿烂的笑容。

“她竟然没有打我……”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靠！去你妈的！”

明日香愤怒地转过身，准备踹开自己的卧室门进去。真嗣抓住她的手臂。

“啥啊？怎么了，明日香？”真嗣疑惑不解地问。

“怎么了？”她冲他厉声说道，猛地抽出自己的胳膊。“你刚才说你爱她！我-我以为……你……”她停下，再次转过目光。

真嗣叹了口气。果然是这样么。他早该知道这事儿会埋下隐患。他早该把这事儿告诉明日香了。

“你不明白，我爱她，但不是那种。綾……丽，她是……我母亲的……克隆体……”

“她……她是你母亲？”明日香意识到了什么，然后睁大了眼睛。“这……真恶心！”

“不是那样的。就算她有一部分基因来自我母亲，她……她是一个完整拥有自我的人。她是……我不知道……感觉就像我母亲，你懂那个意思吧。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和她待在一块。我觉得……很有安全感。而且我想让她……获得快乐。但是，呃，你知道，我不太善于……”

“我还是觉得很恶心！渴望你的母亲……”

“我没有！我说过了，才不是那样。”他试着辩护，“我……呃！我早就该知道你理解不了！你甚至可能误解我和薰！他……”真嗣沉默了，懊悔让那个词从嘴里漏出。

“薰？”如预料般，明日香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困惑。“他？你-你难道……？一个……男孩？”

“嗯……不……我是说……才不是那样！他……他是最后的使徒……”

“最后的……？难道说他有让所有人都爱上他的能力？”

“不……”

“那就是说，你不是被他的能力或者你的取向而影响喽。他是怎么让你爱上他的？”

“我没爱上……”真嗣试着辩解，但某个词还是从他嘴里逃了出去。“他……他说他爱我……”

“就因为这个？有个人突然出现，说他爱你，然后你就因为这个也去爱他？你的感情还真是廉价！”

“我……我不知道……”

“哼，好了，我……我……”明日香犹豫地嘟哝着，就像在思索着合适的语句或者想要把嘴边的话说出口。不过最后她回头看着真嗣。“我真不敢相信！但这是你的问题，不是吗？你永远不会鼓起勇气去告诉其他人你怎么想，而总是等着其他人对你好。所以你会喜欢上这些，不论他是谁还是什么东西，也不管他们说的话有几成真！但……但是如果有人真心爱你，却也不愿迈出第一步，那么，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对吧？我猜你完全不了解女人心……”

“也许……也许不是……”真嗣小声说，而明日香已经进到卧室里，重重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但是，也许你是对的……”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爱……

爱到底是什么？

人们总说当你感受到爱时你就会明白。但到头来，他们却还是有人可以向其咨询或是与之对照。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呢？谁能告诉你，当你认为丘比特降临时，是仅仅懵懂的迷恋还是真的已然坠入爱河？

真嗣能够听到他的室友正焦躁不安地跟在他身后，有时会深深地吸一口气，就好像她要说些什么似的，但是最后还是归于平静。她已经这样好几天了——显得十分焦虑，和他说话也只是用些简短的句子，就好像是她想说些什么但又无法开口。

“你……”她突然开口，“你知道我爱你，对吧？”

不论爱是什么，既然这个世界已无其他人存在，难道不是一切都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定义吗？当你对某人怀有你此生从未有过的强烈情感；当你不论身处何处，只要和那个人待在一起，甚至只是看到她、想起她，心就会被喜悦所填满；当你从那个人一离开房间起就开始期待重逢；当你为了对方的笑容愿意献出一切；又有谁敢断言这不是爱呢？

他笑了。“我知道，就像我爱你一样……”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据说当两个人互相袒露爱意后，他们会格外享受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真嗣和明日香似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至少第一眼看上去是这样。不过，若仔细地观察你会发现他们在尽可能地回避着对方。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会待在各自的房间中；其他时候要么明日香在温室里照料植物，而真嗣在家打扫房屋，要么真嗣去钓鱼，而明日香去城市里寻找补给，要么……

而在一起的有限时间里，他们却很少谈话。即便偶尔聊天，他们也只是聊些琐碎的小事，尽力回避着最大的话题。他们会交换局促不安的眼神，然后迅速别过脸去，就像在面对无法抵抗的禁忌。

他们两个都知道这实在是荒谬；他们也都知道对方有着同样的感觉，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称得上是可笑的举动？他们到底还在害怕什么？

难道害怕过度亲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精神上，有时还在身体上他们都比过去亲密很多。而后者则从未（刻意）跨越通常意义上朋友的界限。难道比这更近一步不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吗？

难道害怕再次伤害彼此？

他们两个都确信彼此不会再故意伤害对方。虽然以后难免会有无意间伤害对方的情况发生。难道因为这种小小的风险他们就止步不前？

还是这个陌生处境让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理？

难道他们不想一起去探寻吗？

“该死！这真的太可笑了！”明日香边收拾着桌上的空盘子，边嘟哝着。

“嗯？什么？”真嗣疑惑地问，准备接过碗筷洗干净。但他停住了，因为明日香轻柔地抓住了他的手。

“这个……”她说，一面手指插过真嗣的指间，“我是说这个……”

看着真嗣疑惑的眼神，明日香知道他没完全明白。

“跟我来……”她牵着真嗣前往起居室，后者仍然不明就里。她拉着他一起坐在沙发上，转过脸面对着他，然后像刚才一样牵起另一只手。

“真嗣，我……我那晚说的……是认真的。”她短暂地别过视线。“我爱你。”

“我……我知道，”真嗣一副信誓旦旦的表情，脸上微微发烧。“我……我也爱你。”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些相恋的人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回避着对方？”

“我们……我……”他结结巴巴地回答，好像他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一样，最后他摇摇头、“我不知道……”

“那我们为什么不……？”明日香没有问完。

明日香靠向真嗣，时间似乎凝固了，两个人的嘴唇接触在一起。

万籁俱静，他们坐在那，闭着眼睛，双手交缠在一起，享受着对方的温暖；唇间轻柔，细腻的感觉，就像是他们的初吻。

不，这就是他们的初吻！在明日香生病时，真嗣给她的吻表现得更多的是关心与感谢，感谢她为他担心；和这次不一样。

而再之前那个吻……

那个时候，她厌恶自己内心的愿望；她厌恶那个喜欢他的自己。她曾努力说服自己那并不是一个真挚与渴望的吻，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并捏住他的鼻子来捉弄他罢了。但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而真相却恰恰相反，她捏住真嗣的鼻子只是为了让他无法喜欢这种感觉，就像她自己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一样。在跑向浴室的瞬间，一股未曾谋面的悔意涌上心头；既是后悔如果非要在某人面前展现脆弱的话，自己吻的居然是他；亦是后悔他们都未做任何努力来让那个吻持续下去，让那个吻成为真正的吻。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更后悔哪个。

但现在，他们没有理由再后悔任何事；他们可以自由地去享受爱，他们也是这样做的……直到快要因为缺氧而窒息，他们才分开，微微地喘着气。

“这才是热恋中人们该做的事！”明日香晕乎乎地喊道。

真嗣点点头，放开明日香的手，安详地笑着。然后用颤抖着手抚摸着她的脸颊。接着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至少对他来说），他拉着明日香靠近自己的唇边，怀着从未有过的热情亲吻她。

她倒是不介意。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激情促使明日香更用劲地搂着他的脖子，与此同时，真嗣的手臂则环绕着她的腰；彼此都让对方在这个吻中愈陷愈深。明日香感到真嗣身上散发出一种未知的渴望；这股热量既令她害怕又让她无法抵触。就此一次，她让真嗣主导；他先张开闭合的双唇，而明日香紧随其后，那……那是他的舌头吗？有那么一瞬间，明日香愣住了，但没有停下；她让这种刺激的感觉压倒了自己，重新回到这个“游戏”中。但时光飞逝，他们不得不再次分开。

“你学的还真快，”明日香头晕目眩地赞赏道。“是不-是不是有点太快了，那问题来了：你从哪里学的这吻法？”

真嗣的微笑瞬间褪去，他避开询问的目光，脸上开始发烧。“美——美里……”

“美……什么？”

“是……是在她……死之前。她说这是“成人的吻”。她……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吻，说我回来后我们可以继续其他的……但是我们都知她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回想起来，我不确信她是想告诉我，我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是她希望我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在乎我的人。但在那个时候，我感到的更多是困惑，而这也令她的死对我来说凭添了一份痛苦……”

最初的嫉妒很快退去，她转而同情起这个悲伤的男孩。那个大大咧咧，热情开朗又邈邈的监护人对她来说也意味着很多。就算她俩有些摩擦，美里也尽可能地作为一个朋友在她身边。对于真嗣，她当然意味着更多，她是第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也是第一个让他敞开心扉的人。她是第一个让他感到……感到像母亲的人。

明日香抬起手轻轻地摸着真嗣的脸。这样，她就可以让他含着泪水的眼睛再次注视着自己。现在她也能像常人一样为自己爱的人做些什么。

“没关系，”她说，带着一个令人舒心的笑。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第一眼看上去，他们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仍然成天为生活所忙碌：学习、吃饭、工作。这和几周甚至几个月前没有任何差别。

不过若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不只是偶尔的接吻和身体接触（不过仍然不像其他的恋人们那样频繁——尤其是在他们这种状况下），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再向对方隐藏自己的感情，这似乎卸掉了压在肩上的重担；而这重担，他们甚至未曾知晓。

如果他们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幸存者，或许他们可以像其他年少的情侣那样平静地享受这种名为初恋的生活。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豆大的汗珠从真嗣额头上滑下，他的呼吸显得有些紊乱。他再次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红发室友。明日香显然正等着他回应，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怎么变成了这样？为什么他会同意？唔，虽然他的一部分也希望这么做，但是，是不是太

快了？

“嗯……贫血……？”

“差不多了！”

“再-再生性贫血……？”

“好吧，这个就过了，”明日香说道，查看单子上的下一个问题。

他们偶尔会对彼此进行这种测验，来检验学习的成果。因为如果每次遇到突发状况，他们都需要现查书籍和资料的话，那么很多时候，简单的问题就会变得相当棘手。而一旦到了那种关键时刻，真嗣的学习内容——医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他俩谁都没指望他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医学院里那些医学生几年的学习内容——而他们甚至还是有专攻方向的。

实际上，他只需要学会应付那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当然，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他也不想去使用麻醉和手术之类的技术，因为他觉得这还是太冒险了。

“好了，下一个问题：中暑时该采取什么措施？”

“呃……”

“哦，拜托，这个很简单啦。甚至我都知道！”

他咽下口水。明日香也学了些这方面的知识，就像他也看了一些她的学习内容，这样在遇到生病或诸如此类的情况时，就能履行对方的职责。但就算这样，答不上这题让他着实很尴尬。

“我……嗯……”他结结巴巴地说，边走到明日香的身边紧张地靠向她，“我……爱你……？”

“很赞的答案，”她笑着抬起头看着他，挥手制止住真嗣的吻，“但不是正确的！”

“哦哦，但是……呃，那是……”

为什么他会同意做这个……？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自他们搬来后，看电视成了他们晚上常规的娱乐。当然，不可能再接收到电视台了。不过，以前的山寺夫妇（至少是其中之一）似乎收集了很多 DVD 影碟。

最初只是消磨时间的活动，现在却变成了拥抱彼此的好机会。看爱情电影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就像那个晚上一样。

那是一部剧情极其老套的西方电影：他遇到了她；他们相爱了；然后一些原因破坏了他们的关系（通常是与第三者相关的某种舞会），但是最后，他们还是会在一起。

现在，在一次约会后“他”来到了“她”的家。然后她问他要不要进来喝杯咖啡，他同意了。他们进入房间，他们开始接吻……开始脱掉衣服……
然后……

真嗣迅速转移了视线，脸微微发烧。看到他的窘样，明日香在一旁咯咯地笑，肘部捅了他一下。

“BAKA，这部电影是 PG-13 级（注：针对 13 岁以下儿童定的级别，可能含有轻微不和谐内容），你不用担心会看到其他的。看到啦？已经结束了。”

他感到明日香重新靠在他的肩膀上，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的反应很傻。尤其介于很久以前他和丽，美里，尤其是明日香的亲密接触——通常是不小心的。这些“经验”反而让他在这种情况下更加紧张。虽然现在，挚爱就在自己怀里，这种紧张感却依然无法消失。虽说他们“正式地”决定在一起有段时间了，他还是不敢碰她“不合适”的部位。但他不能永远这样逃避；如果他们的关系继续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迟早，他们会更进一步……

“喂，真嗣？真是可惜，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

……这个“迟早”来得这么快？？

“嗯……唔……我——如果你愿意……我是说……那个……我——我们可以……技术上……”

“嗯？你在吭吭哧哧地说什么？”

“那——那个，有点突然，你懂的。我是说，我们没做过接吻以外的事，但是，如果，你愿意……做得更多的话……”

“白痴变态！”明日香咆哮道。当她明白他的暗示后，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不想谈论这种恶心的事！”

“哦……”真嗣听起来有点失望。“那……你从没想过‘那个’？”

“嗯……我……”明日香愣了一会，她现在脸的颜色和头发差不多。她当然想过；她不止一次发现自己难以不被荷尔蒙所控制，后者在每一次亲吻与爱抚后都诱惑她更进一步。但是她不能让那个发生。

不能吗……？

“呃，刚才我想说的是，不能像他们一样出去约会或是去电影院真是遗憾。你知道吗？像那样普通的事……”

他点点头，很高兴她转移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普通的事？”他想着，明日香已经把注意力转回到了电视上。

灿烂的笑容爬上真嗣的嘴角，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明日香不安地躺在床上。那晚发生的事还历历在目；胃部的酸痛感令她迟迟无法入眠。

他们偶尔也会吵架；承认彼此相爱并不能减少多少摩擦。但她不记得哪次像今天下午吵得那么厉害。

是怎么开始的？她甚至都不记得了。但可以肯定完全是他的错误。然后，以一场激烈的争吵收尾。

现在她又一次感到孤独了；寒冷与孤独混杂着后悔与内疚。为什么他不能就像以前一样道歉，这样他们就能……

明日香想到这里皱起眉头。

为什么她不能道个歉呢？那份愚蠢的骄傲还残留在她身上么？难道她没对自己承诺过，不会再让它主宰自己的生活了？难道现在她还要继续为此付出代价吗？

恐惧从这些情绪中诞生；她害怕这次争吵会毁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害怕他会……离开自己……

脑海中那孤身一人的情景把她吓坏了。这种恐惧感与在几个月前那次钓鱼事件后的几天里如出一辙，其实不能像以往那样亲密也行——只要他还在这儿。

不。她必须要去道歉，就算这是他的错误。但是然后呢？他会辩解，然后她反驳……甚至谩骂？再然后，一切都再次分崩离析。

犹豫不决地，她从凌乱不堪的床上爬起，走向房门。深深地吸了口气，打开……一个相似的吸气声从走廊另一边传来。就算是在黑暗中，他们也能对上对方的双眼。

“我只是……”他们同时开口；同时止步各自打开的门前，让人不由想起曾经的同步训练。

“-你先说！-”

-不，你先！-

-好吧，我……-

他们同时沉默了，因为这样【整理者：指两人同时说同样的话】下去没完没了，俩人都在思索着合适的话语（那种不会被对方同时说出口的话）。时间缓缓流逝，而他们唯一做的事就是注视着彼此，欲言又止。最后，他们放弃了。一个吻足以解释一切。

显然，明日香今天还是没有学会道歉。但是就像她经常告诉他的那样……

或许，她没有必要……

-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

穿过城市的废墟时，真嗣开心地笑着。为那一天所做的准备大部分已经完成。这应该还算是“普通”的一天吧？

剩下的部分，他会在明日香外出时搞定。毕竟，这会是个——最好是——惊喜。

突然，他的目光被地上闪闪发亮的什么东西所吸引。尽管他打算将其视为玻璃碎片而无视，但还是凑上去看了看。

而当他小心翼翼地去掉上面的尘土后，他笑得更开心了。

也许今天比想象中来的还要惊喜些。

-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

新的一天来到，明日香悠然醒来，她微微睁开眼睛，看着睡在旁边的真嗣忍不住微笑。他看上去是那么可爱——他不修边幅的头发，他微微的鼾声，他的手……在她胸上？她这才意识到胸口轻微的压力。

睡在一张床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些“小事故”。在互相表面心意之前，他们还会脸红着结结巴巴地解释，真嗣还会不时收到来自明日香的诅咒和她拳头的问候。

本能地，明日香准备推开他的手。但是她有点恍惚。

【实际上，感觉也没那么糟。】

她的视线扫过真嗣的脸庞。

【难道这也是相爱的人们所做的普通的事么？】

真嗣的嘴微微张着，似乎他在品味着这个美妙的早晨。

【但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当我们拥抱或是接吻时，他的手从未离开过我的后背，而我自己也没那么大胆。我是说，我甚至注意不要让我们俩的胸部接触得太频繁。就

算经过了那么多事，每当我们不小心接触到彼此更加私密的部位时，我们都会脸红着立刻分开。】

真嗣开始转动身体。

【或许我们应该……】

当真嗣开始睁开眼睛，明日香犹豫着推开他的手。

【还是算了……】

“早安”他微笑着向她问候。

“早。”她侧身去吻他的前额，尽力摆脱刚才的思绪。

“你知道么？”她抚摸着他的脸颊，“我觉得你应该刮胡子了。”

“呃？”他也重复着她的动作，“嗯，我一会去城里，我猜我可以找到一把刮胡刀。”

明日香皱眉。“你最近总是去那里，你在做什么？”

他微笑着坐起身。“一切搞定后你会知道的……”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约会？”

“是的！你会来吗？”

“不！你个白痴在想什么？没有女孩会答应一秒前的约会请求！”

“哦……我……”真嗣的表情显得有些失望，几秒钟前那个羞涩、充满希望的笑瞬间消失。

“至少你得给她打扮的时间，”明日香微微一笑；靠上前吻他的前额。

不管什么时刻，捉弄真嗣始终是明日香的乐趣。如果效果是让真嗣笑得更加灿烂，她会更乐意这么做。

她不知道真嗣具体计划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那这就是他这段时间所做的事。为了她所做的事。

难道他真的以为她会像以前一样把他的努力全部丢到垃圾里去？难道他没觉察到她已经改变了很多吗？这个笨蛋白痴……

“我马上就好，”她冲他眨眨眼，跑进了卧室。

-X-X-X-X-

“马上就好”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明日香穿着那件黄色裙子出来时，真嗣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他并不怎么在意明日香的打扮，她永远都是那么漂亮。

在出发的路上，虽然明日香在努力的掩饰，但她像小孩子去游乐园那样的兴奋令真嗣忍俊不禁。

终于，他们到了第一站。一座看上去像电影院的建筑，被它的邻居砸塌了大半。不算这些坏掉的部分的话，这是真嗣唯一能找到的还有完整放映厅的地方，不过他们不得不爬过前面的各种障碍物（明日香还有些抱怨，到底是去约会还是去冒险）。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的放映机（在他稍许调整后）能用汽车电池供电，还能放映 DVD。而这些不仅让真嗣能够从家里带爱情片来放，也让他免除了摆弄胶片的烦恼。这样，他们就能不被打扰地欣赏电影了。

欣赏电影的同时，他们还可以做点“其他”活动。真嗣忍不住想起好几个月以前离家出走时，在电影院里看见的那对，他记得那时他也希望有一个人能和他亲密无间的在一起。虽然他俩没那对那么夸张，不过愿望终于成了现实……

-X-X-X-X-

“我记得这家餐厅，这里的食物很棒！”

“你不介意我只是在这里加热饭菜喽？如果我有时间在这里现做的话，会更新鲜些……”

“哦，好啦，”明日香转着手里的叉子，“这是你这段时间以来做得最好的一次！”

“谢谢……”真嗣嘴角微微上扬，品味着明日香的赞扬。

实际上他自己并不能判断食物的好坏，坐在餐桌前，他呆呆地看着她：昏暗的灯光让明日香显得更加楚楚动人；她宝石蓝的眼睛里闪烁着跳动的烛火，她白皙的手臂和小巧的嘴唇是那么的……总之，这一切让他没有多余的思考空间来评判食物的味道。

这个餐厅是他们的第二站。这座建筑看不到明显的损坏，真嗣很轻松的找到一张考究的餐桌和两把椅子。他不想在约会时让明日香等太久，也不想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所以，饭菜出发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他来这里只需要稍微加热下。

“你在看什么？”

她突然的言语把他拉回到现实。

“嗯……我只是在想在这个灯光下你有多漂亮，”他老实回答。

“这么说，我在其他时候很难看喽？”明日香半威胁道。

“当然不是！”真嗣断然否定，不安地回缩肩膀。“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会夸人……”

“停，看起来你永远都搞不清我只是在开玩笑，”红发同伴咯咯笑道，“毕竟，你夸我也是理所应当。我不会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家伙约会时这样打扮。”

“啊，我想想。上次你去和光介绍的朋友约会时，穿了件绿色高领的衣服。”

“哈？你是说我像个荡妇？”

“嗯……不！我是说……嗯……有点不寻常……”真嗣寻找着合适的字眼，“你看上去更喜欢……嗯……比较宽松的衣服，就像，唔，就像这件黄裙子。”他指着她身上的衣服，“我是说，你好像特别喜欢这件，对么？”

“是的，这是我的生日礼物”她转过视线，喃喃自语，“……加持送的……”

真嗣噎住了，这不是他希望导向的话题。“嗯，那个……没事。我明白，他一定对你很重要；比起我父亲他更像我的家人。而对你……我是说，你认识他的时间更长，你很迷恋他……”

“不！”明日香打断他“我……我对他并不只是迷恋。”

“嗯？”震惊和突如其来的失落敲打着真嗣的心，她的意思是……？难道她……？“这么说，我只是他的代替品……”

“不！不是，这和我们之间不一样。这是一种……”明日香叹气，“自从我母亲去世后，我被NERV抚养。虽然我和我的新家人住在一起，但是父亲从未真正关心过我，而我的继母，就像她说的那样，她害怕我。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在NERV度过；他们把我从一个监护人送到另一个监护人。但是，大部分监护人都一样，只有我在训练中表现优秀才会被表扬，甚至美里也没好到哪去……”

“美里？”

“是的，你不记得了吗？她曾经做过一段我的监护人。回头想想，我得承认她还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后来我搬到这里，她的行为举止和过去我所认识的她有很大不同，这让我认为她更喜欢你。”真嗣点点头，但没有打断她。

“总之，我想说的是：没有人把我当作一个孩子，但是也没人像对成年人一样对待我。然后加持出现了，他和其他人不同；他从不低看我，也不躲避我。我第一次感觉可以轻松地做我自己。”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明日香继续说道，露出一丝苦笑，“虽然他看上去很轻浮，但他从没对遇到的女孩做出格的事。当时有流言说他刚被前任女友甩了，只有像他前任女友

那样真正的女人才能得到他。所以，如果他选择了我，那就说明我被当作成年人对待了，就像我一直希望的那样。我知道听上去很傻……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这就是爱情……”

手臂上的温暖让她再次抬起头。她看着他理解的微笑，百感交集。真不敢相信，她曾经那样指责他不可能理解自己。但现在看来，他才是那个一直以来明白自己心中所想的人。谁知道如果那时她就知道，结局还会是这样吗？

“嘿，”真嗣打破了沉默，“愿意和我跳支舞吗？”

-X-X-X-X-

柔和的音乐在空荡的舞厅响起，两个年轻人在梦中旋转着。

明日香闭上了眼睛，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每一次舞步变换他们的脸颊都轻轻接触。她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地板都似乎不复存在。就好像他们都在云彩上舞蹈，只有星空在头顶与他们做伴。除了彼此以外，再无他物。

她一定表现得太沉浸在这份幸福中，真嗣凑到她的耳边低语道：

“那个总说自己不需要这些的女孩儿身上发生了什么？”

“哦，我从没说我需要这些，”明日香平静地回答，但看到真嗣慌张的神情还是忍不住笑了。“但这是我不想错过的礼物……”

真嗣立马松了口气，但相反明日香却绷紧了身体。

“说真的，要不是发生了这些……我可能不会有机会体会这个……”她的身体微微发抖，“你有想过吗？或许我们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唯一剩下的人；或许我们不会爱上对方，如果我们没住在一起；或许我们会选择其他人，在原来的那个世界里。”

回答几乎是脱口而出。“不会……”

明日香再次把头靠在真嗣的身上，微笑重新在脸上浮现。“很好……”

音乐已经停了很久了。

但没有人注意到……

-X-X-X-X-

“真嗣，谢谢你。这……是我生命里最浪漫的一天……”

“这没……”真嗣没来得及说完，明日香用她的嘴打断了他。

是的，这是明日香度过的最浪漫的一个夜晚。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同步训练，还是他真的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变得这么了解她。他似乎不仅知道她的喜好，甚至还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的那些。他们简直就像一对夫……

是这样吗？

不……他们间似乎还有一道障壁。从此刻两人间犹豫的接触就能看出。

害羞。这道最后的障壁已经产生了裂痕，但离真正粉碎还很遥远。这道屏障阻碍了他们最终走到一起。

而现在似乎有一个完美的机会。

“嘿，真嗣，”明日香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吹气，“你想……来杯咖啡吗？”

“嗯？什么？”他不解地眨眨眼睛。“这么晚了喝咖……？”真嗣倒抽口气，甚至松开了抱着明日香的双臂，震惊着磕磕绊绊地后退。他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话。

“你-你-你……是说……？我-我……难道……你……我是说……太突然了？那-那个，我……我们……甚至还没“鬼混”**【整理者：fool around，指异性间的鬼混，实在翻不出来了orz】**……嗯……或是什么其他的……”

“我——我知道，”明日香红着脸承认，胃里就像有蝴蝶召集着越来越多的伙伴冲到和谐的大自然里去。“但这就是关键！如果我们一直害怕把手放到所谓错误的地方，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说着，她抚摸着真嗣的脸颊，坚定地看着他那双深邃的眼睛；这种坚定不止在强调她所说的即是心中所想，更是在向自己承诺永远不会对此感到后悔。

“真嗣，我爱你！我希望和你分享我的一切，我也希望你也这么做。但如果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触到根本。这就是我想这么做的原因，我们应该推倒最后一层壁垒……”

“你——你确信？”真嗣再次低声问道。

明日香的回应是一个微微娇羞的点头，但没有把视线移开。她的手搭着他的肩膀，而他，犹豫着，搂住她的腰，将她拉近，俯身吻下。与他们其他时候的激情四溢相比，这次更加柔和，更像是彼此传达着爱与关怀，互相确认着自己发自本心的举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吻中缠绵，慢慢向明日香的卧室退去。

-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

阳光洒满了房间，明日香带着灿烂的笑醒来，看到真嗣已经不在旁边，微微有点失落。不过，弥散在空气里的香味告诉她，早餐已经快准备好了。

舒展了四肢，她起床换上一件宽松的T恤，撩去脸上的头发，摸索着她的神经连接器。好

一会儿，她才想起来很久都没见到它们了。最后，她用两条丝带绑在头发上，想了想，又干脆就把头发散开。

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发出脚步声，就这样溜进厨房；真嗣在那儿，忙着生火。趁他背对着自己，明日香悄无声息地靠近。

面对突如其来的拥抱，真嗣吓了一跳，但身后的感触让他随即放松。

“早上好，亲爱的，”明日香的声音，伴随着脸颊上双唇的感触。

“早上好，明日香。我得承认，我没想到你会起这么早。我本打算给你准备一个在床上的早餐。”

“嗯，没关系，”明日香依偎在他的肩上，“这里也很舒服。”

真嗣轻声笑了。“好了，我基本上快做完了；就差煮点咖啡……”

“咖啡？”她看着他，“味道上瘾了？”她略带嘲笑地说。

“嗯……那个……我可以适应……。”

“哦，这么说，我的白痴变态昨晚很享受喽？”

“我……嗯……”

“嘿，”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你不是唯一的那个。”

微笑着，他转过身，把她搂入怀中，他准备俯下身，却被明日香紧绷的脸止住。

“但是别指望每周都会有！”她警告着，欣赏着到真嗣失望的表情，她忍不住吃吃的笑。重新靠在他的身上，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每天都可以……”

“什……？嗯……现在？”

“放松！”明日香笑道，“一个玩笑而已，”她在他肩上轻声叹息，“只是……这个……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很棒？美妙？不可思议？我不知道它是否可以被形容为……”

“哦？‘真恶心’不适合？”

她做了个鬼脸。“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无法认同人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在失去了其背后的意义时，还进行这种行为是不是在掩饰真相呢。而且，”她的脸微微发红，“唔，或许我没法主观的判断。不过，不管怎样，我猜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

“不见得哦……”

他们的双唇再次接触；每一秒都迸发着更激烈的热情。

没过多久，明日香的“玩笑”便被遗忘了……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景色和上一次一样：海水充斥着可怕的红色；丽的白色半个头颅依旧斜翘在海的另一边——似乎她已经超脱了时间的制约；不远处，如十字架般量产机的尸体零散地插在沙滩上；美里的十字项链，已经从木桩上滑落；真嗣走过去再次把它捡起来。

明日香望着他单膝跪在沙滩上，然后她选择离开，留给真嗣一些自己的时间。坐在几米外的地方，她皱着眉凝视着大海。不知是因为这个阴暗、呼啸着的天气，还是因为这个地方本身，明日香很希望他们可以早点回家。她理解他希望来这里，但她不用强迫自己喜欢这儿。

肩膀上的一拍，把她从恍惚中召回。

“嘿，”真嗣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搂住她，“你不想和他们说说话吗？”

“不……”她摇了摇头。“我不能……”

“好吧，你不用，”尽管他想说得肯定，但明日香还是听出他的声音里有一丝失望。

明日香深吸了一口气。“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对吗？”

“嗯？”真嗣显然吃了一惊，“什么？”

“只剩我们自己！”她脱口而出，“没有人再回来！”

她曾经多次思考为什么没有其他人跟随他们，但是她潜意识地极力逃避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现在，当她再次面对这个场景，她无法再次逃避内心的愧疚和良心的谴责。那一天的回忆充斥着她的大脑。

可是真嗣却对摆在他面前的现实视而不见。“是什么让你这么想？”

“不记得了吗？‘如果你不能全部属于我，我宁可什么都不要！’但是……至少我的一部分希望和你……”后半句几乎像在耳语。“如果这个蠢主意被……她曲解了，会如何？‘如果想要得到你，就不能有其他任何人出现！’但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完全不是！”

“不是这样的……明日香”真嗣试着让她冷静，同时把她抱得更紧。但从他的声音可以听出，他也没有卸掉心头的重担以及对那天的悔恨。“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来，但这不是你的错。妈妈，丽，她们告诉我只要他们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回来。这不是你的错，如果他们

更喜欢那个虚假的幸福……”

“真的？”她转过头看着他和煦的微笑。

“为什么不亲自去问问？”

-X-X-X-X-X-

“嗯……你们好……？”

明日香皱眉，对着了无声息的大海。

“哦，这一定是我真辈子干的最蠢的事，”她嘟哝着。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再次将目光转向红色的大海。

“我不确信我要说什么……我知道我对你们很不好。

但是，我……我真的很想念很多人。我想念美里，想念她洒脱的性格，想念和她一起开男孩子们的玩笑的时光；甚至想念她在早上吵醒大家的方式。

我想念小光，我真的很想再和你聊天。只有我们在一起时，我才真正的觉得自己像个正常的女孩。就算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你还是愿意接受我。

我甚至想念真嗣的白痴朋友，至少他们是不错的沙袋；还有绫波，虽然她……嗯……在那儿！

加持先生，不知道你是否在那里。我想谢谢你，不管我有多么烦人，你一直都这么照顾我。你是第一个我能称得上是朋友的人，至少是朋友……

妈妈……对……对不起，我一直都不相信你爱我。我现在明白了，就算看不到也听不到，但你一直——一直为了我在那里，一直都希望我快乐的活下去。我只是……虽然现在世界变得很艰难，但我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以和我在一起的人，一个真正爱我的人。我从未这样的感到幸福过。”

一滴泪水安静的划过她的脸颊，“我现在没有其他想说的了。”

说完最后一句，明日香再次抬起头，看着眼前红色的大海微笑。似乎心头很重的一块巨石被去掉了；她从那天起从未感到这么轻松过；就像乌云散去后，阳光洒向大地一样。

-X-X-X-X-X-

回到真嗣那里，明日香沉默地坐到他的身边。任由他的手把她揽入怀中，头靠在真嗣胸前；他们就这样沉默地坐在这里，享受着这份亲密。

“明日香，我在想……”真嗣最后打破沉默。

“嗯哼？”

“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你觉得……你……你会有一天嫁给我吗？”

吓了一跳，明日香猛地坐起身。

“什-什么？”这太突然了，而且他看起来异常严肃。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我不知道。我是说，如果没有发生这些，谁知道我们会不会像现在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我……我不是那种家庭主妇的类型……而且我也没想过要成为那种人……但是……”

红着脸，她躲开真嗣的目光。她确实没有认真地想过。结婚——她一直认为不过是个古板、无聊、老掉牙的仪式而已。但是现在，她突然觉得自己多么希望能穿上白色的婚纱，随着他漫步在红色的地毯上；在他们朋友的注视下，交换誓言。在祝福声中献上承诺一生的吻。

愉悦的颤抖爬上她的脊梁，从今以后他就是他的丈夫，而她，作为他的妻子……

“……也许……会吧……”

真嗣温柔地拿起她的手，她吃惊地看着他将一枚红色的戒指套在她的无名指上。

“前段时间去废墟时我找到了这个，在一家珠宝店，”真嗣解释道，“我想在约会那天送你，但是，我不能在没准备好以前这么做。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尺寸而且还有一点裂痕，但还是……或许，我们有机会……”

明日香无言地看着这枚戒指。是的，指环稍微有点大，红色的宝石有一点点裂痕，但这有什么关系？诚然，它只不过是某些本来可以发生的事情的见证……还是说他的意思是，即使在过去了快一年之后，他仍然怀着其他人可能会回来的希望？期盼着最终他们能过上普通的生活？

“你真是无药可救，”她笑着说。

“嗯？我还以为我刚找到一种良药……？”

“白痴，”她笑着紧紧地抱住他，“我是说你真是无药可救的浪漫……”

“哦……你还没有看到更多我为你准备的……”

带着一点点好奇，她抬头看着他，但是似乎他不想再说得更多……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明日香微笑着打开门，迎接清晨的阳光。在过去的几周里她感到无比的幸福。她以前从未想到，人类会如此地接近别人——就像她和真嗣现在这样——却没有像烂泥巴一样混在一起。他们消除了彼此的不解和畏惧，将他们的关系迈向了新的阶段。没有什么能再分开他们；没有隔阂和仇恨，没有悲伤和羞耻；从心到身地合为一体。

想到最后一点，明日香笑得更灿烂了。那一晚后，他们每一次都更激情。她不得不承认，她确实很享受他们的“探索”。但更重要的是，她前所未有的感到一种自由：摆脱曾经的痛

苦，摆脱过去灵魂深处的黑暗。她甚至想不起过去是否还和谁这样一起无忧无虑地生活过。如果有过的话。

从他们的仓库里取了点玉米，她去检查他们的家禽。看到有两只母鸡狼吞虎咽地啄着玉米，明日香靠在自制的栅栏上胡思乱想着。

这两只鸡还挺走运的。它们每天无忧无虑地这么活着：吃饭、睡觉……然后下蛋，如此反复。

她痴痴地笑着，想这个足够傻的比照。

之后，她去看了看温室，然后发现一块“路障”突然不见了。真嗣之前把温室里的一小块地方用木板围了起来，还请她不要偷看，说是一个惊喜。

之后，她去检查温室，她注意到前段时间真嗣单独辟出的一小块密闭空间不见了；真嗣曾告诉她不要偷看，他希望给她一个惊喜。但是现在，那块地方完全空了。

也不是全部，还有一小点在桌子底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明日香跪下凑近去看。

一束玫瑰？他种这个干什么？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告诉我啦，真嗣，我们到底要去哪？”

“你会只看到的。”虽然她被要求闭上眼睛，但她听出他在开心地笑。

“你要我带着眼罩看吗？”她斜身靠在他的肩膀上笑着说，诚然，明日香现在确实很好，奇“告诉我嘛，我的白痴变态为他最最亲爱的爱人准备了什么呢？”

“什……？呃……到了你就看到了。”

明日香还想再继续抱怨，但真嗣的车刚好停下。这就是说，她有机会稍稍偷看下……

“不许偷看！”回头看到明日香偷偷移动眼罩，真嗣立刻命令道。

“好的，好的”明日香呼呼地吐着气

她听到真嗣打开车门，他拉起她的手引她下车。她感到踩在软绵绵的地上。

沙子？波浪的声音，海浪怕打着沙滩？

“我们在哪……？”

“嘘……”真嗣用一根手指按在她的唇上，“再等一小会……”

他丢下好奇的明日香，回到车里。他到底计划什么呢？她倒不是介意他在海边搞什么东西，但是他之前的举动似乎有点不太正常。

正在胡思乱想着，真嗣回来了。她感到他的手划过她的头发，摘下她头上松垮垮的头绳，用一种很熟悉的东西重新固定了她的头发。

“那么，你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喽？”她说着，认出了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 A10 神经连接器。

“唔，我需要……小小的调整它们下。”

【调整？】

不可思议的，她伸出手摸到一种薄薄的又细又滑的丝状物。

“什……？”当真嗣拿掉她的眼罩，明日香不敢相信所看到的一切。他们确实是在海滩上，但是从这个角度看不到丽的巨大头颅和量产机的残骸，而且第三次冲击留下的各种碎片也被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拱门，被玫瑰花所点缀。夕阳在海平线上，映出一片红色和橙黄色交织的空间。

“那-那个，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祭坛或是其他什么的，”真嗣说，显然他看到明日香眼中的疑问。但是他结结巴巴的解释并没有减少她的惊讶，甚至恰恰相反。他的穿着看上去挺随意——是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长裤，那是他曾经的校服——但现在这多半是她最正式的衣服了。

“祭坛……？”

“我——我知道，这不很正式……只是个象征……但是……我是说，其实最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明日香还在瞠目结舌地站着，她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她从未这么确定过未来要发生的事。见到她没有说话，真嗣继续下去。

“我-那个，可能有点早，但是，嗯，反正我们也是要在了一起了……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你愿意……我想：干嘛还要等下去？”

明日香目光游走到手指上的戒指，不容置疑了。她的眼睛再次湿润，颤抖的双手捂住嘴，跟随着他的目光眺望海得另一端。

“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见证我们的爱；让整个世界知道……我爱你……”真嗣转过身带着一缕羞涩的微笑，向她伸出手。“那么……？”

“白痴，”明日香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打断她，似乎她再也控制不住了，“看看我穿的什么？白……白痴，我是说：穿着老式的短裤……”真嗣将一根手指放在她的嘴上，停止她的胡言乱语。

“不会，”他说，摇着头“没有关系，无论你穿什么，你都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看着明日香的微笑，他轻轻地拉着她到拱门下，坚定地着她的眼睛。

“明日香，”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个又漂亮又暴躁的女孩。你和我以前见过的人都不一样；我习惯了别人的冷漠，但没人，嗯……没人对我的处事方式这样恼火过。到了对战第七使徒的同步训练时，我开始喜欢上和那个暴力的红发室友一起生活了，虽然有时候她会让我很难过。毕竟，和这样一个女孩住在一起很难不注意她的美丽，而下一秒很有可能会被狠狠地教训，”真嗣露出一丝浅浅的笑，继续说下去。“如果我说我没有被你的外表所吸引，那我一定是在说谎，但更多的是，我很羡慕你的坚强，你的勇气，我觉得你会摆平你面前的所有困难。

但是，有那么几次我有机会目睹这坚强外表之下的东西；这或许就是我无法自拔的原因：一方面我想保护那个心灵满目疮痍的孩子免遭世间一切苦痛的侵害，另一方面那个强大、火热的女孩能指引我前进的方向。

你是我的锚，是我在生命中最坏与最好的瞬间都能倚靠的支柱。因为这一切的一切，我爱你。

所以，我，碇真嗣，希望娶你，惣流·明日香·兰格蕾，为我的妻子；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生老病死都永远的在一起。”

“你……你是认真的？”明日香试着调节语气，但她的声音和表情都很不幸的出卖了她。“嘿，这不公平。你有这么久的时间来准备台词，而我只有几分钟。”

“你不用……”

“真嗣，”她微笑着打断他，“刚开始时，我只把你当作又一个渴求我身体的懦弱的变态。好的一方面是，他懦弱到足够我拿来寻开心。”她咯咯笑着，“但是，过来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开始喜欢那个温顺又害羞的男孩——只要他不一直重复那些该死的道歉，”真嗣也吃吃笑了起来，明日香开始变得严肃，“

但是，你是我的竞争对手；而且，最终，你成为了威胁我那时生命意义的存在，我怎么可以喜欢上那种家伙？我怎么能让那么弱小的家伙成为我的依恋？但是在内心深处，或许我已经不想离开你，但即便这样，我还是停不下来不停做出伤害我们两个的事，我真的很抱歉我过去所做的一切。但即便是这样，你依然没有离开我，无论我多么惹人嫌你总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存在，所有人都会过段时间就离开我。但是，在我们第一次谈起三冲时就算我要求你离开，你却愿意为我做一切，你愿意帮助我，你愿意保护我。

就在那时我确信我可以相信你，最终，我允许自己爱上了你。

这些就是我，惣流·明日香·兰格蕾，愿意成为你，碇真嗣，妻子的原因。”

“那么，我宣布我们……”真嗣看着明日香

“……成为我的丈夫……”明日香继续，两人的嘴唇慢慢靠近。

非常非常亲密……这似乎对我来说让他们睡在一张床上有点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其中有一幕明日香醒来推开真嗣无意识的手，这是之前我设想的一个不成熟段落的片段。

最让我困扰的部分是明日香三冲的回忆，直到最后一刻我都在犹豫是否要加上这些。正常情况下，应该让明日香告诉真嗣全部；但是，尝试这么写后，我发现对话全部来自一方。在之后我发明了本章开头在厨房的这一幕，我曾设想把这些放到第二章，但是那里应该表达的内容已经满了。所以最后，在第二章我留了一个序幕。

然后我想说说其他的；是的，本章提到了很多我自己设计的关联。比如，我们不知道明日香和美里以前是怎么认识的，那件黄色裙子是哪里来的。如果“成人的吻”是法式接吻，我不想展开讨论美里对真嗣的感情。和之前的一些三冲场景一样，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嗣想象的碎片或者真的是美里，还是她有其他动机。所以，饶了我吧，不要再喊“这根本就是错误的！”了，我用了这些片段因为我觉得它们很适合这章。

至于第六章；嗯，我知道你们会这么想：他们幸福了，他们间不会再有其他变化了，这个世界完美了，是吧？
好了，再想想吧……

糟糕，差点忘了：感谢 Divine Chaos 和 dennisud 的预读和他们的建议（不管是用上了的的部分，还是没用上的部分）：P

【作者修改笔记】改了些小错误，加了一点细节，给在湖边那一幕加了一个情节。还给他们相互坦白前的剧情加了点内容，以便看起来不那么草率，同时也让他们克服心魔显得不那么容易。修正了一个明显的错误（我很惊讶没人看出来（如果有人看出来，我很抱歉没有提到你:P））：真嗣说他不喝咖啡，但我们最晚会在第七章看到他这么做。没错，我觉得我能用“那只是可可”当借口，但我觉得改了也无伤大雅。；)

【附加结局】最后他们终于分开了，一丝邪恶的笑爬上明日香的嘴角。

“那么，惣流先生，”她轻轻地对着真嗣的耳朵吹着气，双臂绕过他的脖子，“我猜，现在是我们的蜜月时间了！”

“什……现在！这儿？”

“哼哼，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人类的好处是：你可以在你愿意的任何时候做，不用担心被别人看到！”

“但……”真嗣没有机会说更多，明日香的身体已经把他压倒在地……



本章插图

第五章：第十四使徒

东治吃力地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白色、陌生的天花板。他努力地感知着四周，渐渐听到一些争吵声。

“……只有五分钟。”最后有人说。

门被打开，一个梳着马尾，穿着绿白校服的女孩走进他的病房。迈着有节奏的步子，她坐到他床边的椅子上。

东治使劲地眨了眨他那双疲惫的双眼，他认出这位访问者。

“光？”他喉咙发出一阵嘶哑，来访者略感惊讶。

“铃……东治，”马尾辫的女孩迅速纠正了自己的称呼，一缕绯红掠过她的脸颊，“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还醒着。你……你还好吗？”

“呃，”他虚弱的笑了笑，“大概，我猜我还活着。”

“嗯，你……你已经睡了整整一天……”

“才一天，嗯？我觉得我至少还可以再睡两天……”东治嘟囔着，然后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他的班长，“班长你为什么……？”

“啊？我来这里是因为班长的职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思。”她腼腆地回答道，脸上挂上一个无辜的微笑。

东治无声地笑着注视着她，“啊，这我知道……”

“是啊，我猜也是……”洞木光低语道。

短暂的沉默，空气里充斥着某种不安。终于笑容从他俩的脸上退去，某些更沉重的话题他们不得去面对。

“能告诉我后来发了什么吗？”东治打破沉默，“我是说 EVA。”

“碓同学摧毁了它……”

“真嗣……？”东治虚弱地笑了笑，眼睛转回那白惨惨的天花板。“有时候真不敢相信，我这个内敛的兄弟会是这样的战士。如果在学校遇到他之前，我就见过他驾驶 EVA 的话，我真不敢相信我还敢给他那一拳……”

光沉默地点点头，“但是，如果不是那样，我猜你们两个永远也成为不了朋友……”

“是啊。”东治同意道，“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东治再次沉默。醒来后的首次，他仔细地打量着自己，视线游走在精心包扎过的手臂和被石膏固定住并悬吊着的左腿上。“那么……我后来出了什么事？”

“据我所知，真嗣和其他的驾驶员在攻击三号机前，奋力的把你拿了出来。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行动得还不够快……”光打住话头，注意到自己听上去是在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于驾驶员。实际上，她很高兴事情没有发展得更糟糕。

“你的手和腿都骨折了，”她继续补充道，“医生说你会在这里待上几周。”

“几周？”东治的声音里带着不满；想到要被禁锢在这片白花花的世界里好几周，就令他反胃；外面的空气、阳光多么美妙啊~况且，他需要外面的世界帮他振奋精神。

光似乎很享受东治的窘样“嘿，又不是少了条腿（译者：_-_-///）”她咯咯笑着“六个星期以后你又可以到处跑啦。”

东治喉咙里嘟哝了几声，但是他实在没劲儿继续争论。叹了口气，转向旁边的女孩儿。“那么……既然我出不去了，能帮我一个忙吗？”

“当然……”

“告诉我妹妹，我没事。”

“行……”光点点头。但是，当他们目光相遇，光再也说不出任何词语。似乎任何的波澜都会打破这得来不易的宁静。

“我……我想我得走了。”女孩儿下定决心说道，“他们让我进来已经很幸运了”

她起身走向门口；

“那……那个，光？”

“嗯？？”她停下，但并没转身。

“谢谢……来看我……”

“不客气……”

随后，她没再言语，推门离开，希望东治没有注意到她的脸颊。

-X-X-X-X-X-X-X-X

-X-X-X-X-X-X-X-X

“不行，剑介……”真嗣对着电话叹气，“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东治……什么？……他们不让你去看他？哦……不行，不行，这个我也帮不上忙……光可以？但是这也许是因为她是班长？……嗯，嗯，也许是有点过了……不，我不认为明日香在这上面可以帮任何忙……”

真嗣从过道瞥了眼客厅，他的红发同伴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地板上懒洋洋地对着电视，听到他们的对话，她转过头好奇地望着他。

真嗣朝她眨眨眼睛，继续和剑介的电话。“问——问她？”他努力切换成“焦虑/受惊的真嗣”模式，“我……我不知道……她……她最近很……暴躁……嘿，你干嘛不自己去问她？我可以给你她的电……剑介？喂？剑介？”

轻声地笑着，他放下电话回到起居室，“我猜他永远不会知道……”

“我还是不敢相信，我又输了！”明日香趴在地板上喃喃自语。

又来了……

“明日香，现在就我们自己，”真嗣打着呵欠说，“美里在你洗澡时出去了。”

“所以呢？”

真嗣无奈地望着她，明日香已经好久没这么坏脾气了，起码不会像这样。“你不会又要像以前那样了吧？”

“如果我要呢？”明日香不高兴地说，背过身去。

“哦，明日香……”看着她的举动，真嗣忍不住笑；虽然明日香很久以前就认为自己是大人，但是即便是在她真的成年以后，她依然保持着某种小孩子的脾气，至少像他希望的那样……

他趴到她的身边，把她搂在怀里；明日香轻微地挣脱了下，显然她现在更希望继续发火，而不是享受他的抚摸；不过，真嗣知道她不会持续这种脾气很久。

“只是……”她声音中的暴躁已然消失，“我居然这么简单地输掉了！又一次！我还没真真正正的和那使徒战斗一回！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可以重新……”

“它让我们都措手不及，”真嗣安慰道，“没有人能比你做的更好了，更何况你已经足够让它知道谁才是老大……”

终于，一个浅浅的笑爬上她生气的面具。她转身面向真嗣，用自己的胳膊绕过他的臂膀，撅着嘴。“你知道，我讨厌你这样。”

“好啦……”

她摇摇头，慢慢贴近“这个不对，”她继续在他身边耳语“你应该说‘对不起’。”

“哦？”真嗣笑道，感受着明日香的呼吸滑过皮肤，“对不起。”

“好多了……”她闭上眼睛，就在他们的嘴唇……

“我回来了！”

听到这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声音，两人嗖地站了起来；他们并没有恐慌，而是惊讶的同时又带着点无缘无故的希望。但是没人出现……

真嗣感到明日香的身体一阵僵硬，她趴在那儿慢慢转过身。真嗣瞥见到她眼睛里那一丝希望的光在几秒钟里彻底变成了悲哀。

“只是电视的声音……”她毫无感情的说；

“是的……”真嗣咽下喉咙里的悲鸣，把她推回原先的位置，“只是电视……”

-X-X-X-X-X-X-X-X

-X-X-X-X-X-X-X-X

这不是她第一次见到战场，但是 EVA 的巨大的残骸还是让她脊背发寒；

战场的清理已经开始，使徒和 EVA 的尸体正在逐步运走。巨大的卡车和起重机忙着处理这些残骸；NERV 封锁了周边区域，并禁止好奇的人们靠近；但是没有人敢拦下她，即便他们没有认出这是三佐。

“你已经没事了？”

律子肯定式的问句没有打断美里的思绪，她当然“有事”。绷带和石膏缠着的手臂明显可见——那是不久前三号机刚刚留下的。她的老朋友也没比她好到哪去，头部的绷带也很新。

“特殊时期，我没有时间休息，”她继续生气地说，“我本会来的更早些，如果某个司令没下那种白痴命令。”

“真嗣的事我听说了，”博士评价道，“虽然初看起来他的惩罚没有任何缘由，但碇司令多半有其他考虑……”

“你永远都会为那个混蛋说话，对吧？什么时候又开始了个我不知道的新游戏，啊？‘比比谁最能伤害真嗣？我……’”手臂突然的剧痛打断了她说的话。

“冷静了？”律子开始反击，“你说的好像他已经被捕或是被从 NERV 驱逐了。”

美里叹气。“对不起，我只是……他不应该这样被对待。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为我们冒着生

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驾驶 EVA，这次如果不是他奋力救出了他的朋友，事情会变得不可想象，这孩子好不容易对驾驶 EVA 有了点信心，他们不能这样做。”

“我觉得他不会在意错过几次同步测试……”律子玩笑道。

“唔……好吧……”美里被她逗乐“你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下个使徒不要在近几周出现……”

-X-X-X-X-X-X-X-X

-X-X-X-X-X-X-X-X

真嗣猛地从床上坐起，心脏一阵狂跳，之前盖在身上的毯子又滑落至地。

又是一个噩梦……

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这种梦了，但是最近这些梦魇不断地缠绕他。在梦里嘲笑他的无能，告诉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拼命地想逃走，却无能为力。

叹气，他重新躺下，闭上眼睛，但是沮丧让他无法再次入睡。低声咒骂着，真嗣在床上辗转反侧。漆黑的屋子里，他瞟向桌子上发着寒光的电子表。

4:36……不可能再睡得着了，他的喉咙火烧一般的干疼，坐起身，他决定去找些水喝。

寒冷的空气让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他走进厨房，没有开灯——他不想打扰在它的私人冰箱里休息的企鹅，默默地从另一个冰箱里拿出一瓶饮料。

他一口气喝完饮料，将空瓶扔到垃圾箱里；他并没有感觉清爽些，状态也远称不上好。这种试图做出些改变的尝试终究是徒劳的。

低着头，他慢吞吞地走向卧室。当他进过明日香的房间，一声轻微的呜咽将他定住。

他难过地叹气，没有任何事情让他更难受；这不停地提醒他的无能为力，他没有理由责怪哭泣的她，因为在他醒来时他也经常发现自己的枕头是湿的。

站在门口很一会儿，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进去安慰她，还是任她一个人继续哭泣。

最后，确定美里不在附近，他犹豫着推开明日香的房门，开门的一瞬间，他甚至有点无奈的笑了笑；她的屋子一如既往的混乱，只要没有影响到她的形象，她不介意她的房间有多邋遢，就是成年了这点也没有改变。

但是这个微笑一瞬即逝，他看到明日香哭泣着蜷缩在床上。

他小心的避开地面上的混乱，走到她的床边，坐下。

他想在她耳边说点什么，任何可以安慰她的话。但他能想到的只有无意义的谎言。他能做

到的只有搂着她的肩膀和她一起分担这份痛苦。于是他们默默地坐在一起，直到在美里醒来前。真嗣不得不回到他的房间，开始又一天压抑的角色扮演。

-X-X-X-X-X-X-X-X

-X-X-X-X-X-X-X-X

“她真这么说？”

光点点头，看着冬治惊愕的表情，她开心地笑了。“她说‘我愚蠢的白痴哥哥应该庆幸没有更糟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不然我会亲自杀了他’。”

“这个忘恩负义的死丫头……”冬治不满地说，光笑着摇摇头，“别这么说，你知道她不是这个意思。她只是吓坏了，尤其当她听说为了能让得到更好的治疗你愿意去担任驾驶员……关于这整件事，我相信她是很感激的。”

“那现在小丫头状况如何？”

“哦，她很好，我觉得她有可能会比你先站起来哦。”

“我可不这么觉得！”东治傲然宣布，微笑着看着她。

“嗯？为什么这么确信？”

“因为，”东治慢慢开口，然后把自己完好的那只手搭在了光的手上，注视着她的眼睛。而光的脸则因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微微发热，“她没有同样的动……”

很不幸，他的话被打断了，门被狠狠地敲开，一阵红色的旋风闯了进来，后面跟着另一个人。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没有打扰到两位……”明日香故意嘲笑道；

虽然很无辜，但冬治和光的脸立刻变红。

幸运的是，在整个气氛变得诡异之前，跟在明日香后面的人调停道，“嗨，冬治，班长……”

“哦，真嗣！”冬治面露感激的神情，“你怎么样了？”

“嗯？很好……但实际上，我-我是来想问你……”

“我？啊，好的很，每天就是躺在床上吃饭、睡觉、还有被吊起来，”他拍了下自己悬吊这的左腿。

“……和女朋友一起玩过家家……”明日香在他的日程上又加了一条。

而这弄得刚要开口的光再次一脸窘迫，不过这次冬治眨了眨眼睛。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路西法小姐？这么快就想我啦？”（注：路西法——**堕落成魔鬼的天使**）

“哼，”明日香轻蔑地哼了一声，“美里不想让她的宝贝真嗣单独外出，我不得不跟着照看他。”说罢像抚摸小孩子一样，摸了摸真嗣的头。

“明日香！”真嗣试图保护自己，“她不是这么说的……”

“反正都一样！”明日香气呼呼地说道，接着她转向东治，“既然我们不辞劳苦地来看你这可怜虫，不为我们救了你的小命道声‘谢谢’？”

东治不爽地看着她，然后转向真嗣。

“谢谢，真嗣……”最后他说道，

明日香看上去马上就要给他一巴掌，但是光的肘击更快。

“好疼！”他叫到，摸着自己缠着绷带的肋骨，“干什么？”

光正打算用一个凛然的眼神回应着毫无价值的问题，但真嗣这个时候决定介入了“明日香是对的，在救你这件事上，她和凌波起了很大作用。”

“嗯哼……”明日香的视线又转回真嗣，并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呃，当然明日香帮的忙更多……”

“嗯哼……”这次除了眼神还伴随着一个警告性的拍击。

“我……额……”真嗣无奈地垂下肩膀，叹气道，“我是说，当然是我和凌波协助她……”

“嗯！哼！”

“当-当然，她本来不需要任何协助的……”

“抱歉，真嗣，”东治咧嘴笑道，“我不打算因为妻管严而感谢你老婆。”

“嗯哼！”

东治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瞅向左边——最后那声“嗯哼”的来源，看到光不满的看着他。

“嗯……我……”他喉咙里发出一阵不明声音，最后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像小孩子被强迫时那样沉默了半天，“谢谢你救了我……”

“谁才是妻管严？”真嗣在他耳边小声道。

他很开心的看着他的朋友，至少这回他可以探望他……。

在警报声响彻第三新东京市之前……

明日香和他心照不宣的对望了一眼，这个声音所有人都很熟悉：

下一个使徒来了。

-X-X-X-X-X-X-X-X

-X-X-X-X-X-X-X-X

警报响起的几分钟后，葛城美里就已经穿过了总部的走廊。伴随着第三次响起的“全员第一战斗位置”的广播，美里觉得总部走廊的长度完全是在浪费税收。她急速狂奔着，并用那只未受伤的手摸出口袋里的对讲机：“我是葛城，情况如何？”

“三佐！”日向的声音传来，“我们在驹岳山发现了使徒，但是防线支撑不了多长时间；那东西突破战自的阻击时甚至没有减速！”

甚至没有办法让它减速？他们甚至没有办法争取更多的时间？

“知道了，准备发射 EVA！我看见真嗣和明日香跑进更衣室了！丽呢？她准备好了……？”

“三佐，”一个冷酷的声音打断她。

“司令？”

“只发射零号机和二号机，初号机配置傀儡系统后待命。”

“什么？？！！”

乱成一团的总部瞬间安静，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抬起头看着坐在高处的司令。

“初号机驾驶员的资格还需重新审定……”

“司令，恕我直言，现在不是纠结于这种事情的时候！”美里恼火的声音说出所有人的心声。。

但是碇源渡没有更改命令的意思。“不要让我命令第二次，三佐！”

空气变得异常凝重，美里看着她的司令，几秒钟后她小声的回答：“了解……”

律子站在 MAGI 旁，感觉有人拽了拽她的衣角。

“但是前辈，傀儡系统上一次都没有启动，”玛雅小声问，“司令怎么会那么不稳定的系统冒险？”

“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个傀儡插入栓，”律子看着她的副手微笑道，但她的目光再次回到远处的碓源渡身上后，她的笑容消失了，“但对他来说，这是因为更私人的原因。一旦傀儡系统起作用，他就不再需要真嗣了。他……不太喜欢他的儿子也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上一次的事件给了他疏远真嗣的借口，我毫不怀疑，一旦那个男孩儿对他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管用什么手段他会甩开他……”

“但是听上去，他更像是害怕他的儿子，”玛雅置评着，没有注意到律子邹起的眉头。

【就像他一贯那样，】律子心想，【玛雅是对的，也许他是这间屋子里最害怕的人……】

巨大的爆炸在他们头顶响起，伴随着房间的震动，第十四使徒如约而至。

“第一至第十八层装甲全部损坏！”

“18 层特殊装甲一瞬间就……”美里来不及再多想，“配置零号机和二号机……”她瞟了眼远处的司令“……把他们部署在地下都市，直接保护总部设施！在目标侵入地下都市的瞬间狙击！”

几秒钟后，两架 EVA 就到达总部附近静候着使徒；在他们的身旁，准备着各类武器：步枪、火箭弹、音速长矛……明日香清晰地记着上一次她打完一打又一打的子弹，那个使徒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般地慢悠悠地降落到地面。就像她在用水枪射击一块岩石。

这次的使徒，她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远程武器不能伤害到使徒，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帮助。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地下都市被力天使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徒开始向着它的目标慢慢下降。丽迅速地向入侵的怪物射击。但是这次，二号机没有动。

“明日香！”美里严厉的声音从总部传来，里面还夹杂着不解，“你在等什么？现在开枪！”

她没有回答。

她冷静地看着她的敌人，这一次远程火力依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她清晰地记着这一切：白色和墨绿色相交的身体，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四肢，红色的核心在胸部中央，扭曲的头骨看着就像一种诡异的笑；所有的一切都隐藏了这个使徒即将爆发的力量和恐怖……

就在它接触地面的一刹那……

“掩护我！”

在所有人没有反应过来前，明日香扔掉武器全速冲向使徒。她知道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绫波丽不会犹豫不决。她跑向另一侧，强迫十四使徒同时面对两台 EVA。

【无论怎样我都要打败你！】

但是力天使并未在意射在身上的子弹，也没有在意全速奔过来的二号机。

【我不会再让真嗣和你战斗！】

使徒肩膀上就像快被抽干的烟蒂一样突然展开，像薄丝绸般地乱舞。

【这次我不会失去他！】

使徒的手臂用人类无法预测的速度削过它面前的一切……

……除了二号机。

“我不会输！”

闪开闪着寒光的刀片，明日香不再退缩。她不在乎整个惊愕的作战室看着她的同步率再一次达到她仅到达过一次的巅峰，当然，是在另外的时间。

她敏捷地闪避开第二次刀片攻击，并开始了回击。二号机撞向使徒，并把它按到在地，大地被撞得摇荡。

明日香的奇袭没持续多长时间，就在明日香准备打向核心时，eva 被她熟悉的橘黄色 at 立场弹开。她摇晃着后退，尽量没让她的 eva 摔倒。

使徒没给她更多时间。

“明日香！小心！你后面！”

她并不需要美里的提醒；而且不管怎样已经太晚了。使徒伸开的刀片开始回收，几毫秒内擦过她的二号机，如果不是她最后本能地动了一下，现在二号机已经被拦腰斩断了。她的脐带电缆就没那么好运，明日香咒骂着看着内部电池开始倒计时，外部电源已经自动脱离。

使徒强大的绝对领域让明日香无法进行有效攻击，两个巨人间力场的碰撞让明日香越来越急躁。她紧咬着牙，这对她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即便只剩几秒钟她也要打倒这怪物！

“二号机，后退！”丽的声音突然出现。

“什……？”她没来的及多问，零号机举着火箭已经冲到他们面前了。*(译者: jimmy 真乃预言帝, 本文完结在破上映好几年前。)*她迅速跳开，丽将火箭塞向使徒。

两台 EVA 的近身战，让使徒的绝对领域削弱不少，零号机准确无误的将火箭砸向使徒的核心。

“我们-赢了？”明日香仔细地看被烟雾包裹的战场。

两条飞出的刀片回答了她的疑问，只不过这次没有飞向她……

“绫波，小心……！”

太晚了，一条刀片削掉了零号机举着武器的右臂，另一条就像上次对她那样削掉了零号机的头。

作战室里回荡着一个人嘶哑的叫声。

-x-

“丽！”

大多数 NERV 员工没有见过碓源渡激动的样子，不过他们现在没有心思关心这个，战斗还在继续。

丽本来应该留在后面，只是负责削弱 AT-Field 和提供火力掩护。虽然她的替代品取之不尽，但是一旦绫波陷入危险，碓源渡比任何人都担心。

唯一注意到碓源渡情绪的人，站在 EVA 发射平台上。每过一秒，真嗣都更加难以按捺住登上初号机的心情；技术人员还在坚持不懈地想办法启动傀儡系统——虽然到现在一点儿效果都没有。

他听着扬声器报告的战况，就越发不安；在换上作战服后，他被强制在休息室里等待——这已经让他很难受了，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父亲在想什么？难道为了羞辱他儿子宁可拿所有人的生命来冒险？还是……他真的希望和上次一样的事件？他的目的到底是……？

一阵寒意涌上真嗣的心头，够了。

“父亲！”

-X-

明日香又看了眼计时器，还剩 30 秒，丽的零号机已经沉默；她必须要打败使徒，必须！不然……

又一次，她勉强避开了使徒的手臂；

就在她认为自己躲开攻击的同时，使徒似乎学会了其他的用法；它没有再朝 EVA 砍去，而是像鞭子一样卷了起来，直接缠住了二号机的手腕；明日香感到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将自己举了起来。

-X-

“高能量反应，使徒要开火了！”

-X-

明日香尽量不去害怕使徒正在闪光的眼睛和嘴，她拼命地挣扎希望能够脱身；但是使徒抓着她的力量太强大了，她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将所有的能量集中在 AT 力场上……

-X-

“能量消耗的太快了！这样她支持不了多久！”

-X-

“我不会输的！妈妈会保护我！对吧，妈妈？”

-X-

使徒的面前开始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X-

“切断连接！”

-X-

“我不会……！”

一片黑暗……

“不……”

-X-

巨大的爆炸震撼着黑之月。(注: Geofront)

巨人的头部随着爆炸已经消失不见。

红色的身体和四肢，散落着掉到地上。

年轻的驾驶员咒骂着她的又一次失败——只不过这一次，感到懊恼的人不只她一个。

-x-

“EVA 二号机沉默！使徒接近中！”警告声响彻总部，也包括 EVA 停放的平台。

“傀儡系统再次被初号机拒绝！”

冷酷的外表下，源度异常的恼火。虽然战斗前零号机完好无损，真嗣也在 NERV 总部，但他原本计划是派丽驾驶初号机，有谁敢质疑他的命令！

为什么傀儡系统不起作用？赤木博士确信插入栓没有问题。而且零号机的试验也成功了。

这可能吗？难道真的是……？

【唯？】

“父亲！”

他缓缓地转过身，面对着下面 eva 平台上的真嗣。

“那东西不起作用，你看不出来吗？让我来驾驶，趁现在还来得及！”

“为什么？”他问，冷漠地看着他的儿子。

第一次，他的儿子这样看着他——没有逃避，没有畏惧。在他们眼神交汇时，他甚至面露微笑。

“因为……我是 evangelion 初号机的驾驶员！”

第一次，当指挥官看着那个紫色的巨人时，有一瞬间面色变得柔和。

【这一切都如你所愿，不是吗？】

-x-

当使徒走向二号机时美里一阵惊恐，她忘了自己所在的位置才是它真正的目的。地面部队一阵狂轰滥炸，但这连吸引使徒注意的效果都达不到。

作战室主屏幕上怪物的身形越来越大，伴随着地面的震动美里看着使徒光束一次又一次的发射。铁片和石头被炸得漫天飞扬。最后一声爆炸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希望。

“击中第三地下室！”

“哦，不！”听着日向诚的报告，美里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主外壳暴露！”

他们输了，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等待死亡。

美里握着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感到格外沉重。很奇怪，在这个时候回忆起她的一生，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成功过……

烟雾中，一个紫色的巨人突然从侧面冲了出来，抓住使徒把它推到向地面。

“初号机？谁……？”美里问，盯着重新出现画面的屏幕，虽然她本能地已经知道了答案，“真嗣，小心！这东西要比它的模样还要强。”

“我知道，美里！”

-x-

“我太知道了……”真嗣低声道，同时跳起来压住挣扎着要爬起的使徒。

他不能给它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是硬碰硬的较量。现在初号机佩戴着脐带式电缆，他不用担心时间的限制，他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赢——只要他不给使徒机会！

一下又一下，他打向核心，使徒没有要反击的意思。出现在眼睛和嘴里的光让真嗣突然明白，他以最快的速度从力天使身上跳开。多亏他迅速的反应，这一次初号机没有失去左臂，但是很不幸，电缆被打断了。力天使站了起来，初号机没有给造成它任何伤害。但它似乎想要竭尽全力反击。

能量开始倒计时。

咒骂着，真嗣扔掉废掉的插头。他已经比上次对战 14 使徒时有了更多的时间，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再犯错误了。

AT 立场全开，他再次全速冲向使徒。初号机强大的绝对领域让刚刚站起的使徒步步后退。看准时机，真嗣抓住使徒挥舞的刀片。他用初号机的全部力量把使徒甩出，伴随着一声尖叫使徒的一条手臂被扯下。

真嗣不敢停歇，他扔掉使徒的手臂，狠狠的用拳头砸向它的头。膝盖压住使徒的腹部，再次推倒力天使。

使徒的尖叫划破天际，而它的对手正想一雪前耻。真嗣破釜沉舟，一心只想杀死眼前这只怪物——不管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它都造成了太多了痛苦与破坏。真嗣想要一鼓作气撕下使徒的脸，再对其他部位如法炮制。而计时器仍剩下一分多钟。

连接着头骨和身体的肌腱随着真嗣的拉扯越来越细，终于……

随着 EVA 向后一震，使徒的骨质面具被撕了下来，真嗣感到一阵解脱。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满足感，他捏碎了手中的骸骨，并且打算把使徒的剩余部分也彻底毁掉。

但随着他向使徒望去，脸上疯狂的表情突然被恐惧所取代。这个本该死掉的家伙又站了起来，它的脸及失去的手臂又完好无损的出现在身上。看上去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它再生得这么快了？”真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他失神的一瞬间，使徒的手臂就像对二号机那样绕住了初号机的头部。他全力挣脱，但是毫无效果；初号机被轻松地举上高空。

真嗣痛苦地呻吟着，初号机被使徒数次地举起再摔下，撞击和划伤连接着他的神经。他希望能抓住树根或是其他结实的的东西缓冲使徒的攻击，但在力天使强大的力量前，什么都是无用的。

然后一切归于黑暗。

周遭的声音渐渐消隐，只剩下无力的回声。

他能感到的只有一阵阵撞击，而充满 LCL 的插入栓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感觉。

计时器归零。

机舱继续震动着，真嗣猜到他的 EVA 还在不断的被使徒举起再摔下；恐惧爬上他的心头，他下意识地拉拽着操纵杆，好像这样可以让他重新获得能量。

机舱震动的方式改变了，真嗣明白使徒正在一下一下地用它的刀片敲向 EVA 的核心。他难过的停止了对操纵杆的拉拽，泪水划过他的脸颊。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杀死这个使徒？为什么历史又要重演？难道命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吗？

模糊的声音，就像是心跳，回响在驾驶舱。

真嗣苦笑着看着他的身体渐渐溶解在 LCL 中……

“妈妈，你好……”

-x-

凶暴的怪物杀死了它的对手，啃噬它的骸骨，吞并它的力量；不远处 NERV 的年轻职员忍

以帮助赤木博士和她的团队解决现在的情况。

那么到底是什么打破了她的日常轨迹？

她想亲自来了解情况吗？这很可笑，她没有理由质疑她的直属上级给她的信息。

她很困惑。

但当她与初号机那双绿色的眼睛对上视线后，她意识到这就是她困惑的根源，是它让自己来到这里。她来到这里寻找她内心深处的困惑的答案。

但巨人不会回应。

-X-X-X-X-X-X-X-X

-X-X-X-X-X-X-X-X

洞木光抬起头看着她前面一脸落寞的朋友收拾着书包。

上次的攻击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而她的朋友依旧异常的沮丧。起初，光认为是战斗过后的阴影。这不是明日香第一次在战斗过后这么沮丧，有时候她也会情绪低落几天；但是像这样……这样的状况还是首次出现。遗憾的是，光的内心最近都被……她自己的事情占据了，她没尽早注意到。

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显然这不是临时症状了，她得做点什么。被她身为班长的责任，和一丝对自己没能及时帮助朋友的歉意所驱使，光站起身。

“明日香？”

“什么？”低沉的回答，明日香低着头将历史书塞进书包。

“我想……嗯……咱们今天一起回家吧……”

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茫然地看向自己面前。

“我……我今天想自己回去……”她最后轻声说道，然后从座位上起身，背对着班长离开。

光急忙追上，她快速跨了一步并将一只手坚定地放在明日香的肩膀上。

“明日香，发生了什么？你最近看上去很难过。”

红发女孩儿没有转身的打算，而是倾斜肩膀抖掉朋友的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哦，拜托，别这样，出什么事了？”

“我今天过的有够糟，行了吗？”

“今天？已经一周……两周，你这样已经很长时间了。”光说道，突然她注意到明日香的目光一直盯着窗边的一个空座位。她慌忙想起来座位的主人已经许久没来学校了。“是……真嗣吗？自上次的使徒后他就没再来上学……他怎么……？”

“好吧，如果你这么想知道！他又打败了我！”明日香突然开口，“他让我看上去就像最差的驾驶员，他取走了全部属于我的荣誉！”明日香说着；不同往日，光注意到这次有些其他的东西隐藏在明日香的抱怨里，最后的语气里甚至有一丝呜咽，“好了，好了！快走吧！去医院找你那白痴“老公”去！”

光的脸刷地红了，即便是在这种状态，她的朋友也毫无疑问的注意到了。明日香迅速甩开她的手离开了教室。

“明日香……”

-X-X-X-X-X-X-X-X

-X-X-X-X-X-X-X-X

【我在哪？】

“在 EVA 里……”

【EVA？】

【是的，我记起来了，我没能阻止使徒。】

【我又输了……】

“你已经尽力了。”

【那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又会回到这里？这种事不值得花费那样的代价。】

【当然，这不是说有任何事值得花费那样的代价……】

“就是最小的事情也能改变命运。只要一个人足够强大，他就能凭自己的意愿达成任何事。”

【改变命运？所以我们回到了过去？】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只是命运的一个残酷玩笑：“送他们回去！抹去他们为止奋斗，所珍视的一切。这样他们就得以重拾他们的黑暗时刻，他们永远不会从 EVA 里解放。】

“EVA 禁锢了你们？”

【没错】

“但枷锁的钥匙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

【是这样吗？】

-X-X-X-X-X-X-X-X

-X-X-X-X-X-X-X-X

“啊！要撞到了！”

医院的草坪上，洞木光正在执行每日放学后的工作，不同的是她今天有些心不在焉；轮椅上男孩儿的叫声让她回过神来——前面几厘米的地方是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男孩儿的腿快要被推进前面的灌木丛里了。

“嘿，虽然我并不介意每天出来溜溜圈，但是我希望回去的时候还是一个整块。”东治轻声责备道。

“对不起……”光小声说，将轮椅拉回；

他们继续在草地上漫步。虽然现在东治期盼已久的两人独处时光，但她还是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身前的男孩儿上。

东治似乎也注意到了。“你在想什么？”他突然开口问。

“嗯？”光还在恍惚中，“我……没什么。”

东治反而更加确信了。“别开玩笑！我们已经认识了至少五年，你不是那种随便心不在焉的人，到底怎么了？”

光叹气，被人读懂内心让她不习惯，不过在将来她会习惯上。“是……明日香……”最后，她坦白。

“你在想明日香？”东治有点惊讶，不过稍后他困惑的表情就转变为了一脸坏笑。“想明日香都想到看不到路的程度啦？”（译者：东治你是百合向吗？）

“你最好别再出现这种白痴变态的笑，铃原东治！”光看着他一脸诡异的笑警告道；

“抱歉，抱歉！”他大笑，“红发恶……嗯，明日香怎么了？”

“我不知道，”班长摇头道，“这就是问题，自从上次战斗后，她一直都不好接近，而且最近

越来越糟。我不是很确信，但是……我觉得是因为碓……”

“真嗣？他还没回来上学？”

“是的……”

“他……他该不会……难道……！”东治感到浑身发紧。

“我希望不会，”光迅速打断，在东治还没大声说出前，“但是，确实能解释一些事。”

“他不能死！”东治吼道，“NERV 必须给出交待！至少，他们应该给他一个葬礼！这是他应得的，如果……”他摇摇头，赶走这些可怕的想法，“也许，他只是在接受秘密训练，上一个使徒让他们显得不堪一击，或是什么其他类似的……”

被他的乐观情绪感染，班长点点头，露出一丝无奈的笑。

“我也想知道……”她叹气，“但是明日香不肯告诉我，绫波和其他 NERV 的人恐怕也不可能说。”

他们继续安静地走着，和往常一样的安静；只是，这是第一次不是因恋人间的尴尬而沉默。

最后，东治回过头。

“嗯，还有个办法……”

-X-X-X-X-X-X-X-X

-X-X-X-X-X-X-X-X

“剑介？”

带眼镜的男孩，从课桌上抬起头，看着班长；旁边的午饭根本没有碰过。

“干什么，班长？”他无精打采地问。

不久前，他终于被允许去探望东治；光不知道在医院里他们俩发生了什么，但从他探望朋友回来以后，剑介似乎终于意识到驾驶 EVA 的危险。当然了，突然间终止长期追求的梦想绝非易事；如果这时候有朋友在他身边会让他精神会好很多，可惜的是目前东治和真嗣都不可能回来……

光带着可怜的神情看着他；他最近也很沮丧，好在不同于明日香，他眼中表现出更多的是寂寞；光猜想也许自己给他带来的任务会让他好转。

“你知道，最近明日香有点不对劲……”她开口道，希望听上去就像随便的聊天。

“怎么了？”剑介并没有太用心，但至少他有点好奇。

看到他眼里的警戒，光决定放弃绕弯子，直奔主题。“你得找出她困扰的原因！”她简单地命令道；

“什么！？”剑介难以置信地叫道，“凭什么！”

“因为你是最适合这项工作的人！”光解释道，“上一个使徒一定和碓的失踪有关，难道你不感兴趣吗？”

“当然感兴趣，但你问什么说我是最适合的人？”

“嗯，所有人都知道你热衷于间谍游戏，所以没准你能找出些什么……”

“其实，我更喜欢管这叫军事游戏……”他纠正道，但是光根本没在听，她接着自顾自地说道，“……明日香不愿意告诉我，大概是因为东……我是说而且东治在医院，碓不知道去哪了，所以你是她目前最好的朋友！”

“朋友？如果不是真嗣，她压根儿都不会搭理我，虽然这也不是件坏事……”他嘟哝着，一面揉着几个月前在太平洋上曾经被某少女打肿的脸。

“剑介！”光开始生气，但是剑介没有屈服的意思。

“什么？就算你是班长，你也没有资格命令我做这种事。”

“但是……”光开始焦虑，如果剑介不愿意帮助她，那还有谁……？

“我会去和她谈。”一个平静的声音介入他们的谈话。

“绫波？！”光惊叫，不敢相信地看着蓝发同学，“你-你愿意帮助她？我以为你们俩相处的不太好。”

丽没有立刻回答，不像她的作风，丽稍微避开光询问的目光，微微地皱起眉头。

“我……很好奇……关于惣流驾驶的感觉。”她最后说自己的想法，“她看上去对碓君的消失感到难过……”

“碓？”剑介插嘴，好奇地问，“你知道碓的下落吗？”

“我不被允许交谈这些。”她转向剑介，“但是，只要你不害怕面对可能的结果，通过仔细的搜寻，我相信你的‘间谍游戏’会给出答案。”

随即，绫波丽离开教室。

“我说了是‘军事’……”

-X-X-X-X-X-X-X-X

-X-X-X-X-X-X-X-X

“还没有进展吗？”这几周里，美里似乎已经这样问了上百次。

“我们正在努力……”回答永远都一样。

是的，他们在努力，就像美里看到的那样。当他们不在作战室或是格纳库时，他们全部时间都投入在初号机上。房间里有各种技术小组，在律子和玛雅带领下，输入，模拟，在MAGI上搜索资源。美里每次来都觉得这里的人都没有动过。

她讨厌这种场景。这不是因为她羡慕这些人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而是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能做的就是帮她的朋友沏一杯又一杯的咖啡。

“后悔没有学生物信息学啦？”律子突然开口打断她的思绪。

美里恼火道“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不擅长那个！”她接着问，“你感觉怎么样？”

“希望有时间睡觉，咖啡不能保持永远清醒。”博士停下敲代码的手，活动了下僵硬的脖子，拿过朋友递来的咖啡。“你呢？”

“我想说‘我很好’，但我更希望我家附近那些该死的起重机能停下；”美里抱怨道，动了动左臂——13使徒时负的伤。几小时前金川医生重新检查过。

无所事事地，葛城将手插到夹克的兜里——因为受伤的手，她很久没这样做了。而当她长期未使用的左手接触一张皱巴巴的纸片时（注：详见第三章），她觉得有点惊讶。也许是什么忘记丢的发票之类的吧，但出于好奇，她还是掏了出来。

她打开折起来的纸片，似乎是一张便签。但当她看到里面的字后，皱起了眉头。

[我希望你能在第四适格者进入EVA三号机前读到这个。使徒已经控制了三号机！在一切没有确认前不要启动EVA！离它远点！

一个朋友]

美里没有理会发问的博士。

“没什么-我得走了……”她支吾道，冲向了出口。

律子略带怀疑地看着她离开。“没什么，是吗？”

-X-X-X-X-X-X-X-X

-X-X-X-X-X-X-X-X

放学的铃声终于打响，明日香迅速冲出了教室。她再也待不下去了，同学们都以困惑的目光看着她，尤其是光已经起了疑心。她不知道她的精神还能在继续支持多久，每一秒钟她都会觉得自己会崩溃。

明日香匆忙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后面有人悄然跟上了她。

“忽流？”

听到后面那个平静的声音，明日香有点意外，但她没有放慢脚步。

“你想干嘛？”语气似乎不像她希望的那样强硬。旁边的人多半听不出来这两句话是两个不同的人说的【**整理者：指这句话也和上句话一样“平静”**】。

“我被派来和你聊聊。”

“那你想聊什么？”这次听上去更有威力。

“我在质疑我自己……”丽的声音渐小，就像她没法表达内心所想。对她来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她主动发起一场谈话的时候已经够少了，但当她以前这么做时，她总是能够清楚地知道要说什么。“你对——你对碓君的现状有什么样的感受？”

第二适格者猛地停下。她沉默地站了几秒，然后继续向前快速奔去，“哈，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别人的想法了？害怕有人惦记你的宝贵真嗣？”

“我不是在问这个，”丽平静地回答，慢慢地又跟上了她，“我只是想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

又一次，明日香停下，她半转身地看着不请自来的同伴。“你……该死的，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些……感情……我不能理解……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想我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你的行为是在这个事件下应该做出的反应吗？”丽沉默了，等待着答案。但明日香唯一的回复是一脸的困惑。“碓君曾经告诉我，高兴时微笑就好了。但是，现在我该怎么做，当一个亲近的人从身边消失时？”

“你……”明日香几乎是震惊地看着她，但很快又转身离开。“我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了，”蓝发女孩儿低语道，轻轻地点点头，“我不会再打扰你了。”说罢，她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甚至没注意到明日香正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悲伤时就哭泣，高兴时就微笑……”明日香喃喃自语，“我怎么能要求别人许下一个我自己都做不到的诺言呢？”

-X-X-X-X-X-X-X-X

-X-X-X-X-X-X-X-X

美里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她想尽早平息心中碎碎念的杂音，希望自己的怀疑不会成真。NERV 里的秘密已经够多了，她不需要，或者，不想要家里还有秘密。

打开门，迎接她的是一片寂静。

“我回来了！”

没有答应。明日香这个时候不该到家了吗？

过去几周，她都没怎么见到过那个孩子。于是她耸耸肩，径直走向真嗣的房间，希望能找到她不惜闯红灯回家也要追寻的答案。

房间还像真嗣离开时那样，干净、整洁、一丝不乱；只是地板和家具上的尘土显示房间的主人许久没有回来了。

美里知道自己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职责，对此她感到很内疚；不算以前，就算是在他消失的这几周里美里也没有打扫过他的房间。她走向课桌，拉开抽屉，很快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对比了真嗣的笔记，毫无疑问了。

但由此带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也许他是猜对了；他用某种手段得知了第四适格者的身份，留这字条只是担心他的朋友陷入危险。可如果不是猜的呢？他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可惜，知晓答案的人已经陷入 EVA 里了。

【除非……】她的目光向门外转去。

也许，他已经向某人分享了秘密。她可以询问他的同伴；也许他们知道些什么。也许，他是被其他人要求甚至强迫这么做的？也就是说还有人在向她隐藏秘密。如果是这样的话，搜索的范围可能不需要太广，明日香很有可能就是知情者。

当然，明日香看起来不会做出这种避免和使徒战斗的事，但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不会有机会去找寻背后的原因。美里急切地想要知晓答案，即使是可能性最小的线索，她也不能漏过。

但当美里站在明日香的房门前打算敲门时，她举起的手停在了半空。屋里传来微弱的呜咽声，她悄悄地打开门。

“明日香……？”美里看到明日香蜷缩在床上的身体一震，显然自己的出现未在她的设想内。“你……你在哭吗？”

“当然没有！”

“你以前说谎水平更高明些，”就算是在黑暗房间里，这孩子脸颊上的泪水还是清晰可见，“出什么事了？”

“我没事！”看着美里走近自己，明日香试着咆哮，但沙哑的声音出卖了她，“我才不在乎我永远达不到那个白-白痴真嗣的同步率！”

“哦，所以你在这里因为他的同步率而哭泣。”美里坐到明日香的床边，话里带着戏谑的腔调。

“那……那还能因为什么？”明日香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美里叹气，拿出那张纸条。“那么，我猜，你不会介意解释这个吧？”

明日香睁大眼睛盯着那张纸，几秒后，她似乎放弃伪装；泪水肆意地在脸颊流淌。

“那个……白痴……”她呜咽着，嘴角勾起一丝虚弱的笑，“我告诉过他不要手写……”

美里看着红发少女继续抽泣。这不像是平时那个骄傲自大，野蛮暴力的第二适格者；只是看着她就令人心碎。一丝罪恶感爬上她的心头，她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想要就此离开的冲动。“所以你确实知道这事……”她犹豫了半天，开口问。

避开美里的目光，明日香微微点点头。

“那么……？”

“我不能告诉你！”抽泣着的孩子尝试用手擦干泪水，“这……这是他的决定，我还不能说。直到……直到他回来！”

美里想反驳，但她告诉自己这样是不合适的。而且，有一个是她否认了无数次但依然挥之不去的可怕想法在脑中回荡。“你知道，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高，”她温柔的说。“他可能……”

“不！”明日香突然紧紧的揪住她“他会回来的！他以前回来过！”
泪水又流淌下来“他……必须……”

-X-X-X-X-X-X-X-X

-X-X-X-X-X-X-X-X

时间凌晨两点，相田剑介的房间还亮着灯。

剑介打着哈欠揉着疲惫的眼睛。电脑的显示器开始刺得他眼睛发痛。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肯定不是为了明日香，不是为了光，甚至不是为了东治。当然，真嗣是他的朋友，但他不能否认他也很好奇那位 EVA 驾驶员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他想要成为 EVA 驾驶员的梦想有了不小的打击。尽管他以前亲眼目睹真嗣对战第四使徒时的痛苦，但只要有驾驶的几乎，他肯定会忽略那些潜在的危险。

那么，他为什么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入侵世界上最顶级的电脑？

[连接 MAGI 终端 X-53 失败!]

恼怒地拍了下桌子，屏幕第十二次显示这条消息，剑介终于合上了笔记本。

【到底是谁在乱传‘剑介是个极客，所以他在计算机方面很在行’这种谣言的……？】

-X-X-X-X-X-X-X-X

-X-X-X-X-X-X-X-X

第二天早上，明日香和往常一样赖在床上。闹钟准时响起，她准确地按下。今天，她不想见到任何人，尤其是在昨天晚上她对美里透露了那么多之后。

美里……她的监护人昨晚没有再问更多的问题。但明日香确信她今天一定会被问个底朝天。

她们早上并不常碰面，三佐一般会睡到不得不起来才去工作。所以，她很可能不会发现一声不响地待在房间里的明日香。

闹钟第五次响起，明日香抑制住扔出去的欲望，身体告诉她必须要起床了。

梳洗完毕，她决定必须要找些东西对抗饥饿。虽然没有胃口，但她不能永远不理睬胃的抗议。如果速度够快，她可以在美里注意到前回到房间。

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她看到翩翩渴望地看着它空了的食盒。轻声地叹了口气，她从冰箱里拿出早餐的材料和一罐沙丁鱼罐头给企鹅。

喂完翩翩，明日香低声抱怨打开罐头的噪音，她拿出两片面包放在面包机上，然后向咖啡机里倒入水。

“给我也做点吧。”

“你就不能……”她放下水壶，郁闷的坐在凳子上。

“怎么了？”美里坐到对面，随便问道。蓬松的头发和睡衣表明她刚刚醒来。

“嗯……没什么……”明日香顺从地回答。

两个人安静地等着咖啡机，明日香咬着下唇不安地看着对面的美里，后者正在读报纸。

“不喝啤酒？”她问，尽量让声音显得和美里一样随便，像是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很想喝，但我昨天喝完了最后一听。”

两人再次沉默，真嗣已经不可能像往常一样去超市了。

几分钟里，只有咖啡机的滴答声和偶尔的报纸翻动声。

一段时间后，这个——至少对明日香来说——不安的沉默终于结束了。那台咖啡机发出声音，提示自己完成了工作。

明日香递过一杯咖啡，美里像往常一样随口一句“谢谢”。放下报纸，美里抿了口咖啡，一丝微笑浮现在嘴角。

“这么说……你们相爱喽？”

这个“突然”的问题还算在预料之内，明日香犹豫着点头。

“认真的？”

红发女孩儿给出一个浅浅的微笑。“可以这么说……”

“多长时间了？”

“有一阵子了。”脸上的微笑明显了一些。

“有多认真？”美里扬了扬眉毛。

“非常……”明日香笑得更开了。

“那种非常？”

“算是吧……”

她看着自己监护人那傻眼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当她越是珍视这种亲切的闲谈，她就越是提醒自己这种平常的日子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了。

-X-X-X-X-X-X-X-X

-X-X-X-X-X-X-X-X

“我回来了！”剑介嚷着进入到走廊，他也没期待会有人答应，这个时间家里通常都不会有人。所以当他听到有个模糊的声音说“欢迎回来，剑介。”时他有点吃惊。

他追寻着声音来到客厅，看到他的父亲笨拙地站起来，摇晃地走向他；桌子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各种空酒瓶。一股酒臭味充斥着房间。

“你又酗酒了？”他问，向后退了一步，躲开满是酒气的父亲。他父亲很少像这样酗酒，但是差不多每两、三个月就会有一次。而当他这么做时，都会一发不可收拾。

“哦，孩子，总有一天你会感激它带来的麻痹感，每当你辛苦工作一天，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着你唯一的家人——你的儿子回家。”高个儿男人死死地搂住他的儿子，“对不起，我没能……我爱你，我的剑介……”

“我知道，爸爸……”剑介眨眨眼睛，母亲死后父亲有时就会变成这样。他的母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他几乎记不起母亲的样子。而他的父亲则尽全力把他抚养长大；在父亲醉酒的状态下，会显得尤其悲痛，他很难转移到其他话题。

剑介伸手扶着自己的父亲。“来吧，我扶你躺下……”

“胡说！我还精神得很！”相田先生摇晃着走在地板上。

“嗯，是，是……来吧，你明天还有工作。”

“啊唔，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他们正忙着把那孩子从 EVA 里弄出来。”

剑介瞪大眼睛，茫然地盯着父亲。

他很不想利用这种“情报来源”，尤其当他自己显然不能成为一名驾驶员时。

【哦……但-就这最后一次……】他想着，摇摇头。【但这并不代表我更喜欢当个间谍了。】

深深地吸了口气，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他问道：

“什么孩子……？”

-X-X-X-X-X-X-X-X

-X-X-X-X-X-X-X-X

“他被困住了。”

洞木光不解地眨眨眼睛，剑介那绶波式的表述令她摸不着头脑。“谁？”

“当然是真嗣，”剑介叹气，俯身趴在桌子上压低声音说，“他被一种不明的方式被困在 EVA 里，NERV 不知道如何把他解救出来。”

班长倒吸口气。“他-他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

剑介摇摇头。“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天哪……”光回头看着远处的明日香，后者正在精神恍惚地敲着桌上的笔记本。“你是说，所以明日香最近才会变成这样。”

“唔，谁知道……”剑介吸了吸鼻子，“我更相信她是被使徒打败了自尊心。”

“我不知道……不太清楚是不是单单提到真嗣时她才会那么敏感。”

“你是说她其他时候不是一点就炸喽？”

“至少不像这个样子，”光看着朋友，伤心地喃喃自语，“她仿佛失去了一直支持着她，让她保持平衡的东西。”

“你是说真嗣是她的支柱？听起来就像再说明日香喜欢他，”剑介不敢相信地说。“说真的，比起一直保持在黑化状态，还是不那么‘平衡’比较好。”

光翻了个白眼。‘这帮男生……’她心里叹了口气。想让东治不说明日香的坏话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想让他们了解傲慢自负面具下的那个真正的明日香就像给他们解释什么叫浪漫一样不可能——甚至更为困难。而且，说真的，她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真正的明日香。

“嗯，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啊，没什么……”剑介夸张地朝她挥挥手，走开了。

光微微一笑；看起来至少她想办法让一位朋友有了点精神【**整理者：指剑介**】。但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更为棘手的问题，而她已经有了采取行动所需的情报。她会带着这些新的情报与明日香对峙，这次，她别想轻易摆脱自己。

“明日香！”

红发女孩的回答只有眼睛微微地转向她。

“我们今天能一起回家吗？有些事情我真的想和你谈一谈；很……重要。”

明日香没有立刻回答。出乎光的意料，明日香似乎放弃了抵抗，在挤出了一个微笑后，她又把目光转回电脑。“好吧……”

-X-X-X-X-X-X-X-X

-X-X-X-X-X-X-X-X

“那么，你想说什么，光？”明日香嘟囔着，望着前面的城市。

几周以前，她们同样的时间坐在同一地点——而现在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明日香现在的

心情如此刻的夕阳般每况俱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坐在旁边的女孩控诉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你最好的朋友？”

光严厉的语气让明日香转过头看着她，“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对真嗣的感觉！别否认！我以前就猜到了，但是自从他失踪后就更明显了。”

听到光突然揭示的秘密，明日香睁大了眼睛，僵硬了几秒后，她叹了一口气，肩膀微微垂了下来，一丝虚弱的微笑让她看起来柔和了许多。“是铃原让你变了这么多，还是我以前从未目睹恐怖的‘班长模式’？”她说着，吃吃笑道，“果然我不是个好演员……”

雀斑女孩咯咯笑起来，明日香显然想继续聊下去。“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可以确信哦，当你们俩开吵的时候，我一直猜不到下一秒你会杀了他还是去吻他。”洞木光笑着说，但笑容很快褪去。“我有点失望，我以为你会信任我，会告诉我；这才是朋友，不是吗？”

“哦，小光，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明日香叹气，再次望着落日余晖下橘黄色的城市。“但是……这不是像迷恋某个明星那样简单……”

“所以呐，那就是爱吗？**【整理者：原文 the big L，第三章也出现过，不过是明日香问光】**”光问，轻笑着用肘部轻推她的朋友。

“爱……？”当她明白她的意思后，红发女孩的脸色变得绯红，“是的，你可以这么说……”

“明-明日香？”光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她意料内的答案，“你……你是认真的？”

微笑一直没有离开明日香的脸庞，她把手放到光的肩膀上深深地看着她的眼睛，“是的，光，我是认真的！我爱碇真嗣！”她用最真诚的声音告诉她的朋友，似乎终于解除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不起，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真的相信你！而且……你作为……我的朋友，我相信你会为我保守这个秘密！”

“但是……”

“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告诉咱们的同学，不要告诉你的姐姐，尤其不要告诉东治，拜托了……”

光最终微笑着点头，“这就是朋友，对吧？”

明日香说不出一句话，她能做的一切就是点点头，然后拥抱着光。

洞木光虽然没有解除她的所有痛苦，但明日香知道她的朋友永远都会在她需要的地方。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是时候了。
我感到他们在叫我。
我必须走了。】

“你知道，你不用这么做。”

【也许吧……

但是我希望这么做。】

-X-X-X-X-X-X-X-X

-X-X-X-X-X-X-X-X

明日香站在格纳库的高处，看着被约束的初号机。没有人注意到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作业着。她有一个绝佳的视角看着整个事件的发展，而这更令她异常紧张。

或许她的精神太集中了，当有人慢慢走向她时，她完全没有注意。

“别担心，赤木博士和伊吹二尉以及他们的团队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尽管蓝发驾驶员的出现让她吃了一惊，明日香还是很快恢复了她的漠不关心的表情，以恼怒的神态回望着下面的初号机，“我才不在乎那个白痴会怎么样，我……我只是现在无事可做！”

丽没有回答，这倒是意料之中，但是绫波的沉默总能制造一种莫名的气场，她继续向前走了几步，缩短和明日香的距离，强制明日香看着她的眼睛。

“她会回来，”丽简短地说，但是带着一种让人放心的温暖。

或许是太心烦意乱了，或许是懒得开启新的战争，明日香没有继续和她的战友争吵。

“我知道……”她耳语道。

一阵突然的骚动从下面传来，明日香感到一阵恐惧，她紧紧地抓着护栏；初号机的插入栓突然打开，LCL溢出。明日香不知道她是否还在呼吸，不知道她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在接下来似乎无尽的几秒内，驾驶舱内的LCL全部流到地面。

但她的恐惧瞬间消失了，她看到男孩从EVA的核心里被放出，快乐和幸福充斥着她的内心；她几乎看不到冲过平台的美里，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男孩儿。后者虚弱地爬出核心，倒在三佐的怀里。

明日香不能自己地狂奔下去；他们已经分离了一个月之久了，她殷切地期待这场重逢，但

她突然意识到蓝发适格者就在她身后几步。她不得不停下自己的脚步，甚至没有转身。

“不是有人教过你这个时候应该露出什么表情吗？”她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要被现状所影响。

丽茫然了几秒。但随后，她的脸上漏出了喜悦的表情，嘴边带着明媚的微笑。

“嘿，”从眼角看到这寻常的感情表达，明日香开口道，“如果你继续这么做，有人会以为你真的是个人类！”

尽管遣词造句不是那么友善，但她的声音里没有恶意。实际上，这是绫波丽得到的最好的评价——从一个像第二适格者那样的人里，她不得不承认，这感觉很棒……

-X-X-X-X-X-X-X-X

-X-X-X-X-X-X-X-X

让真嗣慢慢恢复知觉的是唇上柔和轻微的触觉。不出意外地，睁开双眼，他看到红发女孩坐在他的身上，他开始回应这个吻；而她，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分开时，他注意到她在哭泣。

他微笑地看着她，“你以前一直都抱怨，我占你便宜。”

明日香脸红了，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但她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反击；嘴巴张开又合上，她好像忘记如何说话了一般。突然，她删了他一巴掌。

“好痛！”他抱怨道，揉着发红的脸，“你已经给我上过一次‘让你担心’的课了，还记得吗？”

“哼，显然还不够！看来我得尽可能的给你上课！”

真嗣狡猾地一笑，他坐起身，把她搂入怀中。“嗯，没关系，”他说着，贴近她，“只要还有‘欢迎回来’这部分……”

明日香几乎没有犹豫，她用手托起她的脸，给了他一个充满激情的吻；然后真嗣发现，他又不得不重新躺倒在床上了。

“我没有打搅什么吧？”

当真嗣看到新进来的探望者后，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嗯……美……美里！”他结结巴巴地说，试着让分外冷静的红发少女从身上下来，“不，不是这样！”

脸上的轻抚让他安静。

“嘘……”明日香安抚道，高兴的泪水滴到他的脸上，“没事的，她……她已经知道了……”

真嗣的目光在两个女人间游走着，“什么……？她……？知道了多少……？”

“不像我希望知道的那样多……”美里轻微地斥责道，不过当她走向真嗣的床时，脸上的职业表情完全崩坏，她抱住明日香让出的真嗣的上半身。“欢迎回来，真嗣，”她说，一面翻出夹克里的纸条，“我猜我最好给你俩点私人时间，不过记住哦：回家后，我要你们解释这个！”

最后，祝福地看着这对儿，美里像她进来时一样安静地出去了。

“那么……她知道了多少……？”真嗣沉默了一会儿问。

“只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嗯……怎么知道的？”他小心翼翼地问，尽量听上去不像是在责怪她。

明日香离开他的上身。“她会怀疑全都是因为你，笨蛋，你没有像我说的那样给她一封匿名警告信！”她责怪道，一面用手指戳着他的胸。

“我照着做了……”

“你用手写的！我可能不认识每一个假名，但是，即便是我也能认出你的字体，只要我愿意！”

“哦……”真嗣低于道，“对不……”

“好啦，我知道……”她温柔地打断他，重新趴到他身上。

沉默再次笼罩他们。

“是……是我的错……”明日香最后承认“我尽力去保持我过去的态度，但是……我……我做不到。我们失去她时我已经非常痛苦了，我没法想象失去你们两个……”

“可……你知道我会回来的……”

“该死，我当然知道！”明日香厉声说，但她把脸和他贴的更近。“从上个月起，我就怀疑我们这样做真的对吗？我们决定要试着改变未来，让所有人都能活下去。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能改变多少。谁知道我们真的能让事情变得更好？谁知道我们会不会让结果变得比上次更糟糕？谁知道如……如果……”她的声音渐渐变小，而抓着他的手越来越紧，“我不要再看见我身边其他重要的人牺牲在这场战争里，永远不要……”

真嗣闭上眼睛，叹气，他抚摸着她的头发。

“让美里知道没有变得多糟，”他说着，明日香在他的怀里已经冷静下来。“你知道，我也做了一些事情。说真的，我认为我们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在一些时候向其他人展示我们的变化；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方法；其实我们自身就是问题的所在，如果我们继续像以前那样做恐怕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当我站在那儿，我的初号机前；我听到使徒打伤了你们两个，我……我根本不能控制我自己。我不后悔我做了的事，如果那时我还像上次那样躲在一旁，谁知道我父亲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及时让我坐上初号机……”

“所以……你是说我们不要再演下去了？但是……怎么解释时……？”

真嗣摇摇头，“我们不能太快。慢点来，让所有人都适应……也许他们不会觉得太奇怪……”

“哦，如果是美里的话，有点晚了。我恐怕……嗯……我猜我们欠她一些解释。”一个微笑取代明日香之前无神的表情，一面手指抚摸着真嗣的胸“至少，我们不用在家里继续装样了……”

真嗣笑着抱紧明日香的身体，没有再回答。他们就这样沉默着，沉浸在这短暂但是平静的二人世界里，直到不得不离开病房再次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X-X-X-X-X-X-X-X

-X-X-X-X-X-X-X-X

世界的残酷在美里面前展现无遗；她没给他们俩多少时间，一进家门换上居家的衣服；她就叫他俩坐到客厅。真嗣写的条子放在餐桌上，但是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

“好了，我希望是个好故事。”在气氛还没显得太过尴尬前，美里打破了沉默，“为了这个，我不得不推掉，嗯，一个会议。*(注：原词为 meeting，大家不难猜到什么意思吧?)*”

“是啊，猜的出是什么样的‘会议’……”明日香小声嘟囔着。

美里警告地瞪了她一眼。“那么，现在可以向我解释喽？”她拍着桌子上的纸条问道。“假定你不是个大占卜师，你是怎么知道 EVA 三号机被使徒入侵的？”

真嗣看向明日香让她放宽心，后者则点头回应。

“我知道是因为，我……”他感到手被明日香轻轻地捏住，“……我们以前目睹过一次……”

“怎么做到的？”美里保持着一种异常的冷静，“你们什么时候有幻想预知症了？类似既视感？”

“更像是时间旅行，”红发少女打断说。

“时间旅行？”美里慢慢重复。“但是……这怎么可能？”

“我们也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发生的，”真嗣摇头道，“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大约两、三个月前我

们回到这里，在我们的世界里设法生存了很多年后……”

“生存？”三佐惊讶地问，“为什么这么说？发生了什么？”

“第三次冲击！”明日香简短而平静地说，“我们是唯一活下来的人。”

“第三次……？”美里瞪大眼睛，“难道……我们失败了？”

真嗣慢慢摇头。“我——我不确定让你知道得更多是否明智。但是……我们只能告诉你三冲不是由使徒引发的。”

“什么？那么是谁干的？”

“我不能……”

“真嗣！”美里生气地打断他。

但是，令她惊讶的是，男孩儿没有退缩，取而代之，他镇定地看着她。“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让你知道全部的事实是否明智。我们……我们正在努力避免三冲，有太多的人会妨碍我们。”他苦笑道，冲那张纸点了点头。“你也看到了，我们自己保守秘密就已经很困难了。”

“你们甚至都不相信我会帮你们？”美里辩解道。

“或许吧，”明日香插嘴，“但你那么做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知道的人越多，我们的事扩散出去的可能就会更大。”

“那么，你们甚至都不相信我？”美里失望地低声说。

“我……我没那么说……”真嗣试着缓和气氛，“只是……有太多不可意料……”

“那么，好吧……”美里显然不满意他的解释，有点不情愿的转移了话题“你们在那里待了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时间，最初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我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制造出一个可以赖以生存的空间上。所以我只能猜测，大约是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后，我们才开始重新记录时间。而从我们开始重新记录时间后，已经又过了大约四年。”

“为什么……”美里屏住了呼吸，“你们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美里的失落感已经清晰可见。

“我们怎么知道你已经相信我们了？”真嗣用最大努力保持着平静。

而明日香，则正相反，每秒都变得更加焦躁。“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样太冒险了！”她带着不必要的愤怒说，“如果我们告诉你或是其他人我们通过根本没有办法证实的时间旅行回到

现在，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可能会被认定精神不稳定，然后从 NERV 的职位上隔离好几个月，这是我们唯一改变世界的机会。我们更有可能被分开，或是被软禁……”

“明日香……”真嗣试着让她冷静，但无效果。

美里叹气，看着明日香像火山似的爆发，“我猜你们说对了，整个故事……我不知道……的确像部科幻小说。我的意思是，你们甚至告诉我你们俩单独的在一个毁掉的世界里生活了好几年，而且最终还坠入爱河。然后又没有缘由地回来……”她支着额头，深深地思考，一次又一次叹息。片刻的沉默后，她摇摇头，“如果不是这章纸条……”她嘟哝着，看着他们，“你知道，接受这个事实很不容易，但我……”

她的话没能继续说下去，明日香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拍向桌子，如山洪爆发般咆哮道。“随便你！爱信不信！”

“明日香！”

真嗣试图去抓住她，但明日香已经离开了客厅。难过和内疚填满了他的心房，他知道现在自己无法为她做任何事。

“她怎么了？”美里站在他后面问，但真嗣此刻没法回头。

是的，他做不了任何事，静静地站在门前，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微妙的东西。

“你不理……你不可能理解那种感觉——仅仅是假设……那些事都没有真正发生过……这种感觉有多么痛苦。”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他的拳头紧握着，那些快乐的回忆重复在他的脑海里。“尤其……在被强迫离开我们的一切时。”

“什么意思？”美里不解地问，“那个已经被毁掉的世界有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吗？我是说，这不像你们……”她的声音逐渐变小，惊愕地倒吸口气。“你……？！我是指你们——难道……？你们不会已经……？”

“是的，美里……”真嗣温柔地打断她，“我们……我们有了一个孩子……”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是的，最大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了！

好的，好的，我知道我已经让这个秘密够明显的了。实际上，我觉得不会真的有人在第一章后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吧？不过，现在是官宣了。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一章里我的描述比以前奇数章节与 TV 版的差距更大。一个原因是明日香和真嗣随着时间的成长必然和过去不一样；另一个原因，我是在大学里用我那台足够破的笔记本写的，速度够慢，没有视频可以查询；所以大部分是凭着我的记忆进行描写的。其中，我做了一些情节上的适度调整。

但是，好在从现在开始前一个原因的占比会更大【**整理者：指没用烂电脑写了，之后出现不同的情节全是因为剧情需要了**】。我一直以来都得把我的故事放进原版的框架内，而这给我自己埋了不少坑。比如源度在第十三使徒的章节和这一章【**整理者：确实感觉有些降智了**】里都做了一些奇怪的决定；虽然我尽力去解释了，但还是让我不太满意。只要我没有想到更好的写法，你是不会得到重写版的（第二章的事让我感到害怕……）（译者注：第二章重写过一次）

在继续我放下了几个月的工作后，这章的后半部分看起来有些失控了。我不想写成“真嗣在初号机里和母亲的再会”的故事（后来添加的对白部分，做了中立处理；读者可自行脑补决定真嗣是在和她妈对话，还是在和全裸的美里/明日香/丽对话）。取而代之，我在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里，更多地描写了配角们的故事，虽然最后也只写了光和一点剑介（对他的处理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因为他在测试版本里太消极了（对光尤其是这样）。我希望现在看起来好些了）。

最后，最后，感谢帮助我纠错的朋友们：Bal'ferrin, Fool's Gold, Nova 和 dennisud。

【译者的话】这章。。。汗，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过了很长时间才完稿。我想说的是，比起 SA，这一章里有很大的篇幅是描写 EVA 里的配角们；从最第三章开始光陪东治去绫波家，再到本章开头医院的探病；JIMMY 对这对 CP 的发展也写的挺丰满的。

【译者的话】我也想说，本想着第五章之后放出这个惊天秘密的；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翻译过程耽搁了。所以索性就先把相关与 AKI 的漫画做完了；感谢神佑和 ACE 同学的帮助，以下是网址：

序章：<http://tieba.baidu.com/p/1762881632>（详见附录二：序章）

第一章：<http://tieba.baidu.com/p/1769957470>（详见附录二：第一章）

第二章：<http://tieba.baidu.com/p/1769963687>（详见附录二：第二章）

第三章：<http://tieba.baidu.com/p/1769984646>（详见附录二：第三章）

序章部分主要简介了 T2T 的正文和介绍 AKI 本人；神佑同学做成了视频，非常强大，原本可只是漫画哦；后面几章是 Aki 穿越到现在的生活情景剧，非常有意思；ACE 同学处理的图源，效果很赞；到第三章时 AKI 开始上幼儿园，正式进入了人类的社会。

既然 moonbay 同学已经完成了第六章，我决定直接先译第七章了（但实际上第六章两年前就开了一个头，现在比较犹豫中），预计九月初完稿，进度和其他事情会定期记录在 ASUKA 吧。下一个使徒就是鸟天使了，敬请期待吧。

【整理者说明：本章由于@UOphoenix 的译文有部分缺失及误译，故对缺失及误译部分对照 @moon_bay 的译文进行修改补充，同时保留@moon_bay 原贴的评语，@moon_bay 译文详见：<https://tieba.baidu.com/p/1382353190?pn=1>】

（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在阅读 UOphoenix 大神翻译的前几章节时没用多少时间，但这会儿自己就翻译了一点却用了—个多小时。由于 UOphoenix 大神已经开了第五章的预留贴，所以我就从第六章开始翻译。由《the 2nd try》此文为双线写作，第六章的剧情接着第四章，所以在连贯性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翻译，有语句不通顺以及错别字希望各位谅解，轻喷。有些觉得自己翻得不是很好的地方都给出了原文。每天会不定时更新。

话说一章是挺长的，估计 15000 个英语单词左右。第四章的中文据 UOphoenix 大神说有 2w2k+ @moon_bay)

第六章：接纳

现在天色尚早，但太阳已经高挂在天空，不留余力地把阳光洒进这间沉睡的卧室。真嗣醒来已经有段时间了，但他并没有起床的念头，和往日一样享受着现在的时光。

明日香还在他的怀里熟睡着，她柔软的长发在晨曦中散发出明亮的红色，她呼吸的旋律伴随着身体起伏奏出美妙的乐章，她柔软的手指轻柔的搭在他的肩上，她醉人的芳香令他不可自拔，最有趣的是她樱桃般的小嘴微微的张着。真嗣心满意足的欣赏着此情此景，他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生怕任何微小的震动都会把她从安睡中惊醒。每天他都这样好几个小时不厌倦的躺在她身边。

正当他小心翼翼的享受这宁静而珍贵的清晨时，外面的世界似乎在挑衅现存的人类，提醒他们已经不再是世界的统治者——一声响亮的报晓毫不留情的闯入真嗣的耳鼓。

“呃……该死，有一天我一定要宰了那只该死的公鸡……”悠悠转醒的明日香嘟哝道。

“呵，实际上它今天已经比往常稍微晚了一点，”真嗣苦笑一声，转身趴向明日香：“早安，碓夫人(Mrs Ikari)。”

明日香轻吻了他的双唇，“早，惣流先生(Mr Soryu)。”她微笑着回击道。

真嗣安静的笑着，距他们的“婚礼”已经过去数月；无论按常规正式与否，他们从未怀疑它的有效性。不过，之后的生活到和以前并无两样。

“啊，我去检查下这些家禽，”真嗣说着，缓缓起身走向衣柜去取衣服。他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赖在床上，估计又得纠缠好一会儿了。“不想早餐来点鸡蛋？”他回过头问。

她并没有马上作出回答，她又睡着了？这样想着，真嗣转过身，明日香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哦，我不想吃早餐……”她睡意朦胧地说。

“嗯……又不吃？”

她坐起身，耸耸肩：“我……不太饿。”

“嗯？如果你这么说……”真嗣不解地看着她，一面仔细回想上次他们一起吃早餐是在什么时候。虽然不吃饭对他俩来说倒不算稀奇，尤其前段时间工作繁多外加口粮不足。但是，她现在不吃饭的理由居然是“不饿”？

慢慢地，会心的笑容在他脸上蔓延开来，一个念头冒了出来。真嗣俯身靠前，匆匆地轻吻了明日香的脸颊：“你知道，你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么漂亮，所以，一盎司都不能少。*(注：盎司，英制重量单位，1盎司约为31克)*”他托着她的脸温和的说。

他似乎触及到了某种要害，明日香惊讶地坐直并睁大了眼睛：“不……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真的不饿！”

看着自己的妻子像小孩子抓狂般的辩解，他微微一笑：“好的，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菜园的收成很好，但是也许不知哪天又会颗粒无收；所以，不用在食物充足的时候刻意节食。”

“呃，那就多为‘颗粒无收时’准备点补给！”明日香打开他的手，生气地说，似乎在刻意强调她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说到补给，我们肥皂、手纸、防晒霜都快用完了，而且车里的汽油也不多了。”

“又快用光了？”真嗣边抱怨边套上T恤，“哦，我知道了，吃过早饭我就进城。顺便把那三大包已经发霉的垃圾扔掉……”

明日香慢慢地点点头“路上小心。”

-X-X-X-X-X-X-X-X

-X-X-X-X-X-X-X-X

野生动物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回到它们原先的家园——那里曾经被人类用钢筋、石头建成的城市所侵占。现在到处是碎片的第三新东京市市内并不能为动物们提供足够的食物，所以，大多数的动物都活动在垃圾场附近。他们数次前来采集日用品时都没有遇到过大型野兽，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的菜园目前也不是动物们的首选，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会尽快扔掉“有诱惑性”的垃圾。真嗣认为即便这样，也是杯水车薪。在他们想办法吓走几只经常光顾菜园的小型啮齿类动物前，菜园里已经丢失了三颗莴笋和一些胡萝卜。当然，麻烦不止这个，他们突然出现的公鸡和其他鸟类朋友无论被赶得多远，过一段时间都会回来。多谢它的出现，每天早上他们都能“享受”无法阻止的叫早服务。他们还必须定期去鸡舍检查鸡蛋，除非他们想在进餐时有“意外

之喜”。

一股恶臭充斥在空气里，真嗣知道已经开到目的地了。穿过残破的大门，他将车停在巨大的垃圾堆前，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不得不捏住鼻子，暗自庆幸这还不是城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那些可回收和可燃性垃圾并未运送到这里。

透过窗户，真嗣确认没有大型动物在外面，前方垃圾堆中一小撮沙沙声匆忙远去后，周围一片寂静。通常，皮卡发动机的轰鸣足够吓跑大部分动物，看来今天也不例外。

小心翼翼地，他打开车门，再次环顾四周，没有发现异常后他踏出车门。扔掉三包垃圾并不需要太多时间，扔到垃圾山哪里都无所谓。一个、两个袋子很快就加入了它们前辈的行列。

但是，当他拿起第三个袋子时却感到格外的重。袋子里一阵惊恐的“嘶嘶”声帮真嗣找到了理由：一只硕鼠透过塑料垃圾袋紧紧地抓住了车的座椅，不肯放弃它的食物。

“嘿，出去！”真嗣嚷着，粗暴地摇着袋子。这只可怜的老鼠用爪子紧紧抓着塑料袋外皮进行着无畏地反抗。不幸的是，在老鼠撑不住之前垃圾袋却先撑不住了，整个被老鼠锐利的爪子撕开，里面的垃圾撒满了车厢。这只受惊的小动物在作案后迅速逃向外面的世界，只留下一个暗自咒骂的真嗣。

真嗣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咬了咬牙，遏制住裸手触摸垃圾的强烈反感，徒手将垃圾从车里扔出去。就在他终于快干完时，他注意到一个小纸包躺在腐烂的食物中间。就像被精心藏在垃圾袋子的中间，被旧报纸和杂志紧紧地包裹着。就是那只老鼠，也只在最表层的旧杂志上划了几道口子。正常情况下，他根本不会注意到它，但是此刻，这样的包装着实引起了他的好奇：那个扔垃圾的人在尽力的隐瞒。

在好奇心驱使下，他撕开外面的旧报纸和杂志，打开脏兮兮的包裹。花了好一会儿，他才认出里面的东西。那一刻，他觉得如鲠在喉，沉重到无法呼吸。慢慢地，他后仰颓坐在地，死死的注视着掌中的白色物体。

他就这样呆坐在那里，不知道过了多久。

-x-x-x-x-x-x-x-x

-x-x-x-x-x-x-x-x

“我……我回来了。”

几个小时后，真嗣进门无力地打着招呼。明日香匆忙跑向玄关，比平时多出几个小时的等待让她不安和略微恼火。

“你这么长时间都去了哪里？！你再不回来我都快要出来找你了！”但当她闻到真嗣身上散发的气息，又不禁厌恶地后退几步。她皱起眉头喝道：“难闻死了！难道这几个小时你一直都待在垃圾场？”

出于某种原因，真嗣没有对明日香的话作出回应，他低着头，不敢看明日香的眼睛。“对不起，”他沙哑地说：“我……我需要时间思考……”

“思考？什么……？”明日香声音逐渐变小，她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被真嗣紧紧的攥在拳头里。一种莫名的愤怒和恐惧在她的身体里翻腾，下一秒钟似乎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她的秘密、她近期诡异的行动、她的忧虑——一切都完了。“该死，我知道我不该在这里做测试……”她喃喃地说道，别过头不去看真嗣。我怎么会(对自己)这么粗心？

真嗣没有理会她的话，继续说道：“起，起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如果你想给我个惊喜或者……或者不知道怎么告诉我……”他打住了，但明日香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为什么不扔到别的地方？】她想着，真嗣的话让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这样他永远都找不到。现在——他永远不会理解，不只这些，他不会……】

“你……你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我知道，对不对？”真嗣问道：“所以，你最近一直不吃东西……你想……想杀了……”

“那又怎么样！？！”她突然打断他，再也不能抑制住她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我不想要这……这东西！它会毁了一切！毁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明日香……”真嗣以一种害怕和惊恐的目光看着她：“我……我不相信你会这么想。你做的……如果……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不仅是在拿孩子的生命冒险，还有你自己的！”

“看见了吧？它已经挡在你我中间了！”明日香尖叫道，愤怒已经取代了她的理智，她转身离去，不想再听他任何一句话。他说了些什么都不重要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也许并没有错，”真嗣痛苦地呢喃着，“但是，这不是孩子的错……”

Everything..

(弱爆了的译者的话：这一段看的我是云里雾里，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但似乎关键问题出在那个白色的物体 (the small, white object) 上，为此我去复习了UOphoenix大神翻译的前四章，并且还粗略浏览了第五章，貌似都没提到这货，不过貌似后文有提到，所以希望大家能耐着性子读下去。@moon_bay)

【敏感的读者应该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w。) —— 整理者】

-x-x-x-x-x-x-x-x

-x-x-x-x-x-x-x-x

他不记得最后一次在“自己”的卧室过夜是什么时候，这里感觉很小很空。

剩下的几天里，他们都没和彼此说话。这是他们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实际上，这是他们第一次这种级别的冲突。他再也不想重新经历一次了。

躺在床上辗转着，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三冲后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如此的平静，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强烈冲击着他的大脑。他从未想过他们会有孩子，现在才回想起他才发现忽略了很多的细节：明日香在浴室的时间比平时更长；即便没干什么重活，她也经常看上去很疲惫；她的情绪变得极其波动 (*mood swings that would have put the old Asuka to shame, 这句话原句我没看懂*)；微微鼓起的腹部——尽管非常非常的微小，如果不十分仔细根本无法发现异常。

即便现在，回想起这些细节，他仍然不敢相信是真的。

好不容易困意终于袭来，卧室的门突然被打开，真嗣不知道是该继续装睡还是起身看她。

一小阵沉默，明日香开口说道：“真嗣，过来吧。”

他继续躺着没有说话，不过明日香知道他没有睡着。

“可恶，别让我求你……”她低声嘟哝着，真嗣猜到她现在绝望的情绪，但他假装无动于衷。“我……我需要知道我醒来时你还在我身边……”

终于，他决定动弹一下，拉开毯子让她进来，“当然，我要确信我醒来时你也在我身边……”他假装疲惫地说道，还是没有抬头看她。

不情愿的，明日香爬上床坐到他旁边。不安的气氛蔓延着。

“我们上次像这样是什么时候？”她叹口气问道，“吵完架，空气里都是紧张感。”

“我不知道……”

“现在还不算太晚，是吗？你……你还……？”

“我不知道……”他说谎道，她这次着着实实在的伤害了他：不知道她的不信任和她试图做的事情哪个伤害更厉害，但他还是深爱着她。

……

“这是个诅咒……”她突然小声说，更像是自言自语。

“什么？”

“一定是的！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这就是祂对我杀死祂的使徒的惩罚。*(Maybe there's a god after all and this is his punishment for me for slaying his messengers.)*”

真嗣蓦然间感到强烈的内疚，“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想？”

“为什么不？”明日香更加用力地说着，“每当我找到了我的幸福，总会发生什么将那幸福从我身边夺走。当我终于证明自己的实力给妈妈看时，妈妈自杀了！当我得知妈妈一直在二号机里看着我时，EVA 量产却彻底摧毁了我的 EVA！现在，又要将一个爱我很久的人从我身边分开！”

“明日香……”

“啊，是的，没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知道！”她哽咽着，“但是，你居然选择站在那个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那一边！而不是我？！”

“不，不是那样！你到底要做些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问你，要不要帮忙堕胎？”她小心翼翼地问，尽力避免让他生气，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译者注：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有提到，真嗣的任务之一是学习医学。@moon_bay)*

真嗣吃惊地倒抽口凉气——这算是答案吗？！就算知道技术上怎么施行——但他怎么可能下的了手？！

“看，这就是为什么我没告诉你，你甚至都不愿意帮忙……”

“怎么……怎么会这样？”他急忙打断她的话，拼命地试图转移话题，他实在不想继续听到堕胎的事情。“我以为你一直都在吃避孕药……”*(译者注：到这里我们可以猜测之前的那个“small, white object”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药瓶之类的，至于里面放的是什么药具体不清楚，但八成是那一类的。@moon_bay)【或许是验孕棒也不一定啊——整理者】*

“我当然吃了！你真以为我是那种不注重细节的人吗？”明日香抱怨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意思是，避孕药本来也不是 100%有保证；而且谁知道过了保质期还有多少作用……”

真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在吃过期的药？”

“是的！除非你能做出新的！不然我没得选！”明日香羞恼地讥讽道。

“但是你确定那个测试结果……？”

他没有看到她点头，但是，他知道自己没理由怀疑她。“其实，我做了两种不同的测试。并且把它们分开藏起来了，可能*(另外的)*已经被你扔到垃圾堆里了。”

“那……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

“大约一个星期前，我已经错过了前两个阶段，”她承认说，“最初，我没怎么注意。早上醒来会呕吐，我以为是饮食不均衡什么的。当它越来越频繁以后，我……”她苦涩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我想我一直在逃避；我不想接受它。恐惧一直困扰着我，最后在我有次外出采集生活品时，从箱根避难所的药房拿来了试纸。最开始，我把它们藏了起来，但是有个声音一直在说：快点测试！然后就没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她顿了顿，然后自嘲似地笑道：“最后，我的

感觉是对的……”

真嗣注意到她躺到床上，侧身看着自己，“你听了你说的这么多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就那么淡定吗？”她问：“我以为你知道后会崩溃的。”

真嗣静静地思索着，但是他发现他的思绪全被明日香进门前的问题所困扰，“我……我不知道，”他摇着脑袋。“不，当我意识到那个测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脑海里冒出了无数的想法，几乎要让我窒息了。也许，我想证明我比我的父亲做的更好；也许，我只是想知道我们的孩子长什么样；我……我不知道……”他最后归纳着说：“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不能坐视不管……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来帮你……”

没有人做出回答，在几分钟的沉寂之后，真嗣不知道明日香是不是睡着了。他听到了她轻柔的呼吸声，他转过身看着她熟睡的样子。然后，缓缓伸出手……

“不要……”他伸向她腹部的手猛地停下，明日香低沉地说：“求你，不要……”

沉默着，他转身背对着明日香。*(Silently, he rolled back to his side.)*
(弱爆了译者：这句话的语境真心不会翻 @moon_bay)

-X-X-X-X-X-X-X-X

-X-X-X-X-X-X-X-X

妊娠期日志

预估时间：10-13周

我认为开始记日志是个好主意，这对观察明日香怀孕后的行为有很大帮助。希望这能帮我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者其他并发症。尤其，最近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事件，可能会忽略掉重要细节。即将成为父亲让我感触良多。我猜明日香也一样，唉，至少我希望她也一样。我不知道如果她继续沿着这条危险的路下去，我该怎么办。我真的非常担心她和孩子的健康。她还是宣称她不想吃东西。(该死，我看到她每天只吃一个苹果)而且她看上去要在‘那东西’消失掉以前都会保持这种节食。她太顽固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确信，她是否清楚那个生命是她自己的孩子。

“它”怎么发生的，我始终不得而知。也许我该感到庆幸，过期的药仅发生了这种事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弄乱了时间表，或者说明日香不愿承认“它”的存在——明日香终究是明日香……或者我们陷入了某个未知的可能也说不定。毕竟，过去我们都被打击的更惨。

-X-X-X-X-X-X-X-X

-X-X-X-X-X-X-X-X

一声响亮的“当啷”声从门厅传来，真嗣随之猛然醒了过来。在震惊和半睡半醒间他最先想的是有小偷入侵了家里，但片刻清醒后他才意识到他们俩是世界上仅存的人类了。难道有野生动物光临了他们的小窝？

他转身查看明日香，但发现床的另一半是空的。最初的不安被好奇替代，现在这时候她会做些什么呢？刚刚那声音也不像她进浴室的声音。

他思考了一会儿，盘算着会不会又开启一轮争吵，但最终好奇心取得了胜利。他蹑手蹑脚地起身、打开房间门，那声音显得越发清晰。踮着脚尖，他向声音的来源走去，最终，他来到了厨房。一丝微弱的灯光从隙开的门缝中透了出来，光线在黑暗中闪烁着，似乎什么东西在灯前来回移动。真嗣靠在门框边，偷偷地向里面瞥去。

明日香坐在打开的冰箱前面，冷藏室的光映照在漆黑的房间里。几个苹果、两个西红柿、一根黄瓜(译者:不是那种用途, You ecchis! @moon_bay)、一听打开的肉罐头和几片面包散落在她的周围。她手里还举着一个做好的三明治。真嗣什么话也说不出，在原地默默地注视着。

突然，他听到一种类似呜咽的声音，然后他看到明日香咬了一大口三明治，接着在不到一分钟里解决了所有的食物，活像一个刚刚从沙漠里被救出来的几天没吃东西的探险家。

真嗣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和她“该死……该死……”低声的咒骂，他不知道明日香现在恼火和悲哀哪个更占上风。

看到她又拿起了一个苹果，真嗣悄悄的退回卧室。

心满意足的微笑挂在他的脸上。

-X-X-X-X-X-X-X-X
-X-X-X-X-X-X-X-X

妊娠期日志

预估时间：11-14周

明日香仍然拒绝有规律的饮食，而且她还对我发脾气和恐吓我。

我最近在钻研相关的医学书籍，现阶段胎儿所需要的能量还是比较少的，但对她而言负担仍然很重。而且，那些我劝她多吃点东西的话她置若罔闻，她太固执了，甚至比她给我最初印象里的还要固执。

今天早上我们又因为她的饮食问题而吵了一架，我很想告诉我完全清楚她晚上在做些什么。目前她的情况是：她在竭力抑制自己吃东西的欲望。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至少她还是吃了些东西，尽管她吃的这些对胎儿的生长发育而言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我希望在胎儿的需求量更大之前，还能多给我一些时间说服她。现在我看不到希望……

-X-X-X-X-X-X-X-X
-X-X-X-X-X-X-X-X

“拜托，明日香，这样真的很幼稚。”

“所以呢？！”她厉声说，再次把盛满食物的盘子从面前推开。“如果你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吃这个的话，就不能怪我没说清楚了！”

“拜托……”

“不！！”

真嗣把头埋下去；刚才的争吵让他身心疲惫。他受够了。就算他知道无法伤害她的身体，他必须想办法让她不要那么固执，否则他会辜负了他们的家庭，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你为什么说谎？”他平静地问道。

“什么？”

“当我知道我们是仅有的剩存者时，我很高兴和我在一起的人是你，不是其他任何人，是你！我相信你告诉我说你也是同样的感受，但这不过是个谎言罢了，对不对？对你来说是不是我都无所谓，只要有个人可以陪着你，你根本不在乎陪你的人是谁……”

一个响亮的耳光，让他几乎向后跌倒下去，也打断了他的“控诉”。真嗣扶住身子缓缓站定，却没有勇气去看明日香颤抖的手。

“你……你怎么敢……！？”明日香的声音颤抖着，她竭力克制着，把展开的手伸了回去。

疼。脸上火辣辣针刺般的疼，真嗣知道刚才的话既伤害了他自己，更伤害了明日香。几个星期前，他绝对不会想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在尝试了各种劝说和关心无果之后，他能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这样了 (*it seemed that to hurt her was the only way to reach her*)，现在绝对不能退缩。

“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挚爱？”

明日香避开真嗣，视线落在地上；她的声音夹杂着被背叛后的痛苦，“哈，你已经爱它胜过……”

“我说的是你！！”真嗣几乎咆哮起来，“你看不出这样下去的后果吗？你会死的啊！”

她没有回答，目光极力闪躲，但她的嘴唇不停地颤抖翕动着，试图组织语言表达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尽管合适的词汇并不存在。

“你不是说过要一起活下去吗？”

【是的，就是这样，最后一根稻草】 (*That was it, the final straw.*) 真嗣叹了口气，他看见明日香向盘子颤抖着伸出左手，心中的内疚让他几乎窒息。

“我……我不……不想……我……我……”

“所以？你真的想抛下我一个人在这个空落的世界里……”真嗣又一次把盘子推到她面前，“还是说你来吃点东西？”

她面无表情地盯着盘子里的食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作。当真嗣以为她会坚持着最后仅存的骄傲而继续拒绝的时候，明日香突然颓唐地倒在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拿起了叉子，“这不公平……”

“不，”真嗣不停地摇头，“不，不是这样……”

-X-X-X-X-X-X-X-X

-X-X-X-X-X-X-X-X

“大家好啊，”他向空寂的腥红之海打着招呼，或许那里没有人能听到，抑或全世界的人都在倾听。除了腥红色的海水，他能看到的就是海的另一侧，斜翘着的巨大白色头颅和它脸上那难以名状的永恒微笑。真嗣真心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传达到“那些曾经的朋友”，“距……距上次我们来这里已经有段时间了，”他继续说着，瞟向不远处极不情愿地跟随着的明日香。

“我有些……重要的消息，我想，我们——明日香，她……她怀孕了，”他长舒了一口气，盯着眼前的沙滩，“这……这应该是个高兴的时刻，对吧？一个孩子：这是上苍给相爱的人们最好的礼物。但是，明日香不这么认为。我不知道她到底想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让她害怕这个孩子，甚至在想尽办法扼杀这个生命。”

“她曾经问过我：当我知道她怀孕时为什么这么‘冷静’。我也不止一次的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恰恰相反，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我都会担心，但我绝对不是害怕孩子本身。我担心我能否成为一个好父亲。我没有可以分享为人父母的经验的亲人，没有人可以给我提供建议或者告诉我我的做法是否正确。”他不禁摇头叹息，“我们，在这个毁灭了的世界里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似乎太过不负责任。但是现在，事实已然筑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感到恐慌。”

“明日香虽然……我最后终于设法让她吃了些东西，但是每次都是一场战争。很高兴这是她唯一想到的方法去……”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没法说出“杀死”或是“抛弃”这样的词汇，“不知道如果她选择服药或是伤害自己的身体来阻止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这样，明日香依然没有罢手。虽然现在只过去了几周，我已经身心疲惫了。也许我还要继续这样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她一直不接受，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怀着一丝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望着大海：“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们的帮助，如果有人能说服她，或者给我建议，哪怕是一些安慰的话……”

唯一的回答是海浪冲刷着沙滩的声音……

真嗣无比绝望地跪倒在沙滩上，伴随着海浪的拍打声，他埋下头，“帮帮我，”他哀求着，“求求你们……”

他佝偻着身体，颤抖的双手埋在稀松的沙粒中，不住地喘息，他凝视着身下的沙滩，乞盼着有人能给予他回应。直到那人走到他的身边。

他的妻子俯视着他，目光中交织着同情和厌恶，“走吧”，她冷淡地说。“该回家了”。

-X-X-X-X-X-X-X-X

-X-X-X-X-X-X-X-X

人们常常对黑夜感到畏惧，因为在未知的黑暗中可能隐藏着一些可怕的东西。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黎明。

散落一地的鸡毛，鸡毛和地上残留着干涸的血迹，还有被撕裂的肉。

也许是她亲眼目睹了这一毛骨悚然的景象，亦或是眼前的一幕让她想起了过去某些可怕的事情，明日香不住地颤抖着。

前一天晚上，他们被从鸡舍传来的巨大碰撞声以及动物的喧闹声吵醒了。然后他们迅速地用钉耙和铁锹“武装”了自己，冲向鸡舍，想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但一切还是太迟了，当他们到达时，一只母鸡已经死去多时，一只公鸡还在不明野兽的口中徒劳地挣扎着。在黑夜中，这只野兽看上去有点像狼，但明日香认为它更像是已知饿疯了的野狗，不然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就让它吓得丢掉口中的食物，逃之夭夭。

“我们……我们应该看到这件事好的一面。”真嗣咕哝道：“至少我们以后不会那么早就被吵醒了。（译者注：第六章一开始明日香曾抱怨过公鸡的打鸣）嗯……等会儿……”他瞄了一眼她隆起的小腹：“或者……我们现在不需要检查鸡舍。”真嗣飞快地说道，不给她挑起争吵的时机。

明日香并不想挑起争吵，尽管真嗣强作镇定，但她知道刚才的袭击并不容易对付。

尽管真嗣手臂上几道不深的划痕是他们此次受到的唯一伤害，但这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地显示出他们需要一个防御更加到位，比原来更加坚固的栅栏——先前的栅栏过于薄弱，在冲撞下直接倒塌了。

“还有就是……我们有新食材了……” (*And... we'll have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at for once...*)

真嗣的话令她大吃一惊：“难不成你想吃……”

“嗯，你——我是说我们可以改善下饮食，不然会有点浪费，如果我们不……”

他空洞的声音应和她此时的感受，不得不承认，在受够了罐头食品、鱼和所有他们能种出来的东西之后（译者注：第四章中提到：真嗣不想去野外打猎也不想碰他们的鸡，所以他决定去钓鱼），今晚吃鸡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每每想到要吃掉的动物已经和自己相处了一年多，明日香就提不起胃口，尽管他们此前还在咒骂这些鸡有多么愚蠢。

她生气地摇了摇头——这真是一只愚蠢的傻鸟——拒绝这个机会是愚蠢的。荷尔蒙一定又在折磨她了。(The hormones must be messing with her again.)

“不过，我们不会出现鸡蛋短缺之类的问题？”她问，想把注意力从刚才的话题上移开，“不过我不介意……”

“我不觉得，储藏的鸡蛋还够我们再吃上一两个星期，”真嗣说道，同时把一个鸡蛋举到灯光下细细端详：“另外，它好像还给我们留了点小小的礼物……”他一边说着，一边小心地把它放到了另一堆里。(译者：难不成他们打算孵小鸡？@moon_bay)

-X-X-X-X-X-X-X-X

-X-X-X-X-X-X-X-X

“你去哪了？怎么那么久才回来？”当真嗣回到病房的时候，明日香充满怨气地跟他打着招呼。(译者：我怎么感觉更像是产房……@moon_bay)

“对不起，我已经尽力让发电机更快地运转起来了，”真嗣解释道，同时指了指那张检查用的病床 (examination couch)：“你为什么不好好躺在上面？”

这个红发女孩用真嗣听不懂的话嘟囔了几句，最后还是乖乖照办了。而真嗣则查看着屋里的医疗设备，努力地回忆着它的用法。他按下几个按钮之后，设备开始发出嗡嗡的声音，然后他拿出一条带子 (belt) 绕在了明日香的腹部。

“你能不能把身体稍微抬起来点……谢谢。”

“你这是在干什么？”在真嗣把绳子扎紧的时候，她好奇的问到，真嗣没有回答，直到他开始把某种胶状物质涂在她小腹上时，她终于咒骂了一句：“sh ò t!”

“对不起，我忘了，是不是太凉了？”

“我不是娇惯娘，这点冷我可以忍，但是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对不起，”真嗣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开始在显示器上搜寻多普勒曲线，很快就捕捉到了。(注：某对医学非常不了解，这里的名词不知道用的对不对，各位读者理解精神就可以了；期待专业人士帮忙纠正。@moon_bay)

“这是什么声音？”

真嗣爽朗地笑了起来，听任这清晰的跳动声充满整个房间：“这是心跳……”

“心跳……？”明日香略带疑惑地问道：“这个频率对于心跳来说是不是太快了？”

“不，”真嗣摇头，又扫了一眼仪器：“每分钟 155 跳，相当正常的数据。”

“嗯，不管怎么样……”明日香呼呼地吐着气，头转向另一边：“快点结束这次检查吧。”

真嗣点了点头，再次确认仪器已经固定好之后，他开始移动超声波探头。明日香则在真嗣重新往她身上涂抹凝胶的时候发出了嘘声。“好了，让我们来看看……”

“随便你怎么样，快点！”

真嗣叹了口气，深吸一口气，伴随着房间里不断回荡的小生命的心跳声，他缓缓地移动着移动传感器，这时他发现明日香也正好好奇地盯着屏幕。起初，超声波仪器只是不断地发出噪音，只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些夹杂着黑色、白色和蓝色的条纹。过了一会儿，就在真嗣开始质疑这个仪器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终于把那个突然闯入他的视线的头部辨认出来了。紧接着他看到了那小得不成比例的身体 (*disproportional small body*) 和纤细的四肢，尽管还没有完全发育，但是已经在包裹的羊水中尝试着活动了。这是他的孩子，他们的孩子。

“真嗣……？”

他不知道自己盯着显示器过了多久，他没注意自己眼眶里饱含的泪水，也没注意到他脸上洋溢着的热烈的笑容。当他抬头看向明日香时，他发现竟不能找到词汇来组织起表达他此刻情感的语言。

出于某种原因，明日香尽力不让自己的目光和真嗣接触，于是她转过头去，但真嗣还是注意到她眼里同样闪烁着泪光。

“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明日香轻声问道：“我……我感觉有点饿了……”

-X-X-X-X-X-X-X-X
-X-X-X-X-X-X-X-X

妊娠期日志

预估时间：14-15 周（现在确切多了）

我经常听别人说第一次在超声波下看到自己的孩子是一件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我必须承认，以前我十分不理解。所有的胎儿都看上去一个样子，看到了一个就知道所有胎儿的样子——这是我曾经这么认为的。

但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了这个娇小的生命——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我知道这和我以前看到的胎儿图片没什么不同。但是我还是无法阻止自己盯着它的每一个动作，而不是集中精力做医学上的检查。

我不知道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样的感受。他感受到了我今天的幸福吗？他也曾经在超声波下看到我了吗？虽然很奇怪，但我相信他也是一样的。也许不是那么强烈，但很难想象那个即将为人父母的人不会有这个时候，即便是父亲他。

幸运的是明日香似乎也是和我同样的感受；不然，我无法解释她突然觉醒的母性。嗯，至少，她现在吃东西不再和我吵架了。当然啦，她说她恢复正常的饮食规律只是因为厌烦了我的唠叨。但我心里清楚她不会很轻易的承认她的错误。说实话我不在乎到底由于什么原因她恢复了正常的饮食规律，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照顾她和孩子。

另一方面，明日香态度的变化并没有来的太迟。就像我说的，孩子的发育并没受到明日香‘节食’的影响，但天知道如果她再继续下去会发生什么……

-X-X-X-X-X-X-X-X

-X-X-X-X-X-X-X-X

“为什么我也要一起来？”明日香发着牢骚，“而且现在准备这些也太早了！”

真嗣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只是觉得你在这的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挑选婴儿用品，你知道的，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没有玩具，没有给婴儿穿的衣服，没有婴儿床，没有婴儿车，没有……”

“是的，我知道！但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连 ta 的性别都不知道，**(译者：要是知道性别我也不会用 ta 了……@moon_bay)**”说完她立刻又加了一句，“还有，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

【转变得真快】叹息再次在真嗣脑海里响起，他揉了揉疲惫的双眼。他很清楚尽管明日香嘴上如此，但实际上她还是在热切地期冀着要搜遍儿童商店的每一个角落。他希望明日香能尽早不再伪装，否则这些不必要的争吵似乎将永远没有尽头。

“我知道还有一段时间，”他说，“但是，我们需要很多东西；为什么不尽早开始准备呢？我们今天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所以……”

“好了，好了，”明日香打断了他，“我需要找一些产妇穿的衣服，现在就连我以前最松的裤子穿起来也很紧了。”

真嗣微微一笑，她怀孕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明显，不过他觉得最明智的还是别太深入这个话题。

他环顾四周，暗暗惊讶于这家商店的规模。他曾经听说这是一家专为婴儿和准父母服务的商店，但他没想到里面的东西会细化到他想象不到的程度：专门的家具，包括婴儿床、可调桌、婴儿做的椅、游戏围栏。几种不同款式的玩具马车，敞篷车。母亲和孩子的衣服以及琳琅满目的玩具。可以变化的瓶子和(已经过期的)儿童食品，以及尿布。

他摇了摇头，试图这种从不必要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在琳琅满目的用品中挑出最合适的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他也为他们能有如此丰富的选择而窃喜。

“嗯，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他声音渐渐降低，因为他注意到身边空无一人。“明日香？”

随后他发现了她，只见明日香站在一排架子前一动不动，失神地看着前方的展柜。真嗣正想开口询问，但当他瞥见货架上东西时，觉得询问已经没有必要了：货架上摆满了布娃娃，开心地笑着，用毫无生气的眼睛看着他们。

“走吧，”他轻声说道，上前把她的手轻轻拉起：“为什么不去看看我找到的一些漂亮的衣服呢？”

-X-X-X-X-X-X-X-X
-X-X-X-X-X-X-X-X

妊娠期日志

预估时间：15-16 周

明日香已经不再抵触她的怀孕了(虽然仍不愿承认)，但是她……或许她是对的，现在可能还有点早，可能当时我真的不应该带着她那家儿童商店。我该料想到这种事情的发生的。从儿童商店回来之后，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她一言不发，她刚刚找回的热情似乎又消失了。

当然，这不是那些玩具的错，只是它们给明日香带来了太多可怕回忆。她的母亲自从失去心智后，就整天关照着玩偶而不是明日香。虽然不知道她自己能否意识到，但我认为这就是她之前行为的诱因。尽管我们已经坦诚了三冲前的很多事情，想要从那些阴影中摆脱出来并不容易。

在明日香的内心深处或许始终认为自己曾被人偶替代。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人偶——而是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生命，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被替代的人。

我想明日香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希望她不会再忘记。

-X-X-X-X-X-X-X-X
-X-X-X-X-X-X-X-X

每当明日香看到他们自制的孵化器时，总忍不住要向里面的蛋瞄一眼，因为出于某些原因她不想错过那个重要时刻。当真嗣不在的时候，她会忍不住专门来看孵化器，一动不动地盯着毫无变化的蛋壳很长时间。

但这天下午，她偶然经过时发现有些鸡蛋不再纹丝不动了。她立马扔掉水桶和铁锹，瞪大眼睛，找到最佳视角蹲在一旁。虽然知道这是一件很蠢的事，但她还是对即将发生的事十分期待。

环视一圈，她咬紧下唇决定不叫真嗣过来。她不想让真嗣介入她的个人秘密，虽然这秘密不像上一个那么糟糕。

她的手不自觉地摸向腹部，【该死的真嗣！为什么一定要我做超声检查？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看到 ta？】

她当然知道他的目的，在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孩子后她已经无法再继续怨恨 ta 了。即使现在她一直给自己暗示腹中的东西是个无法摆脱的寄生生物，但她发现自己还是无法把 ta 唤作“那个东西”。

“你在干什么？”

她的脖子惊讶地向后一缩，突然闯入的真嗣的声音令她猝不及防。她只能尴尬地抬起头看着他走到身边。

“唔……呃……他们正在孵化……”她嘀咕着，就像小孩子犯错被抓个正着。

“噢？真的？”真嗣听上去很兴奋，弯下腰从她肩膀上方俯视那些蛋。

一个蛋壳上出现了第一条裂缝，他们能看到一个小小的鸟喙正在试图啄破其他部分。另外两个蛋也正在努力地崩发出裂痕。

明日香感到一些不安，现在他正支在她的肩膀上注视着新生命的降生。她想走开却找不到借口，而且她现在也根本站不起身来。

他们就这样静默着，彼此间没有交流。直到三个小生命奋力地挣脱束缚，发出“啾啾”的鸣叫声……

-X-X-X-X-X-X-X-X

-X-X-X-X-X-X-X-X

明日香感到烦躁。一天漫长的工作终于结束了，现在怀孕还没对工作产生影响。但是，真嗣……

她把头转了过去看向真嗣，他正坐在摇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她沉思片刻，最终还是决定站起来，来到真嗣面前。

“这是什么？”她问道，但话音还未落书已经从真嗣手里被她猛地抽走，“常见的婴儿用名？！”

“啊，是的，到现在我们还没考虑过孩子名字……”真嗣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

明日香的视线游走在他和书之间：“名字？”

“是的，我是说再过不了多久……”

“还有好几个月呢！”

“好吧，我承认，”真嗣坦白道，“我只是想先准备好，或者你已经想好了？”

“还没有……”明日香嘟囔道：“为什么我要那么早就想好？”

有一瞬间，她确信真嗣在摇头，但她不想再挑起战端。

她叹了口气，甩了一下头，“嗯，我们可以把那些和我们关系亲密的人的名字用在我们孩子身上。我说，要是女孩，可以叫她‘恭子’或者是‘唯’，又或者是‘美里’，‘光’，还……还可以考虑叫她‘丽’，如果你坚持这样，”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如果是男孩，那就叫‘良治’，绝不可以是‘东治’或是‘剑介’**【整理者：知道终的剧情以后再看这句话，(T o T)】**”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她看着真嗣的眼神里露出了警告的意味。

“不，”真嗣平静地说：“我不想这样。我不认为 ta 可以代替之前提到的任何人，而且让一个

新的生命承载过去的回忆是不公平的。”

明日香沉重地叹了口气，耸了耸肩，真嗣是对的。如果他们有了一个名叫美里的女儿，后面他们一定会忍不住会说“小美里喝果汁的样子简直就像另一个美里在喝啤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和这个名字原来的主人越来越像。

现在明日香完全没了主意，也许给孩子想名字并不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如果你这么想取一个名字，那就提个好点的建议。还有，别指望我会在这种无聊的事上浪费时间：我们现在连 ta 的性别都没法确定，后面在知道 ta 性别后很可能会因此引发更多的争吵。”

“你什么时候开始介意吵架了呢？”真嗣低声嘟囔道，但还是被明日香听见了。

“你在说什么？”明日香用略显警告的口气问道。

“呃……我只是……我们想一个男女都适合的名字怎么样？”

“男女都适合？我这方面我可帮不上你的忙，在德国，任何一个名字都明确对应一个性别。”明日香摇摇头，不断地抱怨着：“你能不能消停会儿？我们考虑孩子名字的时间还多得是……”

“嗯，事实上有个名字我非常喜欢，”真嗣说道：“你觉得……‘秋’ (*Aki*) 怎么样？”

“‘秋’？‘碓·秋’？听上去不怎么样，”明日香决绝地说，但嘴边露出一丝微笑：“叫‘惣流·秋’更好……”

-X-X-X-X-X-X-X-X

-X-X-X-X-X-X-X-X

“怎么了？”

明日香没有马上回答他，她自己现在的体验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甚至花了一点时间来品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我感受到了 ta。”伴随着这句话，明日香觉得自己被幸福的感受所淹没了。

她用手轻轻地抚摩着自己的腹部，笑容在她脸上蔓延开来。她沉浸在她自己的小世界里。这时真嗣站起来走到她身边：“你感受到了？”

“就在这里！”毫不犹豫，明日香双手握住真嗣的手臂，拉着他的手放在她的腹部，兴奋地问道：“你感觉到了吗？”真嗣沉思片刻，然后像明日香一样微笑起来，即便这样明日香还是不确定真嗣是不是真的感受到了。

“ta 在动！”明日香继续把真嗣的手按在她的腹部：“这！ta 就在这里！你有没有……”她的话在瞥见真嗣表情时立刻止住了，因为她发现真嗣的脸就像镜子一样，很好的映衬出了她所感受到的幸福。（*that was mirroring the happiness in her own*）而在真嗣这里，他仿佛正观赏

着世上最迷人的事物。

真嗣继续将身体往前倾，直到他们的脸只有几英寸的距离：“我明白你的意思。”

明日香一开始还不明白真嗣的话。随后她的脸颊和真嗣的嘴唇接触了，她瞬间脸红了，惊讶地盯着真嗣：“啊……这并不意味着我改变了先前的态度。”她试图掩饰先前的兴奋，尽管有些自欺欺人。真嗣的微笑随即转变成会意的笑容，他把明日香搂在怀里：“得了吧，明日香，你已经装了几个星期了，你真的以为我没注意到？”

“你知道，我真的很讨厌有人能那么了解我。”明日香喃喃地说道，躺入真嗣的怀抱：“那么，你是怎么觉得的呢？”

“现在还可能有点为时过早，无论如何，别太担心。”真嗣一边笑，一边说着：“如果阿秋的性格和你差不多的话，那么现在我应该能感觉到 ta 在踢你肚子。”

“哼！”明日香轻喝一声，但是真嗣在说完话之后已经迅速躲开，显然他对冲突早有预感——当然，他并不需要对此恐惧，因为那一刻，他们都笑出声来——这在近几个星期里还是第一次。

-X-X-X-X-X-X-X-X

-X-X-X-X-X-X-X-X

妊娠期日志

预估已怀孕时间：22 周-23 周

好吧，明日香怀孕已经接近有六个月的时间了。我在书上读到，怀孕期的第二个“三个月”是最容易度过的，但是鉴于明日香的饮食、我们之间不断的吵架、还有她缓慢的态度改变，我甚至无法想象到了第三个“三个月”会有多糟。

我们今天又做了一次检查，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任何并发症，母亲和孩子都做得很好。我认为阿秋想在 ta 的性别上给我们个惊喜。不只是什么原因，每次在做 B 超的时候 ta 的腿总是挡住了“关键部位”。为此，明日香认为阿秋会是女孩，根据她的话来说，判断的理由是“女人的直觉”。随后我反驳到这还完全可能是“男人的直觉”，对此明日香还嘲笑了我一番。我完全不介意阿秋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我既没有抚养男孩的经验也没有模样女孩的经验，所以不管阿秋是男是女我都要学习如何照料 ta。但如果阿秋是个女孩，并且还继承了明日香的性格的话，今后我可能会相当头疼。

-X-X-X-X-X-X-X-X

-X-X-X-X-X-X-X-X

“Oh！真嗣！”明日香喜悦地感叹道：“你是我的最爱！”

“貌似我也是这世界上除你之外唯一的人了……”

“呃……是的……但是——ooohh——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爱上你了。”

真嗣大惊失色：“我以为在那第一次之前你就爱我很久了……”

“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嗯……不要——不要停下来！” *(译者：你们没想歪，他们确实是在……@moon_bay)*

“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姿势？”真嗣把动作放缓，关切地问道，“虽然我不觉得这姿势会对胎儿有什么不良影响……但是……是不是有点不太舒服？” *(译者：我擦，小受什么时候变攻了？@moon_bay)*

明日香摇摇头，用略带野性的声音喊道：“这感觉太爽了~！”

“但是……”

“如果你现在不继续的话，我发誓以后我就……我就……啊，现在换另一只脚！”

她听到真嗣叹了口气，但还是照做了。真嗣是主动提出要给明日香做足疗按摩的 *(译者：以上部分想歪了的同学，自行面壁三天)*——明日香前几天不断地抱怨自己脚疼，当时真嗣显然没料到她毫不犹豫就接受了他的提议——现在她脸朝下，双手撑在餐桌上，一条腿翘起来架在椅背上。真嗣坐在地板上，按摩着她的脚，让她放松下来。虽然这个体位并不怎么舒服，但是她仍然十分享受，这种愉悦的感觉让她感觉自己仿佛在慢慢飘到天堂。

不知过了多久，真嗣决定从天堂召她回来。

“喂，明日香……？”

明日香闭着的眼睛眯开一条缝“嗯？”

“我……我在想我们以后……”他望着远方说着。

“未来？”

真嗣说话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

“我是指……我们可能比我们的孩子更先走到生命的尽头，那时候 ta 就孤身一人了。” *(译者：说什么含蓄干啥？想要让香香多生几个多 XX 几次就直接说呗，好吧，我邪恶了……@moon_bay)*

明日香叹了口气，揣摩着真嗣话里的含义，“你是想让人类再次遍布全球？至少让我先度过这次孕产期，ok？”

真嗣的按摩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只心不在焉地用拇指摩挲着她的脚，“我其实是想说……嗯，如果……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孩子……而我们又让他们来‘重建世界’……”

明日香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乱—(和谐)—伦……”

当然，她也想过这样的可能性，但每当她想到这里，她总是立刻打住了。他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定现在这个孩子是否健康，而且他们能否照顾好更多的孩子也是一个问题。再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最后有了一对男孩儿和女孩儿，他们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长大，那时候他们在荷尔蒙的刺激下说不定会给他们的父母带来多大的麻烦。

然而伦理似乎不是个大问题，毕竟先前所谓的伦理观念随着第三次冲击早已灰飞烟灭，新世界的伦理道德完全由明日香和真嗣决定。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孩子成为恋人不仅仅让他们因为残存的道德而感到尴尬，更严重的是这会带来极大概率的遗传缺陷——近亲通婚会导致基因退化，他们的后代很有可能天生残疾或是弱智，甚至两者兼有，因为基因库的单一不能让他们后代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

“好吧……嗯……”真嗣喃喃道：“我，我在想……如果我能系统地学习生物工程和其他相关知识，也许我们哪天能找到精子库，这样我们就可能重现人类社会。”

“从你的无数‘如果’‘可能’中？你真的觉得你能做到吗？”

“我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我希望这足够让我学会我想知道的一切。”

“我不知道……这太异想天开了，我们为了活下去已经够辛苦了，更别说过不了多久我们还要抽空照顾孩子——如果说我从书本里学到了什么真谛，那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对万事准备周全。至少在我们连三个人的生命都保障不了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重建人类社会’。”她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到需要的时候我们再仔细考虑这件事，好吗？”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妊娠期日志

预估时间：29-30 周

今天我们又有了一次佯动，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的松了一口气。现在，婴儿可能会在这个时刻出生——但是，在现阶段出生的孩子需要全力的医疗救治才可能存活。不管我多么的愿意，我十分怀疑我有能力提供。

这样的出生诅咒（折腾？）从两个星期前开始，这让明日香有点儿消沉，我猜是她搞错了症状。奇怪的很，她似乎认为只有这件事才会影响到胎儿；关于其他的妊娠期不适，她不是大声抱怨就是根本不说，除非我问她是否没事，她好像从来不担心。但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明日香……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

“真嗣？”明日香叫道。此时她正半（和谐）裸地站在衣柜的镜子前（译者：这次别再想歪了，*You ecchis! @moon_bay*），手里攥着原本想套在身上的衣服：“你有没有觉得我太胖了？”

起初，真嗣听到明日香的问题只是费力地眨眨眼睛——因为他正在和睡意作斗争，但是很快他就完全清醒过来：“又是这老掉牙的问题……”他屏住呼吸，嘟哝着说。（译者注：在第六章开头部分真嗣曾说他认为明日香没必要减肥，因为在他看来明日香永远是那么美。）

“什么？”

“嗯……没，没什么，”他迅速掩饰道，从床上起身，走到明日香旁边，从后面抱住了她：“我当然不觉得你胖，为什么我要觉得你胖呢？”

“真的吗，我不知道……”明日香说，声音带着些失落，“只是……”她没有说下去。

“我爱你，”他安慰道，暗暗揣测着让明日香胡思乱想的原因，“你的外貌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虽说这也是额外的馈赠……”

“变态……”她笑着瞟了他一眼。

真嗣也被逗笑了，他亲吻着明日香的脸颊，一只手温柔地放在她的腹上，“再过不了一个月，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你真的认为这一点点瑕疵会影响我对你的爱吗？恰恰相反，我现在比以前更爱你了。”

“哼，你现在越来越肉麻了，”明日香带着警告的语气说。

“对不起，”他低声道歉，呼出一口气。在明日香“正常”的时候安慰她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何况她现在这个情绪变化无常的状态，说出一些她真正满意的话就是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他以前怎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管肉麻与否，我始终觉得你的美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这句话发自内心，真嗣并没有夸大。明日香的日益隆起腹部，临盆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

但明日香只是耸耸肩，对他的赞美不置可否：“好了，至少听上去是那么回事，但我还是觉得这些裤子不再适合我了。该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她转过身去，扬了扬眉毛“所以，你不用再给我拍这些愚蠢的马屁了，还有，帮我把那件红色的孕妇装拿来好吗？”

-X-X-X-X-X-X-X-X-X

-X-X-X-X-X-X-X-X-X

妊娠期日志

预估时间：38-39 周

今天，我们进行了“可能最后一次”检查，除了秋可能会比平均数值略小，但其他指标都正常。

虽然这可能会让出生稍微顺利一点儿，但我还是非常紧张。离那个日子越近，我就越来越不安。我不能够出太多的错误，但我甚至不知道我能否搞定接生。通常，都是医院的一个团队来做整件事——医生、护士、助产士；其他人，包括父亲，会在一旁守候母亲。但我一个人要确保他们俩整个过程都安全。

然而，这不是最让我害怕的。每当我定时学习接生的相关知识时，我都忍不住想到特殊事件的发生。明日香还过于年轻，而且这是她第一个孩子。我又是个没经过训练、缺少应对能力的家伙。剖腹产并不是个少见的情况，我不知道如果发生了我能否应对。像明日香这样年轻的母亲，如果出现了不正常的宫颈扩张、如果脐带绕住了秋脖子、如果胎儿躺着的姿势不正确、如果……我学得越多就越感到害怕。看看这些，一大堆的资料我需要学习。我不知道怎样从这些海量的信息里筛选出我必须尽快学会的技能。我现在感到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译者注：下面一段是明日香在这本妊娠期日志上留的话@moon_bay)

-嘿，笨蛋真嗣！好吧，我承认我是刚刚知道的，因为你在写这本日志的时候睡着了。至于你为什么会上床，那原因更简单了，因为你从晚饭后就一刻不停地在学，直到凌晨2点。不管怎样，别担心那么多。我很好，而且我确信秋也很好。你真的应该别想这么多，我们一起平安度过了这么多风雨，我相信这一次咱们三个人也一定会没事。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明日香刚从一声巨大的雷声中恢复过来，就又有声闷雷炸响。她转头看向了窗外，她那已经湿透的老公正加紧修理菜园的栅栏。真嗣坚持要自己去做，但并不代表明日香就赞同——要不是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她绝对不会接受那个白痴的提议。

她打了个冷战，摸了摸自己的小腹，“我的宝贝啊，但愿你不会想到‘要出生在暴风雨里’。”

叹了口气，她最终把视线移开了窗外，她费了一些功夫，挪回床头，靠在床头板上，她现在还不睡。再一次，她轻轻摸了摸腹中那属于他们的，正在逐渐发育的婴儿。

真嗣说在这几天的任何时间内她都有可能分娩，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他们越来越期待和紧张。也许再过不久，他们就能见证一个小生命降临在世界上。

他们已经尽可能为这一刻做好了一切准备：婴儿的房间和摇床、各种尺寸样式的儿童装和衣柜、上打儿的尿布、很多很多玩具。唯一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的主人。

“秋……”即将成为母亲的明日香轻声说道，与其说是自言自语更像是在和孩子交流，“我知道，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开始……” *(译者：开始是指明日香刚怀孕时试图绝食。@moon_bay)* 她停住，苦涩的吸了吸鼻子。

“这可能有些敷衍，”她轻声补充着，“我……我当时很害怕，害怕在我体内的东西。我担心ta会把真嗣从我这里夺走。我觉得ta会……伤害我。但是，那是在我真正知道你之前。”

“听上去很傻，对不对？”她沉思片刻，“嗯，确实很傻。”

“对不起，”短暂的停顿后她继续说道，“我知道，很难原谅我之前的做法，但是……但是等你来到这个世界后，我会尽最大努力补偿你。一旦我可以把你抱在怀里，我会让你知道你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她微微一笑，感觉腹部被她的孩子轻轻的踢了一脚，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说“该死，太对了！”还是“好啦，闭嘴，不要听这些没用的，我要睡觉！”

但她的微笑很快褪去，她再次严肃起来。“我想，你应该有一个好母亲，但是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是。不过，我发誓，我一定会努力做到。”一丝微笑再次爬上她的嘴角：“到时候稍微对我宽容一点好吗？”

-X-X-X-X-X-X-X-X

-X-X-X-X-X-X-X-X

“明日香，你在做什么？”

“修篱笆，你看不出来么……”

真嗣眨了眨眼睛，他当然能看见她——和她那怀孕九个月“不碍事的”腹部——正在用锤子把一段破碎了的木板钉在一起。“为——为什么不等我来做？”他轻轻问道，双手搭在她的肩上：“你应该回去，然后……”

“休息？不要！我已经休息够了，好几个星期！而且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修理。”她向他们那已经一团乱麻的菜园嘟了嘟嘴——真嗣正在那里忙着清理暴风雨后的残局。“那场暴风雨是这段时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所以，你应该感激你慷慨的夫人来帮你！”

“明日香，你需要休息，”真嗣再次劝说，“相信我，等秋来了以后，会有你忙的。”

“随你怎么说！我已经在家躺够了！要么你让我在这儿修篱笆，要么我就去房顶检查太阳能板！”

真嗣失败地垂下肩，显然他没法说服明日香，除非又冒险发起吵架。“以前你不是干两个小时就开始抱怨了么……”在转身前，他极小声的嘟哝道。

“你说什么？”

“没什么，”他发出一声叹息，“别太勉强，知道吗？”

他最后几个字湮没在锤子的叮当声中，他再次叹息一声，重新拾起之前的工作，直到……

“啊！好疼！”

他听到一声尖叫和锤子落到地上的声音，他循声望去：“怎么了？砸到自己了？”

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愚蠢，他看到明日香一只手支在栅栏上，另一只捂着肚子。

“当然不是，笨蛋！”她嘶吼道，脸因疼痛而扭曲。“因——因为你马上，马上就要成……”她说不下去了，急促的呼吸声表明她正试图减轻疼痛。她喘着气，盯着他的眼睛，“时间到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x-

时间到了。

这几个字如雷击般在碓真嗣的大脑里轰鸣。他干瞪着她过好一会儿，直到血液重新涌入大脑，他才想起这几个字的含义。

呆立几秒后，他飞奔进屋，找出车钥匙，搀着明日香进入皮卡——所有动作都是在30秒内完成的。

直到他发现自己颤抖的双手无法插入车钥匙。

【好了，碓真嗣，冷静！】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也许这又是一次假警。】

终于控制住了颤抖，他插入车钥匙，点燃引擎发动汽车。但他的紧张并没有完全消除，很快就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表现出来。

“小心！”明日香的尖叫从后面传来，他刚刚差点撞上一辆烂路边的废车。

“对不起……”

“别跟我说对不起，小心看路！在到之前不要把我俩都撞死了！还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很多人即便有条件也市在家里生孩子的！”

“我——我是觉得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在医院可以找到合适的工具。”

“你之前为什么不拿回家？”

“我总不能把所有仪器都拿回去吧。而且我需要用超声波检查秋的位置和一些其他情况。”

“你不能直接摸到她吗？”

“理论上，可以，但是我必须先实践一下，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我不认为我可以精准地做到。再说，去医院没什么不好，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到那里，现在离分娩还有好几个小时。”

“好几个小时？？我还要继续忍受……啊！！——这该死的颈宫收缩要好几个小时？？”

“唔……”真嗣从反光镜上看到明日香正凶狠地瞪着他，于是他不敢再继续说下去。他绞尽脑汁地组织着可以回避回答客观事实的回答：“嗯—嗯，如果不是佯动的话……”

“这不是佯动！！”明日香向他吼道，真嗣一阵胆颤，转移话题显然不是个好办法，“但是……但是你怎么确定只有一两次收缩之后……？”

“谁告诉你只有一两次？？！！”

“什么？！开始以后你都不告诉我？”真嗣不自觉地抬高了声音，“甚至还要去干活？！”

“看好你的路！！”明日香愤怒地提醒道，刚刚真嗣又差点撞上一块已经倒塌的大楼残骸。“你以为就你会想到佯动吗？！我也考虑过，但是现在……”一阵疼痛打断了她的话，“这……这次不一样，我可以感觉到她。”

真嗣的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并试着深吸了一口气“好，好吧，那么……你有记收缩频率吗？”他不用看也能感觉到明日香在摇头，然后瞥了眼最近为了这个时刻才戴上的手表，“嗯，让我看看，就算最近一次是一分钟之前，下次来的时候告诉我，好吗？”

“噢！我保证下次可以让你完全百分之百地知道！”

真嗣不想再继续争论下去，尤其是在他已经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之后。所以，在到医院前他一直未再开口。把车停在医院入口，他小心翼翼地帮助明日香进到超声波的病房。在妻子躺在产房的床上后，他终于长舒一口气。

“好了，已经过去四分钟了，”他说。在尝试掩盖紧张失败之后，他颤抖着将手表从腕上卸下，放到明日香张开的手里，然后把她的手紧紧握住：“我想下一次的收缩我不会再错过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什么？”明日香挣扎着坐起来，真嗣刚刚才吻过她的前额，“你……你要去哪儿？”

“我出去马上就回来，”他作出保证，此时他已经冲到了门口，“我必须去启动发电机。”

“你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这是他最害怕的时刻，明日香声音里更多的并不是愤怒。真嗣不敢回头，他不忍心看到她眼睛里的恐惧。这本应该由其他人做的事，现在不得不由他一个人来完成。

“我很快就回来，”他再次向她保证，并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地下室。

-x-x-

尽管最多只过了一两分钟，但对她而言似乎是无穷的等待。当真嗣终于出现在门口时，她看到他正揉着胳膊。

“你怎么了？”

“跑的太快，撞到墙了。”真嗣呲着牙苦笑着说。

明日香挖苦的话还没出口，剧痛就再一次袭来；她嘴角的笑立马被痛苦所覆盖，即便这样，她还是用剩下的力气嘲讽道：“噢，可怜的真嗣，受了好重、好重的伤，我怎么赶和你比呢？”

(译者：疼成这样了，还忘不了欺负小受……)

“对不起，”他喘着气说，“我已经尽可能最快的跑了。”

“显然！还不够快！”她朝他嚷道，点头示意自己的两腿之间，那里有一摊液体正滴在地板上。

“Sh ò t！”

“不，白痴！，绝对不是，别告诉我，要帮我接生的人连 sh ò t 和 amniotic fluids *(注：羊水)* 都分不清！”

真嗣自动免疫了她的嘲讽，但是这不能帮助他理清下一步怎么做，“嗯，那个……多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也许五、六分钟了。这还重要吗？她快要出来了。”

“已经过了五、六分钟……？”他低声道，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次的收缩到底过了多长时间？”

“**这还重要吗？**”她恼怒地说，愤怒地盯着他。真嗣立刻意识到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

检查是个例行程序。最开始他们两个都觉得十分尴尬——尽管他们已经相爱了很多年——但现在，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真嗣突然倒抽一口凉气，明日香立刻警觉起来。“七-七厘米多，快接近八厘米了！”

“啊，看来秋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她的父母了……”明日香努力挤出一个虚弱的笑。

和她自己一样，真嗣也并不觉得这是个好笑话。明日香明显地感觉到他异常的紧张，毕竟分娩任何时候都可能开始，恐惧和担心只会比以往更甚。

“啊啊啊！”

……颈宫收缩要比刚才更强烈，“该-该死！你不能给我一片止痛剂吗？或是那个什么——它叫什么！”

“麻醉剂？我-我不知道明日香，你觉得有必要吗？这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风险，更何况我不知道用量。”（注：原词为 *epidural* 我没有找到准确的翻译，我猜大概是**之类可以麻醉的药物）

“你先来试试这疼痛，然后再给我谈风险！”她朝他大嚷着，“去 tm 的麻醉风险！”

“如果我给高了剂量……如果你的下身失去知觉而导致无法分娩……如果我不小心弄伤你的脊椎……”

“那就给我点别的！”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忍受着阵痛。直到另一只温暖的手把她的手紧紧握住。

“我想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全部，”真嗣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试着给她一个鼓励的笑容。明日香用拇指摩挲着他们的戒指——就是那一天在沙滩上他给她戴上的那个。

但很快又一次腹痛让她狠狠地闭上眼睛。

她可以感到那只紧紧抓住她的手在颤抖“明，明日香，还记得以前练习过过的呼吸训练吗，这能减轻点疼痛。”

“白痴的呼吸训练！那些愚蠢电影的参考！”她咒骂着，但还是照着做了——实际上，疼痛确实稍微减轻了一点点。

真嗣一脸愧疚和担心地看着她“我可以去找个分娩球（译者：原词 *birthing ball* 这是什么东西？）或是其他的什么。我没做多少关于水中分娩的功课，但是这儿有根管子（译者：汗，原词 *tube*，同问这是干什么的）我们——我们可以试试！该死，我知道我应该——”（译者：水中分娩是指在充满温水的分娩池中分娩，可以减少孕妇在整个分娩过程中的痛苦。由于分娩池与母亲子宫内的羊水环境类似，因此胎儿在离开母体以后会很适应这一新的外部环境。@moon_bay）

“不！”下意识地，她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

“我……我可以！其实，还不算太糟，”她这么说着，但噙满泪水的眼睛却道出了真相，一次又一次颈宫收缩的疼痛几乎要把她撕碎，她不想真嗣远离她一步。

“Sh ò t！我一直被 EVA 量产肢解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事！”

“明日香，”真嗣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伸出空着的那只手抚摸着明日香轻柔的红发，“我……我知道你很难，但这么长的时间你都坚持过来了，现在起还要一段时间，我去找点东西让你放松些。”

明日香咬住下唇，大脑在飞速运转，在疼痛和恐惧中犹豫良久，她终于抬起头迎上真嗣关切

的眼神。摇摇头，她露出一个极其虚弱的微笑，“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X-X-

多年以后，他们谁都说不清那段时间到底是白驹过隙还是度秒如年。真嗣没有再检查明日香的状态，他试着鼓励她，告诉她有多么的了不起，提醒她不要忘记呼吸技巧，还有一堆没用的废话：像扩建他们的菜园，多久去一次沙滩，他甚至说起了天气。明日香几乎没有关心真嗣抛出的一堆有的没的空话——收缩的频率越来越快而且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真嗣握着她的手没有被攥碎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是个奇迹。

但有一个话题真嗣始终没有提及，尽管它无时无刻不在接近：他们就快要成为父母了。尽管几个月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真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通过各种书籍和录像做好准备，但当这件事真的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显得局促不安。

明日香脑子一团乱麻，时间一点点过去，她有些后悔当初没有接受真嗣的建议。每一秒钟，她都怀疑自己还能否坚持，现在疼痛是她唯一能感觉到的东西。她甚至想问真嗣能不能做剖腹产，但转念一想，真嗣的水平还远不足以完成这种等级的外科手术。不管怎样，她只希望一切尽快结束。

终于，一种她希冀已久的感觉涌入她的身体，几乎不假思索地，她相信现在时间到了。

“真嗣？我……我要开始分娩了！”

“嗯，好，好……”真嗣摇摇晃晃地起身，“等下，让我先检查……”

“用不着！”她感觉又好气又好笑，“我要开始了！”紧接着，下一次的收缩，她尽可能的向下用力，“啊啊！！-Sh ò t! 好吧，好吧，有点早了……”

“不！不……”真嗣已经站到了床尾，“没-没问题！继-继续！”

“但——但是……好，好痛……”她咬紧牙关：“比刚才……还要疼……”

“我……嗯……”真嗣绞尽脑汁地组织着语言，努力集中精力观察着情况，“没，没问题，真的。”

“嗯，好吧……”

他急促地呼吸着，“不管你相不相信，她就要出来了。”抬起头，带着少有的坚定，真嗣直视着明日香的眼睛，“你能做到，明日香，我知道你能！”

他鼓励的效果转瞬即逝，她当然在尽最大的努力，在比刚才更加难以忍受的疼痛中向下用力。但是，很快她就越来越无力。刚才数小时的收缩周期比她预想的消耗了更多的体力。

真嗣太忙于眼前的事，尽管她知道这无可奈何，她还是感到十分失落。她希望真嗣能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给她舒缓和鼓励的话语。而不是站在对面，忙着本该由其他人做的事。她不

记得最后一次感到孤独是什么时候。

在强大的意志下，她继续努力着；在秋出生后，她一定会好好抚养她，他们一家三口会过上比以前更幸福的生活。怀着这样的信念，她强忍着剧痛。

在内心深处，她知道那只是一个愚蠢的错觉。剧烈的疼痛一浪高过一浪，冥冥中她觉得她会错过一个完美的世界。

“真嗣……？”她叫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向我保证……你……你会好好对她……”

“你说什么？”他问，只听到部分，他看了她一眼，然后又急忙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好疼，真嗣……实在太疼了……”她无力的声音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我觉得这不太对……我，我想，我可能……”

“别说那样的话！拜托……一切都很好，相信我！”他用几乎抓狂的声音试着安慰她，“头……头几乎已经出来了！就差一点点了！”

眼泪涌出她的眼睛，她努力地聚集最后一点力气来推动，直到另一种的疼痛击穿了她的身体。最后，她虚弱地笑着……

……一声响亮的啼哭充满了病房。

“明日香！是个女孩儿！”她听到他喜极而泣的声音，“真的是个女孩儿！”

她费力地睁开眼睛去看他们家的新成员，看着她丈夫怀里抱着的小女儿，她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但视线却逐渐模糊起来。

【没错，这一定是死前的感受……】

“明日香？”她听到真嗣的声音里带着担忧，但她最后只隐隐约约看见他向她靠近，“什么……？”

“好好……照顾……”

“明日香？明日香？！”

真嗣痛苦的呼唤声和她刚刚带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充满活力的哭泣声是她最后听到的声音，慢慢的，明日香闭上了眼睛。

她的微笑从未离开过她的嘴角。

-X-X-X-X-X-X-X-X

-X-X-X-X-X-X-X-X

真嗣不知道自己在摇篮前呆站了多久。他无言地凝视着他们的孩子，最初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直到他意识到发生的事情之后，瞬间泪如雨下。

他小心地握住秋的手，那双小手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细腻，那么的脆弱。她静谧地睡着，像她的母亲一样。

她的母亲……

真嗣离开摇篮转身走到床边，他的表情逐渐凝固。明日香静静地躺在那里，同样细腻柔软的双手无力地垂在一边。难道现在，他将向他的妻子告别？

他想冲她发火——这不公平。难道她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他已经足够艰辛了？难道她就这么留下他一个人去打理后面所有的事？

但是，一如既往，他无法对她生气，永远不会。

擦干泪水，他俯身，希望最后能再吻她一次…… (译者: Jimmywolk 你给我等着，现在我忍，等我这段翻完了再喷你。PS: 双剑你也一样。@moon_bay)

“嗯……”

……在她的睁开双眼之前发生了什么？

“真-真嗣……？”

“啊，”他露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笑容，“以后谁还敢这样叫你起床？”

“起床？”她疲惫地重复着，“但是……我，我没……？”

真嗣摇摇头，“没有，但你真的把我吓坏了。我，想对你来说那确实难以忍受，你流了太多的血，直接晕了过去……”

“我只是晕过去了……？”她若有所思地呢喃道，但没过多久，她突然坐起身兴奋地问道：“她在哪儿……？”

“嘘，”真嗣扶着她重新躺下，“她睡着了。”他指了指旁边的摇篮。

“她……？”

他点点头，“我猜，相比其他的新生儿她有点偏小，但在其他地方，我可以说不完美。你才是让我担心的那个。你知道，你让我更操心，如果我不能看到你们两个都平安的话……”

明日香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一直望着不远处的小床，“我能……抱抱她吗？”

好吧，好吧，选择你最喜欢的回答：1) 剧情坑(像其他很多情节一样)；2) 在潜意识层面上，她希望他发现并阻止她，就像她无法阻止自己吃东西一样；3) 各种发糖的操作 (WAFFyness, WAFF = warm and fluffy fic 温情向的文) 导致明日香的智力大幅缩水，她不仅没有意识到她正在伤害自己(用绝望这个软弱的借口)，而且也无法恰当地隐藏自己的行踪。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第二种……

怀孕日志原本应该是对中间较长时间段进行归纳的好办法(而不是单纯写一些三心二意的句子)，但是随着章节的进行，我对胎儿发育有了更多的了解，另外为了让明日香的绝食时间既不要太长(至少要有一点可信度)，同时也不能太短以维持剧情，它们更多地被写成了对真嗣想法的总结。这使得海滩场景有些不必要，但我(或多或少)想将它保留为他们的一个年度活动，而明日香上次已经这样做了 (I wanted to keep that as some (more or less) annual thing, and Asuka had hers last time already.)。

好吧，我觉得说这么多也差不多了……

感谢 dennisud 和 Leathal GD Weapon 的预读和大家指出“问题”。；)

【译者的话】 到此为止，第六章算是告一段落。在此感谢各位读者，无论是回过贴的还是一直潜水的，感谢你们的支持，说实话我自己认为我翻译得是相当糟糕的。不过同时我要轻喷一下 Jimmywolk 和双剑，前者弄出一大堆专业的医学词汇来大量消耗我的脑细胞，后者像那啥似的不断地在催命。不过各位读者要是感谢一下 Jimmywolk 和双剑，前者写出了这篇相当不错的同人文(但我感觉被我一翻就成渣作了)，没有他你们就根本阅读不到《the 2nd try》，要是没有后者你们就不能那么快的看到完整的第六章。

UO 姐说她在龟速翻译第五章，那我接下来就开始龟速翻译第七章，如果在我翻译完第七章之前 UO 姐把第五章的坑填完的话，那我就把已翻译好的部分一次性全部发出来，然后以每天一段的速度更新。如果等我翻译完第七章之后 UO 姐还是没能翻译完第五章的话，那我会以每天一段的速度更新第八章，直到 UO 姐把第五章发出来之后再发布第七章，因为第七章和第五章的关联实在是太密切了。而在这之后的翻译计划到时候再说了。总之，还请各位继续关注《the 2nd try》。至于转载这个问题……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但是仅限于贴吧范围。最后在很不现实的问一句：“有没有人愿意帮着翻译……”

最后再加一句：Jimmywolk 你个混蛋！剧情写成这样，别人要喷喷的是我不是你啊！

@moon_bay

(以下内容来源百度贴吧，详见：<https://tieba.baidu.com/p/1382353190?pn=3>)

不会飞的胖鸬鹚：

Aki, 还以为是在碗的英文缩写，看来好像不是：

对照了一下中英名对照表

risuko akagi 赤木律子

gendi ikarir 碓源堂
ryoji kaji 加持良治
toji suzuhara 铃原东治
shiji ikari 碓真嗣
rei ayanami 凌波丽
soryu asuka langlady 物流 兰格雷 明日香
misato katsuagi 葛城美里
makoto hyuga 日向诚
MAYAibuki 伊吹玛亚
shigeru aoba 青叶茂

SACHIEL 萨基尔
SHAMSHEL 夏姆榭雷
RAMIEL 雷米尔
GAGHIEL 迦基尔
ISRAFEL 伊斯拉斐尔
SANDALPHON 桑得枫
MATARAEL 马特里尔
PAHAQUEL 撒哈魁尔
ZERUEL 赛路尔
BAROIEL 巴迪尔

(以下内容来源百度贴吧, 详见:

https://tieba.baidu.com/f?kz=947171850&red_tag=2926933499)

AxalaraFlame: AKI 是亚纪。Jimmy 上次在论坛上问, 我回答他了。楼主不是国外党吧? 许多简单的习语楼主翻译的有些小误解呢。

UOphoenix(本文译者): aki 的中文名字我想过很久, 也想过很多音译的名字, 但都感觉不满意。后来, 参考了日文的罗马音, 觉得这样好些。上次给 jimmy 交稿的时候我问过他, 他的回答如我后记里说的样, 这个发音没有任何意思, 可以随我处理。

洒家是帝都西城人, 没有留学过海外。译文里有些地方是本人觉得原文描写的不足够合适或后来多次审稿时觉得生硬便进行了二次加工和修改;

但不管怎么说文章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如阁下愿意赐教可以和我私信交流。



原文配图



原文配图

【整理者说明：为保证正文中人物名称的一致，以下将真嗣与明日香的女儿 Aki 统一整理为阿秋，全名为碇亚希】

说在前面的话：因为 AKI 自己创造了一些不存在的词汇，为了保证原意，只做注释，不进行翻译；光的妹妹在 TV 里未出现名字，暂不做翻译。涉及 TV 中的对白部分参考了 EVAFAN 字幕组的翻译。

第七章：第十五使徒

-X-X-X-X-X-X-X-X

-X-X-X-X-X-X-X-X

这个场景在她眼里很不寻常：真嗣和明日香纠缠在一起，真嗣和明日香 KISSING，真嗣和明日香在一间屋子里过夜，明日香坐在真嗣腿上吃早餐，真嗣和明日香接触彼此甚至比触碰早餐还要多。

“以前他俩吵架的时候像结婚多年的夫妻，现在真的结婚了倒更像在初恋中的小孩子……”一如既往地，美里嘟哝着喝下早餐啤酒。是该提醒下她监护的这俩孩子——房子里还有其他人了。

不情愿地，明日香的嘴唇从真嗣那里挪开：“嗯啊，再次回到荷尔蒙主导的年龄就是这样。”她辩解着。

“美里小姐，你得理解，”真嗣在旁帮腔道：“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才跨过障碍走到一起。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毫无拘束地互相注视或抚摸了，”他解释着，看了看怀里的红发女孩：“不用再害怕被打……”

“嘿！”明日香笑着呵斥道，转过身轻敲了下真嗣的额头。“你永远都是个变态。”说完她撅着嘴又转过脸去。

没有听到熟悉的道歉，美里看到真嗣痴笑着凑到明日香耳边小声（但足以被美里听到）说：“还记得咱们全天全果着在街上狂奔的时候？”

明日香脸色立刻变得通红，她羞涩的样子就像学校里普通的女孩儿。

美里摇摇头，很难想象她监护的两个孩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人。而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却又表现的是她过去再熟悉不过的样子——甚至比几个月前的他们更像普通中学生。如果——是的，如果不是看到他们眼睛里的时常露出的悲伤，这一切实在太复杂了。

隔着已经空了的 yebisu 啤酒罐继续看着他们俩，美里的思绪回到了几天前那场不欢而散的谈话。

-O-O-O-O-O-O-O-O

-O-O-O-O-O-O-O-O

“你不去追她吗？”

真嗣摇摇头，苦笑着坐回到餐桌旁。“你知道明日香的，时间让她释然了她的过去，但是现在的痛苦不是任何人可以理解的。况且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各种压力，而她总是对我说自己很好。”他叹了口气，美里听出他声音里的无力和憔悴，真嗣继续道“阿秋的失踪对她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想我消失在 EVA 里的这个月里她更是度日如年。”

“阿秋，嗯？”美里温柔地重复着这个名字，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爬上嘴角：“很难想象你们俩为人父母的样子。”

“开始是次意外（注：详见第六章），但是我想我们很快就适应了，当然啦，阿秋也帮了我们不少。”

“能讲讲吗？”

“嗯，她总能很轻松的搞定我们两个（注：原句为 *she went quite easy on us*）。她是个很有活力的女孩儿，任何时候都精力充沛，甚至更胜于她妈妈。当然，她也很淘气，有时候她也会变得暴躁和不可理喻；不过，我想我们没太宠坏她，但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给了她整个世界。”他幸福的笑着说，但接下来落寞和苦涩爬上了他的脸。“但是……但是大部分时候她……她总是开心的笑着，她笑起来很美。”一阵哽咽令他呼吸急促，他不得不停下，好让自己稍微平静，深深地吸口气，迅速擦掉眼里即将流出的泪水“对不起。”

“不，没-没事，”美里安慰道，尽管她知道根本不可能没事，几分钟以前，她脑海里甚至还没有关于阿秋的一点印象，他们也许永远不可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了。那个孩子的父亲，碇真嗣，是她看着一点点成长起来的，虽然她曾经见过他的低潮期，但看着他失去孩子的样子，美里仍然感到心痛。

“明日香……”他接着说：“明日香是最棒的母亲。当然，我也全身心地爱着阿秋，但是我不能完全理解孩子和母亲间的联系，最初，让明日香接受自己将要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她……唔，不过最后阿秋的到来改变了她，现在阿秋的失去更让她悲痛欲绝。”

-O-O-O-O-O-O-O-O-O
-O-O-O-O-O-O-O-O-O

【让她悲痛欲绝……是的，就像真嗣说的，她在尽最大努力掩盖。】美里沉思着，看着餐桌对面的那对苦命鸳鸯【如果不是 14 使徒后发生了这么多，我也许根本不会注意。】想到这，一阵内疚折磨着她的心【难道我以前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痛苦吗？我还自认为很了解他们的过去……】

她自责地低下头【不，我注意到了，只是我选择性地忽视了，我在逃避我的责任。】她余光瞥见对面两人正在进行的抓痒游戏【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吗？】

“啊！该死，要迟到了！”

明日香的叫声把美里从深思中惊醒，手中的啤酒差点因此洒掉。

“我也该去 NERV 了，”她说，慢慢起身，对面的俩“孩子”正嬉闹着抓起书包往外冲。“我可以稍你们去学校。”

真嗣和明日香在门口停住，“那个……”

“不许反对！”她一边下命令，一边朝他们走去：“如果你们每天都很晚才去学校，特工们会注意到的。”

“可以让我开车吗？”明日香嘀咕着，失落地看着美里决绝的表情：“哼，你知道我可以的！”

“我的车是阿尔皮努（注：美里的车是阿尔皮努 雷诺 A310）不是皮卡！”

他们把东西准备好，穿上鞋准备出发，争吵一如既往地持续着，只是主题略有不同，仿佛美里从不知道不久后的第三次冲击，时空穿越归来的真嗣和明日香，以及那个名叫阿秋的小女孩儿。

就在门关上的瞬间，电话铃突然响起，在第三声结束之后，答录机开始工作……

-X-X-X-X-

城市某个角落的公用电话亭里，加持挂断电话。他想说的已经全部说了，现在他已了无遗憾。

“最后的任务，”他低声说，看着手中的文档。嘴边划过一丝笑意，“如预言般。”

-X-X-X-X-X-X-X

-X-X-X-X-X-X-X

桐木光无法相信。明日香向她吐露真心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但她既没有见到她的朋友有任何行动，也没有看出明日香有这方面的想法。

“嗯”——当她们俩结伴回家时，这是明日香的唯一回应。

“料理怎么样？一直都是真嗣君在做你们俩的午饭，偶尔也给他做一次嘛，毕竟‘抓住男人的心，要先抓住他们的胃’。”

她忖度着似乎立刻要听到真嗣不是东治那种吃货的回应，但出乎意料地，明日香什么都没说。“我知道了……”

这样的回答让她感到敷衍，“哦，拜托，明日香！如果你喜欢某个人，你一定要告诉他！”明日香回头冲她微微一笑，她突然意识到刚才言语里的硬伤。

“额，那个……我们不一样，”光慌乱地辩解着：“我和东治不会总是要冒着生命危险……至少不像你们一样……”

明日香继续无言地微笑着。光知道在这个话题上再怎么纠缠下去都是对牛弹琴，但是，只过了几分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还是继续唠叨起来。

“说真的，你到底打算在什么时候告诉他？”

“总之会的……”

一阵失败的沮丧涌上心头，她刚想发作，突然注意到她们正路过一家玩具店。“啊，我差点忘了，希美 (Nozomi) 的生日快到了，你能等我一会儿吗？”

明日香不屑地瞟了眼摆满玩具的玻璃窗口：“谁想要这么弱智的东西？”

“哦，是我的小妹妹，她马上要……明日香？”

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她看到她的朋友那种厌恶的态度突然消失了，就像着了魔一样，一动不动的盯着什么。

她在盯着一个有红色绒毛头发的娃娃，光听到她模模糊糊地念叨着“ki…ko?” (注：详见第六章)

这好像是她妈妈的名字？光有次在学校的表格上见过，Keiko (注：圭子)？不，是 Kyoko (注：京子，明日香的亲生母亲)。为什么她会对着这个娃娃说自己母亲的名字？难道这个玩偶的牌子就是这个吗？

“你没事吧？”光担心地问，把明日香从恍惚中拉回现实。

“当……当然，走快点！”

-X-X-X-X-X-X-X-X

-X-X-X-X-X-X-X-X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不该知道的吗？】在被同事隔离并没收 ID 卡和枪后，美里不停地质问着自己。面对 NERV 的情报人员，她竭力保持着三佐应有的冷静，但她的内心已然乱作一团。

【他知道这么做早晚会被抓的！碇司令不可能再假装看不见了，而且 SEELE 也发现了他的不忠。这个白痴，现在就是谁先抓住他的问题了！】

她在意远不止这些，一想起时空穿越的事情，她就感到忿忿不平【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他！】她摇摇头，【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也许这意味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许……他就是个傻瓜……】她恍惚着，紧随身前的 NERV 护卫进入禁闭室。

“谢谢您的配合，”其中一个护卫对她说，“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然后，黑暗包裹了她。

-X-X-X-X-X-X-X-X

-X-X-X-X-X-X-X-X

真嗣和明日香安静地走在通往同步测试的通道里，从作战服上传来的“嗒嗒”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真嗣不时转过头看看明日香，期望着能看懂她的表情。

他们不用在家里继续隐藏彼此的关系，而且真嗣很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条件 **(我汗!)**。但是，即便他已经正式搬入她的房间，他们依然少有时间能“真正”单独地待在一起，“真正”自由地谈论他们想谈论的主题。而且，自从明日香重新回到学校，她变得有些沉默寡言。

“你知道，光最近总对我说一些奇怪的话，”他说，希望能减轻沉默带来的压抑感。

他兴奋地从眼角的余光看到明日香的脸颊变得绯红，她吞吞吐吐地反问道：“她……她都说了？”

“当然，问我有没有喜欢什么人；还说我喜欢的人也许就在我身边……”他一边瞄着明日香发窘的表情偷乐，也为成功转移了明日香苦闷的思绪而兴奋。“我以为她说的是她自己，不过她最近和东治正如胶似漆……嘿嘿，明日香，那你说她在说谁呢？”

“那个傻瓜为什么不能像她承诺的那样安静点儿！”红发少女生气地嘟哝着，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真嗣暗暗偷笑，但是，最后他还是认真地开口说道：“明日香，我记得最开始就是你出的主意，因为一些必要的原因咱们需要保守秘密，但是……美里，现在连光都……”

“那是因为你不在。一整月，我都努力地躲着她，但是她不停地缠着我问你和…… **(注：我猜省掉的那部分是‘我’)** 最后，我磨不过就说了。我，我是被迫的。”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光只知道我喜欢你，其他的都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她连我们已经在一起了都不知道。而且，看她的言行，我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这不是小孩子的胡闹。”

“好啦，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儿，无知者无畏嘛。” **(注：原句 It's hard see beyond one's own nose 这是神马意思，很难看到到自己鼻子下面?)**

“那，你不生气吗？”

“对这些咱们也没什么可做的啊，”真嗣耸耸肩，感到些许失落——明日香把她的秘密告诉了她的朋友，而之后却没有告诉他 **(失落个毛啊)**——“也许这是件好事，咱们可以让她帮忙撮合一下。”

“呃，这实在……”

“真嗣！”有人突然在背后叫住他们，打断了对话。“嘿，真嗣，等一下！”

真嗣转身看到一个男孩儿无比夸张地挥着手朝他跑来。“东治！”

这个关西男孩儿停下来，喘着粗气：“谢天谢地，遇到你了，我好像迷路了。”

“啊~~还有这种事，”明日香挖苦道，迅速的切换为过去那副模样，“但是，你这白痴来的地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东治毫无疑问地认为无视她的存在才是万全之策，“你知道，我以前只来过这里一次。今天，他们，他们让我做什么同步测试，然后那个医生领着我到处转了转，再然后……你能告诉我更衣室在哪里吗？”

“当然，顺着这条走廊回到电梯间，向上两层，出门右拐，然后直走；你就能看到了，”真嗣说，“但是，就像明日香说的，你在这里干嘛？”

东治耸了耸肩：“嗯，他们说我已经好了，应该回到岗位上。然后在我有一台新的 EVA 前，我得不时地做这个测试。”

真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但是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你还愿意继续做驾驶员？”

真嗣看出了第四适格者竭力掩饰着的不安，“当然，被使徒吞噬不是一次好的经历，”他坦诚道，“但是，男人就该拯救世界！”

“你什么时候是个男人了？”明日香继续嘲讽道。

“很有趣，对吧？”东治回击道，“好了，你说的，向上两层？那弄完之后见！”

朝他挥挥手，真嗣转身离开了他成为新驾驶员的伙伴。

等到东治消失在走廊尽头，明日香终于开口问道：“你觉得他们真的会让他继续驾驶 EVA 吗？”

“我很怀疑，”真嗣摇摇头，确认一下自己的判断，“就像我们知道的，剩下的 EVA 量产机是为了对抗我们而制造的。我不认为他们会让我父亲再多掌控一台 EVA。”

-X-X-X-X-

实验目标到达测试地点，律子从吸烟室回到控制大厅。从这个距离看去适格者们只有指尖那么大，但根据作战服的颜色还是能很容易地区分他们。当真嗣和明日香在肌肉记忆的驱使地进入各自的插入栓时，东治依旧在犹豫和迟疑着。

比了个鬼脸，律子走到控制板前打开公共频道：“早些时候丽已经测试完了，你可以用她的插入栓，东治君。”

穿着红色作战服的女孩一眼看出他需要提醒，于是伸手指了指那里。

“我们用什么模式测试他，前辈？”玛雅问，把手放在键盘上。

“保持和零号机的连接即可，这是和驾驶员同步最弱的机体，所以很有可能会和他建立连接，必要时刻他可以作为候选人。”

尽管孩子们已经进入驾驶舱关闭舱门，日向诚仍不时地望向身后。

“怎么了？”律子问。

“冬月副司令不是说今天要来看测试吗？”

“他知道时间表，”律子的话里带着一丝不悦，“其实他也没必要亲自来，他只是关心距那次事件这么长时间以后，那个男孩第一次同步测试的成绩。”

一声惊呼不小心从玛雅嘴里溜出：“公共频道没有自动关闭。”

“又一次？幸好我们还没开始八卦美里现在的位置，”律子嘟哝着，“看来上次的整体优化没做好……”

“嗯，赤木博士？”真嗣的声音突然插进来。

律子呼出一口气，真嗣的声音显得局促不安——这意味着又要浪费一段时间等他冷静下来，才能开始收集有价值的数据。“怎么了，真嗣？”

真嗣花了很长时间思考着回答，“嗯……美里在么？”

博士朝玛雅眨眨眼睛，然后看向日向。他们都摇了摇头，于是她回答道：“额，不，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到她了，有什么事吗？”

“不，没有，我-我只是想问她一些事情……”真嗣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紧张，回答也含糊其辞。

“难道现在他还需要她牵着手才能进行测试？”律子尽量压低了声音，但还是引得哄堂大笑，然后她清清嗓子：“好啦，各位！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我有预感，今天会是漫长的一天！”

-x-x-x-x-

“他的手机关机了！”明日香咒骂着，再一次按掉自己的手机，她和真嗣正向最近的车站狂奔，希望能赶上列车及时到家。“该死，如果不是你搞杂了测试，律子绝不会重启**两次**！！”

“对不起，当你在乎的人身处险境的时候，是很难‘集中精力’的！”真嗣喘着粗气辩解着，他还想说赤木博士第二次重新测试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最后还是打住了。

当他们在驾驶舱里从公共频道听到，冬月副司令失踪、美里行程不明时，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对忧虑的眼神；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那可怕的一天来了。

就在列车启动的前一秒，他们跳上车，在破纪录的时间里冲回了家。他们气喘吁吁地闯进公寓，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模糊的男声。

【……小律那也请代我道个歉】说不出一句话，他们俩震惊地对视着，有些事情已经不言自明，他们急忙跑进厨房【“葛城，真相与你同在；不要困扰，勇敢向前。如果，还能有机会再次相见，我会对你说8年前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再见】。

录音在‘咔咔’声中结束了，那个紫发女人伏在餐桌上痛苦地呻吟着，任由绝望的泪水在脸庞肆意流淌。

“美里小姐……”真嗣轻声地呼唤她。

美里颤抖着的身体猛地一震，他们的突然闯入让她呀然一惊。她的眼泪还在流淌着，但惊讶很快变成了愤怒，“你……你知道这件事，对不对？”

真嗣感觉胸口仿佛压着千斤巨石，知晓这件事本身已经让他如鲠在喉，但美里悲痛欲绝的样子更让他心如刀绞。“对……对不起，美里小姐，我……”

“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告诉……？”

“我……我试过了……”他结结巴巴的说，从几乎快要抓狂的明日香身边后退几步。

“你没给他发匿名信吗？”红发少女狐疑而焦虑地问道。

“我当然给了！也许他根本没有看，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个恶作剧，我不知……”

“不，他知道，”美里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 seele 和碇司令迟早会除掉他，不然他不会留下这条消息。他知道这是最后的任务，为了他那该死的真相！”

“等等……这条留言……”真嗣眉头一皱，“哪里不对……”他走到答录机前，把留言重新播放了一遍。再次听到加持的声音，美里不禁轻声抽泣起来，但播放終了，真嗣却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这次，他没有提到要给西瓜浇水……”

-X-X-X-X-X-X-X-X

-X-X-X-X-X-X-X-X

“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还是不行，”明日香怒吼一声挂断电话。

“你知道的，”真嗣试着安慰她：“加持先生能照顾好……”话音未落，明日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突然意识到，加持上次的确没照顾好自己。

“他也许是在做着什么，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是否平安，”她质问着：“如果他忘了提到西瓜呢？”

如果上次的战斗波及到了他的西瓜呢？如果你已经踩坏了他的西瓜地，他就没有理由再拜托你去浇水了！”

真嗣忍住不去反驳——她明明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验证这些观点。虽然她最近变得十分神经质，但要把使她变成这样的原因——其中他也难辞其咎——说出来也不是个好主意。毕竟他实在不想在轻轨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当众出丑。

“也许加持先生现在接听电话非常危险，条件允许时他会主动联系我们的，”他只能这样解释着：“我想电话会很快来的。”

“我知道，”明日香难过地叹着气，“我知道。”

像往常一样，他搂住明日香的肩膀，把她拉近，明日香只稍作反抗，便迎了上去，真嗣的目光快速从对面的站台扫过，然后猛地把她推开。

“你干什么！？”明日香恼怒地说。

“绫波在那儿，”他低声说道，用头点了点不远处的站台——那个熟悉的蓝发女孩正在人潮中一动不动。

“你觉得她看到我们了吗？”

“不知道，看上去她好像在读书，”他迟疑着说：“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去找她？”

“不”

声音里透着的难过让他低下了头，“怎么了？”他看着别过脸的明日香问道。

她摇摇头，深深地吸了口气，“没什么，我只是想起……”*(注：TV22集)*

她的声音淹没在列车进站的嘈杂声中；
站台的另一边，绫波丽重新将注意力转回她的书上……

-X-X-X-X-X-X-X-X

-X-X-X-X-X-X-X-X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没说有，只是！！”

猛然响起的电话铃声短暂地打断了两位美女的争吵。真嗣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向电话扑去，他很庆幸自己能有从两位室友晚餐时的“热烈讨论”中逃脱出来。再过不了多久，事情又会变成她们两人同时向他逼问他会支持谁的看法。

“我去接，”他说着，不过他觉得明日香和美里继续她们的“热烈讨论”时，应该不会注意到他

的存在。翩翩也正在它的餐桌上享用着沙丁鱼。

真嗣摇摇头，拿起电话：“您好？”

“嗯……你好！能……明日香……电话接吗？”，电话另一头传来一口操着很生硬的日语的女声，真嗣感到一阵不安，是的，他知道电话的另一头——“我是她母亲……”

"E-einen Augenblick, bitte."(注：德语，请-请稍等；)

听到真嗣的德语，明日香倒吸口气，转身看着他。他们期待这个电话已经很久了，此前真嗣甚至强迫明日香和他练习，但最终的现实总是出乎他们的预料。

她迟疑着站起身走向他，接过话筒，她的紧张肉眼可见，真嗣只能在心里默默祝她好运。

"Hallo…… M-Mama……"(注：德语，你好……妈-妈妈……)

真嗣全神贯注地听着她的每一句话，他希望在过去几年所学的一点点德语能够帮他听懂。

“什么？我不能这么称呼您吗？”她半开玩笑地说，显然很有信心融化她很久以前制造的冰川。“是的，可能是有点……真的？从没这么叫过您？嗯……咱们很久没有聊过天了，而且——哦，没有责怪您的意思，我也应该打个电话的。我只是……想对您说对不起……我从没好好对待您，虽然您对我很好。我并不是不喜欢您，只是……嗯，因为您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知道，这对您不公平。但是，希望您能理解……喂？您还在听吗？”她停住了，显然在等对方回复，然后眨眨眼睛，“是的，当然真的是我！是-谁？……哦，是的，是他……我觉得他还不错，”她说，朝他眨眨眼。

真嗣也回报以一个微笑，现在，他这个精神支柱可以撤退了；他从明日香身边走开，好让她和她的母亲可以轻松地聊些别的东西；虽然没有看表，但当电话终于快要结束时，他确信已经过去很久了。

"Ja…… ja, werd ich. Du auch. Mach's gut."(注：德语，是的……是的，我会的，你也一样，照顾好自己。)

伴随着挂断电话的‘咔哒’声，明日香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真嗣迅速上前，把她搂在怀里。

“真是一个漫长的电话，”他在她耳边低语，“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有一点点，”她再次吐出一口气，“接受她是一回事，接下来我们又要面对的，就是另外的事了……”（注：原句为 *But to come to terms with her was one thing. Compared to what's awaiting us soon, it was nothing……* 谁能想出押韵的译法请告知我）

-X-X-X-X-X-X-X-X

-X-X-X-X-X-X-X-X

“又降了五点？比昨天的 3.7 点还要低！”听到律子描述的明日香的同步测试成绩，美里吐了吐舌头。她知道现在有很多事情困扰着明日香，她总不能对律子说：“嘿，别对她太苛刻了。毕竟，她经历过一个毁灭了的世界，她的孩子失踪了，上个月她的丈夫在初号机里消失了，

现在又一个对她十分重要的人失去了音信；再过不久她还要再面对一次世界的毁灭。”美里思索片刻，还是决定为明日香的同步成绩进行辩护。

最后，她想了一个最为合理的借口：“明日香今天身体不舒服，又是那个的第二天”。

“同步率不会被身体上的不适所左右的，”博士反驳道，她接着补充道：“实际上，她的同步率也没有太糟糕。下降程度相比被上一个使徒打败后的测试，还是回复了一点点。”

【啊，是的，因为她被打败了，】美里挤了挤眼睛，心里暗暗说道，【你知道的……】

“但是仍然低于她的平均值，甚至和她刚开始训练时的数据差不多。很难想象，不久前她创造了一次同步率的记录，”律子顿了顿，“战斗中同步率升高了，然后又在近三次的测试里下降，明日香的波动甚至堪比真嗣，如果不能搞清她出问题的更深层的原因……”

“前辈……前辈是认真的？”玛雅惊愕地插嘴道。

“我们不能用在战斗中用魂不守舍的驾驶员。”

“哦，拜托，小律，”美里急着争辩道，这样讨论下去绝不会有好的结果。她不清楚她俩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是答案以及呼之欲出了。“我们说的是明日香啊！她是为了 EVA 而生，为了对抗使徒而战斗，不是为了这些无关大局的同步率。你也看到了上一次的战斗，最后的失败不是她的错！”

“是的，但我也看到她无视命令，没有用远距离武器狙击，她本该在远处削弱立场的，”律子提醒道：“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还不是很糟，嗯，我没有说现在要替换她。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我们最好看看第四适格者在二号机上的表现。”

美里几乎怒吼出来：“我不觉得这有助于改善明日香的情绪！”

-X-X-X-X-

“你们在干什么？？？!!!”

美里内疚地长叹一声，她之前已经预想过红发女孩的反应，但亲身经历还是有些措手不及。现在，在等测试结果的这段时间里，第四适格者被要求进入二号机的模拟仓。

“放轻松点，”三佐试着让暴怒的第二适格者安静下来。“律子只是想看看东治和其他几台 EVA 的同步情况，只是为了……”

“为了有人被取代……”明日香讽刺地说。

看到明日香言语里的失落，美里内心一阵难过。

“他只是预备在你们几个主力驾驶员不能战斗时使用，我们不考虑永久性的换人，”律子面不

改色地编织着谎言。但是美里确信，明日香的表情显示她以前的经历已经让她知晓了全部真相。

所以，现在，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人接受博士的解释。

-X-X-X-X-

“东治，感觉还好吗？”美里的声音传入插入栓。“毕竟这是你第一次‘真正’……嗯，自从……”
“是的，”他回答，尽量让自己显得轻松，尽管，报告“感觉良好”并不是完全在说谎，但是，在二号机里……感觉好奇怪。

其实在三号机的事件后，铃原东治对坐进 EVA 并十分害怕，他甚至已经记不清那次事件的细节。像现在这样坐在模拟舱里，从显示屏上窥视的外面的真实世界，和他平时看到的倒也没有什么不同。

但还是……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在明日香的 EVA 里，他说不出来；但让他“感觉”到的不是平时见到的那个傲气冲天、野蛮暴力、不可理喻的红发恶魔。那种“感觉”，更像是和他妹妹一样的让人怜爱的女孩。

也许光是对的……

“好了，到此为止吧，”博士的声音充满失望，“你可以出来了。”

-X-X-X-X-X-X-X-X

-X-X-X-X-X-X-X-X

当电梯打开，一般人看到她都会感到惊奇。直到后来，她意识到乘坐电梯时，紧贴在右侧的门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她并不抗拒乘坐电梯或是急着出去赶路，只是不愿意改变多年的习惯。

所以，她只是向旁边让了一步让第二适格者进来。当电梯继续在总部的机井里运行时，她发现自己很奇怪地不能集中精力去思考一些事情。通常，绫波丽总能轻易地无视周围的人，但是，这一次，身后安静得不寻常的女孩儿却让她无法无视她的存在，就好像明日香在温柔的抚摸她的身体。*(注：此处乃本译者 YY，详情请参考百合同人<无言>)*

是的，如果 NERV 失去一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那会是很严重的损失。但是，当赤木博士用破绽百出的谎言说出不会换掉明日香时，绫波丽还是能感觉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是什么感觉？同情吗？至少是惋惜。

丽不确信如何描述她现在的感觉。她是不是应该帮助她减轻不安呢？但是，第二适格者从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丽不知道就算她真心想去帮助，惣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至少，她可以为她提供一个有用的建议……

“你知道，”身后的声音打断了丽的思绪，“有人曾经告诉我，不敞开心扉，EVA 是不会动的。”

(注: TV22 集)

丽没有回答, 她的直觉告诉她, 明日香的声音没有恶意。但是, 很奇怪, 惣流驾驶怎么会说出她想要说的话呢?

“我过去认为……不, 我知道我这么做了。”明日香继续说: “我相信封闭的内心不会启动 EVA, 但是, 有时敞开心扉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丽不解的问。

“你有打开过你的心吗?”

明日香简洁明了的问题让两人再次陷入不安的沉默, 丽努力地理解她每一个词的意思——或者说惣流想要暗示的, “你是……什么意思……?”

“让它动起来。”

一种无名的电流般穿过丽的身体, 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我不需要。”她最后说。

-X-X-X-X-X-X-X-X

-X-X-X-X-X-X-X-X

明日香直直地站在浴缸前, 出神的望着里面溢出的水。

她不再恨自己了。但当她独自一人时依然会闷闷不乐。她记得她曾在这个时期急转直下, 为什么现在还是回到了这个轮回?

所有人一定都注意到了, 这不奇怪, 她的同步率快降到临界点了。当她从“她的 EVA”里出来时, 即便是东治也会一脸同情的看着她, 更不用说真嗣……

他已经开始试着在安慰她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定会更进一步采取措施。而她总是会在最后一刻想尽办法逃避, 她并不想一直这样, 她清楚这样做的原因。

恐惧。就像她怀孕第一个月时, 她觉得有个东西在设法阻碍她和真嗣。

“这样的盯着浴缸意味着有坏事要发生了。”

明日香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她回过神来才发现真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浴室里面了。“你都不没有敲门? 我什么都没穿啊, 白痴!”

“还有什么我没见过吗?”

明日香尴尬地转过身, 抱起双臂遮住身体, 躲避着他的目光。倒不全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她知道他说的没错——她已经很久没有对他有这样的反应了。

“所以呢，你想干什么？”她略微恼火地问道，转回平时的模式，她放下手臂支在后腰上，“想再偷看一次未成年人的身体？”

“唔，这个我不反对。”

“你个变态……”

“哦，鉴于我现在还是未成年人，我不认为我会因恋童癖而被捕。”真嗣邪魅地一笑。

“好吧，”明日香回应道，“但这不能改变一个二十好几的人还偷窥一个十四岁的少女的事实——这是不对的！”她说着，向前几步靠近他，一面用手指戳着他的胸，一面贴近把他抱住：“很巧我也是个变态。”

她靠在他身上期待着一个吻，但令她始料不及的是真嗣温柔的用手打住了她，“明日香，”他的声音变得严肃，“实际上，我想和你谈谈。”

“不能在床上的时候说吗？”她低声抱怨着，抚摸着他的胸膛，希望能勾起他的“兴趣”。

但是，真嗣温柔地握住她的手臂将她向后推开一点距离，这让明日香知道他是认真的。

“你知道不会太久了，一天或者两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试着去看她的眼睛，但明日香迅速躲开了他的视线，她似乎在竭尽全力地逃避这个话题，“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我不能再一次看着你……我不能再躲在后面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些。他们已经开始行动，让东治参加同步测试已经证明了这点。虽然我听说这次不像上次那么糟糕，但这对上层来说都无关紧要。仅仅是‘不如以前’就足够撤换掉我们。”他吐出一口气，温柔地托起明日香的脸颊，希望她能看着自己，“我甚至不用了解全部，也能理解你的不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会盯着这一池子水。所以，你为什么不……？”

“不要!!! 现在!!”

意识到这声尖叫是自己爆发出的，明日香退后一步，低声请求道：“拜托了，不要现在……”

“但是……”一声叹息宣告了真嗣的妥协，他搂着明日香，抚摸着她的后背，试着让她平静下来，“好吧，先洗个澡，也许等你准备好了……”

“你是在说你要和我一起洗喽？”明日香再次打断他，在他说出那个令她恐惧的事情前，转移了话题方向。她知道，无论如何他都是对的，她不可能不去面对接下来的事情。但她可以一直逃避，只要他不提起……

“嗯……我不……”

“和白痴真嗣用一个浴缸的水？”她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她知道他对这个没有丝毫的抵抗力——“是的，我想我喜欢。”

-X-X-X-X-

真嗣躺在床上，等着明日香在旁边换好睡衣。倒不是他们不享受刚才的洗浴时光，但在那个过程中真嗣并没有感觉放松，明日香似乎也是如此。他愈发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明日香的固执让他无法开口，每次违背她意愿的时候真嗣都会产生这种无力感。为此他时常感到内疚，因为即便知道她已经误入歧途，也没有办法让她重回正轨。

她又开始逃避他了，而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因为他无法强迫她做任何事。为什么？他清楚如果她不和他敞开心扉，一切只会变得更糟，他确信明日香也深知这点。前所未有的沉闷笼罩着他们。

“真嗣，”明日香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她系完了最后一个扣子却没有转身，“我只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不管发生了什么，千万别做傻事；不要启动初号机，不要帮我，不要违反命令。我知道你会这样做，但是，求你了，不要。”

“但是……”他几乎要从床上跳起来了。

“你知道这太引人注意了。”换好衣服，她转过身，耸耸肩，努力地挤出一个微笑，“而且，嘿，谁知道？也许它会用上一次的那些记忆来攻击我，它们现在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

“明日香，你不会真的相信……”真嗣争辩道，但明日香把一根手指支到他的嘴边示意他停下。

明日香试着挤出一个自信的微笑，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或许她不愿承认恐惧的原因已经和很多年前不同了，也许深入谈论这个话题对她并没有帮助，相反，或许这是他们两个都不愿涉及的伤痕。

“真嗣，你是知道的，我必须独自面对，”她坚定地说：“你已经很多次违反了纪律，在反抗命令一次，他们会将你在非战斗时间隔离。而且，我们不能让丽出战，你觉得你父亲会让我去取郎枪吗？”在他作出回答前，明日香摇了摇头，“你面对了你的使徒，我也要面对我的——我一个人。”

拉下灯绳，滑进被褥，她在黑暗中结束了讨论。真嗣了解她，知道她现在不想再发起争吵，所以，如果必要，她会假装已经睡着。而且，他知道她是对的——在至少很大程度上如此。

或许，他不得不让她独自面对下一个使徒，但是，他不会再让她一个人战斗……

-X-X-X-X-

美里正准备和周公约会，一阵敲门声把她拉回到三次元。她一边抱怨，一边踉踉跄跄的起身去抓门把手。天还未亮，这么早把她叫醒，不给一个很好的理由，她是会抓狂的哦。

“真嗣？”从打开的门缝中认出少年的身影，她有点疑惑。

“对不起，吵醒你了，我有点睡不着。”他道歉。

“没甚没……”她打了个哈欠，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没-没什么。”

“美里小姐，我……我能拜托你些事情么？”

“嗯啊？”

她注意到真嗣迅速的瞟了眼明日香的卧室，似乎在查看有没有跟踪者。“拜托，不要让明日香知道。她……她不会同意的。但是……当下一个使徒来临时……”

“如果你希望我解冻你的 EVA 去帮她，我很抱歉，我的权限不足以帮到你，”睡意一扫而空，她提醒道：“初号机是在你父亲的控制之下。”

真嗣懊恼地垂下肩膀：“是的，我也期待过这个办法。但是，如果不行，你能不能帮我们俩接通一条秘密线路？就是我和她通话时不会被任何人发现或记录？”

出人意料的请求，美里花了好几秒钟思考答案，“我-我可以试试，但我不太精通电子通信，我现在不能给你十足的保证，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开 MAGI 的监控。”

惨白的月光映衬着真嗣失望的脸庞，美里真的希望能给他更好的答案。最终，真嗣不甘地点了点头，“拜托了，请你试一试，如果我们能自由交谈，对下一个使徒会有很大帮助。”

美里皱着眉头看着他【下一个会出什么事？】，思考着，她慢慢点点头：“我看看能做些什么。”

-X-X-X-X-X-X-X-X

-X-X-X-X-X-X-X-X

“我看看能做些什么，”美里脑子里重复着这句话，一边疯狂地敲击着控制台。“我真是多嘴。”

通常，压力是效率的源泉——尤其对于葛成美里，但是对于她不擅长的科目，即便是几分钟她也会如坐针毡；错过午餐本身已经够糟的了，劝说伊吹二尉和大家一起吃一次还没凉透的午饭更是一项艰苦的任务，尤其是之前向她解释自己可以处理网桥就花了不少时间。

【律子几分钟就能搞定的东西，该死，就算加-】手指停下，一阵不安，她恼火地摇了摇头【没事的，他们说过他没事。至少……】

“三佐？”

美里惊愕地迅速存盘关上窗口。年轻的女孩儿抱着食物走了过来，这孩子对工作得有多着迷？

“你在做什么？”玛雅好奇地问。

“额，我只是……想玩一会儿扫雷，”美里“认罪”说，从椅子上起身；玛雅一脸怜悯地看着她，似乎在为她电玩方面知识的匮乏感到遗憾。

至少，美里已经完成了，或者说她希望已经完成了。

因为……她已经没有时间再检查了。

就在她离开座位数秒后，第十五使徒的警报响彻大厅。

-X-X-X-X-

几分钟内，总部人员各就各位。

“第一、第二、第三适格者已经进入他们的 EVA，”日向诚报告，美里紧盯着各个正在闪烁的监视器，“第四适格者还在路上，预计到达时间要在十五分钟后。”

【这不重要】美里想着，她看着显示器上刚刚刷新出的使徒【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以至于真嗣担心到需要一条保密线路。】

“已影像确认使徒，”青叶茂报告。卫星屏幕拉近，一个像鸟一样带着双翅的“天使”浮在宇宙中。但是，美里相信，如果屏幕再能放大一些，那东西的模样绝对能颠覆人类的认知。

它没有一点儿想动换的意思。

“难道它在需找降落时机？”她沉思着，“或是不必接近就可以破坏我们？”

“我们无法攻击到它啊！”日向诚汇报说。

“不管怎样，目标不靠近到我们的射程内，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EVA 无法迎击卫星轨道上的敌人。”美里暗自诅咒着。上一次明日香是怎么打败它的？她唯一可以想到的武器就是阳电子枪，但是这样真的可以吗？难道这是唯一的选择吗？上一次明日香显然遭遇了什么情况，似乎之后她不是被替换就是遭到了隔离。如果能想到别的办法，真嗣的计划完全可以派不上用场。但是，让丽替明日香出战？显然这并不公平。

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告诉她？

“三佐？”

日向的声音让她颤栗，她必须要下达命令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诚然，她曾多次让这些孩子奔走在死亡边缘，但是现在，她**确信**她的命令会导致一个悲剧，难道她还要……？

“使徒……”她刚要下令，突然被一个声音打断。

“喂，美里！让我去！”明日香不耐烦地要求道。

“明日香，我没……”

“美里小姐，”真嗣的声音也插了进来：“我……我也觉得让她去最好。”

美里叹了口气，恼火地意识到司令就在身后。通常听从下属的意见会在上级面前显得优柔寡断，但是，美里愿意相信他们建议的是最好的办法，况且她已经不在乎她在碓源渡面前的地位了。

她向真嗣竖起拇指，只见他微笑着关掉了通话，明日香也关闭了显示器。“那么好的，二号机出击！准备远距离狙击！丽准备援护！”

“你知道，若是失败的话，明日香也就到此为止了。”律子在一旁冷漠地说。

“可能吧，”美里承认，“但是，如果明日香能顺利干掉使徒，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X-X-X-X-

等待让她焦躁不安，上一次被使徒攻击的影像一遍遍在脑海中回转着，恐惧一点点侵蚀着她的神经。明日香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尽量不去理会这种难以名状的紧张。光点大小的鸟天使在瞄准镜的十字中心乱晃着，她索性闭上了眼睛。杂乱的呼吸配上“砰砰”乱跳的心脏，明日香甚至有点希望早些开始。

下一秒，她就后悔这么想了。

-X-

一道光束照向 EVA-02，没有造成任何物理伤害。但是作战室警报大响，美里不用思考也能判断出这是来自使徒的攻击。

“指向性兵器？”她下意识地判断。

日向迅速否定了她的假设：“不，没有热能反应！”

“心理图形出现混乱，”玛雅突然报告：“开始出现精神污染。”

“试图进行精神攻击？”律子问，但更像是问她自己，“使徒想了解人心？”

【精神攻击？】美里要紧牙，看着显示屏上被攻击的二号机痛苦地扭曲着身体，
【明日香……】

-X-

她尖叫着，周围如烈火般燃烧，一种无名的压力排山倒海地压向她，似乎想找到缺口钻入她的身体。尽管全身剧痛，她试着抵抗这种压力，并向目标开枪，然后强迫自己在造成更大的破坏前扔掉武器。在使徒成功侵入的那一刻，尽管很自私残忍，她还是有些后悔没让其他人坐到这个位置。

她怎么可能会忘掉这些记忆呢？

身体的疼痛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她的灵魂就像在被肆意撕扯着，那些被埋藏在深处的记忆被一点点毫无保留地翻了出来。那该死的精神污染再一次玷污了她的灵魂。

“妈妈！”

【求求你！】

“救救我……”

【妈妈？】

“求你了……”

【你在哪里啊？】

-x-

黑暗；
空无一物；
除了一个声音；
一个孩子哭泣的声音；

【什么？难道真的和上次一样吗？】她眨眨眼睛，仔细地看这个越来越清晰的女孩儿。她蜷曲成一团，背对明日香哭泣着【是我？我在哭，但是为什么？我已经不再……】

一阵阴冷的恐惧攫住她的心房，那个孩子的头发不是棕红色的，更像是棕色……

就在她的好奇和恐惧还没分出高下时，那个女孩儿突然停止哭泣，缓缓地转身站了起来：“你为什么离开我？”

-x-

“不!!!!!!!!!!!!!!”

痛苦的尖叫声刺痛着美里，没有什么能比现在感觉更糟了。她想象不出明日香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样的攻击能让她的声音接近崩溃。

“明日香，撤退！”她命令道，但是没有回答。

“没有反应！”青叶茂确认道。

“也许她已经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

律子平静地说，三佐愤怒地瞟了她一眼，这样的说法是她完全不想听到的。

“丽在哪里？”她问，

“……在 03 地点！”

“最大输出！”

“打开最终安全阀门！”日向报告，“准备射击！”

几秒钟后，一道强大的能量光束从零号机的枪膛发出，射向天空，准确的击中使徒——如果没有被 A.T.立场弹开的话。

“攻击无效！”青叶重新确认，“能量无法穿透 A.T.立场！”

“但是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

美里强压怒火保持着冷静，如果他们的远程武器不起作用，那她已经没有办法帮助明日香了。如果初号机还是无法出战，就只能寄希望于真嗣的信号了……

-X-

她发现她回来了，在菜园附近，在他们家的附近，但她几乎认不出家的形状。破碎的木板横躺在地上，篱笆也是横七竖八的。

走进他们的蔬菜超市，景象变得更糟。土地坑坑洼洼，没有种植蔬菜和作物的迹象。温室是空的，桌子和盒子被扔得满地都是，碎掉的玻璃板在风中呼啸着。身后，他们家的门被撞坏了，满地都是凌乱的羽毛和血迹。各种迹象都表明有大型动物践踏过他们的家园。

带着砂砾的风扫过她的脸，她踉跄地前行着，突然有什么东西拌住了她。低下头，一阵寒意，她下意识的后退，她认出那是一个红发的玩偶的头部（注：详见第六章）。她想闭上眼睛，但是做不到，正当她害怕下一个会是什么时，一声尖叫从嘴里逃出。目光跟随着玩偶的头，她看到一具小孩的尸体被埋在各种碎片下。尸体躺在地上，一条腿不见了，怀里还抱着玩偶的下半身……

“不……”

……微笑……

“不！”

“你抛弃了我……”

“不!!!!”

她崩溃地尖叫着，身边的场景消失了——除了那个小小的身体。

“不管怎样，你是知道这样的结局的。我可能会受重伤，或是病的很重。最后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

明日香不敢抬头去看她的女儿，她蜷缩在地上呜咽着“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她不停地重复着。

“什么？你觉得你还能保护我？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小孩子的声音在一点点靠近她。

“这不是真的，阿秋不会死，这不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当你回到过去的时候，这个未来的世界还在继续着。”

明日香拼命地摇着脑袋，“这不是真的。”

“你这个虚伪的人，你还想说失去我让你很悲伤？”但是这个小孩子的身影丝毫没有放过她的意思，“你从一开始就不想和我在一起！你甚至曾经试图杀了我！”（注：详见第六章）

明日香捂住耳朵，不想再听下去，但这无法拒绝的源自内心的恐惧和歉疚，让她知道它并没有说错。“这……这不是……”最后的声音淹没在抽泣中。

“但是，也许现在你真的不想离开我，也许，你想知道那里的现状，也许，你想抱着我……”那个小小的身体站到她的正前方，俯身靠近她。

“这不是真的！”

“……我会给你……”

“这……”

“……我最后的……”

“……不是……”

“……遗言……”

“……真的！”

-X-

“现在打开 16 层防护……”

“我们失去了和 2 号机的所有联系！”日向紧张地报告道。

“什么？”律子问，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难道使徒想隔离明日香？”

“无法监测”

美里没有理会作战室的骚动，眼睛紧紧盯住屏幕【这是你的机会，好好利用！】

-X-

“明日香？”另一个声音进入到了她的耳朵，尽管十分微弱，但她确实实地听到了。

“明日香？”

“真-真嗣？”

“坚持住，明日香！父亲已经派丽去取郎枪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真嗣？阿秋受……受伤了，她……”

“明日香，记住你告诉我的！这不是事实，使徒可视化了你的恐惧！”

“但是……阿秋……我……她一定在恨我……”

“明日香，你一直都是最好的母亲。她永远都会深爱着你，如果她知道你在难过她一定会更难过的！”

“她……？”

“快想起来她平时有多快乐，快想起她的笑！”

“想……想起？”

-X-

她记得，她怎么可能会忘掉？秋快乐的笑容如决堤的河水般冲进她的大脑：她第一次能抚摸到她；秋刚学会走路时迈出的第一步；她抱着她那渺小但又温暖柔软的身体；她到床边看着她睡着时还穿着衣服，光着的脚却踢开了毯子；她记得秋做了坏事时一脸无辜的看着她的表情；她教会她的第一句话，还有……

【Nacht】 (注：详见第八章，明日香用德语对阿秋说晚安时，阿秋试图重复；这是阿秋说出的第一个词；)

【Was das?】 (注：what's that?)

【Don' wanna!】 (注：不想要!)

【Mongey!】 (注：monkey!)

【看，都是我自己做的!】

【妈妈现在可以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爱你!】

【妈妈!】

“妈妈？”

周围的声音突然安静下来，明日香的眼睛猛地睁开，但她不敢抬头，害怕那个声音带来的希望会落空。

“不要难过，妈妈……”

“小秋？”她柔声问道，缓缓地抬起头。她看到一双水灵灵的蓝色眼睛在正前方看着她。毫无疑问，这是她熟悉的阿秋——她的女儿。迫不及待地，她伸出双臂紧紧地搂住这个小女孩儿。她，很久，很久，没有这样抱着她了。

“对不起，”明日香抽泣着，不在乎泪水肆意地流淌。她仔细地摩挲着阿秋小小的后背，努力地爱抚着每一英寸。“我非常抱歉。”

“为什么？”

“我-我没能带着你和我在一起！我把你留下了！”

“是你想离开的吗？”

明日香摇摇头。

“那就不是妈妈的错了，对不对？”

听到女儿的话，明日香的内心突然感到如释重负。但是，一想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她还是无法振作起来。

“我……我只是……太想念你了……”她说着，更紧地抱住阿秋，不想再一次的分开。

阿秋后退了一点点，不解的看着她：“为什么？”

“因，因为你没和我在一起。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

棕色头发的女孩儿眨眨眼睛，显得十分不解：“但是，我们现在在一起啊？”她说着，再次微笑道：“难道我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明日香睁大眼睛思索着这句话的含义，她努力微笑地看着她的女儿，“是的，你……你是对的。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和我在一起。”她抽泣着抚摸着阿秋的脸颊：“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你继承了我的天才，不要让爸爸知道哦。”

阿秋纯真的笑声回荡在空白的空间，她的身体渐渐消失。

“我爱你，妈妈。”

明日香噙着泪微笑着，伸手触碰逐渐模糊的女儿：“我也爱你。”

终于，秋消失了。现在，明日香不得不对她说再见，虽然十分难受，但心中没有过去那般撕心裂肺的痛了。

突然，她感觉一只手搭在了在她的肩膀上，她惊奇地转过头，一个红发女人，带着满意的微笑着点头在看她。她没来得及再看到更多，一切都消失了，丽扔出的朗基努斯枪贯穿了第十五使徒。

-X-X-X-X-X-X-X-X

-X-X-X-X-X-X-X-X

明日香双膝紧贴着胸口坐在地上，看着她的红色 EVA 降入地下。她现在心情复杂，她不用再像上次那样强忍着泪水，也不再和上次那样感到愤怒、悲伤和无助，她现在感受到更多的是失落和接受的无奈。在她平静的外表下，只要有一点震动，心墙就会轰然崩塌。

就算不回头，她也能猜到逐渐接近的震源，伴随着作战服的“嗒嗒”声，和翻越“禁止入内”防护带的摩擦声，真嗣坐到她的旁边搂住了她。明日香的身体放松下来，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谁知道如果你上次也这么做会改变什么……？”她望着远方轻声地说。

“最近，我也无数次的问过我自己……”

“是的，我知道，”明日香继续说，“但对于我，这是次重要的转折。疑惑、恐惧、愤怒、受伤……就像我以前从未受到伤害过——当你过来看我时，我有过那么一刻，急切地希望能够接受，至少就那一次，向你分担我的痛苦，但是我拒绝了。我不知道如果你坚持下去我还会有多大抵抗力。但是，你放弃了，当你转身离开时，我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你这次感觉怎么样？”

“我不知道；很疼，甚至比上一次还疼。我从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当……”一丝笑爬上她的嘴角：“她在那里……”

“明日香，”真嗣长吁了一口气，“这只是……”他还说完，明日香转过脸坚定地看向他。

“她就在那儿，真嗣！”她说，不仅对真嗣也对她自己。也许这不是真相，但是她最后看到的是她最想见到的东西。“我亲手抱了她！我可以摸到她的……”轻声的哽咽打断了她，“但是我又不得不离开她……”

虽然不知道真嗣是想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安慰她语还是故意保持着沉默，但是现在她很感激。他只要在这里像这样陪着她就已经足够了。

“我……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装多久。太痛苦了，失去她还不够，我甚至不能公开谈及她。不仅如此！我还要装作我很好，我没事，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我……”她没有意识到她的声音正逐渐升高，直到真嗣把她更紧地搂住，才冷静下来。“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隐藏我的感情，我不想再继续这么活着。但是现在，我别无选择。”

“我想我必须得适应，即使我只能在回忆中见到她，”她沙哑着继续说，“我知道，只有这样，她才能和我在一起。但是，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我不能亲眼看着她一天天成长，看着她学会新鲜的东西，回忆终究是破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悄悄溜走，只会留下零碎的无法忘掉的片段。”

“你知道的……和其他人分享回忆可以帮助你记起更多。”

“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吗……？”

“不是和我，”真嗣解释道，“我不认为你能从一个感觉和你一样的人身上摆脱困境。也许这就是之前你一直不愿和我敞开心扉的原因。”

“也许是的……”

他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前额，“来吧，”他说，“咱们回家吧，也许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X-X-X-X-X-X-X-X

-X-X-X-X-X-X-X-X

她的 NERV 同事一定都不会相信：他们的三佐——目击过第二次冲击，击败过众多使徒，毫不犹豫地核污染区里进行搜查，甚至有勇气在城管监控的马路上超速行驶，此时却站在自己的公寓里的一扇卧室门前踌躇着不敢打开，更不用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打开后，看到明日香蜷缩在床上。

“真嗣说你想和我谈谈，”美里边解释边向她靠近，最后坐到了她旁边。看到明日香一言不发，她继续补充道：“我对这种谈话不是很有经验。律子她很少和别人分享感情，除了她……嗯，除了她我没有更多的朋友在 NERV 里。但是，如果你想告诉我些什么，我会很乐意听。”

明日香闭着眼睛，什么话也没说。美里越发感到不安，她确实不习惯面对这种场合：她更希望明日香向她倾诉，而不是自己漫无目的地安慰。当然，她一定会竭尽所能去帮助这个女孩。

她不想制造更大的压力，尽管真嗣说这样会对明日香帮助很大，就像那个晚上他自己一样，但是如果明日香不愿说话，那么……

“你……你知道阿秋，对吧？”低沉的声音打破了寂静，美里点点头，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她……我……我不知道从哪开始……”

“那就从最开始讲起吧？”

明日香似乎笑了笑，但她跳过了那个“最开始”。“你知道，她出生后，当我第一次能够抱着她，我从未想过我们会分开。我会永远守护她，保护怀里这个美丽娇小的生命。当然，听上去很傻，我自己也曾经犯了无数错误。但是……我会永远为了她……但是……这次……”

她的身体因呜咽微颤着，稍微冷静之后她继续，“有……有时候我想也许……也许她死了会更好受。至少，就像我知道的，即是身体消失，她也会留下存在过的痕迹。但是现在……现在除了真嗣和我的记忆，她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明日香把头深埋在双臂间，任由泪水划过脸颊，“而且……而且……她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

犹豫着，美里伸出手，放在明日香的肩膀上。虽然作为战斗部长，她曾多次在战斗中在那瞬间做出决定，但是现在她却不知道如何安慰她的红发室友。“唔……谁知道，如果……如果你们刚好找对时间……”

她很快就后悔了这个提议，明日香摇了摇头。“即便我们知道准确的时间，即便也刚好是同一组 DNA，但是她也不会再是同一个人了，永远不再会是那个阿秋了……”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儿？”美里突然问，在再次变得沉寂之前。

“嗯？”

“我也许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了解她啊？”她微笑着试图解释：“她不会仅仅存在在你和真嗣的记忆里，我也会记住她。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告诉其他人。那么，阿秋就也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人们的心里了，你觉得怎么样？”

明日香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但是……真嗣……？”

“是的，他告诉我了一些事，我想你会帮我填补剩下的画面。”

“画面？”明日香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她非常喜欢画画——我猜所有孩子都喜欢，不过，我估计我们最后有了上千吨的画纸和上千幅的小人儿。”（注：最后连续波女神也受了影响。）

“一个小画家哈？”

“她继承了我很多天赋，大部分都对帮助她很大，当然有时她也非常顽皮。从三岁起就开始装扮自己，你猜得到三岁小孩儿自己穿衣服的结果。她总是喜欢穿些对她来说特别宽松的衣服，甚至到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给她穿鞋和袜子，除非我们要去的地方会伤害她的脚。”

“听上去就像她很能随便摆平你们哦~”

“哦，你了解的甚至还不到一半，”明日香笑出声来，“老天保佑，她不知道或者说她从没尝试过使用全部的这个能力。她的微笑能溶解世间所有的烦恼，”明日香静静地望着远方，“她的笑能融化世间最冷的心。”

“她能……？”

“所有的，”明日香打断她，“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她的笑容消失了，不停地摇着头，“对不起，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注意到她的紧张，美里用搭在她肩上的手把她拉近，“是的，也许我没法完全理解。我不是一个母亲，但，谁知道也许未来呢？虽然我不能想象有一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失去……”一撮苦笑爬上嘴角，明日香不解地看着她，“但是我能想象如果失去你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对我来说是都是多么大的打击。”

明日香疑惑地看着美里，然后突然紧紧地抱住她。美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是的，这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了她一生中最近亲的人。就算他们已经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但是成年人也需要父母般的人作为永远的支柱——这一点她十分清楚。

明日香在寂静中抱着她，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直到她突然坐正。

“嘘，”美里还没来得及问，明日香示意她仔细听，“你能听到吗？”

顺着她的指示，美里听到了她之前从没有注意到的声音——真嗣的大提琴。她从未听过他的演奏，那乐器不适合轻快的节奏，不过真嗣正努力把控着音符和旋律。

“这是什么？”美里问。

明日香带着微笑回答，“一首快乐的歌。”

-X-X-X-X-X-X-X-X

-X-X-X-X-X-X-X-X

“你确信他会喜欢？”

“唔，我不知道碇同学的个人口味，不过大多数人都好这口。只不过，不容易做出来尤其是对初学者。就我所知，你似乎不怎么做饭，对吧？”

“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明日香带着玩笑的口气确定，“别忘了，我可是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我是天才，有比你们多上好几年的经验！”*(OTZ, 这倒是事实)*

“额……如果你这么说……”光有些吃惊明日香对这个建议的突然转变。虽然她不确定是不是她朋友的三分钟热情症又发作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让我帮忙……”

“那么，我会……”明日香压低了声音，紧盯着某处。顺着着她的目光，光注意到她们前几天经过的玩具店就在不远处。她的朋友步伐减慢，最后停在了玩具店前。

“明日香？”

“能等我一小会儿吗？”她突然问。

“嗯，当然，但是……”光还没说完，明日香已经飞身进去了。

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红发玩偶，就是几天前她们关注的那个。

“啊，真可爱！”光称赞道，“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小孩子的玩具’……”

明日香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嗯，这个不一样，”她一边说，一边摆弄着玩偶的头。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玩偶的头部一侧的缝合十分疏松，这让它的头只有一半连在身体上。*(=怪不得第八章明日香能一巴掌把头扯下来……)*

“这是个劣质产品！”光说：“你该把钱要回来换个别的！”

但令光没想到的是，明日香笑得更开心了，就像中了头彩一样。

“不用，我自己会处理，”她开心的说。

光惊讶地看着她的朋友，就算这个玩偶比较特殊，可以让她想起她的妈妈，但为什么明日香宁可自己缝补也不要换个新的？除非，这就是她母亲的化身？但为什么会出现在日本一个普

通的玩具店里？

“这是稀有收集物？”这是光唯一能想到的解释，明日香看上去似乎也从未担心过价钱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是的……”红发少女目光始终没有从玩偶身上离开，“绝无仅有。”

-X-X-X-X-X-X-X-X

-X-X-X-X-X-X-X-X

“但是……阿秋……我……她一定在恨我……”

“明日香，你一直都是最好的母亲。她永远都会深深的爱着你，唯一会让她难过的就是让她知道你在难过！”

“出乎意料的对话，某种意义上说，”冬月评价道，录音也播放到了最后。

源度沉默着，没有显露出任何惊讶的情绪。这让这位老教授不确定他到底是没有听清录音的内容还是故意无视，亦或是在琢磨刚才适格者们的对话。

“你觉得这个会威胁到剧本吗？”碓司令突然问道，冬月对司令保持着的那一如既往的低沉沙哑的声音有些惊讶。他们刚才改变了老人们的剧本，把朗基努斯枪丢了出去，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有人会来质问他们。

“如果是别的情况，我会认为第二适格者中了使徒的攻击产生了幻觉，他于是逢场作戏。但有人试图从监控里抹去这段对话，我觉得情况没这么简单。”

再一次，碓源渡一言不发，但是这一次冬月觉得自己的话真的是被无视了。在昏暗的办公室中，他没法看清这个沉闷的男人的眼神——他的眼睛巧妙地隐藏在反光的镜片后面。但是冬月确信，司令此刻愤怒异常，因为碓源渡不会允许有他不知道的秘密存在——尤其是当他不确定这会不会妨碍他的剧本的时候！

“这个我们怎么处理？”冬月询问道，“也有可能这只是某种巧合，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对话的真正意思。一个月前对第二适格者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没有怀孕迹象和荷尔蒙失调的情况。也没有记录表明她有孩子或在饲养宠物之类的。我们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被称为‘母亲’。”

“好吧，”碓源渡低声道，“但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不要去干涉他们。”源度清清嗓子抬高声音：“但是，我们需要留意他们的动向，不管这段对话是什么意思，一旦发现他们企图影响剧本，我们就要阻止他们。”

-X-X-X-X-X-X-X-X

-X-X-X-X-X-X-X-X

他试着活动下被子弹打穿的身体，疼得呲了呲牙，然后他又摸了摸被包扎着的左胸。

“小心点，肋骨断了，”一个男人说，他只知道大家都管他叫“医生”。“防弹衣保住了你的小命，但没办法防止你受伤，尤其是你这样羸弱的人。”

他尴尬地笑了笑，尽量忍住左胸的疼痛，从床上坐起身。“如果早知道我在这方面算是个新手，我就会换个好点的防弹衣了。那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取出手枪，我差点以为我死定了。但是，事先准备好的血袋和一点点小手脚还是足够骗过他了。”

“他最后都没有再检查下他的工作？”医生问，一边用警告的眼神瞪着他若无其事地从旁边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掏出一支放在嘴上。

“你是说他没来给我补枪？”他耸耸肩，把烟点燃，无视医生无声的抗议和病房的无菌环境标识。“一定是此兄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以至于不相信我还有存活的可能。如果不是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我甚至觉得送这么个家伙来对付我，让我有点不爽。”

“你没想过有他们故意放过你的可能？这不像他们会犯的错误。”

“那群笨蛋不是战自的人。你知道这个世界：雇主雇佣某人，某人再雇佣某人，某人又雇佣某人……隐秘行事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第一位，但这样在行动中就容易出现瑕疵和纰漏。所以，我都不用考虑怎么处理尸体，只要最后发出‘任务完成’的信息就可以。”

“你知道，你其实可以完全避免弄成这样的。”

“说真的，”他严肃起来，一把抓过上衣穿上。“我知道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情，我探寻并找到了真相，所以他们不可能放过我。但是，我知道还有另外的人也在战斗着，他们比我想象的还需要帮助。我不想让他们失望，特别是，他们给了我另一个需要解开的谜团。”

“实际上，我想提醒你的是，要到地下就要下的更深一点，不要再出现在他们的路上了。”

“再多的困难最后都将会解决，这条路最快捷，”他哈哈大笑，把领带放松 **【整理者：确定这是肋骨断了的状态吗👀👀】**，“当一个间谍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像幽灵一样穿梭在各种场所不会被发现。放心吧，这对我不是问题。”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哈欠-睡得好香——看看时间——什么？已经快一年了？有时候时间过得真快，是吧？

我不能说，我很满意这一章。我觉得有点过于陈旧，有太多的重复的主题以至于有些剧情没有太过深入。中间部分有点唐突，最后部分有点华丽、无能的杀手。(??什么意思??)

不过话说回来，我对哪张又完全满意呢？大部分介绍aki的部分，都是她根本没有出现。也许能让你们更感兴趣，如果你们不知道aki的话。笑~

我曾经想过是否要增加一些场景，比如美里和日向关于eva量产机的谈话，另一种让明日香痛苦的方式，等等。但是最后，不加入这些片段让这章更好的几率会更大。

当然啦，中间香妈打电话那部分我可以很容易完全用德语写，不过，我猜那样你们大部分人可能会准备板儿砖了。笑~

所以，虽然不是很重要，我觉得还是让真嗣来翻译那段比较好。

关于美里改写magi程序那段，我不确信她的技能怎样。但是，我们看到她在EOE里，尽管有加特的帮助她成功入侵了magi。我认为她可以部分改写程序的假设是成立的。哦，我当然不可能把她设定为伊洛尔那样（注：Iruel 恐怖天使，第十一使徒）

精神攻击那段是最难描述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片段。虽然作为作者，折磨你笔下的角色应该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尤其是在他们经历了很多变的更坚强之后。至少，我没完全理解，实际上，我很期待这么做（你个变态!）。话虽如此，本章结束的过于WAFFy（注：啊，我终于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WAFFy是warm&fuzzy feeling的意思；另一层意思是同人场景和原著刚好相反），我本来没想这么结束。听上去很残酷，我很喜欢这个场景，尤其是原作。不仅仅是因为明日香所遭遇的，还有我们通过这里看到了她的内心。

再一次说：抱歉，这章花了这么久。像前面说的我没睡觉，但是我恐怕也不能达到预期了。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赶上了一些。现在剩下的章节会更长（现在下一章已经7K字，我去~英文才7K，我估算第八章大约4W汉字），我估计还不止。我希望不会又花上11个月完成，但是也不要指望一个月就出稿。

再次感谢 Tarage, dan01 和 Zeroasalimit 的预读纠错。

【译者的话】啊，电梯里和绫波女神那段，我猜明日香是想帮助丽尽快发觉自己的人格；毕竟，对碇司令言听计从的二人目算不上拥有自我啊~
写到鸟使徒攻击那段，本人再次重新看了遍第22集，真是虐心；Jimmy居然很喜欢那段，好吧，自古变态出人才；

这一章里涉及了不少第六章和第八章的东西，因为涉及到了Aki么_-|||；香吧里有其他同学进行汉化了这两章；第六章因为很久以前就写了一部分所以我会尽快完成，第八章的长度几乎是第七章的两倍，跪地，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要放到最后再说；总之，请多多支持吧。



本章插图

【整理者说明：由于本章中文翻译原文发布于网络时间过久，且翻译者众多，相关资源杂乱，故有部分情节已经缺失，本章依据@Uophoenix 所翻译的内容（原贴地址：https://tieba.baidu.com/f?kz=947169872&red_tag=3149619429）为主，同时对缺失部分比照@Serpentwindy 提供的@moon bay 的译文及@拜仁的译文尽量补充，但仍有部分情节无法补全，故依照作者原文自行翻译以补全，文中楷体部分即整理者及同好@Nomuo 自行翻译的部分，同时也向本文的各位译者及提供原文资料的同好致以诚挚的谢意！】

第八章：日出

清晨的时候天色依然昏暗。薄雾涌入箱根地区的山谷，将曾经雄伟壮丽但已经化为废墟的第三新东京市笼罩起来。鸟儿没有鸣唱，随处可见的鸣蝉也还没有醒来，天地间一片寂静，那所孤零零的房子似乎正和它的主人一起沉湎于深邃的梦境。

直到一阵熟悉的哭声打破这清晨的静谧。

“嗯…真嗣……”一个带着疲倦的声音低哼道，“真嗣！”

“什…什么……？”一个同样带着疲倦的声音回答：“再让我躺五分钟，行吗？”

见到用脚尖轻擦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结果，明日香决定更用力地踢他。“轮到你了……”

真嗣叹了口气，慢慢地直起身来，但依旧双眼紧闭：“为什么总是轮到我……？”

“因为你是世界上最棒的父亲和丈夫，为了这个家可以做任何事。”

听到这充满睡意的呢喃，真嗣苦闷地笑了笑。如果他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父亲和丈夫，如果这番溢美之词没有在过去的时间里被明日香无数遍地重复，对自己而言这番话绝对是一剂高效的强心剂。“她可能饿了，所以你也不要再睡了吧。”

听到明日香低哼着回应，真嗣笑了笑，缓缓站下床来。他不想去和她争辩那些自己并不在意的事情——至少不是那么在意——当然，他也想在这张温暖舒适的床上多呆一会儿，但现在他只能期盼着晚上能好好补上一觉。不过明日香至少说对了一句话：他愿意为家人做任何事情。

在他想到这些之前，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那个有着熟悉的心形标志的门前。在他们从医院回家的那天，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代之以房间里新来的人的名字。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他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从医院回家那天悠长路途上的点点滴滴。明日香那一整天都抱着她的孩子不放手，尽管他已经很多次告诉她使用婴儿座椅会更安全。如果那天明日香能像往常一样同他争辩，他也许还能想办法说服她。但他终究被她脸上一直洋溢着的疲惫而恬静的笑容所打动，当她温柔地要求他开车要格外小心时，他终于让步了。

出于一个无法回避的理由，他打开门，走进了“阿秋可爱的小屋”。

他快步走到婴儿床前，那里传来的哭声牵动着他的心弦。他轻轻地把哭泣的女儿搂在怀中，轻柔地摇动着使她安静下来。在这两个月来，她明显长大了很多，但看上去还是那么脆弱。不过现在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糟糕了，那时他害怕自己稍有不慎就会伤害到她。

他轻柔地抚摸着女儿短短的褐色头发，她身上散发着的爽身粉的芳香沁入心脾。

“嘘，”真嗣温柔地说道，转身踱出房间。“我们给你弄点吃的，嗯？”

不知道是由于他的温暖和抚慰，还是意识到自己的要求即将得到满足，怀中女孩的哭声渐渐软化为低声的啜泣。

当父女俩来到卧室的时候，不出真嗣所料，明日香已将枕头靠在床头，正惬意地倚在上面。夫妻俩相视一笑，真嗣小心翼翼地把女儿放在妻子的臂弯，随后重新回到床上。

明日香一边低声说着安慰的话，一边把阿秋搂在怀里，解开她的睡衣(*pulled the top of her pajamas up*)。真嗣注视着女儿，抚摸着她的小脑袋，同时把阿秋的嘴贴在自己的乳房上，为她哺乳；真嗣深情地凝望着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陶醉于妻子充满幸福的微笑中。

“你在看什么呢？”明日香的声音不大，但还是把他从恍惚中拉了出来。是的，她的笑容从未消失过。“你不会(*为你的女儿正在做的事*)嫉妒你的女儿吧？”

他尴尬地笑了笑，摇了摇头。过去总是有人叫他“绅士”(*hentai*)，她肯定受此影响产生了肮脏的思想，因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想到那样的事情。

“不，”他回答道，“看到你俩这样亲密，我就知道我有多爱你们了……”

“Baka，”她平静地说，然后迅速把嘴贴上他的双唇，“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听这句话，我会因为你这么多愁善感而揍你的。”

真嗣再一次笑了起来，然后他的语气变得有点严肃：“我知道哺育母乳到目前为止确实很有效果，但我担心在她能够真正进食之前你的母乳是否足够。”

“那你想做什么？难道还要去找一头牛吗？”

“嗯，不过羊更容易带走……”

“羊奶？你想毒死我的孩子吗？”她注意到阿秋停止了吮吸，就让她趴在自己的肩膀上，轻轻地抚拍起女儿的后背。“况且，现在你也没嫌少【*you haven't complained so far*,原句意为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抱怨过，此处是整理者根据上下文意译】，不是吗？”明日香向女儿问道，只见她赞许地打了个嗝。

“哼，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是不公平的，”真嗣试图抱怨，但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他

一点地出现在逐渐昏暗的天空中。夜幕降临时，阿秋已经在她母亲的怀抱中睡着了，然而她的父母仍然没有回家的打算，因为他们想在这浪漫的环境中呆得更久一些。随着黑夜的到来，夏日的炎热慢慢散去，所以明日香不认为阿秋会感到冷。

“我想我已经有些习惯了，但这里也没有别的人了，所以我想……”明日香淡淡地回答，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当她再次抬起头时，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我想我们这样也挺好，现在星空的确看起来更美了。”

很难不产生这种感觉，尽管那条血色的长虹将天空一分为二，但星星仍然闪烁着明亮的光芒，仿佛这个地球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徜徉在这宏伟的苍穹下，明日香并不感到畏惧或渺小，她觉得自己仿佛成为了星空中的一员。**【“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丽也许是个哲学家，她思考问题或许比我更加深入，想想那个晚上的事吧。”

这会儿轮到真嗣惊讶了：“嗯？”

“你还记得她说的吗？‘人因畏惧黑暗，所以用火消除黑暗，以求生存。’火就好比是人类的科学，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他们摆脱各种各样的恐惧。但是我想，它是不是还代表着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另外一些东西——没有了火，人的心里也就没有了光，我们终会被黑暗的孤独吞噬。”

明日香轻叹一声低下头去，看着依偎在她怀里安然沉睡的阿秋，露出一丝笑容：“我最明亮的光就在这里。我将保护她免受黑暗的侵袭，就像她为我所做的那样。只要我们紧拥彼此，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我们。”



“好吧，那你准备一下，我一会儿就来给你理发。”

-X-X-X-X-

明日香坐在浴室的矮凳上，看着镜中的自己，目光中流露出些许伤感，她知道，又一个她所珍视的东西即将失去了。不一会儿，真嗣推门进来，从拿着的理发用具中挑出一把剪刀，明日香紧张地转身看着他。

“好了，那么你想……？”

“不……不要剪得太短。”明日香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打断了真嗣的话，很快她的肩膀又耷拉下来，她的紧张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别太短……只要让阿秋不那么容易够到我的头发就行。具体多长我不清楚……也许齐肩吧？”她无奈地叹了口气，继续说到：“或者再短一点？”

真嗣点了点头。

明日香闭上了眼睛，她不想目睹这一切，但是剪刀的声音以及头发被提起的感觉根本无法被忽略。她一直小心保养着自己留了几年的长发，并以此为骄傲，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日本，她的红色长发一直受到称赞。如今，仅用了几分钟，她便失去了这一切。

“好了，我觉得可以了。”真嗣宣布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内心为到底看不看理发之后的样子而**挣扎**着。终于，犹犹豫豫地，她睁开了双眼。

真嗣其实做得相当不错。现在她的头发与肩平齐，两侧的发丝则稍稍短一些，但是她始终无法相信镜中那个红发女子就是自己，她万分纠结地拨弄着“幸存”的短发。

“我看上去老了……”明日香郁闷地说道。

“不，”真嗣微笑着，俯下身子安慰道：“你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妈妈了……”

出于别的考虑，明日香现在对于失去那头纷乱的长发感觉似乎不那么糟了。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不会吧，又来了？”真嗣咒骂着，抱着他的女儿冲进了浴室。虽然他的女儿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她做了些什么，但是一股恶臭诠释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明日香正忙着把第二批要洗的衣服塞进洗衣机，只见真嗣带着女儿狂奔过来，直扑更衣台。

“什么？又来了？”她追问道，带着和真嗣一样的疲惫，“这是她今天早上的第三次了！”

“我知道。”真嗣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把阿秋的后背裤脱下来。“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一会儿得去再弄些尿布回来。”

“还有我想知道我们应该把用过的尿布扔哪，我们不可能把汽油浪费在不停地去垃圾场的路上。”

“也许我们应该用布做的？”

明日香指了指脚下成堆的衣物：“难不成你还嫌我要洗的衣服不够多？”她走向了正在给阿秋换尿布的真嗣，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呃……”她皱起眉头，手在鼻子前不停地扇动，试图驱赶掉臭味：“有没有可能是她消化系统出问题了？”

“恐怕不是。”真嗣摇了摇头，把尿布扔进了“污染元” (*contamination unit*) ——他们现在用它来称呼带盖的垃圾桶，然后给女儿擦干净身子。作为回报，阿秋只是在父母为她抹爽身粉时朝他们挥了挥手指。

“但其实她还吐了不少。”明日香指了指那堆衣服，她最喜欢的那件衬衫上还粘着阿秋昨天的晚饭。

“也许我们应该……嘿！”真嗣话还没说完就被妻子一把推开。

“还是我来给她换尿布比较好。”明日香说着，从一大包尿布中抽了一张出来。

“但是阿秋不喜欢你这样！你总是弄得太紧了。”

果然，当明日香拉紧带子时，阿秋皱起了眉头，但明日香任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我弄得刚好，是你弄的太松了！阿秋可能要一点时间适应它，但这样至少以后不会漏水，因为那样只会更麻烦！”明日香一边安抚女儿，一边解释。阿秋果然像妈妈说的那样，当她从台上被抱起来时，已经忘记了那种压迫紧张的感觉。她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很快又恢复了活力。

明日香把阿秋抱在怀里，突然……

……

“又来了！”真嗣和明日香异口同声地哀嚎道。

明日香长叹一声，重新解开尿布：“真嗣，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她上厕所……”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我回来了！”真嗣推门走进屋子，脱下靴子，把水桶和这次钓鱼的收获放在一边。此时阿秋的哭声充满了整个屋子，所以他认为明日香没有回答他是因为她没听见。

正当真嗣认为自己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冲进走廊，奋力摇晃着趴在她肩膀上的宝贝女儿。明日香眼睛通红，疲惫不堪，看上去像是犯了些可怕的错误。

“真嗣！”明日香几乎歇斯底里地叫道：“我刚想出门去找你！我感觉她一定生病了！我……”

真嗣没有多说什么，只见他快步上前，伸出手臂把心烦意乱的明日香揽入怀中，她随即把脸紧紧地埋在他的肩上，真嗣把另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痛苦不已的女儿的背上，待明日香稍稍平静下来，就小心翼翼地接过阿秋，他仔细地感受着阿秋的体温，似乎没有发烧的迹象。

“她……她一直在哭。”明日香哽咽着说到：“尿布还是干净的，她也不想睡觉，也不饿，不管我怎么安慰她，她总是在那哭。”

“你有没有试过给她奶嘴？”真嗣竭力保持冷静，一边拭去挂在阿秋下颌的唾沫和泪珠。

明日香摇了摇头：“她一直在流口水，我担心她呼吸受阻，但她好像也没有吞过什么东西。”

真嗣认同地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指轻轻伸进阿秋张开的嘴巴中，阿秋立刻咬住了真嗣的手指，当然婴儿的咬合力还不至于伤害到他。不过这使他得到一个新的假设：“她也许只是想咀嚼某些东西。”

“嚼？”

真嗣望着目瞪口呆的明日香，安慰地笑了笑。“我想她开始长乳牙了，”他解释道：“现在应该还没有完全长出来，但是很可能就在这两天。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给婴孩长牙时咬的玩具，这样可以……”他的声音渐渐弱了下来，因为他发现明日香并没有被他的热情感染，她无力地瘫坐在墙边，手不停地颤抖着。

“长……乳牙？”明日香哽咽着说道，她不停地抽泣着，任由一道道泪痕划过脸庞。

真嗣担心地跪坐下来，小心地维持着怀里女儿的平衡，阿秋也用不安的目光紧盯着她的母亲。“明日香……”

但是她抗拒地向后退却：“我以为……结果只是……”她不停地摇着摇头：“我早该想到……我早该想到的，但我却什么都不知道……我……我是个多糟糕的母亲……”

“明日香，别说这些话。你不是一个不负责的母亲，你只是不清楚她想要告诉你什么。”

“但这次不是我给她拿错了玩具……或者，或者如果她只是想抱抱，我就喂她吃东西……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嘘，”真嗣试着让她平静下来，他抽出手捧着她的脸颊，抚去上面的泪滴：“你昨晚睡了多久？”

“什么？”明日香抽了抽鼻子，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困惑。

“我发现你几乎没有睡着过，好像随时都在准备应付她的哭泣。”真嗣一边解释，一边换了一个姿势，轻轻摇动着躺在他右膝上的阿秋——她似乎又要哭起来了。

“我……我不知道，”明日香终于坦白了：“我……我一直觉得她随时都需要我的照顾。每一个细小的声音都让我难以入睡，我担心她发出更多的声音，”她懊恼地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这正是她在真嗣面前自责的表现。“我经常就这样胡思乱想……”

“这就对了，”真嗣安慰道：“你只是太累了，这几个星期阿秋睡得越来越好了，而你……”

“啊！”

他们停下去看他们的宝贝，她蓝色的瞳孔也向明日香投以关切的目光。

“看到了吧？”看着妻子试图把女儿张开的双手合拢，真嗣笑着说道：“她不喜欢看到她伟大的母亲伤心。”

明日香终于笑了起来。真嗣吻了她一下，轻声说到：“你去好好休息吧，今天剩下的时间我来照顾她吧。”

-X
-X

同往常一样，真嗣检查过架在炉子上的锅里的东西，满意地转身离开厨房。当他走进客厅时，他看见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正相互注视着对方。

明日香俯卧着，头枕在左臂上，脉脉凝视着女儿闪闪发光的眼睛。阿秋也站在“训练垫”上注视着妈妈，小手和膝盖不停地上下摆动——此前他们在地上铺上了软毯，这样可以更方便地照看孩子，也让她可以在更柔软的地方爬动。

但是此刻，在母女之间，在阿秋身后毯子上散落的并不是平日里应该出现的那些玩具，而是一张纸和一盒蜡笔。阿秋的手里正握着一只蓝色的蜡笔——往她嘴里送。

“哦，不不不！这不能吃！”明日香飞快地说道，握住了阿秋的小手在纸上画了一个圈，“这儿，你可以把这个放在纸上，画出漂亮的线条。”

“啊！”阿秋睁大了眼睛，用那只空着的手不停地拍着地面，为这个惊人的新发现而激动不已，她抬头仰视着创造了这一“奇迹”的多才多艺的母亲，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然而真嗣在一旁不安地关注着这一切。“呃……”

“嘿！”明日香抬起头，注意到了真嗣的存在：“晚餐准备好了吗？”

“是的，但……明日香，我，嗯……”

她眯起了眼睛：“怎么了？”

听着她暗含警告的平淡语调，他不由得叹了口气：“啊……没什么……”

“笨蛋，你到底想说什么？”明日香继续施压，但又尽力避免突然爆发吓到阿秋，见此情景，阿秋后退了一步，继续研究着她母亲手中的蜡笔。

“好吧……但是你不觉得现在就教她画画有些早了吗？”

“当然，我不指望她能画出蒙娜丽莎那样的神作，”明日香白了他一眼说道：“但我敢肯定，她喜欢享受创作事物的过程，即便只是一堆野蛮的线条。”

“这我当然知道，但恐怕她的创作不会仅限于纸上，还有墙壁、地毯、她的衣服上，当然，还有她的嘴……”真嗣解释道，指了指又一次试图品尝蜡笔的阿秋。

明日香吃惊地转过身去，重新握住阿秋的小手放到自己身边。“阿秋！我跟你说过这不能吃！”明日香以恳求的语气说到，然而阿秋对蜡笔的味道的兴趣似乎丝毫未减，明日香只能挫败地叹了口气。

“好吧，要是你饿了，我们就离开这儿，”她一边嘟囔着，一边抱着阿秋站了起来：“爸爸已经准备好晚餐了。”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她曾参加过很多次惨烈的战斗，对抗过很多可怕的敌人，为了全人类的安全及和平（外加她的骄傲）她数次奔走在死亡边缘。但是这些所有的战斗都没有像现在一样让她这么快就在意志上认输，也从没有什么东西让她几乎要承认失败，除了她现在面对着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终极必杀武器：她女儿那双明亮的蓝眼睛。

“噢，别这么看着我，”明日香央求道，把阿秋抱在怀里摇晃着，把她放在昏暗卧室里的婴儿床上，“你知道的，现在是该睡觉的时间了。”

“嗯？”

明日香疲倦地叹了口气，但又忍不住地笑了。秋在她的怀里把头歪向一边，像小猫似的使劲的在她身上蹭，似乎在努力的博得她的同情。不知是母亲的直觉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确信，

这小家伙很清楚这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在努力的卖萌希望母亲停下脚步。

小家伙……实际上，在短短的这段时间里秋已经比最初长大了不少。明日香曾经对父母感慨自己的孩子成长的过快感到嗤之以鼻，但她现在面对着这样的转变也不得不感叹日月如梭。秋已经长大到穿不下第三种尺码的衣服了，连她现在穿的粉色儿童套装也略微渐紧。出生时头顶那一小团稀疏的棕发现在已经越来越厚，同时也快覆盖到脖子上了。

就算不看逐渐长大的身体，秋现在在家里和他们的菜地里爬行的速度也让明日香时常感觉自己不再年轻。跟上这么一个精力旺盛的小女孩儿到处发现世界的神奇让明日香略感应接不暇。秋经常会对这些小玩意儿显出浓厚的兴趣，然后就自顾自的打开房门爬到外面的世界；要么就挑战下自己的爬行技巧，爬上楼梯或是爬到其他的不可思议的高度。

前一段时间他们终于可以给秋喂固体食物了——真正意义上需要咀嚼的食物。秋看上去很喜欢，当真嗣第一次成功喂进去一勺固体食物时，小秋高兴的挥舞着她的小手，似乎很满意食物的味道。但不幸的是，她挥舞拳头的弧度刚好砸到高脚桌上盛着食物的碗边缘，盛满捣碎的胡萝卜的碗在空中旋转翻腾，把里面的东西准确地撒在真嗣的衬衫和脸上。

明日香无论何时会想起这一幕都会忍俊不禁，当然，真嗣不这么想。不过，尽管如此，逐渐的喂秋固体食物是个好主意。虽然有时候会有些小麻烦，秋可以紧紧握住勺子，但不能稳定的将食物送到嘴里，而且动作也很不协调。最大的问题是，她经常忘记握住勺子的目的，不是去吃饭而是开始把玩手里这个亮晶晶的小玩意儿。所以，喂她食物的耗费的时间和之后清理儿童座椅及整个厨房的时间差不太多。（也包括清洗小女孩儿本身）

明日香相信过不了多久怀里这个小坏蛋就能学会一切必要的技能。

不过明日香并不像其他父母那样对孩子的飞速成长感到失落，相反，她觉得很高兴，她为秋的每一个新发现和每一次成长都感到自豪。毕竟，她是她的女儿，她的珍宝。看着她茁壮成长是明日香从未体会过的最大幸福。

这个红发母亲轻轻地哼唱着歌谣，小女孩儿终于不再继续抵抗打起了哈欠。明日香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到床上，继续轻哼了一会后，秋似乎接受了睡觉的安排，安静的闭上眼睛。明日香微笑的看着这个小天使，爱抚着她棕色的头发。

“Gute Nacht, mein Schatz.”（注：德语，晚安，亲爱的；）再次轻吻她的前额以作道别，明日香准备离开房间，但这次她没来得及走远。

“Nah!”

明日香立刻转身，“什么？”三步并作两步，她返回到床前。里面完全醒着的秋再次看到自己的母亲，咯咯的笑着，“你刚才说了……”

“Nah!”

不敢相信的睁大眼睛，她再次抱起秋，一缕自豪的笑划过她的嘴角。

“真嗣！”她大嚷，“真嗣！！”

几秒钟内真嗣带着惊恐的表情窜进房间，担忧的表情和声音表明他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紧急情况，“发-发生了什么事？”他喘着气问。

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明日香兴高采烈的自豪的向他宣布，“她会说话了，她说了一个词！”

真嗣显然叹了口气，“啊？就这事，我还以为……”他的声音逐渐减小，似乎大脑刚刚接收明白明日香的意思，“等等，什么？！”

“我刚才和她说晚安，她试着重复了，”明日香解释道，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咯咯笑的小秋。秋似乎为今晚获得的额外关注表示非常开心。

真嗣挠了挠脑袋，有些不敢相信，“也许，你只是把她随便弄出的声音搞错了，你知道，她经常发出一些呜呜露露的声音，对吧？现在，离能说话还早点。”

“你听到了吗？”明日香不理睬真嗣，对着秋说，“你爸爸不相信聪明的小秋已经能说话了，咱们说给他看，好不好？”

“Uh？”小孩子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说‘妈妈’？”

“明日香，”真嗣在她身后半叹气的阻止。

明日香还是不理他，“来，说‘妈妈’，”她继续。

“Ah？”

“妈-妈”

“明日香，强迫是没用的……”

“啊妈啊！”

房间猛地安静下来，除了一个十个月大的小孩咯咯笑的声音。

“你听见了吗？”明日香满面笑容的说。

“这……真的……呃……不可思议，”真嗣承认，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开心的被指出错误。

“说‘爸爸’？”明日香继续轻推着她的小手敦促道，充满骄傲的看着她的女儿，“爸-爸！”

即使是他们尽了最大的力气，但他仍然明显感受到棕色头发的小女孩以外的一股额外的重量。

【以上为整理者翻译】

-X-X-X-X-

“我们到家啦！”

“‘洽啦’！”秋也以银铃般的叫声附和着他，然后拍打着父亲示意希望能理解。

“欢迎回家！”明日香在浴室里喊道，然后迅速擦干双手出来迎接。当看到这艘90厘米高的火箭直窜向她的怀抱时，过去几小时萦绕在她身上的疲惫感都随之烟消云散了。

“妈妈！”

怀着灿烂的笑容，明日香毫不犹豫地俯身抱起冲向她的小家伙。“嘿，哈罗 mein Schätzchen (我亲爱的)，”她将精力充沛的秋高高举起。“玩的开心吗？”

秋飞快地点点头，然后展示了那本揽在怀里的书。“‘可安’！”

“噢噢，那是什么？”明日香的语气显得过于好奇。

“‘图华舒’！”

“一本图画书？”她以更夸张的语气问道，显得自己被深深吸引，好继续扮演不知情的母亲的角色。“你又‘说服’了你爸爸帮你找些东西么？”

她瞥了一眼正在逐一打开购物袋的丈夫，无奈地笑笑。而他则迅速撇开视线，对这无声的斥责调皮地撅嘴。“这可不是我的错哦，只要她愿意，她就能表现得让我无法拒绝。这本事可是从你那儿来的嘛。”

她很少因为别人的恭维就轻易脸红，但这不意味她就不珍视他们——就算他们还是和往常一样糊弄过去了。她笑咪咪地将注意力转回怀中的女孩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到外面的门廊上画上它一整页呢？”

“

耶！”秋开心地嚷道，但当她妈妈才朝通向前院的门走了几步后，她又开始着急了。“‘等’！”

“嗯哼？怎么了？”明日香明知故问。

“

没有‘蜡比’”

“哦对了，我们要蜡笔才能画画！我完全忘了这码事了！你真是个小机灵鬼！”她称赞道，然后揉弄着她的头发，而后者则发出咯咯的笑声。“听好了，你现在去选好你想涂的那幅画，我和爸爸说两句就去给你拿蜡笔，好不好？”

“‘嗷！’”秋点点头，然后一着地就蹒跚着冲向那扇“沉重”的门，她已经是个“大女孩”了，所以在试着独自斗争一番后，她成功推开门走了出去。脸上仍挂着自豪笑容的明日香试着从刚才那种夸张的表演中回过神来，然后走近还在忙着给商品分类的真嗣。

“旅途如何？”

真嗣叹了口气，视线没有从手头的工作中离开。“你知道我们带她去城市里时我是什么感受。”

“所以你就如此宠溺她来弥补？”

“我可没有宠溺她……”

“太好了，那就是你俩每次出去她都能得到一些新玩意的原因”她揶揄道。但当她那尝试性的批评只如吹过岩石的微风一般毫无效果时，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哦，拜托，是你说的她需要多出去走走而且也还没发生过什么大的意外。”

“还没……”真嗣小声的重复道。

明日香长叹一口气。“好吧，你到底在困扰些什么？”

“嗯？”

“当你吞吞吐吐，甚至和我说话都不看着我时，那多半说明有些事在困扰着你。”

现在他才抬起了头，惊讶地眨眼。

“哈？一个好的妻子难道不该对她丈夫的习惯了如指掌吗？”她愤愤不平地问，尽管刚才那番话只是碰巧猜对了，瞎子都能看出他有些不对劲。“如果不是你手上还有活要干，你肯定又要做那个擦紧手的动作了。”

“那不过是我在为某个决定而烦恼时的习惯罢了。”他回嘴。

“额……那你究竟在想什么？”她顺势转变了话题。

“我在想……”他顿了顿，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也许，我们应该再加固下篱笆。”

“为什么？它们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我看到了又一具。还是新鲜的。”

现在她的肩也一样耷拉了下来，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秋……她看到了吗……？”

他迅速摇了摇头。“应该没有。往回走时，我用身体挡住了她的视线。”

明日香恼怒地叹气，不由自主的颤抖在全身蔓延开来。“这才几周，已经是第六次了：两只兔子，一只猫，一只小猴子，甚至还有一条狗，现在又是……”

“另一只猫，”真嗣补充道。“至少从剩余的部分来判断，是的。也许是那群野狗又来了。去年它们没在这儿待多久，但……”

“总之你是对的。我们得加强下防御了。”

真嗣突然摇了摇头。“这仍然解释不通。杀了猎物却将其留在原地……对于动物而言，这不算是寻常的举动吧？”

明日香挤出一个微笑。“谁说只有人才能犯精神病呢？”她深吸了一口气，尝试将这些潜在的威胁忘却，以免它们在陪女儿玩耍时还萦绕脑海。“好了，我们晚些时候再讨论这个。我最好别把秋一个人晾在一旁太久。”

但就像她担心的那样，外面爆发出一声尖叫。

这对心事重重的父母在突如其来的状况面前僵了一秒，然后猛地冲向门廊。翻开的图画书还在桌边，但秋却没有在桌前的长椅上。视野里也不见她的身影。

“秋？”

明日香疯狂地在视野中搜寻她小孩的踪迹，找寻无果的每一分每一秒里，她心中寄宿的苦痛都在逐渐加剧。而当听见秋清脆的笑声后，她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奇怪的是，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从上面传来的。

在那儿！即使没有风，他们篱笆旁的树也在摇曳。明日香以打破她最好训练成绩的速度冲过了这一小段距离。差点失去女儿的恐惧促使她忽略了真嗣，也忽略了诸如秋如何自己爬那么高的问题。

那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她不是自己爬上去的。

“妈妈！”女孩高兴地招呼道。“‘猴自’！”

秋晃悠着大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而她的两个尖叫着的新玩伴还在尝试抓着她的上臂，把她悬在空中向上爬去。它们一定是以某种方式用那些长过篱笆的树枝翻进来的。第三只猴子在激烈地朝着明日香叫些什么，但她没有在意，即便那只猴子还折断了一节树枝朝她扔来。那节树枝打中了她的前额，但她甚至没什么感觉。

“秋！”她跳起来，尝试抓住她的身体，但她的手指仅仅掠过了她的脚丫。没有任何停顿，她又来了一次，但这次不仅没成功，她还失去了平衡绊倒在地上。

当她挣扎着站起来后，感觉一块冰冷的钢铁正压在她的心上，她只能无力地看着这些畜生尖叫着嘲笑她，然后似乎要继续它们的空中冒险——和她的女儿一起。

明日香一生中从没像此刻这样无助过。

不该这样。她不该此刻什么都做不到。

但当她还在思索她能否跟着它们爬上这棵光滑的树的时候，一把铁铲进入她的视线。

真嗣趁着她妻子转移视线的这段时间里偷偷靠近了尚未察觉的猴子们，然后找准时机挥起铲子给抓住秋的猴子来了一击，这一击导致那只猴子略微松了下爪子，而此刻，这点疏忽足以让猴子们无法再承受秋的重量，她从猴爪下滑了出来。仅仅出于本能，明日香前倾然后不知怎么地就抓住了她那仍在微笑的女孩，然后将她拉向自己来了一个深深的拥抱，如释重负的泪水从她的眼眶滑落。

“秋”她哽咽着抚摸着那头棕发——有那么几秒钟她恐惧地以为自己再也摸不到了。“天哪，秋。”

她从没感觉如此无力。从来没有，即使是在直面第十五使徒的精神攻击时，也没有如此恐惧。

她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真嗣四处挥舞着那把铲子，将那些猴子从院子里和她心中吓走。一个老旧的外号映入她的脑海——“无敌的真嗣大人”。那个人总是能完成她想做而做不到的事。那个人带走了本该属于她的名声与荣耀。

但她的那份自我今天却没法开口。在他拯救了她的孩子的此刻，彻底缄默了。

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停止了大笑，她终于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似乎不单是一场有趣的游戏。

“妈妈别‘库’”，秋难过地说，她略微挣脱了明日香的怀抱，然后将小手放在她母亲的脸颊上，试着去温柔地抚摸——就像在模仿她曾经获得的那些一样。

“没事了。我没事了，Schätzchen (亲爱的)，”明日香向她的孩子保证道，尽管她的呼吸已经趋于平稳，她的声音还是和心跳一样颤抖着。她四处张望来寻找她的丈夫。“真嗣？我们现在就来加固篱笆。”

已在走向工具棚的他点了点头。“让我先把那棵树给砍了。”

她颌首感激作为回应。

她从没感觉如此无力。她从没感觉如此恐惧。但不论代价是什么，她得保证自己不会再次感受这种感觉了。

【以上为同好@Nomuo 翻译】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把铲子插在土壤中，明日香又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长时间的工作和炎热的气候让她糟透了。她需要休息，即使几秒钟也好。

阿秋正站在阳台上，拍着皮球。她要保证阿秋始终在他们的视线内。尽管她不想让孩子感觉被监视，但由于上次真嗣带她出去时的事件，现在不得不这么做。

一分钟后，明日香起身准备开始干活，却发现阳台上空空如也，然而这一次的惊恐没持续多久，因为阿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她面前。

“我要你陪我玩。”阿秋撅着嘴说到。

“不行，宝贝。我告诉过你我需要干活，我不能陪你玩。”明日香露出一个疲惫的微笑，她清楚她的孩子需要有人陪伴，但她不得不要照料作物而真嗣则要去获得补给，有时她真的希望能雇一个保姆。

阿秋看上去有些生气和失望：“我要你陪我玩……”她重复了一遍。

明日香垂下了肩膀，瞥了一眼她刚刚挖的土。相比照料农作物她当然更愿意和她的女儿一起嬉戏，但为了生存下去她不得不去照料这些农作物。

“好吧，等我栽种玩这些幼苗就陪你玩，好吗？”

“多久？”阿秋问到，她似乎不想无休止得等下去。

明日香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如果我动作快点，我可以在三十分钟之内完成。”

阿秋着了眨眼睛：“那么久？”

“我会尽快的。”明日香试图保证，她很清楚，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半小时可以算上“永恒”了。她弯下腰，把球捡起来还给她的女儿：“而且我越早开始工作，我就能越早完成。”

阿秋似乎接受了，她点了点头，转身走向阳台。

明日香刚栽完一颗幼苗，却发现阿秋又回到了她身边。

“不，阿秋，三十分钟不长……”

但这次阿秋没有举起她的皮球，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塑料铲子出现在她手上。

“我要帮你！”

“地震？”

“是的，”真嗣插话道：“这次并不很严重，它很快就结束了。”

阿秋看起来仍然不是很安心，她看了看她的父母：“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睡吗？”

明日香和真嗣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他们之前担心的问题完全解决了。

“当然，上来吧。”

两岁的孩子很快便爬上了床，躺在了她父母中间。

“晚安，我的宝贝。”明日香小声说到，他们三人正依偎在了一起。

“晚安，妈妈……爸爸……”阿秋嘟哝着，很快进入了梦乡。

明日香把目光从阿秋转移到真嗣身上，忍不住小声笑起来，发现真嗣也一样。地震造成的颤抖早就结束了。所以又会有一个充满了渴望和激情的夜晚……

-X-X-X-X-

“嘘……”

这是明日香第二天醒来后听到的第一句话。

“嗯？”明日香还不知道真嗣让她安静的目的，她翻了个身，看见阿秋的头枕在真嗣的胸口上，才醒悟过来

。

“她还在睡觉……”真嗣小声说到。

明日香揉了揉眼睛：“你醒来多久了……？”

“我不知道……应该有三十分钟了，也许有一个小时了……”

明日香看着一脸无奈的真嗣：“你为什么试着把她放到你身边？”

“我试过了。”真嗣一边解释，一边又尝试了一遍。但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反对的呻吟声，然后他感觉自己的睡意被抓得更紧了。明日香不得不捂着嘴防止自己笑出声来，而她的丈夫则又叹了口气。

“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这样睡，”真嗣喃喃自语着，轻轻地摸着阿秋的后背：“我的胸又不舒服……”

“嗯，但你的心跳很舒缓。”明日香安静地下了床，舒展了下四肢：“我会做早餐的，但在这之前我先要去洗澡。”

中也应该用些德语，这样可以为她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学习语言的环境。”

“我们？”明日香用质疑的目光看着真嗣：‘什么时候你德语了？’

“嗯……我知道一些德语单词……”

明日香笑了笑，慢慢地靠近了真嗣，轻轻抱住了他：“是吗？那会是……？”

“嗯，我知道 Baumkuchen，我还知道 Guten Morgen 和 Gute Nacht。我还知道 Schatz 或 Schätzchen 的意思是亲爱的，因为我经常听到你用这个开称呼阿秋，当然我还知道很多脏话，不过不应该在这说出来，当然，我还知道一个……”（译者注：Baumkuchen 意为一种像树桩一样的德国蛋糕，即年轮蛋糕，Guten Morgen 意为早安，Gute Nacht 意为晚安，详情请咨询双剑。）

“嗯？”她期待地问道。

“嗯，”他说到，感觉他们的嘴唇越来越近了：“Ich leibe Sie”（译者注：Ich leibe Sie 意为我爱您【其中 Sie 为“你”的尊称形式，多用于称呼外人和尊者长者，熟人及家人一般用 du，dich 为 du 的第四格（即直接宾语变位形式），故下文明日香会用“Ich liebe dich”来纠正真嗣——整理者注】。）

即将到来的吻……突然中止，转变为明日香的笑容。

“怎么了？”真嗣困惑地问道。

“没……没什么，”她摇了摇头：“你……你的发音听上去很可爱……”

“我发音错了吗？”

“基本正确。”明日香把嘴唇放回了刚才的位置上。“Ich liebe dich”她轻声说着，吻了他。

“我想我还有很多要学。”真嗣喃喃地说着，继续亲吻着明日香。

“你随时都可以问……”

“现在呢……？”

“好吧，”明日香小声说到，憋了一眼睡着的阿秋：“但是这里不行……”

-X-X-X-X-X-X-X-X

-X-X-X-X-X-X-X-X

“载海桑，载海桑悠来悠去，同在水里，倚巴在空中！”

【整理者说明：此处原文“..af de See,shimmen af de See,Köpfen in das Wassa,Schänzen in die

Löh!”，是作者模仿秋不标准的德语发音，正确德语是“**auf dem See, schwimmen auf die See, Köpfchen in das Wasser, Schwänzchen in die Höh**”，意为“**在海上，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头在水里，尾巴在空中**”】

后排安全座椅上的秋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用她的大眼睛努力地将车外的新环境刻入脑中，而明日香则看着急切的秋，自顾自地傻笑。最后，这位红发母亲从这温馨的场景中回过神来，倚靠在她丈夫的肩膀上微笑着轻声叹息。

她从未真正意识到过去四年里的劳作让她有多么憔悴，但当真嗣提出那个关于假期的设想时——就算只有短短几天，对她来说都像是收到了来自天堂的邀请。出发之前，他们已经为家养的动物们准备了足够对付那几天的水和食物，而就算天公不作美，他们也能在一小时之内赶回家。

“我们就快到了，”真嗣提醒道。“你多半想在泡温泉时好好放松一下吧。”

明日香哼哼一笑，但他说的一点也不假。两分钟后，车就停在了未来两天里他们要居住的酒店前面。那个兴奋的红发小孩已经等不及了，所以他们飞快地卸下了行李，然后随意扔在了家以外第二好但足以住下他们仨的房间里。

仅仅十分钟后，褪去衣服的明日香在慢慢浸入室外温泉时，不由自主的呻吟从她身体深处冒出，肌肉中或大或小的酸痛与乏力感都立刻消融了。一道哗啦的入水声使她再次睁开眼睛，发现是真嗣跟了上来。帮秋脱衣服花了他一些额外的时间。

那个女孩并没有像她的父母一样马上就进入温泉中，她只是略显犹豫地看着这个冒着蒸汽的池子。

明日香将手伸向她。“来吧，这水很不错哟。”

秋在她的父母和这散发着热气的水池间来回扫视。最终，她打算相信她。然后不情愿地向前迈步。

在她的小脚接触到温泉表面的一瞬间，她尖叫着后跳了几步。

“烫！”她哭嚷道。

明日香同情似地点点头。“Schätzchen (亲爱的)，它本该就是这样。这种感觉没那么糟。”

但秋以夸张的幅度摇了摇头，泪水似乎随时都要夺眶而出。“烫——！”

“也许这对她来说还是太过了，”真嗣靠在妻子身上解释道“毕竟孩子要敏感一些。”

明日香的视线没从她那踌躇不前的女儿身上挪开，而后者脸上的表情则愈发委屈。虽然她很想就这样靠在池边享受着这舒爽的温泉来度过这个周末，但如果秋还是像那样坐在一边的话，这就不算一场家庭旅行了。

明日香悄悄地爬出了池子，然后走近了他的孩子。“没关系，”她抱起秋安慰道，“你不想进去就算了吧。”

“你生我气了吗？”当她抱着秋往回走时，秋嘟哝着道歉。

明日香叹了口气，摸了摸她的棕发。“不，我没生你的气，”她真诚地说。但即使她没法对女儿发火，她心中的失落之情也溢于言表。“不过那就是我这个假期所期盼的东西。”

“所以你不太开心？”

明日香咬了咬嘴唇，然后一句“有点”不经意间从嘴边滑出，这让秋更内疚了。“我……我保证我们能找到一些大家都可以……”明日香的声音越来越小，秋则推揉着她示意让母亲放她下来。在挣扎着的女孩要马上从她的怀中滑落时，明日香照办了。

秋的双脚一落地，她就从刚才还跟在她们后面的父亲身边跑了过去，回到了水池边。她犹豫地盯了水池好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再次将右脚迈了进去。当接触到水面时，她显然又有些畏缩了，明日香已经想告诉她不必这么做了，但她还是勇敢地迈出了第二步。

“也没那么糟嘛！”她坐在水中的一块石头上宣布道，但显然是在撒谎——她的胸膛激烈地起伏着，尝试着获取一些凉爽的空气来与温泉的闷热相抵消。

怀着感激的微笑，明日香也回到了热水中，跪坐在她女儿面前。“你这样做真的不要紧吗？”

秋犹豫了一下，但就连她自己都感觉到惊讶——在适应了温度后，她最终点了点头。

“谢谢，”明日香悄声说，然后轻吻了她的前额。“那我在这儿教你一个新把戏吧。”明日香朝丈夫坏笑着，而后者正沉醉于眼前的俩人。“这把戏叫‘浸泡爸爸’。”

真嗣倒吸一口凉气。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秋，太阳都晒……”真嗣话还未毕，便在进入女儿房间时惊呆了。

他当然不是被脏乱的房间吓到的——这点上，秋和她妈妈很像，所以当看到四处散乱的积木，毛绒动物，图画书和蜡笔这类东西时，他一点也不惊讶。

他甚至也不是被那个曾需要他（小心地）努力叫醒的孩子已早早醒来这一事实吓到的。

都不是，情况要遭得多。

“我自己穿的!”这个兴奋的女孩站在床上大声宣布道，然后自豪地展示着自己的装束。

“额……我……看出来……”真嗣含糊道，脸上挂着尴尬的微笑。在一开始的震惊感过后，他开始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在不伤害这个小女孩情感的同时告诉她，一件过大的黄色衬衫（太宽的领口勉强能挂在她的肩上）和同样宽松的棕色裤子的组合可称不上是合适的着装。“你做的……额……非常好。但你不觉得别的衣服可能要合适一些么？”

秋感觉到了气氛的古怪，然后双手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衬衫，夸张地摇头违抗道“就不。”

但真嗣不打算这么快就放弃。他迈步走向衣柜，想要找到一些更合适的衣服。

“那件小小的蓝色衬衫如何？”他以半恳求半命令的口吻说道，然后将他说的那件衣服拿了出来，“那上面还有可爱的小兔子，嗯？你以前挺喜欢那件的啊。”

“不要！”秋撅起嘴大叫到“这是我自己穿的！”

“那挺好的，但……”他本想再争辩一次，但被想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的明日香打断了。

“有什么问题吗？”

“妈妈！”秋苍白的脸蛋又重焕生机，然后在她母亲面前伸展双臂。“看，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哇——！”明日香惊讶地叫出了声，然后便跑过去一把拉住秋举了起来“我的大女孩第一次自己穿了衣服！”一旁被无视的真嗣只好轻轻叹息。

“明日香……”真嗣还想抱怨，但只得到了一个无声的答复——虽然严厉却又安静到足以使她怀中那个自豪地咯咯笑着的女孩不被打扰。

“这值得用一个特制的法式煎蛋卷当作早餐来纪念。长大的小女孩需要额外的营养，”她将兴高采烈的秋放回地面，在秋重新站稳后拍了拍她的背。“所以我们得赶紧了，不要让某人抢先了。”

秋期盼地点点头，然后擦过他们俩冲向了厨房。

“明日香……”真嗣再次叹息，尝试着说服她。

“多一个煎蛋又不会杀了她”她在他问出口前就回答道，仍背对着他，看向女儿离开视野的方向。

“你知道我不是在说那个。我们本该处于统一战线上的，不要相互拆台。”

伴随着一声轻轻的呻吟，明日香俯身拾起那些昨天就散乱在地板上的脏衣服。“我知道啊。但她做这些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好印象，”她站起来转身将手中的脏衣服塞给真嗣，然后把

他手中刚拿出来的还未弄乱的衣服又放回了衣柜。“而且我们能指望的‘第一次’也不多了，所以我们得为所有这些她想让我们表扬的小事感到骄傲。”

“我并不是不为她变得越来越独立而骄傲，”他坦然道——虽然他还不确定他是否在这件事中感到了一丝悲伤。“但知道如何去做某事是不够的，她得知道如何才能做好。”

“得了吧，”明日香哼了一声，关上了衣柜。“她穿成什么样真的重要吗？就算她想要穿着破布在外面乱跑，也没有人会用手指指点点批评我们是‘坏家长’了。”

“但那些宽松的衣物对她来说很危险！”他反对道。“她绊住摔倒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啊，可怜的真嗣，”明日香嘲笑着说，“安慰”一般地爱抚他一侧的脸颊。“如果她绊倒了，没准她就会想起来她那机智的父亲的关心，这样下一次她就会选择一些更合适的衣物了。”在轻吻了他另一侧的脸颊后，她走出了房间。“现在你先把那团东西丢进洗衣机，然后再来吃早饭。”她开玩笑似的眨眼。“你可不想你那份被别人吃了吧？”

【以上为同好@Nomuo 翻译】

-X-X-X-X-X-X-X-X

-X-X-X-X-X-X-X-X

“我回来了！”

听到阿秋那精力充沛的呼喊，真嗣往往会忍俊不禁。不知为什么，她似乎觉得秀存在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她乐此不疲。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当她外出归来时会大喊大叫，有时候只是从花园回到室内也会这么做。他甚至在她回房间的时候也听到过一次。

但是，今天这可爱的声音却让真嗣骂了娘。这次实在是太早了！

在迎接他的两个女人之前，他疯狂的冲进厨房，迅速的把一叠纸塞进厨房碗柜旁的抽屉。阿秋刚见到他从转角出来就冲进了他的臂弯。

“嗨，欢迎回来，”真嗣俯身轻轻地抱住她，“外面怎么样？”

“全湿了，”明日香跟在后面，替她女儿回答道，“外面在下雨，你不知道吗。”

“哦？”他眨了眨眼睛，透过窗户看到了那滂沱大雨，同时发现阿秋的衣服也湿透了。这时女孩挣脱了他的怀抱，跑开了。

“我没注意，我总是…你懂的，很忙，”他起身回答他那同样湿透的妻子。“还有，你们回来的有点…那个…早。”

明日香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并从头发甩出一些水珠：“你还没搞定？我感觉这只需要几分钟。”

“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嘟囔着回应。“我很难选择…”

“你要我吗？你只需要注意一下别在太显眼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是最新的…”

“这是啥？”一个从厨房传来的声音打断了她，并且让他俩都打了个寒颤。

在进去向阿秋说明之前，明日香给了真嗣一个“你来搞定”的眼神，心里想着“但愿她没发现”。事与愿违，她已经打开了真嗣用来隐藏罪证的抽屉。抽屉里那叠纸的下半部分显得很醒目，这让他有点始料未及。

真嗣试图让阿秋别在意这个，但是，旁边的红发女孩恼怒的推了他一下并打断了他，这不能阻止他的女儿将那些纸抽出来。

“我的画！”她惊叫道，脸上出现了明显的困惑的表情。

那是让真嗣畏惧的眼神，仅次于另外一个。他很肯定他如果不能立刻编出个好理由的话，他将马上看到那个令他胆寒的眼神。

他指望从他的妻子那里得到一点帮助，但是还没开口，这个希望就破灭了。“我去拿毛巾和衣服”，她说着就走开了，留下真嗣一个人来处理他的麻烦。

阿秋仍然目不转睛的用她期待的眼神盯着真嗣，并紧紧地抱着她的那些“杰作”。

真嗣叹了口气。

“过来，阿秋，”他坐下并抱起阿秋让她坐到他的膝盖上。真嗣立刻抱住了她，并说道：“看看你周围，你看到了什么？”

阿秋转头向四周看了一会儿，没有漏过每一个角落。“厨房。”她终于老实的回答道。真嗣只能无奈的微笑。

“没错，但是墙上的是什么？还有冰箱和碗柜上。”

这次的回答来的比较快。“我的画。”

“对，你的画。”真嗣又叹了口气，环顾四周看了看那些画，大部分画的都是他们一家三口或者一些其他的在她短短的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景象。老实说，他认为没有一件作品是值得艺术展览的。

但是，这些是带给他女儿骄傲和欢乐的作品，他怎么可以泼她冷水？明日香经常抱怨他太放纵女儿，因为房间里贴满了画，简直就像墙纸一样。当然，她也经常“忘记”有好多画是她自己贴上去的。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画也贴的越来越多。他们终于不得不为这制定一个界限，但是夫妻俩谁都不想唱黑脸，来告诉阿秋他们不想再贴她的画了。因此他们决定贴上新作品的时候，把那些旧画撕下来偷偷的藏到另一个房间。每次只藏一点，而且都是一些很早之前

的画，小家伙应该不会注意到。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直到现在。

他用右臂紧紧地环住女儿的小小身体，左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齐肩长发。要如何才能在不伤害她的前提下传达他们的想法呢？

“你…你知道，你的画产量实在是太大，以至于我们没地方再贴你的画了。所以…所以我们只好取下其中的一些。”

“你不喜欢我画的那些画了吗？”

那个声音让真嗣吃了一惊。“不！不，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没办法再贴上你的那些新的…漂亮的作品了。你明白吗？”

阿秋挠了挠头。“好吧…”她嘟囔着。“那么这些旧的画怎么处理呢？”

真嗣咬了咬舌头，他不可能说“丢掉它们”，对吧。

“那…那么找一个大箱子装起来怎么样？”他提出了他的建议，“阿秋专用大画箱”，这主意怎么样？”

孩子的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她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就上楼找一个那样的箱子。”他如释重负，并热情地指点道。他终于在取悦了女儿的前提下完成了任务。

阿秋正要回答，一条毛茸茸的毛巾突然从上面落了下来，吓得她一声尖叫。

“急啥。”明日香阻止了他们，对真嗣报以一笑，然后开始擦拭女孩那湿透的头发。“你不想感冒吧？”

“不！！”阿秋在母亲擦完头发前抗议道。

“现在我们要先把你的衣服换了。”明日香解释道，并从真嗣的膝盖上抱起了她，并让她自己继续擦头发。

阿秋一边擦着头发一边由明日香领着出了厨房。正在他们就要离开厨房的时候，阿秋突然挣脱了母亲的手并跑回真嗣的身边。“爸爸，”她说把毛巾从她那喜气洋洋的脸上拿开。“别担心，既然你这么喜欢它们，我会尽快画更多的新画给你！”

“我真的能随便选吗？”阿秋第 1000 次的问道。她正领着他的父亲，兴高采烈的穿过城市。“嗯，我答应了的。”真嗣叹了口气，回答道。他已经后悔那些用来安抚自己良心的措辞了。阿秋对之前的事情的反应远远好于预期，但是真嗣依旧为自己的谎言感到愧疚。这也可以当做是为她即将到来的三岁生日而提前准备的生日礼物。他本来应该准备一个在各方面更好

的。

“只要是合适的，”真嗣试着提醒她。

女儿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却完全没法让他安心。她很明显有着自己特别的想法，不过他甚至不敢来猜测她会选择什么，更何况他还要跟明日香解释。当他们花了几分钟穿过一堆废墟以后，他松了口气。他发现他们正在之前常来的那个玩具店门口。

阿秋已经开始往一个破碎的展示柜里爬，真嗣连忙抓住她。

“小心！”他提醒着这个大意的孩子，抱起了她。“你不注意的话，会被玻璃划伤的！”这位过度担心的父亲解释着，并帮助她跨过那些残留在窗户上的尖玻璃，并在一个安全的区域放下她。

真嗣欣慰的微笑着看着他的女儿用一双大眼睛搜寻着她想要的东西，当看到她的眼神因发现了目标而变得炯炯有神之后，他更是感到一阵骄傲。不过这种美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阿秋的选择让他感到一阵恶寒。

“我要那个！”她兴奋的宣布道，并抱在怀中不断地摇晃。

“呃，你选了…那个…？”

-x-x-x-x

“我回来了！”

明日香听到女儿声音之后的微笑因为真嗣画蛇添足的加了一句“我也是”而转变为了捧腹大笑。

当她跑去欢迎他们的时候，她为真嗣脸上的愠怒感到有点惊讶。阿秋看到母亲以后笑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然后，她似乎堕入了冰窟。

恐惧让明日香睁大了眼睛，那是一种她觉得早已遗忘的恐惧感，她看到女儿非常开心的抱着那东西。

“看！妈妈！”

一个洋娃娃。

“看起来很像你哟，妈妈！”

一个小小的破旧的红发洋娃娃。

“这样妈妈就能一直跟我在一起了！”

“不！”

明日香突然失控般的狂怒，她从那双小手中夺过娃娃，用全力把它扔开。娃娃撞到了墙上，脖子上原本就有点松的缝线就这样断了。

一时间安静的可怕，只能听到明日香的喘息声。

直到她听到一声轻微的呜咽声，她才回过神来。阿秋用疑惑和受伤的眼神看着她，霎时间，她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罪恶感。

“什…妈…”她已经泣不成声。她用湿润的眼睛看着那个破碎的娃娃，那东西在几分钟前让她欣喜若狂，接着，她又回过头去望着她的母亲。不难猜到她想问什么，她的眼睛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

她为什么这么做？她的母亲，怎么能这样伤害她？

但是，明日香没有回答。阿秋低声的恸哭突然变成了嚎啕大哭。

“阿秋…”

明日香踌躇的上前去，想要抱她的女儿，但是小女孩害怕的退后了一步。

“阿秋，我…”

但是阿秋转身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明日香想要抱她回来，说些什么，告诉她自己很抱歉，她并不想伤害她，可是她却突然张口结舌。

“我做了什么…？”她努力地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她怎么能这样吓跑自己的女儿…？

“对不起…”全程保持沉默的真嗣喃喃自语的捡起了残破的娃娃。“我试过劝她选个别的东西。我知道你可能会对这个感到…生气，但是她…她十分想要这个。她看起来是那么高兴，我不能…”

他突然再一次的沉默，明日香摇了摇头，犹豫着从真嗣手中接过娃娃的身子，并从另一只手中接过身子。

“我才是那个应该道歉的人。”她含糊着说道，小心的拿着破碎的娃娃。“是时候改一改这脾气了，尤其因为这会伤害我女儿…”

-X-X-X-X-X-X-X-X

-X-X-X-X-X-X-X-X

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天气就像阿秋的表情一样好。她已经不记得上次野餐是多久以前了，不过她觉得可能是上辈子的事情。

“阿秋，别跑那么快！”

就像每个三岁的孩子一样，小女孩挣脱了母亲的手，并且完全无视了母亲的忠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蓝色的湖水，反射着太阳光，引诱着她快速的冲向那里，拦都拦不住。当然，相比于她的父母背着的大包小包和野餐，游泳用具，她只抱着 Kiko 让她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不过，作为一个顽皮的三岁孩子，她马上就意识到了她应该听母亲的话的，她被什么东西绊倒，摔在了草坪上。虽然并不像母亲喊她时表现的那么严重，但是这突如其来的震惊还是让她失去了笑容。正在她想要站起来的时候，母亲双臂的温暖已经包围了她。

“噢，阿秋，没事吧？”少妇小心地转过阿秋的身子，温柔的安慰着。她慢慢地点了点头，而母亲正担忧着检查她的全身是否有一点点的擦伤。幸好只是膝盖处有点弄脏，她马上帮女儿擦干净。一个前额上的轻吻结束了这短暂的检查。

“明白了？这就是我告诉你别跑那么快的原因，”她的母亲解释着，还好这并不是责骂。

阿秋有一次点了点头，拉着母亲的手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跟着父母走完最后那段路。当他们最终到达那片湖的时候，刚才那小小的意料之外的插曲早就被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立刻飞奔到了岸边，大笑着跑进了水里，并让水浸湿了她赤裸的双脚。

“别再往前了，”身后正在布置大毯子的父母有些多余的提醒道。她爱这片湖，不过虽然她不愿意承认，在没有妈妈或者爸爸在身旁照看的情况下，她还是不太敢再往里走。

“你去看她，”她听到她的爸爸如是说。“她看起来坚持不了多久。剩下的这些我来搞定。”她期待的转过身去，看到她的母亲正带着两个熟悉的東西向她跑来，她们脸上的笑容都一样的灿烂。

“那么，我的小金鱼又想要游泳了吗？”她蹲下身来问道，阿秋重重的点了点头。她扑哧一声笑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在家里的不愿意洗澡。唔，让我先给你准备准备，嗯？”

她的妈妈迅速的帮她脱掉了衣服，再给她套上了游泳圈。阿秋并不喜欢这玩意儿，但是她的父母反复强调着这一点，让她意识到抗议是无用的。她的母亲刚放开她，她就开始慢慢地涉水，一步步的向湖里走去，直到湖水完全淹没了她的双脚。她转过身去等着妈妈脱掉衣服跟过来。

Kiko 不得不留在岸边看着她们向深水处而去，阿秋很快感到水已经淹到了胸口。这仍然让她感到有点危险，不过当她感受到母亲就在她身后，随时准备帮助她的时候，她就一点也不害怕了，就连她的双脚不再接触到实地的时候也是这样。

她试着一点一点向前移动，来证明她有着相比之前那次更大的勇气。不过理所当然的，妈妈马上注意到了。

“不，阿秋，这已经够远了！”她提醒道。

阿秋想要抗议，今天她想要母亲允许她更大胆地往前游，但是她从来没得到过机会。她母亲抓住了她，在水中给她转了个身来对着她，阿秋没有办法，只好在身体出水的时候制造一

些巨大的波浪，并大笑。

水的深度完全不能淹没她的母亲，不过她蹲了下来，所以阿秋能直接看到她微笑的脸。她的表情变得有些惊愕，因为她的女儿咯咯笑着向她泼水。

“噢，你这个小…！”妈妈戏谑着恐吓道，她的红发正滴着水。

这立刻引起了一场水仗，尖叫声和大笑声回荡在湖面上，直到她们水面上和水面下的部分几乎一样湿。终于，她们停止了玩闹，阿秋感到有些累了，因此他们达成了停战协议（只是暂时）。

环顾四周，她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坐在岸边，手里握着一根钓鱼竿。

“爸爸！”她大叫着，极力地挥着手。他也轻轻地挥手回应。

“他为啥跑那么远？”她问自己的母亲。

“嗯，那是因为如果我们理他太近，我们就会把鱼吓跑，那爸爸就钓不到鱼了。”

“鱼？”

“嗯，当然了，”她的母亲告诉她，“你之前没见过它们在周围游吗？”

阿秋摇了摇头。

“我猜那是因为你总是太吵了，嗯？”妈妈大笑着，“如果我们安静一点，我们也许能去爸爸那里看到鱼？”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阿秋渴望地点了点头，双手捂住了嘴来保证自己绝对的安静。她们悄悄的上了岸，没发出半点声音，妈妈帮她拿掉了救生圈，然后她们绕了一大圈去找她的父亲。

“嗨，爸爸…！”她开始喊，不过她的父母马上把一根手指放到嘴唇上，示意她噤声，她只得放低了声音“…爸爸。”

“阿秋想要看那些鱼。”她的母亲低声解释道，阿秋点了点头。

“噢？”她的爸爸有点惊讶。“那么你想要帮我吗？你从这里能看到很多鱼。”

阿秋睁大了眼睛，还有嘴巴。这个和爸爸一起“行动”的提议终究更加吸引着她。他用左手握着钓竿，右手打着手势让她过来，然后一把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

“这样，”他耳语道，让她和自己一起握着鱼竿。“现在我们要来抓几条鱼。”

“看，阿秋，”她的妈妈轻轻地推了推她，指着一团灰色的，在闪闪发光的水面下快速游动的东西说道，“那里有一条。”

“噢，那里又有一条，”她的父亲指给她看。他指的那一条更大，并且游得很慢，用它呆滞的眼神看着这水下世界。

阿秋看到一条鱼鳍出现在水面上，溅起了点点浪花。“那里还有！”她兴奋地大喊，接着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当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以后，给了父母一个抱歉的笑，尽管他们都没有打算责怪她。

不过这马上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感到有一股大力正在拉扯着鱼线。

“啊，有条鱼上钩了！”她的父亲解释道。“快，用力拉！”

她紧紧地握住鱼竿，用尽全力向后拉扯着，尽可能的仰着身子，“帮助”她的爸爸收鱼线。她的妈妈间或嗤笑，不过阿秋没空搭理她，她正紧闭着双眼对抗着她强大的对手。

“耶！你做到了！”她的妈妈终于为她而喝彩，阿秋再一次睁开眼睛，看到那条鱼正在鱼竿的另一头扑腾着，她的爸爸已经把它拉近了。他将于从鱼钩上取下，扔进了身边的红色水桶中。怀着骄傲的心情，阿秋从他身上爬了下来，跑过去研究她的（或者说是她父亲）的战利品。那条鱼仍旧在小小的水桶中不安地挣扎。

“接下来这条鱼怎么办呢？”她转过身去看着父母，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

“嗯，”她的爸爸开始解释，“呃…你…你记得那些我从前带回家的鱼…？”

他带回家的鱼…？他会把它们带进厨房然后…

她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但是接下来，她的脸因震惊而扭曲着。她的鱼会变成晚餐？
“不！”她大叫，走到她的猎物前保护它。

“阿秋…”她的母亲想要劝她，但是她并没有让她开口。

“不!!!”她尖叫着，并通过跺脚来强调她的观点。她不会让他们吃掉自己的鱼。

她用双手抓起那只有她半个身子那么大的水桶，扔向了湖中。

那条鱼又在岸上扑打了两下，才最终又回到了安全的，自由的湖中。

阿秋转过身来对着她困惑的父母，自豪且带有些许挑衅地微笑着。

“我突然觉得我们以后恐怕只能偷偷地给她吃鱼了。”她能听到她的爸爸对妈妈的耳语。

-X-X-X-X-X-X-X-X

-X-X-X-X-X-X-X-X

明日香紧张的在客厅来回踱步，等着真嗣从阿秋的房间回来。这个白痴让她从那个房间离开！

她不得不在阿秋生病期间与她分离。在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她的时候，她不得不和她的小宝贝分开几天。

这种暂时的分别比其他所有的永别都要令人揪心。她甚至还没向那焦虑的孩子说明完原因，阿秋就开始哭了起来，而一切让她理解现状的解释都是徒劳的。她正拼命的试着出去找妈妈，只想要妈妈的怀抱，真嗣只得制止住这嚎啕大哭的小女孩，并做着无用的安抚工作。明日香觉得这种努力不向自己的内心屈服的心情竟是这样前所未有的艰难。这个晚上，她几乎流干了眼泪。也许这几天最好躲着她，别让她知道。

她已经开始怀疑是不是值得这样做。尽管第二次冲击以后的几年，医学似乎有点衰退，但是她觉得 NERV 应该会保证他们的驾驶员们不会遭受这些孩子疾病的侵袭。她觉得，不论阿秋身上的病毒从哪里来，她自己也应该早就被感染了。毕竟她在孕期一直跟女儿在一起。即使她是因为超人的运气而没被传染，但是只跟女儿在一起待一会儿可不会要了她的命。

但是在那之后呢？她不得不承认，她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她害怕再一次的分离。看着那小小的手臂伸向她，却没法抱她的孩子，或者说，看着那湿润的双眼充满着对被抛弃的恐惧，却没法为她的孩子排忧，她觉得自己竟是如此难以置信的自私，但是她已经没法再一次承受这种令人心碎的场景的。

但是现在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随时都为这心存着忧虑，她尝试让自己忘掉这件事，却从来没有超过几分钟。所以现在，她站在阿秋房门旁的走廊上，隔着门听着丈夫努力让抱恙的孩子高兴起来。

“你不是想听我拉一首高兴的曲子吗？”她听到了他的话。现在已经是就寝时间了，如果要拉也拉摇篮曲才对。

没有任何的回答声，不过她却听见了一点沙沙声，旋即分辨出应该是阿秋的头摩擦枕头的声音。

“不要吗？”真嗣的声音听起来失望得有点夸张。“我都把大提琴搬来了。你想听些别的什么吗？”

“我只…想要妈妈！”阿秋无力的哀鸣几乎让明日香哭了出来。她听到她的孩子是那般的想念她，她却没法为她实现这个愿望，这种感觉真是既心酸又甜蜜。

“阿秋…”真嗣哀叹一声，已经对自己不得不一遍又一遍的看着女儿的眼泪告诉她母亲现在没法看她而感到厌烦。“总之我还是给你拉琴，你试着自己入睡，好吗？”

他开始拉一首自己专门为她创作的乐曲，虽然他找不到什么来满足这个“高兴”的要求，不过阿秋还是这这首很满意。这不得不说是他的一个小小杰作，比那些他从几个世纪前的乐谱中找到的曲子要靠谱得多。这很快就成了这个家里口耳相传的乐曲，不论是哼出来的还是用大提琴拉的。可是今天，这不再像往常那样让人感到一丝的“高兴”，大提琴自带的忧郁曲调此时显得异常刺耳。

但是明日香的注意力却在别的东西上。她紧张地听着女儿的声响，她的动作，她的呼吸，她只能听到这些。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女儿动静，直到她觉得她已经完全入睡，明日香感到音乐的旋律停止，紧接着门被打开。

真嗣看起来同样惊诧。“明日香！”他立刻生气地低语道。“你在这做什么？”

“你觉得我在做什么？”她迅速地回击道，在黑暗中向孩子的床挥了挥手。“我的孩子在病中呼唤我！你不能指望我只做家庭杂务而不去探望她！我已经忍不下去了！”

“她当然会呼喊着你。她正发着烧，所以她会有点急躁，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你在这里没办法改变任何事。她还会为别的什么而哭泣。”

“‘别的东西’都比不上母亲的爱！没错，也许她只是想要，但你说她并不需要！”

他错开了目光。“我不想也不能跟你争论这个。”他承认着，让她觉得他已经向自己认输，并走向阿秋的房间。

“很好，那么我们已经达成共……”她正想经过他的身边，却被一双手臂抱住了腰，拖了回来。“恐怕还没有。”他低声含糊的说道，重新与她对视着，“你觉得我愿意这样吗？她很害怕，明日香。而每当我进去告诉她你现在不能见她，同样也让我感到痛苦！我知道现在不管我怎么说，她都在忍受着并随时担心会被你抛弃，再也不想见她！但是你觉得如果我现在告诉她如果你们现在相见，可能会害死你这种事，她会不会更加的害怕？”

一记耳光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袭来。虽然这是近年来除了玩闹之外的第一次，但是她一点都没有觉得后悔。“我爱你，真嗣。”她气喘吁吁地说道，“但是你要是敢疏远我和我的孩子，我就……”

尽管如此，真嗣却更紧的抱住了她。“对不起，明日香。你可以随便打我，但是我不能……”
“妈妈……？”

这柔和的声音立即停止了这场战斗，虽然真嗣在回房间并关上门之前用警告的眼神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嗨，你没有睡着吗？”明日香听到了他的询问。

阿秋无视了他的问题。“我好像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她嘀咕着。

真嗣说了什么，不过明日香并没有听清。她又向前挪了几步，把右耳贴在了木头门上。下一句话，刺穿了她的心。

“妈妈讨厌我了吗？”

她听到真嗣试图告诉病中的女孩事情并不是这样，但是她却拒不接受。她紧握着的拳头颤抖着，刚才那残忍的谴责回荡在她的耳边，她已经感到了呼吸困难。

她再也无法忍受，头也不回的跑了。

-X-X-X-X-

“…依旧爱着你，但是…”

真嗣没有再说下去，因为门突然被大力的推开。在廊灯的照射下，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不过这个人影马上就冲了进来。

“妈妈！”阿秋高兴地大呼，双臂伸向了明日香，她戴着刚刚匆忙翻出的口罩。

“明日香！”真嗣立刻抗议道，不过她迅速的瞪了他一眼，让他安静了下来。这不容置疑的眼神让他明白她已经不再愿意与他商量后再做决定。

“妈妈！”阿秋在她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之前，再一次的喊道。“这些日子你去哪了？”

“噢，对不起。”明日香一面道歉，一面在床边跪了下来，指着她的口罩。“我这段时间不得不戴着这玩意儿，但是我怕你因此而笑话我。”显然她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不过对于一个抱病的三岁孩子来说，这个理由就已经足够了。

“这原因听起来很傻。”阿秋只是撅着嘴吐了个槽。

明日香在口罩后面露出了微笑，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杂乱的棕发，然后回头瞪了丈夫一眼，他看起来依旧为她突然改变主意而不高兴。“那么我觉得我确实是有点傻。”

-X-X-X-X-X-X-X-X

-X-X-X-X-X-X-X-X

“你一直都叫我是‘baka’！”真嗣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眼里闪烁着泪光。

“碓真嗣，你这个挨千刀的，我还没死呢。”明日香咬牙切齿地呵斥道，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两天，哪怕动一下也会觉得浑身难受。“你能不能想开一点！想让阿秋看到你就这德行吗？”

看来，他是对的——没错，她确实被传染了——她感觉自己正在燃烧。

但她并不后悔，甚至有点义无反顾——至少这比失去阿秋的信心和爱要好得多。

但这并不能使她完全压制住内心的恐惧，毕竟真嗣对自己病情严重性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尽管她感觉现在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难受，但它并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疑难杂症。但只要一想到可能离开他……和她……她就觉得内心正受到煎熬。这样的话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啊，竟然丢下自己的孩子，让她在没有母爱的情况下长大？就像他们过去的…

“妈妈？”

真嗣和明日香都吓了一跳，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那胆怯的叫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只见阿秋还穿着她的粉红色睡衣，Kiko 紧紧依傍在她的双臂上。

“嘿，”真嗣过去拦住她说，“这里没什么事，你好好休息吧。”

“但我已经好了！”阿秋带着一丝哭腔，尽管她的病情确实好转了很多，但从她的话里也能明显感觉并没有她形容的那么乐观。她的目光也迅速地从父亲身边向床边飞去。“我想妈妈……”

“秋…”

“让她过来吧。”明日香强忍着头部的剧痛，用她所能发出的最严厉的语气打断了他。“几分钟不会有事的。”

真嗣心里百般反对，但还是无奈地点了点头，让阿秋走到床边。

明日香费力地挤出一丝微笑：“嗨，我的宝贝。”(Hi, Schätzchen.)

“嗨。”女孩虚弱地咕哝道，她望向一边，不安地拉扯着洋娃娃的头发。“妈妈，你还好吗？”

“没那么糟，”红发女子掩饰说，但这句话她自己都不相信。“你怎么样了？”

阿秋没有回答。她呆呆地盯着地面，双唇颤抖起来。“是……这都是我的原因吗？”

“不……”明日香看着女儿正沉溺在内疚无法自拔，她的内心也一阵酸楚。她强忍泪水，用尽全力，爬到床边，紧紧搂住那不停颤抖的身体。“不是那样的，阿秋…”

“不，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的错。如果有的话，这是……”她停了下来，重新思索着自己的语言。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或许于情于理都是一个好办法，但这也会造成误解，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只会增加孩子的负担。“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你放心好啦，我很快就会好的，就像你一样。”

尽管她极力安慰，阿秋的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泣不成声。“我爱你，妈妈。”

听着这些话语，明日香的心怦怦地跳动着，她的微笑再不为痛苦所迫，变得更加灿烂和欣慰。

这不是阿秋第一次说这句话，她刚开始说话就说了一句“窝爱里”【此处原文"Ah luv ya", 模仿牙牙学语时不标准的英语发音】。但明日香知道，这是她第一次不是为了简单地模仿父母经常说的话而说出这句话。这一次，明日香强烈地感受到，她是发自内心的。

“宝贝，我也爱你 (Ich liebe dich auch, mein Schatz)，”她欣慰地回答道，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中，轻吻着她棕色的头发。“我很爱你。”

她努力维持着，直到阿秋平静下来，然后偷偷抽了抽鼻子。“快……快点好起来！”三岁的女儿一半恳求，一半要求地说道。

这句话出自一个泪流满面的孩子之口，就变得有趣起来，明日香差点笑出声来。“我会尽力的，好吗？”

阿秋点点头，抬起右手，用手背擦干脸颊上的泪痕。

“阿秋，”真嗣终于回过神来，“妈妈现在真的需要休息了，你也是。”

她再次点了点头，但又转向母亲。默不作声地把她的洋娃娃举了起来。

“你想让 Kiko 陪我？”明日香不解地问。自从阿秋把它带回来以后，她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

但她轻轻点头，尽管带着一点胆怯。“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照顾你。”

明日香笑着接过 Kiko，“谢谢你，”她说，再次吻了她的孩子一下。“好了，快回去睡觉吧，好吗？你也想让我能快点好起来吧？”

阿秋虚弱地笑了笑，但什么话也没说。她听话地拖着脚挪到门口，但没有走开，又一次转过头来挥手道别，她的父母也挥着手呼应着她。

明日香一直凝视着女儿的位置，即使她早已把身后的门关上。最后，她把视线移向躺在怀里的红头发娃娃。

“看见了吗？”她轻声对丈夫说，一边用手指抚摩着女儿视若珍宝的红发娃娃。“为了阿秋，我也不会死的。”**【整理者注：此处原文“*I couldn't be further away from being dead.*”意为“我离死亡不会更远了”，这里是整理者联系上下文的意译】**

【以上为整理者翻译】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我不要！”阿秋大喊着，在真嗣的怀抱中扑腾。

“嗯，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要洗个澡。”他平静地说道。

“但是我做不到！我还生着病呢！”

“你一周前就已经完全好了。”他并不接受她的借口。“就连妈妈也早已无恙了。”

他把手伸进了放满水的浴缸中，虽然这没什么意义。他的小捣蛋鬼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不知怎么的就能感知到水温的下降，即使只有一度。

理所当然的，他举着她的身子把她放入浴缸。正当她的脚要接触到水面的时候，她立刻大喊着踢着腿。“太烫了！太烫了！”

真嗣转了转眼睛，用肘部将水温控制器拨到“冷”的那一档，最后阿秋终于坐进了浴缸里。

“总之你不用再那样做…”阿秋撅着嘴嘟囔着，拨开身边的一些泡沫。“我完全可以自己洗澡。”

“是吗？”真嗣取过肥皂跟毛巾，笑着看着她。几分钟前她刚刚对洗澡这件事发出了永恒的敌对宣言，这会儿她却已经在浴缸里玩了起来。

“对，我都这把年纪了，洗个澡还不是小意思？”

“嗯，那太棒了。”他偷笑着，把阿秋的棕发打湿。她立刻用一声惯有的尖叫表达着她的不满，双手拍打着浴缸里的水。

微笑着，他想起了他第一次使用那些熟悉的词时的情景。直到后来，有一次在阿秋极速的冲出去玩耍，而自己正趴在书桌上的书堆中休息的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了它们的来源。不论何时当她跑向他，激动地喊着“爸爸！看！”来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展示一些她刚发现或者刚制作的东西的时候，他都会自然而然的说出这句令人骄傲的话。那也许只是一幅他认为特别棒的新画，或者学到了一些对一个三岁孩子来说相当神奇的东西。

“问题是我不知为何总是觉得如果我让你自己洗的话，你肯定不能把自己洗干净。”他边解释着边为她打肥皂。

阿秋又撅起了嘴，不过至少没有试着打他。“话说，为什么我必须洗澡？”

真嗣大笑了起来，她总是在某一时刻问出这种问题。不过这次不像大多数时候，他现在有一个比“因为你需要”更好的答案。

“你，”他强调着，用毛巾擦着她的小鼻子，“你必须洗干净些，因为我们明天要去拜访一个特殊的人。”

-X-X-X-X-X-X-X-X-X-X-X

-X-X-X-X-X-X-X-X-X-X-X

阿秋胆怯的表现让她的父母感觉十分惊奇。这个平时精力充沛的女孩现在正躲在她母亲的身后，一只手一如既往的抱着与她寸步不离的娃娃，另一只手则害怕的紧紧抓住母亲的裙子。

“这是什么，阿秋？”真嗣关心的问着他由于害怕而几乎不敢向上看的女儿。

“这些是什么东西？”她胆怯地回应道，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

明日香用手抚摸着孩子的头，安慰着她。“这就是我们曾经告诉你的，所有人离去的地方。”她解释着，回头给了女儿一个安抚的微笑。“你之前曾经来过，不记得了吗？”

小女孩摇了摇头。泪水开始涌出了她的眼眶，她的父母交换了一个哀伤的眼神。

“你…如果你不想去的话，就不要去。”真嗣试着让她冷静下来，蹲下身子让自己与阿秋齐平。“不过我保证那里没有值得你害怕的东西。”

小女孩咬着她的下嘴唇，在逃走和相信父母的话之间犹豫。

“嗨，”明日香温柔地唤回了她的注意力，伸出了她的手。“你知道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

阿秋踌躇的把那只空着的手伸向母亲的手，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以后，紧紧地抓住了它。“那么可以走了？”明日香问道，回应她的是一个畏缩的点头。

沿着海滩走向那片红色的海洋，她能感受到那只小手紧紧地攥住了她的手指。毕竟这也许对一个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太过艰难，但是介于上一次来的时候她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这次孩子内心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们有点始料未及。

“那些是什么？”她听到女儿用近乎耳语的声音问道。顺着阿秋的目光，他们看到两台量产机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他们曾经打伤过我…”她有点太过坦白了，知道她发现阿秋正强忍着啜泣声，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措辞是那么的糟糕。“别担心，”她连忙补充道，“他们再也做不了任何事了。”

阿秋稍微有点放轻松，但是海平面上那白色的“小山丘”又一次吓到了她。但是这次她听起来并不像刚才那样害怕。看着那巨大的，悲伤的微笑，她的心被好奇心，也许还有怜悯给占据了。“她是谁？”

“她…她是一个朋友…”真嗣盯着海的对面回答道，声音明显充满了忧郁。

“一个朋友…？”阿秋惊奇的回应道，“都是像那样子吗？”

她的父母困惑的对视了一眼，希望她并不是那个意思。但往往，问她才能知道她的小脑袋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像哪样？”

“这么大！”

她的父母各轻笑了一声，气氛瞬间被来自这惊奇的孩子的无辜回答逆转了。

“不，”真嗣微笑着告诉她，“她有点…不寻常。”

“你好！妈妈和爸爸让我跟你谈谈，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小女孩抓了抓她的棕发。“呃…好吧，我是阿秋，这是 Kiko！我最喜欢她了，因为她有跟妈妈一样的红发，还有红色的裙子！我喜欢红色！我爱妈妈，还有爸爸也是！”

“他们总是说我会喜欢你，你为什么离开呢？妈妈和爸爸不告诉我。他们说起你的时候总是显得很难过。我不想让他们难过，所以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喜欢你，因为你让他们难过。”阿秋对着红色的海撅着嘴。“但是爸爸说这不是你的错，他们难过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你，他们现在很想你。所以，我可能终究还是会喜欢你！”

“呃…”她回头看到她的妈妈和爸爸微笑着坐在沙滩上，爸爸正在她点头。又一次的回过身去看着海，她挥了挥手。“那么再见了！”

-x-x-x-x-

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车子的前灯刺穿了夜晚的黑暗。明日香把车子熄了火，

又最后一次的看了看后视镜。阿秋依然安全的坐在她的儿童椅上，抱着 Kiko。

小女孩陷入了不寻常的沉默中，不过明日香把这归咎于疲劳。毕竟早已过了就寝时间，她一度想知道她的孩子是不是呼唤着要入睡。虽然她目前看起来仍旧醒着。

真嗣已经松开了他的安全带，并下了车，走到后座去给阿秋解安全带。当明日香听到他已经在另一边抱起了女儿的后，也下了车。

“爸爸？什么是朋友？”

“朋友…”根据他的声音判断，他就跟明日香一样为阿秋的问题感到惊讶。她正是在这样问各种问题的年纪，而且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但是这次的问题却与“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这样的问题完全不同。

“嗯…”真嗣开始试着解释，毫无疑问，他的大脑正在不停地转动。“朋友是那些跟你一起玩的人…唔…你能跟他们说任何事情…”

“那么妈妈和你就是我的朋友咯？”阿秋疲倦的追问着，声音刚好能被她的母亲听到。

“呃，不…不见得…”真嗣半叹气，半呻吟着。“朋友一般不会是你自己家里的人。”

“那么我就不会有朋友了？”

一阵令人窒息的寂静。

明日香并没有介入这次谈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达成的那个协议，谁都不许在对方向阿秋解释什么的时候插嘴。事实上，她透过窗户看到他给了她一个恳求的眼神。但是，连她自己都想不到改怎么说，这要如何才能帮他？

“爸爸？”阿秋等待着答案。

“你看，这并没有那么糟，妈妈和我从来都没有…”他停止了那不假思索的愚蠢回答，做了一个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我们会试着帮你找到朋友，好吗？但是现在是睡觉时间了。”

幸运地，阿秋并没有质疑他说的话，在他的父亲把他抱进房子的时候用手臂揉了揉困倦的眼睛。

明日香并没有紧跟着他们。她的目光回到了身后那黑暗的城市。

她并不确定是因为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走访 LCL 海，亦或是阿秋天真的问题让她感受到了比小女孩更深的感触，但是，这是这几年来第一次，缺乏光亮的感觉让她感到心神不宁…

(译者注：翻译这个东西，看似简单，但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表达方式，语言结构的不同，所以没字每句都需要反复的推敲。由于时间所限我只能把这样一个类似于初稿的东西发上来，特别是后半段更是仓促，颇有烂尾的感觉。

如果各位还喜欢我的翻译，那么以后也许还会为大家带来其他的成果。)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嗯…那没用到十一个月，对吧?>>

当然，我时不时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而分心。这一章仍然没有克服之前写作上的障碍；事实上，原因显而易见，本章的情节过多，甚至超过了“相爱”和“接纳”这两章，这个故事已经连载了好几年，前后内容很难“桥接”，导致整个章节缺乏一条主线，有时很难使故事情节连贯。我的一个预读者也评论说，这是节奏最慢的一章，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在读者眼里）它不会有我说的这么坏。毕竟，它“只是”关于阿秋的成长，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年轻的后冲击时代家庭 (a young Post-Impact family) “正常”生活的片段。

众所周知的是，日常生活并不总是那么令人兴奋，但我真的不想(如预读者建议的那样)为了获得更好的节奏感而删除文中的任何场景，因为，至少在我看来，所有的场景都有自己的目的，即使它们有些是为了平衡或者要读到后面的章节才能理解。实际上，我克制着只给你们呈现这些情节已经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我还有很多想法，但其中的很多要么太细枝末节，要么并不能在本章中体现出什么价值。像生日、吃东西、上厕所、阿秋的“我在家里”之类的情节、真嗣的活动以及另外一些情节，要么被废弃，要么被整合到另外的稍微有趣的场景中了。

本章最重要的功能无疑是给你们树立对阿秋的正确观感。虽然我非常了解她，但用一章来描述本故事的核心人物(因为所有的事情或多或少都围绕着她展开)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她必须足够可爱，足以让人相信，从明日香的角度会视她为生命中最重要东西(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哇!她是她的妈妈!”)，但她也必须脾气暴躁、爱发牢骚，有时还得做个小捣蛋鬼，让大家信服。我希望我在某种程度上既没有成功地让她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小天使，也没有让她看起来像一个被宠坏的熊孩子，而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孩子。

或多或少，因为在身边我真的没有一个样板(除了这个月早些时候被带到我家玩的我妹妹的朋友的18个月大的女儿)，所以我在描写她成长的一些地方时会觉得力不从心，这就是我把她最后在故事中的年龄从三岁提高到“将近四岁”的原因。其余的地方，我可以归咎于她像她妈妈。:P

【作者随笔】

-我真的很想加入地震的情节。不仅是因为那个小场景对这个故事很重要，事实上，这是因为我觉得奇怪，同人小说，还有动画和漫画，似乎很少提到日本的自然现象，除非它在情节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经典的格林版《睡美人》(Dornröschen)并没有以“…如果他们没死…”(...und wenn sie nicht gestorben sind...)结束，但这句话被广泛认为是这个德国童话故事的最后部分。

-阿秋在去温泉的路上唱的是“Alle Meine Entchen”【“我所有的小鸭子”，完整歌词见附注】，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德国儿歌——尽管就像她当时的“日语”一样，她的歌词不是很流利。

-真嗣讲的故事…虽然我“需要”它，但我不确定它是否成功。一方面，它似乎有点简单，但另一方面，作为睡前故事它可能又有点复杂。但话又说回来，以一个EVA粉丝的眼光来看它可能是荒谬的，当然，也没有什么任何证据能证明真嗣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XD

-是的，我正以“有限的词汇量”来嘲弄自己。(I'm taking a jab at myself with the "limited vocabulary" thing.)

-疾病危机实际上是“第十五使徒”一章的倒叙中真嗣告诉美里关于明日香与孩子的深厚牵绊时使用的一个例子。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我把它撇在一边了。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我不想把同一个故事讲两遍，因为一个详细的叙述已经足够了。但也许我应该重新编辑它。

-找出我借鉴的同人。我印象中至少有两个。

-看来这是最终版本了。其余的预读者都同意我维持现状。因此，我还是要感谢 Eric Blair, William T. Martin and Dan01。

【以上作者的话和随笔由整理者翻译】

【附注 *Alle Meine Entchen* 歌词】

Alle meine Entchen

我所有的小鸭子

schwimmen auf dem See,

在海上游来游去，

Köpfchen in das Wasser,

头在水中，

Schwänzchen in die Höh'.

尾巴在空中。

Alle meine Täubchen,

我所有的小鸽子

gurren auf dem Dach,

在屋顶发出咕咕声，

fliegt eins in die Lüfte,

一只飞起来，

fliegen alle nach.

全都飞起来。

Alle meine Hühner

我所有的小鸡

scharren in dem Stroh,

青草地上啄食吃，

finden sie ein Körnchen,

发现了谷物，

sind sie alle froh.

它们很高兴。

Alle meine Gänschen

我所有的小白鹅

watscheln durch den Grund,

摇晃着走过地面，

suchen in dem Tümpel,

在池中找寻，

werden kugelrund.

变得圆乎乎。

第九、十章为@双剑灭灵翻译，详见：

https://tieba.baidu.com/p/2198644627?red_tag=3367962314

由于原文部分缺漏，对照了_ZSF_的翻译进行补充，详见：

<https://tieba.baidu.com/p/2203698130?pn=1>

译者注：咳咳，接 UO 姐的命令，长篇小说《The 2nd try》第九章（貌似除了第十一章之外剩下的章节都要我翻，UO 姐你个没节操的，手动斜眼，当然只是“貌似”）开始由我来进行翻译工作。

UO 姐的前八章译文在此：<http://tieba.baidu.com/p/952150619>

这俩年接触的主要是德语，英语都忘了不少，所以翻译水平有限，见谅见谅哈！

不多说了，上文！

第九章：第十六使徒

如往常一样，律子如往常一样独自一人醒来。她没在意自己的凌乱的穿着，坐起身，手够到了摆在床头柜上的那盒香烟。敲打了三次打火机，终于窜出一小簇火苗，瞬间照亮原本只是蒙蒙亮的房间。

“笨丫头”她吸一口烟，斥责着自己“你还指望能有个早安吻？或者至少来个早安随意贴？”

为什么她还这么做？为什么她对一个人……对他的触碰如此渴望？像她这样的天才不该变成这样，她可是个有着超强逻辑思维的科学家。她知道这不过是荷尔蒙以及化学反应的作用罢了。而现在，她却在这儿开始怀念起那被称之为“爱”的愚蠢感情来。

按熄了只烧了一半的香烟，律子起身穿好衣服准备又一天平凡的工作，如同往常一样……

-X-X-X-X-X-X-X-X

-X-X-X-X-X-X-X-X

对寿夫来说，今天又是漫长的一天。那群经常在学校后门游荡的孩子又踢碎了一扇窗户。他们当然不会承认，并且事发时也没有别人在场，但他坚信罪魁祸首就是他们。他们周身都散发着恼人的气息。那么又是谁将修复的工作完成得如此圆满？当然是他本人了。

他那狭小的单间公寓的门猝不及防地滑开了，但他反而松了一口气，他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稍事休息了。他真想好好冲个澡，晚上再去看场好电影。

然而，当他按下电灯开关的一刹那，他发现他一天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屋里的一切仍淹没黑暗之中。

“哦，太好了，那个灯泡也烧坏了吗？”想到自己还不能休息，他气愤地自言自语道。他心不在焉地拨弄了几次开关，以便更好地了解情况。

“不，是保险丝断了。”

寿夫不由得一愣。当他循着从阴影中传来的声音缓缓转过身去后，一阵寒意沿着他的脊椎传至全身。

他只能看到那个人的剪影，那人慵懒地躺在扶手椅上，脚架在客厅的桌子上，只在手中点燃的烟头发出的刺眼红光中露出胡子拉碴的下巴和苦笑的表情。

一股他极力压制但在过去 15 年里一直如影随形的恐惧，正在猛烈地袭击着他。“你……你是谁？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听说你曾经参加过对葛城研究小组的幸存者的搜寻。”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门卫。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日本。”

“哦？” 尽管眼前一片漆黑，但寿夫知道那个男人在笑。“真不可思议啊，一条老实的看门狗(a simple janitor)竟然知道在日本境外进行的高度机密的实验。”

寿夫感觉身体里的寒冰在进一步地蔓延。“这……这只是你一厢情愿。我真的不……”

“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啊，山木先生。”陌生人打断了他。“为了找到你着实费了我一番功夫(You made it quite a challenge for me to find you.)。你换了两次身份，搬了八次家——大阪的天气怎么样？”

久尾艰难地吞咽了一下。继续撒谎对他毫无益处——毕竟，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听到了一些传言，你知道吗？有人发现了一些数据和文件，但他没有转交给他的上级，”陌生人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听着！” 寿夫歇斯底里地咆哮道。天哪，他还不想死。他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留在发现它们的浮冰上呢？它们本来可以随波逐流，最后沉入海底，再也不会会有任何人知道。“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已经是跟这些事情没关系的人了。我——”

“别紧张，山木。我不是来杀你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我想要的只是这些东西。”

【以上为整理者翻译】

“是啊，没错，” 寿夫讽刺地回应，压根就不相信一个字。“一旦你拿到想要的，我就会被——”

陌生人头往后一仰夸张地叹了口气。“如果你想让我掏枪顶着你鼻子问你要，你就直说。确

实，我没法让你相信我。但放心，我不为他们办事；甚至可以说相反。据我所知，你隐藏得很漂亮。事实上，他们很可能根本没怀疑过这东西在第二次冲击中就丢失了。”

“可……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东西了，”看门人试图解释。“说真的，当我意识到这东西会把我卷入什么之后，我很高兴能摆脱它。”

“你把它销毁了？”陌生人声音严肃起来，让寿夫担心他刚刚回答了一个错误的回答。

“没”他试图赶紧澄清自己。“大概两年前，有另外一个人要这个。他告诉我应该藏起来。我把我的全给他了。我没有做任何备份。”

烟从一边嘴角换到另一边。陌生人似乎在思考着刚刚听到的消息，想着该不该相信他。短暂的沉默之后，阴影吞没了最后一缕青烟，小小的光亮消失在桌上的烟灰缸里。

“你不会碰巧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吧？”

-X-X-X-X-X-X-X-X

-X-X-X-X-X-X-X-X

自从那次谈话过后，美里总是试着多陪陪明日香。尽管因为工作还有学校的课程安排并没有那么多时间，但至少每周会有一次“女性时间”，在那天她们会去购物，吃午饭或者只是在咖啡店坐着。美里一开始不清楚这对于一个悲伤的母亲来说合不合适，而且明日香的确对这主意有些犹豫不定。但惊奇的是，明日香很快就开始跟美里一样的享受这特别的一天。

美里她已然忘记了自己有多想和一个朋友出去逛逛。律子除了谈话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她的大多数衣服都是直接网购来的。最近这情况变得更糟了。美里甚至都不记得上次律子从地底都市出来是什么时候了。最终美里也习以为常，只当她真的需要买东西的时候才出来逛街。

“朋友”——用这个词用来形容她现在怎么看待明日香是再好不过了。不是“监护对象”，不是“女儿代替品”，甚至也不是“妹妹”，只是作为女性平等相处。这也能更容易看透明日香的少女心思。

“嘿！明日香，”美里呼唤着，同时看着那些打折的内裤。她笑嘻嘻地拿了一条男士内裤“这个给真嗣怎么样？”

明日香满脸黑线“不，谢了，”她苦笑道，不相信地摇着头“他曾经也是用这个试着给我惊喜。就像我那么爱他一样……额，倒不如说当你忍不住想笑的时候，这对情绪没有任何帮助。”美里时常怀念她经常调戏成功的那段日子，这一次她也忍不住对明日香的故事窃笑起来“就那么糟糕？”

“噢，是的。即使是以前也比现在的他要好得多。”

美里笑了。她已经听过不少有关他们在那个冲击后的世界里的故事了：好的，坏的，浪漫的，调皮的（仅跟这相关的），有趣的——当然还有那些关于小秋的故事。

不可否认，她确实想着能见一见这个小女孩：她想亲眼看看碓真嗣和惣流明日香的女儿长得什么样子。她自己尚且感受到了这种丧女之痛，很难想像她的父母会有多痛楚。

脚步突然停下，美里正疑惑着她的伴侣的举动，“明日香？”

红发室友没有答话，顺着她的眼光看去，美里看到了那个蓝发女孩。

“葛成三佐”丽点头说道“第二适格者。”

“额，你好啊，丽！”美里回应道，“你在这做什么呢？”

“我来买新的袜子，”她平静的答道。顺着看下去，美里看到了右脚袜子上有个大洞，雪白的肌肤与黑色的棉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优等生，”明日香大步走向她，大声说道。她突然间行为上的转变很有些吓人。她看起来也不像往常那么糟糕了“再不给你自己买点衣物恐怕就要来不及了。”

然而丽依旧看起来如往常一样平静“学校提供的衣物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足够，足够，”明日香张牙舞爪嘲讽般地重复道。“这不是足不足够的问题。你需要别的衣物让你穿着更贴身，让别人知道你除了学习以及工作之外还有另一面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这能让你身心愉悦！”

美里轻轻地笑了。尽管明日香语气依旧不饶人，不过很明显她想帮助丽而不是贬低她。但是得到的答复很快又让明日香垂头丧气了。

“我没有理由渴求这种东西，”丽说道，就好像“身心愉悦”是一种奢侈似的，如此可望而不可及。她明显是想留下她俩自己一人走开，但她没能走远。就在她要与明日香擦肩而过的时候，红发女孩突然抓住她的手腕让她停下。

“不，你有理由，”明日香用少见的严肃语气告诉她。尽管很奇怪，丽似乎无法逃避与明日香的眼神交汇，也无法阻止让明日香抓着自己的胳膊。

要不是美里觉得有必要插手干预一下，她俩可能还会那样僵持更长时间。“额，丽？”她吸引了她俩的注意力“马上要吃午饭了。你来不来？”女孩似乎对这份邀请很惊讶，但并不消极的回应。美里趁机继续说：“我想这儿也应该有素食餐哦。”

丽明显的迟疑了一下。她有些犹豫又有点害羞的把视线转回到明日香身上，就好像等着明日香的点头确认——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惊喜在等着她。

她得到的答复是点头默许。

“我……”她停顿了一下，垂下了肩膀也垂下了头“很抱歉，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她快速地解释着，没花多少力气就把自己的胳膊挣脱出来然后加大步伐走开了。

“她至少该说句再见的，”美里有点失望地说着。她以为他们就要成功了。“那么，我们去买点吃的吧。还是说你想先去逛逛那家店？”

没有得到回复。美里看到明日香依旧看着丽远去的方向，脸上的失望显而易见。
“明日香？”美里又问了一遍，而红发女孩也听到了。

“嗯……”明日香喃喃的说着，强迫自己走动起来，“我来了……”

-X-X-X-X-X-X-X-X
-X-X-X-X-X-X-X-X

尽管出现了这么个小插曲，这一天毕竟还是充满欢乐的。几小时后两位女性回到公寓，大声谈笑着另一些跟真嗣想吸引明日香的举动有关的趣闻轶事，手提好几袋她们从各大商店血拼来的战利品满载而归。

回到家中，便听到了真嗣的声音。

“是的，田川女士，我知道这已经是我过去两周以来的第三次电话了，但是……”

“噢，不……”明日香听到后，先前的兴致荡然无存。

然而美里还没弄明白，真嗣的一通电话怎么就能让明日香一下变了个样。

“他还没死心，又来了。”明日香盯着眼前在客厅的男孩，接着说道。

“我知道……是的，我知道您说过一有进展您就会打电话的……”他们听着男孩继续说着。

“怎么，他在跟谁说话？”美里继续好奇的问道。

“在戈拉的一个孤儿院管理员。毕竟，叫真嗣弄一个寻人启事不现实……”

“不！不！拜托！”男孩的声音突然急促起来“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搅您！请别挂电话……我愿意付更多……”

明日香已经忍无可忍，大声吼道：“真嗣，别说了！别把钱交到那个贪婪鬼手里！”

“额，我……我得挂了，”真嗣直到现在才注意到她俩的存在，不得不羞怯地耳语道，“感谢您的配合。”

“你真的就那么确定她不在这儿么？”他沮丧地说道。

“我觉得现在她就跟我们在一起，但不是像那样，”明日香以同样低沉的声音答道，“你不觉得如果她会回到我们身边的话，她早就会在某处出现了啊？”

“我，我至少得试一试……”

令人不安的沉默蔓延开来，正变得越来越压抑。但是它没能得逞。

预示着第 16 使徒到来的警报声令三人都很惊讶，尤其是真嗣，他的脸上写满恐惧

“丽……”

-X-X-X-X-

-X-X-X-X-

日向“砰”的挂断电话“葛成三佐正赶往这里，预计几分钟后就会和第二第三适格者到达”他在指挥中心提高嗓音，“零号机已经在 32 号闸口待命！”

“没 EVA 他就没用了，”司令默默地说到“等二号机驾驶员准备完毕就令其出击！”

“长官，那初号机呢？”日向询问道“葛成少校她……”

“她无权干预，”司令坚定地打断了他的话“在我还未下达命令前，初号机继续封存。”

“是，长官”

“零号机，出击！”命令在话筒中重复“移动到狙击位置！”

-X-

丽透过掩体观察着使徒，架好阳电子枪。虽然不仅仅凭以往经验她就知道这种平静不是什么好兆头，不过这个双螺旋环状体似乎也只是悬停在地面上而已。

她的神经高度紧绷，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她从未感受过这等如临大敌的恐惧，这不安的情绪甚至让她希望使徒赶紧攻击，这样她就能克服这恐惧。

“丽，”葛成少校的声音从指挥中心传来，“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它的状态。”

葛成的到来意味着她的后援很快就到。但她还是不能安下心来。那种感觉已经接近她能承受的极限了。

“不，”她脱口而出，“来了。”

瞬间，螺旋环状物停止旋转，便形成一圈单线环状物并突然从某点断开，随后展开了攻击。使徒穿透零号机的 A.t 立场，零号机甚至都还来不及躲避就已经被它穿透。丽强忍着从零号机腹部传给她的巨大痛楚，用左手抓住使徒尝试还击。但即便几次零距离开火也未对使徒造成任何伤害。

更糟糕的是，使徒开始感染 EVA；当使徒把零号机放倒在地时，丽甚至都能感受到使徒在侵入机体。她扔掉步枪，挣扎着使出全力想把使徒扯出来，但即使用上了双手也不能阻止使徒的侵入。不仅是她的 EVA，连她自己也在逃避。

有东西在那里。

直觉告诉她，EVA 里有另一个未知的存在陪伴着她。

但她只看到了自己，但是……不对……这……这好似是她自身从未被注意过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与她合二为一了。

“你是谁？”丽向那个生物问道，即使她没看到他。光芒在她眼前绽放开来，一条白蛇摆动而出。“那就是你么？使徒？我们称之为使徒的生物？”

“使徒？”尽管他们之间只是眼神交汇，但丽发现它很清楚的用着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声音在交流。她的脑海中甚至可以看到，使徒与她有着一样的面庞。“有什么关系？我们很快就会合体了。我们就要合二为一了。”

“不，我就是我。我不想变成别的东西。”

“不想？我知道了……但是已经太迟了。”声音如此清晰，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这种痛苦……也不那么糟糕了，对吧？”

“痛苦？”丽疑惑了，但也几乎即刻意识到那通过他们的融合共享到的情感，“你是说……孤独？”

“没错，但是我不明白。你既然不想再有这种感受，为何你又要因为别的想法拒绝让自己解脱呢？”

“因为……害怕？”

在她能作出回答之前，她感到心念一阵悸动；一瞬间一种感觉让她再次体会到惊讶和渴望。“一个新来的出现了。她是一个天才的战士，对吗？那就是你对她的了解。”

丽强迫自己转头，从驾驶舱望去，看见那架红色的 EVA 离开了传送到地面的机架。“惣流？”
“别担心。我知道她会和我们作对。她自己也要马上就要和我们融为一体。”

“不。我不希望这样。”

“骗子。我看得出。我知道你心里的欲望；你想和别人在一起。别想抵赖。”

-X-

明日香在撤出电梯井后迅速在建筑后隐蔽起来，不急着立刻展开 A.t 立场吸引使徒的注意。隔着一定距离，稍稍远离城区的地方，她看到零号机在挣扎，而使徒也已经侵入零号机。

她不可能直接射击而不伤到零号机，但是如果她花时间瞄准目标，使徒一定会在她开火前发动袭击。此外，她也深知这种攻击对使徒没有任何效果，也只有依靠近战来解决了。

她小心翼翼地再次观察使徒，尝试找出不易被察觉的近身对策。但这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相比一台 EVA 来说，使徒周围只有低矮的树木。

“你需要增援么？”美里的声音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很明显美里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也许会有所帮助。”明日香点头应答

“来点烟幕怎么样？你觉得你可以透过烟幕攻击么？”

明日香只对着指令窗口的美里回以一丝笑颜。

美里点头明白了她的答复，继续解释着作战计划：“你右手方向的山头上有一座火箭发射台。我们会朝使徒方向发射一些烟雾弹，落在使徒周围 50 米范围内。很难说这能拖延使徒多长时间，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为你做的了。”

“那我们走着瞧吧，”明日香喃喃道，从肩部抽出了高振动粒子刀

“准备好了么？”

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使徒方位“是的。”

“烟雾弹发射倒数 5……4……3……2……1……发射！”

明日香延迟了一秒，听到烟雾弹喷射的第一声便动身跑了出去。一个个烟雾弹头喷射到地面，掀起泥土、石块和树木，产生的浓厚的烟雾墙阻隔了明日香和使徒的视线。明日香全力冲进烟雾中，握紧手中的粒子刀准备迎敌。但愿使徒看不到她，就如同她也看不到使徒一样。那条光之触手的突然袭击差点击中了她。

凭借长期的训练经验，她躲闪开来，翻滚到一旁又站起来，在一个相对安全点的距离迎击使徒；一切仅在几秒之内完成。但是她只专注于使徒那依旧缠绕在挣扎着的零号机的部分。

“该死！没想到这东西动作这么快！”她咒骂道，快速扫了一眼地面。但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林，她只能看到那四处乱窜的蛇形发光体，它的踪迹实在难以捉摸。

使徒突然像一束光束般直接从明日香眼前突袭过来，吓得明日香连连退了几步。她没有摔倒，但是这短暂的后退正是使徒冲向她所要的效果。危急关头，明日香避免了她的二号机像零号机那样遭受直接攻击，但是她的手臂却也挨了使徒的一记重击。

明日香惊叫着，更多是出于震惊而不是疼痛，她用手捂着使徒侵入的伤口。令她恐惧的是，她身上那和丽一样受感染后产生的纹理也在驾驶服上蔓延开来。但是最令她害怕的是在她脑海里不断闪现，愈发强烈的那些痛苦的情景。

“不……不要！”她咆哮着，抓着粒子刀，把粒子刀伸展到最长然后狠命地朝着蛇形使徒刺去，打算砍掉使徒那试图逃离她的机体的“头部”。但是受到伤害发出刺耳尖叫的使徒仅仅简单的

挣扎了一下就脱离了它不愿撒手的猎物，身上还插着粒子刀。

“该死！”尽管肩膀的疼痛减轻，脑海中的情景也消失了，明日香仍旧为丢了武器咒骂着。

使徒因疼痛不断扭动着，发出的刺耳的哀嚎让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它似乎因痛楚狂躁起来，不断拍打着地面，不断撞击着树木，好让插在它身上的粒子刀脱离自己的躯体，但是终究只是将树木砍倒或者连根拔起。

-x-

使徒的吼声淹没了另外一个人的惨叫。丽觉得刀就像是扎在自己的脚上。每当使徒想把刀弄出来，她都能感觉到锋利的钢片和刀刃的振动。

“就像是 EVA 一样，”她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和这个通过机械植入的方式控制的生物不同的是，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使徒本身把持着两者之间的联系。

“很疼，是不是？结束它！把刀弄出来！”

丽对使徒的提议挤出一个嘲弄的笑。“不。”

“你宁愿看着我受苦自己也难受吗？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已经没有什么你我之分！这是我们共同的痛！”

“如果我必须忍痛才能击败你的话，我愿意。”

“那你就和我一起死。”

“如果我别无选择……”丽因为刀在伤口上移动而抽搐着。

“你是个白痴！孤独的你认为自己是无关紧要的。但没有任何人是可以真正被取代的，就算是你。你其实明白这一点，对吧？所以她才害怕，”那个生物说道“如果你坚持要丢掉自己的小命，那随你便吧。我反正不会放弃的。要是你不想帮忙，那么就得更受更大的伤。”

丽惨叫着，用尽肺里的所有空气表达出爆炸性的剧痛。使徒撞击着地面，使得刀子在里面越来越深。它沿着一条街道甩着刀柄。火花和血肉飞溅。当刀终于掉到地面上时，丽感到自己的脚已经裂开到了脚趾。

使徒的“尾巴”看上去就是这样，裂成了两瓣，但很快又融合在了一起。

-x-

尽管成功地进行了反击，明日香又慢慢陷入绝境。使徒能够再生，但粒子刀造成的伤害比她预想的大得多。她甚至设法在翻滚闪躲时取回了她的武器。可是这条发光的蛇进攻时谨慎多了，一次又一次从各个角度靠近二号机时轻易地躲开刀锋。明日香都觉得它一下子可以从任

何地方冒出来。她尽力抵御着，不过防守从来就不是她的长处。

“该死，站住别动让我砍死你！”

-X-

“如果她一直这么忙于闪躲是没法准确命中的。单独一个人根本办不到。”美里分析着形势，同样焦虑不已“司令，我们需要……。”

“同意了，”她比预期的更快地得到了批准，“解除初号机的冻结，立即启动。最快速度出击！”

-X-

真嗣咬着牙，巴不得立刻飞到地表去，但传送过程还是耽搁了几秒钟。在他展开 A.t 立场的一瞬间，使徒猛地撇开了二号机，转而直面这个新出现的威胁。但是它似乎没有像真嗣希望的那样在两个可能的目标之间犹豫，它很奇怪地颤抖起来，而真嗣认为使徒这么做并不是出于恐惧。很快，他的预测应验了。

使徒的“尾部”分裂出两条触手，使徒也变得只有原来的一半那么长。而两条触手都跟原来一样粗细，看上去更像进行了自我复制而不是自我分裂。

“它怎么做到的？”

真嗣没时间多想使徒的特异能力。他的直觉把他从初始的震惊中拉回现实，他迅速躲过了奔袭而来的使徒触手。使徒穿透了他身后的电梯井建筑，但在掀起的尘土还未散去之前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狩猎。

-X-

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使徒同时攻击另两台 EVA。早在使徒要攻击惣流的时候，她已经是害怕的不得了了，现在……连他也……而使徒则显得更加势在必得。

“和他们融为一体”，她记起了使徒之前的话。“这就是……我的愿望……?能和他们在在一起？”她质问着自己，寻求那个以前不愿接受的事实。

她多么渴望摆脱伴随她整个人生的孤独，她多么渴望与别人交流，希望内心有人陪伴。但她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她的存在，因为她的目的，她最终只会伤害到他人而又反过来伤害到自己。因此她与别人疏远了，即使别人想接近她。那样最好不过了……或者她自己这么觉得。

但是现在她别无选择。使徒随着自己的意愿在行动。他们会把他们三人都合为一体……消磨他们的意志……然后……

引发三冲……

“不，”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人类——她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根本没认识。她只认识其中的少数，虽然并不全面。但是保护他们每一个人就是她的目的，即便那意味着……

“没用的，”使徒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考

“什么？”

“你打算让我们同归于尽。我早就已经看穿了。所以我早在你会给我这个惊喜之前就关闭了那个强制措施。

”

丽听到这些话，心仿佛掉进了冰窟窿一般。难道一切都完了？她再也没有力气去反抗。形势照此发展，碇和惣流落得和她一样的下场只是时间的问题，即便他们现在可以撤退。没了郎基奴斯枪，他们手头没有任何东西能消灭使徒，没有人能消灭它……

不……还有一种可能。这是个艰难的选择，一个蔑视她的存在的选择，但是现在看来，切断这种被禁锢被奴役的束缚总比助纣为虐要好。眼看着远处的真嗣危在旦夕，她只祈盼使徒能听到她的呼唤。

“亚当之徒。我愿敞开心胸接纳你，来吧。”

使徒听到了。

它听到了呼唤并且接纳了她。她自身不再听使唤，而她也早已知道了。使徒只需要夺取她的心智和灵魂。

使徒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回响，丽已经感觉到自己要撑不住了，“你不能那么做！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你试图保护的人类还是会受苦！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自食恶果！”

“如果这是禁例的话，我愿意承担。但这并不是亚当之真身，我敞开的也不是莉莉丝的心，而是身为绫波丽的心。这是我的礼物，以我个人的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即使我要为此献身……”

说着这些话，她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微笑着，拥抱着虚空带来的温暖。只要他好好的就可以。

-x-

“丽的同步率在攀升！75%！80！85！95！-要超出极限了！”

美里紧张地转过身，“是使徒要把她融合了吗？”

“不，这是，”玛雅迟疑了一下，回以美里一个诧异的面孔，“是零号机！”

-x-

机体装甲并未被摧毁，看起来更像是装甲内部透过看不见的孔洞溢出了蓝白混合的物质，形成一层新的表皮。毛发也随之从零号机头部生长出来，形成了和丽一样的发型。

原本只有一只眼的零号机也衍生出两只血色的人类眼球，空洞地看着这个世界。脸部下方裂开一个口子，露出了牙齿和舌头，随后构成了微笑着的嘴唇。

机体极其诡异的站起来，肩部护甲也随之脱落。这看起来就像是丽穿着零号机的护甲似的。

-X-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美里目瞪口呆。“这……这怎么可能？就连真嗣……他也只是在 LCL 里消失了而已，并没有……跟初号机融合啊。”

她把视线移开这恐怖的场景，冷静地向身边的玛雅询问着情况“她的同步率到 400%了吗？”

“不知道！”玛雅的回答中充满恐惧，看得出来，她对上次初号机暴走的事情仍然心有余悸。“数据波动非常剧烈！MAGI 无法读取数值！”

-X-

使徒的躯体如困兽犹斗般疯狂地甩动起来，徒劳地想挣脱这个“新生体”。“新生体”低头看着使徒，就好像刚刚意识到它在自己体内的存在一样。随后，“新生体”就如孩子般好奇地抓住了这个有趣的存在。

-X-

“零号机……啊……零号机自身产生了某种力场！”

“是 A.t 力场吗？”尽管知道这种现象不会让日向如此紧张，美里还是这么问了

“不！波图显示为反相波，数值显示为负值，”律子接过日向的话，“是反 A.t 力场……”

-X-

真嗣呆若木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甚至忘记了眨眼。使徒突然腾起爆发出惊恐的咆哮。一阵橘色的 LCL 之雨洒落在真嗣的初号机上，他还没看到使徒化作 LCL 前视线便已模糊。

“丽……”

仿佛听到了真嗣的召唤，新生体抬起头，注视着他。它仰起脖子，似乎想回想起真嗣的紫色初号机。然后，它迈着沉重的步伐摇摇晃晃地向前走。

-X-

“碇？”冬月用带着点颤抖的声音向坐在他旁边的人问道，“我们输了么？”

“不，”碓司令的回答言简意赅“这种融合爆发不出能引发三冲的力量。”

-X-

那个巨大的异种继续着它的步伐。丝毫不顾自己伸展过长的左臂。在重力的作用下，它最终摔落在地。

X-

“发生了什麼？”美里不解地看着这一幕。“是反 AT 力场对她也造成影响了吗？”

“不，”律子的声音仍然保持着科学家一贯的冷静，“她消耗掉了过多的能量，EVA 上的内部电池已经耗尽，但似乎她还无法依靠 S2 机关。它一直在消耗能量，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残余的能源能维持它了。”

“已确认！”玛雅赞同道，“她的核心正在变得不稳定。”

“那我们就这样等着这东西自行了断吗？”

听到青叶茂的话，一阵刺痛涌上美里心头，只在几分钟里丽就经历了这些；可她只是个 14 岁的女孩。美里虽然不像了解真嗣和明日香那样了解她，但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把她视为不可或缺的亲人，可是现在，丽被使徒侵蚀，变成外面那个巨大丑陋，行将就木的生物，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麻烦”。

律子的话又在伤口上补了一刀：“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当核心消耗完所有汲取的内部能源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她的手下意识地按在了胸前伤疤的位置。关于第二次冲击那梦魇般的记忆又在脑海中浮现。“‘那不是由使徒引发的’，”她想起了真嗣的话。“他原来是这个意思？他们失败了……？”

-X-

“我们…….我们已经输了…….”

巨怪似乎正向真嗣走来，他下意识地抬起了 EVA 的手臂。怪物带着一种扭曲的可怖的笑容凝视着他，它的脸在他眼前慢慢地融化。

“丽！”

他完全没有注意自己在向前靠近，直到二号机的手捏在初号机的肩膀上拉住了他。

“真嗣！真嗣，回来！”明日香的声音从耳边飘来，但他的意识已经被面前的生物占据，无法注意到身旁通讯器里的喧哗。

他们的手指就差几米就接触了。要是他能碰到她的手，握住，那么他就能拯救她。他不知道为什么，但坚信这样就够了。就算彼此无法言谈，就算现在已经太……迟了……

这个融合的怪物看着自己从肘部断裂的手，表情由微笑变成了惊恐。

驾驶舱里真嗣紧握的手颤抖着。他，什么也做不到，只能看着它投出一个充满着绝望和哀伤的眼神，它无声地恳求着他没法给予的帮助。

-x-

“核心已经到达临界点！爆炸不可避免了！”

-x-

“真嗣！”

白色的生物在痛苦中颤抖摇晃。刺耳的哭嚎在山谷回响。

“真嗣！”

尽管极力控制，他仍然无法把目光从这惨烈的生离死别中移开。“丽，不要……”

“该死，真嗣！”明日香继续咆哮着，但他无法作出回应。“我们为她已经做不了什么了！现在必须赶紧找地方掩蔽……！”

惨叫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淹没了明日香的声音。怪物破碎的核心产生的火焰在不到一秒内吞没了它巨大的身躯，焚毁了周围的树木，汽化了邻近的湖泊……接着这一切就波及到真嗣的 EVA，把他从明日香的视线里抹去了，此时她正竭力用自己的 AT 力场为身后的城市阻挡着爆炸的冲击，尽管在这样近的距离上，她小小的力场范围只是杯水车薪。

他已经一败涂地……

-x-x-x-x-x-x-x-x

-x-x-x-x-x-x-x-x

美里叹着气走进公寓，作战结束后已是身心俱疲。第三新东京市已经被大面积摧毁，很多地方被湖水淹没。市民们躲在掩体中，反而没有造成太大伤亡，但是现在 Nerv 不得不给无数无家可归的市民们一个交代。

真嗣和明日香应该已经到家了，美里为没能及时陪伴在他们身旁而感到一丝愧疚。毕竟，这次作战并不是真的零伤亡。

真嗣的状况尤其另她担心。如果逝去的是些你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更何况

现在逝去的是自己身边亲近的人。

因此她打算先去看看真嗣，却刚好和走出真嗣房间关上房门的明日香撞见了。

“他怎么样？”眼神交汇那一刻，美里当即问道。

明日香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但是明日香还是做出了回答，“很糟糕。我早知道就会这样，但是……”她叹了口气，手摩挲着手臂仿佛想从一丝寒意中获得一点温暖，“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他这样。”

美里苦笑了一下，“我想你真是越来越成熟了。我很惊讶你居然不会因为真嗣为了丽伤神成这样而嫉妒。”

“哦，即便了解到了丽的内心，我确实还是嫉妒了一会儿。但是我早就意识到，真嗣对丽的情感和对我的是不一样的。我没必要把丽视作是对我的威胁。”

“丽的内心？”

明日香闭上眼，“我想真嗣他，或者丽她自己能来解释这一切最好。”

“丽？！”美里更惊讶了。

明日香摇了摇头，苦笑道：“真嗣很失落因为他觉得自己没能救得了丽。但是我却觉得还有挽回的机会。”

“但……你真觉得丽会活下来？！”

“嗯，我非常肯定”明日香又苦笑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正常，“替我劝劝真嗣好么？我说了那么多话，口渴了。”

美里点点头，走向真嗣的房门，而明日香则走向了厨房。

“真嗣？我进来咯，”在进房间之前，美里想征求真嗣的同意。

她很疑惑为什么真嗣会选择呆在他的旧房间里，平常他都已经和明日香同居一室了。但是当走进房间，一切都明白了。这个狭小房间没有窗户，透不进自然光，只有单调的灯光，却更加重了真嗣压抑的情绪。

“嗨，美里，”他回应了美里，自己随意坐在床上，视线却依旧没有挪向美里这边。

“嘿，”美里回复他，尽管她先前安慰了同样压抑的明日香，她还是感觉这样的交谈对自己来说是个很棘手的事情。下达命令、质询、抱怨、开玩笑，这些她都很擅长，即便是认错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轮到由她来安慰人的时候，她往往就没话了。

“你不会是想要占我便宜吧？”

美里不是个经常会脸红的人。但是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被调戏的对象。不管真嗣这是有意为之还是别的什么，他把她吓到了。美里觉得自己的脸颊滚烫，但是随即恢复正常，“看情况吧，能来个拥抱么？”

真嗣还没来得及回答，美里就已经走向床边，在他身旁坐下，把真嗣搂在怀里。

“老实说，即便我思考良久，这也是我为了能让你好受一点全部能做的了。”她随后戏谑道，“不过刚才你说的话嘛……”

现在主动权又回归美里手上了“美，美里！”

然而这短暂的开心时刻转瞬即逝，很快气氛又被之前的事情掩盖。

“那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美里小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以前就看过丽死掉。那一次感觉很糟糕。刚才我没有叫明日香来帮助我而你..额，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人呆着更好。而且现在我更清楚，但是……”他抽噎了一下，愤懑地闭上双眼，“但是还是很不好受！我曾暗自发誓不会重蹈覆辙，我会保护她。但是……但是她还是死了！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面对她。”

“面对她？！真嗣……”美里紧锁眉头。难道他跟明日香一样疯了么？也许这就跟上次注定出现的事没有发生一样不可能。

“我知道美里小姐你很难理解，但是丽她还活着。”

“哦……哦，真嗣，我知道，只要我们记住她，她就活在我们心里。但是即便这样，你也不应该……”然而美里的话被一个她意想不到的情况打断了：真嗣对她的话发出一声窃笑。

“你不明白，美里。绫波丽还活着。她会带着比我和明日香还少的伤痕康复。”在真嗣说出这话时，他停止了窃笑，“但我还是没能保护她。”

“你-你什么意思？丽怎么可能幸存？就算她活下来了，为什么你这么介意你没能救得了她？是因为她伤得很重还是……？”

“不，就如我说的，她会安然无恙的。”

美里还是没懂真嗣的意思，“但是……”

“那已经不是她了，”真嗣喃喃道，“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丽了。”

“你是说，她失忆了？”

“不，不……”他哀叹了一下，“她……是个克隆体……”

美里惊讶地瞪大了双眼。尽管她预料到了很多，但怎么会？“一个……克隆体？”

“你明白了吗？绫波丽还活着。是个新生的绫波丽。一个我们熟知的绫波丽，但是也是我们……她……她已经死了。因为我没能保护她造成了她的死亡。”

美里浮想联翩，脑海中浮现无数一模一样的丽站在生产线上的情景，所有的丽都被植入相同的“原始设定”，一旦前任克隆体出现了“缺陷”，下一个克隆体就会替代她。这情景让美里不寒而栗。Nerv 究竟瞒着她干了多少事？她还不清楚加持怎么样了，但是也许她真的应该好好看看加持给的道别礼。

不过事情得一步一步来，“真嗣，你……你尽力了……”美里试图安慰他，但是话语被开门声打断。

“别跟他说这些，不然他真会觉得一切都完了，”明日香没好气地斥责道。

美里正想因为这鲁莽的举动把明日香斥责一顿，不想真嗣先开口了，“但是明日香……”

“没有但是！你亲口跟我说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不想看到丽，因为你不敢面对她！但是你完全就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还有多少留存的记忆！你只是想当然的以为她死了。”

明白了她的意思之后，美里为刚才的想法感到很羞愧。她又忘了她不是跟一个需要母性关怀和保护或是一个幼稚的小孩子在交流，而是两个成年人，她看到的是一位妻子不希望看到丈夫因为深陷自责之中而伤害到自己。

但美里还没发话，就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快起来啊，笨蛋真嗣！”明日香喝道，一把抓过真嗣的领口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时候到了。”

-X-X-X-X-X-X-X-X
-X-X-X-X-X-X-X-X

丽咳嗽了一声，苏醒过来，舌尖还残存着一丝 LCL 的铜臭味。她浑身乏力，甚至连张开双眼似乎都要花很大力气。当她终于睁开眼，她发现她只能用左眼看东西，即便右眼缠上绷带，她也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她的右臂好像也被缠上了绷带，用纱布挂在她的肩膀上。

她发现她已经呆在医务室里很久了。任何人看到这么明显的伤痕都会认为是药物作用减轻了疼痛，但是丽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想不起来了，因为她知道她不可能拥有那些记忆了，因为这一切没发生在她身上。

她已经是第三个了，但是……

“我还活着……”她自言自语道，沙哑的声音灼烧着她的喉咙。

她当然还活着。在她还没按照司令的剧本达到她的目的前，司令是不会让她死掉的。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次司令让她死掉？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替代的。但是这次的事却莫名地伤了她的心。司令在当初零号机测试出现异常的时候救了她，但是为什么这次没有？为什么司令让她被替代？

她突然迫切的想起身，逃避那一连串的想法。她忍着全身疼痛强迫自己从床上坐起来把身子转向床边，在她还没翻下床之前把腿也挪到床边。

当她的脚触地的时候，她感觉地板冷冰冰的。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花了一段时间平衡身子，然后迈出了第一步，然后是第二步，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出口。随后她握住门把手，打开了门。她走出病房的时候，眯眼瞧了瞧走廊对面墙上的逃生指示灯。她侧过头，内心产生了一种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好奇，甚至是渴求。

直觉告诉她这并不是真正的外部世界，只不过是个处于地底都市的人造建筑。但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了山峰，看到了树木……

“嘿！第一适格者！”

呼喊声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红发女孩和一个棕发男孩身上。她认识这两个人。他俩是她的同学，她的战友……还有很多别的事，尤其是那个男孩，她无法忘怀。

那个叫真嗣的男孩，没有与自己对视，他只是快速瞟了自己一眼。他似乎不太喜欢出现在这里看望自己。而他的同伴则刚好相反。他知道了吗？他看到了第二个自己的消亡吗？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对于自己存活的不确定性。

若不是真嗣被强行带到这里，他可能早就转身走掉了。但是这个叫明日香的女孩，把真嗣向前推了一下并轻轻说了一声“快点”。

“碇君，”丽点点头，先是跟真嗣，然后是明日香打了个招呼，“惣流。”

虽然丽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真嗣还是为她的话抖了一下。她打招呼有什么不对吗？真嗣的嘴一张一合，但是丽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明日香怀着期待的眼神看着他，但是看到真嗣没说出一句话，她自己最终走上前去，“嘿，第一适格者，是美里要我们来这儿看看你。”

“我还不舒服，”丽忍着身上越发持久的疼痛解释着她的状况，“我想坐一会儿。”

一边说着这话，丽一边找着走廊通道靠墙边最近的一排椅子坐下。真嗣和明日香看着丽坐在一排空椅子的中间，但是他俩并没打算一起坐下。

丽注意到明日香似乎在等着什么回应。她来回看了看两位战友，情绪变得有点不耐烦了，最终她用脚点了点地面。真嗣还是没有反应，或者说他没有注意到丽的举动，明日香用手肘推了推真嗣，向丽做了个手势。

“额……你……你怎么样，丽？”真嗣结结巴巴的开口了。

很显然这不是明日香期待的开场白。“你怎么回事？你觉得她现在会怎么样？”她小声斥责着他。

“但……我看着她，觉得她没……”

他们之间还在窃窃私语，也许不想让丽听到，但是即便没听太清楚他们说了什么，丽还是听到了他们的每句话。

“但是你不像我这么了解她啊！”

明日香嗔怒着叹了口气，“行！你就是这么矫情。你要是开不了口，我来！”

“明日香！”

然而真嗣来不及阻止明日香，明日香就已经转过身走近了丽。走到了丽身边，她蹲下来和丽的血色双眸对上。

“你最后记得的事是什么，丽？”明日香用一种丽以前从没听过的口吻问道，“在你醒来之前？”

内心在昏暗房间里的记忆显现出来，她感觉自己就犹如身处被 LCL 灌满的液体罐中，“我……”她避开明日香的视线，“无可奉告。”

上一个绫波丽的反常行为让她不安，于是她决定还是按照一贯的行为作答。明日香的声音变得比以前温柔多了，她的肢体语言也变了，不再是想把所有人隔绝开来，而是敞开心胸、没有敌意地包容别人。就连丽也相比过去更受人瞩目，也更个性化了。这当然没有让丽紧张，但是……不知为什么……她有了一种被关心的感觉……

“就是说你其实依旧记得直到昨天以前发生的所有事？你还记得我和真嗣？”

丽肯定地点了点头，但是还是不知道明日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还记得和我们一起共处的日子？对抗使徒的战斗？或者我们一起和美里去拉面馆的时候？我们秘密的郊游？那当初真嗣把你从插入栓救出来想看你微笑呢？以及我俩焦急等待真嗣从初号机里回来的事呢？”

所有的问题都让丽有点烦躁，但是每个问题都唤起她脑海里的种种，“是，是的。”

“那么告诉我，你还记得你对这些事的感受吗？”

“我……的感受……？”当这个问题又抛给她时，她的视线慌忙避开了明日香。

是的，是的，她想起来了，那些除了孤独之外的感受，那只有被人关心时才有的感受，那只有被人陪伴时才有的感受，那是亲情……友情……

起初，丽的左手开始不由自主的游走。但是当丽又重新面对她的同伴时，一丝微笑出现在丽的嘴角。

“感觉……很好……”丽重复着她过去的记忆，伸出去的手微微颤抖着。

“没错，”明日香握住丽的手，用她微微上扬的嘴角回应道，“没错，感觉确实很好。”

-X-X-X-X-

“明日香？”

“嗯????”

“谢谢你。”

明日香只是微微转过头来，不过这也足以让真嗣在明日香又把头转回去之前看到她挂在嘴角的微笑。“怎么？是不是想说‘哦！你说的真对！哦！伟大的明日香！集睿智与美貌于一体的众神之神……’”

真嗣打断了她的话，快步走上前跟上她，贴着她的耳边说道：“等我们回家我们会好好期待的，好吗？”

明日香没有回答，不过在她又向前走了几步之前，真嗣还是看到了明日香那开心的笑。

然而，尽管他很高兴自己对丽完全误解了，明日香用来证明他错误的方式也令他印象深刻，“我想……你跟她交流的方式……就好像和你交谈的……”他停顿了一下，迟疑了一会儿，“……是一个孩子。”

明日香很清楚真嗣想说什么，但是她并未受此影响——至少表面上没有。

“嗯，我想，就那方面而言，她确实是个孩子。”她温柔的说，“怎么了？”

真嗣摇摇头，“没什么，我觉得不管处在什么年龄段，能看到有人愿意帮助你、引导你是很好的事情。只不过……”他闭上双眼，想说出最后一句话，但是最终只变成了窃窃私语，“……这让我想起……”

“嗯……我也是……”明日香回答道。即使真嗣看不到她的脸颊，她近乎崩溃的声音也说明了一切，“你知道吗？”只当明日香转身，即便她眼角湿润还是带着微笑的时候，确实让真嗣诧异不少，“即使那一刻很短暂——但在那一刻能重新做回母亲真是太好了。”

-X-X-X-X-X-X-X-X

-X-X-X-X-X-X-X-X

这双眼第一次有了视觉，这只鼻子第一次有了嗅觉，她的耳朵第一次听到来自隔壁的动静……而如今这里也是她早在几个月以前就熟悉的境地。身体上感觉不出任何异动，她每天都会回来这里，而现在却躁动不安起来。

当第一个自己死去的时候，第二个自己还太小，以至于她还不明白当她自己再次从一番深度沉睡醒来之后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她还没意识到她是储存了由第一个自己保留的记忆的另一个存在。

多亏了碇君和惣流，她也还记得前任的丽保留的情感。但这些情感真的属于她么？拥有这些情感的感觉很好，但这还是创造了这些情感的她么？她拥有相同的灵魂，但这还是构成这灵

魂，也让这灵魂被与她互动的生物构筑的她么？

她已经和真嗣以及明日香成为了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并不是对于她而只是对于她的前任很了解的话，她自己还有资格跟他们做朋友吗？她是不是一个偷取了前任自己的灵魂、躯体、记忆和情感的存在呢？真嗣和明日香似乎知道这些，但他们又似乎并不介意。他们是不明白吗？是他们不承认这个事实？还是说她毕竟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绫波丽？她能不能不作为一个替代品，而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身存在呢？

如果她拥有了前任自己的灵魂、记忆、情感，她会跟前任变得一样么？

丽很疑惑，
也很厌恶这种感受。

-X-X-X-X-X-X-X-X
-X-X-X-X-X-X-X-X

“是的，赤木博士。我知道了。”

真嗣挂断电话的同时，明日香从榻榻米上坐了起来——电话打来之前两人还在缠绵。“这么说时候到了？”

真嗣叹了口气，点点头：“是的，我准备好了就马上去，”他平静地说。“你真的不一起去吗？”

她带着轻柔的笑摇摇头：“除非你想要我一起去，”她回答道，“那些东西不是我需要，或者说应该看的。”

“好吧。”真嗣点头，“我只希望美里能准时到那——她对我们的计划可不太高兴。”

“这也难怪，对吧？毕竟，她一直都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X-X-X-X-X-X

司令即刻要求把律子和丽带过来，她以及真嗣有必要解释一下整个事件中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但是现在他只留下了两个主要嫌疑人，让美里驾车把她的监护对象带回公寓。美里依然心有余悸，尽管真嗣和明日香已经预先告知了她一切，但是亲眼看到那么多相同的克隆体对她来说仍是个不小的震撼，以至于她差点忘了他们的计划，也许是她自己不愿接受律子会这么做的事实。作为少校，作为行动指挥，更作为朋友，她总觉得律子隐瞒的秘密比自己想的还多。然后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那些阴森的画面还仿佛才看到似的。

想到真嗣已经两次见证了这件事……

“很抱歉，我应该可以阻止丽的，可……当时丽的举动太让我意外了。”

“没……没关系的，”真嗣小声说道，在他们离开了中央教条区后他第一次这么说，“这是她的决定。”

“你感觉还好吗？”

“这当然……看到‘她’那样消亡很不好受，不过也许……也许我还没明白，即便她自己不把她们当人看，那我想我即便无权干涉也应该阻止她——毕竟我不明白，我甚至都没想到会有这种可能，她竟会让她们……让她自己得到解脱……我想我做这些事是为了她，但我更觉得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

“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是的，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该做的事情不代表对任何其他人都值得。”他仿佛想到了什么事情，苦笑道，“毕竟……真相总是数不胜数。”

随后真嗣陷入了沉默，只是看向窗外。不过当美里以为他在等待自己开口时，他又说道：“只是我在想……如果我在其他事情上想错了呢？”

-X-X-X-X-

碓司令笑不出来，虚拟系统被破坏可不是什么小事，在这种关键时刻出了这种差错，这可不是他担待的起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知道律子是不会回答的，至少现在不会，但是站在自己办公室另一边的她露出的那抹挑衅般的微笑说明了一切。她想让他倍受打击，而她做到了。他知道自己遭人憎恨，被人背叛，但就算他预料到了这些也丝毫没有减轻内心的痛苦。

不过这不要紧，他的剧本还没被破坏到那么严重，况且他也不再需要一个替代品了。然而，他还是需要了解，他不确定她为什么不回答的原因。冬月也许不会太在意他们之间的事被揭发，丽也不关心这个。目前看来他还不至于像律子那样身败名裂。

然而他是个有耐心的人，就凭背叛这一条罪名足够他把律子打入大牢了。他会把她关在一个阴暗房间里让她度过余生，除非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濒临绝望然后告诉他他想要的一切。“赤木博士只是按照我说的准备好了设备，是我想毁了虚拟系统。”

房间里所有人都被丽的话所震惊，但是碓源渡是最为震惊的一个。没人注意到他说话的字里行间透出的口气里也包含着惊讶，“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已经没用了，零号机已经没了，初号机也不再接纳我。一切都跟二号机很类似。因此，不光虚拟插入栓已经没用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已经几乎没有参加战斗的机会了，所以这个躯体是相当安全的。”

尽管这谎言显而易见，丽还是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就算是这样……”源度强作冷静，“……也不该由你了结这一切。”

然而丽却并没有要道歉的意思。

“律子，”他转向那个不再冷笑的金发女人，“我不能再让你担任 E 计划的主管。我知道吊销你的个人代码和通行证没有什么用，但是你也记住，我不会再容忍关键时刻又掉了链子。”他继续说道：“下一回可没有人会再护着你了。”而这话更像是对所有的人说的。

“你下去吧，”他松了一口气。他没想到自己对于律子的背叛仅仅给出这样宽容的惩罚，但是对于丽庇护律子的行为他又能怎么办呢？律子点头并无语地离开的时候，她看起来也对能如此轻易逃过一劫感到同样诧异。但是源度几乎没有注意到律子，他的双眼紧紧锁定在蓝发红瞳的少女那里。她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原因让她毁了虚拟系统？他该拿她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让他一度迷失。

冬月最终开口打破了这沉默，“那话也是对你说的，驾驶员绫波。”

丽点点头，准备离开。

“丽，”然而当丽走到门边时，源度阻止了她，而她只是微微转过头来。

“你真让我失望。”

这话不是在提问，所以她也没必要回复。但即使这话让她有所触动，她也没有表现出来。唯一能体现出她有所触动的现象只有短暂的停顿，随后她打开门离开了。

门关上，冬月露出只有自己能独享的风趣的笑，“她很聪明，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定了现在你不得不好好照顾她。”

“我完全可以把她关入牢房了事的。”

“我比较惊讶你反而没有这么做。换做他人，这恐怕是最宽容的惩罚了。”冬月又浅浅笑了一下，“其他家长估计早就会把他们叛逆的孩子关在家里了。”

“其他‘家长’不需要和他们的孩子互动，目前她对指挥官的命令还不那么抵触。但我如果现在就把她关起来，只会让她积累对我的怨恨，那么也许某天她就不会那么听话了，这可不是我愿意冒险的。”

源度知道这老头觉得自己有点恶心，他很不擅长利用别人。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有坏处，那就是必须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

但幸运的是，冬月很好地掩盖了自己对源度的决定表现出的不满，相反，他把话题转移到了另一个问题上。

“他们看起来在她复活之后已经和她接触过了，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也影响到了她？”

-X-X-X-X-

律子在离开了司令部后脑子里仍旧是一头雾水，她还没能弄明白刚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早就想过自己会坐牢，甚至可能在她进牢房那一刻就意味着死亡，但是现在……她却得救了……

她深吸一口气，一个月以来的积劳成疾压垮了她，现在全都烟消云散了。不需要再隐瞒什么秘密了，不需要再承担什么的如坐针毡的责任了，不需要再渴求不可及的爱情了……

她沉思着，丝毫没注意到身边的门打开了。

“丽！”律子近乎本能地叫出声来，这也让丽停下了脚步，想听听律子想说什么，如果这确实如她所想的话。

喉咙藏着一声“谢谢”，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律子都不确定丽会不会对道谢的话有所反应。从律子嘴里说出的话反而成了“为什么？”

“我想……你在这儿还有用，”就是如此冷静的答复。丽缓缓转过身，双眼和律子的双眼对视着继续说道：“你不可替代，赤木博士，你不应该虚度你的人生。”

这话让律子着实震惊不小，不是出于疑惑或是愤怒，而是因为她以为这话她今后都不会再听到了。律子苦笑着，“你在刚才居然会……我从没想过你还会那一手。”

丽眯了眯眼睛，“你是说撒谎？”

律子摇摇头，“我是说你会帮助像我这样的人而敢和他那样的人顶嘴。”

蓝发女孩对她的话似乎很惊讶，就好像她才知道刚刚自己干了什么。短暂考虑过后，她转身离开，“是我自己，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主。”

律子还没来得及回话，丽就离开了，但是即使律子想要弄清，她自己也因为那番话给搞糊涂了，不禁露出一丝不明所以的笑。

那个男人也许已经选择了丽而不是她，不过那不意味着丽也选择了他。不知怎么的，这种想法比律子曾经的想法更让律子觉得有趣，因为，到了最后，那个男人就会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然后律子就可以看看他是何种表情了。

-X-X-X-X-X-X-X-X

-X-X-X-X-X-X-X-X

“噢，天哪，”池田升平喃喃着，看到运输车队到来，他迈出沉重的步伐，“噢，天哪，噢，天哪。”

“放松点，”他身旁的扎着马尾辫的男人笑嘻嘻地说。这全是他的错，“看来你真的需要好好休

点。

我也希望我没有给 R/S 的粉丝们一个错误的期望(他们中有人在读这个故事吗?)就我个人而言,我毫不怀疑他们之间存在爱意;我甚至认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在睁眼说瞎话。但在真正需要爱的时候,我从不认为丽需要一个实打实的爱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把她和真嗣(或者其他任何人)安排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也不是那种经常出现的“兄弟向/姐妹向”的粉丝。是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遥远的关系,它是一个较浪漫的爱情稍显逊色的廉价替代——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友谊要比它低这么多。

【作者随笔】

- 这个湖的正确英文名字是“Ashi”,“noko”已经有了“湖”的意思(然而我并不是日本专家)。但在我查过的每一个 NGE 版本中,它们都被翻译成“Ashinoko lake”,所以我沿用了这个说法。(其实我以前曾经把它写作“Ashino Lake”,但我可能会在重写前几章的时候把它修正过来)

ed: 因为关于这个名称我收到的反馈比这一章中其他地方都多,所以我还是把它改成了正确的“Ashi”。现在满意了吗?: P

-我真的很想安排三号丽回到她的公寓拿起源渡眼镜的场景,但它现在并不合适(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它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出现。

-长久以来,我想填补的最大的一处剧情空白(按时间顺序)就是律子的电话到那些克隆体出场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到底会为之补充多少内容,但我的懒惰让我最终决定“基本什么都不写”,毕竟考虑到部分剧情较原版没有较大的变化,我想这也能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

-我不确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律子的动机。说实话,我一直不太明白她为什么要向真嗣展示那些(当然,除了想让他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的目的是)。

-我注意到在真嗣去医院探望丽的场景中,她的着装突然随着画面的切换从医院的长袍变成了校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GAINAX 的失误(这一切都是真嗣自我意识对外在事物的表现吗?是吧…)或者其实是她先回到自己的房间,真嗣在外面等了很久,她换完衣服,回到椅子上,直到最后他说了那句“很高兴你还活着,谢谢你救了我。”当然,这种事真嗣确实做得出来(注:此处原文“wouldn't be too un-Shinji like”),但我还是决定不管它。

-需要指出,我故事里一个时间上的“错误”是,从美里试图安慰真嗣到 NERV/医院打电话告诉他丽还活着之间的时段。在动画中,如果不是几天的话,它看上去就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也是结束前面情节的一个好办法——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消息”不可能只是某人打错了电话……

-感谢 LD(希望改动是足够的,即使它不像你建议的那么大;)), Eric Blair, Tarage 和 William T. Martin 的预读

-在下一章发布之前,我将对第 1 章做一些修改(同时对第 2-6 或第 7 章进行较小的修改

(对它们基本只进行一些小更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下一章内容有些奇怪，那么你可以重新读一遍第一章。；)

【以上作者的话和随笔由整理者翻译】



16th Teaser(?)

作者说明：

好吧，最后这张照片不是那么引人入胜。这是这一章的内容。我尝试了一种新的轮廓画风，但我想我还需要进一步的训练。是的，窗帘画得很糟糕。

第十章：轮回

-X-X-X-X-X-X-X-X

-X-X-X-X-X-X-X-X

“醒醒！醒醒！”

这绝对不是叫醒他的最好的方式，一个早安吻要比被摇醒+被吵醒要好得多。

“快起来!!!

”

“明日香？”真嗣嘟囔着，挣扎着睁开双眼“还早着呢……”

“告诉我……告诉我你记得的！”明日香近乎狂乱的言语着，“告诉我这不是在做梦！”

“冷静点，”真嗣抱怨着，试图驱走他还未散去的睡意，“你……你在说什么呢？”

真嗣的双眼最终适应了昏暗的灯光——倘若他更清醒一些，他会奇怪灯光不应该顺着一扇位置不对的房门从另一个奇怪的方向传来。

明日香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话却哽在喉里。随后真嗣才意识到，明日香浑身颤抖着，她抓着自己衣服的同样颤抖着的那双手显得很无力。

“明日香，怎……？”

真嗣没把话说完，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时，睡意全无。

明日香的头发，她那柔顺的长发。

还不止这些，在昏暗中，真嗣看到明日香的脸庞看起来更圆滑更粉嫩了，脸颊没什么变化，她的身材更娇小苗条了，她双臂上那因为在花园以及机器旁的艰苦工作而产生的肌肉看起来也不见了。

明日香变年轻了。

她看起来跟他俩初次见面时没什么两样。

真嗣的大脑飞速运转着，试图去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想不出任何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即刻跳下床，差点撞飞一旁的明日香，难以置信地扫视一周，这是个狭小但整洁的房间。他可以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大提琴的形状，可以看到床边桌上放着的类似 S-DAT 播放器的轮廓。

这不是他们家的卧室，而是真嗣过去在美里公寓中住的房间——但是房间丝毫没有破坏的

痕迹，甚至是一尘不染。

但是周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就连他的躯体也一样，感觉上就像本应循序渐进发生的变化在转瞬之间就出现了。他还不至于会有像他父亲那样的长相，但是摸摸自己的脸，真嗣也只感觉到自己有着同样嫩滑的脸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转过身，看着蜷缩着坐在他床上的人——这还是与他长相厮守的爱妻嘛？

“这怎么……？”

“真嗣？”明日香仅以一丝耳语打断了真嗣的疑问，“她……小秋在哪儿？”

真嗣还托着脸颊的手颓然滑下，明日香的话语点醒了他。

-X-X-X-X

【这一定是场梦，一定是场非常非常糟糕的梦。】

这是真嗣唯一能想到的合理的解释，过去的岁月飘渺如烟，以致于他们觉得眼前的一切太过真实。

事实却是如此。

“这怎么可能……？”真嗣暗暗地问自己，得到的仍旧是相同的答案。

他俩的确是在美里的公寓里，但是跟上次他们来到这儿时看到的相比，没有了任何毁坏的痕迹。不仅仅是这里，就连卧室窗外，头顶上那作为天井都市的第三新东京市也完好无损。

甚至单是看着镜中 14 岁的自己就已经够吃惊的了。

一定有原因能解释他们怎么能一觉醒来就来到了市区的另一边，一切都魔幻般的重塑了，这让人难以置信，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解释是存在的（虽然不太符合逻辑）。或许他们度过了不仅仅只是一个晚上，或许这不是真正的第三新东京市，而只是一个类似第三新东京市的城市。

但是只有他俩都变年轻了这一点上是不可能的。

真嗣转移视线，环顾四周。明日香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把她的脸埋在手心里，没有哭，至少真嗣看不出来，但是很明显明日香全因这一个问题而一蹶不振。

“小秋在哪儿？”

她的这个疑问无疑是重中之重。如果他们被未知的轮回、使徒、生物或是别的什么卷入了时空换位，那小秋也会出现在某处的。她会孤身一人，也许身处险境，而身为父母的他俩却无能为力。但即便那样可怕的想法也好过……

第二个冰箱的开门声吸引了真嗣和明日香的注意，一只企鹅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在他走向浴室之前看了他俩一眼。

“片片？”眼前的企鹅令真嗣难以置信，“如果他在这，那么……”
他禁不住战栗起来，如果一切真的是时光倒流了，那就意味着……

不，不！他无法接受这一切，也听不进即便明日香自己也不愿相信的可能，一定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的。

“也，也许又来了一个使徒，他在用某种方法扰乱我们的思维”最终真嗣开了口，打破了沉寂。

“不，”明日香静静地说道，她浑身微微地颤抖，“那种感觉……不一样……”

真嗣也否认了自己的观点，转而因为这件事让明日香想起当初那悲惨的经历而愧疚。（译者注：指鸟天使那一次。）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是使徒或是 Nerv 干的好事——把他们的思想老化了，以致于他们在三冲过后的生活还有随后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比梦境更真实，但是真嗣知道这种可能性，别说明日香，连他自己也很难接受。

“也就是说你真的觉得……”真嗣思索着，“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经历了时光倒流，我们现在处在这个躯体里不是比处在——额，我们原来的躯体里要好得多吗？”

“我怎么知道？”明日香打断了他，“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怎，怎么一大早就开始吵架啊？”美里疲惫的嘟哝着，从她的房间经过他们身边走向冰箱……

美里……从他们身边经过……

“美，美里……”真嗣难以置信，这个为了救他已经死去多年的女人现在就活生生的站在自己面前，笑嘻嘻地取出一听啤酒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这不现实的景象曾一度被遗忘，美里的出现却是事实，这让真嗣心乱如麻。

真嗣紧盯着他过去的监护人，迟疑地慢慢走向她，生怕美里会再度消失，随后的拥抱令三佐惊讶不已。

“嘿，嘿，你也早啊，”美里戏谑地说着，打破了真嗣的幻想。

现实又再次将真嗣惊醒，他缓步退后，“额……对不起……”他喃喃地说道，“我只是……”

“你没事吧？”

真嗣眨眨眼，惊讶地看着美里。

美里对着他笑了一下，随后找了个椅子坐下，“嘛，你通常都会因为这种事脸红的，”她解释道，“觉得今天自己变爷们了？”

真嗣的肩膀垂下，他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不过很明显美里没搞明白他和明日香所处的困境也没搞清楚状况。

“不，”真嗣摇头，“没那么觉得。”

瞟一眼明日香就足以让他们两个达成临时的默契，在他俩还没弄清他们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不让他们的监护人察觉到任何的不对劲是上策。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美里发问了，好像想知道他俩在想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早餐？你们不都准备要上学了吗？”

上学？真嗣望向明日香，发现明日香也同样疑惑着。不，现在上学是不可能了，在还有很多事没弄明白之前，他俩是不可能——再次去上学的。

“我们？”美里重复道，眨着眼看了看他俩。

“额，我……唔……有人照顾她一下会更好些……她身旁得有人照看一下……而你又要去 Nerv……”

美里惊讶的表情瞬间转换为隐藏在啤酒罐后的一丝微笑。

“就是说你们想逃学？”美里调戏般地问道，“两人在家里呆上一整天？但愿你们准备好了哦！我们可不能用上一个出了‘意外’的适格者，对吧？”

没了往常应有的回应，美里的笑一下子也没了，她没想到自己的一句玩笑话竟让情况雪上加霜。

“嗯？没有反驳、诅咒、恐吓？看来明日香真的病了，”美里带着歉意说道。

然后美里心头猛然一震，脸上一热，害怕地望向明日香，“你……你不会是真的出了‘意外’吧？”明日香摩擦了下手掌，但是没能掩饰住她的颤抖以及她恐惧的眼神，“没有，”她几乎是从紧闭的牙缝中挤出这句话的。

美里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很明显对这不寻常的一幕还没搞明白。“那么……兴许是你们年纪轻轻却承受了太多在你们这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压力缘故吧，所以你们感觉有点不适也很正常，”她看着明日香沉下去的脸说道，“好吧，你们最近的成绩不那么差，放一天假也没什么。但是要是有人问起，你们至少也要沉住气。”美里向他们眨了下眼，然后看了看时钟。

随后是一声叹息，美里扶额，“也许我也该请个假，”她站起身，为即将到来的一整天繁重的工作苦恼着，“不过如果今天没看到我的报告，情报科那帮家伙一定会杀了我的。”

-x-x-x-x

他们没再跟美里多嘴一句，免得美里越发好奇怎么回事，但是美里走后，情况依然没有好转。真嗣默默地坐下，忍不住时不时看向桌子的另一头。和美里的见面仅仅是他混乱思维里的小插曲，还远不及他的胸口带来的痛楚。

但是沉默根本没用，只会让事情更糟糕，气氛越来越压抑，最终这让真嗣仿佛透不过气来。他想逃离这种气氛，但自知没有用。他必须在忍无可忍之前打破沉默，开口说话。

“那……那我们该怎么办？”

一开始真嗣只是以为明日香在思索，但是当看到他曾经活力四射的妻子现在萎靡不振，趴在桌上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他以为妻子没听到自己的发问。

“明日香，我们……？”

“我怎么知道？”

真嗣叹了口气。世界毁灭之后，甚至经历了那场灾难之后，明日香几乎迅速重振精神，带上她自己和真嗣，制定计划，处理一切必要事务，以抹平三冲带来的创伤。在她经历了与第15使徒那难以忘怀的种种之后，她依然是那么坚强。

但是现在……

现在真嗣只看见命运给明日香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后果就是彻底击垮了她的内心，也许更糟。她打断真嗣的话语那样无力，她愣愣的说出的每句话都透出着痛苦，这是真嗣最不想看到的一幕。他很想看到这样一蹶不振、轻言放弃的明日香。

她怎么能这样？她怎么就能当即认定，小秋已经……

“我……我们应当询问一下赤木博士，兴许她知道我们该怎么……回去或者……”真嗣停顿了一下，疲惫地叹口气，“……或者把小秋带到这儿来……”

明日香只对真嗣的想法回以一记苦笑，“时光旅行在现实里根本不可能，律子她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她能给予的帮助也就只……”

“可这还是有可能的啊，”真嗣反驳道，“我是说——我们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不是吗？”

“那你觉得这是怎么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明日香开始有些不耐烦，“他们要么会说我们疯了，要么对我们做各种试验把我们试死，那为什么又怎么会有人帮我们解释科学上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有某种可以超过光速的东西……”

“可……难道我们就这么放弃了？我，我是说，我们还是得告诉某些人啊！我们得尽力不让一切都重蹈覆辙！我们必须提醒所有人！”

“你听到你说的话了吗？”

“但我们必须做点……”

“这有什么用？！！！！”明日香的怒火终于发泄出来，“为什么我非得重新经历一遍这些事？！！为什么在世界夺走了我的一切之后，我还要尽我所能让这世界变得更好？！！凭什么这世界

自己可以再度轮回? !!!!! ”

真嗣很难相信他听到的话,“就是说……你早就放弃了?”他摇着头喃喃道,“要是小秋最终回到了我们身边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回家看看,或是出去走走,试着去找找她?”

“她不……”明日香从刚才的爆发中又沉沦起来,颓然坐回椅子上,摇着头,落下泪来,“我……我感觉不到她在这儿,她不在这儿。”

“明日香……”尽管很悲伤,真嗣还是松了口气。不过真嗣知道现在训斥明日香仅凭天生的母性就做出判断的做法毫无效果。

明日香颤抖着,完全崩溃了,“你……你真的以为我愿意就这么接受这一切吗?你以为我真的就能这么轻易放手吗?”她的泪开始一滴滴落在桌子上,每一滴泪都让真嗣心头一痛,“可……可是我想的越多,我就越觉得无望。”

不忍心再看下去,真嗣快速奔向明日香,把她搂在怀里。他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自负,为此感到很愧疚。明日香双臂也环住真嗣,把自己紧贴在他的胸膛上。真嗣感受着明日香的体温,心情也缓和下来。真嗣也把手环绕在明日香背后,感到明日香冷静下来,他明白明日香需要他,就如他也需要明日香一样。

“那美里呢?”真嗣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问起,“至少我们可以跟她说说吧。”

但真嗣还没表达完他的想法就被明日香打断,“美里她对我们的关照已经够多的了,”她喃喃地说,“她要是知道了我们在后面的战斗中会遭遇到什么,她也许就会试着让我们脱离 Nerv 或者至少把我们弄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到时候结局恐怕会更糟。”

-x-x-x-x

“疲劳,啊哈?”加持意味深长地笑了。“well,我要走了。明天可别又这么累哦。”挥手作别之后,这个带着拉碴胡子的男人关上门,离开了。

即便加持的话里真嗣没听出他所想的意思,真嗣还是感到困惑。

“谈了些什么?”明日香的话打断了真嗣的思索,他转向她。加持的拜访对明日香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只是影响了那么一小会儿。

“加持觉得我们俩都有点不像我们过去的自己。”

“过去的自己?”明日香喃喃地重复着,随后又陷入沉默,就那样呆立了好一段时间。

真嗣试着让自己动身去厨房,然而他只是做了一碗速溶汤。毕竟,真嗣坚信明日香会比自己更饥饿。当真嗣把汤碗端到明日香面前,明日香突然开口说话了,“她会恨我的,对吧?”“嗯?”真嗣没懂明日香的意思。

“我是说我过去的自己,她一定会痛恨我的转变的,痛恨我成家了还有……”她嘴唇颤抖着,强迫自己挤出话来,“……成为人母,痛恨我与你携手找到幸福。她——我——根本就不想那样,

最关注的事只有做最棒的自己，最棒的驾驶员，最棒的学生，所有方面都要出类拔萃，对我自己来说唯有最优异才适合自己，成家只会是个累赘。我只会关注自身，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管别人的事。”

“所以你转变了你的想法，这没什么不好的啊，”真嗣对她安慰道。

“但是某些方面，我还是背叛了‘她’，我背叛了她向往和厌恶的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恨我。因为我接纳了你，因为我允许我自己爱上了你，因为我爱我自己全新的人生，”她向真嗣苦笑了一下，而真嗣则轻柔地将手落在她的后背，“她甚至会恨我享受这种触摸，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再做回‘她’。”

“听起来你口中的‘她’比原本的‘她’更糟糕啊，”真嗣摇摇头，“人是会变的，明日香，尤其是在他们长大之后。这很正常啊，即便和过去的你自己相去甚远。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从新认识的人中增长见识，我们从积累的经验中不断完善。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恐惧或者未知的会造成改变的可能而只坚定不移地依赖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会因为这些疑问饱受困扰的。”

“那又怎样？”明日香以一种奇怪的口吻回复着，这让真嗣怀疑明日香是不是根本没听进他的话，至少这不是他想听到的回复。

真嗣闭上眼，回想他自己说的话，“她不会恨你的，如果她真恨你，她绝对不会首选变成你。我倒觉得‘他’会恨我，也许他会很惊奇日后他会变成这样，但更重要的是：我也不恨他。他很害怕，有太多自我质疑，不断逃避。然而我恨不了他，因为我完全明白他为什么会那样，但……明日香……”他把加持离开后产生的想法脱口而出，“你看，如果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察觉，甚至为了让他们不会怀疑到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得表现得像我们过去的自己。”真嗣小心翼翼地看着明日香，等待着她的反应，“你觉得呢？”

明日香没有回答，眼光转向地上。两人知道以目前的情况看来，要做回原来的自己意味着什么。对真嗣来说相对简单，对明日香来说要保持她原来火辣的个性却要难上千百倍，至少在还没发现他们唯一的孩子之前……

-x-x-x-x-x-x-x-x

-x-x-x-x-x-x-x-x

阳光穿透窗户，明日香则已经醒来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她还没有起身。

她不想转身感受她身旁的另一个人的温存，不想睁眼看看是否在她温馨家庭的卧室里，不想听听外面不该存在的声音，甚至根本就不想做任何事。

只要她这么做了，她就可以希冀着前一天的事不过是场噩梦罢了，或者发生的任何事都已经回归正轨；她期盼着回到那个世界，即便很孤独又与世隔绝，但是仅仅与她生命中最重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够充实的了。

但眼角流出的泪水证明她的希冀不过是空想。

-X-X-X-X

外面很吵。

这是真嗣在刚离开公寓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随后才注意到那湛蓝的天空。尽管预见到不会看见三冲留下的毁坏的痕迹，相比原来出奇的寂静，真嗣还是被眼前的一切震惊：数千台引擎发动的声音，汽车鸣笛的声音，建筑工地的声音——还有人群嘈杂的声音。

他们在去学校的路上还没遇到过这么多人，但是常年看惯了只有两个人的日子，从这么多人走过看起来还是件很梦幻的事。在经历了几年的与世隔绝之后，他俩仿佛从一座孤岛突然回到了都市，就好像内心是在没有人类的时候构筑起来的，而不是反过来由人类构筑了内心。

一切如此陌生而又熟悉，种种回忆都复苏过来，比如红灯亮起就停下脚步，过马路要避让车辆，或者去上学。

但虽然这些新奇的旧景象映入真嗣眼里，他还是对他们提不起任何兴趣。他的眼光时常落在身旁那个已经与他结为连理并身为人母的年轻女孩身上。真嗣不止一次想问明日香是否真的愿意这么做，但连他自己都说不准准备好了没有，他们不可能永远装下去，总有一天他们迟早得面对这一切。

当明日香的手与他的手摩挲着，手指之间交织着的时候，真嗣感到一丝安慰。明日香没说一句话，一直在直视前方，但真嗣还是明白了。他对她回以一记轻握她的手以示感谢，这样看起来怪怪的，但是他们直到离学校只剩一个街区的距离之前，一直都在这样默默地支持着对方。

至此真嗣就像他俩说好的那样稍稍走在前面一点。对明日香来说，不想被人看到她和真嗣在一起无可厚非，因此也就不存在他俩是否该并头走在一起的问题，剩下的只有些愚蠢的问题需要应付了。

当真嗣最终迈入 2-A 班教室，面对这么多熟悉的面孔时，他再次重拾了那般亲切的欢乐。人群中有三个人尤其显眼。

真嗣努力控制自己不会扑向他们，只是和他的两个最要好也是唯独的两个朋友像美里那样拥抱了一下。然而随后，第三个人走向真嗣的课桌。

“你们俩昨天去哪儿了？”桐木光班长一如既往严厉的质问道。

“嗯？！我们不是请假了吗？”真嗣疑惑道，尝试着继续伪装“明日香病了而且……”

肩后一记重击把真嗣往前推了一下，“没错，就是这样，”东治打断真嗣的话，自大的笑起来，“你从什么时候起在她不舒服的时候开始关照她了？别装了小真，老实交代：她怎么样？”

真嗣忍住自己想笑的冲动，他恨不得真的告诉东治“她”有多好，好把东治吓一大跳，但他知道除了自己和明日香，对任何人来说他还是那个他们过去熟知的害羞又天真的男孩，因而他

的回答很简短。

“啥？”

“噢，你小子想骗谁啊？！很难说我对你的选择很看好，但是我想在那种事面前而且对方身材又不错的情况下，性格什么的都是浮云吧，那么……哪部分感觉最爽啊？胸部，对吧？软塌塌的……”

“额……什……？”真嗣根本就不需要费很大劲去装脸红，虽然不是因为东治说的话的意思，而是因为东治流着口水继续描述着——至少还是真嗣想的个那样子——女性身体上不同部位的各种感觉。而那种白日做梦的表情在另一个愤怒的女孩引起了东治的注意之后瞬间变成一副惊恐状。

“铃原!!!!”光怒吼着警告，对着东治的耳朵就是一记“痛苦一揪”。

“噢噢噢噢!!!!!! 该死的班长，搞什么啊？！”东治发起了牢骚。

“你还没浇花呢！”

“又是我？噢噢噢!!!”为了不让东治继续做让自己感到不爽的蠢事，光随便找了个借口，在东治还没发现这借口的破绽之前就把东治拉走了。

“他总是不长记性，”剑介笑看着眼前的一幕，但比起东治的意淫，剑介更想亲耳听听真嗣的故事，“你们俩昨天到底去哪儿了？”

“我已经说了啊……”

“跟 Nerv 有关对吧？什么东西那么神秘兮兮，搞得你们还不能说。”

真嗣暗自叹口气，他很了解剑介，不用听剑介说完话就知道他又想知道秘密背后的真相。真嗣急切的想找一个借口脱身，然后他看到明日香站在门口，很明显她已经观察了好一段时间了。

“额……等下，我跟明日香还有事要说……”真嗣打发了他的死党，走向门口，背对着教室，深吸一口气。

“如何？”明日香看着教室目不转睛地说着。

“跟我想的差不多，但是还是……”他摇了摇头，轻轻地叹口气，“很奇怪，他们就跟认识的一样但还是……”

“他们太小了，”明日香点点头补充道。

“嘿！你们夫妻俩窃窃私语什么呢？”东治注意到真嗣和明日香亲密的距离，随即向他们大喊。“在说你是头蠢猪！”明日香恢复以往的个性，对着东治大吼，但是在真嗣看来明日香要这么做可不那么容易。

接着他注意到明日香突然轻微地颤抖了一下，顺着她的目光，真嗣也弄清了其中原因。

就是她，那个长久的谜：凭借他母亲残存的记忆造出的克隆体，近乎神一般的存在，有着能将地球上每个人类化为虚无的力量。经历了几年前那场浩劫，看到她最后变成了巨大的神体之后，现在看来已经不能把这个年仅 14 岁的少女再当成原来的凌波丽那样简单看待了。

看着丽从他俩身旁经过，走进教室，把书包挂在课桌旁的钩子上然后坐下，这感觉更是奇怪，甚至她把头靠手上然后视线由教室内转向窗外的举动也是，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的……平常。

诚然，丽总是戴着一圈神秘光环或者说，看你怎么觉得了，她身上总像有什么怪事似的，但是毋庸置疑，不得不说，即便她有些冷淡，样貌也很独特，她仍旧是个“正常”的人。情况急转直下，看起来真嗣的计划不会那么顺意了。

-X-X-X-X-X-X-X-X

-X-X-X-X-X-X-X-X

“想到我们又要穿上这身战斗服了，”真嗣低头穿起他那身蓝灰相间的战斗服笑了笑。

然而明日香提不起什么兴趣讨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背靠着把适格者送往 EVA 插入栓处的电梯的墙壁，并不是想无视真嗣，虽然看起来有点是这样——好像是有意而为之——她只是非常清楚真嗣想表达什么。

穿上这身紧贴她的肌肤的紧身衣，甚至比她再次穿上她原来校服的那时候感觉更糟糕。明日香过去常常穿着这身战斗服来高傲地彰显她的优越的适格者地位，而现在却只让她想起那段她本来很乐意忘却也可以忘却的岁月。按下按钮，战斗服收紧，身体和战斗服之间的空气被挤出，明日香感觉好似被囚禁了一般。

“明日香？”

“对不起，真嗣，我实在没心思说悄悄话。”明日香只得低声回答，不然真嗣会无休止的说下去。

“对不起……”真嗣明白该怎样顺着明日香的话转换语调，“我只是想着这样能获得一丝鼓舞。”“谁说我需要鼓舞了？”明日香沉着气回复着。

“嘿，我没说那只是针对你啊。我，我也很紧张的。毕竟，我真的从没……”

“紧张？！”明日香抢过话，离开电梯墙走向真嗣，指着闸门的方向，“我母亲在那里！只是当时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译者注：对战量产的时候），没那么多精力思考这些东西。现在我又突然要和她呆上好几个小时，我干嘛要抵触？就算我想抵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再次回避她。”

“可……为什么要回避她？”真嗣不解地问。

明日香恼火地叹口气，真嗣还没弄明白……“你觉得如果我们这次同步率测试成绩只过了一个晚上就人品大爆发般的比上次提高很多的话，他们不会察觉吗？”

“那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这就证明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了。”

“我们早就说过这问题了，相比时光旅行他们肯定愿意寻找一些更合理的解释……”当明日香的眼角瞥见身穿蓝白相间的战斗服的少女出现的时候，她立刻住嘴了。

倘若丽在走进电梯的时候已经听到他俩对话的大半部分，那她也不会表现出来的。当然，要是丽除了走进电梯在她通常的位置站定等待被传送之外还做了别的事情，也够让人惊讶的。

-X-X-X-X

“好吧，伙计们，过了这么段时间又有机会坐回插入栓了，啊？”美里的声音响彻指挥室。

明日香对这些话嗤之以鼻，确实是过了好一段时间，虽然美里说的只是距离他们上次迎击使徒过了两三周的时间——或者这就是那个互换插入栓的兼容性测试？这不是有一回弄过的吗？今天还要来？或者就是现在？她记不起来了，同步率测试进行过太多次了。

“别搞习惯了，”律子博士打断了明日香的思考，“我已经在新的 EVA 模拟体 (*Pribnow Box*) 里面为下周设定好了新一轮的测试，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快点完事就是啦，”明日香沉住气说着，随后觉得自己其实可以把这话说的更响亮点，但是她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

神经连接的突然建立让明日香不由得抓紧了操纵杆，以前明日香很适应这个过程，但这一回却把她震住了。她再次感受到这种震荡，手自觉地又抓紧了操纵杆。她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该想什么，该怎么样让这只巨兽顺从她的控制。但最重要的是，明日香可以感受得到她，那种温暖的存在环绕在明日香周围，让她沐浴在幸福的光环中。

“不！”明日香使劲摇摇头企图躲避这种她的内心其实期待已久的拥抱，“不，我不能，对不起……妈妈……”

紧闭着双眼不禁落下泪来，明日香强迫自己无视这让她感到异常舒服的感觉。

-X-X-X-X

“你是不是……？”

不用等真嗣说完，明日香就知道他想问什么。

他们单独离开了 Nerv，但是直到他们搭上最后一趟列车靠着坐在一起的时候，才打破沉默提起同步率测试期间发生的事情。

明日香点点头。

“我也感觉到她的存在了，”真嗣小声说了一句，随后又陷入沉默。

接着又是好一会儿的缄默不语，只剩下列车在铁轨上行进时发出的声响。

“至……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知怎么的——真的回到了过去。”

“你觉得一股强大到可以把一个世界这样细致入微地创造出来的力量不会创造出我们母亲的灵魂吗？”明日香仿佛在自问自答。

“老实说，我觉得不会。”

明日香抑制住要呜咽的冲动，她知道，她知道真嗣是对的，但这丝毫没有让她好受起来。她一开始很确信事已至此了，但仍旧怀着一线希望。然而现在，希望也破灭了。

面对一个实实在在的敌人他们是可出手解决的，但是时间是一个让明日香无可奈何的敌人。

一个敌人……？

“我们这次在 EVA 里进行同步率测试，是因为我们上次在 EVA 模拟体里遇到了突发事件，”明日香回想起来，“也就是说下一个使徒就是夜天使。”

“嗯，我知道，就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也许是两周。我查看了一下我们回到过去的日期。”

真嗣的话让明日香有点惊讶，“你还记得在这个时间段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当然，”真嗣答道，他对明日香不记得这段往事似乎也有点惊讶，“在十一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使徒就来了啊。”

“十一周年纪念日……？”明日香重复着真嗣的话，搜寻着过去的记忆，当她想起来时瞪大了眼睛，“你是说……？”

真嗣点点头，“是我母亲的忌日。”他苦笑了一下，“或者倒不如说是她被 EVA 吸收的日子。”

-X-X-X-X-X-X-X-X

-X-X-X-X-X-X-X-X

电梯里一片尴尬的静默，至少真嗣是这么觉着的。当然，真嗣每回都是话最少的，但他很清楚——只要他愿意——他现在是可以跟他人畅所欲言的。

他人，没错，而想与她交流却似乎一如既往的困难。

过去几天真嗣像是有意避开丽，而现在，同步率测试结束，在回家路上，他发觉自己与明日香和所有人都隔离开来，和丽一起被“困”在行进的电梯里，无法脱身。

真嗣知道这不好受。这几年他一直期盼着能和她说上几句话，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从她那里得到一些自己甚至想不到的问题的答案。

现在他却只是呆立在那里，看着丽站在电梯门前的背影，却开不了口。

他在怕什么呢？怕她会突然抱住自己然后化为 LCL？明显的不可能。或许害怕自己话太多她会告诉自己的父亲？不，他确信自己不会说漏嘴招致丽的怀疑。就算丽察觉到什么不对劲，也不是就意味着一切全完了。

可能的原因只是在真嗣看来丽已经不那么纯真了，他觉得他早在浩劫发生之后就已经习惯了，但是他没想过以后还要面对她——直到现在。他是个伪君子吗？真嗣知道自己仍旧需要和她谈话，支持她，帮助她，他仍旧想这么做，只不过问题是……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怕我吗？”

真嗣惊讶得差点跳起来，居然会是丽先开口，这让他震惊不小，甚至都忘了开口。丽继续说道：“你看起来……对我的存在……很焦虑。”

“什，什么？”真嗣还在纠结于自己的想法，结结巴巴地问道。她怎么知道的？她现在在这种形体下就有这种特异功能了吗？会不会是她知道……知道她自己也轮回了？那她应该可以告诉真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也就可以告诉他小秋在哪儿了。

“我觉得你在注视着我，但你过去一周以来一直没有和我打招呼，”丽给出了更为简单的理由，“而且当你我相处的时候你显得很紧张。”

真嗣难以置信地看着丽，他没想到自己被丽盯得这么紧。

丽慢慢转过头，看着真嗣，“自从那天你给我新的通行证后，你就像变样了个人。”

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那种热血少年了，但他仍旧对丽随口说出的话引出的那段记忆不禁感到脸红。

“对不起，”真嗣最终开口，“我……我最近有很多心事。”

“明白了。”

丽的语气里没有透出丝毫哀伤或是疑惑。真嗣不会惊讶于丽好奇扰乱他思维的是什么事情，但他也清楚，丽是不会强迫和他交流的。

真嗣嘴角浮现一丝苦笑，丽也许是这世上最强大的人了，但真嗣差点忘了她仍旧是丽，他不应该忘了这一点。

“但我会调整好的，”真嗣保证，“如果这是你希望的话。”

丽转过身去，点点头，而那一瞬间真嗣仿佛看到丽白皙的脸上浮现一抹红晕。

一声类似敲钟的声音表明电梯到了指定楼层，电梯门一打开，丽就毫不迟疑的走了出去，真嗣跟了上去，不过他俩并不同路。

“还有，绫波，”在丽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之前，真嗣叫道，“谢谢你。”

“为什么？”丽细微的声音回荡到真嗣耳边。

第一次地，真嗣决定不做解释就离开。

-X-X-X-X-X-X-X-

LCL 之海并不是一片墓地，但很多他爱的人在那里逝去。当真嗣和明日香想和他们说说话或者单纯是想纪念他们的时候就会前往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尽管早已知晓那汪洋之中蕴含着无数失落的灵魂，但此刻置身这一望无际的冰冷的黑色十字的丛林，真嗣仍然感到一种比面对那汪洋更窒息的消息。

他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来这。对这个日子他早已无所畏惧，他介意的其实是另一个。想找母亲的话，在 EVA 里比这空无一物的墓穴更容易得到她的注意。可他还是带了一束花，虽然感觉有点傻。

不，不如说这都是因为他的缘故。真嗣又要见到他了，这是重归之后的头一次。自他们上一次在这里的交谈之后，这也是他能和他父亲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的极少的机会。或许这是个愚蠢的愿望，但可能，仅仅是可能，他能打动他。

明日香很或许会被这个想法气疯，真嗣也没考虑要把这一层告诉她，毕竟当他告诉她自己打算赴这个约的时候她已经不高兴了。要不是为了不制造更多的疑点，她可能根本不会答应——他身边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个很郑重的见面。这阵子她看什么事都不顺心。

一方面，他冒着言多必失的风险，另一方面他清楚这只是个特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真嗣觉得无论如何，至少得试试。如同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他恍惚记得在第三次冲击时自己似乎理解了父亲：心之壁消失了，再没有心事被尘封或隐藏，他看见冰墙之下一个内心支离破碎的男人，也就是他的父亲，乞求着自己的原谅。

真嗣并不指望这种事情会在这里发生；他没法打破包围着他父亲的重重厚壁，但他或许能在上面留下划痕。

那个人来了。真嗣没有转头逃避，而是注视着那个暗影迎面走来，逐渐聚拢为一个一袭黑衣的高大男人。万年不变的墨镜反着光，遮蔽了他的眼神，真嗣猜想大概正因如此他才不换成普通眼镜；他同时发现，墨镜的存在，让别人也再难察觉他的痛苦和无力。

“你来晚了，爸爸。”真嗣用一种令司令不太习惯的更具自信的方式打着招呼，他的孩子这一次没有躲避他自上而下的审视，但他没有因此而显露出任何惊讶之色，他只在男孩面前稍作

停留，随即走向妻子的坟墓，真嗣一言不发地跟在后面。

尽管知道里面没有遗体，默念着黑色石碑上母亲的名字还是让真嗣不住地颤抖。他紧闭着眼，压抑着抽泣的冲动，一瞬之间似乎感觉到身旁也出现了类似但更为内敛的动作。

深吸一口气，他跪下把花放在这空虚坟墓无暇的地面上。

“上一次我们一起到这里是三年以前的事了。”他父亲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真嗣想了起来，“那时候我逃开了。”他默念道，轻叹了一口气，“你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什么也没做。”

“我知道你在哪，也知道你安然回到了你老师那里，”真嗣差点都遗忘了元渡这种病态的毫无感情的语气。也许他之前完全想错了。“你自己不想来母亲的墓地，我没有理由强迫你。”

“那你呢？”真嗣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父亲大概没有理解或者压根懒得理睬他自以为毫无意义的问题。于是真嗣再次问到：“这些年你都来这了么？”

“这重要么？”

“人类靠着遗忘才能活下去，但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忘记的。”

“不，”真嗣几乎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完全没意识到说了什么。

“唯告诉了我什么是不可取代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来此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

这么想就太单纯了……

“你知道吗，”真嗣起身说道，声音中充满着痛苦。“我以为现在的我多少能理解你一点了，可现在我感觉还不如以前……怎么有人……”他转过来，“怎么会有人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分开？”

“我没有必要解释，既然你无法理解。”

“不，不是这样。你总是把所有的事归咎于失去她的痛苦。你真的以为就你一人伤心？你不是唯一一个失去挚爱的人！”他顿了顿，意识到最后那句话的两重含义，但他父亲连最明白不过的那层意思也无动于衷。“和别人相反，你根本不珍视她留下的东西。你在它们身上看不到她付出过的爱，只能想到她的死，所以你把一切都抛弃了，因为，它们的存在让你痛苦。”

“你想说什么？”

真嗣的眼凝固了，不敢向上和父亲相对。尽管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他还是害怕那个问题的答案会是他无法承受之重。

“那么……我……我的存在让你难受么？”他终于还是问了出来，声音冰冷得就像他对面的那个人。

司令很明显地停顿了一下，但真嗣说不清他到底是在思考还是仅仅要扶一下眼镜。“别问那些你不想知道的事。”

周围响起 VTOL *(也就是 TV 版那一集中出现的那种飞行器，译者注)* 着陆的巨大轰鸣声，在这里显得尤其刺耳——这声音是那么的狂妄，毫无敬意，惊扰着这里安息的亡魂，同时也宣告了这个短暂见面的结束。

“时间到了。”元渡宣告着。真嗣正以为他要转身登机，但这个男人再一次转过脸来：“把怒气发泄出来总比闷在心里要好。你现在恨不恨我无所谓，但最好不要让它影响你对 EVA 的驾驶能力。”

“你放心，”望着父亲不等他回答就离去的背影，真嗣凝重地自言自语道，“我绝不会再让它发生。果然是这样：AT 力场从里到外都是坚不可摧的……”

-X-X-X-X-X-X-X-X

-X-X-X-X-X-X-X-X

“我回来啦！”虽然有没有人会听到都存疑，真嗣进门时候还是说了这么一句。

“你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然而他只得到一声来自客厅透着胆怯的回应，“我知道这是惯例，但是……让我静一静，拜托。”

顺着声音来源，真嗣看到自己的爱妻坐在地板上，百无聊赖的盯着电视机，很明显对播放着的电视节目也没有一丝兴趣。

“明日香？我以为光已经说服了你再去参加约会了呢？”

“我跟她说了我可保证不了任何事情。”

“额，根本不去赴约看起来比在他排队等玩过山车的时候就离开更过分哦。”真嗣边走向明日香边说着，嘴里跑出一丝窃笑，“不过我不介意，”他补充道，然后弯下身子亲了亲明日香的额头。

没有妒忌存在，因为真嗣感受不到来自他的室友的威胁，也非常了解她做出的反应。实际上，他还有点希望她会稍微有些退缩，即便不是因为他。但在经历了那场令人失望的父子会见之后，真嗣很高兴能有明日香陪在身旁。

然而明日香没什么兴致交流感情，“你真以为在我……我女儿不见了的情况下，我还有心思去和一个我第一眼看到他就不想再理会的人约会吗？”

真嗣闭上眼睛，想驱走随之而来的感触，但就如往常一样，他没有成功。

“你就不怕小光会有意见？”他想在一切重蹈覆辙之前回归主题。

“她也许会失望，但是她还不至于因为这件事跟我闹翻，我只用说我还是感觉不合适，她就会理解的，”明日香说着，那口气已经告诉了真嗣他的企图失败了，“随便撒个谎就行了……”

低头看着她颓废的身影，真嗣握紧了拳头。他已经忍了够久了，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他对明日香就这样自我颓废，也对自己放任她一直这样颓废下去的行为感到很生气。

“你就真想这样吗？”他嗔怒道，“就这样出门在外，对在学校和 Nerv 里的任何人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到我们要自求多福的时候郁郁寡欢，眼睁睁看着三冲到来？！你曾经还对此有所行动，而你现在这样只会让情况更糟!!!”

看到明日香蜷缩着，真嗣知道他的话触动到了她敏感的神经，“别说了。”

“为什么我不说？！你真觉得我也一点事都没有吗？！我也很伤心！但我们要是还这样绝望地以为，我们只会以那样的方式和她再会，那我们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明日香发出的呜咽令真嗣心碎，怒气也消了。叹了口气，真嗣再次心软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愧疚。以为伤她更深，通过这样勉强的方式就可以让明日香走出阴影，他骗谁呢？……

真嗣跪在明日香身边，把她搂入怀里，“对不起，但……明日香，别这样对我，我已经够伤心的了，看到你这样子自暴自弃……我不想连你也失去了。

“我知道这很难，可……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改变一切的，我不能让这机会白白浪费掉。即便不是为了她……即便这样做也挽回不了她……但至少我得试试。因为不然的话，要是我什么时候和她重逢了，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我要是没有尽力而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但我一个人做不来这些事，”真嗣对明日香低声耳语，“我需要你，明日香。如果我们不得不重温这一切，那么，求你，试着改善这一切。”

明日香没有回答，不过至少她应该是冷静下来了。真嗣就这样轻柔地抱着明日香，好让她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你还记得吗？”他听到她说话了，“当时我回家之后发生的事？”

“我在拉大提琴，”真嗣微微地笑了，他预料到明日香想说什么，“你想让我现在拉大提琴给你听吗？”

明日香点头以示回应。

“好吧……”他亲吻了下她的头发，把她紧紧地抱了一下然后松开，起身，“我马上回来。”

只几分钟，真嗣便取出了大提琴，然后在他面前摆定位置，又从厨房找来一把椅子坐下。“想点播什么曲子吗？”真嗣问道，顺使用琴弓轻轻拉动琴弦来试试音质如何，而明日香则在真嗣旁边的地板上坐好，目光只落在真嗣身上。

“来一支欢快的曲子吧。”

正在调试大提琴的真嗣震惊得不小心把琴弓划上琴弦，琴弦发出一声尖锐的回响。

“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吧，”明日香又低声说了一遍。

真嗣把琴弓摆回原位，但他发觉自己无法拨动琴弦。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不记得曲调了——而是因为他记得太清楚了。他曾经经常弹奏这支曲子，他甚至无需多想，指尖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演奏起来。

他曾经经常弹奏这支曲子……给小秋听……

这首曲子会让小秋安然入睡，悠扬的旋律会让她带着微笑，抱紧身边的娃娃，然后进入梦乡。陪伴在她身旁，看着她哼着歌，懒洋洋地趴在地上画着画，已是习以为常。

在她受挫的时候鼓舞她振作起来。

摇摇头，手中的琴弓在半空停留了好一会儿，而后又落回一边去，“我……”

明日香颤抖的手突然扯住真嗣的裤子，力度之大差点让真嗣失去了平衡，“求你……求你演奏她——她的快乐之歌！我想要再听一遍！”

“对不起，我，我不能。虽然这确实是一支欢快的曲子，但现在不会带来任何欢乐——因为这是她的曲子。”

“这曲子可以让我好受一点！”明日香泪眼怒视着真嗣，“我已经失去了所有与她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她的照片，没有她的绘画，没有 Kiko，我——我没有……”她的爆发因自己的呜咽而停下，“求你，那支曲子……那支曲子是她留给我的全部。”

“对不起，”真嗣重复着他的话，直觉告诉他，他的双眼回避不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他确实回避不了。他又不禁回想起那片墓地，还有那镌刻着他母亲名字的墓碑。他已经体会过没有得到已故之人的任何遗留之物是什么滋味，但是真嗣不清楚，拥有太多当初的记忆，跟不曾拥有那段回忆相比是不是同样恐怖，“也，也许如果我……等我们什么时候有心理准备了，也许等到那个时候再说吧，但是现在不行……”

虽然这就是事实，真嗣还是痛恨自己说了这么句话。他明白明日香会有多伤心，这种事与愿违，令她彻底崩溃，只得把脸埋在真嗣的腿上。

真嗣感觉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裤子也被浸湿，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支曲子开始演奏的，但绝对不是一支欢快的曲子。

-x-x-x-x

两人都没注意过了多长时间,但直到一声电话铃音响起,真嗣肯定演奏了得有好几个小时了。明日香当即阻止了真嗣去接电话,不想让他去接电话,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一定是美里打电话来说参加完同事的婚礼之后不会马上回家,要和加持去喝几杯。但真嗣早已停止演奏,去接了电话,他也不想让美里担心。等他打完电话回来,明日香已经坐回桌边,背对着真嗣。很明显明日香希望一个人静一静,或许她甚至觉得真嗣辜负了她。真嗣试图劝说明日香不是那么回事,答应会继续给明日香演奏,但明日香根本没有吱声,真嗣也很快就放弃了劝说。

两人又一次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

看着明日香忧郁的脸庞,真嗣斥责自己又把事情搞成这几天来同样的境况,他明白不能这样下去。不管他们有多伤心,他们若是想有所成就,就不能总是这样天天以泪洗面的过日子。问题在于明日香看起来根本不想做出什么改善,真嗣曾愚蠢的希望想方设法让她重拾火辣的性格,这样她就能再次带领他俩勇往直前。当然这不过是个眼高手低的想法罢了。要在其他人面前装出一副安然无恙的样子对明日香来说要比自己困难得多。而且他们也开始了对明日香因经常疲惫不堪或是因奇怪但又不严重的病症显现出的颓废状态的多加指责。

当明日香不行的时候,他就没学着去占据主动权吗?即便有时深知为了不让她的意愿把她自己伤的更深而不得不违背她意愿的时候?

他需要明日香,但首先她得需要他才行。只有这样,互相需要,他们才有治愈的可能。

“嘿,明日香,我们来接吻吧。”

真嗣温柔的声音至少成功打断了明日香的思维,“什么?”

“接吻,你懂得?你早就那么做过,对吧?”真嗣面对明日香疑惑的脸,痴痴地笑着,“那我们就开始吧。”

“真嗣,我现在真的没这心思……”明日香喃喃地说着,而此时真嗣心意已决,他起身缓缓绕过了桌子。

“但我们反正也没事干,”真嗣没有要停下脚步的意思,抬起头,尽可能的咧嘴大笑着,“你不会在你母亲忌日害怕接吻的,对吧?”

“无聊……”明日香有点愠怒地发着牢骚,起身想走开,却被真嗣挡住了去路。

“那么我来了哦……”真嗣耳语着,然后抓住明日香的手臂慢慢靠近。

“真嗣……”明日香屏住呼吸,她的抵抗因真嗣的接近逐渐弱化。

“我不管你刷没刷牙,”真嗣停顿了一下,看着明日香轻轻闭着双眼,静待必将到来的事情,“只要……”

明日香有点错愕,僵硬地回避着真嗣的双唇,而真嗣的手则突然轻柔地捏住了明日香的鼻子。但就当真嗣担心他的这一举动没能激发明日香的热情时,他感受到明日香的手落在自己的手

上。真嗣没有反抗，任由明日香轻轻抓起他的手并从她的鼻上挪到她的腰上。刚开始，明日香缓缓地把双臂环上真嗣的脖颈，回应着这个吻。随后，就如决堤的河水，他们互相拉扯着，身体纠缠在一起，这个吻就这样达到高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烈的多。

真嗣能感受到他们两人通过接吻流露出的对爱与慰藉的渴望，即便他们失去一切，他们还拥有彼此，仅仅是彼此，如果这是能够证明的唯一方式，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尽可能完美也尽可能长久的进行下去。

“那……”当他俩最终为了能呼吸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明日香挤出一丝微笑，“那就是当别人捏住你的鼻子吻你的时候应当做的事情。”

“我会记住的，”真嗣笑道，“那么，你现在觉得好些了吗？”

令真嗣沮丧的是，他看到明日香的笑容瞬间消失了，看着明日香离开他的怀抱，真嗣很担心刚才那个时候的事情在明日香心里只是过眼云烟。

“明日香……？”在明日香走向正门弯腰穿鞋的时候，真嗣叫住了她。

“对不起，真嗣，但……”明日香再次直起身子以侧面对着真嗣，“我知道你不想强迫我，但那……我，我还是得好好想想，让我静一下，好吗？”

在真嗣还没回答之前，明日香就离开了。

-X-X-X-X

落日余晖洒遍公园，明日香没注意到自己在这里呆了多久，至少得有一个小时了。她无意去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也没有人愿意打扰到她，至少没人跟她说话，她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眼中无光只装着回忆。

这个秋千是广场里三个秋千中唯一完好无损的一个，但可以安全的把欢笑着的小秋荡上相当高的地方。这个广场是附近唯一的娱乐场所，虽然只有秋千，跷跷板以及因为变形显得有些奇怪的滑滑梯，而沙箱因为塞满垃圾已不能用于玩乐，爬梯也在第一次试着拉扯之后就垮掉了。

来到这里总是让明日香神经紧绷，生怕有什么危险却又不能让孩子知道，但只要小秋开心就好。

真嗣曾经想过在公园里增设一些娱乐设施，比如秋千和沙箱什么的，作为小秋即将到来的生日礼物，这样小秋就可以尽情的玩而他俩也不用再担心小秋的安全问题了，但明日香还是得考虑到安全第一，毕竟小家伙从如舒适的牢狱般的家里出来一玩就是好久。而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明日香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依旧是泪流满面或者眼神就如她自己感觉的那样空洞，现在已经够艰难的了，真嗣怎么能希望她不要再装下去，而要再次做回那个十四岁性格火辣的自己，

倾尽全力为营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她当然理解真嗣想要拯救人类的愿望，他也和自己一样很想小秋，可是他看起来能很容易掩盖自己的痛苦去帮助别人。真嗣经常说自己很自私，想招所有人的喜欢，这也让明日香自己思考了很久。但和其他人相比，包括她自己，真嗣，即便有那种想法，也是最热心的人。

她明白了。

她不能再那样看他了，真嗣看起来很愿意帮助他人，很希望把一切出错的事扳回正轨，而明日香在过去的几天里很少有所作为，她知道自己必须调整状态，这样不至于会让结局太坏。但明日香还有什么理由去协助他人呢？她费这么大劲去战斗是为了什么？因为真嗣要她这么去做，没错。她也愿意为真嗣做出一切，不仅仅是因为她不想让真嗣失望，还因为她再也无法忍受在迎击使徒的战斗中真嗣会受伤甚至牺牲。但是她自己呢？

一只球突然闯进明日香的视线，正好滚落到她的脚边。明日香慢慢跳下秋千，弯腰把这个意料之外的东西捡起来。她都忘了自己处于何时何地，直觉告诉她这个球出现的很蹊跷，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别人会扔出这球了。随后一声胆怯的声音才让明日香想起来不是这么回事，这不再是当初那个毁灭了的世界。

“姐姐！”过了好一会儿明日香才察觉是身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小女孩伸出她的小手，“请问我可以拿回我的球吗？”

明日香照做了，而她的双眼紧盯着小女孩的脸庞，比读取作战任务的时候还要专注。那小女孩和小秋长得根本不像，但这小女孩不仅仅长得可爱，她的双眼也是棕色的，头发也是漆黑的。而小秋很讨厌把头发扎成辫子（或是弄成其他发型），如今却……

“你还好吗，大姐姐？”小女孩很好奇，她注意到明日香在盯着自己看。

“不，我是说……”明日香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我很好。”

“季实子！”几米开外，一位中年妇女呼唤着，“我们得走了哦！”

“这么快吗？”

“是的，宝贝，很晚了哦！”

季实子微微撇了撇嘴，转向明日香，“得走了，姐姐再见。”

“再见……”红发女孩回应了，然而小女孩已经跑到她母亲那里去了。

不仅仅是那一个小女孩，明日香看到周围有很多父母在叫他们的孩子回家，有的父母则在闲聊，他们的孩子则黏在他们腿边玩耍，还有些父母在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

一位母亲哺育着她的新生儿，还时不时看看正在“烤制”沙制蛋糕的女儿，一位父亲在处理自己孩子膝盖上的伤口。孩子们嬉戏打闹，对某一天会降临的灾难一无所知。

明日香内心充满了愧疚，她怎么能对此情此景视而不见？有那么多的家庭，有那么多像小秋一样纯真的孩子，如果父母不在身旁，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那么多和她一样的父母也会感到担心。

明日香在跟敌人对战的时候可不想有这种感受，但是那么多使徒接踵而来，大冲击带来的毁灭——以它自己的方式——可能比明日香亲眼见证的会更加惨烈，很多人也极有可能因此和明日香一样饱受煎熬。

她不是第二适格者吗？不是所有 EVA 适格者里最顶尖的一员吗？

那些父母们无力保护自己或者他们的孩子免受末日的审判。

但她可以，为了他们，她不得不这么做。

他们依赖着她，也需要她，她怎能让他们失望？毕竟，她可是碇明日香·兰格雷……或者说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这都无关紧要。

下定了决心，明日香把手握紧成拳，面向她来时的方向。

“好吧，真嗣，让我们来拯救这世界吧。”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 岁月易逝!! (TIME JUMP!!) 1…哦，等等，已经结束了…

抱歉，如果你期待另一个描写第三次冲击以后 (post-TI, TI 即 Third Impact) 的章节——我知道很多读者更喜欢它们，但恐怕“日出”是其中的最后一章了。

诚然，本章可能看起来有点像那些带着“数字”的章节 (即以“第 x 使徒”为题的章节)。最初，我计划从明日香/真嗣的视角来叙述以“动词”为题的章节 (即像“生存”等以动词作为标题的章节)，而其他的章节则几乎完全是从外人的视角出发，除非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但我很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将造成本章与那些讲述冲击之前的章节的割裂。

关于这一章，没有太多要说的了。毕竟，只有他们两人要面对他们的重归。我本可以让这章更长一点，比如让他们制定计划等等，但我更喜欢让它在应该结束的地方结束。

【作者随笔】

-我不太确定测试插入栓和 EVA 模拟体的关系，因为我们在那次事件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仿真体。也许我们以后看到的实际上是它的替代品，但是无论它是否也被称为 EVA 模拟体 - 都不知道。但是，即使它们不相关，我们至少也可以假装它们在一起，可以……吗？>>

-我弄乱了(原来的)第一章的时间安排，说在 EVA 中的测试是“五天前”。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错误地记得他们在第 15 集中使用了它们进行测试。由于时间跨度太长，所以我现在把它改过来了(在 1-5 章中(到目前为止)还更改了其他一些东西，如果你之前错过了的话)。

-我本想让明日香更多地探讨时间旅行的理论(如你所知，你速度越快，你的时间过得就越慢，这样你就会比别人提前一点到达某个时间点^[1]；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按照理论，由

于缺乏必要的速度或虫洞^[2]等原因,向前或向后进行哪怕毫秒级的跃迁也是无法实现的),我的一个预读者也指出了这一点,但这并不合适。

-感谢 Tarage, William T. Martin, Eric Blair 和 LD 的预读。

【以上作者的话和随笔由整理者翻译】

注:

[1] 根据狭义相对性原理,惯性系是完全等价的,因此,在同一个惯性系中,存在统一的时间,称为同时性,而相对论证明,在不同的惯性系中,却没有统一的同时性,也就是两个事件(时空点)在一个惯性系内同时,在另一个惯性系内就可能不同时,这就是同时的相对性,在惯性系中,同一物理过程的时间进程是完全相同的,如果用同一物理过程来度量时间,就可在整个惯性系中得到统一的时间。在今后的广义相对论中可以知道,非惯性系中,时空是不均匀的,也就是说,在同一非惯性系中,没有统一的时间,因此不能建立统一的同时性。

相对论导出了不同惯性系之间时间进度的关系,发现运动的惯性系时间进度慢,这就是所谓的钟慢效应。可以通俗的理解为,运动的钟比静止的钟走得慢,而且,运动速度越快,钟走的越慢,接近光速时,钟就几乎停止了。

[2] 虫洞(Wormhole)又称爱因斯坦-罗森桥,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虫洞是1930年代由爱因斯坦及纳森·罗森在研究引力场方程时假设的,认为透过虫洞可以做瞬时的空间转移或者做时间旅行。

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该理论。简单地说,“虫洞”就是连接宇宙遥远区域间的时空细管。暗物质维持着虫洞出口的敞开。虫洞可以把平行宇宙和婴儿宇宙连接起来,并提供时间旅行的可能性。虫洞也可能是连接黑洞和白洞的时空隧道,所以也叫“灰道”。

以下到故事结束译者：@Serpentwindy

译者前言：首先表示非常的无奈，因为第十一章居然已经被翻译过了，而我从来都没注意到，直到发帖子的当天我在吧里闲逛，才发现_ZSF_前辈居然已经把第十一章和十二章的部分翻译完了，当时顿时感觉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只能说真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啊。<https://tieba.baidu.com/p/2155117621> 这里是_ZSF_前辈翻译的帖子，由于上面的标题是第九章，所以以前看到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已经翻译到这种程度了。不过虽然第十一章已经被翻译过了，但是我发现前辈和我的翻译还是有部分区别的，所以就算已经看过了的也可以再看一遍，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然后呢十分感谢 UOphoenix 前辈允许我翻译 the 2nd try 以及少年师团对本章的预读、纠错与建议。少年师团在最终润色、定稿时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所以一定要再次感谢。最后要说的就全放在译者的话里面了。那么不再多说，上文!:

第十一章：第十七使徒

“最近发生了太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局面现在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之中。甚至导致形势偏离了我们的计划发展。”

“或许吧，但也不全是坏事。我们依然能开始仪式，一旦‘他’完成了使命。”

“可是碇会怎么办？”

“无论形势怎么变化，我们都必须把我们的王牌送到他那里。”

“虽然背叛了我们，但他不是蠢货。如果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他会有所怀疑的。”

“他肯定会怀疑这是我们的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接受。他确信他不会失败。虽然只有到结局之时才知道命运究竟向谁微笑，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胜利女神都已环绕在我们周围。”

“没错，”其他不知名的声音附和着，随后他们的巨石像便慢慢隐于黑暗中。

“就这样吧，”基尔·罗伦兹对自己说，声音也逐渐低沉。随着他的身体日渐衰老，他总是感到疲倦。他知道死神已经依傍在自己身边，即使植入芯片也不能阻止这必然的命运。他只剩下这一次机会，他不会让区区一个人阻挡他得到救赎。“碇…如果你活着时不为我服务…那么，至少用你的死来取悦我吧……”

- X-X-X-X-X-X-X-X

-X-X-X-X-X-X-X-X

“第五个驾驶员？”

每个人都为这个消息而震惊，日向也不例外。当副指挥官冬月宣布另一个驾驶员将会在短短两天后抵达时，整个指挥室都充满了倒吸凉气的声音。

“但是我们没有从马尔杜克机关那里收到报告，”玛雅抗议。“没有必要的数据，我们该如何为他准备模拟同步测试？”

“委员会非常喜欢这个候补驾驶员，而且…”冬月微微皱着眉头说，“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安顿下来。马尔杜克的报告也将很快发过来—如果我是你。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我会赶紧准备好进行测试。”

赤木博士低哼了一声，自从上个使徒来袭以来，她一直都不高兴。他们也能理解她的不悦，不只是因为她仅仅作作为 MAGI 系统的首席操作员坐在这一圈人里面。指挥室中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如果这份报告早点到，它将被严格地审查，并且如果里面没有关于这个男孩所有有价值的信息，这次模拟测试能搜集的数据会少很多。

冬月清了清嗓子。“不管怎样，驾驶员后天到达。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尽可能地让他感受到 NERV 的…好客，”伴随着说出最后一个字，他露出了一个罕见的顽皮的笑容，然后发出最后的命令。“解散吧。”

在这之后大多数职员起身走向出口，但是似乎因为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通知，人群中原来的低语声都消失了。

“即使不把丽算上，我们的驾驶员也比 EVA 多，”美里喃喃地说，仿佛自言自语一般。“为什么我们需要第五适格者？”

日向清楚地听到了这句话，并且他也明白了这句话里暗藏的请求。看来他又要加班几个小时了。

- X-X-X-X-X-X-X-X

- X-X-X-X-X-X-X-X

“大家都笑一笑！”剑介说，在大家的注视下按下了快门“毕竟，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了”

如果不是被理智阻止，光一定会因为他刚才说的蠢话生气地打他。剑介，她自己，东治，还有明日香和真嗣计划了这次聚会作为告别会。她和剑介不得不从这座在上次的战斗受到太大破坏的城市中撤离。而驾驶员们，甚至包括东治作为候补驾驶员，都必须留下来，以防再一次的攻击。

现在他们站在她家房子的前面--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令人沮丧的气氛中沉默。在她身后，她可以听到她父亲做着最后的准备，确保他们那些放不进箱子的行李固定在汽车的顶部。她的姐妹们也已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着旅行的开始。被真嗣和明日香带过来，即将要跟着她们到安全的地方的翩翩如今已经坐在 Nozomi (*光的妹妹*) 的腿上成为她可爱的玩伴。

“嘿，好家伙，”剑介抱怨着，放低了他的相机。“我们又不是要永远离开。我们只是去小田原住一会而已。”

光正要大骂他的愚笨，突然她注意到了一个令她几乎忍不住尖叫的事情。偷偷摸摸的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一般，碓真嗣和惣流明日香的手交织在一起。

“你最后还是…？！”她结结巴巴地说，为这期待已久的场景露出喜色

纠缠着的一对惊讶地眨了眨眼，看着互相交织的手仿佛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嗯……”

“嗯……”

虽然他们两个的脸变得通红，说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目光游移却唯独不看对方。但他们的微笑，还有他们不松开手的事实都证明着她的猜测是对的。

不仅是她。“什么？你们两个？”剑介大喊，这个令人震惊的事情差点让他的相机掉落在地，不过赶在最后一秒抓住了。“你的意思是她说的是对的？”他接着说，并把手指向光。

“嗯，她擅长发现这样的事情，”东治害羞地解释。

光因为这个夸奖而脸红，但她很快由羞涩变成了愤怒，因为她姐姐响彻云霄的嘲笑。“然而这对她自己没用！”

“别吵！”黑发女孩立马转身大叫。

“你就跟你的男朋友浪漫去吧，让我们先走！”

强迫自己忘记和 Kodoma (*小玉姐*) 那令人尴尬的对话，她把自己的注意力移回那一对夫妇那里。

“哦，我真为你们俩感到高兴！”她喊着，高兴地拍手。“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你们两个已经亲过了吗？”

“嗯……”

“嗯……”

“来亲一个吧！”光恳求，无法压抑见证他们爱情的冲动。“我知道这很不礼貌，但是求你了，就这一次。我想在我走之前可以看一次！”

他们害羞地对视了一眼，当他们不情愿地转过身时明日香甚至还咬着嘴唇，他们的脸慢慢接近，直到嘴唇碰一小啄后，他们就立即再次分开。

光并不失望，尽管这不是一个充满热情如同电影般的吻，甚至于恰恰相反。但是她为这对刚被发现的一对的可爱表现感到高兴。

一个响亮的喇叭声让每个人回过神来，转而看向汽车，她父亲已经坐驾驶座的位置了。“请你快点可以吗，光？我们还有很长的一天要走，我想避免可能出现的堵车！”

“稍等一会！”她回了一句，当她咬嘴唇时她的心跳加快。她不能再隐藏它了。如果明日香和真嗣可以，她为什么不可以呢？

“东治！”她喊了一声那个男孩，随后扑进他的怀里，当她踮起脚尖并且按低他的头的时候东治惊呆了。当她快速在他的脸颊上亲下一个吻时，他更懵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好吗？”

“好的…”等光已经离开了，这个惊呆了的运动员才回过神来。

回到之前，当他迷茫地摸了摸她的嘴唇触碰到的地方，尽管她的脸颊变得通红，光还是忍不住地露出骄傲和喜悦的笑容。“那么，再见……”

“好的…”

“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对吗？一旦……”她停顿了一下，为背部碰到了汽车而惊讶，“一旦一切都结束了？”

在东治有机会继续扮演一个坏掉的唱片之前，明日香把手拦在他的嘴前面。“别担心，”她替他回答。“你照顾我们的宠物，我们也会照顾你的！”

光直到很晚才明白这个笑话的含义。此时她心绪纷乱，一边笨拙地尝试着优雅地坐进车里，一边看向她的朋友们。

她父亲启动引擎时，她突然记起并朝着窗外向他们挥手。“你们都要照顾好自己！”

- X-X-X-X-

当他们走回家时，真嗣的手仍然和明日香的交织在一起。不仅是这珍贵的触碰值得珍惜，还是因为仍然回荡在他们脑海中中远比想象中轻松的告别会上的笑声。

“我们不应该确认一下东治最后回到家了吗？”真嗣笑着。“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楞在那里。”

“是啊，”明日香插话。“即使汽车早跑到视线之外了，他还一直盯着那个方向，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小狗。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剑介跟他告别。”

“可怜的剑介，我希望他不会觉得被冷落了。”

“哦，我认为他不在乎。或者你认为他会停止跟随，即使我们夫妇想…嗯，‘秀恩爱’，”她笑着说，接着还靠近他，用自己的嘴唇掠过他的脸颊。

“哦，”真嗣夸张地叹了口气。“不，可能不会。”

“小光叫我们亲吻的时候太好笑了，”明日香把话题带回去。“我不得不咬着我的嘴唇以免笑出声来。”

“我知道，我也差点忍不住了。”当他看着她时，他微微一笑轻轻地捏了一下她的手。“我想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可以从最近有的-还有尚未到来的所有麻烦中转移注意力的消遣……”

- X-X-X-X-X-X-X-X

- X-X-X-X-X-X-X-X

桌上的啤酒罐还没被打开。这并不是对美里自律的考验，她只是无精打采地坐在它前面。尽管正对着啤酒罐，美里甚至都没发现它的存在。当她的眼睛盯着啤酒时，她的思维却不知道哪里去了。

她发出一声叹息。

她尽可能快地赶回家，结果发现她比去送别朋友的她的室友早回来很久。

在她知道第五适格者是真嗣的朋友之前，她担心真嗣会如何面对另一个驾驶员被任命的消息，因为这一件事只会恶化当前的情况，要知道任命第四适格者就几乎造成一个完整的灾难。尽管那件事情完美结束，并且得知真嗣已经知道了全部，她还是无法摆脱长久以来向真嗣隐瞒真相的内疚感；她太怕这种遭遇再次发生了，太怕自己又让他伤害别人。

它不会再发生了。她想告诉自己，现在会更加轻松，因为她知道他现在是一个更强大的人，面对过许多更糟糕的事情。但当她听到前门打开时的声音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欢愉时，她的决心动摇了。而在他们进入厨房发现她这样呆坐着时美里的决心几乎已经要破碎了。而真嗣他们原来的欢声笑语也立即停了下来。

“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美里？”真嗣关切地问。

“不，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她再次叹了口气，站起来面对他们。“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这本应是保密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过即使你现在不知道，无论如何在明天你都会……”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第五适格者已经被任命，并将在未来 48 小时内到达。”

“薰君？”真嗣突然把头抬起来，瞪大眼睛一脸震惊地望着她，露出一张已经褪尽血色的脸。明日香抱着掩饰不住的担心扶住了他，用左手撑住胸口，把右手搭在肩膀上来抚慰他。

“那么我可以认为你认识他吗？”美里猜想，虽然稍微有点后悔提出来，但说出来是才最好的。

看到真嗣还没缓过来，明日香于是就先回答。她摇头说。“我不认识，在那个时候我……”她紧紧地闭上眼睛，看得出她在与一段不愉快的记忆做斗争，“……我暂时昏迷了。至于真嗣，他……”

“哪怕我只认识他几天，他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当最初的震惊消失以后，真嗣静静地接下她的话。

美里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但不想再责备他。“我很抱歉，真嗣。我不知道这对你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没事的。我只是--我只是希望他不要来。原本，他应该是……”他咽了口口水，看着那个仍然抱着他的女孩，“……二号机的候补驾驶员。我想这只是一个愚蠢的期待。”

“对不起，”美里再次道歉，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说。

“没事。我只是……我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那个人……”闭上眼睛，他握紧了自己颤抖的手，“那个被我亲手杀死的人……”

- X-X-X-X-X-X-X-X

- X-X-X-X-X-X-X-X

美里在她的椅子上坐立不安，茫然地盯着她桌上的文件夹，无意识地转着笔。她想做一些文书工作，来从真嗣和明日香告诉她的事情中转移注意力。毫无疑问：她没做到。

一个使徒披着人类的外壳。他们还让这样一个危险的怪物自由出入 NERV 的基地。为什么不干脆邀请他在亚当的脚边喝茶呢？

她手指上的笔停止转动，另一只手愤怒地攥住脖子上挂着的十字架。她不是发誓无论如何也要和他们战斗吗？她现在怎么能坐下来旁观呢？

当然，她们不能简单地杀死一个，对其他所有人来说，十分正常的少年，他们的第五驾驶员。即使她们事后证明他是使徒，那也会有很多麻烦来解释为什么她们会知道这一件事，而且谁知道能不能得到证明呢。所以还不行，他们必须等他采取行动。她只能希望她至少可以一直监视他。尽管真嗣曾向她保证，渚薰并没有敌意，但仍然……

电脑发出的哔哔声把她从思考中带出来。

监视器上的弹出窗口提醒她还有一个会议，这显然是来自日历的提醒。

“星期四下午两点：松代的会议，存储库。”

她决定不理睬这条信息，她既没有时间也不打算一路开车去和甚至已经不存在的库存管理者开毫无意义的会面。忽然美里想到一件事，即使有人仍在那里工作-明明打个电话就轻易地解决问题，而且她根本不记得作过这样的会面预定。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充分使用过日历工具。

也许去松代一趟是一件正确的事，顺便可以让她暂时忘记那个使徒少年。

- X-X-X-X-X-

在十三使徒的事件发生后，工厂就已经被废弃了，只有极少数维护当地 MAGI 系统的维护人员还在。并且由于给出了 MAGI 系统的结构设计，他们甚至可以只要每月来维护一次。而自从 EVA 三号机安置在测试区，这个巨大空旷的仓库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来过。

因此，当美里打开沾满灰尘的锁，推开锈迹斑斑的大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占据了大厅大部分空间的物体时，她毫无疑问被震惊了。自然而然，当她看到这巨大物体用防水布全部遮盖后，她的好奇心被彻底激活了。

她不太在意怎样把这么大的东西偷运进 NERV 的设施里，而且显然这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或者为什么有人会让她知道这样的秘密。她只是觉得自己更像个小孩，手里拿着一份大的圣诞礼物，在打开它之前她想猜到里面是什么。

当她看到灰色的表面上用绳子悬挂着一张白色的小卡片时，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来自死者的礼物/

看到这句话时她的胃在颤抖，真嗣给她的黯淡的希望之火再次燃起。没有浪费丝毫时间，她抬起一片足以让她在其下面爬行的防水布。

她愣了一会才意识到她看见的是什么。当明白了“礼物”的本质时，她的脸上泛着笑容。打开手机，她自动拨打了最常拨打的号码。

“这里是葛城少校。给我接赤木博士。”

- X-X-X-X-X-X-X-X
- X-X-X-X-X-X-X-X

暮色降临，下陷的城市遗迹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他闭上眼睛，享受着掠过新芦之湖上方那温暖的夏日微风。这景象一定使受灾的人感到悲伤和失落，但对他来说，只会感到宁静。即使他选择休息的雕像，曾经是仿照经常使用的带翼天使的宗教形式的样子，现在显得怪诞并被斩首，当它半淹没地立在水中时也融入了这宁静的画面。

几乎自发地，一段古老的旋律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开始哼唱它来表达他的喜悦。

他知道他本应该先前往 NERV 总部报告，但相比之下他更想站在这里。他不喜欢被约束在把他带到第三新东京市的飞机里。所以他更珍惜现在的自由。

就这样保持着宁静，直到有人将它打破。

“你！”那个人大喊，但他似乎并不在意；只是稍稍降低歌声的音量。“嘿，你！该死的，我在跟你说话！”

于是他停止了哼唱，虽然他仍然没有回头。不过他也不需要回头。

“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空气突然安静了一会。显然，她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她从未见过的人居然知道她的名字。

“你就是渚薰吧？第五适格者？”

“这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他并不否认。“但我必须承认，我希望在遇见你之前能见到另一个人。那么告诉我，第二适格者，EVA二号机原定驾驶员，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你是想警告我不要取代你的驾驶员的位置吗？还是说不要靠近你所爱的人？”

空气再次安静下来，在他听到她在喘息之前。“听着，我比你想象中的更了解你！如果你敢尝试做任何愚蠢的事情，我将是第一个踢你屁股的人！”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愚蠢’是什么意思，”他带着微笑平静地回答。“我只是会在预定的时间完成预定的任务而已。”

“好吧，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你试图伤害…我的任何一个朋友，你会后悔的！”

“其实你只是为了保护某一个人而来的不是吗，惣流？这样的宣言似乎与我听到的关于你的事情不同，但我不能否认它让我的心充满喜悦。你对…”他轻轻地笑了，“你对他们的爱一定是伟大的，如果你愿意承担遵循心中真实自己的风险。”

一颗小石子撞击他所站的雕塑而且造成了一个大的冲击，但他没有退缩。他只是有点难过，因为她仅仅把人身威胁作为进一步的警告，而不是使用她的语言。他本想继续谈下去，但背后沙沙的声音告诉他，她已经转身离开了。

“你只需要远离他！”

“如你所愿…”他轻声说，转过身慢慢看着她走远，“碓夫人……”

- X-X-X-X-

“明日香？你去哪里了？”当他听到关门声时，真嗣好奇地问，但当看到她生气地脱掉鞋子然后任凭它们杂乱地躺在地板上时，他立马后悔了。

“外面，”这就是他得到的全部答案，然后明日香就冲进了厨房。

随着一声叹息，他将她的鞋子摆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你还是去看他了，对吗？”真嗣站在她的身后问。而这也理所当然地没有得到回应。

在跟着走进厨房后，他发现明日香背靠冰箱，手里拿着一罐苏打水正抵在她的嘴唇上。而即使从她盯着前方的样子看，真嗣也不确定她是否真的在喝。

“我以为我可以出其不意，用来自未来的知识战胜他。但他还是击败了我，”明日香突然说。“你认为他会知道吗？”她后面加了一句，同时也是回来之后第一次看着他。

真嗣想了想，但最后还是只能摇头。“我不知道。毕竟他是一个使徒。他说了什么…你知道的…比如我们是来自未来？”

“不清楚，”明日香低声承认，最后把罐子从她的嘴边拿开。“但他——他知道我是谁，甚至没有见过我。他还对……‘我所爱的人’做了令我意外的推断。”

“所以我们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知道吗？”真嗣想。“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能向我们解释……吗？”

闭上眼睛，明日香疲惫地叹了口气。“没有，没有什么他不能从报告和良好的感官或好的猜测中得到，”（注：原句为 *No, nothing he couldn't have gotten from reports and fine senses or good guessing*）她同意。“但我不知道，这……太令人不安了……”

他忍不住轻轻一笑。“好了，这就是薰……”

- X-X-X-X-X-X-X-X

- X-X-X-X-X-X-X-X

“并且这里还有一间休息室。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大家会在这里吃一些小点心，然后互相聊聊天。”

玛雅本来不想做这件事，相反她想尽快结束导游的任务。但当她继续往前走时，她很快就注意到她的同伴并没有跟上来。她转过身，发现第五适格者还站在自动售货机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五颜六色的显示屏。

“你渴吗？”她好奇地问。

“不，我不渴。”

玛雅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她并不反对带新驾驶员转一圈，但这主要出于礼貌，而不是因为她渴望和他在一起。

这个少年身上似乎带有一种奇怪的气场，并不是让人觉得可怕，而是说会令旁人很……尴尬。这种恒定，过度的友好相当不正常。不过，这又暗示了一个可悲但又不可否认的人性的真相，即人类首先想到的总是自己。但他从没表现出那样，这让她恐惧。

“好吧，那让我们继续……？”突然她听到有向他们靠近的脚步声，说话的声音开始微弱下来。经过努力地伸长脖子，越过她同伴天生的银发她看到了两个熟悉的人。虽然她听不清，但显然他们正在讨论一些事情。同时真嗣和明日香也注意到了他们，因为他们的谈话和动作都突然停了下来。

“哦，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们，”玛雅跟两人打招呼。“我想让你们认识一下渚薰，第五适格者。他将成为危急时刻的候补驾驶员……嗯……”

仿佛察觉到了她的困境，男孩接手并完成了介绍。“为什么不说我们都希望没有必要让我代替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呢？”伴随着更灿烂的笑容，他向真嗣伸出手。“你一定是著名的碇真嗣了。很高兴终于见到你。”

黑发少年仍然没有抬头。他低声但坚决地说了一句“欢迎”。然后就这样穿过他们，没有再看第二眼。明日香紧跟在他后面，只是在走过新人旁边时用警告的眼神瞥了他一眼。

渚薰望着他们的背影，慢慢收回了手，脸上的笑容依旧却让人看不穿。

“对不起，”玛雅试图为这个冷淡的欢迎道歉。“明日香可能有一点…胡思乱想，当谈到可能的…嗯…竞争对手时。但真嗣平时要比刚刚那样好很多。”

“别担心，”少年向她保证。“我敢肯定他们不是有意想排斥我。事实上，我相信我们会像命中注定那般扮演自己的角色……”

- X-X-X-X-X-X-X-X

- X-X-X-X-X-X-X-X

别人常常为在广袤的深渊之上连接总部各个部分的长长的自动扶梯和传送带的慢速度而抱怨。丽经常目睹人们放弃这样运输的舒适性而额外使用他们的脚来节省时间。而她从不在意速度快慢与否。她会像别人那样赶路的唯一情况是发生了紧急事故，但除此之外，无论将时间花在路上还是在她的目的地上对她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

碓和惣流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而她决定独自回到她自己的公寓。这并不是说她不喜欢他们的陪伴，恰恰相反。丽非常高兴还有人关心她。他们试图让她加入他们的活动之中，但当他们交谈时，她常常感到怪异。他们试图隐藏它，甚至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很显然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丽觉得她在干扰它。

她知道她没道理这样内疚。也许她只是不习惯这种新情况。也许最终，她会如他们所希望她的那样接受。也许…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当她看着他们时，心中泛起的悲伤。

“你一定就是绫波丽了。”

这时她才注意到那个站在自动扶梯端口处看着她的灰发少年，并且她很好奇为什么刚刚没有看见他。他的身上带有很强烈的令人感到熟悉的印象。尽管丽完全不记得见过他，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认识他。

“你和我一样，”他微笑着说。“我们都选择了 Lilin 的形态作为我们的身体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听到他的话，丽眯起了眼睛。

Lilin?

“你是谁？”

“啊，我失礼了”少年自语，然后微微鞠一躬。“我叫渚薰，是第五适格者。”

“不对”。

渚薰眉毛上扬。“恐怕我不明白。”

“你到底是谁？”她的眼睛几乎眯在一起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渚薰脸上挂着的还是同样的笑容，但仿佛有什么东西改变了，让人只能感到无尽的…恐惧。“我原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他说得对。她早就知道了…他…“你知道我不可能会让你成功的，对吧？”

“至少我仍这样希望。不过……”他停了下来，就这样闭上眼睛，突然间紧张气氛似乎消失了，仿佛它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等到时机到的时候再说吧。”

他从她身边走过，留给她一个谈话已经结束的印象。但当她准备继续回家的时候，渚薰转身对她说。“正如我所预料的，我不能陪伴…某个人…那么你愿意陪我吗？”

丽惊讶地眨了眨眼。

- x-x-x-x-

闲聊声包围了丽。她周围的人正在和同事聊天，顺便在贫乏的菜单上点单或只是享受几分钟远离工作的生活。

丽不做这些事。她只是皱着眉头望着对面盛的满满的盘子。

“这并不算太多，对吗？”注意到她的凝视，灰发少年问。“我并不想显得贪婪。”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会被这样的行为吓跑，”她告诉他，看完桌上三碗不同的汤，还有一碗面条、一碗米饭和一瓶被叫作可乐的碳酸饮料。“只是你不可能把这些全都吃完。”

“啊，我想我只是不习惯李林的习惯，”他承认，饶有兴趣地盯着他手上闪亮的勺子。“这实在是让人惊讶啊，他们吃下的食物居然比他们成长所需要的还多，他们真是创造了一门美丽的艺术。”

“一门艺术？”丽重复了一遍，还是无法理解他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吗，好吧，”他开始解释，一边用勺子搅拌着汤。“为了生存，他们只需要吃简单的食物就足够了。但他们把这些食物搭配在一起，给它们加佐料，直到最后，他们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杰作。这样做不只是满足它们的基本生理需求，更可以带来一种消费性的纯粹快乐。”

“根据我从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听到的内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这家自助餐厅的饭菜而言都不会同意你的说法。”

令丽难以理解的是，男孩爆发出清脆的笑声。“哈哈。幽默，这个种族拥有的另一个让人十分愉快的杰作，”随着他冷静下来，他说。“但可能的确是这样的，我比他们自己更珍惜他们的创造。这些感觉对我来说仍然是新颖的，但对他们来说，这些感觉天生就有，同时也会陪伴在他们的一生中。自从我上次感受到这些快乐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说完他就把装满的勺子送进嘴里。丽考虑了提醒他这还是烫的。但是，不管其他人怎么认为，幽默在她身上还没有完全消失。

- X-X-X-X-X-X-X-X

- X-X-X-X-X-X-X-X

“看起来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虽然没有大吃一惊，当听到那个声音时，律子还是有点惊讶。决定趁此机会休息一会，她接完控制板里最后三根电缆后就从她一直工作的控制单元上来。

“是的，”她说，低着头朝她的朋友走去，同时摸索着她实验服口袋里的烟盒。“这个分支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一旦他们完成最后部分的组装，我们可以开始第一次模拟在我们把它转移到总部之前。”

“你怎么和他们说的？”美里问，望向那些在巨像后面忙碌的技术人员。

“和往常一样：什么都没说。”律子耸耸肩。“他们习惯了不质疑命令。即使这很明显不是他们被委派的 MAGI 的维护。”

“所以…没有迹象表明指挥官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吗？”

“碇？”律子喃喃道，点燃在嘴里的香烟。她吸了几口，又吐出了一团烟雾然后继续说。“除非我们太过粗心，不然他不会注意到的。他喜欢让人们以为他无所不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专业且冷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影子。但事实上，他们是如此的接近他们的结论，以至于他已经把全部心思放在他的计划上了。他太…兴奋了…”

“兴奋？指挥官？”美里为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司令的模样而忍不住地颤抖。

“嗯，至少对他来说，”博士喃喃自语，“说起碇…我最近没有和真嗣说上话呢。”

这句话似乎并没使年轻的少校吃惊。原来就不喜与人交谈的律子因为丽的克隆人事件而变得更加沉默，至少对两个目击者来说是这样的。向她的大学老同学道歉对金发女郎来说显得十分的艰难。而对于真嗣—一个一直以来—至少在她看来—的孩子；一个比她低级的人，不是指在消极意义上，而是一个对她，一个聪明的成年人来说不得不做一个好榜样，那样的人。即使她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她还是为她在她面前表现出这样脆弱，感性的一面而尴尬。

“别担心，”美里向她保证“他比你想象中的更了解它。”

“嗯，”律子停顿了几秒，想了想这句话的意思，她手中的香烟随着火苗的跳跃在逐渐缩短。美里是想让她打起精神吗？毕竟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但作为他的监护人，美里比她更了解真嗣。尽管没有得出结论，她又开口了。

“另外，”她换个话题，“那个密码很简单破解，要改进控制系统的话没有什么难度。”

“我最好还是不要问你是怎么知道密码的，”美里吐槽了一句。

律子只是向她的朋友露出一个含义丰富的笑。“我更担心人员方面出问题。你真的确定第四适格者能做到吗？”

美里摇了摇头，也许更多的是打消自己的疑问而不是回答这个问题。“他毕竟是一名受过训练的驾驶员，所以他应该比那些需要从头学习的人更容易适应经过部分改装的操作系统。”她叹了口气。“没错，他的确年轻而且没有多少经验，但指挥官明确了丽是禁地，而找一个新人对我们根本没有好处。更何况我一点都不相信第五适格者。”

律子看着她。显然，她知道美里又窥探了第五适格者的数据。“所以你知道……？”

少校点了点头。“可能比我应该知道的要更多……”

- X-X-X-X-X-X-X-X
- X-X-X-X-X-X-X-X

“嘿，绫波！”

“是的，那不是我们的丽吗，”明日香和真嗣的一同问好让蓝发少女停在了门口。

“在我们更衣室的门口见到我很奇怪吗？”丽问，为红发女孩的语调而困惑。

明日香叹了口气，捏了捏自己的鼻梁。“幽默，丽，幽默！这是我们要学会的。”

丽选择不回答。事实上，明日香发现她似乎学会了真嗣那无视她说话的让人生气的习惯，在一起穿过走廊时，他们只会一脸茫然地点头，无论他们是否这样认为。虽然这与蓝发少女更早之前的生活中那彻底冷漠的行为相比可以视为一个进步，但明日香仍然想要拍这个笨蛋真嗣一下，为了教训他做这样一个坏的榜样。对丽来说现在还要锻炼的是偶尔说出一句“好的，明日香”（或者更糟点，“好的，亲爱的！”）。

当她注意到真嗣没有在看她的话时，她至少可以用比如“你打算替我做掉这个月剩下的家务吗？”或“你想要往咖喱里来一瓶塔巴斯哥辣酱油（一种极辣的调料）吗？”这样的问题欺负真嗣。但和他不同，丽即使不听的时候也设法去听，这正如听起来那样矛盾。

“那么，你怎么看第五适格者呢？”明日香终于谈到了和丽搭讪的真正目的，和预料的差不多她立马得到了回答。

“我相信他会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驾驶员。”其实那个问题的言外之意是说问丽对他的人格的看法，而不是对他能力的评价，丽弄混了她的本意，或者也许她只是选择忽略那个明日香不能明说的问题。

“你和他曾经呆在一起，这是真的吗？”真嗣听起来也许有点紧张，不过丽似乎没有注意到。

“是的，我陪着他到一些地方，”她承认无悔。“我不应该和别人接触吗？”

“哦，没关系，其实你这样做很好，”真嗣立马就想解除这一个可能造成糟糕后果的误解。毕竟让她变得开朗而且找到朋友显得更为重要。“但他…可能他不算…我—我想他不是作为伙伴的最佳人选，你知道吗？”

“他很危险，”明日香毫不客气地说。

但他们的警告似乎并没有让丽感到困扰。她对他们说的话的反应，就好像他们刚刚告诉她的是，天空是蓝色的一样。“我认为他对我没有恶意，”这么说完后她转身就走了。

如果是其他人这样做，明日香会把这种行为看做是对知道赢不了的争论的逃避。但如果是丽的话，很难猜测是否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是丽把内心所想的都说出来而已。

“我们只是担心你，你知道吗？”

从她突然停住脚步来看，这似乎让蓝发少女大吃一惊。“嗯…谢谢你们，”她背着身子说。“但请不用担心我。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对我没有恶意。”

- X-X-X-X-X-X-X-X

- X-X-X-X-X-X-X-X

她现在真的很讨厌同步测试。虽然过去她会借此从那曾经被她厌恶的世界中逃避，也会因为高同步率能让她受到表扬而期待测试，但是如今，测试只会让她感到单调无趣。她当然不能告诉律子她们她的同步率在战斗时肯定足够高，虽然她确实认真地考虑过这样做。但可悲的是，即使她向律子坦白，也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会相信她，并且仍然强迫她进行测试。

不由得在心中发出一声哀叹，明日香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显示真嗣所在插入栓内部情况的通讯窗口，但正当她打算移开她的视线时，眼睛余光处的什么吸引了她的注意，让她凑近了屏幕。显然，真嗣正盯着某物。虽然她看不见他在看什么，但这不难猜到。

那个神秘的使徒少年。他就坐在那里，在本属于丽的插入栓中静静地微笑，或许会像他期望的那样打破先前所有的同步率记录。即使情况和现在不同，她也永远不会成为“那家伙”的朋友，但真嗣和她不一样。在他曾经所处的情形下，无论真嗣他抱有怎样的情感，那都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它以如此疯狂的程度付诸在那个混蛋身上。

真嗣这个笨蛋以前就看不清真相，渚薰很清楚他们中必须死一个人，他也明白这“友情”到最后无论如何都会伤害到她未来的丈夫。而她知道，真嗣到现在也仍然是那个迷糊的笨蛋。

如果真嗣不能看清，那就由她来代替他做该做的事。

- X-X-X-X-

一个小时之后，同步测试终于结束了。渚薰一边希望 Lilin 不要对他们收集到的数据太感到困惑，一边微笑地爬出测试插入栓。他看见真嗣与第二适格者和他一样爬出插入栓，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不过他注意到了惣流对他的怒视。她已经知道这次测试的结果了吗？据说她很在意这些数字。

他也没有答案。当驾驶员们都前往淋浴室时，他发现他被一个体格健壮，棕色头发，穿着和他身上那身类似的黑色战斗服的和真嗣一样大的男孩挡住了去路。

“我猜你就是铃原东治吧，”渚薰打招呼。“第四适格者。”

“嗯，是的。你是新来的，嗯？”东治回答，顺带抬起了手。“渚…”

“渚薰，”渚薰友好地纠正，按照礼仪握住了那只伸出的手。

“哦，没错。那么，成为一个炮灰的感觉怎么样？”

“炮灰…？哦，是的，我听说了你的不幸的…事故…”

“是啊…”东治退了一步，带着和之前不同的眼神看向他。渚薰已经注意到，有相当多的人看着他们，但他从来都不在乎这些。“嘿，你知道吗…你走路和说话的方式…还有那笑容…你…”“男孩慢慢地挥了挥手。“我不是说我讨厌这样…但还是…”

“恐怕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是嘛，当然，没关系，”东治连忙打了个马虎眼，慢慢倒退着接近插入栓。“我应该要走了。他们还需要我为那个超级秘密…嗯，呵呵，秘密的东西。说真的，有五个驾驶员，他们可以有五个测试插入栓，不是吗？这能让事情更快。好了，再见……”

第四适格者迅速转身，嘴巴里嘟哝着插入栓中干净的 LCL 什么的。渚薰觉得那个反应非常有趣。也许之后他应该研究一下它。但现在，他更想前往淋浴室。

当发现守卫在淋浴室门口的耀眼的红发女孩时，渚薰感到有些惊讶。毕竟，她显然没去洗澡，而只是快速换了身衣服罢了，证据就是在她的头发和皮肤上还残留着 LCL 的痕迹。

“你要去哪里？”她轻蔑地吐了口唾沫。

“我只是去淋浴室洗掉我身体上剩余的 LCL，”他说得很明确。

但她摇了摇头，湿的头发甩出一些飞舞的水滴。“真嗣才进去。”

“他进去了吗？那很好，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有点少……”渚薰这样说着，同时又向淋浴室迈出了一步。但少女又阻止了他。来自碧蓝色眼眸的怒视愈演愈烈，但在他身上却没起到预期的效果。

“我想我告诉过你要远离他。”

“我道歉。我不知道我需要得到‘允许’才能靠近他，”渚薰没有理会那句话中隐含的威胁。相反他相当好奇。“我不懂……这种偏执，这种侵略性……这就是所谓的嫉妒吗？”

“你要做什么……？”随着他的缓缓靠近明日香的决心第一次减弱。她不得不开始逃避，慢慢靠在了门边的墙上，避无可避，最后让渚薰侵入了她的领域。

尽可能地逼近她，“你真的那么害怕因为我而失去他吗？”渚薰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不管多么地想隐藏，少女的眼眸再也无法掩饰她内心的恐惧。渚薰比想象中更快得到他预期的答案。

突然，明日香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让他痛得只能弯腰抱住自己的肚子，不过一秒之后他的脸庞又重新挂起了那熟悉的微笑。而红发少女则利用这个机会迅速远离。

“如果你真想知道：是的，我害怕！”她大喊着承认。“我不会让他受到伤害，无论是你或其他任何人。”

“是因为他会同样地保护你吗？”薰很好奇。

“不，是因为他现在就在保护我！”明日香坚定地回答，言语中回荡着她钢铁般的信念。

“那是他的真心吗？”尽管如此他仍然质疑。“他似乎没有这种占有欲。难道说只有我你不想分享他？”

“嘿，”她嘲笑说。“你说我有占有欲，然后又要求与你分享他？”

“我的用词可能不恰当，我承认。但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接近真嗣。你并不害怕‘那些人’伤害他。你只害怕我。”

“我……”她停下来，慌乱地掩饰自己眼眸中闪烁的不安。“我有我的理由。”

“但你甚至还不了解我，”渚薰穷追不舍，把话题转向她自己。“你眼中的我只不过是别人口中被夸张或者扭曲了的我。”

“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她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显然已经恢复了精神。“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对他好，他会受到伤害；如果你接近他，他一样会受到伤害。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想去了解你。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这同样伤害了我。”

那就是她的动机吗？“要知道，对于一个似乎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来说，像你那样站在我面前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真的只是你之前所说的那样吗，还是你有所隐瞒？”

明日香没有回答，只是咬紧牙关死死盯着他。尽管由于愤怒和沮丧而大口喘气，但她仍然挡在门口握紧拳头随时准备挥出。渚薰微微一笑。他知道他已经说中了要害。

或许明日香会一直站在门口，如果没有那只放她肩膀上让她吓了一跳的手的话。然后当她看向她身后之人的时候表情也柔和了下来。而随着注意到真嗣望着他时眼中出现的悲伤与悔恨，渚薰的笑容也微微动摇了。

“对…对不起……”他费了点力气才听清那个黑发少年的声音。这句话几乎听不见，而且很明显，真嗣正拼命让它从喉咙中吐出，可以看到他的嘴唇正在艰难的蠕动着。“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但如果没有，我…我…”

“别烦恼了，”红发少女打断他的话，一边把真嗣的手放进自己的手里，一边怒视着渚薰。“他只是个喜欢利用谎话戏弄别人的混账。听那些不能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人说话是没有用的。”

真嗣点了点头，然后就把头垂下。明日香把那视作离开的信号，于是拉起真嗣的手就往外走。这对夫妇默默地走过那个银发男孩，没有再看他一眼，直到最后连他们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

渚薰……一动没动。

- X-X-X-X-X-X-X-X
- X-X-X-X-X-X-X-X

玛雅知道很多人都嫉妒她成为 E 计划总负责人，即便这只是暂时的。作为前辈的前任助手，她的确很熟悉这份工作，也确实是目前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但要是与待在前辈的身边相比，当 E 计划的总负责人就没那么高兴了。

与其他人眼中看到的，来到这样一个位置所带来的名声和权利相反…尤其是她这样年轻的人当上了如此高的职位，她看到的只有难以承受的责任以及雪片一般多的工作压在她的肩上，这让她十分好奇她的偶像是如何处理这项工作的。

向指挥官报告最新的同步率测试的情况似乎比想象中轻松，但在这阴森可怕的办公室里与他独处实在是让她胃部抽搐到痉挛。

“我明白了，”终于，指挥官喃喃说道，这是他对目前为止收到的那最不寻常数据的唯一回应。*(指渚薰的实验数据)*

‘哦，天啊，我让他难堪了吗？我不应该总是这样的直白！’玛雅脑子里一片混乱。她试图用写字板挡住脸部，同时心中暗暗地替自己解释。‘但他自己有博士学位，不是吗？他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哦，天啊，我该怎么办？’

“老…老实说，我对这些数据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她试图辩解。“也许…也许应该让赤木博士看一眼。”

这句话几乎没有效果。等到指挥官终于表露出一些情绪的时候，本应该高兴的玛雅却被他眼神中的愤怒吓坏了。“赤木博士？”

“嗯…是的，司令，她最近一直缺席，”玛雅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尽管这不是她的本意，但她最后所做的事情却让她的偶像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由我接手这项计划的现在，我认为她…已经…已经悔过了……”

“事实上，她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他打断了她的话。年轻的女负责人为他用“我”而不是“我们”的用词而颤栗

指挥官在那之后又沉默了下来，只是凝视着黑暗中的某处。看起来他似乎已陷入了沉思，并且很快就让玛雅以为他已经完全忘记自己的存在了。她时而把目光从空旷办公室的一端移向另一端，时而盯着那些装饰房间的抽象符号，而这只是因为她正等着进一步的命令。每过几分钟玛雅就不得不转换一下重心，她很好奇是否自己已经被指挥官遗忘了，但是她不敢就这样离开。

所以当指挥官再次说话时，她十分地惊喜，虽然不知道他是在跟她还是他自己讲话。“现在先不要搭理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最后他终于抬起头看向玛雅。“你可以走了。”

- X-X-X-X-X-X-X-X

- X-X-X-X-X-X-X-X

她一直很喜欢清澈的水，因为随着水流滑过皮肤，她的身体和灵魂能同时得到净化。她最喜欢在 NERV 提供的巨大泳池游泳，不过在总部的淋浴室和浴池中也有这种感觉。而后者特别能平静她的心情，让她放空思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她使用浴室的时候通常是没有其他人在的

然而这一次，宁静被突然走近的脚步声打破。慢慢地，她半开着双眼，不过她觉得没有必要转过身和来人说话。

“这浴池可不是男女共用的。”

“我向你道歉。难道我的出现让你不安吗？”

丽没有回答。渚薰轻轻地将视线越过丽的藕一样洁白的双肩，看着她水中模糊的轮廓，而丽也同样透过水面注视着这个少年。渚薰明明知道她不会因为他的存在或他和她现在裸体相对而感到困扰，否则他也不会跟着她来这里了。等了片刻后还没得到她的回复，他就直接在她的身旁坐进了温暖的水中。

他开始保持着沉默，丽也没有要求他解释接近自己的原因。尽管她注意到有些事情正在困扰着他。

结果，最后他还是开口了。“她和他是如此的相似，我说的没错吧？”

“谁？”

“第二适格者。一个有趣的人。她的内心充斥着那样的恐惧和痛苦，以至于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她残存的幸福，即便有错过她所追寻之物的危险。而那时的他没有任何的幸福可言。但如果他真和她说的一样，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我听不懂……”

“拥有一颗和他一样脆弱的心，”渚薰继续说，没有真正解答她的疑惑。“而你也一样，”他评论道，带着他暂时恢复的特有的笑容瞥了她一眼。但很快又恢复了他沉思的表情。“难道Lilin 都是这样的吗？我想我明白他们了。我知道他们总是觉得痛苦。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彼此排斥，以免受伤，但这也将自己从那些可以减轻他们痛苦的人那里隔离开了。但我知道他，他的痛苦的强度，属于一种特殊的情况。现在我知道其他人是否，不是忘记他们的痛苦，而是知道如何更好地隐藏它。”

“我不是……”她试图否认，但却被立即打断了。

“不，你确实与他们很相似。不知道这是因为你的基因，还是因为你在他们中间生活了这么久，即使是我也无法确定。”

“也许这不仅仅是他们，而是所有生物的特征。”她眯起眼睛。“不然你怎么会和我坐在我旁边，而不是跟他在一起呢？”

起初他异乎寻常地安静，这证实了她话题转换的成功。“当时机来临的时候，我会面对他。”

“那为什么现在不呢？你等待的理由是什么？”

他又一次因为她的话而沉思。他那纠结的表情几乎让她以为他突然被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替代。或许他擅长于读懂别人的思维和情感，但…和许多人一样--轮到他自己的时候，就不能做到同样得富有洞察力了

“也许你是对的，”他最终承认。“这个…恐惧…它可能是比我想象中的更强烈的情感。但是我不能再继续拖延了。”

要想理解他的话的含义并不难。“所以说你很快就会行动……”

“是的……”

“你清楚我不会让你成功的吗？”

“我仍然希望……”

这是他们沉默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很难知道过了多久，因为房间内就只有水滴滴在水面以及由于他们轻轻的摇动而造成的水花溅起的声音。但是，无论是过了三分钟还是三小时，甚至是到了关灯的时候，两个人也都不在乎。

最后，丽从已经冷下来的浴池里站起。她最后一次看他，仿佛在确认他实际上还在那里。而她的注视被还以一个勉强的微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丽擦干了自己身上的水，收拾完东西并换上衣服就直接走出了浴室。

- X-X-X-X-X-X-X-X

- X-X-X-X-X-X-X-X

“这糟糕的场景似曾相识啊，”冬月一边举起双手，一边说道。不过他声音中的戏谑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尤为怪异，但他并不认为他身后的那个男人会伤害他。因为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他早就已经死了。

“抱歉，一般来讲我不喜欢多次打扰别人，”入侵者道歉，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除非它涉及到同一个女人。你的守卫仍然无法对意外情况作出适当的反应，这可不能怪我。我猜上一次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教训。”

“我必须承认，我，同样，不想再见到你，加持先生。”尽管没有得到允许可冬月还是转身了。

“老实说，我也一样，”加持耸了耸肩，脸上依然挂着得意的笑。他把枪从冬月的腰间拿开，关上了保险，再将它放回西装下的手枪皮套中。

“那么你找我干什么呢？我以为你和 SEELE 已经解除劳动合同了，而这也不是政府的作风。”

“是的，也许你是对的，”加持同意。“但是我的灵魂催促着我去挖掘被无数死亡掩盖起来的 15 年前的真相。好吧，也许只有我自己和仅仅一手之数的人——不过是上帝之手。（注：原句为 *Well, maybe myself and a handful of others – a handful, if we're talking about a God's hand that is.*）

冬月挑了挑他灰色的眉毛。“是吗？可我了解的是，你意识到你对真理的追求已经结束，并将它传承了下去。”

“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想的，”加持耸耸肩无奈的承认。“但后来我发现还有一些十分有趣的秘密没有被我察觉，所以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让我有时间可以调查它们。”

“最终你会发现生活中总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值得去调查。不过这次我猜你或许指的是第二、第三适格者的非凡经历。”

只有这一次，胡子拉碴的脸上那轻浮而自信的笑容消失了。“难道你知道他们的事吗？”

冬月点了点头，肯定了这个男人的猜想。“到目前为止，它虽然只是一个基于间接证据得出的猜想，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但这足以让碇就真嗣他们所知道的而紧张。我

不知道他对于他们有怎样的计划，因为他们，或者说至少真嗣，很可能在消灭十七使徒后也仍然被需要，但我认为他不会太久地坐视他们干扰他完美的计划。”

“作为一个总是站在他的身后值得信赖的人，你听起来并不认同他的作为。”

“作为一个观察我们这么久的人，你对我的了解出乎意料的少，”冬月回了一句。“从过去到现在，我对他的很多决定都持反对态度。但除了传达他的命令之外，我别无选择。不过我承认，有时我本应该更强势一点。”

他深吸了一口气，当他挺直身子的时候突然察觉到了自己的年迈。“现在我代表碇唯而不是碇元渡。当初碇源渡他们向我解释他们反抗，那个我即将发现的—SEELE 的老人们的计划时，我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了。但由于无法面对妻子的牺牲，源渡改变了计划。他不再想要阻止第三次冲击，如今他以自己的一能让他与唯重聚的版本为目标，并创造了一个触媒，通过它就可以控制第三次冲击。”

“丽？”加持猜对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他呢？”

“我不再相信有办法能够阻止第三次冲击了。而且虽然听上去让人难以相信，但其实源渡的计划和 SEELE 相比只是一个拿着草叉的恶魔。”

“你似乎很肯定。”

冬月点了点头。“原来的计划包括了在其余所有使徒都被打败后莉莉丝与亚当的死亡，所以亚当与莉莉丝不能被用来启动仪式。因此在碇拥有 EVA 全机体和他手上的亚当的情况下，SEELE 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还有可能可以在仪式发动之前抓住老人们。”

冬月为特工的愚蠢皱了皱眉头。“你应该知道，SEELE 太强大了，老人们不可能被轻易地抓住。”

但加持只是摇了摇头。“没有人能强大到足以对抗整个人类。”

老人忍不住笑了。那个天真的想法使他想起了某个人。“你怎样让全部人类都知道？指控他们的证据或许存在，但很难解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而更难的是如何保证指控不被扳倒。我曾经和你一样愚蠢地认为可以通过揭露他们的恶行来扳倒老人们。但实际上如果当初我用我所收集的资料去与碇对质时没有得到在这里工作的机会，我会在把资料公之于众之前就死了。”

“哦，我知道。事实上，在与山木先生的一段谈话后我才萌生了再度拜访你的想法。”加持挠了挠下巴。“我只想知道：你还留有资料吗？”

“你知道你没有机会把他们展现在世人面前，”冬月再次提醒。

但前间谍只是咧着嘴笑。“还是让我自己担心吧。所以呢，你有还是没有？”

冬月想了想，无奈地摇了摇头。“恐怕当我加入了 GEHIRN 的时候大多数资料就已经被处理掉了，”他说。失望写满在对方的脸上，而冬月也不能因此责怪他。多年地工作，到头来只有这样一个猝不及防的结果，一个崇高但却化为乌有的追求。然而，他却做不了任何事情来帮他…

他能吗？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没有。”冬月闭上眼睛叹了一口气。“明天下午七点后到长尾山口站，那里的垃圾桶里会出现一个磁盘。”

- X-X-X-X-X-X-X-X

- X-X-X-X-X-X-X-X

渚薰静静站在格纳库的舰桥上脸上带着肃穆的笑容。他很遗憾不得不这样做，但丽是对的。他不能再等了。即使他清楚知道他要找的并不在那儿，他仍然愿意作为 SEELE 的棋子进入这个老人们为他准备的陷阱。他本希望能有另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把一些真嗣本该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但那显然已经做不到了。这将是他的唯一的机会。

所以，渚薰抬头望向这个被迫再次使用的巨大野兽。“来吧，亚当的分身，Lilin 的仆人。”

但当他转过身二号机却纹丝不动，仿佛并不承认他的命令。

“不像预期那样服从我的命令吗，我明白了……”渚薰沉声说道脸上却没有任何失望的迹象。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他看向了初号机，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如果角色颠倒的话那一定很有趣。不过恐怕我没有机会可以让她跟我一起行动了。所以，正如注定的那样事情将会按照原来的轨迹发生。”

最后的使者转身面向红色巨兽，随着渚薰释放出他真正的实力，他的身子逐渐从地面升起悬浮在空中，与此同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和他相似的野兽体内响起。

“因此，亚当的后裔，压抑你心中 Lilin 灵魂的声音听从我的命令，这是命中注定的！”

然后——野兽醒来。

X—

“EVA 二号机活动！”日向喊道，警报立刻响起由于格纳库内突发的紧急事件。

“怎么可能？”这让美里大吃一惊，就像指挥中心的其他人一样。他们难道不打算告诉她就去追使徒吗？

“明日香？”

她祈祷她关于驾驶员的问题会得到否定的回答。如果真嗣他们去追逐然后杀死一个“无辜的男孩同时也是和他们一样的驾驶员”，他们会陷入大的麻烦之中。即使后来证明了他是一个使徒，他们该怎么解释他们如何知道的？

然而，玛雅的摇头埋葬了任何可能给予安慰的希望。“分辨不出，我们从插入栓上没有得到任何信号！”

“不能分辨吗？”少校琢磨着。“这难道是第五适格者…？”

马上她就得到了她的答案。“确认中央教条区出现 AT-Field！”

“二号机？”她不得不问，尽管她知道她接下来会听到什么。

“不是，图样蓝色。不会错的，那是使徒！”

X—

蓝色图样的源头继续保持前进的态势，顺道用强大的巨兽扫清主垂直沟上的障碍，在那之后他就能顺利抵达他的目的地。Tabris 凭借着 AT-Field 缓缓地降落，身旁环绕着二号机巨大的手。他并不需要抓紧时间。事实上，他正在等待，等待着某个人的来临。终于，他看到通体紫色的 EVA 初号机从上方通道进入主垂直沟。

他的笑容愈发灿烂。“你迟到了，真嗣。”

“不，时间刚刚好！”

有那么一会儿，看似永恒的微笑被惊讶的神情所代替，因为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存在。但那已经太晚了。二号机迄今为止环绕在他身旁的双手如同要碾碎一般的握住他。“强大的不可思议，我必须承认。你与她之间的联系一定十分紧密以至于她能把你藏起来而不让我发现。更不用说可以从我手中夺走她的控制权了。”

“我通常不介意赞美，但你可以收回你的恭维了！”第二适格者爆发出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声音。“除非这是你想说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的话？”他平静地回答。“不，还没到那个时候。在此之前我还有话要对他说。”

“我警告过你！我不会让你再接近他了！”明日香喊道，他能感受到巨大手掌对他的挤压变得更紧了。

“恐怕我不能照你说的去做。如果不是愚蠢地认为二号机中无人然后又被吸引了注意力，我又怎么会到这地步。”

“哦，可是现在的情况对你来说很不利！我不认为目前你还有别的选择！”

渚薰笑了笑然后就闭上了眼睛。“看来他选得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他轻声说。尽管面对着红色的巨兽他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一个忠实的伴侣，即使处于人生最艰难的日子也会不离不弃，即使许下一个只能得到些许回报，但可能失去更多的承诺也会坚守，就像他

自己一样。这种最难形成的联系同时也最难被打破。当两颗脆弱的心结合在一起时，它们不再是轻轻一碰就碎的玻璃，而是经历万年风沙洗礼也依旧熠熠生辉的钻石。”

“什么…你在说什么？”

“真嗣随时可能会到。既然你成功打乱了我的计划，我们就得加快速度了。再见吧，碓夫人。”

“嘿！什么…？”

在她说完她的问题之前，她的话语突然变成了刺耳的尖叫声，随着一个 AT-Field 出现在 EVA 二号机的手与胳膊之间，正紧紧握住渚薰的手掌被精准地切下。

巨大的手急速跌入深渊，而他也从变得无力的手中挣脱开来。在第二适格者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前，他逆转了 AT-Field 出力的方向，之前用来降低他们下落速度的力量，如今用来给巨人加速，巨像不断冲破剩余的障碍而他则紧跟其后。

X—

真嗣一点都不喜欢他所看到的一切。利用二号机作为攻城槌，渚薰突然加速下落，而即使这个经验丰富的驾驶员让自己通过自由下落穿过主垂直沟，他也不可能及时赶上他们。即便有重力的牵引让 EVA 下来的速度不断加快，当他四肢着地落到这个看起来没有尽头的深渊底端时，仍然花了很多很多，简直让人发狂的时间。着地时产生的巨大冲击让他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被震碎了。之后他又不得不再花一些时间让自己找到在这个奇异的地下世界的方向感，而从周围玫瑰色的天空和石笋状的冰柱可以隐约看出第二次冲击后的南极的影子。调整完以后真嗣的目光很快就落在了正趴在冰面上似乎已无力站起的红色 EVA 上。

“明日香！”真嗣喊道：“你没事吧？”！”

“我没事。只是一只是有一点…一点头晕，”她呻吟着回答。“不要浪费时间，去拦住他！”他朝着通信窗口点点头，刚准备驾驶初号机往前追突然明日香的声音再次响起。“还有，真嗣？”

“嗯？”

“对不起。”

他没有回复。因为没有必要。闭上双眼，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朝远处那个小小的漂浮着正在靠近“天国之门”的身影狂奔而去。然而，无论如何光滑的冰面上拼命加速，他还是太慢了。大门开了，露出被钉在 LCL 大湖中间十字架上的巨大白色生物。直到体型上远远小于它的使徒飘到莉莉丝面前，真嗣才勉强赶上。

“薰！”

“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刻。与此同时我也在恐惧着这一刻。不过……”第十七使徒转过身来，对他露出一个微弱的笑容。“我很高兴终于能再见到了，碓真嗣。”

然后，初号机握紧了灰发少年。而他满怀期待地闭上了眼睛。

X—

所有人都在沉默地等待着结果的出现，究竟是使徒的生命迹象停止还是初号机遭受与德国分部所属 EVA 的同样的命运呢？即使是碓源渡那样的人也不能否认他的紧张，尽管他常常能在危急时刻保持镇静。但是现在使徒太接近了。

由于他们的力量和狡诈，在此之前没有谁曾抵达过天国之门，而这一个刚刚跨过去。也许是他低估了这个“少年”和那些不顾一切送他过来的老人们

在所有人察觉之前，大地突然由于巨大的冲击而开始震颤；全息画面出现一次静态的爆发。

“前所未见的强力 AT-Field！”其中一个技术人员喊道。

“光波，电磁波，粒子都被遮蔽了！”另一个大喊。“什么都检测不到！”

“难道他一直都在等待能与初号机单独相处的机会吗？”冬月朝他旁边沉声说道，声音低的连舰桥工作人员都听不到。

“可那是为了什么呢？二者都应该不是他真正要寻找的那个啊；”源渡回答，感受着他右手白色手套下的亚当之卵。“除非…他对驾驶员更感兴趣。”

“和他战斗？”前教授问道。“亦或是帮助他？”

源渡也无法给出答案。而且他也没有时间去思考了。

“第二个 AT-Field！”

“最终教条区的结界周边出现跟刚刚同等的 AT-Field！”

“侵入结界中了！”

“难道是…新的使徒？”

“不行！无法确认…啊，不，它消失了！”

“使徒…消失了？！”

现在源渡可以让自己靠在交叉的双手后放心得意地笑了。不像他下面焦急的下属，关于那所谓“另一个使徒”是谁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当然，与之前不同他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冬月显然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是她，不是吗？”

“没错。看来我们注定是胜利者。”

这看起来是如此的不真实。他前进道路上最后一个障碍也即将被扫除。那么多年后，他梦想成真的那一天终于要来临了。

“让情报二课准备行动，”这句话惊到了他的副指挥官。

“笨！”冬月警告他。“难道你不认为这很愚蠢吗？现在的话还为时尚早，要知道 SEELE 还在行动。”

“无论他们行动有多快都没关系。一旦十七使徒被消灭，我们会比他们更快。我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那为什么还要操心？”

“因为现在我不能冒着被别人从背后偷袭的风险。”

“真的只是这样吗，”老人会意地说，“还是说你只是好奇？”

X—

“我不能…”

真嗣曾想过毫不犹豫地解决这件事。狠下心肠地杀死薰，然后就这样结束它。而之后真嗣也会开始不可避免地憎恨自己，因为他本可以避免重温那样一个对他来说显得既漫长又痛苦的时刻。但当他收拢使徒周围巨大的拳头时，他的本心再次接管了意志。“我不能这样做，薰…”

“正如我曾告诉过你的，即使我死在这里对我来说也没关系。生与死对我来说就如同时间与空间一样没有区别…”

“时间…？”真嗣低声反复。“再次见到你…”“正如我曾告诉过你的…”他的脑袋装满了这些话，但直到他彻底冷静下来才明白它们的含义。“你~？是你在这背后吗？是你把我们送回来了？！”

“我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肯定。但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直都在被注视着，你的恐惧与悲伤一览无余，那是如此的令人心痛与怜悯。因此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它立刻被实现了……”

“愿望？”真嗣质问。“你说我希望这样？你说我想离开我的——我的孩子？”

“事实上是你，但也不是你。你还记得你回到现在的前一天吗？”

“什么…？”他喃喃地说，很容易回想起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小女孩的情景。

- 0-0-0-0-0-0-0-0-0

- 0-0-0-0-0-0-0-0-0

明日香站在阿秋房间的门口，正如真嗣以前无数次发现她的那样。他悄悄地从后面抱住她，把下巴靠在她的肩上，顺着她的目光注视着女儿熟睡的样子。

“我们不应该让她换上睡衣吗？”他低声说，傻笑地看着被毯子遮住半边身子的阿秋，她的左腿随意地踢蹬，身上仍然穿着她的裤子和T恤。

不过明日香摇了摇头“她刚刚在门廊上睡着了。我很高兴她能抱到床上而没有弄醒她。我可不想再让她起来闹腾。”

在任何其他的场合下，他都会被这句充满抱怨意味的话逗笑。毕竟，他总是第一时间就能知道当她被弄醒时他的小淘气会怎样。要么暴躁起来扰得家里翻天覆地要么到处跑动再次变得充满活力，这总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让她重新回去睡觉。

但明日香悲伤的神情和空洞的声音让他实在笑不出来。“怎么了？”他轻声问。

“什么怎么了？”她故作不知。可是太过明显的伪装已经暴露了她。

“最近你好像在想些什么事情，”最终他还是说出了他的担忧。“你常常像那样看着她。”

“像‘那样’？”明日香说。“我只是正常地看着我的孩子啊。”

“不，不是这样的。当你和她呆在一起的时候，你表现得和平常一样，所以她没有注意到，但是只要她一转身，你脸上就挂满了忧愁看起来好像因为某件事而感到困扰。”

她叹了口气原本挺直的身子也略显佝偻，最后她还是放弃了。“这只是…自从我们上一次的旅行…自从她一直询问…我才开始了解到她是多么的孤独，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真嗣后悔问了这个蠢问题。“嗯……可是我-我想我们除了尽可能多地陪伴她，做不到更多的事了。”

“是的，但…只和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是最糟糕的成长方式，她本不会失去与别人交流的机会，可是现在她连她错过了什么都永远不可能知道。”她摇了摇头。“最近，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她的生活将会怎样？。她现在已经快四岁了。她将在幼儿园上学，会遇见其他人，然后交…朋友…”

当真嗣看到她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也觉得自己的心在绞痛。不只是因为这些想法显然让她很伤心，更因为他也觉得她是对的。自从阿秋开始询问关于其他人的事，他就一直在琢磨这个。关于朋友。（注：原句为 *About friends*。译者也不懂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他们可以尽力做最好的父母，但这足以让她一直快乐地生活下去吗？

“说实话，我……我只是希望我能做点什么让她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一个她能像普通女孩那样长大的生活。”

“是啊…”真嗣喃喃道，看着熟睡中还到处折腾的孩子。“我也是……”

- 0-0-0-0-0-0-0-0

- 0-0-0-0-0-0-0-0

“这就是原因吗？！”真嗣大喊。“就因为这样一个愚蠢的愿望？你带阿秋远离我们，就只是因为我们希望她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吗？”

“对此我感到深深的歉意。但是现在你显然认定把她和你们带回到这个时候对你的祈求来说只起到反作用。”

“什-什么？这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意义？”薰很不解，对他的结论感到十分惊讶。“你希望能为你的女儿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了给你这个机会，你被带回到现在，在这里你将能够实现你的愿望。”

“但我们做不到！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东治依然受伤。明日香仍然受到折磨。丽还是死了。现在我又要再一次地杀死你！”真嗣强忍愤怒的啜泣。“而且这些事情没有一个能把我的女儿带回来！”

“但是你的朋友们的伤势并没有他们原来那样的严重。你的妻子也没有将她的心与每个人隔开，包括她自己。而尽管绫波的身体改变了，她的灵魂和情感却没有，因为她的朋友们没有离开她。”随着解释完，薰闭上了眼睛，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我能理解失去孩子对你造成的痛苦，对此我很抱歉。我也能理解因此现在你对我的憎恨，我同样不怪你。也许它会帮助你进行这次选择。但是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产生分歧。相信我，真嗣。只要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再次找到幸福的。”

“但那永远都不会再是她了！”真嗣痛苦地喊道。他明白，像薰这样的人，他所谓的幸福就是拥有一个家庭。但是幸福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如果没有她，我又怎么可能再次快乐呢？”

“不要害怕。你不是一个人，”渚薰，然而，再一次向他保证。“现在，不要再犹豫了。我虽然被冠以自由之名，但那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我的选择与我的同胞一样受限，无法抗拒内心受到的召唤。我真正的自由只能由你，我的朋友，来实现了。”

“但是…”一词卡在真嗣的喉咙里。与当初的相似令他不住地颤抖。“我…我不想再这样做了。你不能忽视它吗？那个召唤？我…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薰，别这样…”

但他只是继续用他令人安心（抚慰）的声音说着。“你并不需要我来实现你的愿望，”他拒绝了真嗣，然后抬起了头仿佛上面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你的盟友比你想象中的要多。”

X—

丽回应着来自初号机手中的少年的注视。在她所处的位置，她无法听清他们的对话，但却可以看到他脸上高兴的笑容。他知道是她干扰了他的 AT-Field，致使他如此脆弱。他知道她不会让他成功。他知道…

那就是…他笑的…原因吗？

X—

“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不管是这样还是以其他的方式。真嗣，你已经不再是那个我曾经认识的容易害羞的男孩了。你已经找到了你自己的价值。你已经找到了你存在的理由。你不应该因为我而放弃。”薰再次鼓励他。“你不想再见到他们了吗？”

“可是你……？”真嗣的声音越来越轻。他知道薰指的是什么。如果他现在不那样做，薰就不得不与莉莉丝融合，开启第三次冲击。而这一次，他们将不会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他再也见不到任何人了…

“我知道了…原来你还没有意识到……”渚薰笑了。“但那并不重要。你最终还是会明白的。意料之外的惊喜总是比预想到的更让人高兴，”薰沉思着，而对真嗣来说仿佛被他那红色的眼睛盯着，如同他们之间没有 EVA 一样。“所以，真嗣，做出你的决定。继续生活。继续保护你所爱的人。”

真嗣低下了头。他想反驳，说就算他这样做了，他也不可能实现这两个愿望。但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薰是对的。

“对不起……”

“不用这样……”

真嗣闭上眼睛。仅仅轻拉一下手柄。甚至都没有看，他也知道这结束了。

十七使徒死了。

- X-X-X-X—

明日香咒骂自己，随着电梯的上升来回踱步。她又一次失败了，让真嗣一个人担负起这可怕的重任，甚至没能在那里支持他。更不用说她教训那个使徒的计划失败了。

她现在只希望 EVA 能尽快地修复完全。因为一个很大的麻烦马上就要摆在他们面前，为此她和她的二号机必须处于巅峰状态。那场战斗十分困难-但她决不能失败。绝不会再一次地失败了。

电梯门终于开了，然后明日香走了出去-但马上又惊讶地停住脚步，她被拦住了。
“驾驶员惣流？”

- X-X-X-X-

插入栓已经排出了，但真嗣仍然没有要出去的打算。不知怎么回事，他就是单纯地不想动。他依稀只记得最后驾驶 EVA 初号机从最终教条中返回。

他们-其它所有使徒-都是巨大的怪物，只会摧毁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他们是如此的怪异，如此的虚幻，以至于很容易不把他们当作生物。可以轻易地杀死他们而不感到内疚。

但薰和他们不一样。他是如此…与人类相似。

那是多么的愚蠢啊，居然认为第二次会更轻松。

他喘着气，试图迫使胸口的痛苦随着空气一同排出。之后他终于找到了爬出插入栓的力量，尽管身体十分痛苦但他还是缓缓地爬出了插入栓。当他正准备离开时，他差点撞上了不知何时出现的五个黑衣壮汉中的一个，而他们的衣服上则标识着情报二课。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们一张张隐藏在墨镜下的冰冷面孔。

真嗣退了一步。他不喜欢这个样子。不仅因为这与他所记得的过去完全不同，还为他们出现在这里的目的而恐惧。

“驾驶员碇，”那个差点被撞到的壮汉发出令人生畏的声音，他的手紧紧抓住真嗣的肩膀。“根据指挥官的命令，由于反叛 NERV，你被逮捕了。”

- X-X-X-X-X-X-X-X-X-X-X-X-X-X-X-X

- X-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 这下你们懂了吧，大秘密终于揭晓了，现在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回来的了…还没有？…啊，好吧，我猜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有和真嗣一样对“愿望”-即解释-的那种反应，并且已经准备对我施用等待已久的刑罚。但是，你知道，虽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也可能是因为我无意中激起了太多关于“秘密”的争论，但对我来说它根本不重要。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不是他们如何回来，而是他们回来后做了什么。我知道这个你可能从讲故事基础中找不到（除了“DON'T! I”名单），但是，嘿，我只是个普通人，想写一篇同人看看好不好玩（差不多是五年前我有了写这个故事的想法）。本来，我甚至不想给出这个的任何解释，但当我慢慢回顾时，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有超出我预期的兴趣，这意味着我不能就这样简单地处理。然而，我仍然尽可能地保持它的模糊，至少对于是谁满足他们的愿望而言；可能是薰，普通的使徒，丽 or 莉莉丝，其他一些更高的存在，真嗣未知的潜在能力，外星人，安诺（注：原句为 Anno），或者是你的妈妈。

我希望渚薰和丽没有配对尽管有在薰/丽上的蹩脚的尝试。毕竟，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喜欢把她与任何人配对。我会说：“丽最多属于他与真嗣共享的”，但这可能起了反作用，因为那段描述经常被看作是浪漫的场景…被某些人。但并不是那样的，这只是一个-嗯，我也不确定这是否可以被称之为友谊。他们只是分享一些时间并且向对方学习。

而第二个场景则暗示美里的行动，那个想法很快就报废了（甚至让日向监听的线也是在之后被添加的），我所计划的就是直接重述 TV 中的场景；充其量有些地方表明美里似乎已经

知道了一切。我真的没有在这一章花太多心思，在我重点关注薰以后尤其明显。一个 LD (译者猜是读者) 对这一章最大的抱怨 (除了我的英语: P) 是明日香和真嗣没有尝试询问薰关于阿秋的事情，尽管他们猜测他可能知道一些消息。可惜的是，他 (指 LD) 没有/将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发言来让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我实在不想改变结局了。所以作为替代，我做了一些轻微的补充，尤其在明日香阻止薰进入淋浴室的场景的结尾处-真嗣保持沉默并且立刻跟着她离开。

另一个“最后时刻的补充”：他们与光还有剑介告别的场景应该在洗澡情节 (美里跟片片讲话) 之后，而这也与 TV 中的剧情契合。我实际想将它稍微移前一点 (由于其他原因)，但我注意到，这样安排与开头明智的主题更搭。虽然目前就“原始”时间线来说时间排序有点混乱 (指美里和片片那一段)，但是这样子真的很适合过渡到它的下一个场景-明日香和真嗣很有精神地回到公寓。

【作者随笔】

-这里提到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开放的解释。我绝对不会去说这一切都应被视为事实，特别是当它涉及到薰的奇怪话语的意义的时候。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又做了一点“最后时刻的补充”。只是一点点餐厅的细节。我曾考虑让薰“分析”可乐的影响。但汤的事情与我已经有的想法更契合。

长尾山口站曾在第四章被提到。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发现；不过箱根的交通系统布局实在是让我头痛。

就我的理解，在美国幼儿园和学前班被“融合” (在我看来)，所以我不太确定阿秋是否要去前者上学。而对于日本的情况，我知之甚少，但明日香是德国人 (译者语：明日香应该是美籍德日混血儿)，我总是能联系她自己来判断她的孩子的行为。； P (注：原句为 I can always relate on her judging by her own heritage)

所以…就此结束数字-“现在”/行动-“过去”章节的转换 (译者语：指奇数章节名为第 xx 使徒，而偶数章节以动作来命名)。虽然我可以一直保持它，通过，比方说，分开“发展”，但那会是两个有着相似主题的动作-章节，而且也并不合适，在我看来。并且我认为在这里结束它并不算太糟，因为这可以很好地标志着“TV 剧情”的结束 (是的，我决定忽略 TV 版 25 和 26 集)。我不想单独写“电影”部分，但如果你把它当做电影的话那是最好的。那么现在来

停！别动！停下！分离！就在这里！

“我的” EOE 即将到来，而且和 NGE 中最突出的主题一样分开 (“Air”注重行为而“真心为你”注重强烈的精神)，这将是一个由 T2t (The 2nd try) 独特的前进-回溯模式分割的“双部连放式电影”。

所以，敬请期待“最后的结局”！

【译者的话】 十分感谢各位能看到最后，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表示 The 2nd try 这本同人我是非常喜欢的，当初在香吧看到的时候就沉迷上了，当最后发现这本书没有翻译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当时自己也萌生了翻译接下来章节的想法，但苦于那个时候正读高中，所以没有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现在升到大学后才终于有时间与精力。这一章篇幅为 2W6 字，对于第一次翻译的我来说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果翻译上出现问题也请大家多多包涵。然后呢由于与一位前辈撞车了，所以第十二章的翻译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即使我会翻译第十二章，也是等到全部翻完才会发上来，所以就请大家别苦苦等待了，如果把第十二章翻译完发上去的话会在原贴发消息的，所以大家只用注意收藏有没有红点就好了。

另外：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推荐 OriginalX 前辈翻译的 EVA 经典真丽向同人小说—*Evangelion_SR*。希望前辈做出的贡献能被更多人知晓。

<https://tieba.baidu.com/p/1220240972>。



第十二章：最后

“你这个混蛋！你对她一无所知！你根本不配谈论她！我发誓，如果你再多说一遍她的名字，我就杀了你！”

“杀了我？可是你的处境似乎并不允许你来威胁我。暂且不谈这个……”他不慌不忙地推了推眼镜。“你这样的谈话方式可不像是一位母亲的样子……”

“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啊…了…你…”

看着面前的那个人倒了下去，碓源渡禁不住把手伸向刚刚差点被那双拷着的手够着的颈处，但是最后又转而整理起自己的制服来掩饰他暴露的情绪。尽管他不会承认，但是当她挣脱束缚扑到办公桌上时他确实一瞬间被惊住了。也许先拿那个男孩开刀会更好…

- X-X-X-X-X-X-X-X

The 2nd try

The Final

- X-X-X-X-X-X-X-X

他一直都很讨厌这些牢房。

当然，监狱本来就不会受到它的居民的喜欢，可在这里，他怀疑任何一个重视人权的国家都不会接受这些牢房。

而显然 NERV 从来没考虑过那些。

在这个狭窄阴暗的监禁室中，坚硬的床板和冰冷的马桶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空间，如果那些被关进这里的正常人没有立即遭受幽闭恐惧症的折磨，那唯一且仅可能的原因就是房间中仿佛永恒不变的黑暗。而这正是这里最可怕的心理武器了；剥夺一个人分辨时间流逝的能力，让人无事可做只得思考。

真嗣想了很多…自从他被关进这里。思索着、担忧着。

他本应该预料到这一点的。他们一直在拼命思索要如何改变惨痛的未来，却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碓源渡不是蠢货，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周密不会让他注意到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但显然他们仍是不够谨慎，让他的父亲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为什么是在现在？他们已经这样接近…

不过对他来说现在还不清楚明日香的情况才是最糟糕的。实际上他并不期望他们会被允许关

在一起，甚至于能有人回答自己关于她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同样的。但是，随着不得不忍受着没有她消息的时间的增长，他的心情就越发的急躁与不安。

此刻在他心中，他想为自己这个月来让她在担心和焦虑中煎熬而道歉，这样的想法已经盘旋不下百次了

他在这里到底多久了呢？在他的印象中，日本战略自卫队（以下简称战自队）现在也许已经渗透进总部，直奔这个，和上次由于自己的缘故一样容易找到的，关押犯人的牢房。不过也可能那些冷酷的士兵已经到了，只是并不关心这些牢房，而这意味着已经没有 NERV 的人能放他们出去了。

真嗣沮丧地朝着墙壁踢了一脚。让他吃惊的是，光线从突然敞开的牢门中照进了原本漆黑一片的房间里，但马上所有以为他不小心碰到某个秘密机关的荒谬想法随着两位 NERV 特务模糊的身影进入视野而被打消了。

“碇司令想和你谈谈。”

- X-X-X-X-

‘爸爸’。

真嗣不知道他现在还能不能把眼前这个男人重新看作是他的父亲。那个人现在就坐在那张自命不凡的桌子后，用审视罪犯的眼神盯着他的儿子—就和他盯着任何人一样。他甚至都没有表现出一丁点作为一个父亲对他叛逆子女的失望…

“你们可以下去了，”碇源渡吩咐那两个带真嗣来办公室的特务。

“这样好吗，司令？”其中一个问到。“之前…？”

“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不用，司令！”两人仓促地敬了一礼

注视着两个面无表情的人关上身后的大门，真嗣嘲弄而又略显疲惫地笑了笑。“今天的你似乎更有胆量了，”他讽刺地说道，一边晃了晃他手腕上拷着的那对显得过分小心的三重手铐，发出稀里哗啦的的响声。

带着在之前监禁期间里压抑的沮丧，他决定不再伪装自己。因为那再也没有必要了；扮演成过去逆来顺受的自己，缺乏安全感而又无知，对他现在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如今他的父亲一定是有了极大的把握才敢做得这么彻底，而如果他不坦言的话想必这个男人还会继续监禁他们的。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到底知道了多少。

碇源渡似乎并不在意他那不同寻常的厚脸皮。“我比较想私下讨论这个问题，”他平静地说。“而我认为你也愿意这样做。毕竟到目前为止，你都十分谨慎地隐藏你从未来穿越回来的这

个秘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做点预防措施。”

真嗣的视线落在了他父亲手边的那把枪上，但比起这个，他先前担忧的事情得到了证实更让人困扰。

“第二适格者，”碇源渡继续说着，“她面对我的问题反应相当地剧烈，尤其是当我们谈到第十五使徒事件中你们两人的对话时。当我问到关于那个…‘阿秋’的时候，她还试图攻击我，我们不得不给她注射镇静剂让她安静下来。”

真嗣颤抖的手指狠狠地扎进了他的手心。即使在以前的时候自己也很少感到现在这般沸腾的怒火。现在唯一能让他保持理性的理由是他知道这个男人只是想借此激怒自己而他绝不会让这个想法得逞。如果他真的伤害了明日香，日后他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你…你想要知道什么？”真嗣咬牙切齿地挤出了点声音。

“我敢肯定你知道的。”碇源渡推了推他的眼镜，然后继续。“我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什么？”这并不是说真嗣没听懂。预知未来对任何人都极具诱惑力，而对于碇源渡这样计划进行到关键时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所无法相信的是面前那个男人的傲慢。

然而，碇源渡却误解了他的反应。“你没必要这么愚钝地表演。我知道你已经全都见证过了。和惣流的谈话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由于她的不合作，我还不清楚事情的细节。”

真嗣试图强咽下自己的怒火，但收效甚微。“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说得更多？你是打算要拷打我？还是在我面前折磨她？”

然而，这个姓碇的男人接下来的话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你是…”他近乎恳求的说道，“我的儿子…”

真嗣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他嘶哑地低语，颤抖的双手不自觉地拽着拷在手腕上的镣铐。“什么？这些话…我以前是多么渴望听到这些话…而你怎敢，”眼里含着泪水，但他分不清到底是因为愤怒还是失望，“你现在怎敢说出口？你从来就不是我的父亲。你抛弃了我，又轻易地喊我回来强迫我为你驾驶，让我度过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而就在几小时前，你把我关起来，威胁要杀了我，甚至还用我失去的孩子折磨我爱的女人。你现在又希望我当一个…听话的好儿子…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

“这将是最好的方法，”碇源渡毫不否认，“但我也会在必要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我…我讨厌成为你的儿子。我讨厌是你做我的父亲。因为…因为我真的希望这一刻我能全身心地恨你。”真嗣不停地用手抹去流下的眼泪，但却怎样也都擦不尽，当他把目光从地面重新移向身前之人时脸颊上还遍布着泪水留下的痕迹；这时一个冷酷，疯狂的笑容蔓延在了他的脸上。“你真的想知道吗？那好，”他一字一句地吼出来。“你会死！”

这句话就算触动到了碇源渡的某根心弦，他也不会表现出来。“苍白的恐吓对你没有好处。”

真嗣收起了那个笑容，和他的父亲冷眼相对。“这可不是恐吓！你会死！每个人都会死！你说得对，我全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世界的末日！仅仅因为你那自私的计划！”

空旷的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剩下他微弱的喘息声回荡在周围。

“你的计划除了死亡什么都带来不了，”真嗣轻声补充说，但在这片寂静中却显得十分响亮。“你真的认为她会因此回到你身边吗？”

一瞬间，他可以发誓自己看到父亲脸上有了反应。不过注意到他纹丝不动的脸庞后又泛起其实只是他的错觉的想法，尽管如此真嗣还是感受到了躲在冰冷面具下那个年迈、内心受创的男人。

“你走吧。”

真嗣惊讶地眨了眨眼。这个命令很平静，但并不包含他早已习惯的那种冷漠。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的话，他甚至会以为那是别人的声音。

“显然，我的猜想是错误的。我没有时间对两个孩子进行愚蠢的恶作剧了。”

“但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监禁了他们几个小时，亦或者几天，甚至可能刚刚还在拷问明日香来获得他所需信息的男人，现在居然轻易地放弃了—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了吗？

“你可以在医院的 303 号房找到…第二适格者。门外的警卫会把你的手铐解下来的。”

“我…我不是开玩笑！”真嗣拼命用言语表达他的困惑。“这是真…”

“滚！”碇源渡粗暴地打断了他。

真嗣懊恼地叹了口气，但他没有再质疑这个决定因为这对他只有好处，顿了顿脚最后他转身离去，没有再回头了。

慢慢地，真嗣意识到，虽然他如实地回答了那个男人的问题，但那个回答却不是他想听到的。并不是说他父亲不相信他。但是碇源渡，他的父亲，那个上了年纪，悲痛的男人，想要得到的只是一份安心。任何说他的愿望是竹篮打水的话，他永远也不会相信。

“不要问你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译者注：第十章真嗣与碇源渡在墓地见面时源渡对他说过一句同样的话)*

- X-X-X-X-

303 号房。为什么偏偏又是这一间？难道说其他的所有房间都在使用，没有一间是空闲的吗？还是说只有脑神经科副楼里的这间偏僻病房，才能不引人注意地把她安置下来？命运想必是认为像这样让真嗣回想起他当初最脆弱的时刻非常的滑稽可笑吧。

一切都是那样的相似。当然，这里没有一大堆仪器在不断地监测她的状态，也没有那些不知名的输液管在维持她的生命。但是看到明日香躺在床上，那轻微有节奏的起伏是他温柔呼唤她的名字时的唯一反应，他的胃就忍不住一阵绞痛；心中涌起与当初一样的无助感。

这里另一处显眼的不同在于将她手臂捆在床架上的拘束带，但真嗣很快就解开了这些束带任由明日香慢慢翻转、蜷缩。重获自由的爱人没有马上醒来，反而整个人都背对着他，在他心中更增添了那份令人难受的熟悉感。

有一阵子真嗣只是坐在她的身边静静地看着，一边握住她温热的手，用拇指轻抚她柔软的肌肤。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她翻转过来。托住她的脸不让转到另一边，然后慢慢地俯在她微微张开的嘴唇上，把自己的贴了上去，就这样保持了好几秒。

“又想吻醒睡美人啦？”一个嘶哑的声音问道。“也许上一次你就该这么试一下。”

回应满脸疲倦的她的是真嗣充满欣喜的笑容。“我有点怀疑那会不会奏效。”

“那也肯定要比其他某个行为要好。”

“我知道。”他借着再一个吻快速结束了那个话题。“你感觉怎么样？”

“很累。我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了什么，但看样子似乎足以把大象放倒。”

真嗣为这个比喻哈哈大笑。“你可没有大象那种身材。”

“但我可能把他们吓坏了，就像个狂暴的野蛮人一样。”随着记忆完全恢复，她的脸逐渐冰冷了下来。“那…那个混蛋！他没有资格说……这和她无关…”

“嘘，”他抚摸着明日香的脸颊。“现在没事了。”

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整个人都放松到枕头里，看起来好像又要睡着了的样子。可接着她眨了眨眼睛，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难道你逃出来了？你还没有…没有告诉他吧？”

“不，我已经说了，但却不是他想听到的。”真嗣停顿了一下，注意到她眼中闪着不解。他很快摇了摇头。“现在不用担心这些。好好休息。我们还得尽快恢复过来才行。”

明日香没有再试图去争辩。她点了点头，然后合上了原本就差不多闭着的眼皮。

- X-X-X-X-X-X-X-X

- X-X-X-X-X-X-X-X

“一级警报！”青叶冷笑着。“有时候我真想知道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一开始他们说那个少年是最后一个使徒，而现在却又不允许我们离开基地。”

“只能希望他确实是最后一个了，”日向也加入了对上级的抱怨中。“如果现在说是他们搞错了，我们最好还是盼着战自队还剩下些许 N2 爆弹备用吧。”

“呵呵，我们只有两个没有 EVA 的驾驶员和两架没有驾驶员的 EVA。就凭剩下那点的武器，不过是在坐以待毙而已。”

“我还是不明白真嗣和明日香发生了什么。司令官以意图反叛为名逮捕了他们，但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可是我们自己的驾驶员。”

“也许他们被一些敌人进行了洗脑。毕竟这不是第一次情报二科让人溜进来了。”

“但是那为什么不试着开走 EVA，或者故意在基地大肆破坏让我们的名声一败涂地呢？甚至他们还可以驾驶 EVA 攻击我们？上次真嗣抗命击败第十三使徒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阻止初号机，可以说他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机会。”

“也许他们想等到所有的使徒都被摧毁。毕竟没有人能够用常规手段消灭他们。而普通的敌人……”

“请不要这样说，”玛雅发着抖哀求，头一次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如果我们没有解散…我只希望我们永远不会使用 EVA 攻击人类。不然我——我宁愿退出。”

三位同事兼朋友们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虽然他们都有着同样的道德顾虑，但玛雅可能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把它的重要性放在工作之上的人，不过这两个男人都不愿意说出这一点。

“好了，当然也有很多人猜测碓司令现在不需要他们了，所以只是让他们别碍事”日向最后转移了话题。

“碍事？”青叶扬了扬眉毛。“为什么？”

日向诚只是耸耸肩，玛雅却缓缓地接下了话。

“你相信他们说的吗？真嗣和明日香…”她耳语般的声音变得愈发安静，“…来自未来？”

“这是谁说的？”日向语气里透着难以置信。

这个神经兮兮的女人咬着嘴唇，只想躲在咖啡杯的后面。她本不该泄露这个秘密，但她也不是那种能把秘密全闷在自己心里的人。“当…嗯—当他们恢复那个少年…最后一个使徒来袭时录制的录音时，我恰好在场。冬月副司令告诉我要忘记我所听到的，但是…”她闭上眼睛，好

像在等着别人发现她泄密后对她的痛骂。“听起来好像他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而且…而且他们还结婚了，甚至有了孩子。然后莫名其妙地被“送回”这里，并因此失去了孩子。

“时间旅行？”青叶吃了一惊，和日向。“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但真嗣听起来因为‘阿秋’的消失非常的沮丧…我不认为这只是在演戏，”玛雅补充一点。“而且，他们显然是想改变某些东西，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也许是司令……”她压低了声音，“也许是他不想改变。”

“改变…什么……？”

三人满腹疑云地盯着对方。“你们知道补完计划到底是…？”

- X-X-X-X-X-X-X-X

- X-X-X-X-X-X-X-X

满月的明辉透过窗户洒落在地，不过这番美景并不是丽醒来的原因。

她能感觉到。它正在呼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迎接她使命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丽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丝毫不介意自己只穿着一件衬衫。

忽然，她想在他呼唤之前再游一次泳。而在一切之后，自己将再次自由，摆脱这个世界萦绕在她心头的痛苦和烦恼。

是的，碇源渡才是她所应该顺从的。不是那个使她感到害怕的人；不是那个告诉她她存在的意义是错误的人；不是那个驳斥他自私的愿望根本无足轻重的人；不是那个开始让她质疑自己使命对于人类而言的正确性的人。

要是听从了后者，她将永远也不能——

“你要去哪儿？”

丽两眼圆睁。她的手停在了门把边上。

- X-X-X-X-X-X-X-X

- X-X-X-X-X-X-X-X

美里的手指正飞速敲击她的笔记本键盘，身处 MAGI 冷却系统深处，狭窄幽暗的管道内，这样可大大降低它们被冻僵的可能。从这些节点黑进数据库比她想象中容易得多，但这很难分清到底是因为加持出色的指令，还是 NERV 没有想到会有隐藏间谍潜入的这么深，或是因为当初基地和超级计算机施工时它就已经被遗忘所以这个地方才没有处于保护中。

她还没有完全利用加持的送别礼。在家有两个未来人的情况下，美里可以直接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但即使是那两人也不清楚发生在 NERV 内部深处的许多事情，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想让她参与那些关键要事，除非他们可能的暴露不再构成威胁。

而现在，显然他们的秘密已经被发现了。

美里禁不住为自己在真嗣和明日香被捕时躲起来而感到内疚。这感觉很糟糕，就好像是她落荒而逃，抛弃了他们一样。但她知道如果自己也监禁起来，她就更不可能帮助他们了。所以，直到可以肯定司令不知道她同样参与了那段对话之前，她决定先进行战术性撤退，在使徒被消灭之后尽可能隐秘地离开指挥中心，同时小心地确保在这段难熬的时间里没有人跟踪到这个藏身之地。

突然，一声巨响划破了寂静，少校本能地跳了起来，甚至顾不上腿上的电脑摔在地板上。

“难道他们找到了……？”她的手立马放在了身旁的枪上，可随后她就意识到那只是她的手机铃声。她之所以还开着手机，那是因为比起定位她的手机来抓她现在对于 NERV 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只要她发现的真相有一丝的真实性，那么他们就承担不起失去一位作战部长的代价——虽然远不及他们仅有的那两个现役驾驶员。谁知道碓司令最近都在想什么……‘噢，我的屁股！’

从外套掏出手机，美里犹豫了一下。来电显示只表明这来自指挥中心。不过他们如果真想找到她，应该早就找到了才对。她按下接听键。

“这里是葛城……日向？……不，我正在……调查一些东西……发生了什么事吗？……什么？他们已经？真的吗？太好了！……好的，我会尽快去见他们。303 号房是吗？……好，谢谢。”

挂断电话，美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有点好消息了，即使这让她对于碓源渡的决定产生了更深的疑惑。难道他只是想吓唬吓唬，让他们知道他还是 boss 吗？这可不是什么激励下属的好方法。

摇了摇头，美里很快拨了另一个号码。

“小律？是我。你准备的怎样了？……现在就在？……他也到了？噢，你真懂我。”扫了一眼翻倒的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屏，当她看到那个巨大白色生命体的照片时微微颤抖了一下。“尽管我原本就有一些猜想，但这一次你真应该早点告诉我：碓源渡居然打算发起一场同 SEELE 的圣战！”

- X-X-X-X-X-X-X-X

- X-X-X-X-X-X-X-X

真嗣曾试着坐在明日香的床边小睡一会，但对于即将到来的恐怖袭击的焦虑让他每次睡着后马上又被惊醒。他本来试图联系美里尽快通知她这件事，但是好几个小时之前就没有人看到她了。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厌恶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些让她知道事情的细节呢！如果不能及时警告美里，他们将来不及做好必要的准备，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想安全行事……

在夜幕笼罩天空后许久，明日香终于醒了过来。她走下床，伸展着疲惫的四肢，这时突然从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位熟悉的紫发女性就这样闯了进来。

“嗨，你们两个，日向说你们找我？”

“美里小姐！”真嗣松了口气。“这么久你去哪里了？我几个小时前就试着找你。”

“对不起。因为你们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决定用加持的礼物独自做一些调查。”

“没事！不过如果我们不赶紧的话，那么…”他突然停了下来，随着回想起那天血淋淋的惨状，恶心感在他身体中不断盘旋上升。

“现在任何时间战自队都可能向我们发起进攻，”明日香替他说了出来。

“战自队？他们为什么要……？”她顿了顿，很快就想到了。“SEELE…”

“很有可能。我想他们应该是被告知我们打算引发第三次冲击。否则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他们…”真嗣紧闭着眼睛拼命抑制自己呕吐的冲动，但他原本深埋在脑海里的那份回忆还是浮现出来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袭击，这是一场屠杀！当时我正处于封闭自我的状态，那让我不用思考它。但我还是听见了许多，而仅仅这就足以让我直到今天都还做着噩梦。枪声，尖叫声。他们不在乎人们是否持有武器。有时我甚至能闻到烧焦血肉的气味。”

美里禁不住颤了一下。“我刚才查到，SEELE 原来是想利用 EVA 量产机自己引发第三次冲击。我过去还以为他们只是想用那些对付我们。另外还查到了 SEELE 的雇员名单上写着一些高阶军官的名字，可是没想到他们的影响力居然足以操纵战自队执行如此激烈的行动而不被质疑…”她叹了口气，揉着太阳穴说道。“我想我需要一点睡眠。至少碓司令自己肯定也有些猜想，这就可以解释宵禁了。”

“宵禁？”真嗣的语气中充满了诧异。

“嗯，他上次没这样做吗？”

他摇了摇头。“正如我所说，当时我已经完全封闭了自己。该死的，我想…”当他注意到他的喃喃自语差点暴露自己赶忙停住的时候，两个女人已经看着他等着说下去了。“没—没什么…”

相比于美里，明日香摆着怀疑的目光多盯了一会，显然她为这个可能改变计划而她却不知道的事情感到不高兴，但最终她还是把注意力转向了少校。“我们还需要监视丽以免让她接触地下的巨人。”

“丽？”

真嗣点了点头。“她是第三次冲击实际上的核心，在她不知怎么的与莉莉丝融合之后。”

“类似于零号机那次？”美里猜。

“嗯…有点类似。但她似乎比和零号机融合时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也更强大。之后她在所有人中选择了我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份力量。可是当时我的状态…我想要死…想要把这个带给我无数痛苦的世界与我一同毁去。”

美里瞪大了眼睛。“你?! 是你造成的……?! ”

真嗣又默默地点了下头。“那个时候我还怀抱着杀死薰君的罪恶感，又为之前发现的丽的秘密而对丽感到恐惧。明日香昏迷了，而我却对丽做了些非常让人恶心的事情——至少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现在也很恶心，”明日香突然打断了他，可立马，她的脸上就浮现了淡淡的笑容，“但至少这次你等到我醒了。”

真嗣勉强地笑了笑，但很快就消退了。“不久之后，战自队的进攻就开始了。在个时候…你…你试图把我拖到 EVA 中，可是你中弹了。虽然你硬撑着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但是当你消失在我视线的时候，我知道……”他慢慢把手举到胸前，

“我知道你已经死了。仅仅因为我太软弱，做不到一个人前往格纳库。”

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强迫自己盯着她，尽量不被脑海里不断闪现的过去的影像所淹没。电梯门关上时那悲伤的微笑……“那时明日香也从昏迷中醒来并且立刻开始战斗，但是再次，我…我绝望了。初号机整个被冻结在树脂中，单单这个景象就足以让我放弃。等到我终于驾驶着初号机出来打算帮助她时…那儿只留下二号机残缺不全的尸体罢了。”

听了他的话，美里震惊地盯着明日香仿佛突然变得陌生的面孔。真嗣可以想象听见自己的死亡是多么令人作呕的事，但至少，和红发女孩不同，她完全不记得了。

“你知道，当时我的状态让我不能很理性地抉择人类的命运，”他继续说。“但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我的错误。我发现，在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同样也不会有其他情感的存在。如果我想感受真正的幸福，我必须要回到现实中去，即使那也意味着要再次忍受痛苦、悲伤和孤独，至少它们是真实的。所以我中止了补完，也因此让其他人拥有了回归的机会。但由于某些原因，和你知道的一样，只有明日香选择回来。”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了，”他叹了口气，“暂且不论 SEELE，我们还需要阻止丽与莉莉丝融合。我们不知道她这次是否会实现我父亲的愿望，亦或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即使她再选择我，我们也不能肯定如果我让她停止一切并恢复到正常的样子，一切就会变得好起来。”

少校点了点头，但在她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显示轻松的样子。“只是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不知道丽在哪里。推行宵禁的时候我们曾经想把她带来这里，但那时候她就已经不见了，电话也丢在公寓里。”

真嗣震惊的眼神对上了带着同样神情的明日香。难道已经太晚了吗？

“要不然我们干掉莉莉丝吧？”明日香提出个大胆的想法。“不管怎样，我们最终还是要解决掉它，而且在这场袭击中……”

“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拥有的一切，”作战部长打断她，摇摇头驳回了意见。“如果它对司令来说真像我想得那样重要，那么我怀疑战自队也不能为我们创造机会来顺利摧毁它。”

红发女孩只能耸耸肩。“好吧，好吧！那让我们动起来吧！”明日香催促着他们走向门口。“既然我们现在不能对它做些什么，那么就把这件事放在之后有能力的时候再说吧。我可不想在‘客人’到来时还呆坐在这。”

“你不想先换件衣服吗？”美里问道，手指着她身上那件病号服。

“没什么关系。等会我就去更衣室换上驾驶服。”

- X-X-X-X-X-X-X-X

- X-X-X-X-X-X-X-X

“你真的认为这样做就能让她回到你身边吗？”

为什么那家伙的话还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呢？这是对他浪费宝贵时间和精力和精力的惩罚吗？

他这段时间到底在想些什么？已经没有时间做这些傻事了。老人们很快就要开始行动，而他一定要抢得先机。他们两方都失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能因为对那个叛逆、欺骗他的家伙的审问失去了理智。无论他们只是想要捉弄而编造了这个谎言，还是为了有意激怒他，亦或是他们真的疯了；很快，这都将不再重要了。不过，他们能抵住 SEELE 越久，情况就对他越有利。

他掌中的异物也知道了约定之日即将到来。

讽刺的是，基尔这边也是如此。“约定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低沉而又清晰的声音从巨石像后传出。“随着朗基努斯之枪的丢失，使用莉莉丝补完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莉莉丝唯一真正的后代，EVA 初号机上了。”

尽管碇源渡早已预料到他们的打算，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刚才的声音感到紧张，即使他已经习惯于不把它显露出来。为老人们牺牲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和 SEELE 原本的剧本不同。”

“创造出 Evangelion 已经是人类的极限了。”冬月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反驳。教授会支持他让人大吃一惊。最近，他似乎变得更疏远了。

“人类必须要向崭新的世界迈进，为此而有 EVA 量产机”碇源渡提醒在场的人，佯装着自己仍然忠实于很久以前所定计划的表象。

“我等并非为了搭上名为 EVA 的方舟，而甘愿放弃人类的形态”一位老人自然地露出了隐藏在全息投影后的真面目，其他人纷纷应和着他。

“那不过是为了让闭塞的人类再生，所进行的通过仪礼”

“毁灭的宿命中也包含了新生的喜悦”

“为了让神、人类及所有的生命，终能透过“死”合而为一”

伪善者。他们就是这样。口中常说着为全人类带来更大的利益。但他们所追求的根本不是人类应有的样子

碓源渡受够了他们。“死是无法孕育出任何事物的。”他挑衅道。

“死，就给予你们吧”伴随着基尔的死亡宣告，石像投影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它只会给你带来死亡，”真嗣的声音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回荡，碓源渡皱着眉头。‘看来计划要抓紧了。’

- X-X-X-X-X-X-X-X

- X-X-X-X-X-X-X-X

真嗣深吸了一口气，手掌紧握着口袋里的东西。虽然不像其他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那般紧张，至少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他现在还是忍不住站在门前躁动不安。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被拒绝。但他更清楚一旦有人让她担心，她会是什么样子——而且毫不怀疑自己已经做到了。她会喜欢这个的，真嗣非常肯定。但这并没有把他从那一记在进去更衣室之前就预料到的耳光中拯救出来。

“这就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来’吗！现在已经过了足足三个小时了！”

“抱歉，我只是出去拿……”

“出去？你到底去哪个鬼地方了？！”明日香对着他怒吼。正如之前计划的，她已经穿好了驾驶服，随时准备行动。“而且你怎么在宵禁的时候出去的？”

“就像之前基地停电那样。我们应该告诉美里多看紧点通风口。”

“你这个笨蛋！万一被发现了呢？你可能在被巡逻队注意到身份前就被击毙了！”

“差不多，你说的很对。我回来的时候还让门口那些家伙紧张了好一会，”真嗣耸耸肩。“不过我需要在战斗前回家拿点东西。”

“你在想什么？！”明日香仍然不为所动。“你明知道他们随时都会来的！如果他们抓到你怎么办？你居然还冒着生命危险去做那些蠢事？你…你真是……”

“放松点，”真嗣打断了她的话，一边把手搭在她的肩上。“那时的我可能没记清每一个细节，但我敢肯定他们进攻的时间不在晚上。”

“这不能保证他们不在我们的身边啊！他们可能…”话又没有说完，这次是手指抵在了她的嘴唇上。

“实际上他们还没到。”真嗣试着去安慰她，同时也尽量抑制住身体沿着脊骨不由自主的颤抖，他的确没有考虑到那种可能性。但现在不是后怕的时候。他轻轻把她推到储物柜中间的长凳上。“干…干嘛不坐下来呢？”

虽然明日香对这个要求感到相当困惑，但她还是顺从了。坐在长凳上的她有些不知所措，可当看到了他单膝跪在自己面前，左手伸向裤子口袋的时候，她隐约知道了什么。

“关于那个‘蠢事’…或许它的确很蠢，但是……”他掏出了一个天鹅绒盒子，在注意到明日香惊讶的喘息声后，真嗣笑了。“我想在出发之前先完成这件事。”

“但…真嗣，我们已经…”

“我知道我们已经是了，至少在心里。而且…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毕竟发生了那种事，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恢复这种关系，让你成为我合法的亲友皆知的妻子。”目光上移，看见了正咬着下唇颤抖的她，真嗣缓缓地打开盒子，露出里面的金色戒指。“明日香？你愿意再次嫁给我吗？”

“Baka！”她轻声嗔道，但是却避开了他的目光。这不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反应。“你不知道在战斗前做这样的事一般都不吉利吗？就好像……说什么做完这份工作就退休之类。”

“明日香…？”他一头雾水。简直不敢相信，她仅仅因为这样的迷信就打算拒绝自己吗。

不过当她带着快要盈出的泪水和灿烂的笑容转向他的时候，真嗣知道自己没有失望。“你要庆幸我不相信运气，”她充满渴求地宣布，然后俯身用手捧着他的脸，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吻，先是他的嘴唇，然后是鼻子，最后是额头“我当然愿意了，Baka，”她轻柔的声音因为喜悦而有些颤抖。

按下驾驶服上腕带的按钮，她放松了上半身的作战服，一直褪到足以抽出自己的手臂为止。她让他握住自己的左手，同时用另一只手从盒子里取出了戒指。当真嗣将戒指套进她的无名指上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深情地凝视着对方。

在她的视线最后移到这个镶着红宝石的戒指的时候，真嗣看得出来她已经注意到了。

“真嗣…这个是…？”

他点了点头。“这个可比上次难弄到手多了，但至少这次它没有破损，大小也正好合适。”笑着还呆呆地盯着戒指的明日香，他站起来，亲了亲她的前额。“好了，我现在该去准备准

备了。”

真嗣转身要走，不过还没几步就被拉住了。

“真嗣…？”

听到这声饱含着莫名情绪的轻唤，他回过头来，想看她还要说些什么。可是她却沉默着。她的眼睛低垂，似乎在犹豫着是否要把她此时的想法说出来。

“你…你今晚留下来过夜吧…和我一起？”没有让真嗣在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上想太久，她把自己的胸部暴露得比刚才更多了一点。

真嗣使劲吞咽了一下，慢慢地走向她。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他们两个人的第一次，不过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感觉上也相差无几了。

“你真的想？”坐下来后，真嗣悄声地问了一句，同时轻轻地抱住了她。“我们不是还要保证明天的状态吗？”

“Baka，”她低声说，面带微笑，双臂松垮地搂住他的脖子。“我又没说今晚一定要那么疯狂。我们甚至不必和谐。我…我只是想缠绵一会儿，好吗？”

“嗯，”他禁不住地吻了一下“虽然更衣室的长椅上和我想象中的“第一次”不太一样。你不怕那些“老变态”和他们的摄像头了吗？”

她和他一起咯咯地笑了起来。“就让他们看。如果他们真敢这么做，那他们估摸会流鼻血流死的。”

他们的嘴唇重新贴合在一起，双手紧紧地对方拥入怀抱，他们的吻也随着时间渐渐充满了激情，两个人的衣服都被散乱地甩到了房间各个角落。

“记住，”明日香打断他们的吻，喘着气急促地说。“至少…至少身体上，我还是…”

“嗯，我知道了，”真嗣安慰她。“这次我会小心的。”

接下来这两个恋人之间就再没说过话。这是他们首次融为一体，也是他们重新经历的“第一次”。

- X-X-X-X-X-X-X-X

- X-X-X-X-X-X-X-X

尽管现在不是应该休息的时间，但是冬月已经不再年轻了，之前 SEELE 那次漫长的囚禁也让他的身体备受摧残，因此他想尽可能地多休息一会让自己恢复一些精力。然而，意外常常就是在你不想发生的时候发生。

警报响起之后，冬月尽可能快地赶回指挥中心。如果他的线人是对的，对方首先会使用温和的方法进攻：骇进 MAGI，然后利用 MAGI 来控制这个设施。尽管他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不会造成伤亡。但显然这结果只会更糟。

而就算他们能设法抵挡住这最初的攻击，用不了多久，SEELE 就会把他们所有的力量都派出来占领基地。而这无论哪种方式对 NERV 来说都称得上巨大危机。不管怎样，在今天一切都将得到结束。

匆匆穿过走廊，他看到许多工作人员都在为刚才的警报面露不安，尤其在注意到其中一个身穿黑色制服，正逆向走来的身影的时候不免有些吃惊。

“碓，警报。”冬月提醒这个年轻的上司。“你不去吗？”

“不去，”在走过他的时候，碓源渡郑重地说了出来。“冬月…小心那块老人们打算扔向我们的石头。”

“是吗？”老人哼的一声问道。碓源渡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停下来凝视着他。

“我会阻止他们的。我也不会冒险的，”在离去前他这样简短地宣布。

冬月知道此时他应该阻止碓源渡。他现在的行为违背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也违背了她的意愿。没有人，甚至包括碓他自己，可以判断它的结果是否会比 SEELE 所渴求的更好。

他知道自己应该阻止他。但是…他也能理解他。因为他自己同样的，想念着她。

“碓，”他发自内心地喊向他的上级。“替我向唯问好。”

- X-X-X-X-X-X-X-X
- X-X-X-X-X-X-X-X

美里恨她这个样子。她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盯着屏幕，听别人报告一些她完全不了解的技术细节。这样的情况让她想起了当初的第十一使徒，甚至更糟。这一次是他们自己位于世界各地的 MAGI 系统试图侵入这里的本体。

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他们通向外界的全部联络方式都被封锁了，连卫星连接都被截断。现在哪怕他们想，他们也不能投降，更不用说解释和呼救了。可以说整个 NERV 已经彻底陷入绝境之中。

律子曾向她保证，她们的计划不会受到这些的威胁，而美里现在所能做的就只有祈祷她是对了。毕竟，她的这位朋友已经解释过了——她们不能使用那个最后的通讯方式发送信息，因为它只绑定在一个固定终端上，没有人会在那里接收她们发出的消息。

低头望向指挥中心的下层，她看到了在 MAGI-Caspar 部分升起的内室里，律子正忙着对付那些敌对电脑的侵蚀好一会儿了。

长的足够战自队打开 NERV 的地狱之门了。

即使她并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话，她也能很容易就得出这个结论。在 a-801 指令后仍不上交任何东西，这已经等同于公开叛乱，一定会遭到严重惩罚—尤其是给他们带来了潜在的威胁。但就这样让 SEELE 得到想要的东西那也是不可能的。

“对 MAGI 的攻击已经停止，”玛雅宣布，伴随着屏幕显示出重叠的六角形，意味着 666 型防火墙的成功作用“岷港 B 防御屏幕已经成功部署。在接下来的 62 小时内都不可能通过外部进攻。”

“结束了吗？”美里听到一个职员天真地问。

“不，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她只能沉重地低声说道。“这才刚开始……”

她闭上眼睛，试图梳理即将到来的战斗。这不是一场与未知敌人的战斗，它也不会和威力巨大的怪兽作战，这将是一场与其他人类的厮杀，一群数量远超他们的敌人。敌人知道他们的长处，同时也知道他们的弱点。而他们却从未为此做过准备。或许这将会是他们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战斗。

‘随着使徒的消灭，一切都将会在此之后结束。也许我终于可以让你休息了……’她的视线转到了她的手抓住她的脖子上的十字架的地方‘父亲…’

X—

在下面，MAGI-Casper 的深处，律子打完胜仗般地叹了一口气，一边把键盘放在身旁。既然这件事做完了，她也必须要尽快回去了。毫无疑问，SEELE 很快就要进攻这里，如果她不想被战火牵连，就最好快点离开。

‘今天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违背他了。我知道他本应该受到更糟的惩罚，但我相信这会比死更伤他的心。你觉得呢…’抚摸着安置 Casper 控制“大脑”的外壳，她轻声地问道，‘妈妈…？’

- X-X-X-X—

浅仓俊树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强硬派”。第二次冲击后的混乱年代不允许有任何的弱点。这个国家需要像他这样强大的人来引导，以重现它昔日的荣耀。而他的觉悟最终使他登上了首相的职位。

但当了解到 NERV，这个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武器的准军事组织反叛，即使是他内心所感也是……深深的不安。或许他曾经为其总部建立在日本的土地上而骄傲。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那个姓碓的家伙。

他正沉浸在脑海中的纷乱思绪中，突然空旷办公室前的大门猛地被人打开。浅仓俊树刚想大声呵斥，但立马他就认出了那个擅自闯入的人。在他身后还跟着浑身颤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自己的秘书。

“先生，我非常抱歉，但他不听……”她喋喋不休，但是马上就被这个胡子拉碴的闯入者打断了。

“首相大人，请原谅我突然闯入，但此事非常紧急。如果你认为有必要，之后我会重新进行安全检查，但在之前来到这里的 34 次检查里，每次都要耗费太长的时间，这次实在无法这样慢慢吞吞地向您报告了。”

浅仓俊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山下小姐，”他做了一个离去的手势。秘书小姐留下一个正式的鞠躬后就离开了这个巨大的办公室。

“我记得你，加持先生，”等厚重的门被关上之后他就开始向闯入者问话。“你是内务省调查部在职人员之一，奉命潜入 NERV 监视他们的意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来讲客套话了。首相大人，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调查到一些数据，它们表明了战自队中至少有一个高阶军官是叛徒——其中加藤将军，他明显受到一个名为 SEELE 的强大的秘密组织影响。而且我听说，他最近在进行一个针对 NERV 的令人不安的行动。”

“呼嗯，如果你所言不虚，那可能的确令人不安。但是刚刚重新看了看你的个人资料，我才注意到你其实已经……死了，”他平静地说道，同时从桌下抽出一一直藏着的手枪，毫不犹豫地对准了间谍，“其实我真的不愿意把这些文件都浪费掉。”

然而，这个梳着辫子的男人似乎完全没有为这一变故感到慌乱。事实上相反，他正在咧着嘴笑。“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们的最高领袖其实也是个背叛民族的叛徒吗？”

“这只是观点角度的问题。”浅仓俊树得意地笑着。“但不管怎样，就这样直接面对我真不知道该说你是勇敢还是傻呢。”

“立马取消对 NERV 的攻击，”加持一脸镇静地命令眼前的人。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浅仓俊树晃了晃枪。“我想你不太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认为我会因为名誉而犹豫，那你就犯了致命的错误。我这里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分散着的。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需要把这里打扫干净了。”

“我想是你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加持轻声说道，嘴角还扬起些弧度。“我已经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保证自己能从这里完好无损出来。如果我没有回复联系，到时候会有许多不愉快的文件被发布给公众。关于第二次冲击，SEELE，他们的意图，当然还包括他们的小卒子——比如你的一些资料。”

浅仓俊树皱了皱眉头。这个家伙不可能带着这么一个毫无说服力的情报郑重地前往这里，还期望自己能接受它。“不会有能利用你准备发布的东西的国际警察、新闻机构或者政府。SEELE 会在消息被公开前全部拦截住它们。”

“SEELE 可能确实控制了所有或至少绝大部分的重要岗位，避免公众了解真相。所以我就直接给了他们。”他笑得更欢了。“互联网可真是极好的东西，你觉得呢？”

“互联网？”首相突然大笑起来。“互联网只是一场闹剧！在那里阴谋论总是出现。然而他们的支持者太少了，根本不构成威胁。没有人会把它当真的。”

“哦，可我想这只取决于规模的大小。两小时后，一个已经植入每个主要新闻刊物服务器的蠕虫将启动，它会把里面原本的内容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的‘特殊情报’。即便你能及时把服务器拿下来，那也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怀疑，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就像蠕虫通常那样，它一样会传播到整个互联网上，一直提醒人们你的阴谋。”

“你所谓的证据很容易被揭发的，”浅仓俊树开始有点急躁了，可随后他就注意到自己的异常。他不能在这个在他面前得意的混蛋面前展示任何弱点。

“噢，我等不及要听你糊弄民众、肆意掩饰的故事了。我猜这次可不会再有陨石出现了。而不管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人们都会记得这件事，总会有人出来大声质疑你作为首相的资格。”

在注意到自己握枪的手抖得太厉害之后，他不情愿地把它放在桌子上。他不愿意承认，但现在他的把柄已经确实地被握在那个人手里。无论如何也只能以后再做打算了。“那你想怎么样？”

“取消对 NERV 的攻击！”加持说道，脸色顿时严肃下来。

浅仓俊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是疯了吗！你难道真的想让 NERV 发动第三次冲击？！”

间谍的脸庞一下子冷峻了下来。“你才是疯了，你怎么就这么相信 SEELE 是想阻止它！仅仅资助了你的事业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对的！”

“不…他们不会的！”浅仓俊树无力地反驳。他们不会的，他们只是一个善良的团体。尽管有时会要求他们暗中做一些看起来可怕而不受到认可的事情，但总是在为实现正确的目标而努力。如果不是为了让日本迎来更好的未来，他们为什么会扶持他走到现在的地位呢…？

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不好的猜想，甚至令他整个人都瘫在了座椅上。“太迟了，”他只是喃喃地说着。“计划已经开始了。而且他们有着严格的命令，一旦信号发出就不会再与我们联络。”

“也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人能找到你，而假如事情没有照计划进行你可以将其批判为少数叛逆士兵的可怕的个人行为，”加持带着严肃的面孔说道。“现在赶快派遣剩余部队前往第三新东京市！如果无线电联络不上，我们就面对面把消息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仍然想进攻，我们也只能强制让他们停下了！”

- X-X-X-X-

美里双手交叉，不停地用食指拍着左肘，再一次的向日向问道。“非战斗人员的撤离情况怎

么样了？”

“大约一半的人已经抵达内避难所了。”

还不够快。“还不够快，”她大声重复。“我们随时可能遭到……”

巨大的爆炸声瞬间打断了她。

紧接着一个接一个的显示屏黑了下来只留下残存的杂音，“第 8 至 17 雷达站失去响应！”有人大声喊道。

“特科大队正从强罗防卫线方面入侵！”

“御殿场方面也有两个大队正在接近！”

随着越来越多有关伤亡者和失地的报告传来，美里握紧了拳头，她的心中正拼命对现在的状况进行分析。要是真嗣当时能了解到战术的重要性就好了。他们明明已经入侵进来了，可为什么部队……？

‘等等！他们一定想先除去自己的最大威胁，不过他们没有东西能对付 EVA……但是他们可以针对 EVA 的弱点！’

“西馆的部队是幌子！”她将意识到的可怕事实大声喊出。“如果真正目的是要抢夺 EVA，对方一定会锁定驾驶员！真嗣和明日香在哪里？”

“他们已经在格纳库里，向我们示意随时可以出发，”日向向她报告。

“好。终于有一个没那么糟糕的消息了，”美里松了一口气。“他们上去后立刻将 EVA 发射到外面。丽呢？”

“行踪不明，”青叶茂报告。“无法确认她的位置。”

美里咬紧牙关。找不到她，也就是意味着她现在正和碇源渡在一起，准备引发第三次冲击——也可能她已经被战自队杀死。她脑海中让自己恶心的部分更希望是后者。但是，碇源渡此刻一如既往的不见踪影，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它的可能性。

不过，她现在还有别的事要担心。入侵部队还在向本部大厅渗入，其速度远比她预想的更快，更势如破竹般突破 NERV 能想出的每一种障碍，宛如纸糊的一样。

真嗣曾告诉过她，他们会杀死前进道路上所有的人，但也许她低估了他们为了争取效率的残忍程度。她曾想过加大人力拦截他们的进攻部队，但现在看来她仿佛是在送他们去死。

不，这不是一场他们可以正面获胜的战斗。

她不得不思考！过去的她是怎么做的？她还有哪些有效的措施能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她重新振作打开通讯“所有人撤退到中央复合体！然后尽可能的堵住你身后的路，但一定不要自己留下来阻止他们。如果一分钟之内到不了的话……”她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这本是她在指挥当中一向厌恶的：一种出于残酷的利弊分析而将人命简单的换算成数字的决定。“尽量躲起来，祈祷他们找不到你吧。”

尽管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能有人存活下来。甚至可以说那些仍在基地外层拦截入侵部队的人完全不可能赶到。但是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五十秒后，向第二至四层注入酚醛树脂，”美里冷静地命令。“将所有闸门敞开，务必淹没每一条通道、每一个房间。这样一来我们应该能争取相当多的时间，至少也能拖住他们一会。如果运气好的话，这段时间就足够了。”

“足够……什么？”

她也希望自己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 X-X-X-X-

坦克群纷纷把大炮对准两个巨人，将他们的弹药无用地倾泻在不可逾越的 AT-Field 上。而喷气战斗机则像大只而又恼人的虫子一样朝着他们呼啸飞去；就在即将进入攻击范围的时候，战斗机群的飞行轨道上凭空出现一道屏障，驾驶员们被打个措手不及，有一架闪避得太晚，撞上了初号机的橙色防御立场。

真嗣的通信窗口出现在她的左边，露出沮丧的脸。“明日香……”

“没事的，”红发少女温柔地说，她十分清楚他不想杀死人类，除非真的没有其他办法。这并不是说夺取生命对自己来说就很愉快，但她能够比他更容易地告诉自己，这只是在进行最低程度的自卫而已。“我来对付他们。毕竟这些家伙只是些小喽啰。你只需要保护好我的电缆，没问题吧？”

他点点头勉强笑了笑。“当然。”

明日香同样笑了，紧接着她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战斗开始！

X—

“令人生厌的怪物！”加藤咕哝着，他正在离战场几公里远的地方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那两头野兽，虽然考虑到他们敌人的大小，他就像站在他们脚边一样随时可能被碾碎。视线中的那只红色野兽，现在正像拍苍蝇那样击飞他们的战斗机，像碾死虫子那样用巨大脚跟踩扁他们的坦克。甚至于他们的复合多弹头猛烈炮击，在炮弹命中之前就被该死的力场给拦截了，没能给它身上造成一丝的损伤。

忽然，有一枚导弹锁定了它的目标，正面撞上了敌人的那颗巨大头颅，这在他们心中燃起了

一丝的希望，可当爆炸火光消失后那头野兽的表面连一丝刻痕都没有。不是能随意控制边界的屏障，就是比情报里所说要厚得多的装甲。看到他们奋战至今才取得的微弱进展；以及徒然耗费在那头岿然不动的红色野兽上的庞大军备、金钱、更不用说人命了，这简直要令人崩溃。

但如果这样的挫折就能使他放弃胜利的希望，他也就不配拥有现在的地位了。或许在这两台 EVA 加入战斗前“保护”好它们会更合适，但并不意味他们一点也没为现在的情况做准备。

“电缆！”他厉声命令他的通讯官。“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电源缆线上！”

“没用的，长官！紫色那只正在保护它！”

“什么？！”他立马转过身，把他的视角固定在似乎没有在战斗的第二头野兽上，可事实上，它一直保护在红色那只的电缆旁，赫然闪避和跳跃躲避着它，完全没有让红色驾驶员担心她的伙伴会无意中干扰她的动作。而每当他的部队向电源缆线开火，旁边就会出现那些橙色的六边形，显然是由紫色释放的。

可是紫色那只并没有电缆作为弱点。

加藤仿佛受到了巨大挫败，脸色阴沉地咕哝。“难道真的只能让它们上场吗……”

他身旁的一个军官正看着他，等待下一条指令。“撤退吗，长官？”

他们的将军闭上眼睛沉思着。他仍然有一个 N2 地雷可供他支配，但那十足珍贵，而且他曾见识到使徒能承受不止一个的爆炸。谁能向他保证，单单一个就可以解决掉那两只已经证明超越所有使徒的怪物呢？而且他本来计划是用它来给地下空洞打开一个缺口的。

“撤退，”最终他神色扭曲地下达命令。不论是多么艰难的战斗，就这样撤离都将在他的荣耀上划下不可磨灭的刻痕，即便这仅仅是出于战术考虑。“发出信号，向他们请求支援。该让怪物们互相残杀了。”

X—

“发现八架，不，九架运输机！”青叶报道。“他们正在投放…投放 EVA？！”

“EVA 量产机，”美里喃喃地说，听到这消息的她并不惊讶，但也一点都没有高兴的样子。“它们出现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晚。”

“九…？”玛雅倒抽气说。“对二？”

“没关系，我会考虑胜算的，”美里一边嘀咕着，一边继续盯在她的手机上。它只来得及响一下。“律子？你那里准备好了吗？”

“OK 了，”金发女郎简短地回答了提问的人。

少校咧咧嘴。“干得漂亮，”她称赞道，然后结束这个简短的通话，再次把电话收了起来。

和其他人一样，日向诚甚至没注意到她们的对话。“说真的，九对二。这对他们来说压力太大了……等等！还有另一个信号，正在快速接近！”

“别担心，”美里嘴角扬起，大声宣告道。“那是我们这边的！”

X—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已经尽我所能了，”她带着僵硬的笑容回应，眼睛死盯着那些远在空中，看上去就像小鸟一样的白色斑点。“但是我感觉还是不够。”

看着它们飞得如此之高，她突然想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带一把远距离枪械，这样它们在空中的时候就能狙击其中的一到两个。不过她也比任何人都清楚，无论多么精准，它们都需要不止一击才能击倒。

她心跳得很厉害，但很难分辨这是上次战斗带来的紧张感还是对即将到来战斗的担忧。大概这两者都有吧。深吸一口气，她稍稍舒展双手，缓解从 EVA 传来的刺痛感。这很可能是匆忙接上被最后的使徒切断手掌的后遗症。不过现在与其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她更要冷静下来做好准备因为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场战斗就在眼前。

背对着背，两台机体就这样任由白色的野兽慢慢滑落在地完成对自己的包围。而就在九台 EVA 降下轰然落地前的瞬间，真嗣和明日香同时向着最靠近的敌人猛冲，准备将它们在站稳之前就解决掉，避免让它们参加这场战斗。

至少他们计划如此。

明日香笔直地冲过去，靠近目标瞬间将其击倒，可立马，就感觉它一脚踹到了 EVA 的后背上，机体瞬间被踢倒。她趁机利用惯性翻滚出去，避免成为其它家伙的靶子，同时一边后退一边重新站起来。

被她打翻在地的家伙此时也已经站起来了，但一眨眼他们间的距离就近到让她完全来不及躲闪它手中盾剑的攻击。更令明日香惊讶的是，她的反击被这个咧着嘴笑的量产机从容地闪过，同时她接下来意图握住对方手臂并将它拽倒的动作，也被识破让她抓了个空。

明日香警惕地环视四周，在眼角余光中正有两个家伙准备从身后偷袭，还有一个在接近她的电缆，不得已她只好撤退。真嗣看来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因为当明日香退回到刚才位置的时候发现他也正小心翼翼地往后退。他们两人背靠着背，面对着一群挂着诡异笑容的怪物们。

“事情有点不对劲！它们强得太离谱了！”明日香大喊，同时随着真嗣一同从肩部收容架上拔出高振动粒子刀。

“但我以为它们曾经…嗯……”真嗣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安静，以至于几乎只能听得见他的呼吸声，“轻易地打败了你……”

虽然愣了一下，但她很快就否定了那个想法。“那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再生。还有那该死的…”她顿时停住了，她的眼中忽然一闪而过那两头刚才与初号机搏斗的野兽，它们已经将剑转换形态了，“长枪…那时的它们非常弱小。难道说…”

她的内心深处突然升腾起一股冰冷的感觉。它们不仅想要杀死她，而且还想摧毁她的一切，明日香感到一阵寒冷刺骨的怒火在她身上升起，甚至远远超出了当时她对它们的憎恨。“它们只是在戏耍我…”

“你说什么？”

“没有电缆，我的电量迟早会耗尽，”她低声继续说道。“它们知道我赢不了的。所以它们一直在等着，而在这过程中稍微和我玩闹儿找个乐子。它们只是想让我的骄傲一下子膨胀起来，好让它们再次狠狠地粉碎它。在我折断它们的脖子之前，它们只是像猫与老鼠一般在戏耍我。”

“明日香…”真嗣几乎不敢相信。“你…你确定它们真是存心这样的吗？它们何必还要冒险……”

“我才不管它们到底是怎样想的！”她的一声怒吼让他说不出话了。“现在我只想要让它们付出代价！”

说完明日香就朝着前方狂奔而去，丝毫没有理会真嗣他所说的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制定一个计划的打算。面对这些恐怖的白色野兽，即使它们已经不怀好意地聚拢在前方，即使它们已经两度让自己受挫，她也不会再后退了。这次她会消灭它们，再把它们撕碎，直到能确定它们再也不会站起来为止。

但她马上又急急地停住。天上一个巨大的阴影突然坠落在战场上，将一台似乎被惊住的量产机硬生生撞扁，然后又在其他反应之前跳了出去。

“那是……什么？”明日香倒吸一口气问道。

虽然真嗣很容易就认出了这台外表灰红相间的机器，但他的惊讶却不比明日香少。“这是JA？”
(译者注：TV第七话《人造的东西》中出现的机器人)

“嘿！”一个自信的声音从通讯传出“我听说你需要一些帮助！”

“东治？”真嗣问，对听到他的朋友而感到困惑。

“没错，是我。”

明日香似乎更难以相信这点。“你在驾驶那东西？”

“嗯，是的……”

X—

“…但也不完全准确，我觉得用‘控制’这个词会更好，”东治说，此时的他正位于基地深处的某个房间内部，向着侧前方的人瞥了一眼他回复道。“但我想律子大博士可以解释清楚。”

金发女郎对这个绰号扯了扯嘴角，但她知道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真嗣你应该记得，JA 本来是以无人驾驶的形式工作，通过无线电信号从控制器处接收指令。我只是用一种更有效、和 EVA 有些相似的直感传导取代了那个过分简单的设置。

事实上，东治的驾驶座也是一个类似于插入栓的老旧型号，甚至还需要戴上头戴式交互设备辅助传导。这个设备就像是控制中心，从上面延伸出许多电线连接在附近的 MAGI 终端上让超级计算机进行信号的转换再将其发送给 JA。

“但是……”真嗣开口，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紧张，这看起来是因为他们面前的那群在暂时的惊讶消退后重新开始逼近的怪物们。“上次事故发生后政府机关没有冻结它吗？你们是怎么得到它的？”

“你们有你们的秘密，我们也有我们的，”美里在公共频道插话进来，让自己在这个混乱时刻小小地炫耀一下。“不过还是稍微透露点，是一个你我都非常熟悉的人给了我们这个小礼物。”

“当宣布进出禁令的时候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测试，”律子博士解释道。“那真是完美的时机，要不然我们很难把东治及时地带来这里。”

“他以前从来没操作过？！”明日香在通讯中尖声提出异议，与此同时身体也本能地避开来自身后的一下攻击。

“哦别担心，明日香！”东治调侃地回了一句。“我已经做了很多练习，现在绝对没有问题！”

“不管怎样，”明日香赌气般说道，接着将袭击她的家伙从肩上摔了出去。“别碍手碍脚！”

“我碍手碍脚？”男孩哈哈大笑着回答，猛地一推操作杆控制 JA 那长长的手臂绕着自己快速旋转，刷的一下就击中了两个家伙。“我觉得我会比你击败更多的家伙！”

律子清了清嗓子提醒这群少年少女们现在事态的严重性。毕竟，这是一场可能决定整个人类生存或者灭亡的战斗，而不是一场友好的竞争。“记住，JA 既不能产生 AT-Field，也不能破坏它，所以，你必须要多加小心，”然后她又向着 EVA 的驾驶员们说道。“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对面长枪的优势荡然无存。”

“也请记住，它是靠核能运行的，”美里重新接管了通讯，想到当初她试图阻止这个庞然大物却徒劳无功的事情，表情稍稍有点扭曲。“核爆炸并不像第三次冲击那么可怕，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尽量想避免它。”

“明白了，”真嗣答应。

“那么就让我告诉它们，数量对我们完全没有意义！”东治大声宣布。

“没必要对我也说，”明日香插话。“你上次数学考试的成绩我已经看过了。”

律子摇了摇头。这群孩子们……

X—

“各队报告情况！”

“这里是新城队！”新城秋田向通讯器回话。“第二层已搜索完毕，over！”

“你怎么拖了那么久？”通讯器中刺耳响起了一道傲慢的声音。

听到这句话新城的怒火更旺盛了。“酚醛树脂到处都是！我们根本找不到一条路来绕过它，所以不得不强行开路了！”他吸了口气，思考着是否要向上级表达他的愤怒。“如果我们得到了预定的援军，那就快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将他们运过紫色和红色那两个家伙。”

新城叹了口气。“还好这没有多大影响。自从他们堵塞了第一层开始我们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击！”

“这可毫不奇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缺乏军事训练。或许在躲藏前他们就把所有的弹药全用光了。”

“不，长官，我的意思是我们根本没遇到过太多人。”他停了下来，环顾四周扫视队伍中的其他队员。“您认为这会是个陷阱吗？”

X—

碓源渡并不是一个会因为自己的臆想而得意到露出笑容的男人，但是随着他一步步走过最终教条区的幽长走廊，一步步地接近他的目的地，他胸腔中逐渐加速的心跳声却彰显着此刻情不自禁的兴奋。现在距离目标已经是这么的接近，准备如此之久的计划终于要能达成所愿了。只要找到丽，再过一小会，他就终于能再次见到她。

最后的一扇门也被推开了。

“果然你在……”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的地方。房间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克隆体的残骸还漂浮在仍亮着的 LCL 水箱中。

他很确信她会来这里，再一次回到这个她出生的地方。也许是自己太早了，而她还在为舍弃形体在做着抵消 AT-Field 的准备。但是他不应该在来这里的路上就发现她吗？

他转过身，加快脚步搜索这一片区域。怦怦心跳还在，但它不再是由兴奋引起。不确定感与恐惧正在催促着他。

她必须在这里！这是她的使命，她的命运！她身体中的每一根纤维都会将她拉到这里。她没有被 NERV 的情报科找到就意味着她一定下到了最终教条！她一定在这里！

但是无论他到哪寻找，LCL 湖，她的养育室，EVA 墓场，旧实验室；都找不到她。

一个可怕得难以置信的想法开始萦绕在他心头：“那男孩是对的吗？”

要是 SEELE 在开始进攻前就已经对她下手该怎么办？即使还有替代品剩下，他也没有时间去将她重新唤醒。可是，尽管他向情报科说过不要拿琐碎的小事来打扰他，但是一旦她——或者保护她安全的人发生了变故他肯定会立刻得知。另一方面，情报科确实报告称找不到丽的踪迹。难道 NERV 内还有他所不知道的间谍吗？

不管因为什么，那都阻碍了丽来到这里，而他也再没有办法让她回来。没有了丽，所有的一切都将从他手中溜走，他为之谋划至今，已经触手可及的一切。

那不可能……

当再次到达本该是重生之地的巨大湖泊前时，他的额头已经布满汗水了。而这里仍和之前一样，除了他和被钉在湖泊中央十字架上的毫无生气的白色巨人以外没有任何人。

丽还是没出现……

碓源渡跪倒在地，这或许是身体倦怠的缘故，但更多还是出于精神上的疲惫。原本已经如此接近了……

当他抬起头看着巨人的脸时，面具上的七只眼睛也凝视着他，仿佛正在焚烧他的灵魂，嘲弄他的愚蠢一般。而被钉起来的莉莉丝或许曾经被囚禁，对人类意图获取她力量的各种探查、测试和实验感到无助。但现在她就好像在嘲笑他，嘲笑他以为自己能够实现愿望，嘲笑他即使有全人类的科学支持他与神为敌，到头来一切也只是徒劳罢了。

他的右手突然泛起躁动，来自身体里的渴求鼓动着他自己去完成融合，抛弃这个媒介以最单纯、最直接的方式实现亚当与莉莉丝的联系，但碓源渡知道不能听从这个卵的诱惑。他不可能控制得住它。

从那一刻起，碓源渡知道，他所希望和努力的一切，使他坚持至今的一切，令他为之牺牲人性的一切，都不在了。

因为那个原本一直是他游戏中最可靠棋子的家伙，辜负了他的期望。

他终究是输了。他们的防御工事迟早会被占领。没有什么能一直阻止战自队进入这片基地最神圣的领域。

但当他的手握住了口袋中冰冷金属的时候，他意识到可能还有其他方式能再次见到唯。

随着在他头顶上数百米的地方，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在走廊和大厅里不停地发出咆哮声，一声平静的枪响回荡在最终教条内。

X-X-X-X-X-X-

X-X-X-X-X-X-

随着对预料外敌人的震惊褪去，九台量产系列机终于不再犹豫，与此消失的还有对三位战士的尊重。不同于明日香与这些生物最初的战斗，它们不再一个接一个的上前，而是采取一种独特的消耗战略——不专注于某一目标，朝着某人进攻一次后就立马向着下一目标发起攻击，无论敌人是否被击中又或者成功格挡都不重要，甚至哪怕自己被踢中或被高振动粒子刀划伤也依然继续这个行动。

这样，它们就迫使驾驶员们只能从一个看似无穷无尽的浪潮中保护自己，而没有任何机会对它们的一员造成致命伤害。有些家伙甚至再次打开翅膀来给自己加速，从上空向屈居于地的敌人挥舞着它们巨大的刀锋。没有必要提及，红发驾驶员对这情况尤其不高兴。

“该死的！”明日香沮丧地咒骂着，现在的她一边极力避免被敌人砍中，一边无奈地看着自己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击在空处。“你们两个走开点，让我一个人对付它们！”

“明日香！”真嗣极力抗议，完全不在乎来自白色野兽的威胁。“别这样说！”

“或许她说的有点道理，”美里透过通讯器沉思道，“如果你们分开来，它们就不得不改变攻击模式，战斗也就能出现转机。只不过记得不要移动得离其他人太远，这样就算它们打算集中攻击某个人你们也来得及支援。”

“说得可真轻巧！”明日香回击了一句。

“它们为什么现在还不用枪呢？”东治感到有些纳闷。尽管没有像真嗣和明日香那样置身于危险境地，他也在拼了命保护自己的巨型机器人不受伤害。虽然这次的他不像坐在三号机中那样能完全沉浸进去，但他现在是以自己的意志站在这里，尽力地帮助他的朋友去打倒那群怪物。他不想就这样看着他的机器人被撕粉碎。

“可能它们不想冒险去碰每个一靠！”明日香的咒骂被淹没在电源倒计时开始的警报声下。在她身后，直到刚才由于全场混乱而没注意到的地方，正站着一只露齿而笑的野兽，它的刀刃还停在刚刚被割断的两段脐带电缆之间。“好！你可干的真好！”

被愤怒所鼓动，明日香没有再试着挡住下一次打击。相反，她带着一声震颤大地的怒嚎向对方发起冲锋，在被击中前直接将它撞飞出去。红色 EVA 对它胸部的冲击还导致这个吃惊的

家伙从手中脱出了武器，而明日香则趁她的对手分心的时刻瞬间猛扑上去。

“明日香，冷静下来，”看着她开始毫无章法地乱挥刀光，逼得围攻的人不得不远远站开，真嗣大声恳求道。“想想你的电源！你应该……”

“我应该怎么办？”她咆哮着说。“去安全区然后让你来对付它们？别太离谱了！我还有四分半的时间干掉它们！”

“明日香……真嗣打算再劝说一次，但还是放弃了。“答应我，最后二十秒的时候你就立刻离开这里！”

关注着他们的对话，东治几乎没察觉到那些放弃攻击明日香，转而向自己这边直线俯冲的量产机。但也只是几乎。

他瞬间操纵 JA 身子躬下闪到一边，同时还射出手臂。当金属手臂抓住野兽的一边翅膀后，它立马被粗暴地停住了。随后东治利用 JA 的庞大力量抓住 EVA 随意挥舞，打算把它投掷进附近的一座山壁里。然而，一声响亮的撕裂声宣告了他的计划失败，尽管这并没让他失望多少。少了一边翅膀，这台量产机直接坠落在地上，白色的躯体翻滚了好几次，身体沉沉地陷进了地里，直到撞到一层小型岩石层才终于静默了下来。

“喔吼吼吼！”东治大叫庆祝。“这是第一个倒下的！”

“还不够！”明日香大喊着，她马上驾驶 EVA 跳过 JA 的头顶朝着那个明显沉默了的家伙扑去，用力压紧刀尖直刺入它的红色核心。随着 EVA 的出力不断上升，火花乱溅，越来越多的裂纹出现在核心光滑的表面上。这个没有真正死去的 EVA 突然身躯一震发出被撕裂般的惨叫，将手臂向攻击者笔直地伸去——然后永远瘫软了下来，它的核心碎裂成数不尽的碎片。

一个疯狂的，同时也非常满足的笑容蔓延在气喘吁吁的女孩脸上，她转过身来。“第一个……”

X—

不一会儿，一声充满震惊的喊叫响彻在 SEELE 委员会会议室。“他们摧毁了 EVA 九号机！这怎么可能？！”

“量产机本应该是无法被打败的！它们的核心不可能停止运作，除非遭受到超过 63% 的伤害！”

“一切都失去了！我们现在怎么开始仪式？”

“不必惊慌！在战场还有一个我们的替代品。”

“一个不属于我们、缺乏关键力量的替代品！”

“没关系。只要胜利了，我们可以从碇手上安全取得莉莉丝和亚当。之后会建造一个新的 EVA 来取代被击破的这台。仪式只会延期举行。”

“建一个新的？你说起来容易！但是如果更多的倒下呢？我的国家用尽了所有的资源来建造现在的这些！而且我知道，我不是唯一的个例！”

“我同意。相比起来，重启太空计划会容易很多。我们可以取回真正的枪！”

“只有我们确实地获胜了，枪才会对我们有好处。！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贸然地把我们所有希望都投进这次攻击中！我们太鲁莽了，低估了那些孩子！”

“但是我们不可能输？！要知道现在仅仅失去了一台 EVA！我们的数量现在还是远远超过他们！”

“不要再互相争吵了！只要赢得了战斗，这种情况我们轻易就能处理。”

“确实。那么有什么关于背叛我们的中队的消息吗？”

“比起那点失去踪影的直升机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担心！”

讨论越来越激烈，喋喋声也逐渐重叠，所有人早已忘记是谁最先提起原本隐藏在他们虚假投影下的事情。

而在随后的混乱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刻有铭文“SEELE-01”巨石碑始终保持着沉默。

X—

“长官！”直升机驾驶员的大喊盖过了引擎的轰鸣声。“我们已经接近第三东京市了！”

加持立马打了个手势示意他明白了，然后重新注视着窗外。其实完全没必要通知，因为即使在几公里外，他们也很难把那十一头庞然大物间的搏斗视而不见。看到葛城发现并很好地利用了他的礼物，加持感到有些骄傲，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被数量压制。现在很难去判断真嗣和明日香的那个经历以及 JA 这个意外的出现能否足够压制那些灵活的怪物们。

“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它们吗？”他向坂本提问，他是跟随着来的中队队长。

这次行动的大多数士兵并不乐意跟他们的同伴作战，但是那些已经基本了解这件事情来由的人都很积极地阻止这个可能成为战自队最大耻辱的行动。坂本原本应该是行动队的一员，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将视线中的所有人，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甚至是孩童统统杀死。

“如果那意味着世界末日，至少我希望能作为一个人，而不是怪物死去，”他之前这样跟加持说。鉴于当时微妙的形势，他们不必害怕为他们的抗命而被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也被限制在基地完全不许进出，结果那反而给了坂本带领三个完整编制小队的机会。现在他们正在前往作战区域的路上，后面跟着其他小队。

“恐怕没有，”坂本摇了摇头。“那群怪物不受我们的控制。”

“果然和我担心的一样，”加持喃喃地说，看着二号机挡住对方的一记踢击。“那么祝你们好运，孩子们……”

正要视角移开窗户时，突然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就在他们下方不远的停车场。“马上在那条街上着陆！”他冲着驾驶员大喊，之后立刻赶到飞机舱口上。

为了保证安全，他急忙从旁边一个吃惊的士兵手中夺过步枪用作支架，然后按下舱门释放按钮。失压带来的拉扯立刻抓住了他，试图把船舱里的东西都吸出来，但他还是稳定住了自己并且开始瞄准。看起来很奇怪，那儿有一名士兵正举起枪对准三个男女，而其中的那头蓝色短发他是绝对不会认错的。加持不知道她在离这里这么远的地方做什么，但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前两次射击由于距离和飞机的移动没有射中，但第三次击中了。看起来那并不致命，但他想要的也只是争取一些时间罢了。直到这时，加持才注意到他先前看到的另外两人已经躺在地上了。

几秒后，直升机停在了足够安全跳落的高度，然后他立马跳下去跑到停车场，后面跟着坂本中队长和其他一些队员。

丽似乎在等待着他们。

“我很感激你的帮助，加持先生，”她非常正式地向他道谢，而士兵们则赶到那个受伤，以及另外两个明显死亡了的他们的战友旁边。

“没关系，”扎着马尾辫的男人耸了耸肩，对她的感谢不置可否。“虽然在这儿见到你让我很意外。”

“我刚才试图在他们攻击前逃跑，”丽很平静地向他解释。“我很清楚现在待在总部会相当危险。”

加持死死注视着她，但就像她平常一样，她的身体动作没有透露任何额外的信息。“我不是在说安全的原因……”

“我……”出乎意料地，丽表现了和以往不同的例外行为，她望着地，眼睛在不停闪烁。“我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所以没去……协助碓司令……”

考虑到这或许是他现在能从丽身上得到的最多的信息，他点了点头。“很好，那应该会让事情简单很多。坂本中队长！”他向军官大声喊道。“我们还有空间再搭一个人吗？”

“恐怕装下这三个人就已经有点狭窄了！”士兵回答说，看着那些倒下、正被运上直升机的同僚们。

加持挠挠下巴，想了一想，目光落在完全静止的巡逻队吉普车上。他们肯定不再需要它了，对吧？

“你们可以自己搞定吗？”他向中队长又询问了一次。这实在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对这支中队没有任何实际影响的过路客而已。尽管如此他的内心仍然保留了些许的期待，仅仅为了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

不过理所当然的，坂本向他竖起大拇指表示 OK。

“那么好吧，”加持转身向丽。“我们待会坐那辆吉普车，我会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直到这一切结束。”

丽点了点头，但是当加持走向车子的时候她却并没有跟上。“你能把车开到树林的另一边吗？我不想再穿过这片地方了。”

“嗯，当然，”可是看着她走向停车场与街道间的树林，他疑惑地问：“那为什么不要我现在搭你走呢？”

丽很快停了下来。“我得去接一个人。”

“什么…？”

X-X-X-X-X-X-X-
X-X-X-X-X-X-X-

同伴的损失已经开始迫使量产机实施新的战略。它们不再将猎物围在一起进行狩猎，而是分别集合成团体来驱赶分割他们，同时攻击得更加猛烈。除了三个正与 JA 搏斗的家伙，其余的 EVA 已经把武器从大剑转变为长枪形态。那三台也打算转换成长枪，但是它们很快就把武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准机器人的一刺仅仅在厚重的装甲上造成些许的擦伤。

“喂，明日香！”东治朝红发大吼，她现在正用抢来的武器与三位敌人打斗。“你为什么也不转换成那样呢？我想 EVA 对那种长枪很不对付。”

“当然，没问题，”明日香回答道，她的话明显在讽刺。看到她把完全损毁的粒子刀准确地扔进一个敌人的头里。正如预期的那样，白色野兽仅仅被冲击打得轻微晃了晃身子，他显然没有因为脑袋里塞进一柄短刀而困扰。但这个分神足以让明日香手持着盾剑砍向他的肩膀，在那台 EVA 及时抽身前成功砍下他的手臂。“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

“它们怎么不把枪扔出来呢？”真嗣纳闷。他是迄今为止处境最为危险的人，单单凭借一把高振动粒子刀抵御四台 EVA。可以说，他只是逃避它们的枪刺就忙得没空关注其他事情了，只能想尽办法与它们拉开尽可能多的距离。“这样我至少能抢到一根！”

“你已经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美里在通讯中指出，“它们可能打算—嘿！东治，小心！”

两个挥着翅膀的家伙从后面俯冲向 JA，抓住它的肩膀和身体上伸出的杆。很明显，它们打算把它撞进一座山里，要不就是把那个只要离开大地就毫无抵抗能力的机器抛到高空让他自

毁。但它们只来得及把这个沉重的巨人在地上拖动一小段距离就让东治反应过来，操纵着 JA 的弹性手臂环绕着身体鞭打。

尽管从这个位置很难用力打击，两名袭击者的极近距离对它们来说仍是致命的。被击中的家伙直接从空中坠落下来，途中还撞上了另一个，它们两个摔到地上，翅膀缠绕在了一起。

东治在驾驶座上得意地笑着。“嘿嘿。你们还没有让我动……”他脸上的嘲讽突然消失，只是呆呆地看着 JA 不受控制地向前跌倒，而后完全沉默。他一次又一次地拉着控制杆，但却没有丝毫的反应。“怎么回事？！”

看完信号状况屏幕后赤木博士脸上的表情已经告诉他很多东西了。“看起来在刚才的攻击中它们损毁了控制棒。信号强度小于百分之五！”

东治瘫倒在驾驶座上，不是出于放松而是因为他心中炙热的愤怒。只受到这么点的伤害却就此退场，明明他的朋友们正在那里为生存而战，而他只能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什么事都做不了。东治无助地咆哮着，他将他的懊悔与愤怒用拳头宣泄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的控制台上。

“对不起，伙计们，”他喃喃地说。“我已经帮不上忙了。”

X-X-X-X-X-X-X-
X-X-X-X-X-X-X-

“美里吗？我是律子，”金发女郎一边走进建筑深处一边对着她的电话说，她的每一步都要走得比以往更快。“是的，我知道你现在‘很忙’！但你知道，我告诉过你我也还有别的事要做，而且现在我们的玩具坏了，我真的得挂了……什么？是的，我现在就过去……我只是想知道碇源渡到现在为止到底在干什么？”听到对方消极的回答她紧闭着双眼，尽量控制住她的咒骂。“是啊，我也是同样的担心。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她怒气冲冲地结束了联络。

“该死的，”还是从她嘴里吐了出来，她走进电梯用手摸了摸实验服口袋里的遥控器，这辆电梯会把她带到最终教条。“我要他看着自己的希望破灭，而不是和它一起去死。”

X-X-X-X-X-X-X-
X-X-X-X-X-X-X-

看着眼前那幅景象，明日香整个人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脑海中不断涌现出她过去亲身经历的痛苦回忆。第三台 EVA 与那两台击败了 JA 的家伙会合，同时另外的那些家伙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它们无意吞噬这个金属制的猎物，但光是用爪子割裂这个无助的机器，撕成碎片它们就能获得无尽的施虐快感。有一瞬间她以为在那里的是她的 EVA，以及被撕扯到处都是的血肉和骨头。

这份分神只出现了几秒，但在战场上已经太长了。明日香做出了闪避，但速度不够快。

痛！她的肩膀痛得要炸开了！

锋利长枪的力量将她推向前，硬生生把 EVA 钉在了地上。惊讶没有持续多久，但疼痛会始终存在。明日香抑制不住地从慢慢呼吸变成了喘气，她在心中默默地责骂自己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个攻击。不过现在已经恢复了战斗状态的她，立刻就抬起 EVA 另外一只完好的手打算拔出那根刺穿她手臂，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将她钉死在地上的枪。

但她打算挣脱出来的企图马上被打断了。抬头一看，她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手臂抓着二号机红色的手腕——以及那令人作呕，正在扭曲地笑着的它的主人。随后六声巨大的响声在她周围陆续响起，一听便知那是他的同伴们到了。

她望了一眼无名指，面带悲戚地笑了，那儿驾驶服下有个小小地突起。‘Baka…我告诉过你，事先做那种事会带来厄运的。’

当感受到它们的爪子抓着 EVA 装甲的时候她想尽力忍住啜泣，但也只是勉强做到。对于死亡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知道自己即将死去这一认知。人这一存在的消失；所有模样的幸福都被带走，以及所有重获它的希望也一样。

她不想死。不想在现在这个时候，也不想就这样地死去

但是她知道真嗣要想击败它们所有并且成功救下她的希望有多渺小。她只能寄希望于他最终能够获得胜利，至少这样他可以和大家一起生活下去。而她终于也可以看到…

她的恐惧一下子消失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包含了爱与自豪。但那里面也有其他一些感情掺杂着，类似于…伤感？

‘永别了？’

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已经太晚了。

X-X-X-X-X-X-X-

X-X-X-X-X-X-X-

正当真嗣以为他成功地与身后的量产机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往周围环视一眼打算观察其他突然离去的三台打算做什么的时候，视线中的场景让他僵在了原地。

真嗣不想看到这一幕。但他也做不到转身离开。那一刻，他什么也做不了。甚至无法闭上眼睛。

真嗣不想看到这一幕。但他还是看到了一切。

他看到量产机们试图逃离火海。他看到那些家伙统统被卷入了爆炸，这场爆炸将把它们送到它们应该呆的地狱里。但那根本无所谓了。

他看到二号机自爆。

“明…明日……啊…啊啊…啊…啊……”这连耳语都算不上，只是嘴巴发出的一连串无意义的音节。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发出的声音。

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的改变，事情会变得更糟。他们一直都知道的。但他从来都没有觉悟会变成…

直到有谁拉住他的 EVA 的胳膊，把他摔倒在地上，他脑海的一部分才隐约记起有个一直与他纠缠的敌人而它现在正俯下头骑在初号机身上。

另一个白色怪物。就是因为它们…因为它们，明日香…明日香才…

那只野兽甚至没能看清动作。

在想到要逃离前初号机的双手就已经抓住了它的脖子。这双手越掐越紧。或许那只野兽还试图反击，但真嗣对于它的踢打没有任何感觉。他现在什么都感觉不到，内心只是充斥着对它们的憎恨。

它的脖子在无情的挤压下崩碎了，洁净的白色沾满了鲜血。他尖叫着，把那具毫无生气的尸体从他身上扔了出来；他站起来，尖叫着宣泄他无可替代的珍宝的丧失和对整个世界的憎恨；他尖叫着要这些死物付出代价！

都是它们的错！全部！全部的！

什么都不重要了。他为她变成的模样，他们共同的努力，他们组建的家庭…第一个孩子阿秋…现在她也是…

什么都不重要了。即使他成为了导火索。至少—或许—他还能再见到她们。而她们也会原谅自己的。

“你会帮助我的，是吗……妈妈？”

X-X-X-X-X-X-X-

X-X-X-X-X-X-X-

看着显示屏上显现的在前一秒二号机还存在那里的巨大爆炸坑，玛雅的脸上还残留着当时的震惊。她和她们的适格者并不亲近，但她总是和他们感同身受。毕竟，他们就是为她们这些人而战。明明还只是些孩子，却要冒着生命危险，担负人类的命运这种重担。甚至现在还为了这个牺牲了一个人。

然而，在她完全沉浸内疚和悲伤之前，一个小声的警报引起了她的注意。“真嗣…真嗣的同步率正在快速上升…”

X-X-X-X-X-X-

X-X-X-X-X-X-

一阵悸动的疼痛引起了她的呻吟，她睁大眼睛，思绪还在打转。似乎枪造成的伤口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只是当插入栓撞上附近的岩壁上时，LCL 并没有完全吸收这股冲击力，让它只能不停地向下翻滚，但好在最后这个圆筒状物体还是停了下来。

她把那只还算完好的手伸到紧急舱门的把手上，将自己从驾驶座上拉了出来。与外界由于剧烈摩擦导致的难以忍受的高温不同，插入栓内部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因为里面的 LCL 很快就将大部分热量都消耗掉了。而剩下的热量插入栓本身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但那并不意味着可以很轻易地打开舱门，尤其是当你只可以使用一只手的时候。

最后，她还是成功地打开了舱门，非常急切地想知道在她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明日香几乎希望自己没有看到。

X-X-X-X-X-X-

X-X-X-X-X-X-

美里听到了玛雅传来的报告，但她却根本无法保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所需要的冷静头脑。二号机的爆炸同样在她过去曾溢满空虚的心中炸开一个洞。她甚至无法想象真嗣现在到底是怎样的感受。所以她无法批评他放弃战斗的抉择。

即使这意味着世界的终结。

X-X-X-X-X-X-

X-X-X-X-X-X-

初号机占据了她的整个眼球，站在她曾经驾驶 EVA，如今变成火海的地方发出震耳欲聋的啸声。这个巨人从脚下望去显得如此的高耸甚至无法看清楚他的脸，但明日香能很轻易地想象出这个恶魔般的生命那双散发可怖光芒的双眼。

匆忙间，她又立即回到插入栓，重新激活了通讯系统。这次要是他再迷失自我，可能就真的彻底回不去了。

“真嗣，冷静下来！我被及时弹射出去了！”

但就像没听到一样，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

X-X-X-X-X-X-

X-X-X-X-X-X-

在指挥中心的每个人都被这道声音惊住了，其中美里绝对是最松了一口气的人。然而，这只

持续到玛雅再次更新她的报告。

“同步率仍在上升，接近 100%！”

“为什么没有停下来？”！“美里来回踱步。“他没听见吗？”

“明日香一定是只打开了与我们的通道！”青叶茂大声说道。

“那就赶紧提醒她！”

但他只是摇了摇头。“我不认为她能在外边如此嘈杂的噪音下听到我们的回复，”他无可奈何地回答。

美里准备重新发布命令，但是日向打断了她。“AT-Field 正在展开！”

X-X-X-X-X-X-X-

X-X-X-X-X-X-X-

她的头发开始在奇怪的风中飘动，风似乎从 EVA 非人的尖叫声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她费力地环顾四周，注意到尘土和残渣正沿着风的轨迹在空中盘旋，周围弯曲的树木也环绕成了一个圆圈，让紫色机体看起来不仅是震动中心，还是寒冷风暴的绝对源头。

“我 没 事，真 嗣，冷 静 下 来！”她朝着通讯器大声叫喊，语气中带着抑制不住的紧张。

一阵奇怪的震颤穿过她的身体，使她再次抬头。这台 EVA 终于又一次地挣脱了拘束器，将它的红色核心暴露给这个世界。明日香张开嘴，惊讶到忘记了呼吸，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EVA 背上延伸出两道畸形翅膀似的 AT-Field，同时双手伸向两边，身子向后仰着，就好像张开双臂迎接来自天上的某物。

而那东西已经穿透云层了。

X—

“大气层外发现有高速接近的物体！”

这是美里现在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

“把她转过去！”

X—

“该死的，BAKA！停下来！”

X—

“明日香…？”

X—

巨人，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在那瞬间停住了朗基努斯之枪的飞行。

长枪拼命想挣脱出那双手，这一刻它离它的目标太近了，再有短短几米就能碰到那个红色的，用无穷力量将它从宇宙中召唤而来的核心。但这把枪的新主人不再希望毁灭。

相反，它猛烈地撞上一台身体被切下一半的量产机，它刚刚倒转起身站起来，就被长枪轻松地穿过白色的躯体，被笔直地刺穿它的 S2 机关。而初号机甚至没有回头看它从红色武器上了无生气地滑下来。

他灼热的眼睛扫视了一遍爆炸留下的大坑周围的地面。但是没有发现可以判定为特殊归属于二号机的东西，但也有发现一些白色躯块四散在各地，这里有一只手，那里有半个脑袋。

果然还是有一个家伙从刚才的爆炸中幸存下来，它试图用它的右臂匍匐爬走，那是它身上唯一完好的部分。事实上它也没剩下多少了，只残留着燃烧的手臂和整个躯干，大部分的装甲也都消失了。而当初号机把枪插进那个闪烁的核心后它终于静止沉默了。

最后，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看到了类似插入栓的圆柱形物体，一个红色的微小身影正从里面向外看。那个身影完全跳了出来，向着巨人挥手。

然后初号机伸展他充满力量的翅膀，在空中一跃，向上飞得越来越高，当然他不可能看到她震惊的脸。

X-X-X-X-X-X-X-

X-X-X-X-X-X-X-

“现在还好吗？”

“嗯。她没事。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但是…”真嗣移开了他的视线，“…这真的有必要吗？”

“决不能留下一台 EVA。只有它们—还有朗基努斯之枪—消失了，这个世界才能留有希望。真嗣，你知道这是必须的，对吗？”

他点了点头。“只要太阳、月亮还有地球存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回忆说。然而，他的微笑，那个溢满悲伤的微笑，在他转过头的时候消失了。与你生命中重要的人分开总是显得太过突然。“但你真的想要那样吗？你真的想永远永远都停留在那里吗？你不觉得…寂寞吗？”

“不…”这是她真心的回答。“因为你将永远在我的心中。”带着骄傲的微笑，她抚摸着他的脸颊。“再见，我的孩子。照顾好你爱的人；你小小的家庭、还有朋友。要一直在那里，为了那些需

要你的人。再见了…”

“再见…妈妈…”

- X-X-X-X-X-X-X-X

- X-X-X-X-X-X-X-X

真嗣睁开了眼睛，但却被外界强烈的光线所刺眼，不由得重新闭上了它们。等适应过来后他眨巴了两眼，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盯着上方的白色空间。“……陌生的天花板”

“我想你应该熟悉了才对……”

惊讶于突如其来的声音，他转过头来。明日香坐在邻近他的一张床上，回了一个微笑。要不是肩膀上的绷带让她不得不悬着吊带，以她身上那几个零散的创口贴，看上去就和没受伤一样。

“我不清楚，也许他们把这里重新刷过一遍了……”他一边坐起一边开玩笑地说。

明日香从她的床垫上站了起来，走到他面前，吻他的额头。

“下午好，小懒虫，”她带着捉弄的眼神看着他。“老实说，你只是因为在这区区 100 米的高度和插入栓一起射出才擦伤了一点，比起来我可是受伤得更多，更严重，你看连肩膀也被刺穿了，但是看看是哪个家伙躺了好几个小时都没醒来。”

“你忘了提到你也被发射出来了。”

“哈，嗯，是的，我只是不想让你感觉太糟，”她开玩笑地耸耸肩。然后慢慢地爬上他的床，一边跨坐在他的腿上，双手轻轻地搂着他的肩膀；面带笑容地看着他。“你知道，现在我们都我们的母亲‘舍弃’了。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这件事。”

“在某种程度上说，她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能够幸福地生活。”真嗣笑着回答，同时他的手也回应般的放在了她的腰上。“我只是想知道现在我们应该怎么…你懂的…怎么处理剩下的事情。”

“我想我们不再需要担心这些了。”他向明日香露出了一个询问的表情希望她能解释，她却回了一个得意的笑。“律子为我们除去莉莉丝了。”

真嗣惊讶地眨了眨眼。“什么？”

“确实没错，”听起来明日香自己也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在我们昏迷过去的那段时间里她重新设置了 MAGI，将原本会导致本部自毁的炸药，仅仅在最终教条区和上方几层区域引爆。无论莉莉丝能否从那场爆炸中活下来她现在都已经被上百吨混凝土压扁了。”

真嗣的脑袋还没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时之间只能呆呆地坐在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

然而说完话后明日香的神情忽然就变得很严肃，也很紧张；她满怀希望的对着他轻轻地问道。“所以…我们做到了，是吗？”

真嗣用他虚弱但带着胜利后的满足的脸庞点了点头。“是的。”

她突然间把自己拉得更紧，紧紧地抱着他。“那可以…可以让我们最后哀悼她了吗？”她问道，没能抑制住自己的啜泣。

真嗣的心立刻沉了下去，明日香充满悲戚的话让他们把取得的巨大胜利全都遗忘了，只能感觉到眼睛正变得越来越湿润。“是的，”他重复了一遍，但现在更加的肃穆。然后他也紧紧地抱住了对方。“以任何我们想要的形式。”

“我…我想为她举行一个葬礼。哪怕只是个空的坟墓。我只想…只想提醒大家她就在那里，她不是一个……”明日香的话被突然开门的嘎吱声打断了。

当看到他们时，丽往后退了一步，她苍白的脸上稍微有点泛红。“我向你们道歉。我没打算打扰你们。”

这对夫妇互相看了一眼，慢慢地纠缠着彼此的手。

“不，丽，没事的，”真嗣说。看到她在这里让他感到安心，但尽管他心中有许多问题，但他眼下已经决定了：“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蓝发少女点了点头。“我想请你们陪我去到我的公寓。那…那儿有些东西我想给你们看。”

- X-X-X-X-

当明日香走进丽的房间后她不由得感觉有阵寒意顺着她的脊柱滑落。因为他们的谜一般的驾驶员似乎有点不同寻常的着急，而真嗣仍然需要把一些表格填写完（如更换的衣物）才能离开医院，因此他们一致认为，让两位女性先走一步。

明日香过去曾从真嗣那听说丽的糟糕的生活条件，但这还是她第一次真正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栋破败的建筑。她实在没料到会糟糕到这种程度。

虽然丽似乎有用一些照片来装饰她的墙壁，但明日香的注意力更多还是放在遍地都是的弹孔上。她已经记不得那时候美里的公寓是什么样子，只希望那里不会和这里一样。显然，战自卫队要么知道驾驶员的住处，要么 SEELE 已经指示过他们说丽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在乎随意射击的危险，而毫不犹豫地向视线内所有的东西扫射。至于他们没有使用手榴弹，或者直接炸毁整栋建筑，这倒令人惊讶。

角落边的冰箱里只剩下一只玻璃杯，但周围的碎片表明那曾经摆放过复数的杯子。放眼看去，房间中央的床摆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带着各种穿孔的床垫被粗糙地放在支架上，让明日香猜测或许它是在袭击被打翻后临时搬上去的。

出声反对真嗣（破中甚至还支持了他的行为），要知道这本同人早在 08 年就已经完结，而破是在 09 年播出的。以上全是破里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恐怕 Jimmy 大大真的偷看了电影的剧本呢（笑）

然后说回更新的问题，这次离上一章发布也过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本来预期是在 6 月份翻译完第十二章的，但是没料到在已经完成 1/3 的情况下，剩下部分仍然花了我两个月才做完……无论如何感谢所有观看了本章的读者，而接下来的一章——尽管真嗣与 SEELE 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 Aki 和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第十三章预计有 3w3 的字数，对我来说仍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所以只能有请各位将这篇小说记在心上，偶尔来看看是否更新了没有 orz

PS：我又在这里向大家郑重推荐 OriginalX 前辈翻译的 EVA 经典真丽向同人小说—*Evangelion_SR*。希望前辈做出的贡献能被更多人知晓。
<https://tieba.baidu.com/p/1220240972>。



原作插图

第十三章：结束

X-X-X-X-X-X-X

当丽意识到自己正站在第三新东京市的街头徘徊时，已经是第五适格者死后的下午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做。行为本身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目的。她本可以在 NERV 或者她的公寓里度过这最后的时间。但是，她还是站在这里，继续着被她脑海中的声音称为“临别之行”的行为。

或许这是人类经常感受的不安，希望可以在做出生命中重要或可怕的决定前缓解自己的不安。或许这是人类想要在最后再做些什么的悲哀习惯，哪怕只是走在一条即将消失不见的街道上……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对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事抱有疑问。而在碓君以及后来惣流的帮助下，她开始觉得她的生活会更多的可能，或许她能从中找到其它活下去的理由。但是自从那个男孩死后，来自莉莉丝的呼唤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现在她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向她催促，命令她实现自己生来的命运，然后寻求那具约定的半身。

但她现在很害怕。无可抑制地害怕。丽从出生起就清楚，她的生命将以这种方式结束，并毫不后悔地期待着它。可是明明结局就在眼前了，少女却无法摆脱心中的疑惑。

是第五适格者使她陷入疑惑。那个人选择让自己毁灭，逃脱与莉莉丝融合的命运。可对她来说，对于 NERV 来说，那是注定要发生的现实。如果生来的命运可以引导出不同的结局……那她又该如何？

当穿过几乎空荡荡的街道时，一道微弱的哭声将她从纷乱的思绪中吸引了出来。出于本能，同时也有些好奇，丽顺着听到的呜咽声走进了几米远的巷子里。起初她什么也没发现，直到她的视线落在地上。那是一个棕发的小女孩，年龄不超过五岁，正无助地蜷缩在角落里。看着她，脏兮兮的脸庞宛如一个小流浪汉；身上穿着的衣裤相对于小小身子也显得过于宽大，仿佛是她仅有能裹体的衣物了；另外她的双脚还裸露在外，上面沾满了尘灰。

尽管如此，她轻柔的哭声却好像一点也没有被那些过路的人注意到。人类的某一共性就是无视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人的悲惨处境，要不告诉自己孩子的父母肯定会过来带走她，要不把责任推给政府或其他路过的人。而这种恶习在面对社会的弃儿时表现得更为自然。

丽不清楚看到这份景象后升腾在身体里的这份感情叫什么，但她对此无能为力。她没有抚慰孩子的经验，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为何伤心，或者她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而且不管是什么造成她如此难过，这份苦痛也不会持续太久。再过一会她将再也不用感到任何的伤心了。

（她眼前这个景象有点不对劲。小女孩的衣服非常干净，上面只能看到被擦碰过的一些痕迹，而这显然出自于她所坐的这片路面以及身后的墙壁。）

但是当丽正准备回到路上像其他人一样忘记这一幕时，那个女孩突然慢慢地停下了哭声，一

边用红肿的眼睛看着她。是她站在那里盯着孩子看太久的缘故吗？

小女孩开始小心翼翼地望着她，同时把头歪向一边，好像在丽的脸上找着什么似的。看着这个女孩，丽莫名感到很慌乱，但她也说不清原因。

听从于自己的直觉，丽不再犹豫立马转身往巷子外走去，没有向后多看一眼。她不能继续把这份感觉留在心里，尽管那既不危险也不恐怖，但是不知为何丽却不想面对它。她的目光直视着前方，但在听到身后小小的脚步声后她开始明白自己无法轻易地甩掉她，那声音先是快步紧跟然后调整步伐，若即若离地跟在自己身后。就算丽加快脚步，来自后方的声响也从未消失。

最后，在意识到自己不会轻易地逃脱后，她停了下来。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丽就这样背对着问道。

“你看起来像是朋友，”身后那稚嫩的声音中带着点羞涩。

现在她才转过头来，视线从肩膀上跨过看向这个同样凝视她的孩子，在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恐惧和希望。“你一定把我错当成别人了。我并不认识你。”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绫波丽，”丽自然而然地回答了。

“我叫秋！”女孩惊叫起来，看起来高兴多了。“现在我们互相认识了，对吧？”

丽真的不会和这种逻辑争论。但她希望能做到。“你不能跟在我身边，”她解释说。“你应该去找你的监护人。”

“我的兼～户～人？”小女孩显然还不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你的父母或者其他一直在照顾你的人。”

听到这句话，她的声音又开始发颤了。“妈妈和爸爸都不见了，”她呜咽着说。“我找不到他们。”

“如果你迷路了，那你应该向相关机构寻求帮助。”

“你是箱管几沟吗？”秋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指的是警察或者那些类似的机构，他们有能力寻找你的父母。”

看来女孩仍然没有理解丽的意思，她紧张地踩着自己的脚，然后抬起头面露怯意地问道，“你能帮我吗？”

“我不认识你的父母，也不清楚他们在哪，”丽如实地告诉她。然而，在看到女孩的眼泪重新流下后，之前她心中的那股令人心慌的感觉再次浮现了出来。“我……可以带你去最近的警察局，如果你愿意的话。”

第一次，在她缩着鼻子点头的时候，一个笑容悄悄地在小女孩脸上绽放。

“跟我来，”丽向她说完，然后头也不回就出发了。她不需要回头，因为她知道女孩一定会跟上来。

“丽？”果然，小女孩的声音很快又在后面响起。“你是我家的一份子吗？”

这个问题让少女感到吃惊，因为这对她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在第三新东京市这样的城市里，遇到一位陌生的亲戚的机会可以说相当渺茫，不过她认为这个女孩太小了，无法计算这样的概率。而且在她被创造的背景下，她也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家人的人物，因此丽只能回答：“不。”

然而，秋似乎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因为她听起来比之前更高兴了。“那么你就是朋友了！”

丽吓了一跳，然而……什么也没说。

X-X-X-X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丽很快就发现秋在慢慢地缩短她们之间的距离。最后，她感到自己的裙边拽上了什么，手指尖也被一只小手牢牢地抓住。起初，丽尽量不想显示她被触碰的吃惊。但是，当她察觉到女孩的身体时不时地压在她身上时，她禁不住低头一瞥，只看到秋正在紧张地望向四周，用好奇而又恐惧的眼神打量周围环境——尤其当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她都会靠到自己身上。

“你是在害怕那些陌生人吗？”最终，丽还是向她询问，因为她并不清楚为何这个女孩现在对其他人表现的如此害怕，而之前在接近自己时却没有显露任何的犹豫。

秋摇了摇头。“一下子出现了好多东西。周围也总是发出特别大的声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而且妈妈、爸爸也没有告诉我……”

看着小女孩因为想到她消失的父母而再度啜泣，丽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才好。在思考后，她决定向女孩进一步询问，或许那能对找到她的父母有所帮助。“你是从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过来的吗？”

这个问题似乎一下子把秋的注意力从她那沮丧的心情中转移出来，但是当她抬头看向丽的时候，女孩眼中的迷茫显然在说她完全没有理解问题的意思。

“我……我从家里过来的……？”她一边啜泣着道歉，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回答几乎没有帮助。

X-X-X-X

当大约走过一半距离的时候，丽突然感觉自己的手被拽了一下。“啊！等等！”

“怎么了？”

转过身来，她看见秋充满渴求的目光在她和刚刚经过的商店之间转来转去。女孩认得这家店吗？这是一家著名连锁商店的其中一个分店，不过在她这个年龄，应该看每个商店都一样。也许她只是知道那里有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我的蜡笔全都不见了！我需要一份新的！”

丽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见欣喜若狂的女孩松开她的手直直地冲进了商店。既然秋看样子没事了，那么自己应该不用再继续陪着。她终于可以将这次花费这么长时间又扰乱她日常生活的相遇结束掉了。

但丽发现自己无法动弹。一幅画面扎根在她脑海里：女孩带着她的新玩具高兴地离开了商店，然后她发现自己又被遗弃，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丽不想因为自己让女孩再次哭泣，即便那时她早已听不到了哭声。

毕竟…朋友是不会这么做的。

一句大声的“嘿！”从商店里发出打断了丽的思绪，她本能地冲了进去。而正如她所预料到的那样，秋正站在一位手持一盒蜡笔的店员面前畏缩地几乎要哭出来。

“你不能就这样拿着它走了！”年轻店员的语气友善而坚决。“你的父母没有告诉你买东西需要先付钱吗？”

“这里怎么了？”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店员看了她一眼。“你是她的姐姐吗？”他用食指指着秋说道。“你为什么不看着她呢？我知道这个年龄的小孩手上不能拿钱，但她们至少要学会不能随便地拿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知为何，听到自己被称呼为秋的姐姐让丽的脸颊有些发烫。这当然不是因为尴尬，只是…一旁的抽咽声很快就打消了她的迷茫。

“我愿意为这一误会表示歉意，”丽朝着职员郑重地鞠了一躬说道。“我会支付这笔钱。”

X-X-X-X

商店事件发生后，她们又花了五分钟才到达警察局。秋看起来相当不安，在路上她就一直保持着沉默，紧紧地搂着丽给她买的蜡笔，同时尽可能地靠近少女，显然比之前更加害怕陌生人。这次与店员的遭遇一定吓坏了她。

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警察局”只不过是一个小型警亭，所以在它那狭小又拥挤的柜台后面只

找到一位警员，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丽两人走进来，这位警员从正在填的文件上抬起了头，看起来因为还有人进来而有些吃惊。

“哦——你好，”他尽快地恢复平常。“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这个女孩看样子和她的父母走散了。”丽不浪费时间坐下就这样站着向他解释。毕竟，秋已经害怕地躲在她背后了。

“哦？”佐藤警员，这个中年男人的姓标注在他胸前的名牌上，也注意到了孩子的害怕，然后对着秋尽可能善意地笑了笑。“嘿，小家伙，你多大了？”

但是秋并没有回答警员的问题。她盯着丽，显然是在被眼前的陌生人搭话后，希望能得到她的新朋友的帮助。

“请回答他的问题，”丽平静地告诉她。“否则，他就找不到你的父母了。”

秋虽然还是不敢望着桌子后面，但她的右手举起了三个手指。“我……我三岁了，”她咕哝着，突然惊讶地好像想起了什么。“但很快就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就四岁了！”她抬起另一根手指，连忙用骄傲的语气补充道。但是她的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马上又缩回了丽的背后，甚至比刚才更加窘迫。

“好的……”佐藤一边做笔记一边哈哈地笑。

然而，丽的目光却停留在女孩的身上，好奇她到底是被经常告知她就快要四岁了，还是凭借自己猜到的。因为据她的常识，这个年纪的孩子很难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警员继续提问。

“秋……”她怯生生地回答。

“好的，秋，”他一边说着一边开始记录这些信息。“那你的姓呢？”

“姓。。姓？”秋在嘴里反复地念叨着，一脸迷茫地看着警员，然后又看了眼丽，最后把视线移到了地板上。

“是的，”佐藤点了点头，稍稍往柜台靠近一点。“就是那个，你的姓氏。”

有点慌张，女孩开始咬着自己的下唇，显然她仍然不理解问题的意思。

“秋……？”她无助地说，一旁空着的小手不断张开，又紧张地握了起来。

“不，你想想看，”警员还想再努力一把，“我的意思是其他人对你家人的称呼。比方说他们是怎么叫你父亲的？”

“其他人……？”秋扯着少女的衣服摇了摇头，泪水早已在女孩的眼睛里闪闪发亮。这些——在她的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对她早已不知所措的脑袋来说显然是很大的负担。“我……我不知道”

“好吧——好吧，别再哭了好吗！”警员很快在试图安慰这个哭丧着脸的女孩，尽管连丽也注意到他笨手笨脚的。显然，他对孩子实在没有什么经验。“那你……你至少还记得你父亲的名字吗？”

这看起来是一个更轻松的问题，因为她安静了一小会儿，毫不犹豫地就回答了：“爸爸。”

“你再想想看，”佐藤警员咬着舌头不想屈服于他身上的沮丧感，并且想到了一个对于三岁的孩子来说更简单的方法。“比如……你妈妈叫他什么呢？除了“爸爸”或者“亲爱的”之类。”

这一次，秋回想得稍微久了一些，但是她的回答还和之前一样自信。“Baka。”

佐藤的肩膀顿时就塌了下来。“这些特征大概可以对应到这座城市里的每个已婚男人。条件太少了。”他叹了口气。“好吧，既然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关键的信息，我们可以换个方向，看看有没有人提交一份关于这个女孩的失踪报告。”

但是随着他一边打字，有时会从电脑屏幕向秋瞥两眼，他的脸逐渐变得严肃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对不起，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份符合她的报告。”

丽低头望着女孩，而她也满脸担心地看着自己。她已经尽力了，不是吗？所以，尽管有些不太正确她还是说了出来：“现在我想你可以帮忙好好照顾她吧？”

“等等！”丽本以为秋会哭诉她的害怕，在自己转身离开的时候，但是佐藤似乎抢先了一步。“我不能把她留在这儿。看看你周围，小女孩。整座城市都在撤离，我们也是。现在留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为 NERV 工作，而我们有命令不允许干涉他们。再加上目前我们只有三人负责这片区域。另外两个人正在外边巡逻。我们现在实在无法照顾这个孩子。”他紧张地搔着头。“有小道消息说，战自队正准备前来这里协助。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此事的官方说明。所以在那之前，我只能帮你打电话联系一个社会工作者，那个人可以带她去御殿场或者小田原的孤儿院，但那至少要花上几个小时，还不包括那些繁琐的手续。我怀疑今天不会有人愿意来这里。”

“你的意思是她今晚没有地方过夜？”丽意识到。

“啊……是——”注意到秋，佐藤赶紧停住了嘴。“我的意思是……那个，我可能会因为提出这个建议而陷入到大麻烦里，但是……”警员不安地耸耸肩，“也许你可以……或者认识一个能照顾她一晚上的人？”

丽感觉自己被那个建议逼进了一个死胡同里。她不应该再牵扯到那个孩子身上。她已经尽……

不，她只是做了她被期望做的。但她并没有真心想……如果在其它时候，或许葛城三佐可以把女孩带到碓和惣流那儿住。但是现在这个方案不行。

来自裙边的触动让她做下了决定。

“今晚……她可以跟我在一起。”

X-X-X-X

“我们现在去哪儿？”在丽留下她的地址和手机号码后，秋就立即跟着她的临时监护人走出警察局然后问道。而那位疲倦的警员在看到少女的 NERV 身份卡时，他对自己的提案顿时也安心了许多。

突然，感觉到女孩再次抓住了她的右手，丽低头有些吃惊地看了一眼，但是什么也没说。“我们现在出发去我住的公寓。你今晚就在那里过夜。”

秋一开始还保持着平静，但她的脸色很快就变得相当不安。最终她还是向丽说出了她的担心。“所以我不可以回家了吗……？”

“只要我们找到一个清楚你住在哪里的人，你就可以回家了。”丽向她保证。

“但是我知道我住在哪里……”

这让丽大吃一惊，甚至于她停下脚步，直直地看着女孩。“你知道你家的地址？”

秋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啊……不是……”

“那么你……”

“但是我记得回去的路，”女孩很快打断了她。

丽觉得头有点痛。“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我……我不知道应该……”秋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

“既然知道了地址，而且你的父母最后很可能也会回家，”丽解释说。“你可以在那儿等他们。”

秋的那双蓝眼睛紧张地投到地上。“但是那里……有个可怕的女人……”

“可怕的女人？”丽重复了一遍。

“对，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妈妈和爸爸都不在家，只有那个可怕的女人，所以我就赶紧跑了出来然后就碰到你了！”秋解释说，接着大大地吸了一口气，就好像刚才紧张到忘记呼吸一样。

丽看着女孩，尽可能从好的方面分析现在的情况。

“那位女士说不定是你父母的客人。又或者是他们在出门前给你雇的一个‘保姆’，那也很平常。”虽然她不得不承认，尽管她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如果以前没有介绍给秋认识就喊来照看她，这实在难以想象。“看来我们应该先去那儿。如果它真的是你的家，很可能已经有人在等你了。”

“但是……”秋开始抗议，但马上又低下了头，不安地盯着自己那双脚。“那你能陪我去吗……？”

X-X-X-X

“那就是我的家！”

太阳落山后，在第三新东京市郊区一处相当大的庄园的入口，秋兴奋地指着一所熟悉的房子。

女孩指出的地点实在是太过巧合。有数不清的问题在丽的舌头上打转，诱惑着她去询问。“你确定吗？”

秋那双蓝眼睛又在用不解的眼神望着自己。

“你确定这是你家吗？”她只能再问一遍。

秋点了点头，不过又瞟了眼四周。“篱笆不见了……不过其他的都一样。”

丽皱了皱眉头。看来她们中某个人的记忆出错了。她有点开始怀疑自己。不过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确定了。

丽开始朝正门走去，突然，她注意到自己身后的小跟班第一次没有跟上来。她回头一看，发现女孩仍然站在原地，紧张地不知道应该往前走还是向后跑。“你不想回家吗？”

“万一那个女人还在呢？”秋呜咽着，扯着自己的黄衬衫。“她……她好可怕……”

“如果不跟我来你什么都不会知道”丽说完就朝门口走去。想了一小会秋也立即跑到了后面，可是在丽按下门铃的时候，她还是害怕地抓紧了少女的裙子。

来自房子里的脚步声清晰可闻，而随着每一步的靠近，丽都能感觉到小手在裙子上抓的越发的紧。终于，门嘎吱一声地推开，吓得秋大声呜咽，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从房子中走了出来。

“你好，我能……”山寺夫人打着招呼，忽然她的视线落在了蓝发的驾驶员身上。“啊，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丽简单地摇了摇头。

“哦~你是那位和朋友出门散步结果晕倒的女孩吧？”老人回忆了起来。“那么，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可是在丽回答之前，山寺夫人瞥了一眼她的脚边，显然注意到了那个打算躲在她背后的女孩。“哦，那不是我们的小强盗吗，”她笑着说，和蔼的语气中流露出小小的责备。然后她又稍微靠向了秋，但这只使女孩更加畏缩，紧紧地抓着丽的裙子。“你之前一下子就跑了出去，我都来不及跟你说话。”

过了一会儿，秋凭着少女提供的一丝安全感鼓起勇气向她发问。“妈妈和爸爸在哪里！”

老太太眨了眨眼睛。“哦，恐怕我不知道你的妈妈和爸爸在哪里。我认识他们吗？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也许我能帮到你。”

对话再次中断，但丽制服上的力道稍稍减弱了一点。“我叫秋……”她小声嘀咕着。

“那你的姓……”

“她想不起来了，”丽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毕竟，没必要再次重复那个讨论。

“哦？好吧，那不如你们两个先进来坐一会儿，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对了，我还记得房间里放着一些饼干，”说完她对着秋眨了眨眼。

看样子，这位老婆婆似乎没有女孩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X-X-X-X

几分钟后，她们已经在山寺家起居室的茶桌旁坐好了。这位资深的家庭主妇看样子打算趁这次难得的机会好好邀请客人们喝一次茶。丽尽管已经婉言谢绝了，但她面前还是端上了一杯满满的热茶。

秋双手捧着一大块巧克力饼干，正坐在沙发上小心翼翼地啃着，而她那盒宝贵的蜡笔被放在了旁边。就算这样她仍怀揣某种紧张的心情看着老妇人四处招待她们，包括替自己倒茶。

“所以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山寺夫人坐下来后好奇地问丽。“难道是小家伙迷路了？”

“目前来看似乎是这样的，”丽平静地回答。“我看见她一个人站在巷子里，之后就一直跟着我了。”

意识到她们正在谈论自己，秋的目光徘徊在两名年长的女性之间，但还是没有决心自己开口说话。

“可是为什么她会以为她的父母在这儿呢？她们一家是去参观第三东京市吗？”她坐在椅子上转了个身，低下头直接向秋询问。“你有没有可能只是住在一栋和这里看起来差不多的房子里？又或者在和你的父母走散前，你们正在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一提起她的父母，这个棕发小女孩摇了摇后，又开始小声抽噎起来了。

“你确定吗？兴许你在旅途中睡着了？”

秋擦着眼泪低落地向她又一次摇头，不过丽对此并不怎么感到惊讶。在她们回到相遇的小巷后，这个女孩很轻松就找到了回家的路，尽管在路上她总是惊奇又害怕地四处张望，但却很少怀疑或者寻找地标。当她们到达这片区域时，她也一眼就认出这所房子就是她的家。很难相信一个如此确定的人会认错。

“没有旅行，”女孩低声啜泣。“这里就是家。”

老太太投出了同情的目光。“哦~我非常地抱歉，但那不可能。我和我的丈夫已经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她一边表达着自己的歉意，一边慢慢地直起身子。“不过你说的确实对，怎么会有人想在这个时候过来游玩呢，在这个大家都只想逃离这里的时候……恐怕旅行计划在开始之前就会放弃了。”

她叹了口气，朦胧地凝视着天花板，思绪顺着记忆之河漂流而下。“我仍然记得，当时这只是箱根一处宁静的郊区，第二次冲击没有对这里造成很严重的破坏。可是他们来了，带着大量的挖掘机、起重机和车辆来到这里，开始挖掘，仿佛在寻找埋藏的宝物。当他们刚刚发现那个巨大的洞穴时，我本以为他们就会放弃，但是相反，他们不知为何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首都。那些政府的胆小鬼或许是想用那些可以升降的大楼来保证他们的……我是说，他们自己的安全，如果再次兴起战争的话。我知道他们这样做迟早会让这里成为战场，但我不想放弃我们的这片家园……我从未想过我们的敌人会是一群巨大的怪物，不过就算预先知道我恐怕也还会留在这里。现在既然被那个机器人摧毁了大半座城市，恐怕已经到了我们该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其实早就收拾好东西准备搬进第二东京市和大儿子一起住了，但是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实在不舍得这么几天就搬走……”

忽然她停了下来，似乎终于注意到没人打断她。“哦，对不起，我又开始长篇大论了。最近我总是没机会和别人聊天。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丽说。她刚刚正在用心地倾听讲话，而她注视的那个女孩似乎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了！”秋突然跳起来大叫，把另外两个人都吓了一跳，脸上洋溢着满怀希望的笑容。“我可以证明！我……我以前在角落里用热灯烧了地毯，妈妈对我非常生气！”

她精神抖擞地走到她指出的地点——一扇通往阳台的门前；另外两个人或多或少有些好奇地跟在她后面。

但是那张灿烂的笑容马上就溃散了，在她发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泪水从秋的眼眶涌了出来，她开始低声抽泣，然后幻想着自己或许记错了位置，又疯狂地环顾四周。但是无论哪里都没有；没有燃烧的痕迹；只有朴素、光滑的地毯。

女孩开始放声哭泣，越哭越厉害，直至她那娇小的身体都在颤抖。看来最后希望的破灭，给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那位资深的母亲，或者说祖母，立马就反应过来。“哦宝贝，别哭了别哭了，”她一边安慰着秋，一边跪了下来把泣不成声的女孩拥入到自己温暖的怀抱中。

丽不清楚为什么……但她能理解那份想把女孩的悲伤带走的冲动……因为她也几乎无法把持住它。

X-X-X-X

当她们离开山寺太太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來。秋也终于平静下来了，但是从那之后就变得郁郁寡欢。这位和蔼的老妇人主动提出她可以照顾孩子过夜，还邀请丽也留下来，如果她不介意深夜会有另外一些客人和她的丈夫从城外回来，准备他们搬家的事宜的话。

不过丽谢绝了她的好心，在这段时间远离 NERV 是不明智的。而秋还是依恋着她的朋友，不愿意独自一人跟这位老婆婆呆在一起。

在回到城市后女孩的伤心似乎慢慢转变为好奇心了，或许可能是因为她们在回去的路上几乎没有见到行人。在夜晚中，女孩睁大她的蓝色眼睛痴痴地望着道路两旁闪烁着霓虹彩光的广告牌与店铺招牌。就连街灯也让她极度着迷。

丽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棕发女孩的行为感到十分的好奇。她无法理解。在以前她从来没有轻易地喜欢上别人，更不用说是这么小的孩子了。理应没有理由变成这个样子。可是为什么呢？现在已经太迟了吗？

突然一道响亮的声音打破了夜晚的寂静，秋只能不好意思地开口。“我……我饿了……”她红着脸对她的同伴说，一面把手放在肚子上，一面强调自己的观点。“我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叫了。”

丽看了一会儿女孩。“除了山寺太太的糕点之外，今天你还吃过什么东西吗？”

秋想了一会，然后毫不意外地摇了摇头。现在要到公寓还需要一段时间，丽也觉得自己有些饿了，于是看了看四周，在街对面还要稍远一点的地方发现了一家开着的餐馆。

“有一家拉面店，”她说道。“我们可以在那里吃饭。”

“拉面？”秋有些好奇。

“是的，”丽断言，没有在意这个连日本最著名料理之一都不知道的怪家伙。“一种把面条煮到汤里的食物。”

“啊！我知道！”秋大声喊道。“爸爸有时会这样做！”

丽默认了这一点，领着女孩走进了那家拉面店。事实上，它甚至要比几个月前和碓、惣流还有葛城三佐一起吃过的摊位还要小，只有几把椅子摆在摊子前。但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她们是那里唯一的客人。

那位 40 多岁已经秃头的拉面师傅显然也是这么认为。“哦，客人来了！我刚才还在想今天要不要早些关门。”他叹了口气。“现在想想当初这座城市被毁的时候我就应该跟着他们一起走了。”

感觉不需要接话，丽于是扶着秋爬上一把高椅，自己坐在了旁边另一张椅子上。

那个中年大叔就这样靠在柜台上，对着这个可爱的三岁小孩和善地笑着。“你想要吃些什么呀，小家伙？”

这个问题看起来让秋有些不知所措。“嗯，拉……面？”

“没错，但是要什么味道的呢？”他慢慢地引导。

“面条味……？”

大叔仰头大笑，过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我可以给你做鱼香味、鸡肉味、猪肉味或者虾仁……”

“猪肉？”女孩好奇地打断了他的举例。“那是什么？”

“你不知道？”这位亲切的大叔有些吃惊。“那是猪身上的肉。”

“肉？！”现在轮到秋惊讶了。“哇噢！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拉面师傅又哈哈地笑了起来。“当然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有两位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做我的客人！”他总结一下。“那么一份猪肉拉面？然后还有……？”

“大蒜拉面，不要肉。”

X-X-X-X

“我感觉非常的悲伤……”在秋环顾四周后，那是她的第一句话。

一个房间应该如何表达悲伤的情绪这让丽无法理解，但她没有争辩。“自从我住进来，这里就一直是这样子。”

丽一点都不奇怪女孩不喜欢自己的房间。即使大家出于礼貌而不愿承认，但在见识过她的房间后也几乎不会再有人来拜访她。不过对她自己来说，那样就足够了。

“可是住在这里你不会觉得难过吗？”女孩试图说服她。“我们可以把房间变得看起来非常快乐！”

“我从来不觉得有改变的必要。”

“我知道了！我们可以画一些画，把它们挂在墙上！”秋高兴地喊道，一边举起她那宝贝的蜡笔盒，显然根本没在听。她的视线飞快地扫视了一遍屋子，看起来在寻找什么。“你有没有……啊！”

她顾不上东倒西歪地走到柜子前，丽的书包正摊开在那里，她取出了一叠学校的打印资料，看了看这些空白的背面。“我们可以用这些！”丽还没有说话她就这样决定了。

不过没必要计较这些。她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而且很快，再也不会有人需要去了。

而秋自然不关心这些想法，她在房间里随便找了个地方摆好“画纸”，把蜡笔盒放在旁边，似乎根本不用考虑内容，就直接跪在地上开始画画了。

丽看着女孩忙个不停一会儿换一只蜡笔，把白纸涂的五颜六色的，忽然她注意到灯光下秋的旁边好像有什么闪耀着光。她曾经微弱地希望自己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剧本的一枚棋子，但在失去了对他的信赖之后，她亲手粉碎了那份希望的象征，然后把它扔在了地板上一直保留在那里。丽从来没有费心去扔掉它，因为那既不会阻碍，也不会威胁到自己。然而，像秋这个年龄的孩子显然不会意识到这种可能的危险，她只能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捡起这些碎眼镜片，而那个棕发女孩似乎沉迷在她的绘画中，完全没有注意到她。

丽托着碎片走到那个几乎没有使用过的垃圾桶前，就在快要扔下去的时候，她的手突然停住了。真的只是因为无视才没有处理这些碎片吗，丽不知道。放在地上然后简单装作没看见的那副她所珍视的眼镜，它们原本会一直留在眼前。现在它们将永远消失。

对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如此牵挂实在很奇怪。难道……因为他……？

粉碎的残骸重重地落在空垃圾桶里。

转过身来，丽猜想秋应该还在画她的画，却只看到满地都是的蜡笔。而女孩在她意料之外地挡在自己前面，手里还抓着一张纸和墨绿色蜡笔伸向她。

“你也来！”

“我没有艺术方面的经验。”

秋把头歪向一边，看上去好像一点也没有理解。最后，她又把那些绘画用具伸向了她的。“你也来！”

明白了争论毫无用处后，丽接过蜡笔和纸，看着秋马上又跑回她的工作区躺下，热情洋溢地在纸上画画。

丽开始盯着她手中的白纸。她以前从未画过任何东西，但她并不会苦恼应该如何如何在纸上画出图形。只是，在选择要画的内容时，她非常的迷茫。和秋相反，她根本没有什么可画。

丽凝视这片空白的区域，仿佛它正在呼唤着自己。让她借此用她想表达的一切、无法在现实

完成的一切来填满此处空虚、此处空洞。她从来不曾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多可以表达。她仅仅只是无法决定而已。

一阵轻柔的哼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她的视线又回到了那个趴在地上，脚还在胡乱踢着的小女孩身上。忽然，她手中的绿色蜡笔开始擅自在纸面上描画，慢慢地线条构筑成形状，形状具现为人物。

“哇！”身边传来的一声惊叹结束了她的恍惚。“这是我吗？”

丽眨了眨眼，第一次完整地看这幅画，甚至没有这是由自己画出的实感。“是的。”

“太好了！”

确实是这样没错。至少和丽所说的一致。这幅画在造型和比例上没有明显的瑕疵，阴影营造出一种深度感，微小的细节准确地表示了女孩的特征，如果不是把脸埋在自己的画纸上，她恐怕会立刻被认出来。这大概可以被称为是用单色蜡笔画出的完美写生。

“看这里，我也画了你们中的一个！”秋看起来很自豪地从她的画堆里拿出一幅画，然后跑回到她身边。那是一个奇形怪状的火柴人，头发是杂乱的蓝色波纹，眼睛则是两条粗红的线条，还有一虽然完全不像真正的她的——一个灿烂的笑容。她望着女孩满怀希望的眼睛，不知道她在期待着什么。

“你喜欢这个吗？”她终于解答了丽的困惑。

但是让人吃惊的是，少女没有立即回答。要是说实话或许会让女孩伤心，丽不想这样。但是欺骗她就不会了吗？

“你的……蓝色选的真好，”她最终决定了。

然而，在秋急切地回去画画前听到这声称赞已经让她笑得咧起了嘴。丽安静地跟在后面，她有些好奇这个小画家到底画了多少张图画。

“蓝色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吗？”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丽有点吃惊。“我并没有偏爱某一个颜色。”

“那你喜欢它吗？”

丽在认真地思考。这个颜色对她有什么意义？“它让我……很舒服。”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秋骄傲地宣布，没有意识到她带给这位女主人的抵触。

“红色……？”

她可能没有一个最喜欢的颜色，但她确实讨厌红色。尤其是这份厌恶并不来自主观，而是源于她本能的感觉，感觉还是不要在这个非常喜欢它的女孩面前说出来比较好。

“是啊！我喜欢红色的东西！它们总是让我想起妈妈的头发，”秋继续说着，然而她的语调在最后一句话中就变弱了。

“妈妈的头发……”丽重复了一遍。“这个信息可能有助于找到你的父母。”

“嗯？”秋现在停下了画笔，抬头看着她。“为什么？”

“红色是一种相当罕见的发色，”她解释说。“在我们这样的亚洲国家更是如此。我只认识一个人有这种发色。”

透过女孩的肩膀去观察她现在的作品，一张看起来是全家福的画进入了她的视线。其中一个“红色短发”的人相当显眼。“那画的是你的妈妈吗？”

“是啊！那是妈妈，那是爸爸，然后那是我！”秋一个个地指出来。“我手里抱着的是 kiko **(秋的洋娃娃)**！”

丽不太明白看到这幅画时的感觉。在这样一幅简单的画中，只有最明显的特征，这样子根本不可能认出任何人来，就算画得很详细，她也确信她基本不可能见过这些人。

然而，看着他们总有一股奇怪的熟悉感。

X-X-X-X

一小时后，一道大大的哈欠宣布了艺术节的结束。在丽还不知道现在早已过了秋的睡觉时间的时候，她已经收集完了所有散落的画纸。

“现在必须把它们贴在墙上，”她朝着丽展示这堆画纸道，不过跟之前比起来显得有些疲倦了。

“我不确定我有什么可以把它们贴在墙上。”

“没有胶带吗？”声音听起来有些低沉，但这究竟是因为失望或者疲倦，丽不知道。

如果确实是前者，她想或许不应该再接上话，她开始把视线转移在房间里寻找合适的替代品。当望向冰箱顶部的时候，丽发现了放在那里的医疗用品。她快步走了过去，很轻易地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

在带回一长条的替代物后，她询问是否可行，而回答的则是秋的笑脸和点头。

几分钟后，所有的画都贴在了床头那曾经荒凉的墙壁上，而每条边角都被黏上了创可贴。

丽望着房间里陌生的装饰，望着这仅有一点改变的陌生的世界，仿佛没有造成任何差别，除

了让这里看起来不那么“悲伤”之外。

丽不得不承认它成功了。

X-X-X-X

这天晚上丽无法入睡。她不清楚这究竟是因为她心中的焦急，还是因为她不仅将自己的房间分享出去，而且还首次和其他人共睡一张床。她还不习惯和别人如此亲近，也不确定秋会觉得愉快还是厌恶，但无论如何，她都不打算逃避。而与此不同的是，虽然已经睡着了秋却仍在努力地摸索着，慢慢地接近她，最终偎依在这个少女的怀中。

丽躺在床上，感受温暖的身躯紧贴着她。满月苍白的的光芒照亮了房间，足以看清这个棕发女孩的每一个细节，以及那张在梦中时常扭曲的孩子的娇弱脸庞。

“拥抱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她不禁想到。她的右手忽然开始不受控制地向着女孩的头上伸去。就这样慢慢地，充满犹豫地接近，但是丽却无法阻止它。现在马上就要碰到了，只差一厘米就…

“妈妈，”女孩忽然紧紧地抓住丽的衬衫，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呜咽声。“爸爸……”

虽然她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她知道秋肯定是在做一个不安宁的梦。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在睡梦中呼唤她父母了。

丽的手指在空中停滞了一会……然后小心地抚摸过这头棕色短发。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这似乎对她们两人都起到了安抚作用。可也许只是因为女孩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紧地抱着她，她才会这么觉得，但是看着干涸的泪水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她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她不愿意看到这个女孩伤心。

这个孩子…

她看起来是如此的…纯粹。

如果需要证明工具不是人类进化的唯一希望，那么答案就在这里。只要孩子们还能看到阳光，人类无论怎样都能活下去。而拥有围绕在身边的他们，人们就不会被生活的辛劳打败，不会被孤独的痛苦侵蚀。

拥有她…？

X-X-X-X

最后，她也睡着了，但那并没有很久。满月的明辉透过窗户洒落在地，不过这并不是丽醒来的原因。

她能感觉到。它正在呼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迎接她使命的时刻就要来临。

丽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丝毫不介意自己只穿着一件衬衫。

忽然，她想在他呼唤之前再游一次泳。而在一切之后，自己将再次自由，摆脱这个世界萦绕在她心头的痛苦和烦恼。

是的，碓源渡才是她所应该顺从的。不是那个使她感到害怕的人；不是那个告诉她她存在的意义是错误的人；不是那个驳斥他自私的愿望根本无足轻重的人；不是那个开始让她质疑自己使命对于人类而言的正确性的人。

要是听从了后者，她将永远也不能——

“你要去哪儿？”

丽两眼圆睁，手停在了门把边上。

她慢慢地转过身来，看见秋睡眼惺忪地坐起在床上。从一开始她就清楚自己的目的会造成什么结果——无关乎他们意愿，人类将在她的手中消失。在她眼中人类根本无所谓。

虽然也有例外。首先是碓司令，然后碓君、三佐、甚至惣流。然而，他们中没人能让她回想起这件事，回想起他们同样也会在她的手中消失。但是这个认识甚至还不到一天的小女孩，只是坐在那就已经牵动着她的心。

她不能。她不能让这个孩子消失。她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一点伤害。

“快！”丽急忙回到床上，从地板上捡起秋的衣服，放在床上。“起来穿衣服！我们得走了！”

“现在？”秋疲倦地呻吟着。

或许已经太迟了……“现在”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发生什么，对她来说这座城市都不再是安全的地方。

X-X-X-X

于是在那天黎明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景象：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十几岁、有着蓝色短发并且身着校服的少女，她的手中牵着另外一个赤脚棕发、穿着大号衣服看起来才刚学会走路的女孩，两人站在月台上等待着唯一一趟在这个时间还会前往郊外的电车。而这个荒凉的车站大概在几个小时后才会迎来其他的乘客。

38 分钟后终于到达的电车和往常没有多大差别。一名乘客躺在长凳上睡觉，一张报纸盖住了他的脸。另一位则是坐在椅子上，低下的头被隐藏在了棒球帽的下面，那球帽就和他的衣服一样邋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酒精味。

丽很快带着秋走向下一个空的车厢。她们安静地坐在那里，与此同时电车仍然向前开着，不时停下，但是却没有上来。而那个曾经精力充沛、喋喋不休的女孩，现在也把头靠在丽的身边，差点就输给了闭上眼睛的诱惑。她现在还能发出的唯一声音就是不时的呵欠了。

通常，在乘坐电车时，丽都是笔直地坐在座椅上凝视前方直到她抵达目的地，从来不会理会电车上的环境或者路过的风景。但这一次，她发现她的视线一直固定在这个靠在她身边的幼小身体上。

这能帮助她保持冷静。她现在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这么做了：背离自己的生存理由，甚至反抗那个创造她的男人。可是这一次她不会再听从他的命令。从现在起，她必须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决定……只要它还在延续下去。

她就这样挣脱了束缚，甚至不惜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所以现在也可以紧张、害怕，担心哪里出错吧？

“亲爱的乘客，”来自电车内部广播的一则声明让她不由得出神，“由于上次袭击造成的轨道损坏，本辆列车将在下一站桃源台站停止运行。前往强罗方向的乘客请换乘 14 号线，前往御殿场方向的乘客可乘坐巴士到达仙石站。您的车票在那里可继续使用。如有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听完声明，丽不由得皱起眉头。“战斗中这条轨道明明没有遭到破坏。事情有些不对，”她望着秋，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们现在必须下车。”

她站了起来，在这个昏昏欲睡的女孩理解情况之前，一把将她抱紧在身边；接着抓住电车上自带的紧急制动手柄，用尽她全部力气拉下了它。瞬间，尖锐的摩擦声刺痛着她的耳膜，秋也吓得躲在她的怀里，一边还堵住自己的双耳。列车开始在不断的振动中慢慢减速，最后一次颠簸差点让她跌倒在地，但她还是保持住了平衡。匆忙赶到隔壁，在那里丽打开紧急用门，然后带着秋飞快地冲了出去。

“我们要去哪儿？”

丽在原地停了一会儿，但没有理会她从刚才开始一直抱着的女孩。她的眼睛远远地望着从车站发出来的灯光，可以看到那儿有几个全副武装的身影。而且很显然，他们已经注意到列车提前停了下来。或许再有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就能找到原因。

然后她的视线移到了面前那片隐约浮现，看起来比平常更加庞大的深暗山脉中，那儿已经十分靠近城市的边界了。

“丽？”秋又问了一遍，“我们要去哪儿？”

“离开这，”她说。“越远越好。”

X-X-X-X

“我好累，而且我的脚也受伤了。”秋发出真诚的哀求。“我们在这停一下吧。”

思忖着，丽看着她疲惫的同伴，自己也在大口喘气。现在虽然没有当初她和碇、惣流的远足那样热，但是在走过漫长而又陡峭的山路后她们俩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两旁的树木消磨了精力。但是，她也知道她们目前和城市的距离还称不上安全。

现在离她们逃出电车已经过去了一两个小时；不知不觉间清晨已经来临。

“给你穿一双合适的鞋可能会比较好，”丽向女孩说道。

“鞋？”

“鞋子，”她明确地说。

“我不喜欢鞋子，”秋撅嘴说，显然以前已经有过这样的争论了。“穿着它们会让我的脚变得又热又汗又臭。”

“它们可以保护你的脚底，”丽辩解道。“这样我们的前进速度可以快很多。”

然而秋只是充满疑惑地望着她。

“你的脚就不会受到像现在这么多的伤害，”少女不得不再次解释。

“不是那样的。我可以走到这里。只是不要这么久。”

丽闭上眼睛，给自己喘口气的时间。当她重新观察周围，她发现她们似乎找到了一片小小的空地。几块坐垫似的石头散布在四周，仿佛在邀请她们坐下。“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几分钟，”她说道，然后坐在了一块平坦的岩石上，秋也跟着爬上了她对面的一块石头。

忽然，她注意到从那里可以看到第三新东京市。

就在下面，那个男人正在等着她，等着她实现自己的使命，然后将他带去朝思暮想的，她以之为原型的女人那里。现在的她仍然能听到来自地下的呼唤，而且随着她的远离变得越来越强烈，让她逐渐停止感受、停止思考、停止……

“你哪里不舒服吗？”

丽猛地倒吸一口凉气。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她的身体正在止不住地颤抖，浑身冒出的冷汗也开始融入刚才全速赶路而流出的汗水中。她疲倦地看着眼前那个忧心忡忡的孩子，似乎还在等着她的回复。

“我…没…不…”丽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要是你有不舒服的话，你一定会知道！”秋肯定地说。

意识到没有那么容易说服这个女孩，丽点了点头。“我…原本应该要做一件事。完成那件事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可是现在我要反抗它。”

“为什么？”

“因为这可能给很多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丽告诉这个好奇的孩子，只是略去了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不希望它发生。”

秋把头歪到一边。“那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悲伤？这究竟是她的词汇有限——还是确实如女孩所说那样，丽不知道。“我现在让一个人很失望，”她开始说。“那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从出生起就一直在陪伴着我。但是…最近…我对于他的事情感到十分的迷茫。我开始质疑他，并且最后得出结论：我不能帮助他，那是不对的。”她颤抖的手开始紧紧地抓住她的裙子。“但…但我还是…我…我觉得……”

丽忽然感觉到一对小胳膊轻轻地抱在了她的腰上，然后她的颤抖停住了。秋不知何时来到她的身旁，丽抬起头来，红色的瞳孔中映照出的是一张饱含担忧的脸。

“我不认识那个人，”秋咕哝着。“但不管怎样我都喜欢你。”

起初，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面对这样坦诚的关心。而女孩的话也让她的伤感减轻了许多。不过她重新记起来了——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做的事。

“谢谢你，”她微笑着说。

猛然天空传来一阵巨响，她们吓了一跳，秋甚至害怕地扑进丽的怀里。第一适格者很快找到了声音的源头，一架咆哮着的直升机正从她们的头顶向着城市飞去。而且这显然不是唯一的一架。

丽开始仔细去听，远处似乎不断有爆炸声传来。

“已经开始了，”她自言自语道，但是秋听见了。

“已经怎么了？”

丽看着她的小同伴。“没什么。我们现在差不多该继续前进了，”她说着，就拉着身后的女孩准备出发。她们在空地上呆得太久了。这么多飞机中只要有一个人往下看，她都可能被认出来，然后她们两人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秋并没有跟上来，脚仿佛扎根在了地上似的。丽回头一看，发现她还在盯着那座城市，在那里突然出现两个熟悉的巨人将刚才的突击部队拦截住了。女孩似乎对这景象感到很惊讶——可是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

“那些是……装甲吗？”她大叫着，浑身充满希望。“被母亲祝福过，巨——大的装甲？”

丽惊讶地挑起眉头，但秋马上就理所当然地解释了。“爸爸曾经告诉过我关于它们的事！”

“难道他……”

X-X-X-X

她们继续穿过树林，试图远离那场激战，可是秋的话却一直在丽的脑海里消散不去。这或许只是一个巧合。毕竟 EVA 现在已经称得上闻名全国，她的父亲可能编造了一个比传言更接近事实的故事。又或者女孩只是把一些完全不相关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脑海里的疑惑只是变得更深了，因为那个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不是呢？

“Ein Männlein steht im Walde ganz still und stumm, “

(“森林里有个小矮人安静又沉默，”)

突然，原本充斥着枪炮声、爆炸声的环境里响起了一阵歌声，在 EVA 加入战斗后攻击变得越来越猛烈的情况下，仍然传递到了丽的耳边，让她的思路不得不中断。

“Es hat vor lauter Purpur ein Mäntlein um, “

(“他有一件紫色的小大衣，”)

她转身面对那个小小的声源，而她还在一边爬上一块岩石一边轻轻地哼唱。

“Sagt, wer mag das Männlein sein,

(“告诉我谁是个小矮人，”)

Das da steht im Wald allein, “

(他独自站在树林里，”)

“秋，”丽打断了这首歌，“请保持安静。”

女孩显得有些畏缩，看起来被突然的禁令吓到了。“我…我只是想…那些响声…”秋小声地为自己辩解，似乎以为自己做了一件要受惩罚的事情。

“我道歉，”丽很快就澄清了。“但是你的歌声可能会吸引其他的人过来。”

“那样不好吗？”秋天真地问道。

“要是被外面的人发现，他们说说不定会……伤害我们，”她试图用一种最不让女孩害怕的说法向她解释这件事。

但随后的沉默一度困扰着丽自己。不过却是因为另一件事。

“你刚才说的…是德语，对吗？”她转过身向女孩问道。

秋点点头。“是妈妈教我的。她说我讲的比爸爸好，”她骄傲地喊道，但马上她就变得低沉了起来。“可爸爸从不那样认为。他只会跟我说‘这对你有好处’然后把我的头发弄的乱蓬蓬的。我…我总是说我不喜欢他这样做，但是…但是…”她的嘴唇颤抖着，整个人开始抽泣，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睛里流下。“但我其实非常喜欢！”

她站在原地，大声地哭了出来。

丽稍微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走向哭泣的女孩跪在她面前，用她苍白的双手小心地抹去女孩脸上的泪水。这似乎成功使秋平静了下来。

“别担心，”丽告诉她。“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父母了。”

“真的…？”

她真诚地点点头。“真的。”

突然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这块区域，巨大翅膀的声音吸引她抬头往上看，然而此时那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恐惧顿时充斥在她的内心，那绝不是她已知的任何一种飞行物。

丽开始不安地向前冲刺，后面的秋吓了一跳。等到抵达另一片空地后，她才终于确认了她的恐惧。

“EVA 量产机？”她自言自语道。

跑在后面的女孩也开始颤抖，紧紧拽住她的制服裙子，身体紧贴着她。“它—它们要伤害妈妈！”秋声音中带着哭腔。

这九只长着白色羽翼的生物正沿一个完美的圆向着它们的猎物飞去。而要想打败这群诞生在它们之后的先进机体对被包围的两台 EVA 来说注定是一场恶战。尤其是还依靠着电源缆线的二号机，它比那些无情的野兽唯一的优势就在于驾驶员的技术。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丽的注意；伴随着声音来源的迅速接近，大地也开始震动。当它跨过两人的头顶时，阴影再度遮挡住了太阳，而她也被视线中的景象惊在了原地。

巨大又略显笨重的 JA 正一步步地走向准备厮杀的战场，而丽也慢慢地将她的手放在那个吓坏了的女孩背上，紧紧地抱住她。“不，”她平静地说。“他们不会。”

X-X-X-X

起初很难再让秋继续向前走，这个三岁的孩子看 EVA 看得太入迷了，但丽还是在战斗真正开始前做到了。而且她们似乎选了一个很好的方向，树木突然分开，露出了一条空荡荡的路。

丽仔细地打量着两边，确定这里已经被废弃了，然后她再爬过护栏，扶着女孩同样越过它。她很快又催促她们俩到另一边的树林里去。本来这条公路可以帮助她们更轻松地穿过山脉，但是即便从远处传来的战斗声和震动已经相当微弱了，她们离那片战场的距离仍然不够远，丽不敢冒险在露天行走。

然而，周围森林带来的短暂安全感只存在了片刻。这条道路一定在哪里急转弯了，因为她们突然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处瞭望台的停车场——面前是一辆巡逻吉普车，三个大概属于战自队的士兵正靠在车上，同样被吓了一跳。

时间转瞬即逝，她们还没来得及逃跑，士兵们就已经朝两个女孩举起了武器。没有丝毫犹豫，丽马上张开双臂挡在了女孩的前面，而秋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只能畏缩地靠在她的后背。

“躲起来，”她小声地对女孩说。“捂上你的耳朵，不要回头看，直到我说可以了。”

“那…那你呢？”秋用害怕的声音问道。

“不要担心我，我马上就会来找你的。在那之前不要回头看。赶紧走，快！”她又重复了一遍。在这万分难熬的时刻，她警觉地注视着这群小心翼翼靠近的士兵，直到那个紧张的孩子终于做出了决定，匆匆地跑回树林后，她才松了一口气。

她并不害怕这些男人的步枪。她也不怕死。但她不想让秋看到流血。这个纯洁的生命不能受到玷污。无论如何。

“嘿！”一个看起来像是队长的人正对着秋大喊“吉田，追上那个女孩！”

“我…”现在她感到恐惧了。这些人…他们想杀了自己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居然还想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这让她绝对无法原谅。在她心中，恐惧化为火焰，点燃了一种连她都感到害怕的情感，同时也彻底激发了她的决心。

“我绝不允许你们伤害她！”丽并不指望这些受过战斗训练的士兵会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站在那儿张开手臂给吓到，但是当她愤怒地说完后，他们却停了下来。

“天啊，你该不会觉得他们已经连这样的小孩都开始训练作那些怪物的驾驶员吧？”站在队长左侧的人显得十分紧张。“那个孩子不在名单上。”

“我才不管！”队长厉声回了一句。“她和这个人在一起，而她绝对是一名驾驶员。这里可没有多少人有蓝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那个小孩可能是 NERV 培养的新一批驾驶员，现在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阻止他们的计划，所以打算将这个女孩送到安全的地方，准备在几年后重新开始。”

丽只觉得她被这样可笑的妄想激怒了。“她根本就和……。”

“闭嘴！”队长强势地打断了她。“你可能不知道，女孩，但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一旦发现你们

这些驾驶员就立刻射杀！石田！”他向右侧的士兵示意，那个人慢慢开始瞄准。

丽闭上眼睛，仅仅只是看到武器指向自己，她的呼吸和心跳就由来地加快。她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准备迎接他们的射击——但什么也没发生。

“你还在等什么？”队长愤怒地质问他。

“我……”士兵迟疑了一下，突然放低他的步枪。“对不起，长官，我…我不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射击。”

队长气的青筋直冒。“动员会上说了什么你该死的没听见吗？！我们不能容忍任何的仁慈！”

“我知道！”石田大声喊道。

“他们还说要是做不到就他妈的滚一边去，别瞎掺和进来！”

“我知道！见鬼，所以我才要求在巡逻单位站岗！”他气愤地喘着粗气。“该死，我也不想世界末日，但是……妈的，我有一个女儿也像她那么大！”

然而他的队长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理解。“如果你再不开枪，我就会认为你想叛国！”

“我才不在乎呢！至少我会问心无愧！”

队长厌恶地哼了一声。“那好！我自己来！”他说道，举起手中的步枪准备瞄准。“我永远也不想明白你是怎么通过那个……”枪声结束了他的话语。血从他的军服上冒了出来，然后他就这么倒在了地上。

石田开始瞄准他的另一个同伴，但吉田的反应更快。他震惊的脸庞显然在说他没有意识到他单纯是想从他的同伴手中活下来，枪声随后响起，石田倒在了他的脚下。

丽本以为能趁机逃跑，但她才刚转身就被吉田注意到了。

“不-不许动！”他立马将枪指向了她，声音颤得跟他握着血迹斑斑的武器的手一样。而经过刚才那些事：不论是他们中的一个变成了叛徒，还是他亲手杀死了他的前同僚、甚至是老战友；都让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但是现在，他绝对不会再犹豫解决掉这个该死的 EVA 驾驶员了。

然而他还是没有成功。不知从哪里突然射出一枪，从地面打出了一小块混凝土；另一枪则正好打在了惊慌失措的士兵面前；而最后一枪贯穿了他的肩膀。他惨叫着跌倒在地，痛苦地蜷缩起来，然后拼命按住自己的伤口。

茫然的，丽环顾四周，终于注意到天上正在接近的直升机的声音。当她转过身来，她发现那架直升机想在和这里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公路上着陆。可在看到下来的那些军装士兵的瞬间，

她突然害怕他们是来协助这些倒下的战自队士兵的；也许刚才最后一枪瞄准的是她，只是致命地射偏了。那一刻她丧失了逃跑的希望。

直到她注意到靠近的人群前一个熟悉的面孔。

“我很感激你的帮助，加持先生，”当他走近之后，丽向他打招呼。虽然他本来应该已经死了，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很困扰。

“没关系，”扎着马尾辫的男人耸了耸肩，对她的感谢不置可否。“虽然在这儿见到你让我很意外。”

“我试图在他们攻击前逃跑，”丽很平静地向他解释。“我很清楚现在待在总部相当危险。”

加持死死盯着她，但她不想再告诉他更多。“我不是在说安全的原因……”

“我……”丽对他的催促有些吃惊，尽管这并不完全出乎意料。而随着她思考需要说多少才能让他满意的时候，之前由于背叛而产生的内疚感马上又回到她身上了。“我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所以没去……协助碓司令……”

他似乎没有完全满意，但还是点了点头。“很好，那应该会让事情简单很多。坂本中队长！”他对一个陪着他的士兵大喊。“我们还有空间再搭一个人吗？”

“恐怕装下这三个人就差不多了！”坂本回答道，指着被抬进直升机的三个倒下的士兵。

加持挠挠下巴，眼睛落在了那辆巡逻吉普车上。

“你们可以自己搞定吗？”他又问了一遍。

看到坂本竖起大拇指，他有些皱眉，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是很高兴。

“那么好吧，”加持转身向丽。“我们待会坐那辆吉普车，我会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直到这一切结束。”

丽点了点头，但是当加持走向车子的时候她却并没有跟上。她的目光停留在血迹斑斑的水泥地上。“你能把车开到树林的另一边吗？我不想再走过这片地方了。”

“嗯，当然，”当丽正要前往秋所在的树林时，后面突然传来了声音，“可是为什么不现在就上车呢”

她停了下来。“我得去接个人，”她在走进树林之前这样说道。

丽原本还担心女孩会因为害怕而跑得太远，然而在发现她“躲”在一棵实际比她还瘦的树后面时她的担心都消失了。虽然要是事情没有发生后来的转折的话，这个女孩恐怕不可能从那些士兵手中幸存下来。但至少，现在的她没有目睹太多事情的可能性很高，因为她正向相反的

方向畏缩，紧闭双眼，并且像告诉她的那样捂住了耳朵。

她做得非常好，以致于丽在两次招呼失败后不得不靠触碰来引起她的注意，在手轻轻地搭在了她的头上时，秋终于转回了头。“危险解除了，”丽告诉她。“现在我们可以离开了。”

秋没有问具体发生了什么。她只是抓住少女退缩的手，然后站了起来，就这样两只手握住离开了树林。可是在看到停在公路边、巡逻吉普车上的加持先生后，她又开始紧张了起来。

“别担心，”丽安慰她。“他是来帮助我们的。”

秋在他和丽之间打量了两眼，然后小小地发出一声“嗨……”

那个男人看到一个害羞的小女孩躲在丽的裙子后面，似乎同样有些迷糊。一根刚点燃的香烟很快就从车里飞了出去，而加持没有把目光从秋身上移开。

“嗯…嗨？”他也回了一句，同时给丽一个询问的眼神。

“她的名字叫秋，我是在昨天遇见她的，”她很快解释道。“我正在帮她找她的父母。现在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是的，当然。快进来，”他说道，目光还停留在女孩的身上，朝着她善意地笑了笑。“我不是有意想吓唬你，小家伙。不过…我是不是见过你的父母？”

“我没见过你，”秋如实回答，然后她就被丽抱上了后座。

加持哈哈地笑了。“也是，想来我们也没有见过面。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一位这么可爱的小女士呢，”他转过身说道。“只是你的眼睛似乎有些熟悉……”

“我保证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她的父母，”丽插了一句，觉得有必要提醒他眼前的严峻形势，至于秋眼中充满希望的光彩只能无视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尽快行动。”

“好吧，”加持转过身去。“那你要去哪里？”

“我原本计划尽可能地离开这座城市，争取到达御殿场或者秦野。但如果你真的想阻止这次袭击，那就没必要了。”

“所以你是打算一起去 NERV 吗？”

“不，”她摇了摇头。“带我们去我的公寓。如果对总部的袭击和我担心的一样惨烈，我不想现在带她去那里，即使在我们到达前那已经结束了。”

“很好，”他边说边换挡，意味深长地看着直升机升空，从他们头顶向着地下空洞的方向呼啸飞去。

加持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城区，尽可能地避免在这战线之间与敌人遭遇。突然，她们注意到炮击声完全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 EVA 之间的战斗声，而此时她们离战场的距离只够巨人的轻轻一跳……

在路上丽不由得频频看向女孩。那场战斗可以说与和平毫不相干，鲜血四溅、肢体横飞、充斥着野兽般的怒吼，它们每个人都被对方的武器留下深深的印记。就在这时，敌方的 EVA 量产机如同鬣狗般集团地扑向忽然沉默的 JA，狞笑着将它撕成碎片。

丽不知道这场战斗会对这个纯真的灵魂造成多大的冲击。也愈发地担心她有没有受到不好的影响了。

但或许该说幸运的是，女孩在感到安心后终于没能忍住困意倒下了，而她的眼睛似乎也在努力地坚持中丝毫没有关心外面的动静。

突然一场震耳欲聋的爆炸袭击了吉普车，车辆开始疯狂摇晃，加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随着一阵尖锐的急刹车声她们总算没有翻倒在地，只是在爆炸气浪过后整个车身横在了马路的中间。

丽朝着这场爆炸的源头看过第一眼，就确认了她的恐惧。在那宛如地狱的景象里一切仿佛都被吞噬殆尽，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EVA 二号机就此消失在战场上。

恐惧充斥着她望向那个不知情的女孩，她还在捂着耳朵、紧闭眼睛，仿佛在担心刚才的可怕经历还没有结束似的。加持，当然，马上也明白了，就和丽一样。当两人的视线对上时，她能感觉到男人眼中的悲伤。只是他经常面对死亡，没有因为这份震惊和痛苦而丧失判断。

“我们该走了，”加持肃穆地说道。

丽正准备点头同意……可它找到了她。就在加持把吉普车开回原路时，一阵强烈的痛苦、绝望与疯狂不断地涌入她的脑海中，甚至超过了她能承受的程度，如果那是她的情感的话。

“不……”

其他人似乎都没有发现，直到几秒后一道雷声凭空出现，令天空都黯然失色。那并不是雷声！那是展开翅膀的初号机发出的咆哮！

“该死的……”她听到加持在骂着什么，但那道咆哮声中蕴含的绝望与麻木……。

“碇君……”她紧扶着她那痛苦的脑袋，默默地恳求道。“碇君，不要……”

“发…发生什么事了？”秋害怕地问。

“他在呼唤它，”丽仿佛在自言自语一般，无法分辨自己是在回答，还是仅仅述说她心中满溢的情感。“他在呼唤它去结束…结束一切……”

“呼唤谁？”加持从驾驶位上回头问道。

“碓君！”她重复着，在痛苦中大叫出来。“快！我们必须联系他！在事情变得无法挽回之前！”

“不行！目前我只能找到一个开放的 NERV 频道，”加持说道，同时一边在车载收音机上尝试。

“太…太晚了。它要来了……”

“…真嗣，停下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频道的嘈杂声中响起。

心中无尽的悲伤，以及失去无可替代之人的痛苦，都在这一刻被涌现出来的庞大解脱冲走了，尽管丽不清楚这到底是来源于他，还是也有自己的一份在里面……回头望向战场，她看到朗基努斯之枪正直指初号机的核心——但却已经被牢牢地抓在手中。

而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小乘客也显得十分兴奋。“那…”她激动地说道，手指着收音机。“那是……”

“是的，”丽接过话，一边虚弱地点点头，“那是她。”

X-X-X-X

她们没有看到战斗的结束，那条公路让她们不得不绕过一座山，把战场的景象完全地遮挡住了。但是，随着真嗣挥舞朗基努斯之枪，要消灭那些从二号机的自爆中幸存下来的敌人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当频道中宣布停止战斗，并要求所有部队撤退，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时，坐在吉普车上的两名乘客也顿时放松了下来。

结束了。虽然还不清楚这是否能被称之为胜利，但总之她们现在安全了。

X-X-X-X-X-X-X

X-X-X-X-X-X-X

丽开始尖叫。

她们刚在她住的公寓楼前停车，当她从吉普车里出来时，全身突然仿佛在疼痛中哀嚎一般。她崩溃了，听不见两名同伴的急切的呼唤。这种疼痛不同于她在碓君身上感受到的，更像是来自身体的痛苦。她感觉自己宛如被火焰吞噬，她的皮肤，她的骨肉，全都燃烧起来，仿佛要和她的整个身躯一起化作灰烬。然后……

一瞬间所有疼痛就都消失了。

“丽！”她终于听清楚秋带着哭腔的声音，然后慢慢从地面上抬起身子，途中还接受了加持的帮助。而小女孩也用胳膊擦了擦有些红肿的鼻子。“你—你煤事吧？”

在回答之前，她低下头看了看身体，自己也有些吃惊：“我没事。”

“发生了什么事？”加持问道。“又是和真嗣有关吗？”

“不…我想，莉莉丝…”她顿了一下，那个猜想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他们摧毁了莉莉丝的身体。”

“莉莉丝……？嘿，小心！”她虚弱地往前迈一步，差点又摔倒在地，但加持及时扶住了她。“要我陪你上去吗？”

“不用了，”丽说道，她的头晕开始慢慢消失。“我想你最好尽快过去 NERV。”

“好吧，”加持想了想后还是让步了。“但是注意安全。那些家伙说不定还留下了一些危险。”

她们没有给他送行。牵着秋的手，丽直接带着女孩上楼走向她的房间。而在她们进去前，门上那个被爆破过、夸张的痕迹已经进入了她们的视线，就好像门往里侧长了个大大的包。等到进来后里面的情况更是糟糕。士兵们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能拿去蹂躏，但他们却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

把还没弄清楚情况的秋撇在身后，丽走到被翻倒的床旁边，费力地把沉重的床架拉了起来直到它被重力抓住，床脚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听到这声巨响后小女孩的注意力终于回到了丽的身上，还热心地帮她把床垫抬到架子上——虽然因为她的力气太小而完全没能帮上忙。看着床铺已经收拾好了，虽然不是原来的位置，而是斜在房间里，她开始示意秋上床。

“你现在可以在这儿休息会。我要去找你的父母了。”

“我…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吗？”女孩怯生生地问道，很显然她在害怕自己一个人待着，哪怕只有一小会，而且其中大部分时间她大概都在睡觉。

“你很累了，不是吗？”秋勉强地点点头。“我出去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久。待在这里休息对你来说会比较好。”

“可是……”秋有些不情愿。似乎还想解释什么。

“可是？”她喃喃地说着。

“可要是……坏人们回来了怎么办？”她顿了一下，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丽看了看这个有点畏缩的孩子。还想告诉她战自队的士兵已经走了，不会再来威胁她们的生活，不过大概女孩是听不懂的。她的视线开始移动到房间里的浴室，一块破破烂烂的帘布挡在了她的眼前。

“如果你听到有人过来，你可以躲在那里，”她说道，尽管很清楚如果有人真的想伤害她，那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安全。而秋终于还是点了点头，把头枕在刚捡起的枕头里，然后躺在床上。

看着她闭上眼睛，丽开始走向门口。不过还没走多远。“丽？你能……等我睡着再走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默默走回去坐在床垫上，然后安静地等着女孩熟睡。

X-X-X-X

当她走在这座荒凉的城市里时，丽开始不停思索能解释她得出结论的答案。虽然到现在她也觉得那不可能，但她知道一定是这样的。母亲的遗传、父亲的教导与知识，最重要的是她从女孩身上感觉到的熟悉感。

在秋认出敌人的 EVA 量产机时，仅剩的怀疑开始褪去，而当她认出她母亲的声音后，丽完全确定了。

虽然找不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虽然想不到是如何做到的，但她已经清楚了秋父母的身份。

当丽走到一个通往地下空洞深处的入口时，一个孤零零的警卫正浑身发抖地站在被摧毁的通道口前，一脸害怕地望着四周，手里死死地握紧他的步枪。战自队大概是用了一个小型导弹或者好几个炸弹来打穿这里，可以看到原本应该是厚重大门的地方只留下焦黑的墙壁与满地的残骸。在这样的袭击后，还要一个人守在三面开阔的地方，警卫在这片空旷突然听到脚步声也难免会紧张。

“站住！是什么……？”他放下枪，注意到她显眼的特征。“驾驶员绫波？”

她不想浪费时间在不必要的招呼上。“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碓和惣流驾驶员？”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真嗣运气相当地不错，很快就离开了医院。当女孩们到达公寓楼群时，他差点就追上了她们，可是当他想喊的时候，丽和明日香已经走了进去。急忙地追在她们后面，他跑上楼，气喘吁吁地停在了 402 室已经不成样子的门前。他希望丽能等等再做那个重要的声明。

但是，在他打开门走进去的瞬间，他立刻就知道自己把一切都错过了。

直愣愣站在原地，真嗣开始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现实中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才能见到这样一幅景象。忽然空气中传来了轻微的抽泣声，那是跪在地上的明日香，她那只完好的手臂正紧紧地抱着那个属于她的棕发小女孩。

——也是他的小女孩。

“你受伤了，”秋注意到她母亲肩膀上的绷带，再次发出了他朝思暮想的声音，但明日香却摇了摇头。

“这没什么大碍，”她异常平静地说道，这大概是谎言。她一定还感觉得到疼痛，但是他也很

容易想到，能把女儿再次抱在怀里的喜悦足以让她彻底无视掉那份疼痛。

“你去哪儿了？而且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你的头发也……变得好长。”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明日香又哭又笑。“我…我一回家就剪头发，好吗？”

但秋摇了摇头。“这看起来不错，”然后仔细盯着她的母亲说道。“你是在伤心吗？”

“不，”然而明日香微笑着对她说。“不，我并没有伤心。”

“可是你在哭……？”

明日香捧着女儿的脸颊，揉了揉，仿佛在确认秋站在这里没错。“高兴时就微笑，悲伤时就哭泣，”她重复说着她们的约定。“而当你比以往都要幸福时，两者都要做。”

这个女孩似乎没有完全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他的女孩……

“秋……”他终于唤出声，让她看向了自己。

“爸爸？”她惊奇地说道，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才离开母亲，笑着跑过去，伸出手臂让爸爸来接住自己。

因为他也会这么做。

被拉进怀里，然后紧紧抱着的秋开始高兴地尖叫。而对他来说那温暖娇小的身躯紧贴着他，香味扑鼻而来；他没有忘记过这股味道，但却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意识到它。这次他绝对不会再让她消失了。

然而，秋后退了一步，似乎注意到他的模样。“你看起来也很滑稽！”

“你…你看起来就像我记忆中的小天使，”真嗣呼出一口气，而他蠢兮兮的话惹得怀里的女孩咯吱咯吱笑个不停。在他的视线与妻子看着他们心满意足的眼神交错后，她勉强地从地板上站起来。“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问他自己的，但是理所当然，秋开始用她那三岁孩子特有的充满热情的语气回答。“我不知道，我一醒来，就发现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就连 kiko，我的画，还有你和妈妈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可怕的女士，但是其实她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她给了我饼干，但那时候我以为她很可怕，所以我就逃走了，可是外面的一切都很奇怪，也很吵闹，还有非常多的人！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丽，我们去找了一个箱管几沟里的人，他穿着一身很滑稽的衣服。我们还买了新的蜡笔，但是那些人不让我拿走，因为他们想要一些莫名其妙的纸，可是他们没有告诉我！”她指着墙壁。“我们还用蜡笔画了那些画！你喜欢它们吗？”

“喜欢，”真嗣笑着说，重新把这个精力旺盛的女孩拉到身边。虽然他只听懂了她的故事的一半，但这不重要。在他曾经以为自己再也不能见到她之后，又能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这种

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他愿意听她想告诉他的任何事情，她的任何一幅画对他来说都是值得放上展厅的杰作，不管别人觉得它多么简单或粗糙。“它们很棒。”

“对吧？之后我们又回家了，那个女士还在那里，但丽在旁边我不怕她，然后那个女士给了我饼干。饼干很好吃。”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可……可是你们还是不在那里，所以我们来了这里。对了，我们先吃了拉面！你知道拉面里居然会放肉吗？”

“真的吗？”他表现得很惊讶。

“真的！之后我们到这里开始画画，还把它们挂在墙上，这样看起来就不那么悲伤了！然后我们就去睡觉，可是丽醒了，我也醒了。她说我们必须远离那些坏蛋，于是就坐上了一辆好——大的车子！那实在是太大了，我甚至看不到是谁在开车！然后我们又在森林里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直到我的脚受伤了。丽说我需要穿上鞋子，但是我不喜欢那些！我们还看到了你们的故事里出现的巨大装甲，他们震得我头都要晕了。之后坏人发现了我们，我当时特别害怕，幸好丽和加持先生吓跑了他们！我们就开车回来这里，在车上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可是丽很难受，还倒在了地上，但是之后她又好了起来。我本来应该在她离开的时候睡在这里，但是我还在害怕坏人们会回来，所以我又很快醒了过来，然后就听到外面有声音。那个时候我躲了起来，可是立马我就看到了妈妈。其实刚开始我不确定是不是她，因为她看起来超滑稽！”

“我……”真嗣倒吸一口气，尽量不去担心她的故事里那些让人不安的情节。毕竟，她已经把它完全搞定了。“听起来你这一天……很精彩……”

秋高兴地点点头，但是这股兴奋劲很快就消失了，他注意到她开始揉眼睛——没睡觉显然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和丽在一起！”

“丽？”他有些疑惑，所有视线都看向了那位蓝发女孩。而从刚才开始，她就一直站在房间的角落里，默默地看着他们一家人团聚。现在突然被大家盯着，她似乎有些畏缩。

“丽，”明日香充满感激地说道，朝她走了几步，然后将这个蓝发驾驶员紧紧地抱住，让她大吃一惊。“谢谢你……”

丽被红发女孩一点也不像她的行为吓了一跳，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然后慢慢地同样抱住了她。“不用……谢……”

X-X-X-X

突然间时间仿佛又一次跳跃了一样。他们一家人——重新团聚在一起——走在废弃的城市里。当然，这次它的破坏没有那么严重。而且这两位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父母，身体也还保持在十四岁。

“她比我记得的要重，”真嗣走在路上说。秋骑在他的肩膀上，手臂自然地绕在他的脖子上，而她自己终于经受不住困意睡着了。即使是 Kiko 正在等她的前景也没办法让她继续清醒下去。

“Baka，”明日香嘲弄地笑着说。“我的女孩才没有变重。是你力气小了才对。”

“大概吧，我猜，”他哈哈地笑着，小心地盯着秋不会滑下去。“我已经没有那样一副饱经锻炼的干粗活的身体了。”

“没错，你确实应该锻炼一下，”明日香认真地说道。可是当她看着熟睡的女儿时，那份认真又马上不见了。她开始用自己完好的手臂轻轻抚摸着女孩的背，眼中不禁流下喜悦的泪水，她想向别人证明，这不是梦。“她回来了，真嗣。她真的回到我们身边了。”

“而且对她来说才过去了一天，”真嗣沉思着，在走进他们的公寓楼之后晃了晃脑袋。“她为什么没有马上跟着我们过来呢？薰君曾经说过有个所谓的‘意外惊喜’，现在看来这个惊喜比我想象的要大的多。他确实说对了，”真嗣微笑着说，感受着小孩身体靠在他身上的感觉，她的温暖，她的重量，抓着他头发的小手指，甚至还有脖子后面流淌的那几滴口水，“但我还是不敢相信这只是为了给我们个惊喜。难道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副身体，而她必须要被带过来吗？还是说她只能在我们成功以后过来这里？可是，那她为什么在薰君死后就已经到了这里，而不是今天？”

“我呢，真嗣，”明日香带着淡然的笑容说道，一边走上楼梯。“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她回来了，这就足够了。”

他禁不住同意了这一点，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人都安静得没有说话。当他们终于跨过门槛走进属于他们的公寓时，一阵微弱的呢喃声从这个睡着的女孩上传出。

“家……”

X-X-X-X

丽环顾四周，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要将她压倒。不是因为公寓遭到破坏而产生的困扰，毕竟她也没有好好整理过这里；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生活了许久，也早已习惯了孤独。那又是为什么，会突然感觉房间里是如此的空空荡荡。

如此的…冷清

在看到一家人团聚后脸上洋溢出的幸福笑容时，她也感觉心中升起一道远远超越以往的喜悦。哪怕她并不觉得第二适格者值得为了一件纯属碰巧的事情而感激自己，但在被诚恳地道谢后她的心中顿时也暖洋洋了起来。

但是，她们现在走了。在拥有过那样的温暖之后，尽管有几缕阳光从窗户间落下，丽仍然觉得有些冷。她们的离去从她身上带走了什么，只留下一个空壳，一个渴望再度被填满的空壳，以及那份她早已习惯的孤独。

如今的她，终于知道自己真正错过了什么。

当她正准备走时，脚下似乎碰到了什么。低头一看，她发现地板上躺着一张纸，于是弯下腰有些好奇地将它捡了起来。当她看到画的第一眼后，她的烦恼突然好像没有那么糟糕了。

丽伸手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墙壁的空白上，确保上面的创可贴重新粘上。不过，不管她用手按在上面多久，左上角却始终粘不上，所以她撕开一只新的将它换了下来。处理完毕，丽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墙上的画展。

大多数画中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一个红头发的女人，一个深棕色头发的男人，还有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一些画中他们三人站在一起，一些画中只看到一两个人。有几幅画上画的是女孩喜欢的东西；有几幅画，上面画的是一个蓝色粗线作头发、红色小圆点作眼睛的人。当然还有一幅由丽画出来的秋的画像。

最后，丽的视线回到了中间那幅、她刚刚贴上去的画。小女孩站在蓝发少女的旁边，两条手臂的线条交织在一起。而她们两个人都在朝着丽微笑。

丽——也向她们笑了笑。

X-X-X-X-X-X-X

X-X-X-X-X-X-X

走进公寓，美里顿时觉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白天让她保持精神高涨的肾上腺素早已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满足感，但即使是与加持重逢的喜悦，现在也比不过可以马上淋浴的幸福。

门开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当然，还有很多书面报告需要提交，还有很多决定需要去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但是战斗结束了。或许永远地…结束了。

她从她酸痛脚上踢掉鞋子，也不管它们是否整齐地摆放在一边，就直直地走了进去。直到差点就要撞上，她才注意到正站在他房间门口的真嗣。

“真嗣！”她的疲倦好像突然消失了，下意识地就抱住了那个同样吃惊的男孩。

“美，美里小姐……”他小声说。“很高兴见到你，可是……”

“美里！”明日香和他一样低沉地喊着，一边从拐角走了出来，显然也听到了她响亮的问候。“嘘！别——”

然而，他们的监护人并没有仔细去听，反而同样将红发女孩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天啊，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美里高兴地大叫起来。“你们俩都去哪儿了？等我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们已经走了。”

“我才想知道你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到那里，”明日香小声抱怨着，一边还试图从熊的拥抱中挣脱出来，突然美里的脸颊有些泛红，大概是想起了刚才和加持的“热情”相会。“不过请你小声点！”

“小声点？为什么……？”美里松开拥抱，疑惑地看着他们两人想发现什么。突然间她隐约想起来在刚才差点撞到之前，真嗣正手拿着钢笔，好像在门前写些什么。不过当她把目光转向房门，想看看他们两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时，已经发现真嗣的名字在她曾经贴在门上的爱心标牌上划掉了，换成了别的字样。但具体是什么，当门突然推到另一边后，她也无法看清了。

“妈妈……？”一个又小又困的嗓音响起，可却让美里一阵失神，无力地垂下了双手，搭在身子两边，吃惊地看着站在门框里的那个棕发小女孩，一只手揉着她困倦的眼睛，一只手紧紧抓着一个红发娃娃。

明日香毫不犹豫地俯下身，轻轻抚摸着女孩。“怎么了，Schätzchen (德语：亲爱的)。我们吵醒你了吗？”她温柔地问着，带着美里从未听过的关心。看到女孩点点头，她把孩子拉得更近了，轻轻地安抚着她。“对不起。刚才你睡得好吗？”

“啊，嗯……”女孩又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

美里现在脑子里一团乱麻，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看向真嗣寻求解释。“是…是那个吗……？”

“没错，”真嗣直截了当地回答，虽然他脸上的笑容——是她见过他的最幸福的笑容——已经足够说明了。

“葛城美里？”明日香非常正式地向她询问，一边慢慢地起身，走到一旁，让开了初次见面的两人之间的空隙。然后，来自成人与孩子同样好奇的两道目光相遇了。“请让我介绍一下……碇——秋？”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陌生的天花板

慢慢地，他开始意识到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自己无法动弹，也说不出话，甚至右手一点感觉也没有。可他还活着……

【难道他连这种方式都不被允许再见到她吗？或许他真的没有资格……】

一道开门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他甚至不能转动他的头看看是谁走进了这个房间。

“你真的想这么做？”

【那个声音很熟悉。哦对，是…那个女孩……】

“我等得已经够久了。我不可能永远等下去。”这是那个男孩，他的儿子。“而且我们不像美里那样还需要另一只手。”

“那是谁？”他听到了不认识的声音。尖尖的，像小孩子一样。

“那是我的父亲，”真嗣说。“你的爷爷。”

【爷爷？难道过去很久了吗？】

“他是在睡觉吗？”稚嫩的声音又响起了。“现在不是睡觉时间。你们为什么不叫他起来呢？”

“他…他不会醒来了…”真嗣说道，语气中似乎有些悔恨。

“他是因为这个才躺在这里吗？他生病了？”

“不，他…他受了很严重的伤。”

突然一个棕发女孩的脸充满了他的视线，好奇地看着他。

“他为什么能睁大眼睛睡觉呢？”她问。

真嗣现在也进入了他的视线里。因为没戴眼镜，他不能肯定地判断，但是当那个男孩把手放在小女孩的肩膀上时，他看上去并没有长大多少。“秋…这不像我们平常的睡觉。他已经睡了很长时间。”

【秋？那个名字…？这就是秋？居然……？】

“可是他看起来并不高兴，”她撅着嘴，抬起头看着她的父亲。“我们应该叫醒他！”

真嗣冲她笑了笑。“我告诉过你，他不会醒来的。医生说他们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次恢复意识。”

“无论如何？”她又问了一遍，然后男孩摇了摇头。女孩开始十分担心地盯着他。“可是那会是多么的悲伤。”接着又看向她的父亲。“他们确定吗？”

“我想恐怕是的。”

她静了下来仿佛在思索什么，然后……又立马开心地笑了起来。“我知道啦！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只要我亲他一下，他就会醒过来了！”

她的父亲显然想去阻止她，而且的确这样做了，但秋还是更快一步。她的小嘴啾地一声就碰到了他。“现在你醒了吗？”

在他的视线之外，传来一阵真嗣和那个女孩的笑声。“秋，”她叫着那个有些沮丧的孩子的名字，“走吧，我们让爸爸和爷爷聊聊天，我们去看美里阿姨。”

秋又看了他一眼。“再见，爷爷！”她说，在她离开他的视线范围之前。不久之后，传来了门被关上的声音。

【怎么会这样？】虽然只有一小会，但他仍然能感觉到那份温度。即使她走了，但他仍然能在心中勾勒出那份笑脸。

【怎么会这样？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自从…她……】

地板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金属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对你来说一定很奇怪，”真嗣说着，好像坐在他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她以前从没见过你，但她依然爱你，仅仅因为你是她父亲的父亲。这是你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情，血浓于水。不过如果她真的了解了你，我也不知道她是否还会……”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了下去。

“话说回来，我很难想象她不喜欢某个人的样子。这很奇怪，对于一个生活非常孤单，除了父母之外不认识任何人的孩子来说，能够这么迅速地和其他人玩耍并且打成一片。而且还是我们这样两个拥有那么多家庭问题的人的孩子。尽管如此，在上幼儿园的第一个星期，她交的朋友比我一生中的都多。”他默默地笑着，自豪感抑制不住地从声音中流露出来。

“你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你还活着。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医生曾经试图解释这一点，但尽管我学过几年医学，我还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当然，神经学也不是我学习的内容。但显然你在最后一秒没有打中要害，可能是因为颤抖，也可能是你在扣动扳机的一瞬间后悔了。”

“但如果没有律子发现带你回来，你依然会死。起初她总是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但后来她开始解释‘不得不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对他来说是比较死亡更大的惩罚’。她现在还经常来探望你。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想——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或许就连她自己。”

【赤木…律子…救的……？】

“说到探望…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跟大家一起来，现在却一个人和你坐在一起。好吧，老实说，你并不是我们这次来医院的主要原因。美里要…嗯，看起来秋很快就要有一个小玩伴了。”真嗣又笑了起来。“让我们吃惊的是，加持先生几乎立刻就向她求婚了，不过被拒绝了。我猜美里只是想晾他一会作为惩罚，但不知为何我非常怀疑她能坚持好几个月。”

“另一方面，明日香和我很快就要再次结婚了，确切地说是三周后。考虑到我们的实际年龄，我本以为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驾照，但我有种感觉美里背着给我们找了点关系。我想我应该跟你说些‘我希望你也能到场’之类的话，但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心的，”他叹了口气。

“我猜你现在也想知道丽的情况。她还没来过吧？你真的应该看看她，她现在跟以前简直不是同一个人。好吧，这有点夸张，但还是……你有发现她作为画家的天赋吗？我想是没有。”

她是在遇见秋之后才开始的。但说真的，她的画像相当的惊人。在我们上次去找她的时候，我在她的房间里看到了一封美术馆的来信，但她看起来不愿告诉我。”

“每次她和秋在一起，她们两个人马上就如胶似漆的根本分不开。而且看着她们互动实在是有趣——或许应该称为‘可爱’。就在上周，我们第一次和她们去游乐园，她们两个人抬起头看着摩天轮，脸上带着一样的敬畏神情，那可真是好玩极了。”

听起来他似乎在憋住笑声。“曾经美里打算让我们离开这里，换一个全新的身份，然后我们就能平静地生活下去。确实那样会更安全，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如果就这样出去到街上，外面的宗教狂热分子和 SEELE 的手下肯定不会友好地欢迎我们。而且这也能顺便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书面年龄，并且给秋提供一份‘官方’的出生证明，那样我们就能避免许多尴尬的问题和手续。毕竟，即使是认识我们的很多人也是直到 DNA 测试结果出来之后才相信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

“但是明日香并不接受它，而且老实说，我也不想。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名字和过去的抛弃与否认。秋现在才刚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就这样把她从刚刚认识的朋友身边带走只会伤害到她。而且 SEELE 应该暂时没有多大的威胁了。”

“基尔议长已经被发现死亡，原因是在袭击前后心脏病发作。据推测是由于他的压力太大已经无法通过植入芯片来缓和了。至于其他人……嗯，加持先生似乎‘忘记’了关闭他的蠕虫程序，这在世界政坛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消息传出后，SEELE 的一名成员自杀，另一名成员也试图自杀，但在成功之前就被发现。其他人要么否认自己在组织中的身份，要么指责其他成员，希望自己能轻易逃脱。所以现在他们应该都在忙着和对方扯皮，之后才是找我们的麻烦。”

“让我们愿意留下的另一个原因是山寺夫妇提出我们可以将那栋旧房子买下来，因为他们已经安顿下来和他们的儿子住在第二新东京市了，而且也很乐意卖给我们。自从秋的小冒险以来，我们已经见过他们好几次了。其实有些意外的是，当我们表明自己是秋的父母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相信了。在这之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应该如何处理之后的经济问题，但是这份买下房子的决定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居住条件。毕竟，我们不希望秋在我那间又小又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住太长时间，而且加持先生和美里也需要更多的空间。”

真嗣说完所有话之后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才继续说道。“你…你知道，我有些事情想向你承认，”他低声咕哝着。“或许……或许现在我能稍微明白你了。当我以为失去一切的时候，我几乎就要和你走上同一条路。尽管只有一瞬间，但却已经足够了。那时的我差点就要亲手毁去所有。也许这才是你唯一不明白的事……”

门再次被打开，打断了真嗣的独白。红发少女牵着她的孩子走进了他的视线。“嘿，你说完了吗？”明日香轻声地问道。“美里的检查已经完成了。”

在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之前，真嗣又看了他一眼。“我想已经说完了，”然后他再看向两人回答。秋也朝她父亲咧嘴笑了笑，立马抽出一只手抓住他的衣服，想爬到他身上，男孩顺手就把她从明日香的手中抱了起来。“嘿，我的小宝贝。你玩得开心吗？”

原本开心笑着的女孩马上就嘟起了嘴巴。“他们不让我玩洋娃娃。”

“她说的是不同阶段的胎儿模型，”明日香又哭又笑地向他解释道，一边用手弄乱女儿的头发，成功地把她变回原来的模样。随后红发女孩又朝他靠近，然后轻轻地吻了真嗣的脸颊。“他怎么样了？”

“他似乎……”

但碓源渡已经听不见他们的对话了。身旁的叽叽喳喳声逐渐远去，眼前面纱般的雾气又再次出现，只留下那个家庭的模样在他脑海里萦绕，之后意识开始慢慢地沉入了昏暗的深渊中。

【家人……】

仿佛没注意到，他轻轻地笑了起来。这就是他一直想要得到的。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他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几乎忘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曾经也是那样。可是唯走了，他的胸膛就像开了个窟窿，而他不希望其他人来填补。没有唯，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拥有所谓的幸福。

现在真嗣已经拥有了他曾经想要的一切。一份毫无疑问被他人爱着的人生，以及可以陪着他幸福生活下去的人。

碓源渡因此对他的儿子感到嫉妒。但更重要的是，他——仅有一次——作为一名父亲为他感到了骄傲。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 牙齿还好吧？胰岛素水平检查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它有点过头了，老生常谈的快乐结局；所有人都团聚，每个（好）人都快乐地活了下来，而坏家伙则躺在病床上被照顾……但是相信我，我喜欢他们幸福的结局。而且难道我没有提前警告过你吗。;P

这一章是必要的吗？好吧，你显然问错人了，作为作者我当然会说有必要。即使有些人可能“只会”把它看作一篇过长的尾声（尽管在这章的最后确实有着实际的结尾）。但只是安排秋突然出现，面对这些怪异的“日常”生活不是相当无趣吗？而且我也希望丽可以在故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超过“第十六使徒”。

【作者随笔】

-我曾经想过让秋唱“Hänschen Klein”（一首德语儿歌）**【这是一首很经典的德国儿歌，歌词见后文附注——整理者】**而不是“Männlein im Walde”（同样一首德语儿歌），因为它是以闯荡作为主题。但是一首唱着“他有一件紫色的小大衣”的歌实在是太诱人了…

-让秋以她自己的方式复述整个章节可能不是很必要我猜，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让她把电车描述成“一辆好——大的车子”。:D

丽的最后一幕是整篇故事中我最喜欢的片段之一。然而，要到达那里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丽当然没有绘画工具放在房间里，而且让秋穿着衣服回来已经是件很费劲的事了（因

为“她非常的困了”)。当然，正如我所说的，我想表现一些她和“日常”世界之间的一些冲突，比如她打算在商店里拿东西却不知道必须付钱，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例子。但总的来说，那些蜡笔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XD

-我的两位前读者指出，从美里前往医院到她见到秋中间过去了多少时间并不明确。我个人认为这显然不只是几天，但是也没有那么长（真嗣所说的学习医学的时间当然是在三冲后世界生活的几年里）。但我故意不想讲的太清楚，因为一个确切的时间只会给我带来麻烦…啊，看下面…

-X

-X

【作者的话】

对，就是这样。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实际上应该是五年到这章节发布的一天）“重归（The 2nd try）”，这么久以来我最长的同人小说，终于完成了。当然，这并不是非常连贯的四/五年。尽管如此，从当初第一幕的想法，以及想知道是什么导致明日香和真嗣分享他们隐蔽的爱情来说，它也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虽然这是迄今为止我最雄心勃勃的故事，但它并不完美。而且不止一个，嗯……很多地方都显得“天真”，不管是在早期，像真嗣和明日香在经历第三次冲击后很快就走在了一起，以及他们的新家几乎保存着完好的形状；或者是在最后几章，像JA的事情或者加持揭露SEELE。有些地方我打算稍后再修复或者解释，有些则不会。有些我很可能会像在“第十六使徒”的A/N中所说——这只是同人。这应该是为了有趣，而不是想进入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

虽然…不管有趣与否，有一件事让我很烦恼，那就是我应该用怎样的频率来利用源渡和美里维持故事在主线上，而且我害怕，尤其是在源渡的事件中，不止一次破坏了他们的人物塑造。

不是每个想法我都会付诸实际。在一条被省略的情节线中，明日香会在他们回来之前再次怀孕，但是却并没有告诉真嗣因为想让他吃惊。第十五使徒会用这个作为最后一击，问她她怎敢从真嗣那里获得力量（而“另一个”声音会问：“你从来没跟他说过我？”）。不久之后（或之前？）明日香会再度怀孕，而在最后——当然——那是她自以为在穿越时间时丢失的第二个孩子。同时怀孕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渚薰作为后备驾驶员前往NERV，只不过这样会让怀孕显得太多了，而且第二个孩子也会带走一点秋的重要性。那个“再也不会是她”的谈话则会在第二（三）次怀孕的时间出现。

“朋友”的主题可能也会稍微不同。我曾经想给秋一个看不见的朋友，或者让她这样对待kiko，让她的父母为此担心。但最后，我还是更喜欢她现在的懵懵懂懂（也因为她在丽那里找到了她的第一个朋友）。

另一个—并没有这样写—的想法是在秋出生后，由于某些原因，明日香和真嗣分手了，直到他们穿越回来并且找不到了她之后，才重新走到一起。正如所说的，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它，这只是我在写“真嗣与她在散步后回来”的场景时突然想到的一个点子；

有一件事我必须承认，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但是有几位读者提出了：是秋造成了时间跳跃。我从来没考虑过这点，因为 a) 她总是被认为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丝毫没有疯狂使徒般的后冲击力）以及 b) 在“抚育”中她对着 LCL 海说的话，显然会让大多数人想到这是她为了父母心愿的期望，而不是相反的意思，所以我猜我对这个可能有点忽视了。XD

另外我看到一些读者想知道的就是三冲后世界的野生动物，尤其“抚育”中猴子出现的场景让有几个人很好奇。首先，它们不是来自动物园，短尾猴确实生活在日本（有多少短尾猴能在三冲后幸存下来是另一回事，但无论如何，我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所以……）。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要绑架秋…也许用来补偿什么…？-hinhint-（译者：大概是想要点提示的意思）

总而言之，这并不是一个讲述与自然搏斗的故事。确实，随着人类的消失，动物会更多地进入城市，包括危险的一类。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只是想表明真嗣他们并不是无忧无虑地住在三冲后的世界，同样也存在危险，比如说还需要保护秋等等。不多，也不少。

-X

现在，我想感谢那些启发了我的书籍。这段话其实没必要说，因为这仅仅会让你在读故事中某些“新”东西时感到无聊而已（因为 ffn 过滤器开始涉及到那些旧书籍，所以其中某些书最近可能无法阅读了），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故事中发现了相似的情节，你可以大声地恭喜自己，嘲笑我，或者难以置信地摇头了：

首先是 Strike Fiss 著名的“Higher Learning”。我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明目张胆的）相似之处直到后来，但无论如何它都值得写在这个地方，因为是它让我接触到 EVA 这个圈子。

其次就是 Locke1 的“Destiny and Time”。自从我读完它，很多人也跟着读了，不管好与坏，至少它（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未完成的续集）是我读过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旅行/重来一次类型的书，所以我会在这里提到它。

许多的点子都来自于 darksaber 的“The Sandman Effect”，比如他们在三冲后世界幸福的生活只是一个使徒诱发的梦境的某个假想。虽然这个故事本身并不是我的最爱——聚焦在三角恋和误解上，我（显然）真的很喜欢这个前提。“秋”这个名字实际上也是来源于这个故事（而在明日香要求真嗣告诉她一切并不是梦的时候这个想法开始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另外我想 Kimigabuchi 著名的同人系列 RE-TAKE 也不应该错过。虽然它并没有真正影响整个故事（它的第一卷是在我想出这个故事的几年后才开始发售的），它还是有影响其中一两场景。

然后我想感谢我所有的预读者，即使他们可能经常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P

首先，是帮忙读这一章的 Eric Blair, Tarage, LD 和 William T. Martin。除了这四位还有：Divine Chaos, Bal'ferrin, Fool's Gold, Nova, Leathal GD Weapon, dan01, Zeroasalimit 和 dennisud（因为他愿意帮助我检查文章看看它到底写的如何，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他）。非常感谢大家，尽管你们中的很多人不再活跃，也许永远都不会读到这段话。

另外还应该感谢那些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的人，他们将这个故事翻译给本国的人欣赏：总是那么快的 L-Voss（波兰），beamknight87（西班牙），以及 Seppuku/Chad/EvilClone（The Breeze）/以及所有翻译德语（因为我太懒）的人。;P

-X

当然，最大的感谢要给所有在过去五年里坚持阅读这篇故事——以及忍受了无尽拖延的读者们。

-X

好了，这就结束了。多多少少，我现在还想再看一遍第六、七章。我还想再给每一章附上至少一幅图片在可能的页面（比如 *evamade* 和我自己的 *H* 主页）。而且我真的想为我的主页做一个评论板块……但不知为何，我怀疑没有足够的兴趣。（我想大多数人已经跳过我的无止尽的啰嗦了。:P）

还有另外一件事会让我和 T2T 世界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我得到“求续集！”“真嗣在最后到底在说些什么请告诉我更多的细节吧！”或者“（...）对秋有什么反应呢？”这样的评论之前... 嗯，你可能会想看一眼我的主页（如果你还没有读到这里，你也应该能够在我的个人资料中找到链接）。:)

【译者的话】 中间的德语歌词我是搬的宝宝知道里一位叫做 JerryLeo7 的答者，他的回复，但是因为我联系不到他本人，所以只能冒昧地擅自拿来使用，如果答者本人有幸看到这里，或者有其他能联系到他的话我想向他道歉并期望能允许我将他的译文使用在这篇文章中。这是上述译文的链接：

<https://baobao.baidu.com/question/86f5f444fbc7420c21a2f1e1efab8172.html>

经过上面 Jimmy 大大诸多感想的轰炸后大家想必也不想再听我讲一堆废话了，于是在这里，我最后一次向大家郑重推荐 OriginalX 前辈翻译的 EVA 经典真丽向同人小说—*Evangelion_SR*。希望前辈做出的贡献能被更多人知晓。

<https://tieba.baidu.com/p/1220240972>。

谢谢大家看完整篇重归 (the 2nd try) orz。

【附注 Hänschen klein 歌词】

Hänschen klein

小小汉斯

geht allein

独行

in die weite Welt hinein.

进入广阔的世界中。

Stock und Hut

手杖和帽子

steht ihm gut,

佩戴停当，

ist gar wohlgemut.

他很高兴。
Aber Mutter weinet sehr,
但妈妈哭得很伤心，
hat ja nun kein Hänschen mehr!

她现在没有小汉斯了！
"Wünsch dir Glück!"
“祝你好运！”
sagt ihr Blick,
她的目光说，
"kehr' nur bald zurück!"
“早点回来！”

Sieben Jahr
七年
trüb und klar
阴与晴
Hänschen in der Fremde war.
小汉斯在异乡。
Da besinnt
那个孩子
sich das Kind,
忽然想起，
eilt nach Haus geschwind.
忙向家赶去。
Doch nun ist's kein Hänschen mehr.
现在可没有小汉斯了。
Nein, ein großer Hans ist er.
不，他是个大汉斯了。
Braun gebrannt
被晒成褐色
Stirn und Hand.
额和手。
Wird er wohl erkannt?
他能被认出来吗？

Eins, zwei, drei
1 个，2 个，3 个人
geh'n vorbei,
走过，
wissen nicht, wer das wohl sei.
不知道这是谁。
Schwester spricht:
姐妹说：

"Welch Gesicht?"

“是哪张脸啊?”

Kennt den Bruder nicht.

不认识兄弟了。

Kommt daher die Mutter sein,

于是妈妈过来，

schaut ihm kaum ins Aug hinein,

还没等仔细打量他，

ruft sie schon:

她就叫道：

"Hans, mein Sohn!"

“汉斯，我的儿子！”

Grüß dich Gott, mein Sohn!"

上帝问候你，我的儿子！”



xmas06

作者说明：

我为2006年圣诞节做的一张贺岁图画。不要指望它会在T2t中出现。;))

我对这画的某些地方（树的阴影，某些透视结构，色彩亮度）不完全满意（但它很有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一幅画作，尽管为此我已经修改了很长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考虑到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画过画了。：P



原作 10 周年插画

【整理者说明：这是 Jimmywolk 在 2019 年发表的关于 the 2nd try 的一个后续小故事，由整理者获作者同意后自行翻译，原文链接：<https://www.fanfiction.net/s/13323283/1/>】

Aki2

提要：随着一个不断增长的阴谋渐渐浮出水面，一个大新闻将在真嗣身上发生。剧透一下，这是一个“The 2nd try”的后续故事。

Chapter 1: Aki2

免责声明：新世纪福音战士版权属于 Gainax? Khara? ... Netflix? 至少不是我。

剧透警告：这个故事涉及我的同人旧作“The 2nd try”的大量剧透——如你所见，从它的标题和可能存在的提要(这些提要内容取决于这篇作品的发布平台)可能就已经涉及剧透了。如果你对那本同人感兴趣，但尚未垂阅的话，请务必在观阅本文之前把它读完，否则，你或许将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故事，因为我非常希望这篇作品的读者能够了解“The 2nd try”的故事……

对于我的漫画作品“AcL”（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缩写的含义的话，请特别注意）**【“AcL”即“Aki-chan's Life”——整理者】**，这篇作品里也可能会有小小的剧透——但这个仅作参考。

其他说明：我将在最后对这个故事作更详细的说明，但为了避免一些读者乘兴而来，失望而归，首先说明：**这部作品不是 T2t 的完整续篇**。它只是我在今年早些时候基于一个想法所做的一点微小的工作，我认为那个想法足以成为我今年的年度工作。也就是说，现在终于着手实现了…

Aki2

“恭喜！”

真嗣忍不住咧开嘴笑了起来，尽管带着些颤抖，不仅是听到祝贺的缘故，更是出于引起这祝贺的缘由。他实在太过高兴，喜悦与兴奋混杂在一起，当然也夹杂着相当多紧张的情绪，他回过头，看到妻子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同样的情绪……他轻轻地、握住了妻子的手。

最近出现了一些……迹象，因此他们决定确认一下事实是否如他们所愿，在秋上学的时候他们出了门。第三新东京市果然还是太小了，就在他们走出药店的时候，刚好与他们过去的监护人撞个满怀——好巧不巧，当时她正好外出办事。当美里小姐意识到他们可能“得到”了一些什么的时候（尽管真嗣已经长大了一点了，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紧张起来的时候还是太容易上当受骗被勾出很多话），他们两个中没人能说服美里“你不用陪我们回家等结果的！”

于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盯着明日香带回来的试纸，直到试纸显示出最终的结果。

“阳性……”明日香只是轻轻地念出声。

所以，恭喜是他们应得的祝福。不过，那句祝福声倒也并不是来自于桌子另一旁那个咧着嘴

笑着的女人。当然不是她，是旁边桌上的电话的扬声器发出的。无论这只是另一个大巧合，还是这是电话对面的声音主人表现出的另一种可怕的能力，甚至能感觉到他们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环游世界的丽又刚好在明日香在厕所里测试的时候给真嗣打了电话。这位蓝发的艺术家问起他们现在是否幸福时，就连提问者自己也没法阻止真嗣他对自己家庭情况喋喋不休。

但是丽也并没有提出要阻止他。虽然丽的祝愿满含温暖与诚实，这位前少校的反应仍然缺乏表达。

“呜呼——！”

伴随着她的喊声，美里伸出双臂，这突如其来的夸张动作几乎使她向后直接仰倒在地，不过她却利用了这个作用力直直后倒，靠在了桌子上，把真嗣拉进一个大大的拥抱里去，“来吧，‘爹地’，给我们拿点东西干杯庆祝！当然，你不能喝，孕中大小姐！”

“你也不能。”真嗣笑着说，“除非你能接受只喝果汁，你也知道我们家里通常不放很多酒。”

他的提醒让美里立刻瘫倒在座位上，“啊……是啊……我怎么能忘了这个……在这方面来说你们真的应该改改方法表达自己的热情好客了……”

虽然这话挺伤人的，但美里那张嘴毕竟众所周知地孩子气，所以让人无法把它当回事。更何况，这些年来，她自己少喝了不少酒了，尤其是现在的时刻，她也做了母亲——不过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偶尔还会无伤大雅地小酌一杯。

最后，她也只是耸了耸肩，“好吧……但我想这对丽小姐也不公平……”

“啊，别在意我，我房间里有个迷你酒吧，它还挺不错的。”

美里只能瞪着扬声器，让这对夫妇感到十分好笑。

“好啦，丽，”明日香轻笑着责备道，“别让美里小姐嫉妒你那个酒吧了。”

“说真的，”这位紫发女士改变了话题的方向，“你们都没准备庆祝的东西？”

“我们还没想到要和谁庆祝呢。”明日香解释道，“我们本来打算保密，直到我们完全确定怀孕了，但由于我亲爱的白痴老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舌头说出真相，我们的保密圈子不得不扩大不少了。”

“抱歉——”真嗣失败地叹了口气，在保守秘密这方面，他几乎从未及格。

但是明日香也只是轻轻捏了捏他的手，“别担心啦，”她说，然后在真嗣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我很想告诉全世界这个消息。”她瞥了一眼仍然呈现阳性的验孕结果，眼神有些呆滞，然后把视线转回他身上，笑容毫无保留，“我们又要有个孩子了……”

他回以微笑，他们两个都沉浸在他们共同的幸福和温暖中，终于第二次为人父母(或者第三次，如果算上秋的再次回归的话)。

……直到他们意识到美里正看着他们，露出属于她的笑容。

“你知道……嗯，明日香，还记得我们的谈话吗？当你第一次告诉我关于秋的事情的时候？当你说‘就算还有也再也不会是她了’的时候？我只是有个有趣的想法——”她大笑着挠了挠自己的下巴。“如果是她呢？”

明日香眉毛一挑，“这个……我很怀疑……”

“但是你仔细想想，”美里继续沉思着。“你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她会把自己当成姐姐和另一种意义上的妹妹，基本上就是说你会有一对年岁相隔八年的双胞胎……”

“还是……”真嗣打断了她。即使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可取之处，但它也会有点……好吧，“无聊”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形容词，因为拥有一个女儿已经是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的一切了。但他肯定会更喜欢孩子之间有着更丰富的多样性。而且，嗯……“这几乎不可能。毕竟我们已经过了那个会怀着梦想的阶段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确定特定的时间或者追寻什么时间轨迹，但我们现在肯定比过去成长了很多。我是想说，我们甚至特意等了这么久才再次尝试怀孕。”

“尝试？”美里向他确认，“所以我想这一次肯定你们计划了很久的？”

这对夫妇又交换了一次眼神，彼此露出会心的微笑，之后明日香才点了点头。她说：“秋给了我们那么快乐和幸福，但其实在我们回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时不时地想……再要一个孩子了……但是那时候，光是担心小秋她就已经很艰难了。后来，嗯……一开始我觉得我们俩都没有想过要找个替代品，即使最初的她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仍然被我们看起来过于显年轻的身体所困。所以这位忧郁先生，”她说着揉了揉真嗣的头发，“坚持要再等等。”

真嗣轻笑了一声，有点尴尬，“嗯……我们很幸运，好吧，我们很幸运和小秋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但是即使我们现在可以轻松地与高素质的专家接洽，以防万一发生任何问题……我还是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她和年轻时怀孕的那次一样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明日香耸耸肩，“我想这至少可以减少一些人们的奇怪的表情。”

“这些年来，这种情况对你们来说肯定不少见吧？”丽提出。

“嗯……不是的。我并不是真的在乎他们怎么想，而且毕竟还可能会有很多那样不理解我们的情况人，毕竟，考虑到我们在他们眼里还那么年轻，但是如果我说，每堂课有人开我玩笑的时候，我都不必浪费时间去辩解什么这件事让我不开心，我铁定是在撒谎，尤其是每次他们的玩笑都还涉及到我的孩子……们……”红发的少女笑了起来。“该死，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复数了……”

一股新的情绪涌上了这对准父母的心头，但这一次美里似乎没有被卷入其中。对于自己的理

论被否定这件事，她似乎仍然有点失望。“你确定不会是她吗？我的意思是，你当时那么年轻，坠入爱河，而且你已经承认，你没有正常追随时间轨迹，所以肯定有一些额外的时间溜走了，而你并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性啊？”

“不，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可能偏得那么远……”

“但不管怎样，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的吧？毕竟，仍然还是同样的基因结合在一起而诞生了孩子？”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蓝发的艺术家通过扬声器承认道，美里顿时跳起来指了指声音传来的方向，“哈！看，丽也同意了！”

“然而，”丽继续说道，“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和任何父母有两个基因完全相同的孩子的几率一样低——当然不包括同卵双胞胎。换句话说，几乎不可能。”

“而且，”真嗣插话道，“即使她有这样的思维，她的身体也和之前一样，但她仍然会有大不一样的成长环境，无论如何，她最终都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太扫兴了，”美里生气地说，“我还是喜欢这个想法。”

她的笑容又回来了，她俯身靠在桌子上，在明日香仍然平坦的肚子上转了个圈，挥了挥手。“我要给你取名为‘秋二号机’！”

“别闹了，”明日香嘟囔着，脸颊通红，赶走了美里的手。“你听到了，这个孩子不会再是她了。我们以前……也许确实面对过不幸，但没那么糟。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次是女孩还是男孩呢。也许会有更多的红头发的孩子或者深棕色头发的孩子。也许这孩子的眼睛是隐性基因的绿色而不是蓝色。我们现在真正知道的是，根据这个测试，我会有一个孩子。”

“我回来了！”

三双眼睛惊讶地瞪大，从前门传来了这个大家都熟悉无比却又意想不到的问候声。真嗣侧头看着妻子同样吃惊的脸，当然，是他们所拥有的姑娘刚走过门口，踏出欢快的脚步声，越走越近的声音。他的视线在明日香、厨房与走廊之间的客厅门和仍然放在桌子上的试纸之间飘忽。

这实在是太快了，这句话可不仅仅是说她回来的速度而已。

虽然他们已经有一些讨论，关于是否要参考秋的决定，并首先获得她的首肯。但父母双方很快否决了这一点。他们已经非常希望再要一个孩子了，所以如果她反对的话，那只会让她失望，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话会让她觉得她的意见并不重要，因为明明是父母要求她给出意见，结果做决定的时候还是无视了她的意见。

如果她同意的话，她可能不会停止询问他们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出生。

因此，他们本打算让女儿慢慢接受他们的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扩员的想法，在这里或那里留下一些暗示，然后进行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冷静的、集中的讨论和解释。

不知怎么的，他有种感觉，在她进门前剩下的几秒钟里，她就会看到试纸，然后问这是关于什么的测试，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准备好回应的话语。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把今天早上的报纸扔掉，那几张纸仍然躺在他旁边的桌子上，他快速地把报纸铺开遮住桌子上的白色试纸，时间正好卡在门框里出现一蓬棕色的乱发之前。

“噢，原来你们在这里啊。”进门后，秋惊呼一声，这才注意到今天家里来了客人。

真嗣笑了。也许是因为这句可爱的话，但是当他看到女儿的时候，一股怀念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仿佛就在昨天，她还只是一个婴儿，坐在高脚椅上，坐在这张桌子旁，嘴里砸吧砸吧却没有吃东西。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走到哪儿都摇摇晃晃。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穿着太宽的衣服，把她能够到的所有东西都印上她的画作。是一个带朋友回家玩的幼儿园小朋友。

从那些记忆的时刻直到现在，她可能已经长大了些，但除此之外，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她齐肩的长发仍然是她最不可驯服的部位。她的蓝眼睛仍然像往常一样闪闪发光，期待着发现新的东西，她的微笑仍然能够使任何困难都值得跨越。

她现在穿着她小学的蓝色校服。

虽然他很喜欢看着她长大，但也希望这些年月不要过得那么快。

尽管他很爱她，但看一眼那叠报纸，他就会想起——她真的不应该还在这里！

“嗨……嗨，宝贝。”明日香跟她打招呼，但是声音一点都不自然，眼神也十分紧张，浑身上下都透露出她的警惕，“这么早就回来啦，不是说放学后要跟朋友聚聚吗？”

这显然不是用于提醒他们女儿离开这里的最好的事情，因为她跳到桌子边上坐下来，她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大大的撅嘴的可爱表情，“咪咪要回家帮忙，梨子忘了今天还要上钢琴课……”

“哎呀，真遗憾。”明日香揉了揉她的头发，表示同情，“如果能让你开心的话，电话里还有个朋友找你哦。”

女孩疲惫地抬起头。“啊？”

“你好，小秋。”柔软的声音响起。

那个棕发的孩子听到她的话，咧着嘴笑了起来。“嗨，丽小姐！”她高兴地回答，双手托着下巴，双脚在空中摆动，“法国怎么样？你差不多结束工作了，对吧？”

真嗣忍不住对着扬声器笑了笑。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告诉他，一个“好”父亲应该提醒她如何正确使用厨房桌子，但是在她显然经历了糟糕的一天，现在终于和她的第一个朋友愉快地聊天，分享着和他们自己的好消息，他真的没有办法叫她下来。

“十分放松，卓有成效，”艺术家对着话筒重述，“这次展览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我确实有机会拍了不少照片。不止是巴黎……但仍然是非常美丽的风景。”

“只是拍照片？”真嗣大声问道，“你什么都没画？”

桌上的女孩翻了翻白眼，突然发出一声夸张的呻吟，“哦，爸爸！这是艺术参考！”

真嗣失败地举起了双手，“对不起，我是一个不称职的门外汉……”他喃喃自语，语气中带着戏剧性的伤感，逗乐了周围的女人。

“嗯，我确实画了一些速写，”丽承认，把注意力拉回到她身上，“但其实，画完整的画会太耗时间。”

“我要等不及看看它们了！”

“是啊，”美里叹了口气，“能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一定很好，而有些人只能梦想能尽快去看。”

“得了吧，好像你想去却去不起似的。”明日香责备道。

“呃，也许吧，但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是他们很清楚她的意思。他们从经验来判断，带着一个小孩子长途旅行也许可能，但一定不容易，“其实冲绳也是个不错的度假胜地……”

“那么，秋，”丽开口，但又停顿了一下，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熟悉的恐惧感，“学校怎么样？”

那女孩发出恼怒的呻吟声。这话题不太好。她应该知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们聊天的时候，她总是拿这个开启话题，“额啊！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坐上几个小时？在幼儿园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出去玩。”

是的，她会抵触与学校严格的规定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就连较传统教育中成长的孩子都可能已经对此产生了怨言，所以对她而言，她会不爽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由于真嗣无法完全摆脱自己在这个严格的社会中所受的教育，他有时希望她能更愿意进一步适应。但是不管他心中那个小小的声音说了什么，总得来说，看到她继承了她母亲的固执真嗣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无疑会怀念这种无忧无虑、野性勃勃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可否认地成为了秋自己的一部分——尽管有时会让人际关系十分紧张。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没有与社会发生太深的冲突，因为她仍然有影响她的同龄人的能力，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并不是说他的另一边真的有很多权利可以抱怨。尽管她声称这很无聊，但她在学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然而尽管十分罕见，仍然有人无法轻易被小秋的魅力左右，比如她学校的严厉的校长（真嗣不得不承认，他宁愿让明日香自己处理那个家伙——幸运的是，就明日香对

老师们的了解而言，秋的其他老师们都相对比较友好)，她对何时采取“适当的”举止确实有非常深刻的认知。

她可能不喜欢那样，但是——就像最初穿校服还是更合身的衣服的选择，乃至至于要不要穿鞋子这件事来说——她会习惯的。

只是似乎只是习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改变她。所以每次在家的时候，她都把鞋子全脱掉。

对于她的父母来说，他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这里永远是一个她可以完全做自己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学汉字呢？我的意思是，平假名就不错了，这还不够吗？甚至就连妈妈那张字母表都更简单！”秋不停地抱怨——然后停下来，突然转移了话题，“哦对了，那颗松动的牙齿掉了！”

“真的？”

“是啊，你想看吗？”她兴奋地问她的朋友，“我可以留着等你回来！”

“我……觉得不需要了吧……”

“哦？”不过这孩子似乎并不怎么担心，“好吧，债偶牙此右上角的辣颗牙有点小问题……”她一边用手指示意性地轻推着那颗牙齿一边说。真嗣皱了皱眉头，但他知道最好不要提醒她不要这么做，因为反正她也会很快就忘了这码事。

“那么，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秋的声音突然变小了。

真嗣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心里有些发麻，已经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但是在他有任何机会去仔细地重新调整那些可能在她之前的滑稽动作中移动过的报纸之前，秋的手已经向前一伸，从纸堆下面抓住了塑料条。

“这是什么？”她一边想，一边从桌子上滑到地上，“体温计？有人发烧了吗？”

真嗣和明日香对视一眼，脸上露出疲惫的笑容。他们都知道自己被抓到了，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躲起来不让人知道是一回事，但他们不能说谎。尤其这件事是他们迟早都要告诉她的，哪怕他们希望至少能晚一点做好准备。

“不，小秋，那不是温度计，”他最后解释道。“那是……你妈妈做的一个测试，结果表明她……我们……那个……你……嗯……”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试图想出最好的表达方式，“那个……再过几个月……我们家很可能会多一个人……”

出乎他意料的是，没有立即出现反应。

没有惊讶的喘息或者兴奋的叫喊，甚至没有对他那无可否认实在是乏味解释感到疑惑的

“呃？”。

相反，秋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眨了眨眼睛，直到把注意力集中在母亲身上。

“所以你怀孕了？”

“嗯，我们还是需要看医生来确认，但是——等等，你真的知道怀孕的意思吗？”

“你还记得她生浩史的时候我在场吧”秋提醒道，用拇指指着美里。“咪咪的妈妈去年又生了一个孩子。听起来我们并没有……”

她突然转过身来，一脸严肃地盯着她的父母。

“我才不要清理便便！”

“啊？”

“咪咪有时不得不为她的弟弟这样做！太恶心了！臭死了，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就会沾得到处都是！”

“啊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上周回家时心情不好，还穿着咪咪的衬衫。

“啊，”美里插话道，“我记得你以前是多么想给浩史换尿布的。”

“我那时太年轻太天真了！”秋用夸张的语气说道，甚至动作也夸张了起来，她把手臂举到了眼睛上，“他是大家都在关注的新东西嘛，我当然想要尝试一下所有的婴儿用品。我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发臭的……便便！”她放弃了表演，继续大惊小怪，“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好吧，我也不能说我会怀念那些不得不再做那件事的日子，”美里同意道，为自己逃离了这件事的痛苦而骄傲地挺起胸膛，“幸运的是，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

“嗯嗯……”秋瞥了她一眼，“那上个月呢？”

“嘿！他还不到四岁，”美里为儿子说话，试图逃离在丽不得不离开东京之前，他们所有人一起去动物园玩的时候经历的超级尴尬的时刻，“那、那是个意外，我们花了太长时间才找到厕所。它本可以避免……”

“呃，我不知道，我很确定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秋自信地说，然后停下来，惊慌失措地回头看着她的父母，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没有吧！？我没拉在哪里吧？”

“嗯……没有。”明日香沉思道，“但是你以前肯定自己也有很多尿布，而且我们也没有用阳光和玫瑰来清理那些尿布。”

当秋脸上泛起尴尬的红晕时，真嗣对这些回忆苦笑起来。他们刚刚成为一个小女孩的父母的时候，他们能够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太少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常人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让他们询问，这整个过程真的像是一种不同的人生。但是他们做到了，而且他敢说，他们做得很好。

现在，虽然更有经验，他们将再次经历这些早期的步骤。因为有另一个婴儿……

明日香似乎也有类似的想法，低下头，一只手放在肚子上，脸上带着宁静的微笑。而且，他意识到，不止他一个人注意到了。

“那么……你——你们又要有一个孩子了……”秋喃喃自语，之前的活力消失了。她的目光从两人身上扫过，落在地上，她紧张地翘起脚趾。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蓝色衬衫，“我，我不再是……不是……”

很显然，这个消息终于被完全理解了。

不像美里和加持有了孩子或者咪咪的父母有了孩子这么简单。而是她的父母要生孩子。她不再是独生女了，父母不再只属于她一个人。

显然，这使得他们对早就担心的事情的恐惧感再次袭来。即使她明确地意识到这恐惧感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种焦虑会开始在她的脑海里喋喋不休，导致她感到害怕和困惑。

明日香也注意到了，热情地向她伸出双臂。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冲过去拉着妈妈的胳膊，靠在妈妈身上，明日香把她拉到膝盖上。真嗣把他的椅子转向他们，果然，他感觉到秋的小手伸向他，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因为他碰到了她的手，即使她没有看着他。

“如上所述，我们仍然需要看医生才能确定，”明日香指出，她轻轻地摇晃着女儿，就像在秋还小的时候那样，“但说实话，就算我现在没有怀孕……我和你爸爸还是想要再生一个孩子的。你……不会有意见吧？”

她的脸还埋在妈妈的脖子上，秋耸了耸肩。

“有点害怕，有点迷茫也没关系。”真嗣说道，大拇指抚摸着她的手背。“你出门的时候，我们确实很害怕，”他补充道，妻子因为他说得这么委婉而不耐地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秋轻声喃喃自语，“我只是……我……我不明白……”

“嘿，你不用担心。”明日香向女儿保证。她问她，“你不记得了吗？我答应过你，你永远不会失去我们的爱。”

她把秋抱在怀里，然后又把她拉开了一点。她抚摸着女儿的脸颊，抬起女儿的脸，看着她微微流泪的眼睛，“嗯，我们也会给宝宝很多很多爱的。但是爱是特别的。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是，它可以分享，但不会减少。尽管我们会很爱很爱这个孩子，但我们对你的爱不会比现在

的少。”

“我们也不会。”丽对那段演说表示赞同。

“事实上，”真嗣补充道，“你可能会得到更多。因为我相信小家伙也会非常爱他的姐姐。”

听到这句话，秋精神一振，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这让真嗣确信她刚刚意识到了什么，“我……要当大姐姐了！”

“你会的，”明日香笑着说，“也许作为姐姐，你现在可以做我的‘Schatz’（宝贝）而不是‘Schätzchen’（心肝小宝贝）了？”

“嗯，我不知道……”秋又咕哝了一句，但是现在显然更好玩了，担忧显然被扫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她松开了他的手。

“好吧，不管怎样，你确实‘长’了不少，所以……”明日香扶她下来说。

“喂，喂，你居然拿别人的体重开玩笑？！”美里笑着附和道，“小心体重问题别在几个月后回来纠缠你哦。”

明日香瞪了她一眼，“那你最好更小心我不会缠着你！”

秋则像是没有注意到一样，目光凝视着母亲的肚子，缓缓伸出手。

“继续。”母亲柔和的声音让她的手卡在半空中，离她母亲的肚子只有几英寸远，“那孩子不会咬人的。”

真嗣看着秋点头，于是秋不再犹豫地把手掌放在她弟弟即将长大的地方，那里暖暖的。明日香用温暖的微笑邀请她，梳理着她棕色的头发。

“我……”秋终于打破了这一刻，“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大人们轻笑起来。

“恐怕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妈妈才能感觉到，甚至更久一点，我们才能感受到胎动。”真嗣解释道。

“哦……”秋脸色微微一沉。然后她直接对着肚子说道，“好吧，如果在里面的你能听到我的声音，——你最好快点长大，这样我才能成为你最好的姐姐！”

其他人又咯咯地笑了起来，尽管秋似乎不太明白。不过她看起来确实有点沉思。

“你知道，现在我想起来了……”她想，“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为什么孩子会在他们母亲的肚子

里长大……但你有没有告诉过我，孩子是怎么进入……”

厨房里一片寂静。

冰箱低沉的嗡嗡声震耳欲聋。

无处不在的蝉鸣声格外响亮。

“我的天，看看现在几点了！！”美里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真的要去幼儿园接浩史了！！”再见，丽！再见，所有人！”

过了一会儿，前门关上了。

真嗣看了妻子一眼，妻子也用同样紧张的眼神看着他。至少一开始很紧张。然后她就眯起眼睛，嘴角露出一丝真嗣不能再熟悉的微笑。

“嗯，上次我差不多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她耸耸肩，然后起身对女儿说，“我相信爸爸能解释你想知道的一切。好吧，除了细节问题。”

“啊？”

“既然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不妨给光也打个电话，”她拿出手机继续说道。“希望她不会太介意我们在他们准备生第一个孩子之前生下第二个孩子。”

她也不见了。

真嗣紧张的视线从明日香消失的门口滑到他困惑地看着他的女儿，再滑到桌上的电话。

“我知道你在看我，但别看我。”丽的声音宣布道。然后是挂断电话的声音。

他的眼睛回到了他的孩子身上。秋只是盯着他看。

“怎么了？”她耸耸肩，“我说错什么了吗？”

【作者的话】 嗯，我肯定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任何东西了，不是吗？这并不是说我有什么特别大的计划，这几乎是心血来潮（如果写了半年也算的话）。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浏览之前写的旧文以后萌生了一点想法，这让我对新照片有了很多想法。虽然几乎可以预见，由于工作、“Aki-chan's Life”的新篇章和其他事情（我猜也是这样），动笔的速度不出意料地放慢了，但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甚至比我以前想的都要不同：一个 8、9 岁的阿秋与她的小妹妹互动的短篇漫画，到目前为止，我在 AcL 的尾声中只考虑比她大几岁（不，她不是“Aki2”，他们这次确实没有这么好运；）。当我意识到去年我没有为我的 15 周年做任何事情时，我想，“为了弥补今年的损失，为什么不像之前几年那样做一个新的‘年度’图片？，关于阿秋基知道那个小妹妹以后的事？”

现在，就像之前说的，请不要对这个抱有太大希望（除了前面提到的漫画的其他部分——我本来打算在这之前就完全发布的，但是，唉……）我并不是说“永远不会”，但是现在，我并没有任何其他计划，并且考虑到我仍然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我不会专注于为这个设定作出更多的构思。

【作者随笔】

- 正如我曾将美里描述为“前”少校一样，我应该注意：我目前还没有真正考虑过她的职业（真嗣和明日香也都没有考虑过——我可能在 AcL 中暗示过，他们经营花园的业务是一个全职工作，但他们所做的没什么可说的，或者他们不只是一定要雇佣一些帮助）。但我认为，即使她还在 NERV，到那时她已经升职了，这将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说法。

- 实际上，我删去了与“Aki2”标题相关的一个最初想法：当美里为婴儿起这样的名字并且明日香甩开她的手时，我最初想让她说：“我的孩子不是口袋妖怪！”虽然我猜大多数人都会听懂这句话的含义，但我觉得这种暗示恐怕并没有那么大的实际意义。

- 我一直觉得“我才不去清理便便！”是阿秋的第一反应，但我也很喜欢她能(几乎)准确地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从而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想法。这在后来仍然有效，因为这样的事不会反过来发生。

- 我确实为 AcL 当前第 5 章中会出现的一些内容（除了长途旅行）插入了一些戏谑的情节，尽管最后比开始的时候更加微妙（几乎一开始就已经说明了），所以你可能需要为它的出现提前做好准备。；)

- 我可能有点偏离了学校的话题，但我个人觉得很有必要指出，她还是原来的她。几年前我在看《狼孩》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很困惑，那就是 Yuki 是如何从一个超级有活力的女孩，到学校后几乎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一潭死水一样的女孩，这就是因为她没有其他的朋友。我真的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阿秋身上。

- 不过，我确实有些偏离正题了。考虑到她尽管很无聊但在学校仍然过得很好，我一直想让真嗣对他们讨论过的试着让她/已经让她逃课的问题作出评论。但我觉得这有点离题太远了，更何况对我来说有件大事就是 Aki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尽管她无时无刻不显出不符合她年龄的聪明，我真的不想把她描绘成某种天才。

- 尽管研究圣经已经很长时间了 **(Even though a long time in the canon)**（虽然仍然只是在屏幕外），但我实际上直到现在才确定美里的儿子的名字。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Hiro(shi)”在我脑海中不断地浮现，最终我想，“何必呢？”并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 同样，我也不能确定丽的旅行要带她去哪里，虽然法国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我不想走那条已经被走烂了的路线。但最终我还是妥协了，为了安抚自己，至少写了“这不是巴黎”的说明。:P

- 结尾经历了几次修改（至少在我的脑海中）。我想回忆一下 AcL 第 4 章，大人们找借口离开，但细节有所不同。本来我想让真嗣也去找借口，所以把小秋留给丽，这可能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丽的“别看我”是针对秋的，或者第二种暗示秋已经大概知道这个孩子来自哪里了（丽明白阿秋知道这一点）并且只是想引起她父母的注意。但我觉得，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将不得不去解释她到底知道多少（或者说不知道多少），以免让一个八岁的孩子变得智多而近妖——而且这样似乎也会让故事变得十分拙劣和“为了戏剧性而戏剧性”——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现在有这样做的倾向，但实际故事和随笔是两回事，而且你们大多数人也不会读我的随笔;P）。

总的来说，如果每个人对她的问题置之不理，这将显得有些刻薄（我想这是另一个变化，因为她现在更多的是在思考先前发生的事情，并对为什么每个人都离开了而感到困惑），加上它的视角本身也在变化变化，即其余都是从真嗣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他必须留下来。我考虑的最后一件事是让明日香在阿秋提出问题之前就离开去给光打电话。毕竟，她是阿秋的母亲，所以在一旁进行重要的谈话也没什么问题。考虑到上次的情况，你一定会觉得她应该知道不能把事情交给真嗣……所以让她早些离开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但我认为这样安排最主要的动因还是三人法则的要求。如果只是美里和丽离开了，就会少了一些东西。

- 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 AcL 喜剧风格的结尾。我认为，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可以想象明日香带了一本符合自己年龄的书回来，这本书囊括了真嗣的研究主题——那些他曾经接触，但是希望不会被用到的主题。

没有预读者，因为 a) 我想给我认识的人一个惊喜 b) 我几天前才完成... -_-和以前一样，我要感谢过去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给予我支持和激励的人。我也要感谢所有喜欢我的作品并愿意去支持它们的人，无论是翻译、同人画还是他们创作的新故事。当然，还要感谢你们每一个人，感谢你们那热情而令人振奋的评论，你们的积极推广，以及你们肯挤出时间垂阅我拙劣的小作品、插图和漫画的善行。

感谢大家 16 年来的支持与肯定！

*****全书完*****

作者画廊主页: <http://www.jimmys-desktop.de/gallery/index.php>

作者原文链接: <https://www.fanfiction.net/s/1413558/1/The-2nd-try>

相关漫画 (Aki-chan's Life) 链接: <http://www.jimmys-desktop.de/aki.php>

作者个人主页: <https://www.jimmys-desktop.de>

以上

由衷地感谢本书作者和各位译者, 为我们呈现出这个感动且精彩的故事

侵删

2021.06

Die besten Wuensche

谨此纪念所有不曾忘记的人和最初的感动

A Happier World

原作: JimmyWolk

翻译: Uophoenix

(注: 文中部分翻译缺失, 正楷部分为整理者根据原作翻译补全)

Chapter 1: A Happier World

免责声明—好吧, 你知道规矩, 它 (EVA 的版权) 不是我的。至少现在还不是。

但是一旦我征服了世界, 它就属于我了!

一切都将是我的! WAHAHAHAHA !!

嗯……你最好还是把“我征服了世界”的那一段话忘掉吧……

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

“blabla”是说话的内容

【blabla】是真嗣 (在最后一部分也包括明日香) 的内心想法

A Happier World

真嗣在病床上虎躯一震, 他记得他被吞进第十二使徒体内, EVA 的生命维持系统也早已达到极限。

他等待着死神宣布他饱受困扰的灵魂的终结。

但是他还活着,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逃出来的, 只知道插入栓被打开后看见了美里, 在那一瞬间他就又失去了意识……

似乎又得面对那块“陌生的天花板”了。

缓缓地, 他睁开了双眼。

“至少这次没有那么陌生了,” 他悲恸地想着。

“嘿, 看, 他醒了,” 一个悦耳的女声打散了他的自怨自艾。“早安 (*Morgen*), 你这懒鬼。”

这一出让他一头雾水——他突然感觉有人扑在他身上并紧紧地抱住了他, 甚至在他的脸颊上轻轻落下一吻。当他注意到这个人那个如假包换的红发女孩时, 他吃惊得差点从床上翻下来。

不, 这不可能。真的是她? ——或者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看到有人在模仿她, 站在她的位置对他做这种事……真正的明日香一定会暴跳如雷的。

“明-明-明日香……?” 待血液重新流入大脑后, 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怎么啦？”她微笑着，抬眼注视着他……

那双明亮的，蓝宝石般的眼睛，闪烁着就像……

【天杀的！仔细想想，真嗣，动动脑筋！】

“我…我……我觉得你现在不该这么做，”他终于努力地说出了些什么，但看见她从身边远离，他又有点想咒骂自己。

“嗯…我想你是对的，”尽管明日香极力压抑，但她的声音仍然明显地夹杂着不满的情绪。“是我太自私了，我得告诉大家你醒了。”

然后她掏出手机开始拨号。

地球是不是停转了？明日香将他视若至宝，甚至还承认了自己是个自私的人？

【我到底昏迷了多久啊？】

真嗣胡思乱想着，没意识到另一个人走进房间。

“我实在很抱歉，真嗣！我听到消息后就立马赶过来看你。”来人说到，一把把他揽入怀中。

“父——父亲？？”父亲的热情让真嗣受宠若惊，从惊愕中恢复以后，他的思绪又重新消沉下去，他的声音里满是积聚了十年的悲伤和愤怒：“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什么时候又开始在乎我了？”

“哦，我可怜的小真嗣，看来你的状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嗯？我早就说过，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用去驾驶 EVA 的，但你太固执了。”碓元渡一边冲他微微的笑，一边轻轻抚慰着他的头。“就和你老爸一样……”

真嗣满腹狐疑地看着司令。

“我当然在乎你，”元渡继续说道，“毕竟你是我唯一的儿子！自从……自从……你妈妈走了以后……”他长吸了一口气，“……”

【呵呵，难道你不是那个‘冷若冰霜，六亲不认’的碓元渡吗？我能说，他居然在强忍着泪水……】

终于，在啜泣一声后，老碓总算恢复了正常。“不……不……我，我会保持克制的！”他哽咽着说，“可是，自从……”他再次紧紧的抱住真嗣，令他几乎窒息：“你就是我的全部！”

当真嗣的脸生生憋成酱紫色时，碓元渡的电话响了。

响着

响着

不停地响着。

“呃……父亲？你不接吗？”真嗣用微弱的声音问道。他渴望着清新的空气。

“唉，你是对的，”元渡叹了口气，“他们又叫我回去工作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开始和那谁说话……管他是谁呢。

【唔，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三适合者的视线从他父亲转向明日香，她刚刚打完电话，然后就一直微笑着看着他。他迅速地将视线撇向天花板，这是他现在唯一熟悉的东西了。【或许我不在时一种侵蚀思想的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了】

旁边的一声叹息又把真嗣带回了现实。

“和我想的一样，失陪了，我要回去上班了。实在不好意思，真嗣。”

“嗯，呃，那很……糟，吧？！”

那个非同寻常地安静的红发女孩趁机插嘴道：“别担心，碇先生，”

【先生？】

“我已经通知了美里，她会让加持来接我们。”

“哦，好的，加持先生，一个忠诚、可靠的职员，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好同志，好了，我得走了。”碇司令缓缓起身。

“那么，呃……再见，父亲？”真嗣将信将疑地小声念叨着。

“你确定你没问题吗？……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留下来的。”

“不用了，我很好。”

司令点了点头，向门口走去。

在打开房门前，他突然回身说道：“你知道，没有我们自己也能处理nerv的一些事情的。”

“唔，我没事的。”

“哦，那太好了，那么……”元渡说着就要走出房间。

【真不敢相信，他是真的在乎我，从没想过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如果你想，我可以辞职的，我相信冬月会是一个好司令。”

【……再坚持一下!】

“父亲，我真的很好，您快去吧!”

“呃，这么说的话……”元渡终于受伤地絮叨着离开了房间。

【天哪，我的脑子一定被使徒弄坏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真嗣下意识地竭力维持着和明日香的安全距离。不是他介意明日香亲近他、爱着他~~他只是非常非常害怕狂怒的明日香，据他所知，她随时都可能会变回原来的样子，给他一掌，因为‘想占她的便宜’。

所以，看到加持进来以后，他终于松了口气。

“嗨，真嗣、明日香，你们好”，加持一如既往轻松地向他们打着招呼。

【终于！加持先生可以让明日香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然而，不同于以往立刻飞奔过去抱住这个女人缘十足的男人的胳膊，第二适合者仅仅点了下头，简单地吐出一个“嗨”，随即重新看向第三适合者。

【该死!】

“所以你准备走了吗？真嗣？”

“呃，是的……”他回答，一边在被褥的掩护下换衣服，努力无视旁边明显不想离开的女孩。

【至少加持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真嗣想着，三个人穿过医院的走廊，但……当他凑近一看，他发现事情有些不妙……

【难道……他刮胡子了?】他的心里泛起一丝寒气**【不，往好方面想，至少会有一次吧！这不过是个巧合！是的！巧合而已!】**

仅仅几分钟后，随着几名年轻靓丽的护士从他们身边经过，他噎住了。

【没调情、没使眼色，什么都没有？这绝对不正常！也许我应该测试一下他!】

“嗯，加持先生？”

“什么？”

【哦，好吧，我也变得不像我自己了……】

“你干嘛不从她们里挑个约出去？”他尽量让他的声音天真无邪。

加持立刻愣住了。

【他好像很震惊？！啊，不……】

“我，我吗……？”这位 NERV-政府的情报员结结巴巴的说，努力挤出笑容：“你在开玩笑吧？你知道的，我心里只有我的小美！”

【小美!!! 啊，我要疯了!】

“就像我心里只有你一样，我亲爱的小真”，一旁的红发女孩脱口而出，搂住他的手臂，这股兴奋劲然他一时受宠若惊。

【还能再离谱些么？】

或许他不该这么想。

当他们进到公寓，他注意到这里异常的干净整洁。

只要美里单独在家呆过几个小时，这里就**绝不可能**这么干净。

别的东西很快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准确地说，是他的鼻子——有人在做饭，但闻起来不像是美里做的黑暗料理。

加持寒暄道：“我们回来了！”

“欢迎回来！我这就过来！”

【好吧,确实是美里的声音，也确实是从厨房传来的。也许只要我把眼睛遮住，她就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真嗣思索着，坚定地闭上了眼睛。

“哈喽，我的小真嗣！”

他几乎能从声音中感受到她正在靠近，准备给他一个拥抱。

“嘿！他可是我的真嗣！”明日香生气地说道。

“啊，别这样，你可以把他稍微分给我一点。”美里戏谑道。

【还好，事情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听上去还是美里小姐的样子，我应该可以稍微看一眼】于是真嗣悄悄地把眼睛眯出一条缝。

……差点发出一声尖叫。

她，她，她一反常态地系着围裙，以一条裙子打底，而不是她一贯的那种风流随性的打扮。她看起来就像一个 50 年代电影里标准的‘家庭主妇’。

“我-我-我，有什么喝的么？”真嗣结结巴巴地问道。

“哦，我这就给你拿。”美里回答道。

“嘿，他是我的男朋友，我去给他拿！”

“不！不！，我自己拿，OK？你……你们就呆在这儿，好吧？”他语无伦次的念叨着溜进厨房，关上身后的门。他倚在门上，大口的喘气，待呼吸平静下来，他手伸向冰箱。

【一瓶啤酒也没有，不过我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抓出一听苏打水，旁边的另一个冰箱突然打开，他最后的一位室友露面了。

“啊，penpen，至少你还是正常的。”

真嗣看着那企鹅摇摇摆摆的走向他。

“我猜你是饿了吧，等等，我给你……”他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只见 penpen 打开冰箱抓出金枪鱼罐头，用喙尖把盖子撬开，仿佛这罐头是纸糊的一般，随即自顾自的吃起来。

真嗣手中的苏打掉在地上【我最后的希望也……】

他必须要离开这里，**立刻！**

他猛的跨出厨房，用最快的速度冲出公寓，以至于没人能拦住他，就是明日香也没能把他搂住，“我要出去！我要自闭啦！我要逃命！再见！”他边跑边冲他们大喊。

“祝愉快！”三个声音整齐地响起，但是他已经跑得太远，听不到了……

狂奔了 10 分钟，穿过了四个街区，第三适合者终于停了下来。

【啊啊！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他们……其实感觉并不坏，其实他们变得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是……这变化也太多，太突然，太……诡异了……】

他抬起头，注意到这里似乎很熟悉。

【丽的屋子就在这附近，应该她还是正常的吧，嗯，一定是的，就算是第三次冲击也改变不了她！】

几分钟后他已经站在了 402 门前，他扫了眼邮箱，空的。

【啊哦】

他按了按门铃。

叮-呤!

【我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

“她来了！”一个沉闷的声音传来。

门开了，真嗣不由得目瞪口呆，只见绫波丽望着她，开心的笑着。

【啊啊，靠……】

“哈喽，真嗣，见到你真的很高兴，听说你醒了，刚刚才出院，我本来应该去看你的，你知道的，他们说你需要休息，而且还说我在那儿和你聊天会让你紧张，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知道那些医生，总是怕这怕那的。但是我猜明日香不会介意，你知道，虽然我们朋友但她总是有些嫉妒。我的意思是，是的，她总是在嫉妒，总认为所有人都想把你从她那儿抢走。但是我的为人，你最清楚的，是吧？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竟然有人这么的爱你。你知道吗，前些日子我还和小光说起这个，‘小光，’我说，‘你知道么，我觉得真嗣和明日香这对真是太幸福啦’我刚说完她也说‘是的，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就像我和东治’然后她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说她和东治，你知道她就是那样的人：总是把她和东治，东治和她挂在嘴边，就没有歇过。哦，你知道，我讨厌这样的人，我讨厌有人说个不停不给别人插话的机会。而且我……嘿！真嗣！你在听我说话吗？你知道的，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说话的时候别人不听！可是……”

真嗣只是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

一个深爱着他的明日香感觉其实非常棒。

一个对自己关怀备至的父亲也让他感到舒心。

一个幸福的家庭——美里和加持也不是什么坏主意。

他甚至可以接受一个会自己喂食的 penpen。

但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丽

实在

太

恐怖了

他，碓真嗣——EVA 初号机专属驾驶员，驾驶着巨大的、可怕的机器人，和同样巨大的、可怕的未知生物作战，从而拯救人类。

现在，他做了一名身为 EVA 驾驶员可以做到的事：

他晕过去了……

【那么，这些你不喜欢吗？】他听到一个声音。

他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的声音。

真嗣渐渐醒过来，他感觉有什么压着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嘴唇。

他猛然睁开眼睛，用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这是明日香正在给他一个长到窒息的吻——这种“窒息”的感觉要比上次她（如果那个明日香和现在的明日香是同一个人的话）出于无聊而亲他的好过太多。他甚至有试图抵抗：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走他，而且被她亲吻着醒来，真是一种绝赞的起床方式。

“哇……哇噢……”当他们终于分开，他只能吐出这样的声音。然后，他注意到明日香正充满怒气地盯着他，尽管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如果不做点什么，下一秒我就杀了你”的模式，但他还是明显感到她现在十分不高兴。

“你!!”她咆哮着，用手指戳着他的胸口：“你怎么敢这样!”

【哦，太好了，终于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你先是差点被使徒干掉，然后你一直无视我，还一直昏迷到早上!”

【早上?】他现在才注意到他们正身处他自己的房间里。

“你知道丽给我打电话时，我有多担心么？！”

“对不起”

【呃……我有多久没说过这句话了……】

“哼，你最好拿出点诚意，保证这些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今天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现在起床，咱们该去上学了！”

【呵呵，整天跟我在一起算威胁还是保障呢？】他不明所以，【等等，刚才她有说到学校？昨天我还躺在医院里，时醒时睡，今天就要去上学？？啊啊啊！】

打着哈欠，他瞄了一下闹钟。

他使劲的眨了眨眼。

这不可能。

******* 此处原文缺失，以下为整理者依据作者原文进行的翻译 *******

他擦了擦眼睛，重新看去。不出所料，毫无变化。

“你为什么在 4:30 就把我叫醒了？？”

“对不起，”她一边说，一边稍微伸了伸懒腰。“美里坚持要开车送我们去学校。”

【最好不要问…】

“好，好吧，我要去洗手间了。”真嗣低声说。

然后，一句话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

【“…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他看向他的室友，当然也是他的女友，只见她正露出调皮的笑容。

【啊，孩子…】

当你乘车的时候，就会神奇地发现，你依然能看清路边的一切。

一辆红色的敞篷轿车正惬意地行驶在马路上，它的驾驶员似乎很享受这清晨的阳光。

一辆居家房车，正在去往度假的路上飞驰。

一辆卡车，向建筑工地运送着建材。

一辆拖拉机，很明显已经在第三新东京市的路网里迷失了方向。

一个小孩骑在自行车上，兴奋地摇着铃铛。

一个拄着拐杖，禹禹独行的老人…

“美里，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开得再快一点吗？”

“不行！你已经看到了，这里限速是 50！”

“可你连 10 码都没开到！”

“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算了吧，真嗣，”后座上的明日香打断了这段争执。她欠身对颤栗着的真嗣耳语道：“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趁现在的慢节奏，我想我们可以享受这……‘优质的时间’……”

他不知道他的身体作何反应，血液涌上了他的脸，另外，还有身体的另一个部位…

当他们终于到达学校时，真嗣不知道他应不应该对眼前的情景感到惊讶，因为他发现东二，那个穿着运动服的男孩，是唯一一个在教室里的人。

“你。。你好，东治”

“啊，你好，我的朋友，”他深鞠一躬，“还有你那可爱的同伴。”

【东治竟然变得这么有礼貌，还说明日香很可爱；我得看看，下一个人是谁？”】

“你们搞（和谐）基的时候最好注意点，”真嗣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你的女朋友可听得到的！”

光在校服外面套了一件皮袄，从他身边快步走过，几乎是跳到东治身上，深深地吻了他一下。

“我美丽的夫人，就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你是所有人中最可爱的。”

“最好是这样，夫君！”她高声说道，把嚼着的口香糖弄得啪啪作响。

【啊，是呀，一个叛逆的光，我怎么忘得掉…】真嗣叹了口气。

他坐了下来，打开笔记本电脑，等待着其他的同学和更大的“惊喜”到来（这时明日香的课桌别有用心地了贴近他的课桌）。

【嗯，还得看一下邮件。】

然而，他的邮箱里不仅有司空见惯的 Nerv 新闻通报和东治与剑介发送的一两封邮件，还塞满了明日香的数百封情书、他父亲发送的一些主题为“你好吗？”、“你还好吗？”或者“我真的很抱歉没有陪在你身边”的邮件、丽想找他聊聊天天的留言，以及几封来自美里，问他晚餐想吃什么邮件。

他叹了口气。

这时他注意到，教室里已经快坐满了人，但还有几个面孔没有出现。他把身子向东治倾斜，不再理会红发邻居的叨扰。

“嘿，剑介在哪？他现在不应该在这里吗？”

“唔这样的，我想，我们的朋友和同学剑介，作为一个花花公子，他会像往常一样因为在路上和每个漂亮的女人调情而迟到的。”

【剑介，花花公子，嗯，好像有道理……不对！】

他陷入了沉思，几乎没有注意到丽已经走进了教室。嗯，不过事实上，他很难不注意到，因为她打着转走进来，嘴角挂着灿烂的微笑，大声地同每个人打招呼：“嗨，同学们！”然后停下来，做出一个象征和平友爱的 V 字手势。

“嗨，丽！”全班异口同声地向她打招呼。

“呃，绫波小姐，很高兴看到你对我的课如此热情，但我建议你先坐下来。”

【哈，这老师还真逗。好了，就要上课——该睡觉了。感觉永远都睡不够…】

“起立，敬礼，爱做不做。”光毫不上心地嘟囔着。

“好吧，我想我们还是先进行几个物理实验…”

半睡半醒之间，真嗣动弹了一下。

【啥. . ?没有关于第二次冲击的又臭又长的历史?!】

然而，他的眼皮已经撑不住了。

【这不是真的！】这是他彻底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它和你想要的一样真实。”

真嗣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电车上，面对着小时候的自己。“但这只是另一个梦。我已经决定要回去了。”

“不，你刚刚才决定留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真实的。”

“只要你永远不醒来，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真的？”

“你开什么玩笑？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们自己，因为我是在梦里，所有人都遵循我的想法而行，就像我在控制他们的行动。这种感觉并不好。”

“在这个你想要的世界里，你可以顺遂你的心望，所有人都和你熟悉的样子迥然不同。或许你认为这是个畸形的世界，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人与人之间没有心灵的壁垒、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仇恨和傲慢，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世界，喜欢哪个由你决定。”

“太可笑了，这只是小孩子幼稚的想法罢了。诚然，一个真实的世界不会这样存在，但是那里更值得我们流连。”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醒来？”

真嗣睁开双眼，他感受着周遭的环境，他知道又回到了医院，他环视左右，看到丽像往常一样的坐在他床边看着一本书。他稍稍起身，丽才注意到他醒了。

“你今天就好好休息吧，其他事我们会处理的。”话音刚落，丽便站起身来。

“不过，我已经没事了。”

“是吗，那太好了。”

【嗯……这话好像以前在哪里听过？】

随着丽的离开，他看到了躲在门口偷听的明日香——她红着脸，正慌张的藏回在墙后。

真嗣不禁笑出声来，这时他突然嗅到手臂上散发的 LCL 熟悉的味道……

“洗不掉，血的味道……”

【所以，那真的只是个梦啊……】他回想着先前的经历，思绪万千。

【或许那真的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世界？尽管如此，却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他又轻轻地笑了。

【‘人们遵循着自己的内心。’真的只需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吗，真是容易的事吗？】

他把视线重新转向门口。

【是的,如果你不去尝试，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结果。】他下定决心，走下床来。

明日香恼怒不已——又一次。

【该死的第一适格者！她这样显得我像是在关心那笨蛋一样！明明我只是……偶然路过而已！】

突然打开的门让她措手不及——在短短几分钟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不过，她很快就反应过来，立刻对门后的第三适合者发起攻击。

“你！你，你别会意错了！我在这儿只是……”

真嗣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像以往那样颤抖着缩成一团，他只是微笑着看着她。

“喔，明日香，谢谢你能来看我。”他打断了她的话。

第二适合者一时语塞，【什么时候开始，他敢打断我说话了？】

“我……我……才不是！我刚才要说……”

“嗯，我想出去走一走，你愿意陪我吗？”

【什么？！】

“什么？啊……那个……愿意……才不！”

“哦，好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她的预料，真嗣轻轻地搭上她的肩膀，缓缓靠近……

即使这只是嘴唇间轻微地触碰，感觉也比上一次美妙太多。

“回头见！”他说。

随后他转身迈步，消失在走廊尽头，只留下明日香呆呆地立在原地。过了几秒，她才可以移动手臂，扶住身后的座椅，缓缓滑到上面，眼睛一下也不敢眨。

【你还在原地杵着干什么??!!】她大脑在尖叫着【快追上去，给那白痴变态好好收拾一顿!】

但她没有站起来。

她只是坐在那里。

静静地微笑着。

作者的话:好了,这就是我对我的同人世界做的一点微小的工作。我知道这个故事并不出彩,因为缺乏情节(见鬼,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故事大纲,其中的角色行为和原作有很大偏差),它只是我的同人世界中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即使我能很好地阅读和理解它,但写出来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语法上。所以如果我犯了太多的错误——(碗真嗣模式开启)——“对不起”——(碗真嗣模式关闭)。

还有,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在文中一直有诸如“Third Children”这样的写法,这是为了遵从日本原版(它的配音相当邪典,我提醒你!邪典!说实话,你们这些家伙一定要有钢铁般的耳朵才能在这么可怕的配音中生存下来!)所以我会用“Children”而不是“Child”(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的错误),用“baka/ idiot-trio”而不是“three stooges”,也没有“wondergirl”,只是在我的小说里用“First”。除非是为了开玩笑。

【前面 JimmyWolk 认为 EVA 原版配音过于魔性,其实在我看来(不知道能不能代表这边绝大多数人的想法(´·ω·`)) 原版配音很正常,甚至可以称为经典,可能这就是德国人古板性格和独特审美的体现吧(ノ▽ノ)ㄟ,另外 idiot-trio 也就是“白痴三人组”——整理者】

好吧,回到我自己的故事,我知道,美里登场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 Nerv 的成员压根儿就没有出现。我自己也不太确定第二部分(第二天)的情节,但学校的部分场景以及结局部分是最先构思出来的。

为什么我会在时间设定上选择第十二使徒的后续而不是第十四使徒或第三次冲击?因为在这期间,气氛还没有变得那么压抑,所以幽默的故事仍然适合,但最重要的是,它为我故事的结局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关于 PenPen 的情节，是我从一部同人文中得到的灵感，文中一位使徒想通过向真嗣展示他消失以后其他角色的生活来证明他们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然而，在最后，他唯一的想法似乎却是喂养 PenPen，从而使它不会因为美里的做饭水准而生病。我不记得书名了；非常抱歉。

正如我所说的，这是我的第一部同人小说，但是不要害怕(或者因为害怕而发抖，随你的便)，我已经在写另外四部了。

在那之前，再见！

PS: 有些人已经要求续作了，但恐怕我得让你们失望了。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只有这一篇来讲述。但如果你想写自己的故事或续集，请随意。

Chapter 2: 修改笔记'嗯，实际上只是一个…'

修改笔记：

是的，我终于修改了。或多或少。实际上没有很大的改动。好了，我刚刚在上面运行了拼写检查器，但只是随便编辑了一些东西。嘿，我得告诉你我很懒。

换句话说：仍然没有真正的情节；下半场还是很糟糕；基本上还是没有进一步的润色和其他扩展；结尾处和小时的真嗣一起的情节仍然和原版形成了强烈对比(在原版里他希望真嗣接受现实，而不是逃跑)；而且，因为这篇文没有被重读，所以很可能仍然有各种各样的语法错误。那又怎样？这是我的第一篇同人，我并不羞于展示它。

但至少，我应该改掉拼写错误(“An Happier World” 哦，天哪！即使只上过3年法语课，而英语课上了8年，我还是写成了这样。这个错误过了几个星期才有人告诉我)。在这次修改中你能得到的最大彩蛋是，我在初版公开几天后想到的一个“上学的路上”的小场景。

PS: 好吧，好吧；遗憾的是，它仍然有各种语法错误，甚至拼写错误(评论中提到的“none - no one” 错误在之前的版本中实际上是正确的。愚蠢如我！当然，我已经纠正了这些)。就像我说的，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回顾这篇文章，因为我想把它尽快“结束”，以便推进“The 2nd try”和“Ikaris”。等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可能会重新写一遍。

-----完-----



他们是
某个组织的一
员和巨大的怪物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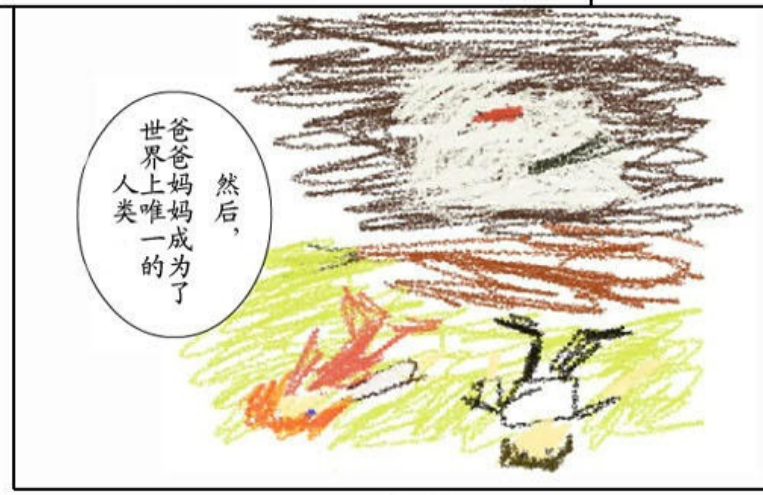
很久以前，
我的爸爸妈妈
是了不起的战士!

我叫
AKI



小 AKI 的现代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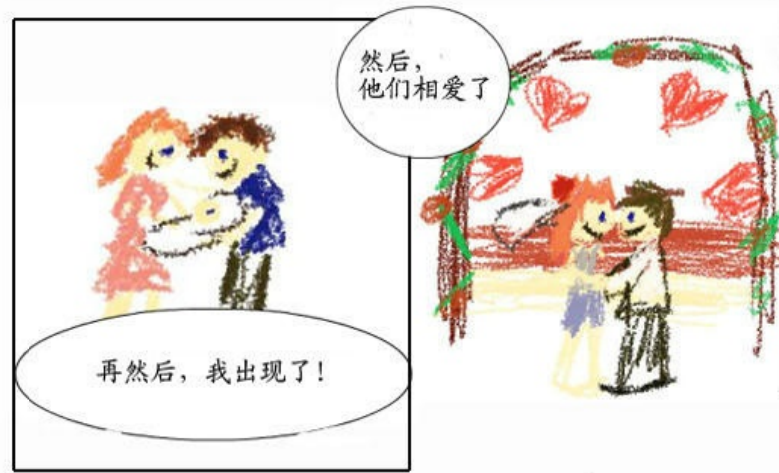
嗨



然后，
爸爸妈妈成为了
世界上唯一的
人类



但是，
后来发生了
奇怪的事情



然后，
他们相爱了

再然后，我出现了!



他们努力地去生存...



有一天，他们突然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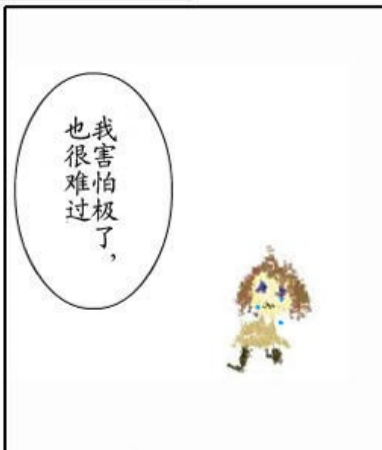
可是...



我们在一起
幸福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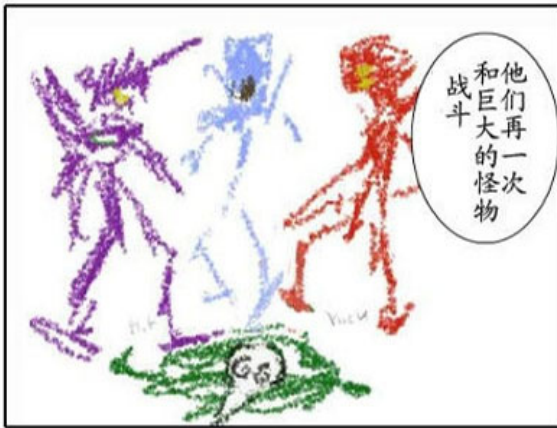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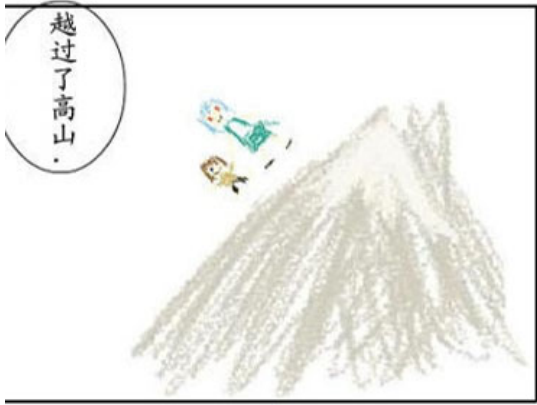
但是，
我遇到了
丽!



我害怕极了，
也很难过



外面的世界
完全的变了!



第一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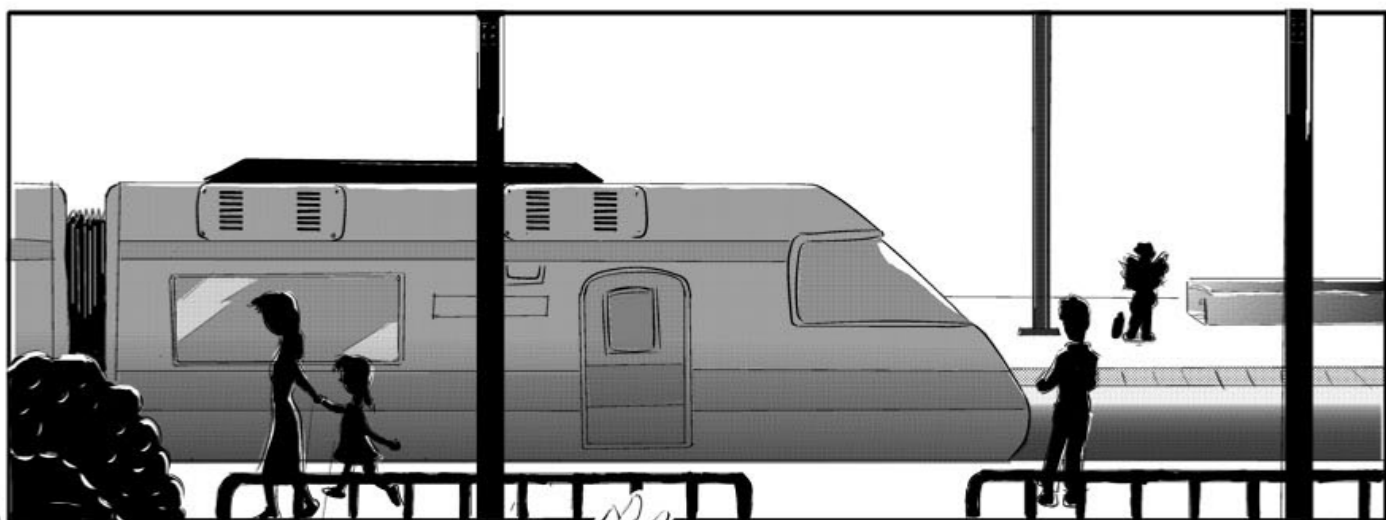
“我叫AKI，很高兴见到你们！”

希望认识你们每个人！

翻译：U0phoenix

镶字：ACE_light





东治!

是啊。。

真-真是太好了

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可以搬回来了。

看上去，重建工作进行的非常好。。

唔，我也好久没见到大伙了。

不知大家都过得好么？

战争结束后，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忙，没有时间见面啊。

看来这次聚会我们到的早了点。

古城

M. KATSURAGI

剑介还好吗？

哦，他也被邀请了，但会过才到。





CONGRATULATIONS (祝贺)

MERIWI

我说过已经很好了!

我们最好快点



叹气

我们已经拖得够久的了...

是啊, 我们选择这天做为选择的最后期限。

恩, 我知道...

我们还没决定...



门口?!

别担心, 如果有人来我们会提前注意到的...

我记得她在门口。

说起来... 她去哪了?



你是谁?!

Indeed...



她是从哪儿来的这么眼熟？
她是谁？怎么会在这儿？
她看上去怎么这么眼熟？
她在这儿做什么？

嗨，好久不见！
你们到的真早。不介意在这儿等会吧？
我和真嗣还有事要去厨房里商量。



嘘！别紧张！



太好了！现在怎么办？他们
已经。。。！



我们可以把这当个测试！如果有效当然最好；如果不，就当是说走嘴了...



一会儿这样。。。



啊哈，
我们最好的朋友遇到了我们来自未来的女儿。而我要别紧张。。。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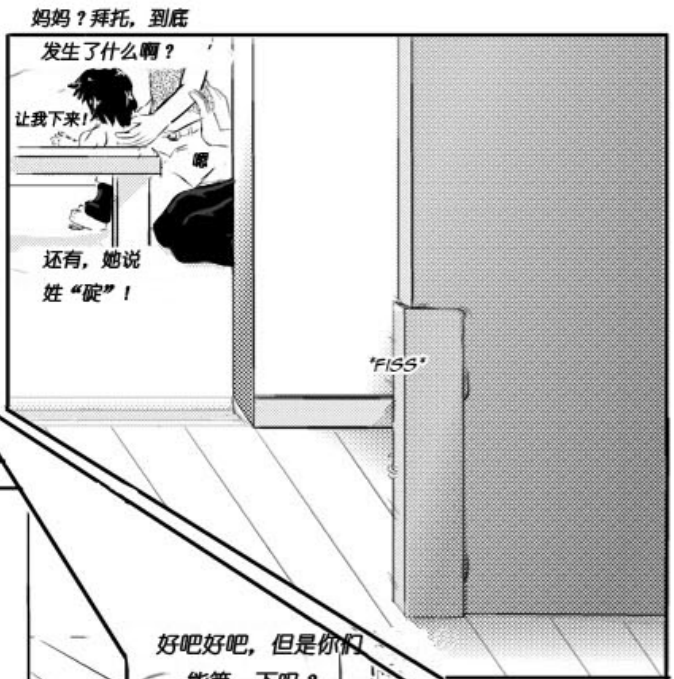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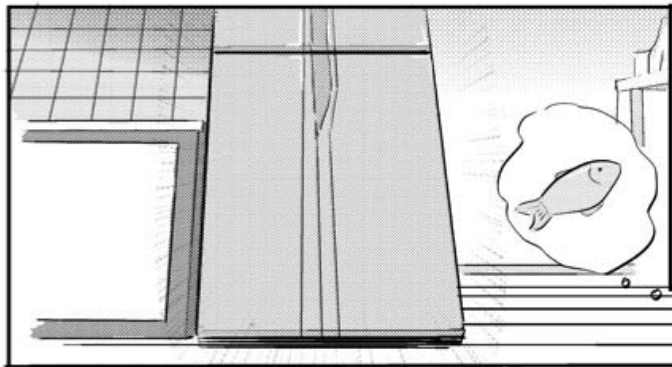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红色的湖。。。



不管什么，我们最好快点。。。





妈妈？拜托，到底

发生了什么啊？

让我下来！

还有，她说
姓“旋”！

'FISS'



‘悄悄地’

好吧好吧，但是你们
能等一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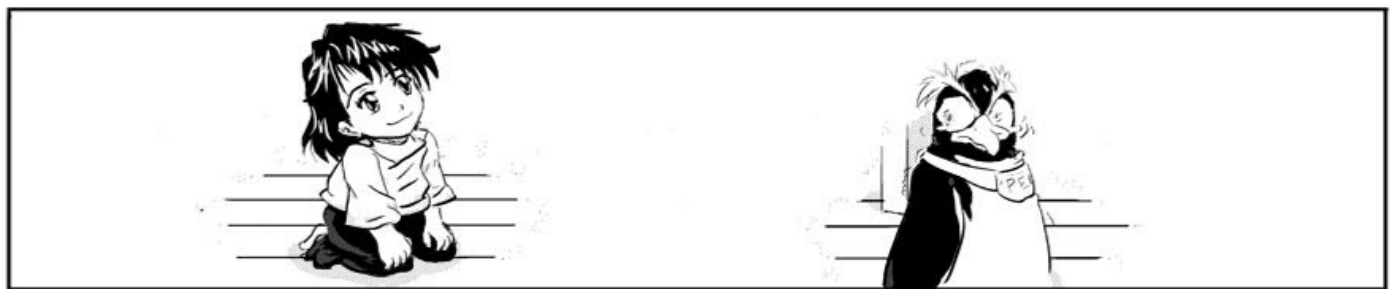
因为，这确实有些为难，所以
我们希望只解释一遍，所有人
都到齐时。。。’



‘悄悄地’



‘悄~’





(译者注: TV版第十集温泉旅行)









是的。。

这不是真嗣屋子的
的标牌吗？



AKI的可爱的
小屋

嗯？



是啊。。如果不算她
做的另一个的话。



真嗣&明日香
的情侣套房



起初，真嗣只
是把原来他的
名字划掉，然
后用AKI的名
字盖上划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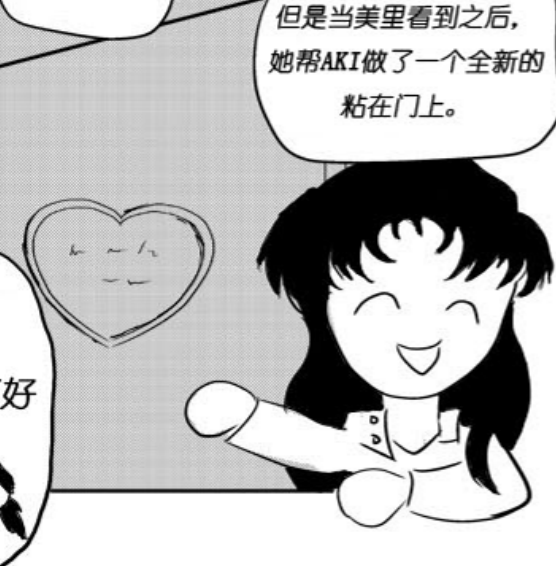


啊，等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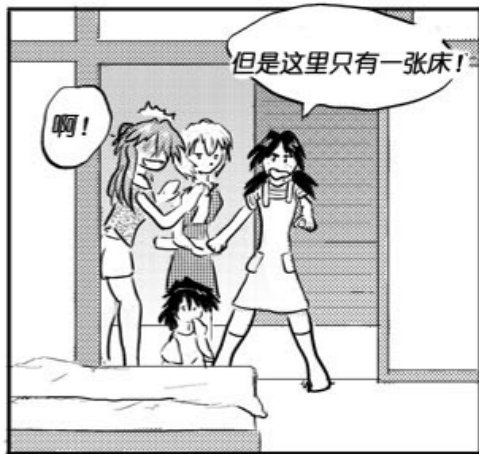


强力胶

她真好



但是当美里看到之后，
她帮AKI做了一个全新的
粘在门上。



但是这里只有一张床!

啊!



喂!喂!那只是美里的一个玩笑。
我们只不过暂时用一个房间。。



这。。这太。。邪恶了!



抓住

嗯?

哦,但是不是现在在这里,至于原因吗。。恩。。



哦,你知道的,AKI突然搬进来,我们没时间去找另外一个(房间)。。恩,不是的,他睡在地板上。。



什么?。。你的意思是。。你。。但是。。但是。。那是。。



这个通常被称作“订婚戒指”。

还将会有一个婚礼!



这。。这是什么?



这不公平!东治和我本应该是第一对的!



啊!啊,那。。那是。。恩。。

完全忘记还有戒指了

汗,这也邪恶吗?



呵呵，是啊，但是AKI愿意的话，她也可以很安静……



天哪，一个小女孩，现在比以前更吵了。。



毕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看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想不应该很惊讶地。。



恭喜！



嗯？

那么，一切都搞定啦？那感觉如何？



谢谢



我的意思是，事实不是像她所说的那样……

虽然这奇怪而且突然……

但你现在很快乐。。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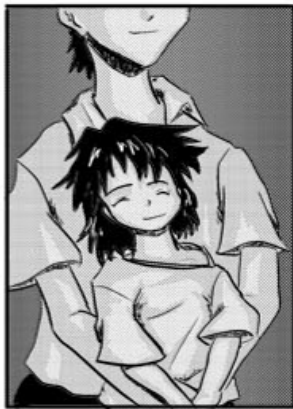


轻推
轻推

你连一半都想象不到。。









真奇怪，她
刚才一点儿
都不害羞
...



怎么了，亲爱的？



不要担心，
这些都是
咱们的
朋友。



好吧。。
她第一次
和这么多人
见面。。



我们也想
要庆祝
另外一
件事

好吧，既然
为了庆祝NERV
的胜利大家都
聚到这里。。



点头



我们的女儿AKI
的四岁生日！



因为今天
也是。。。



你们都带礼物了吗?~



NERV



GOD'S IN HIS HEAVEN. IT WITH Y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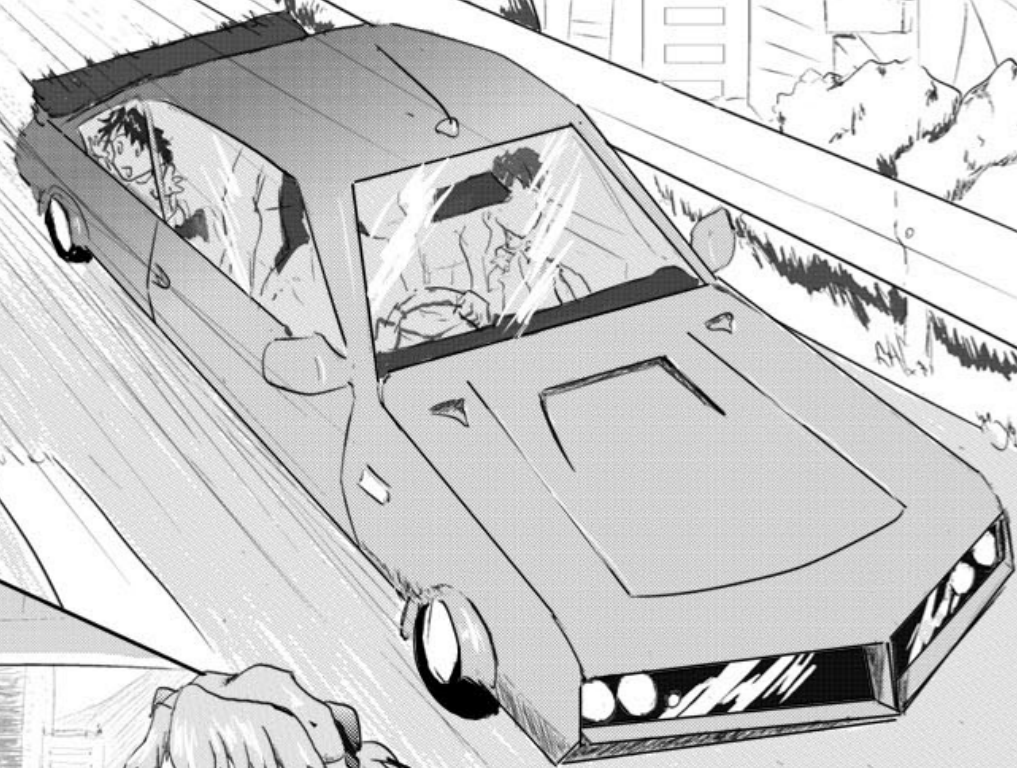


参观NERV

第二章

—“爸爸妈妈
工作的地方？”

轰鸣~



啧啧，真嗣！对她来说外面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AKI,
坐好了！



尤其是这位司机
...

我不是说这个！
我们没有
儿童座！
如果她从
安全带
里滑出来
可就麻烦了！

嘿，我
在努力
限速！
OK？

况且

马上会看到更多
奇观！

呼呜~



哇哦，
真的—



好大的洞
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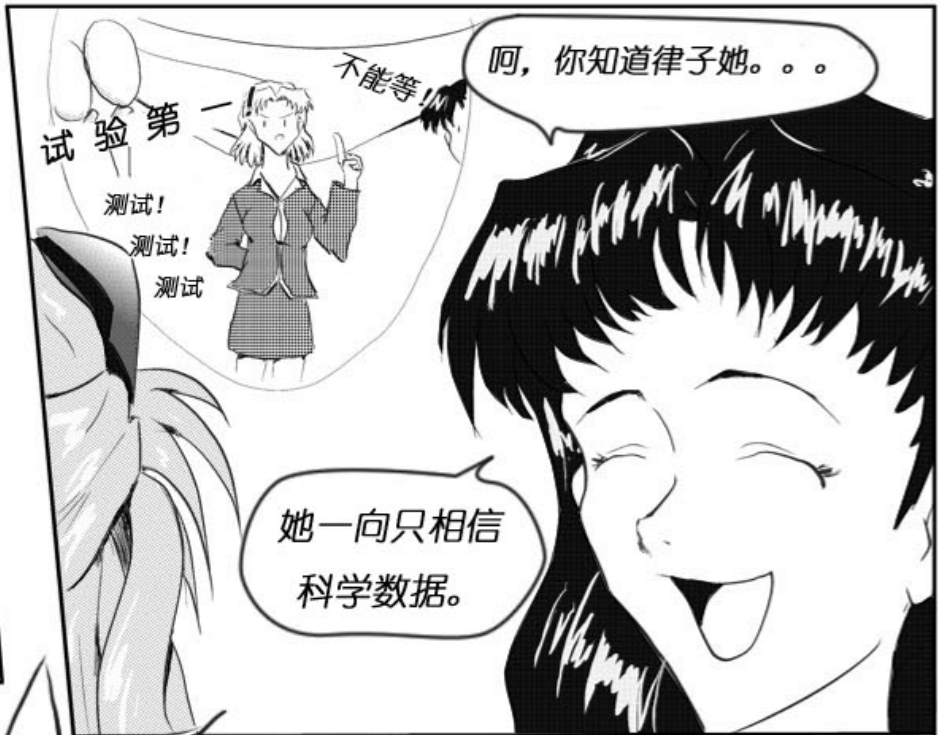




真不理解! 我们昨天费了那么多口舌证明我们没在说梦话!!



知道, 但还是。。



呵, 你知道律子她。。

试验第一

测试!

测试!

测试

不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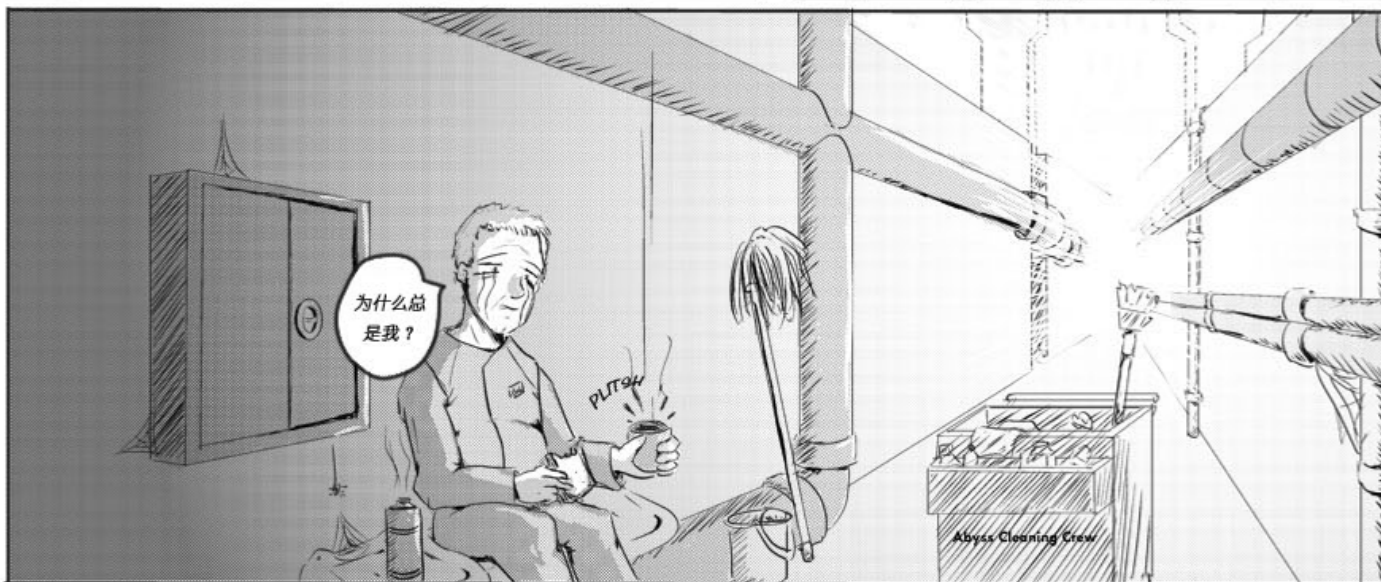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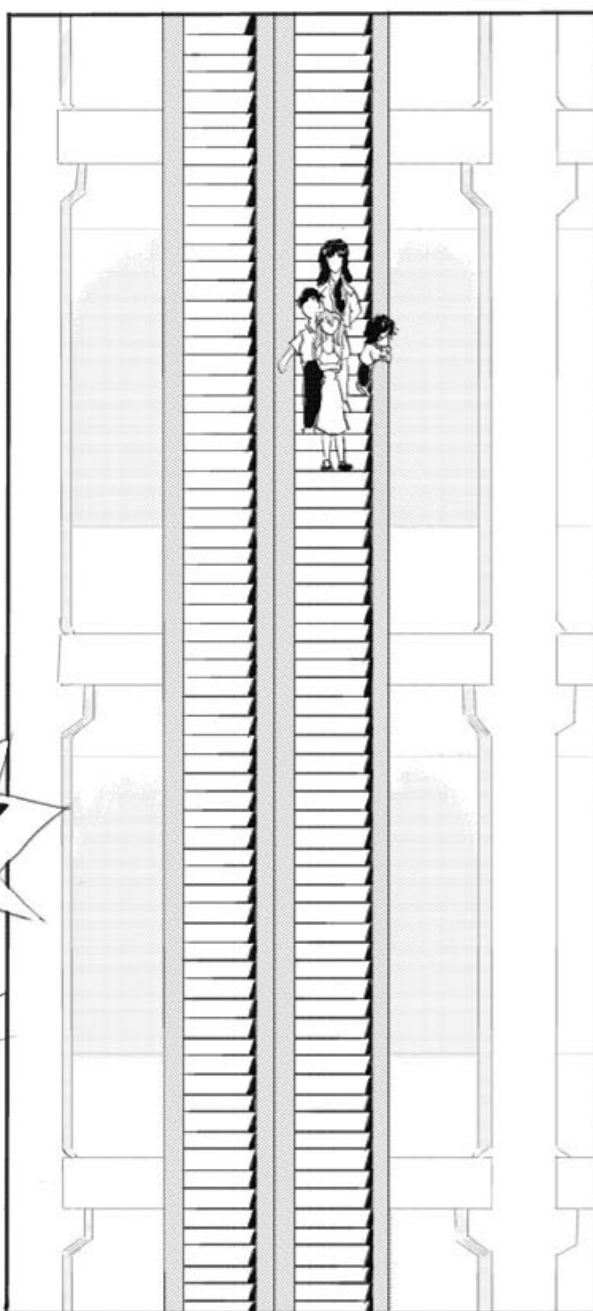
她一向只相信科学数据。



她要敢对AKI做DNA

以外的测试。。。!

为什么妈妈对DEE and ay 测试这么生气?









你个大白痴! 你让我和AKI失去了什么机会?



喂, 你才是那个说要开始的。。。' (Hey, you're the one who said to start...)



更何况那种结论只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Besides, that kind of conclusion can only cause unnecessary trouble...)

某种意义上说, 我不是很想知道。。。' (In a certain sense, I don't really want to know...)





什么？你有上千次的机会得到我们的DNA！

现在结束了吗？我们可以走了吗？

恩，知道了……

还不行，我还需要对你们俩进行些测试。



很好！现在我们回家还得自己坐公交！

实际上……

至少她可以把钥匙留下了。

拜拜~



恩，是日向；他们需要我去一下，恐怕不能送你们回去了。。。

GUESS THAT MEANS THE OTHER THING WILL ALSO HAVE TO WAIT A B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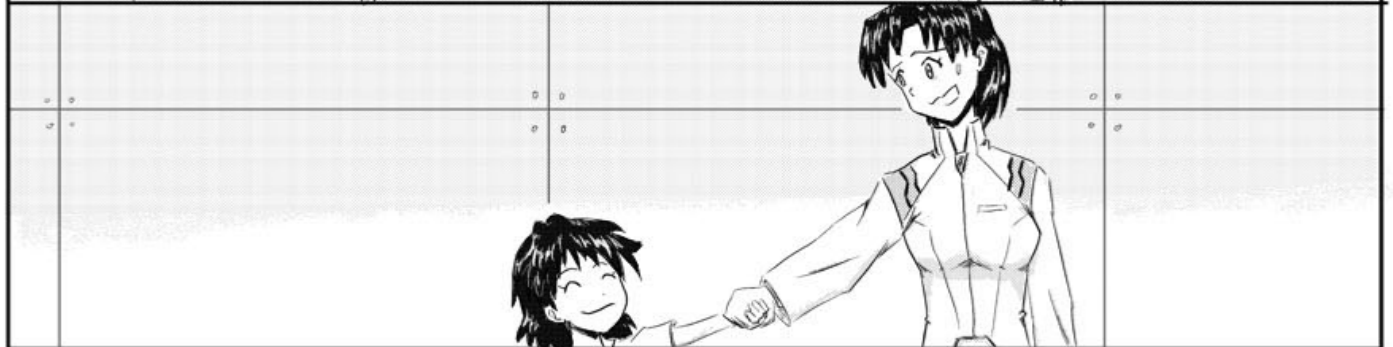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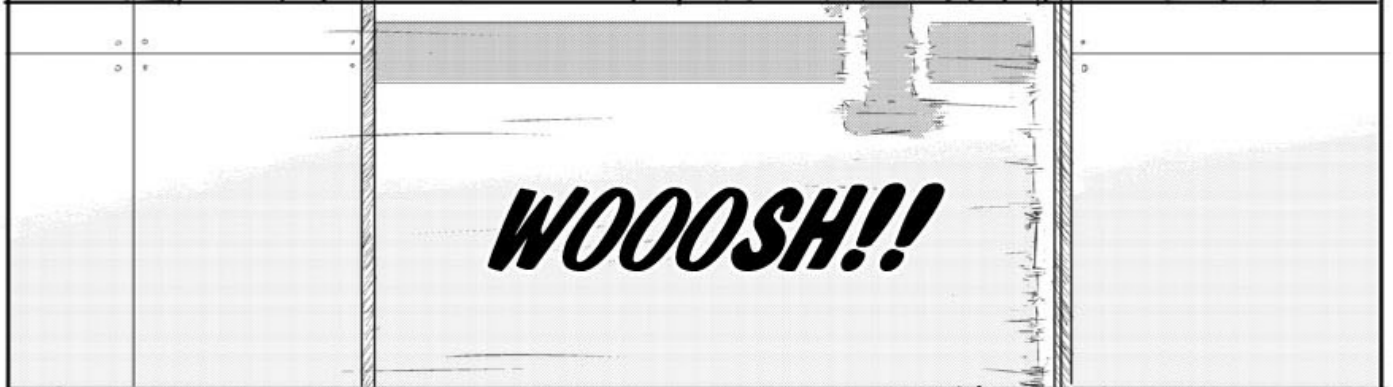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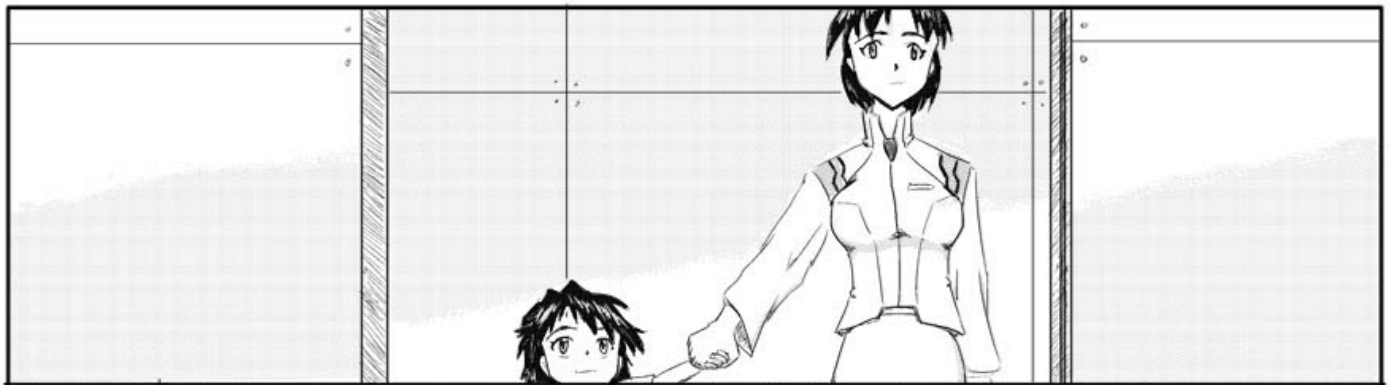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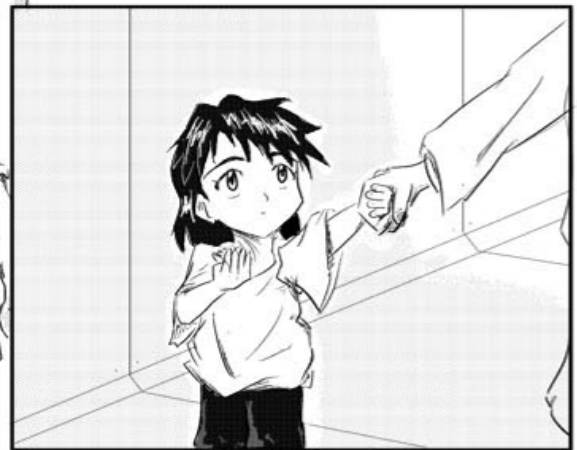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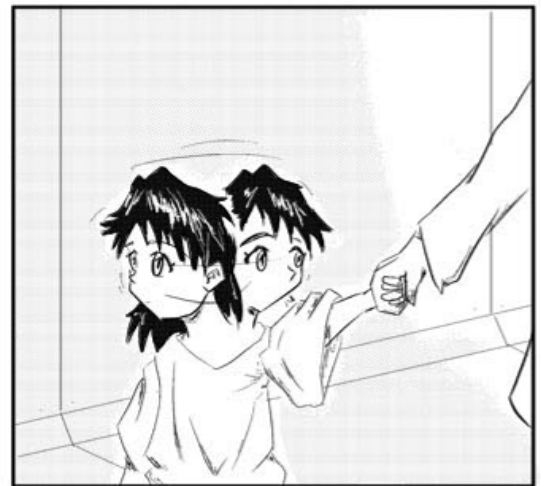
但是，我可以从剩下的两个试验样本中调查穿越时空的原理——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的话！

我被不允许从那个更有趣的样本上采集资料。。。

脸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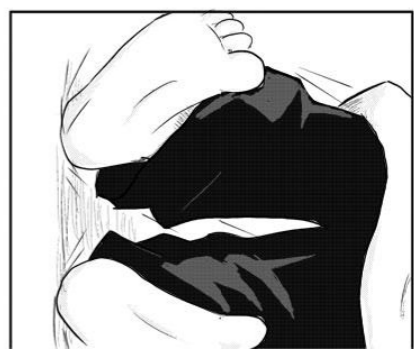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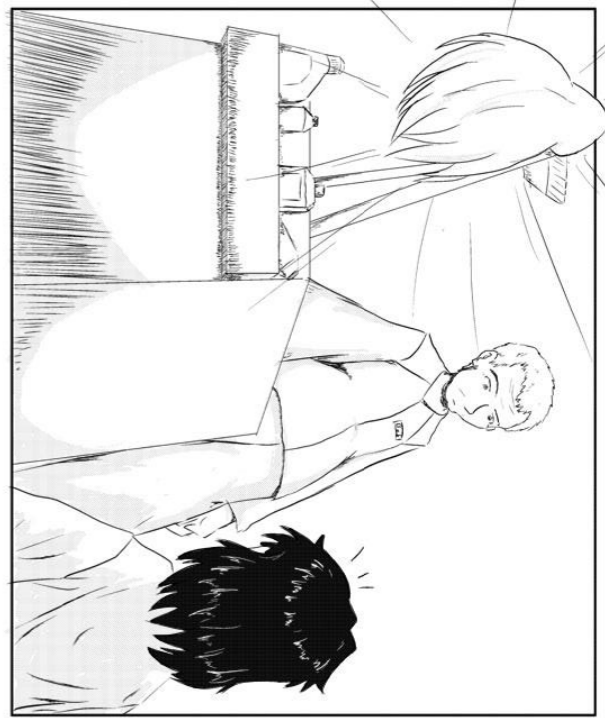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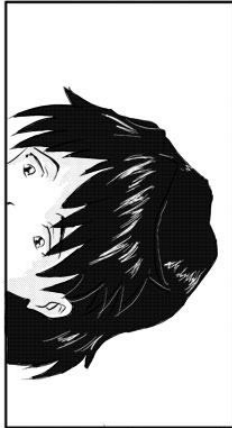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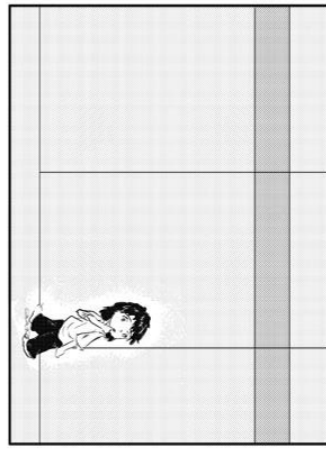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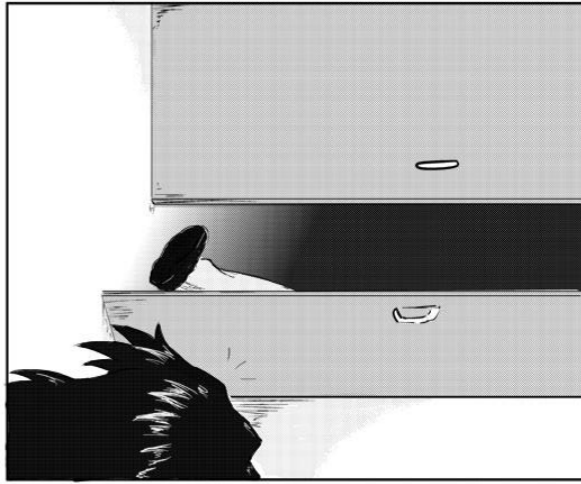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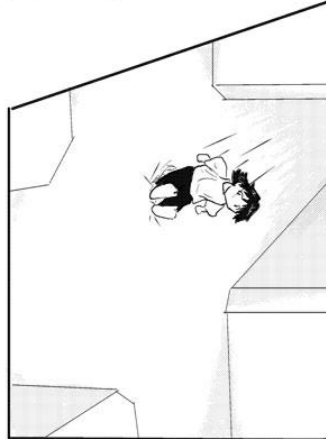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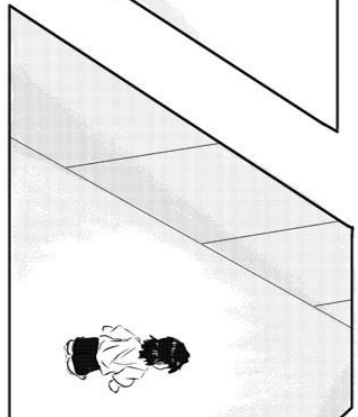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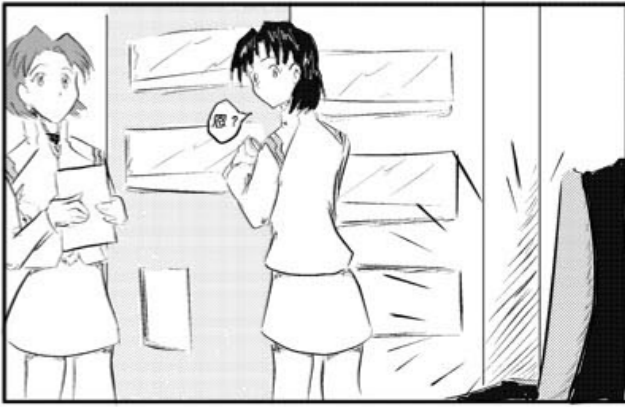














你，什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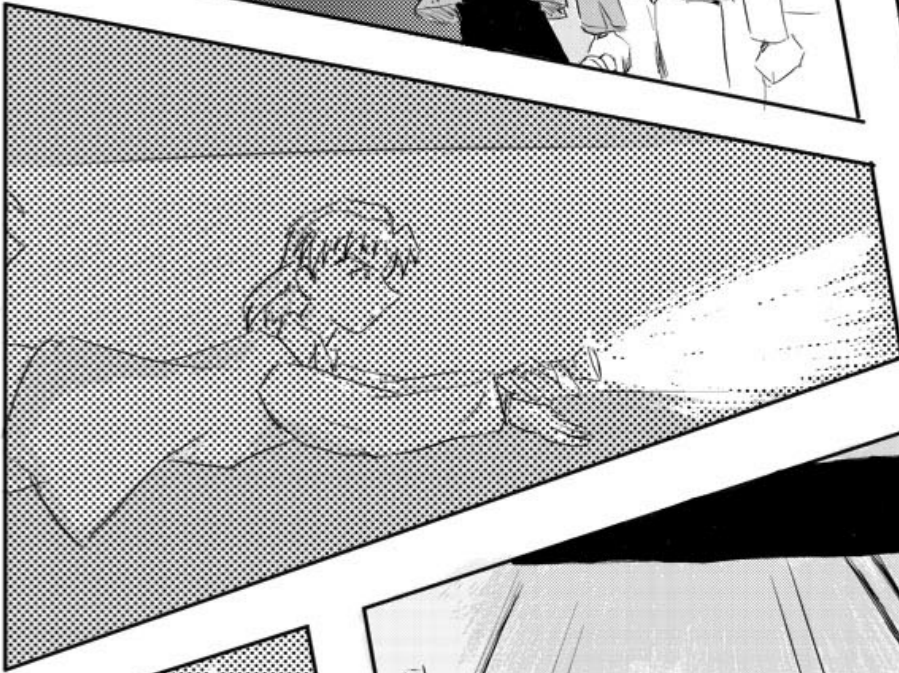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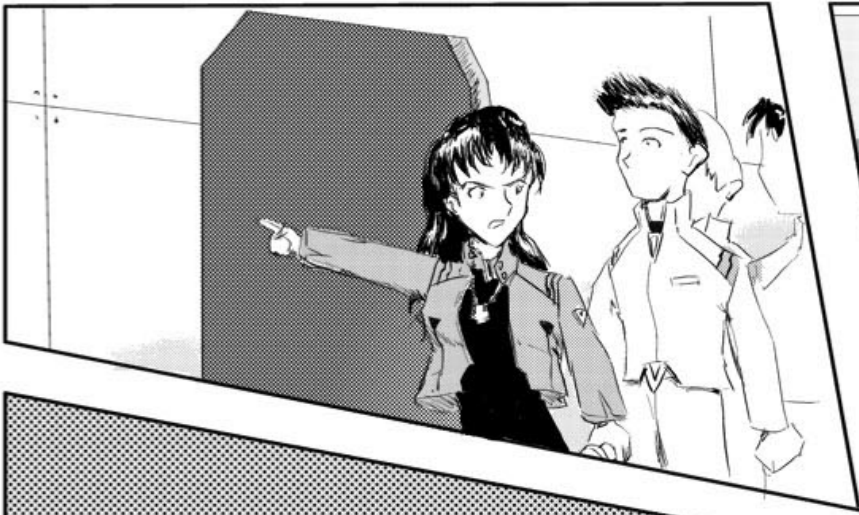




你!!

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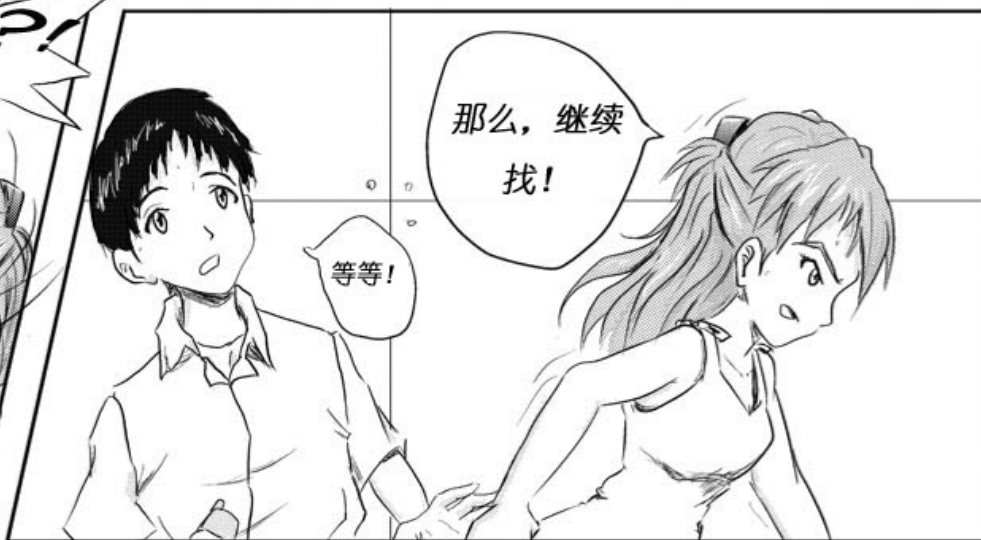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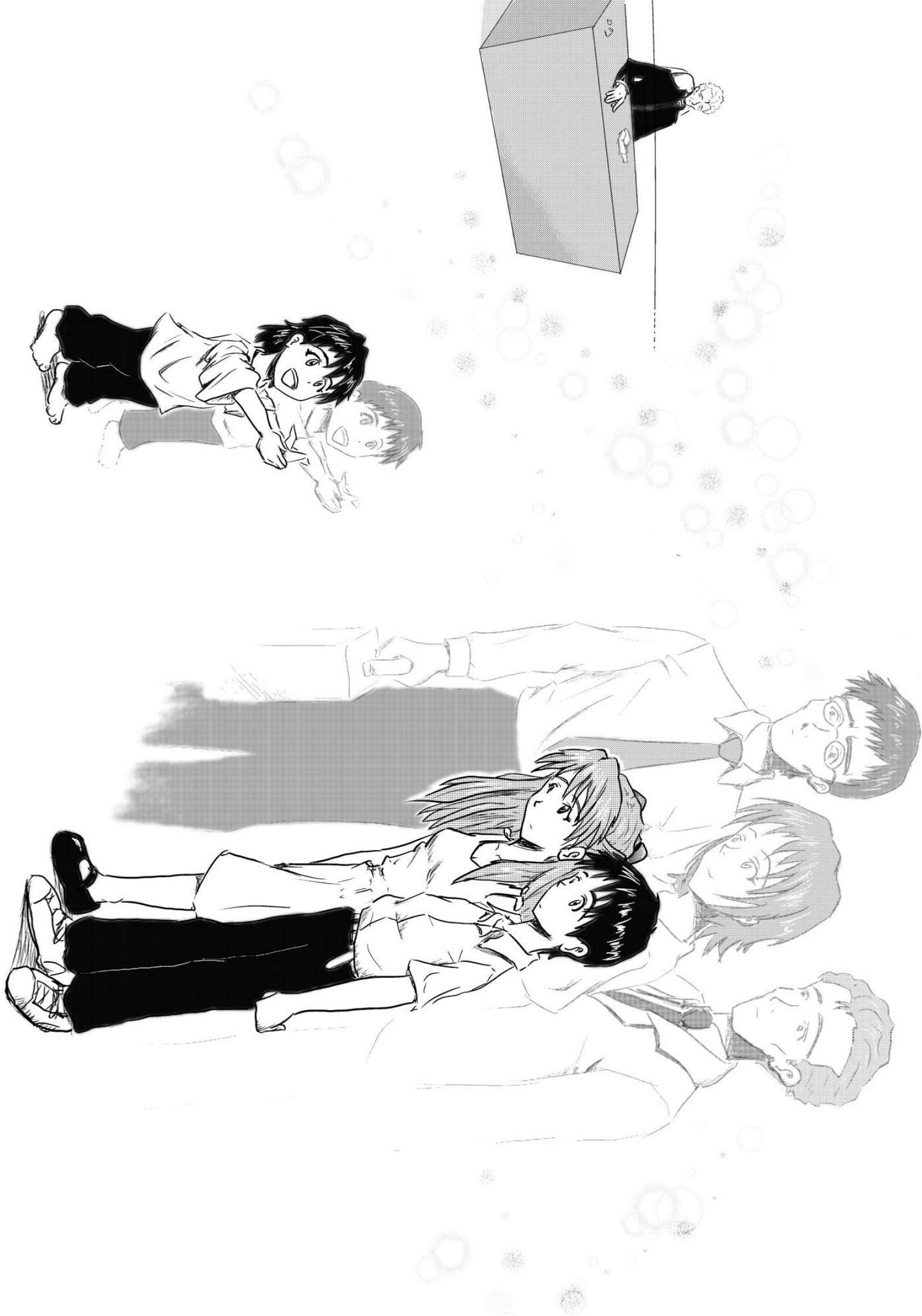


















hello, 我是
葱流, 我想知道。。



恩, 不全
是, 自从我
丈夫。。



说真的,
我没注意到
德国支部还
有照看孩子
的机构。

不介意稍微停一下吧?
我想看看我女儿的状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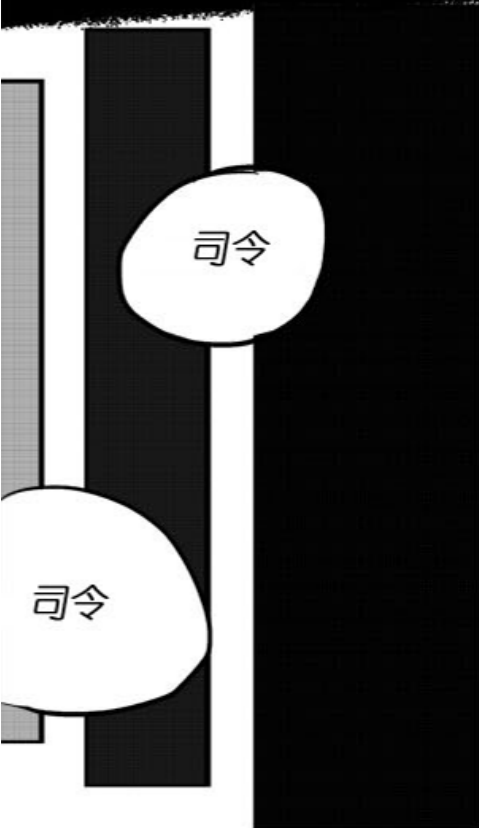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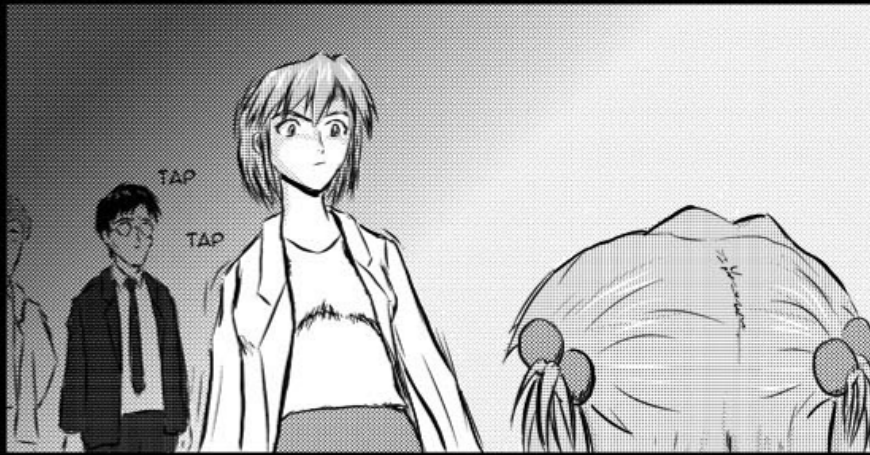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
不第一
时间告诉
我?!

她, 什
么?!



噢, 这小鬼
。。。!







那女孩儿是第二和第三适格者的孩子。

唔，我还是无法解释发生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



赤木博士
我在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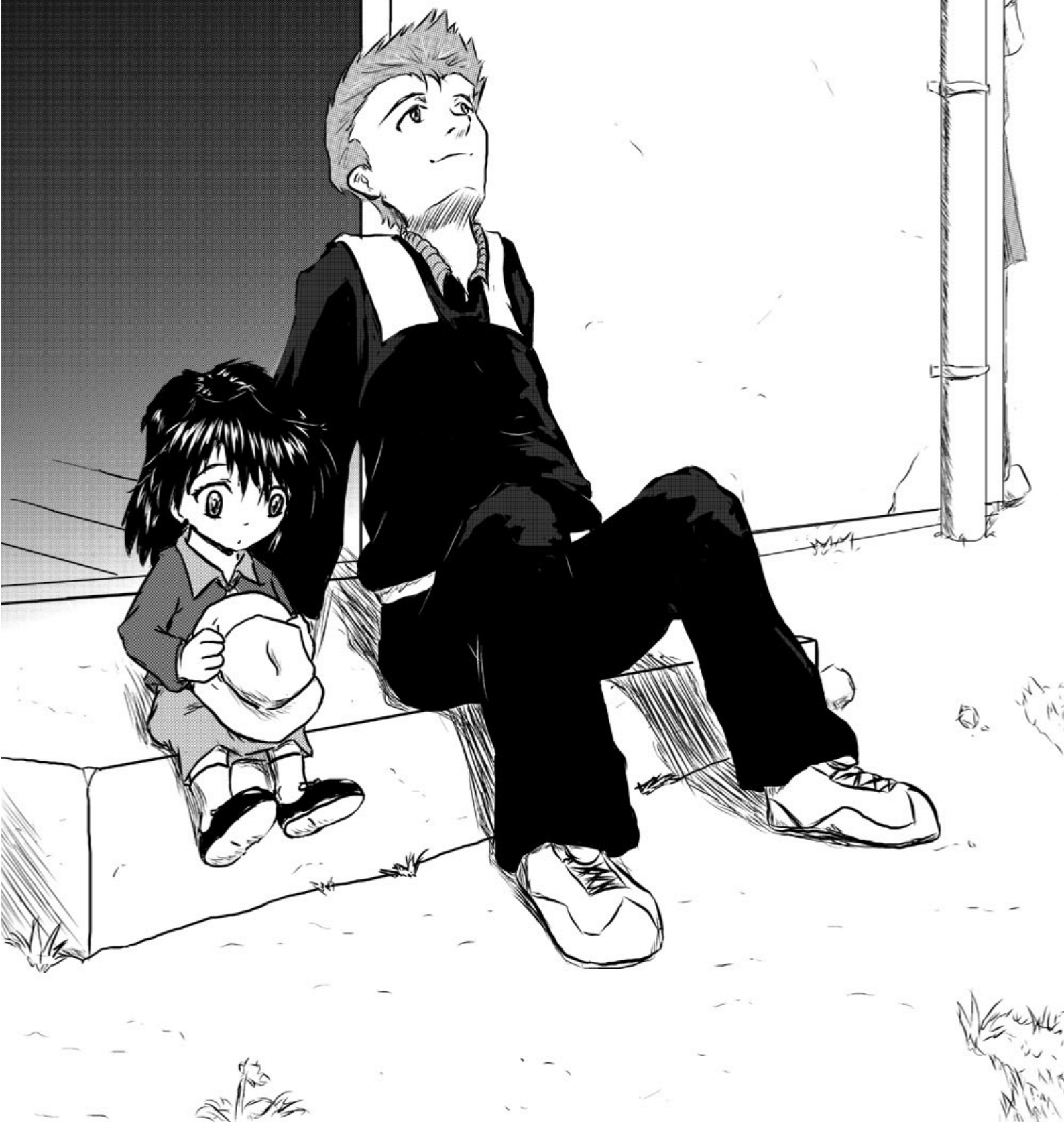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
...

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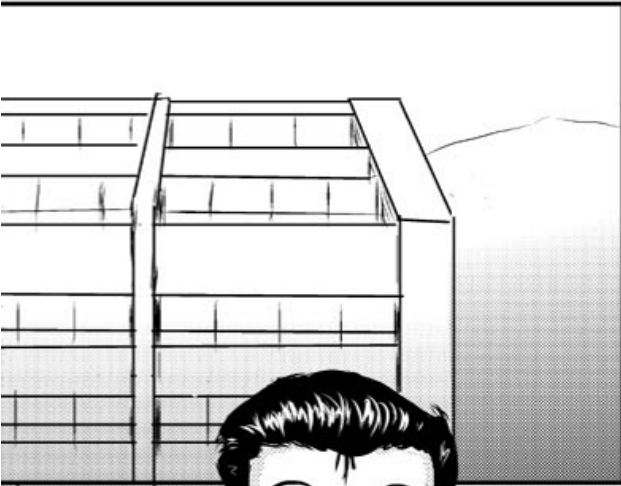
魔法帽子

“为什么不能穿自己的衣服！”











AKI
AKI, 拜托, 别乱跑

。。。但是
是我们准
备去幼儿
园。

我们。。。恩
，今天学校开
学了。我们来
问问你们要不
要一起来
。。。。

但是。。
。你们看
起来。。
。恩。。
。没有这
个打算。

学校？说
起来好像
也是今天
开学。

哦，这衣服
？恩，我
们不想穿成
中学生样去
送我们的女
儿去幼儿园
，那样显得
太怪了。

所以你
们打扮
成。。

幼儿园
？

DON'T
WANNA!



嗯，她当然想去。她对那里很好奇，但是接下来有很大麻烦。。。。

AKI，干嘛不进来？

SIGH



那AKI有什么问题吗？她不是很想去幼儿园吗？



不要！太紧了！！

哦，拜托，没那么糟！



从她知道装扮自己开始，她总是喜欢挑宽松的服饰。我猜她穿着这种衣服很舒服。



就像你看到的，衣服上出了些问题……



不过，当然，让她明白这些突然的改变很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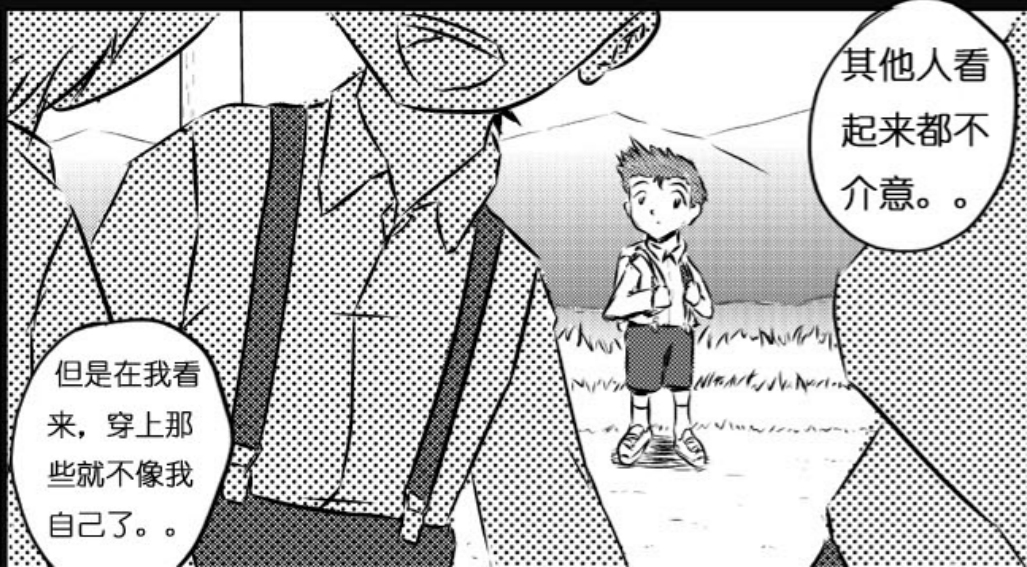
当时我们并不介意，世界上只有我们三个人。所以她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在AKI以前的生命里没接触过社会，你可以想象现在的一切对她来说适应起来有多困难。



本来让孩子们明白社会的基本观，就够难的。



“这可是被自由精灵眷顾的帽子噢，戴上它你不会被任何东西禁锢。”

不过，我母亲给了我一顶有魔力的帽子！

有魔力的帽子



是啊，妈妈是这么告诉我的。

而且它真的很管用。

不过，我已经不再需要它的魔力了……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



。。。你比我更需要它!



是——是真的诶!



但是居然怂恿小孩子违反纪律?!
这实在是... !!!



哦哦哦，东治真的好会和小孩子相处；甚至赠送了他母亲珍贵的遗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哦！我还不该想那么多!

我不明白，只不过是顶普通的帽子？





RRING
RRING

恩，我想是的

哦，我去接...
...

那么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出发了？

是的，我们这就要走，恩，对，我们正在...
...



一会儿见，好吗？拜！

我们现在真的要走了，那么...
...

不，我们不会变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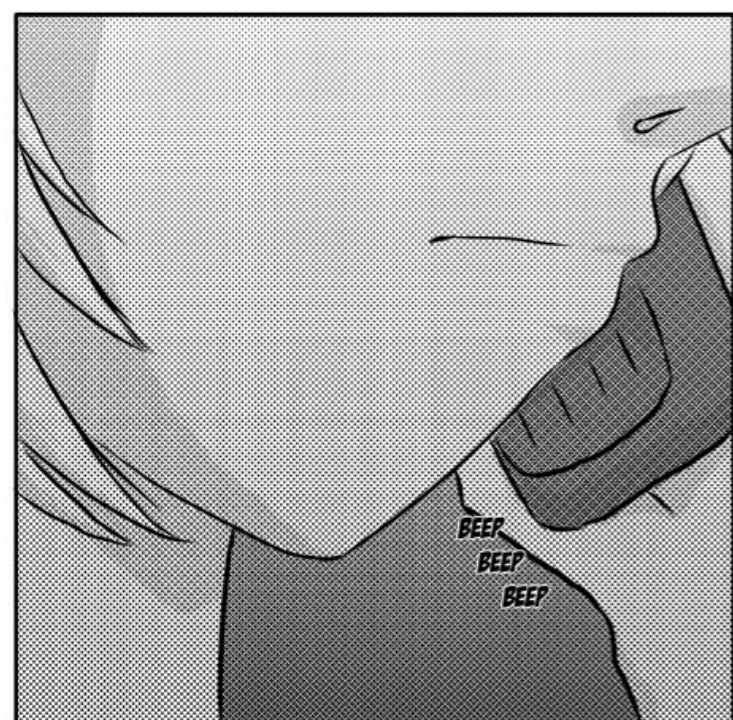
是的，我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和明日香相信这是最好的。。

不行！不，听着，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了！

喂，你好？...
...哦，Hi...



又来电话了，恩？她有点过度担心了...
...







哦，还有，她不太习惯制服和鞋子……

我能脱掉了么？

唔，我们过去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所以她没怎么和其他孩子接触过。

还不行……

那么，恩。。。还有什么需要嘱咐的？

都是黏着父母哭吗？

准备好，第一次告别是最难的。。。

好啦，如果没有其他的了，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你的同学了！

哦... 是的

。。。如果其他孩子对你刻薄

。。。午餐在你的包里

。。。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一直在那儿

而且永远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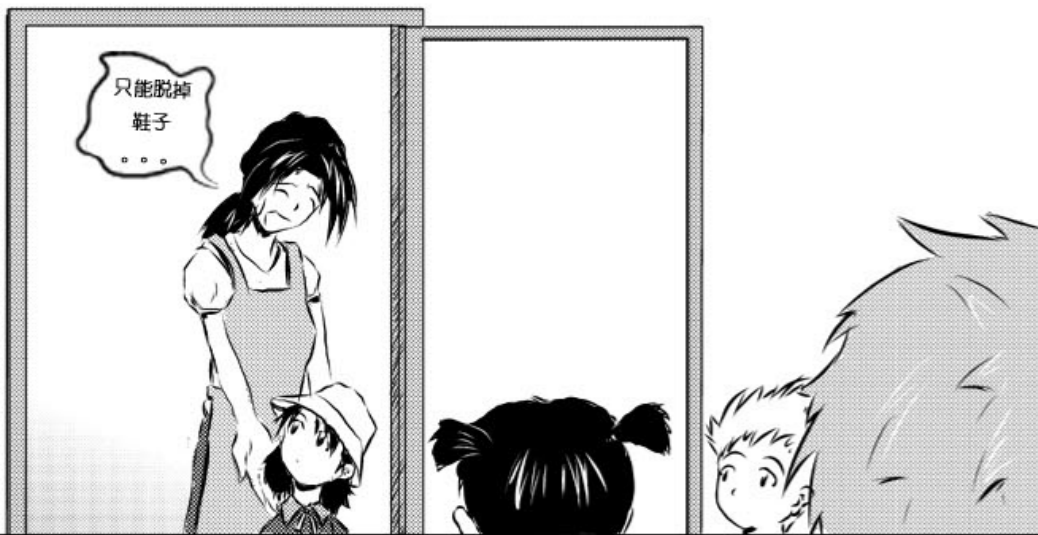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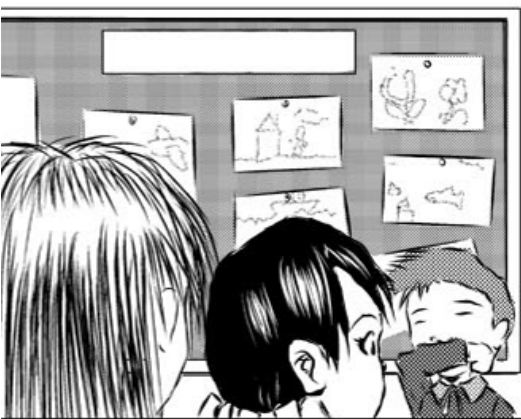
。。。记着，我们会很快回来

SNIF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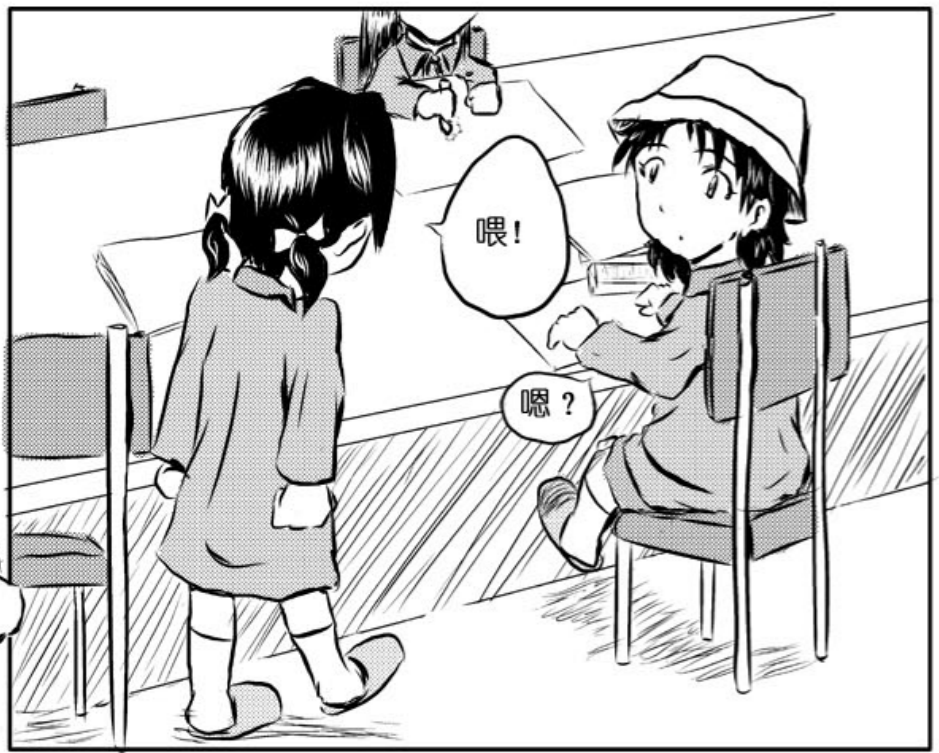
BAW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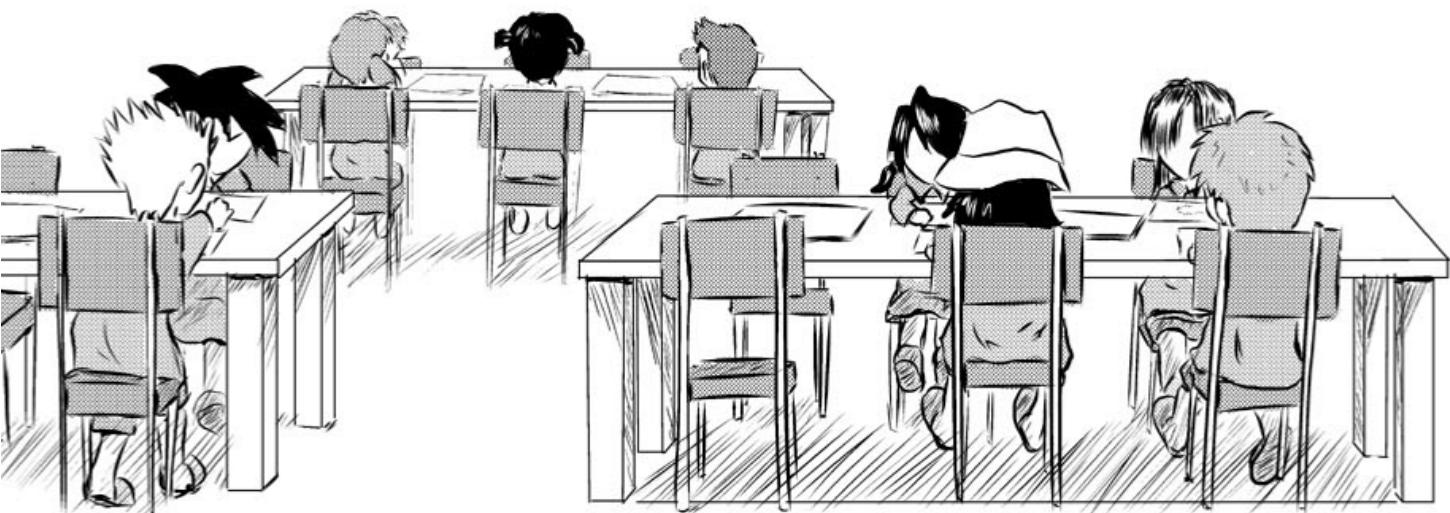
。。。C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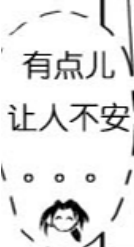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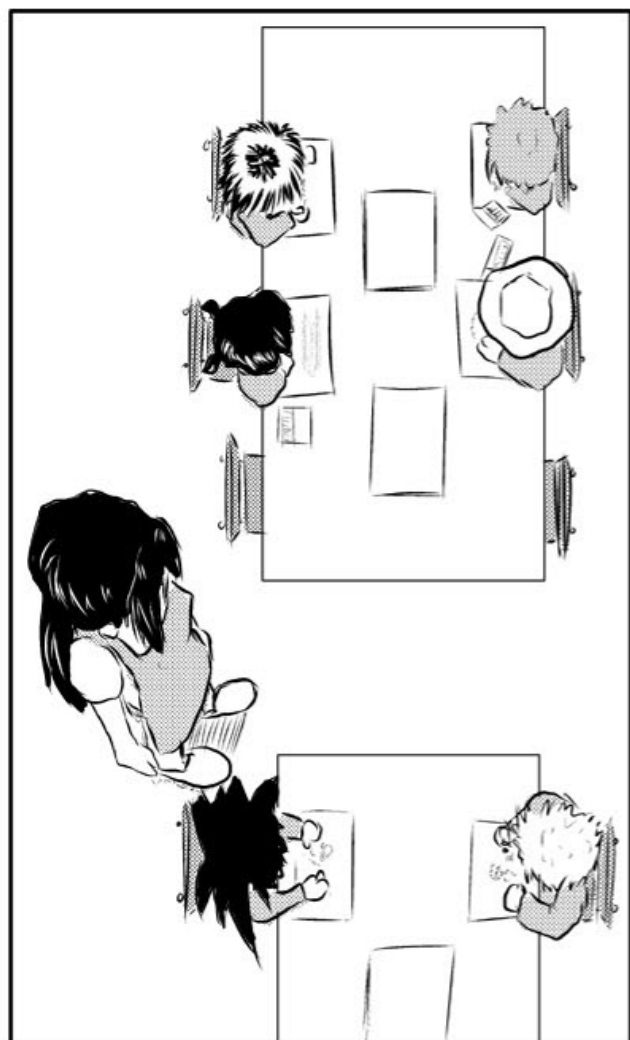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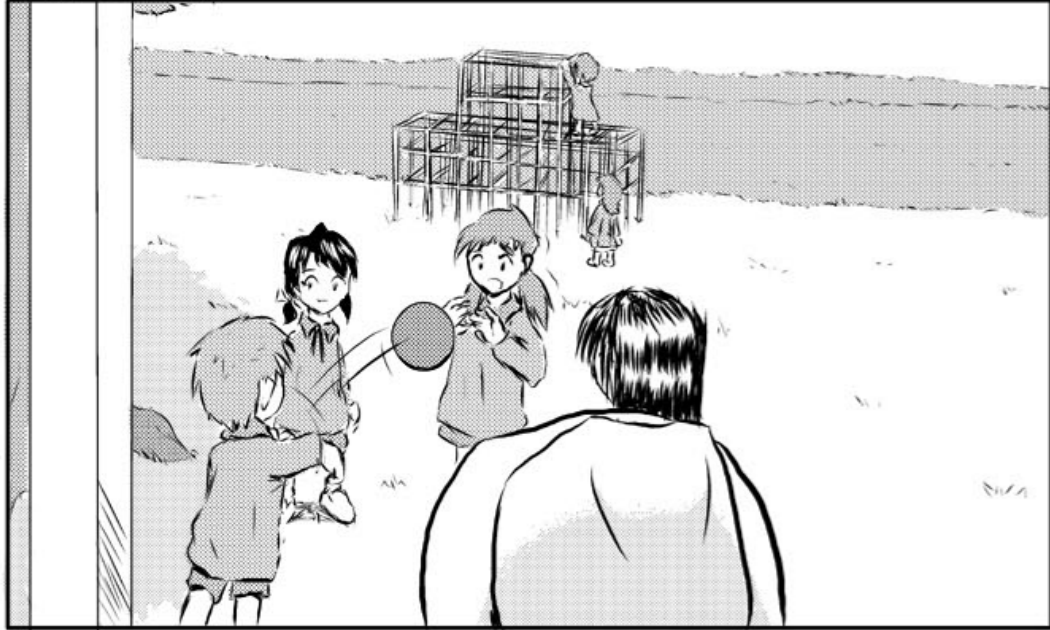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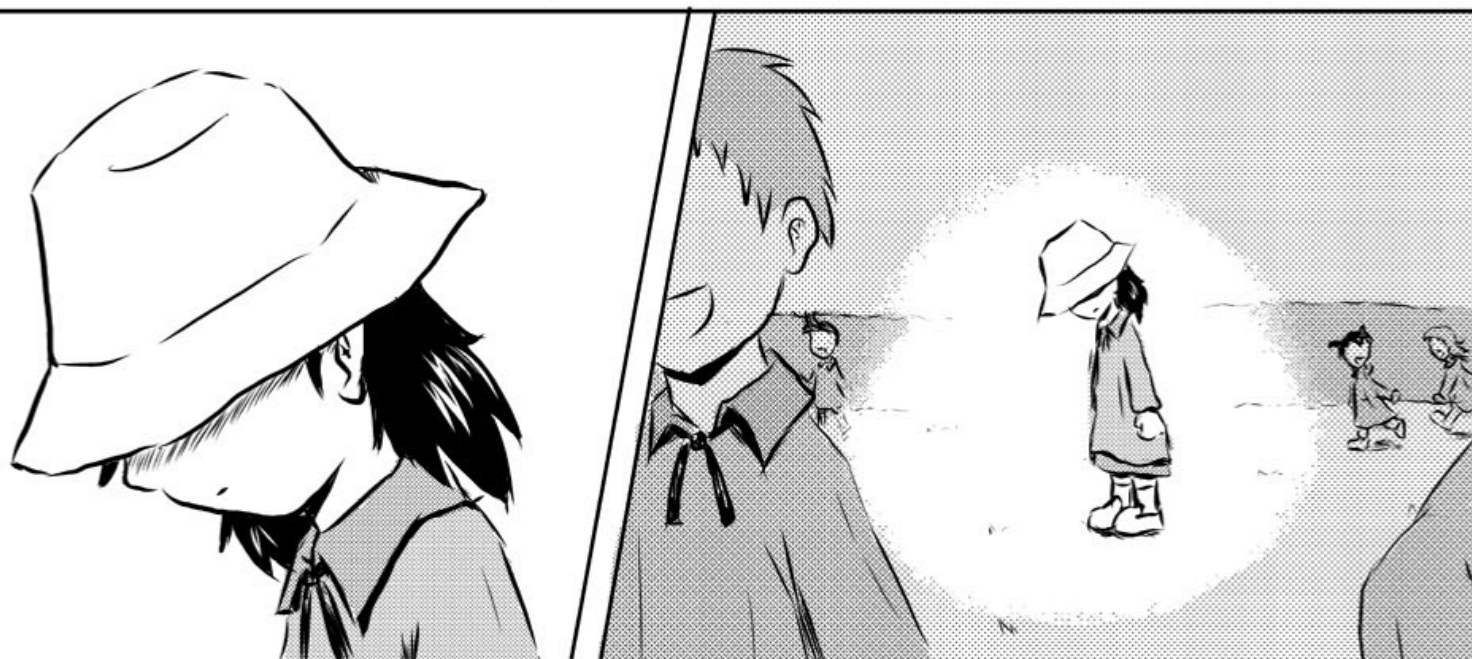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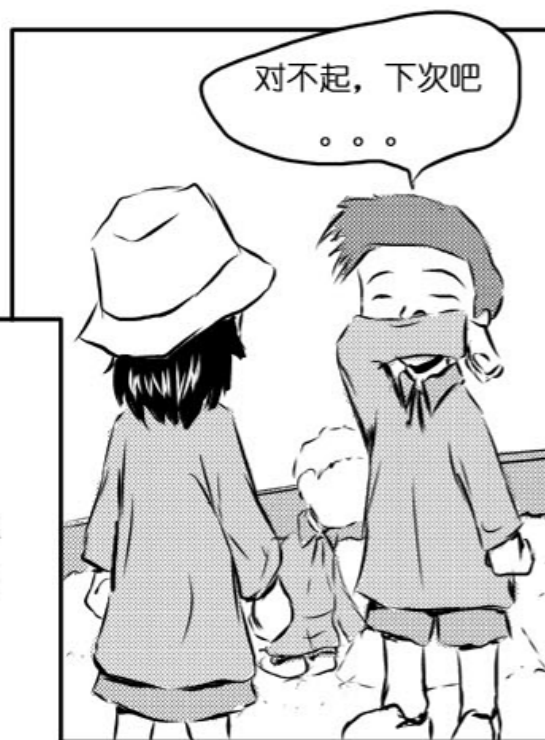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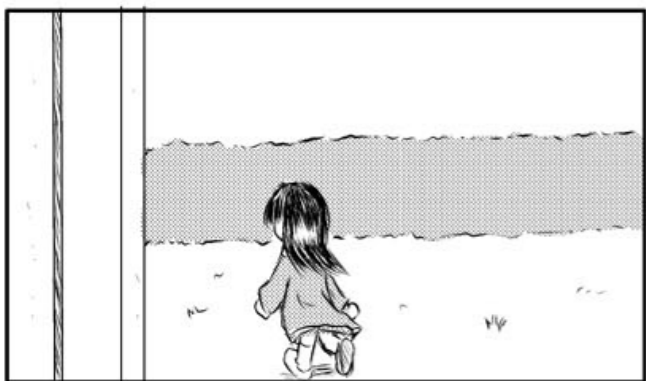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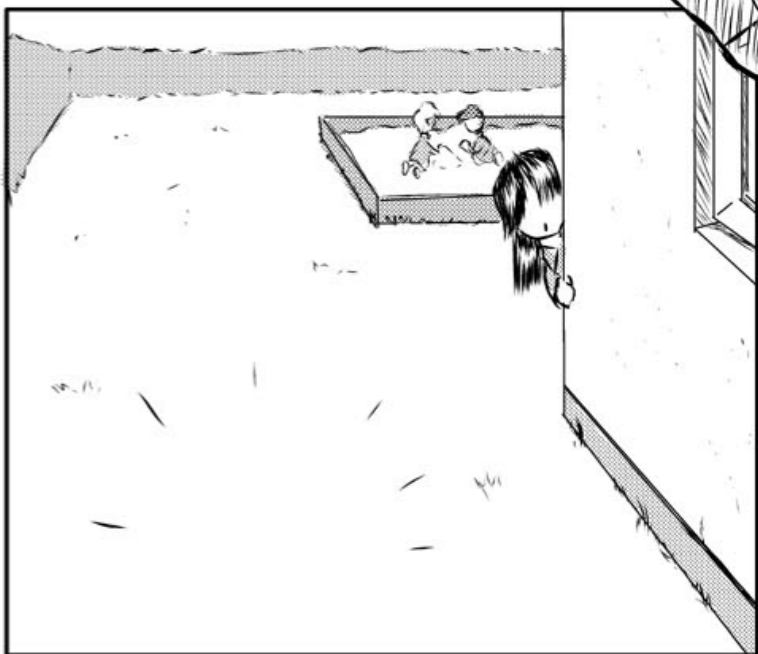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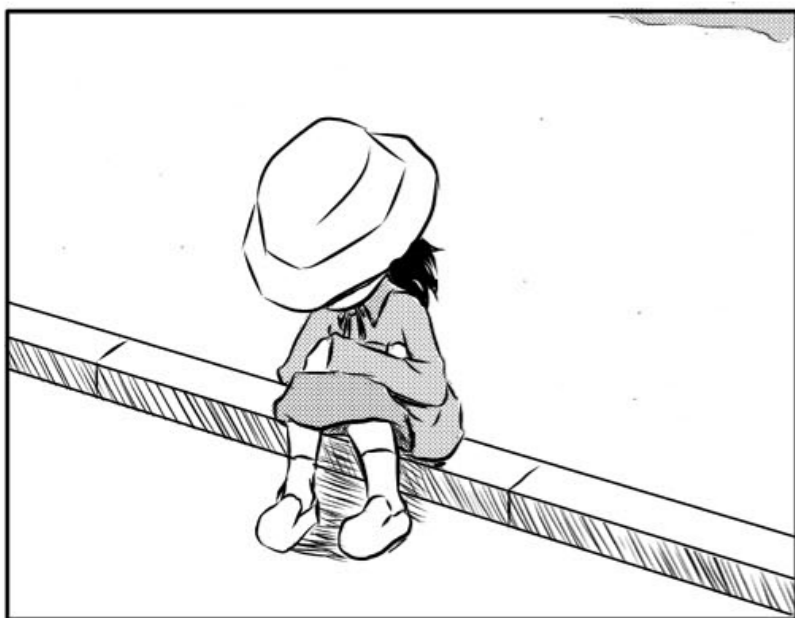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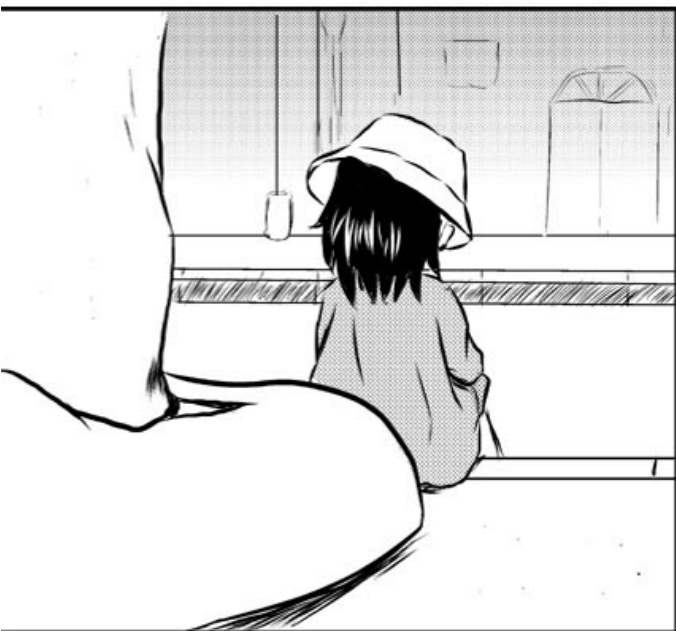
自由时间

到外面去玩吧









我认为会有这样的结果发生。所以我不希望你父母送你来这里。





尽管我被告知将会发生什么

人们害怕新出现的事物和另类的东西。。。



被当做另类。。。

我知道。。。这种感觉。。。



但是，还是感到。。。

孤独。。。



虽然来上学之前，我被教导过不要在意。。。

我努力地执行了命令

奇怪的女孩

她能说话吗?

那是什么头发?



我不希望你经历这些。。。



所有的东西都好奇怪
...

我都是第一次见到
...

这些
...

所有这些
...

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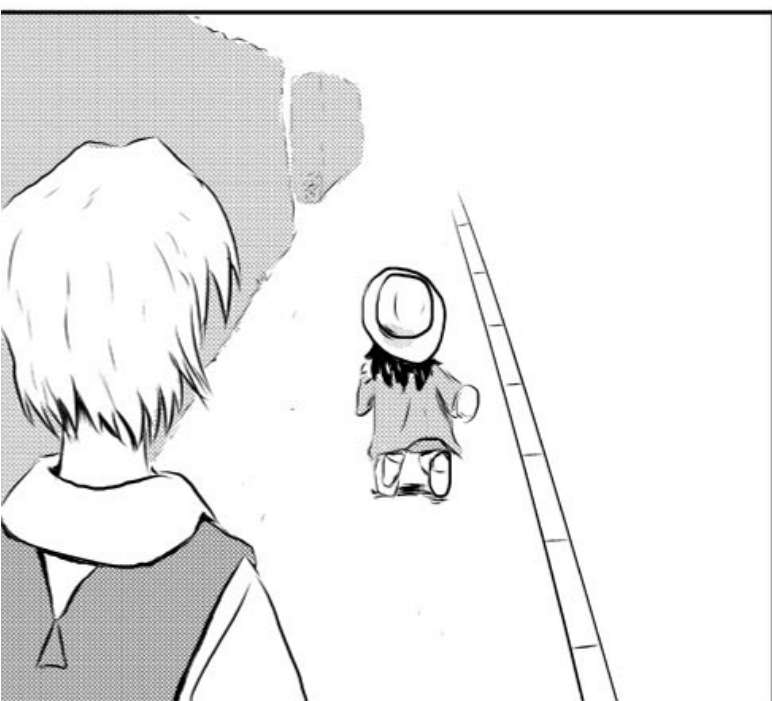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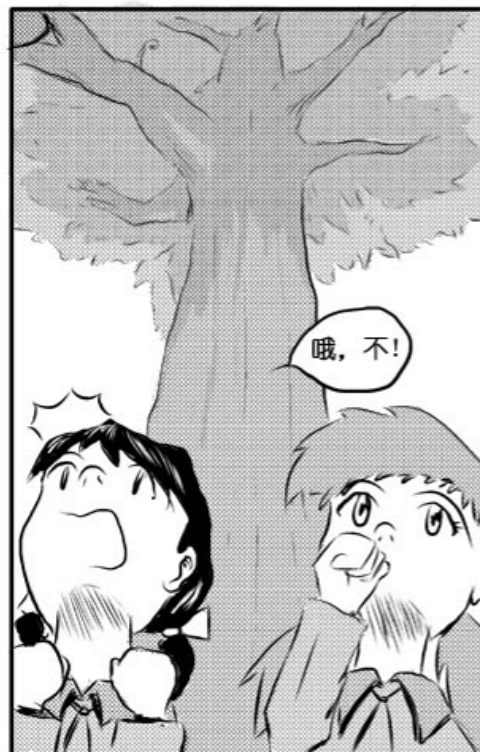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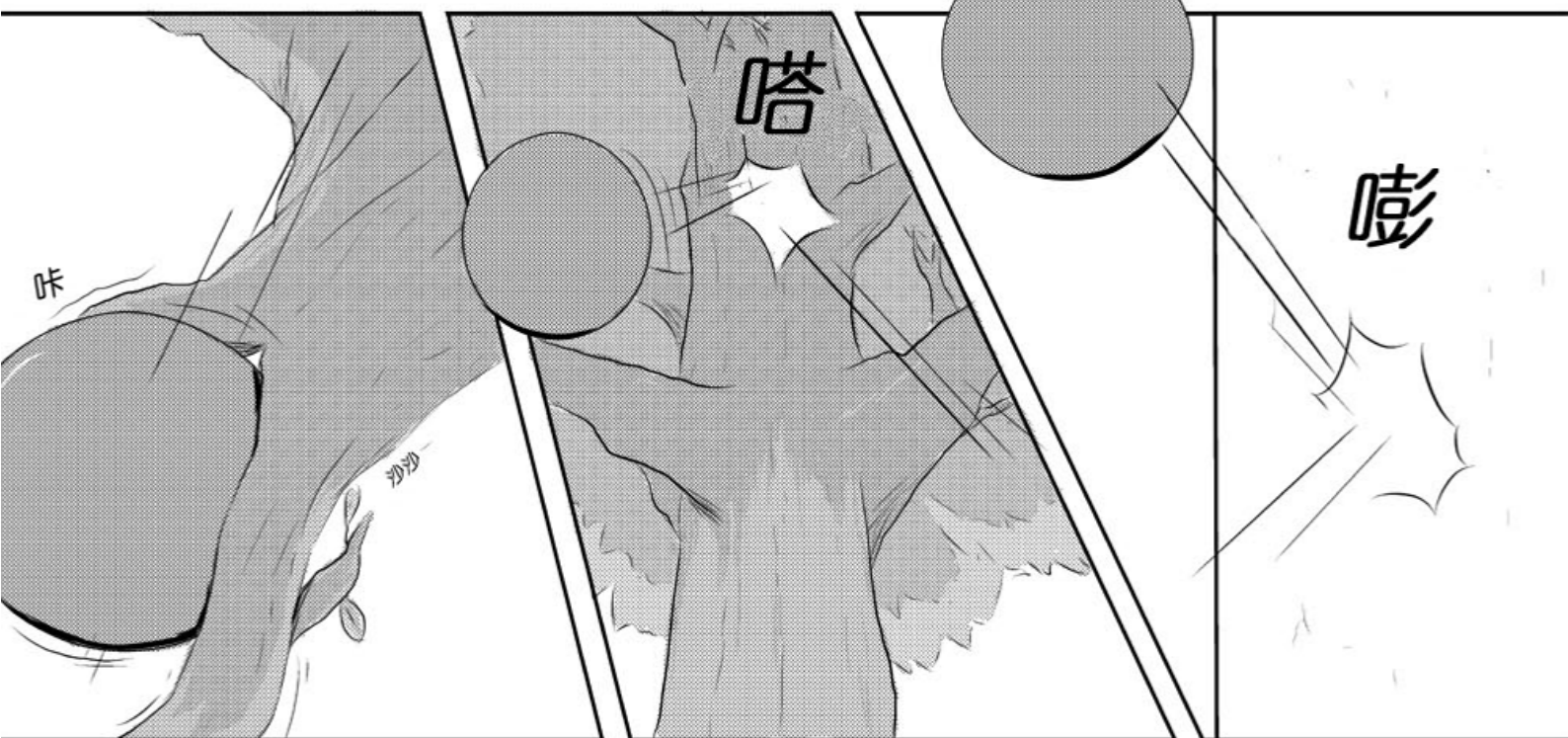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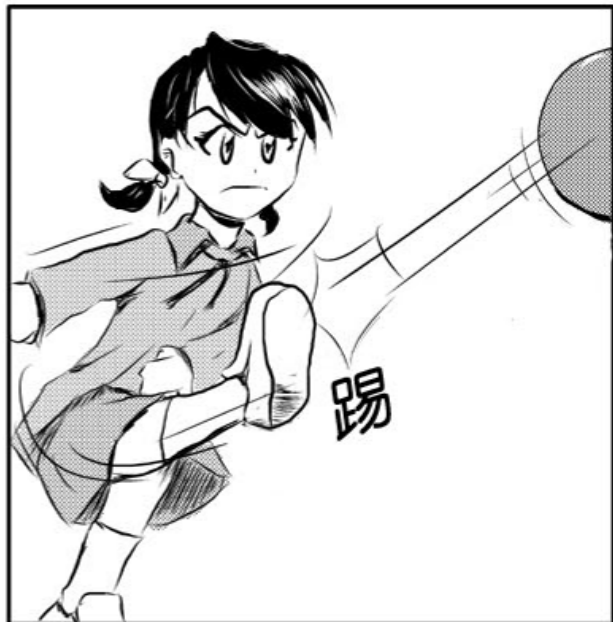
我还是希望能继续了解他们- 然后再决定我是不是应该对他们的不理不睬感到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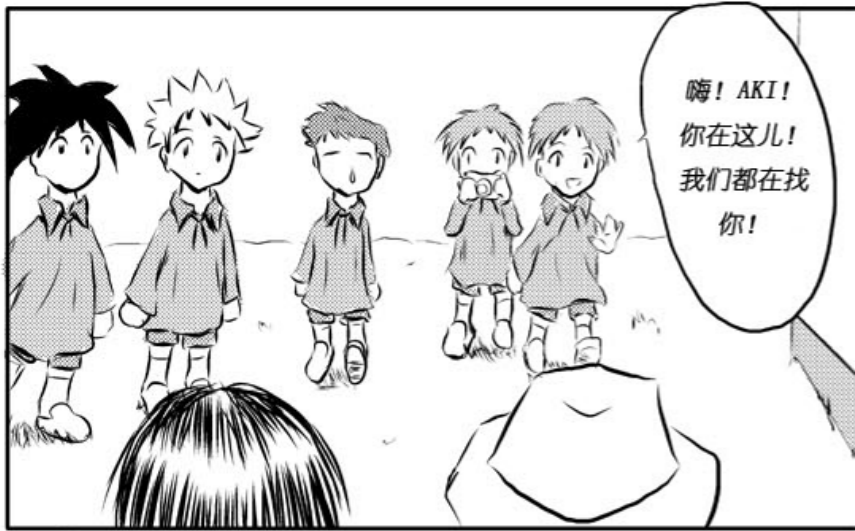


而且, 而且, 我也希望再试一试!

妈妈爸爸希望我在这里交到朋友
...









我们是。。。



我是青田!

我是直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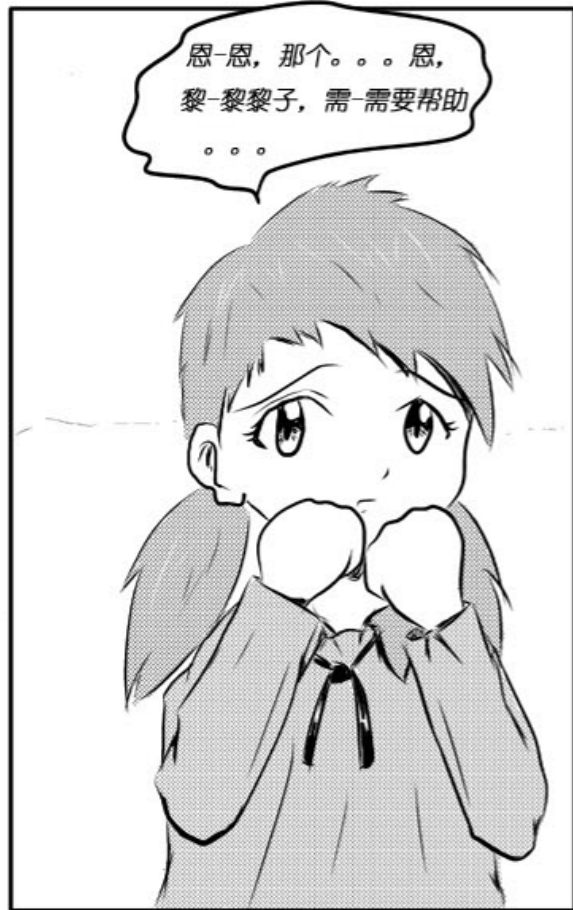
跑过来的是
千绘!



命运的对手!

命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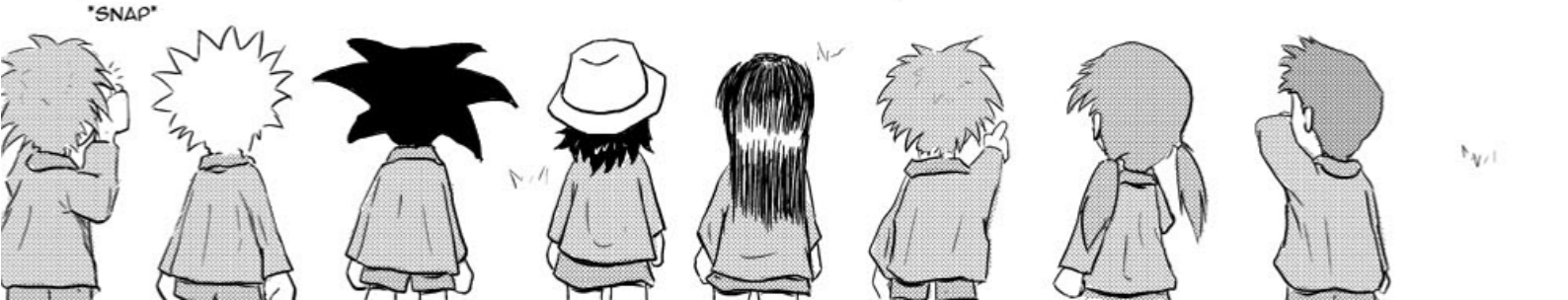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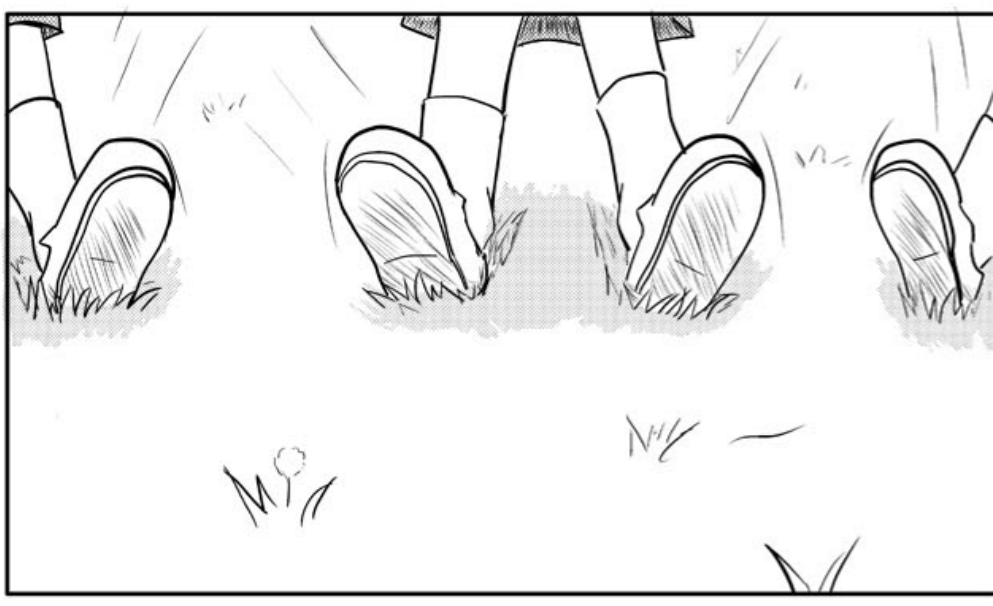
别理他们，他俩
确实有点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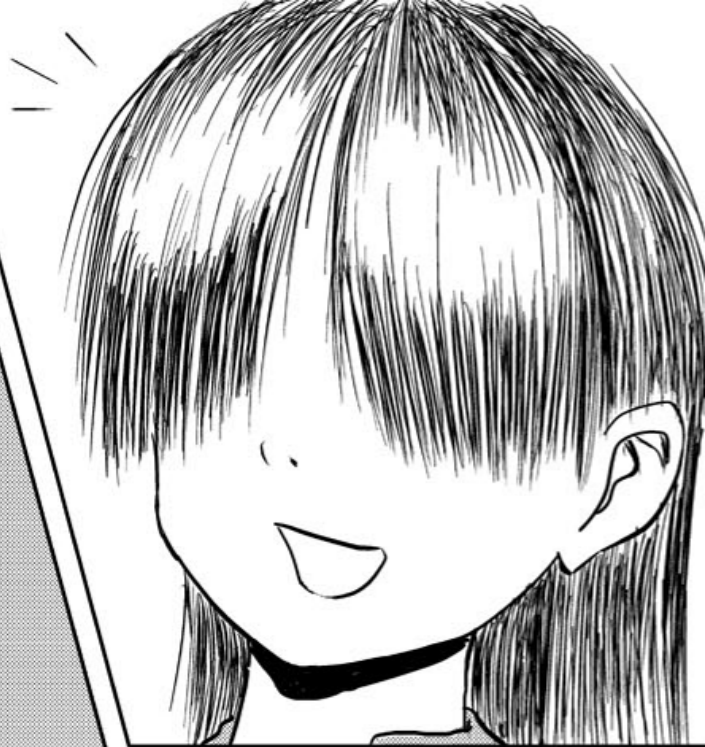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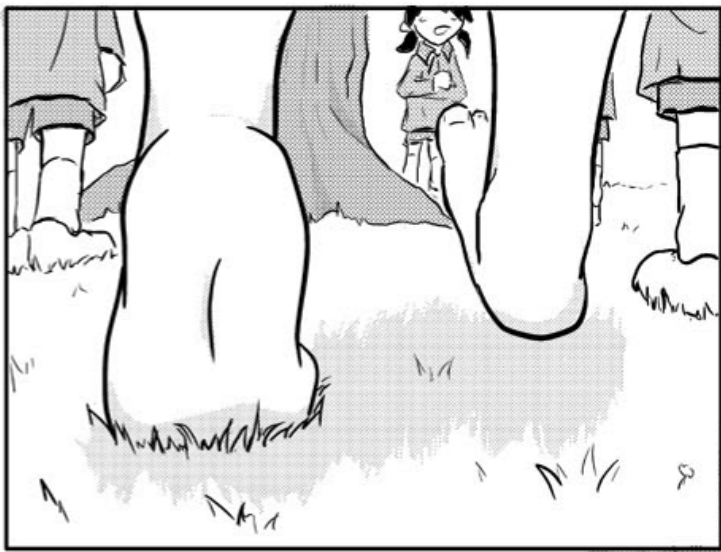
恩-恩，那个。。。恩，
黎-黎黎子，需-需要帮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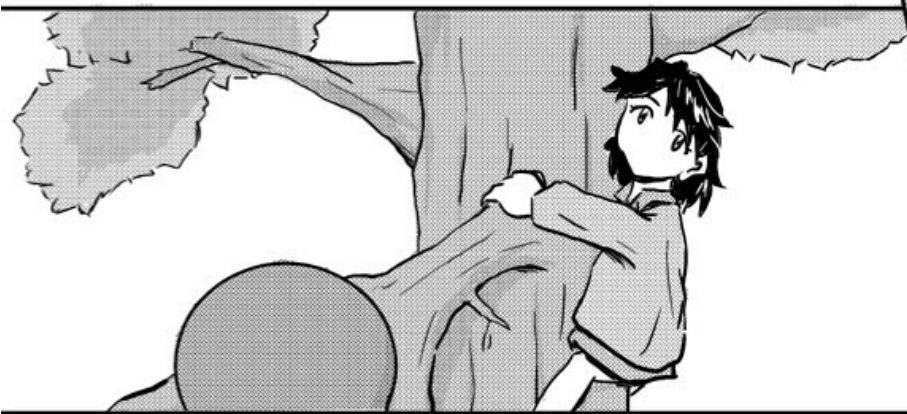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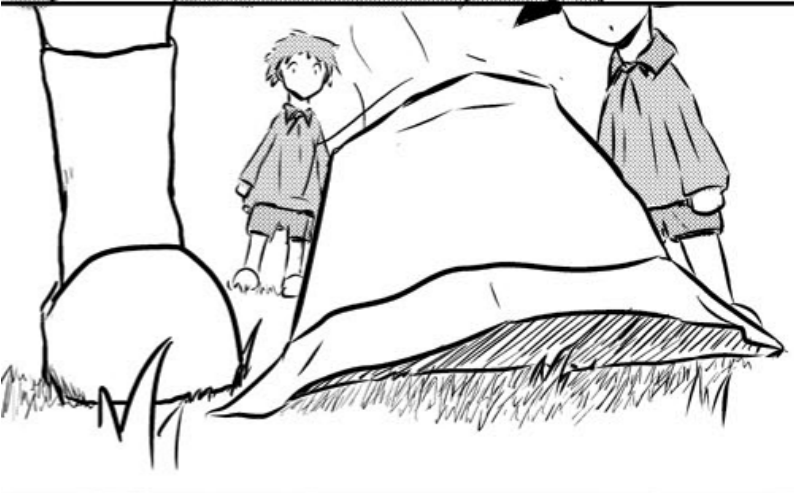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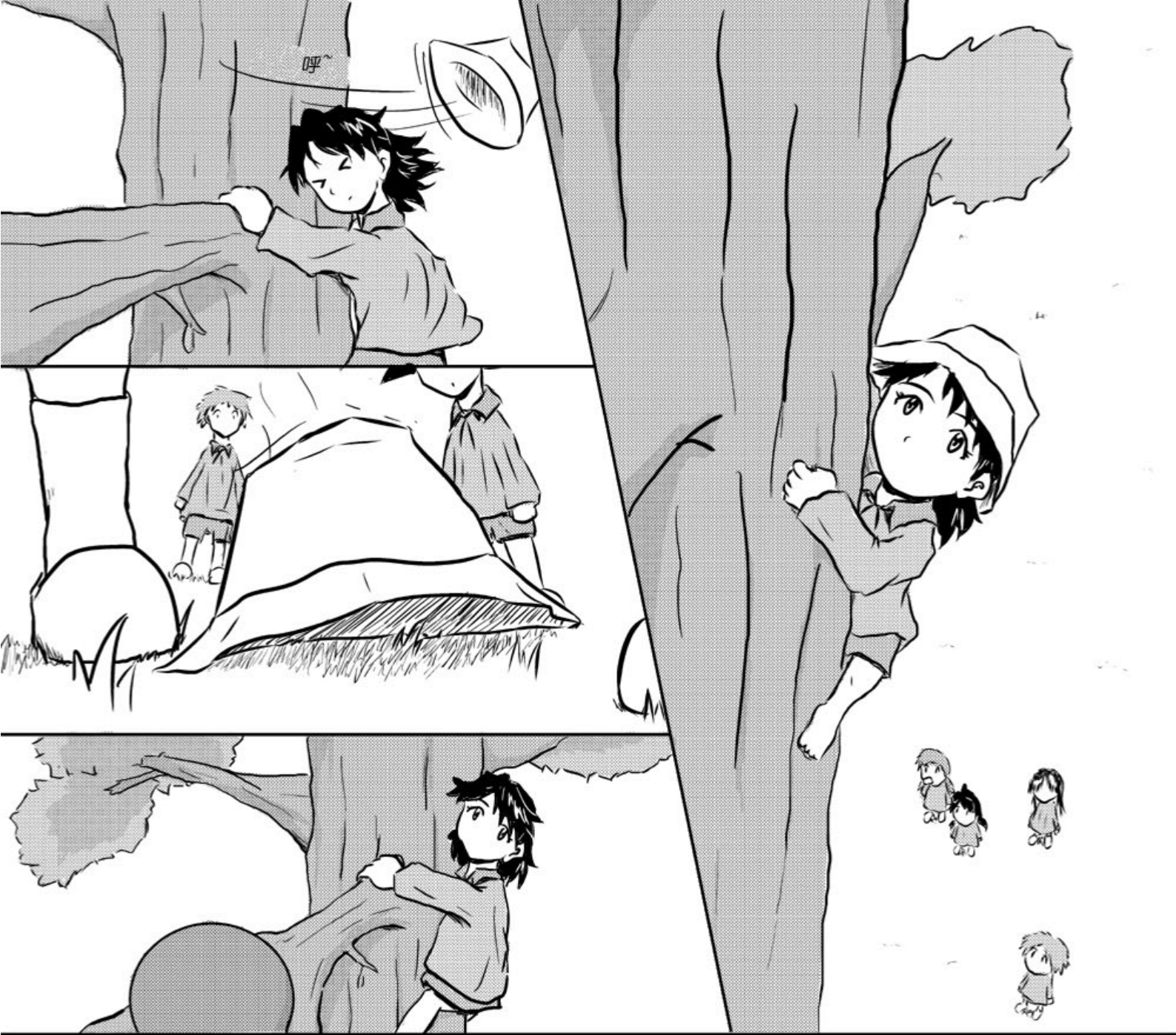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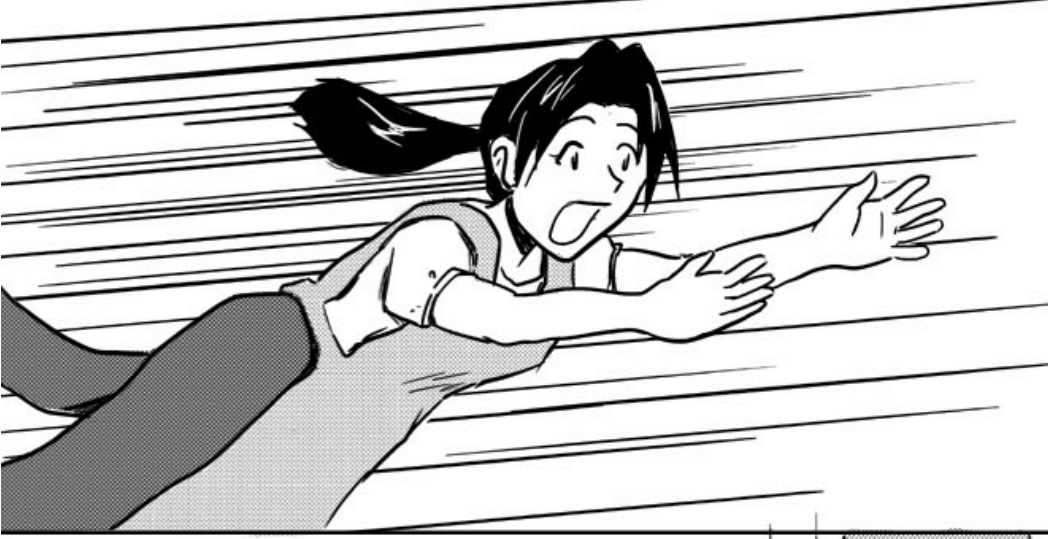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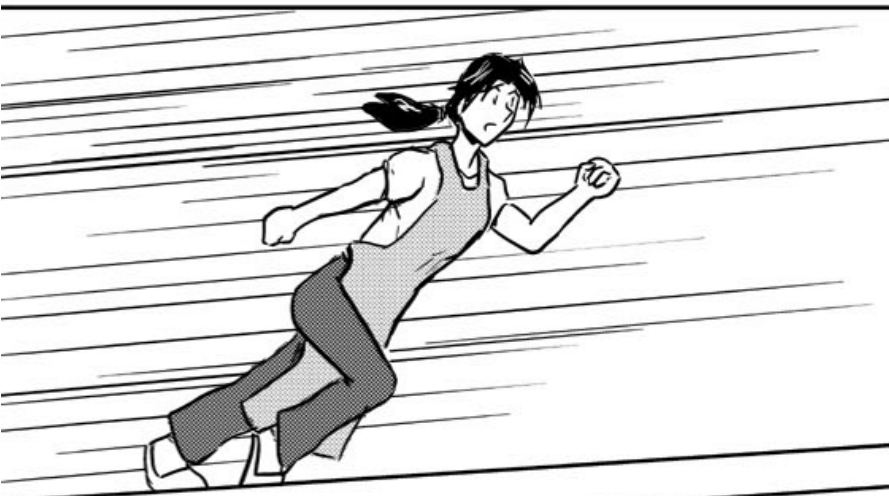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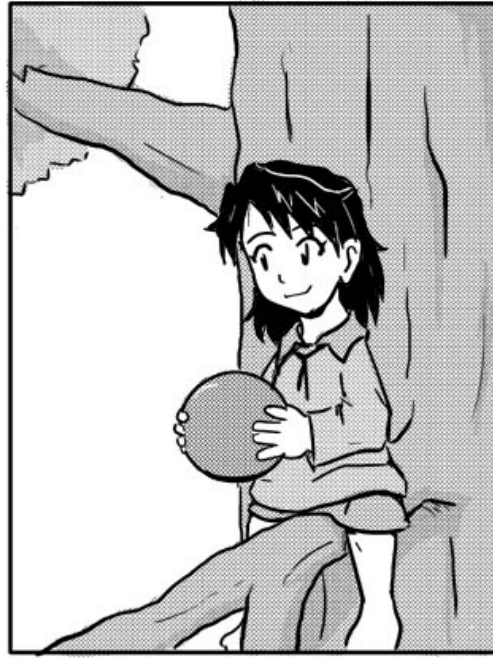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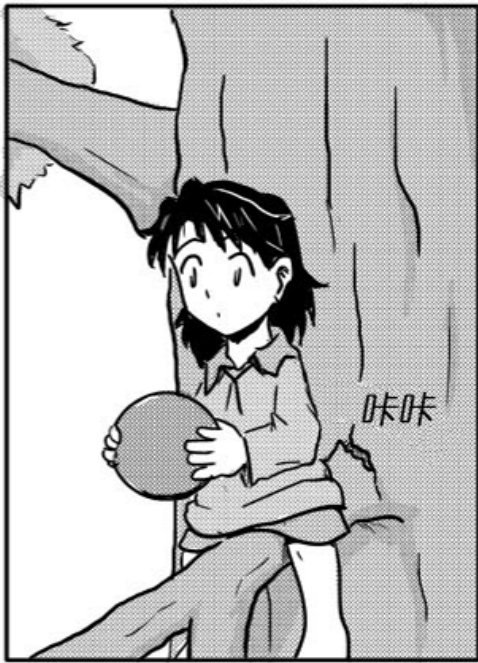
她不小心把球踢到了树上，
她想找老师把球弄下来。
但是咱们是不许把球踢的
那么高。她害怕老师会
说她。所以她想自己把球
弄下来。然后她开始爬树，
爬到一半向下看时发现离
地面好远，所以她开始害
怕。然后，抱着树
进退两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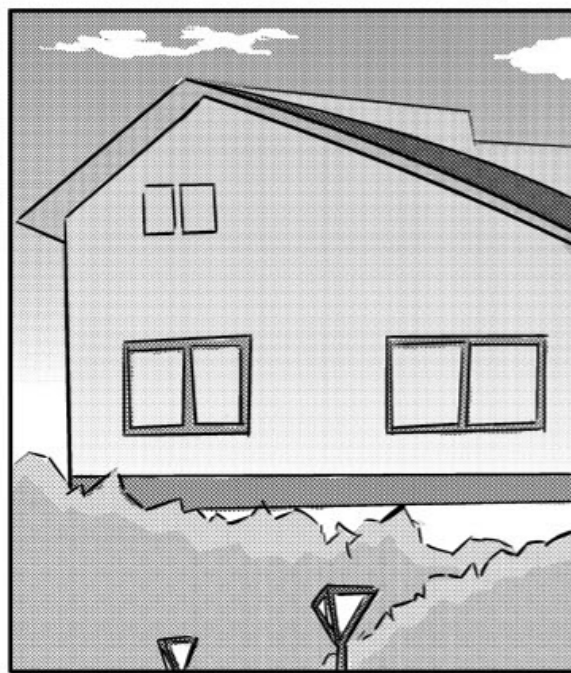












不好？



嗨，晚上好，
工作怎么样？

嗨，妹妹。



一个可爱的女孩儿，但是，
啧，好像在野外长大的
一样。。。

我知道，
在某人家
已经见过
那孩子了
。。。



噢，我们班上来了个
新的孩子。



第四章： 回首过去， 放眼未来

“现在不挺好的吗？”



作者：JimmyWolk
翻译&嵌字：Nomuo



嗯？
她今天这么早就累了...



嗯？
看起来她又睡着了...



我永远也不会明白她是怎么做到上一秒还精力充沛，下一秒就睡着的...



我猜她今天过得一定很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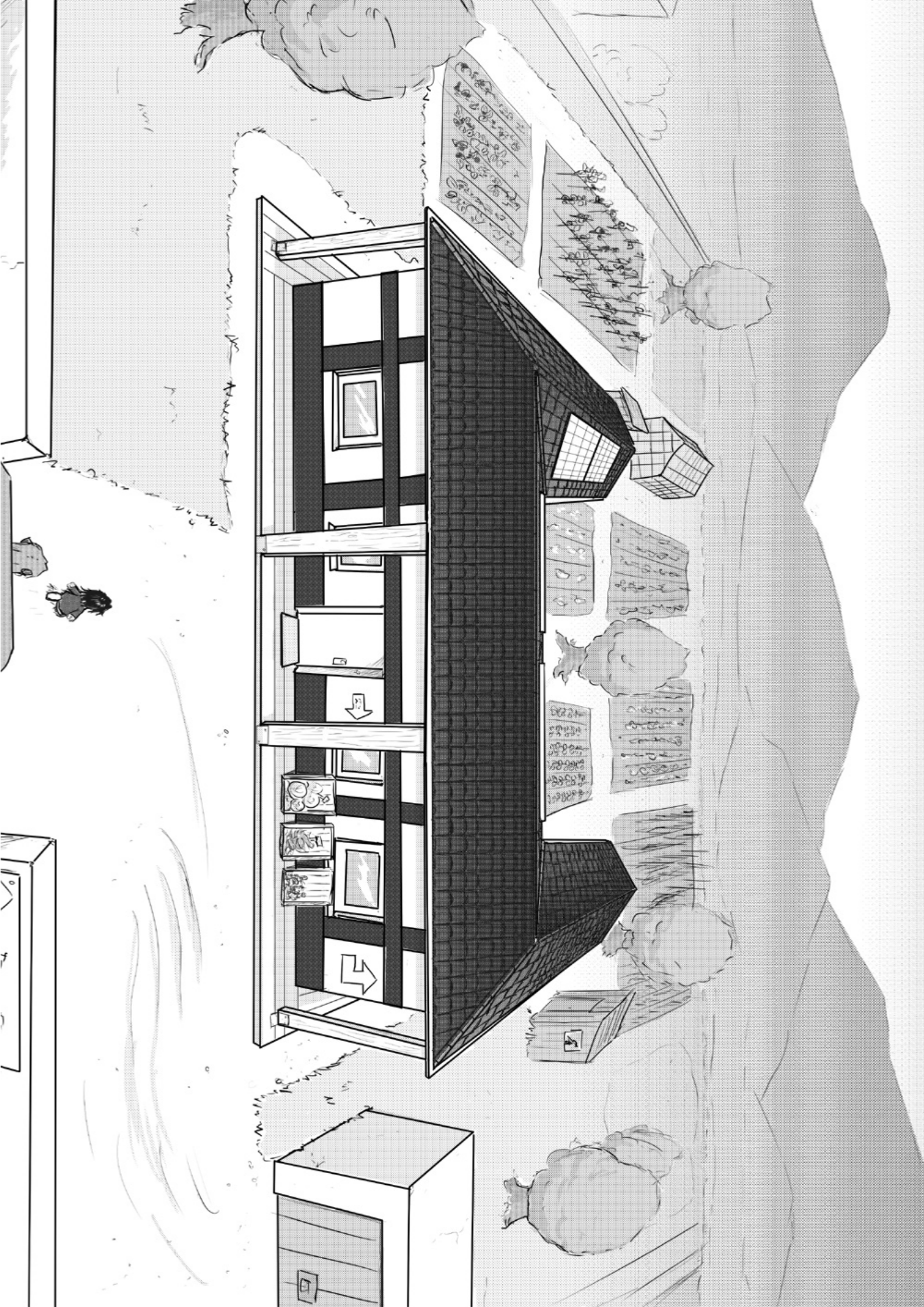


嘿！



那可能是因为你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吧。













点头



…而且住在我们的房子里?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是从未来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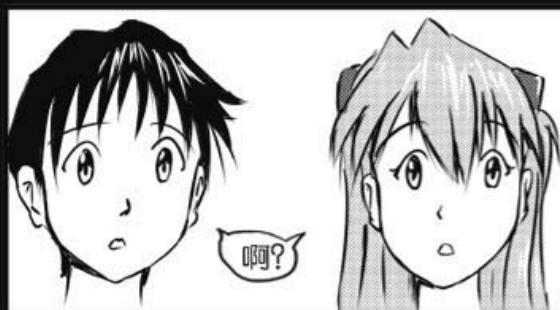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那听起来挺…

嗯，那样就解释得通了。




你们的小秋…




啊?




我记得当她第一次出现在这儿的时候…




所以这里
无疑是她的
家…




她看到我
时显得很
惊恐…



她还痛哭
着想要找回
她的妈妈
和爸爸…



所以当她说
你们是她的
父母时…



…我没什么
理由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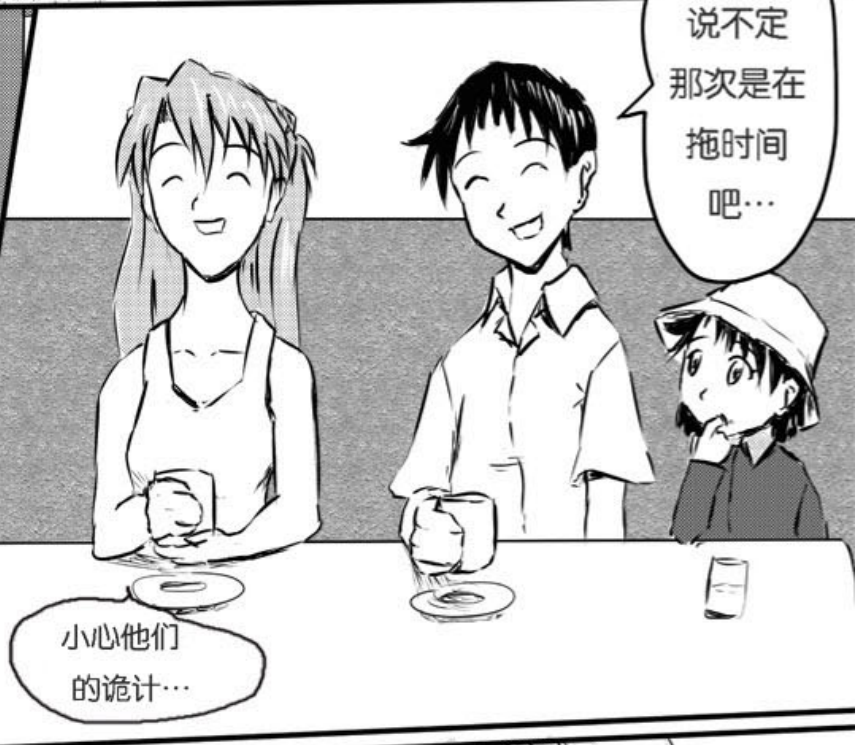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
其余部分也
对上了。

而且
我们还住在
这样一个得小心
巨型怪兽在你家
地里漫步的世界，
时间旅行听起
来也不那么
离谱了…



啊，
你们好！



说不定
那次是在
拖时间
吧…

小心他们
的诡计…



你好呀，小秋！
我好像看到我的
小毛球在旁边
的花园里，
你为什么不去
和他玩玩呢。

所以，你们为什么
让我们过来呢？



什么忙？

我们想请你们
帮个忙！

嗯，我们是想…



嗯，我们
都不再年
轻了。

这种爱好
甚至变成
了一种
负担。

嗯，事情是这样
的，我们的生意
最近不太好。
对我们来说种菜
只能算是一种
爱好了。

别带上
“们”，
亲爱的…



他们家有套很大的房子——对颐养天年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之前我们儿子叫我们搬他那儿去住。现在搬过去也来得及。

这样说吧，之前通知我们撤离这里的时候，我们甚至有一点…高兴。那之后我们考虑了很久。

新一代人的观念不同啦。我们的孩子们对这旧宅子就没什么兴趣…

所以我们打算找个人来接手。那个人得像我们一样爱这所房子。

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房子就没个念想了。毕竟，我们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在这儿养大了一家人呐…

简单来说：我们打算把这地方卖了…

而我们的头号人选就是你们！



我不知道…
就算他们以最低
价卖，那也是
很大一笔钱…

所以…
我们怎么
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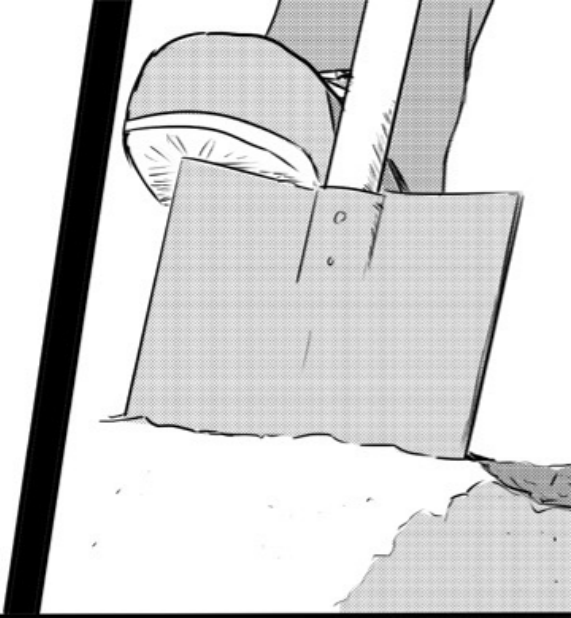
而且该
拿这个菜
园怎么
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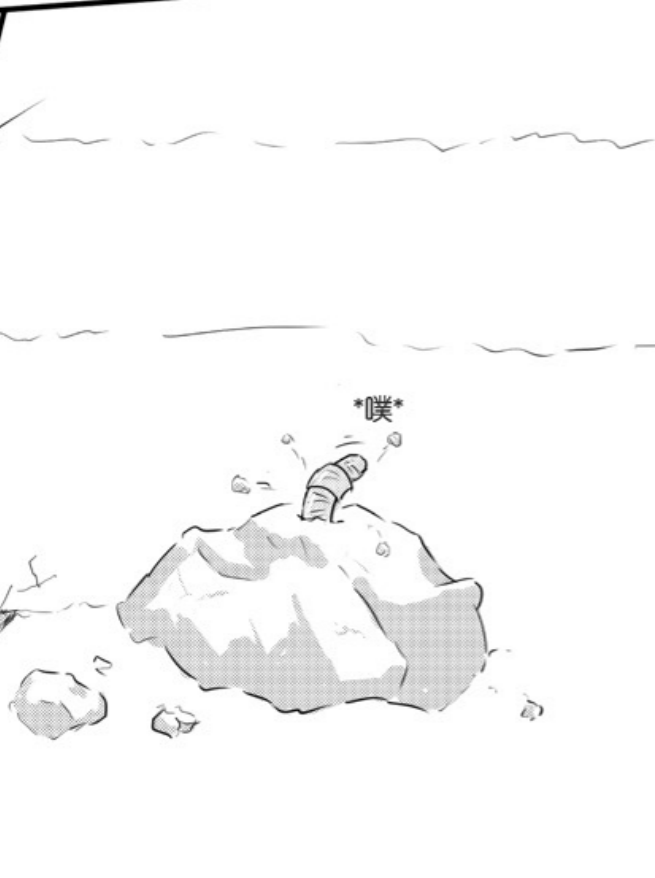
如果想好
好照料它们
的话，咱们就
没时间做其
他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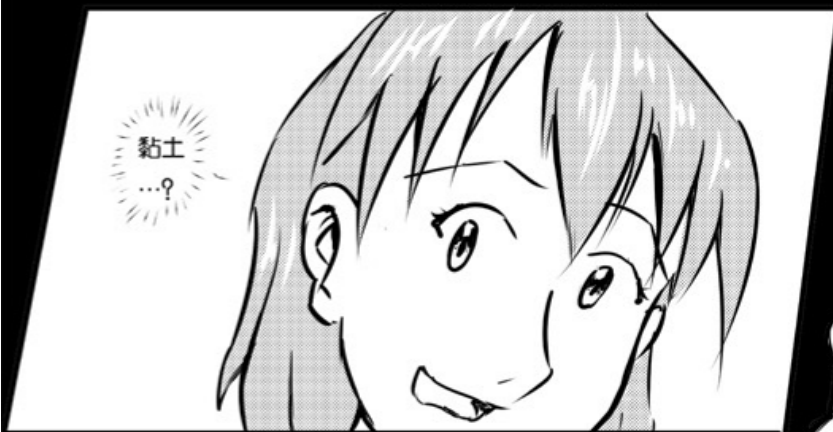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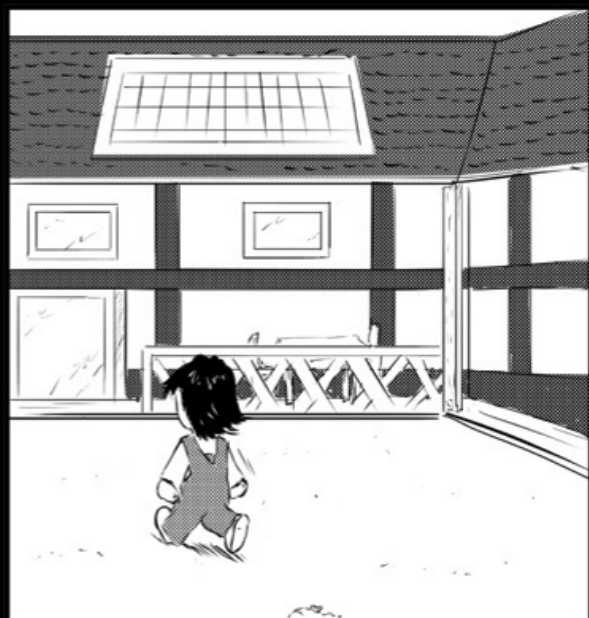
至少，我
们还有个
小帮手…

点头

我们得像
正式工作一样
维持着这个菜园，
但我们能做到吗？
我们想这
么做吗？







找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拜托，这些人一直跟着咱们，我可不觉他们想找到我们有什么困难。

我觉得还有些别的选项…

说的没错！秋可不能一直住在那个房间里！

唔，我们之前不是谈论过不久就搬出去住么…



我们回家了…



而且选这儿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



秋！

如果你想在你的朋友来之前回去的话，我们就得赶紧了。



他们说给我们些时间考虑。我觉得那再好不过了。





所以...?

你为什么不在你朋友来之前把衣服换好呢?



呃, 应该说正好相反...



我的天, 应该没死人吧...



我之前去找了个
妇科医生检查了
一下。她的观点
和律子之前的检
查结果一致：

我怀孕9
周了…



原来如此…

呃…





那…
我该说恭喜…?

我猜…?

也许…?



葛城!



求你了!
我已经准备好
负起责任了!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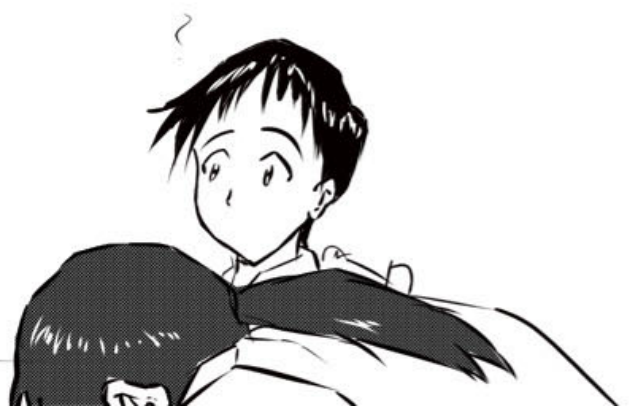


请嫁给我!

美里…



哇，那可真是
谢谢你了…





拜托了！
我已经做好照
料这个孩子的
准备了！



我可不能指望
这样一个玩装死的
男人口中的“责任”，
他害得我都愁出病了，
到头来却告诉我他
觉得没必要给
我说一声…

责任，是
吧？



噢，你当然敢夸下
海口！你该不会觉得因
为这个我就非得嫁给你
不可吧…



你们在说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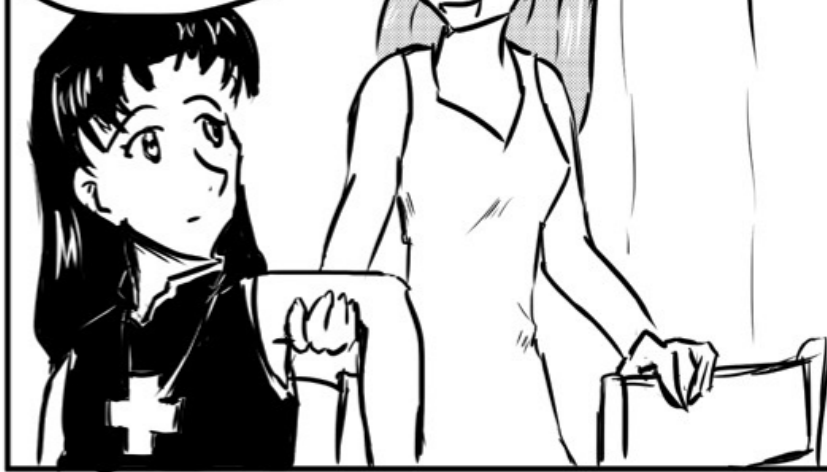


哈？当个母亲？
拜托，现在都21世纪了，难道
没人告诉你结婚早就不是带孩子
的先决条件了吗！



但…我还以为
你挺喜欢当…

当男人给她解释那些关于小宝宝怎么来(the birds and bees)的事情时，我们来聊些女孩间的事儿吧。



嗯，我们早晚得给她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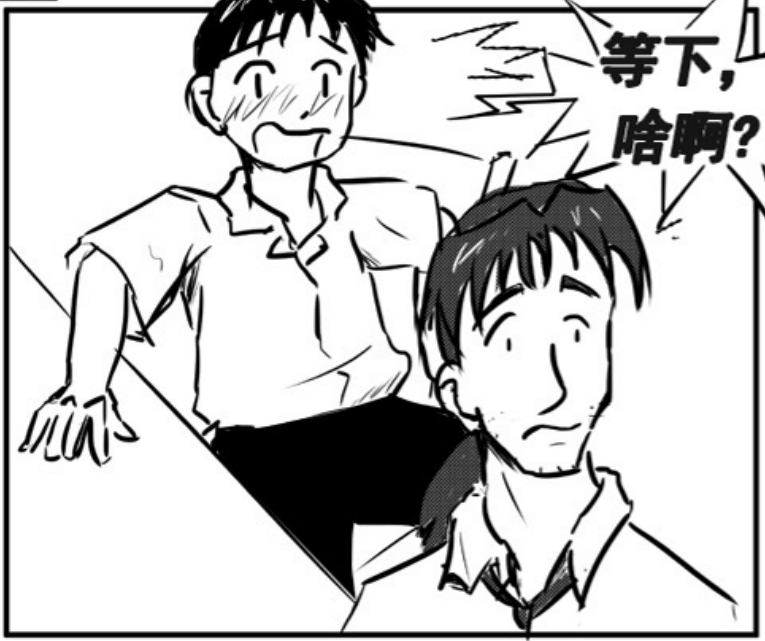


她-她年纪还太小了!



你不需要提及那些具体的细节，亲爱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

等下，啥啊?!



我不喜欢蜜蜂(bees)...





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都过去了。那时只是我咎由自取。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样。

但伴随着恐惧的…



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即使可能会带来困扰和剧痛…



但那给予了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宝物…



谢谢!



恭喜你!



所以，再次…



也许那并不是一
个好主意…

你干了

什么!?

哎哟!

喂?!
你在里面还
好吗?

秋,我不
觉得他是
那个意…

它-它受伤了
吗? 他-他该
不会强迫你把
宝宝吃了吧

那果然不是
一个好主意…

秋,怎么
了…?

爸-爸爸告诉我加
持先生在这里面
放了个宝宝!



噢，那你还记得你像我们给你看的照片上那样的小宝宝的时候吗？

呃…

如果我待过的话，我肯定记得住的！

那就是你在里面！

呃？我-我以前在妈妈的肚子里？

你还记得有些照片里，妈妈有着一个滑稽的大肚子吗？

点头

正确！每个人都曾在他们妈妈的肚子里。我也是，爸爸也是…

那丽也…

那-那个…

所以…美里也曾在她妈妈的肚子里？

答对了！

加持先生也是？

但我自己也能好
好长大啊!

这样他们
就能长大
了啊!

但…为什
么…?

他们很容易被弄丢，人们可能一不留
神就坐在了他们身上，甚至他们还会
被一阵风刮走!

现在是这样。
但刚开始时，每个人都非
常非常小，甚至比你的指
甲盖儿还要小。

你明白了吗?

我想是的
…

所以他们得先在他们的妈
妈的肚子里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自
己就能安全地成长。

我的乖女孩
真聪明!

想得美…

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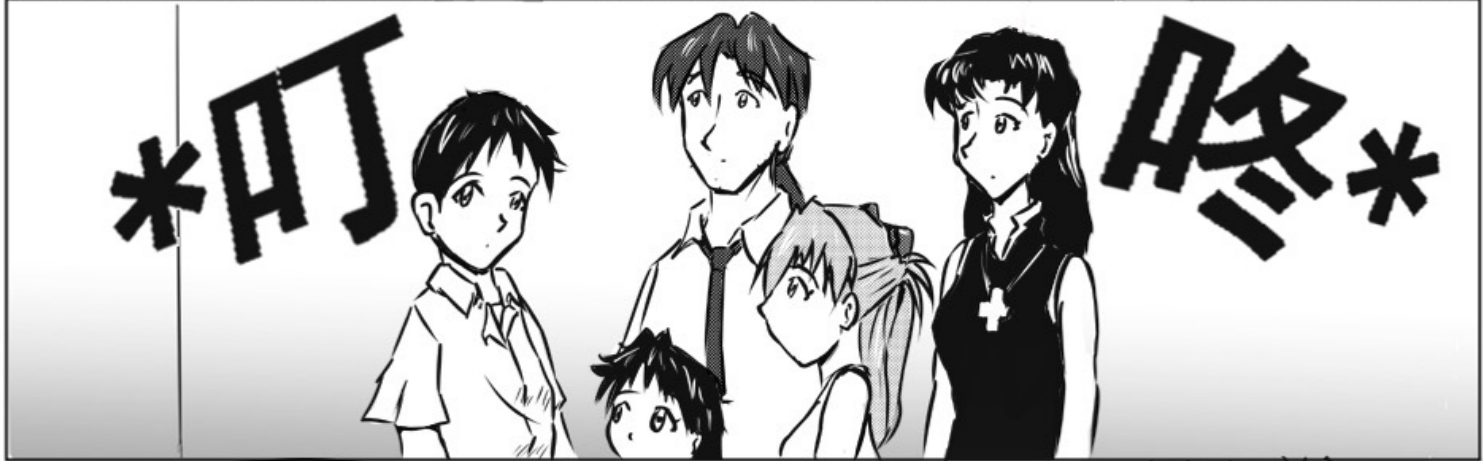
鼓掌

鼓掌

鼓掌

鼓掌

当轮到这位
学习时，还是
雇你来讲吧。



她之前的生日派对对我们只邀请了一些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我们寻思她不是自己交了一些朋友吗，就同意让她请一些来家里玩。

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派对，只是让他们好好玩一玩，吃些蛋糕之类的你懂的…

客人？

看来是第一位客人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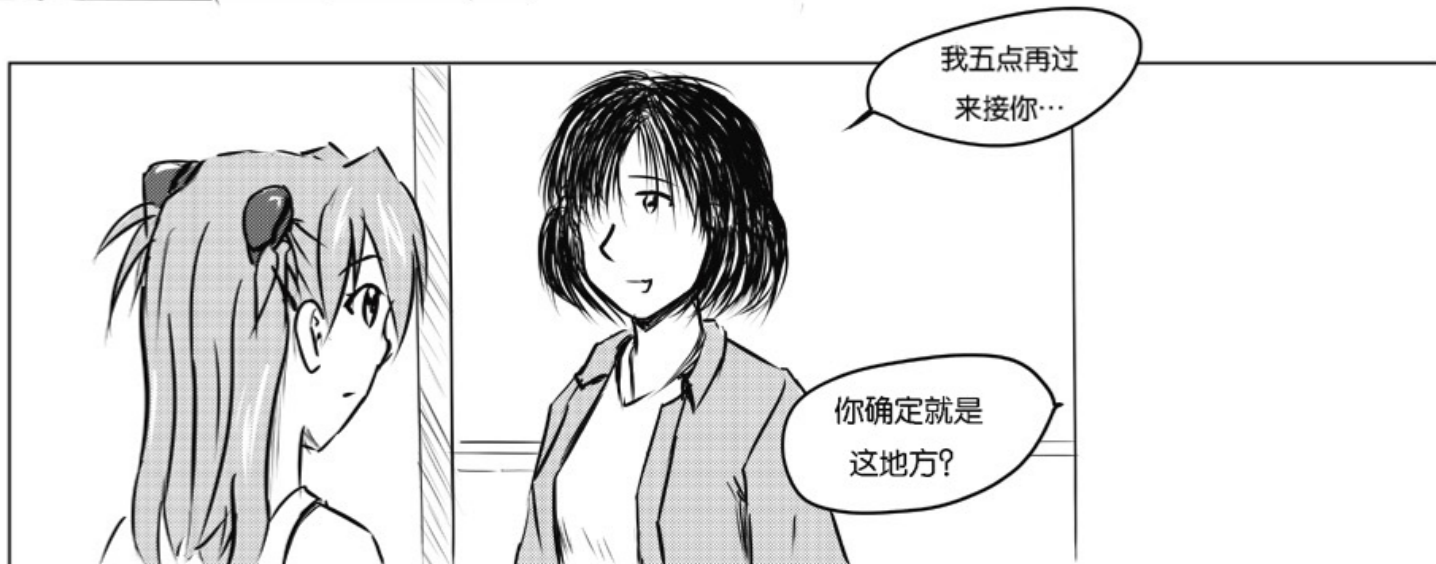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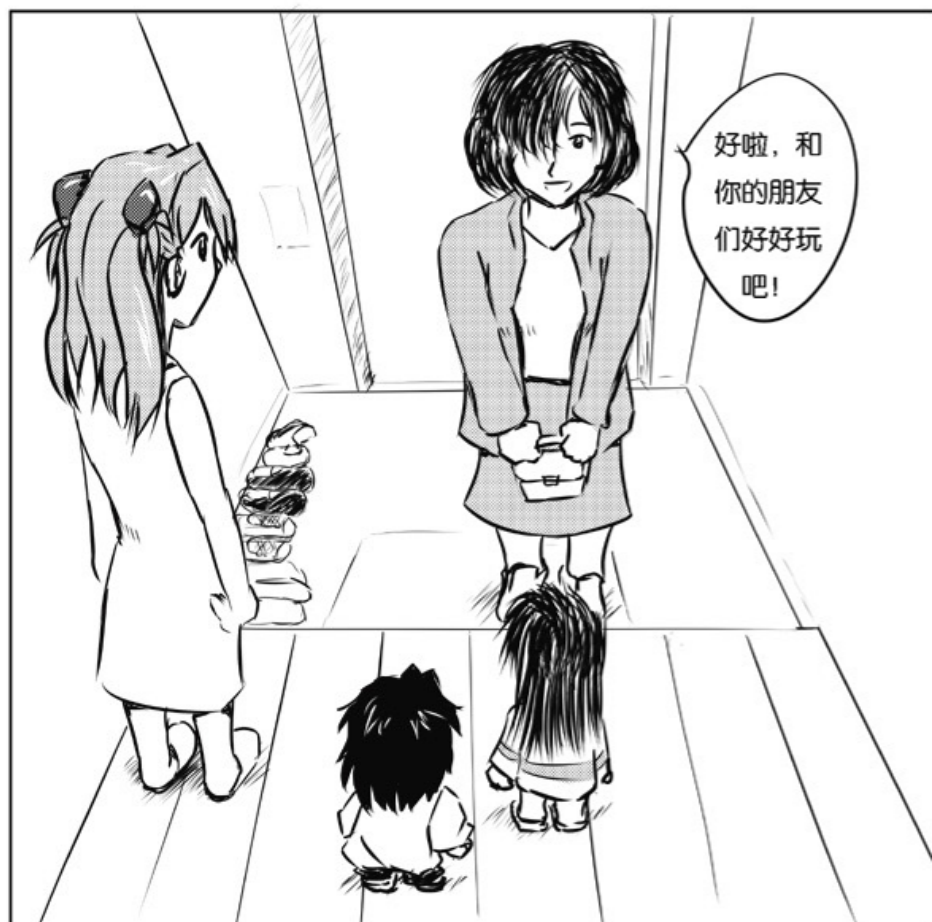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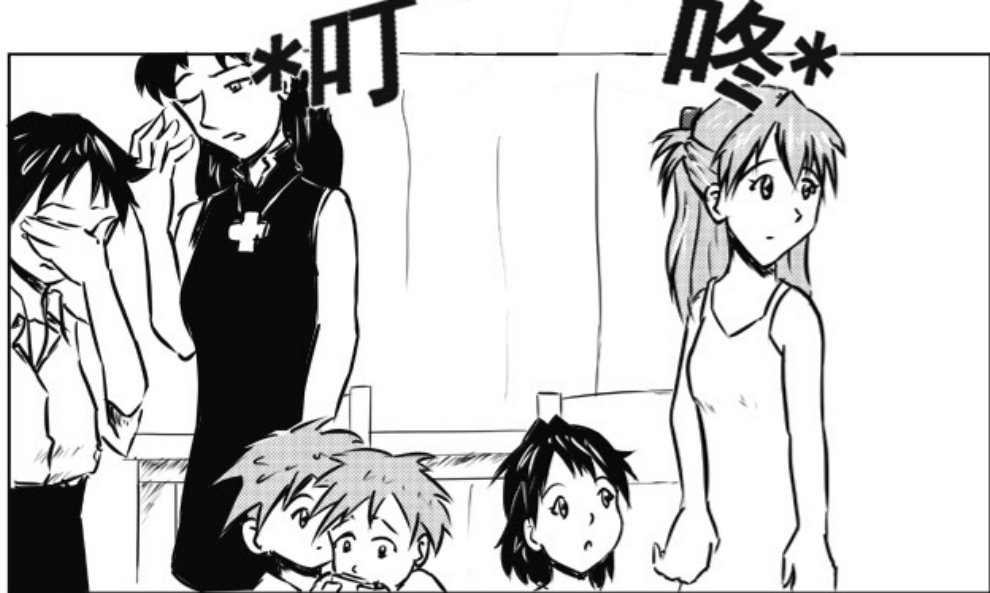


那就是我爸爸和美里小姐和加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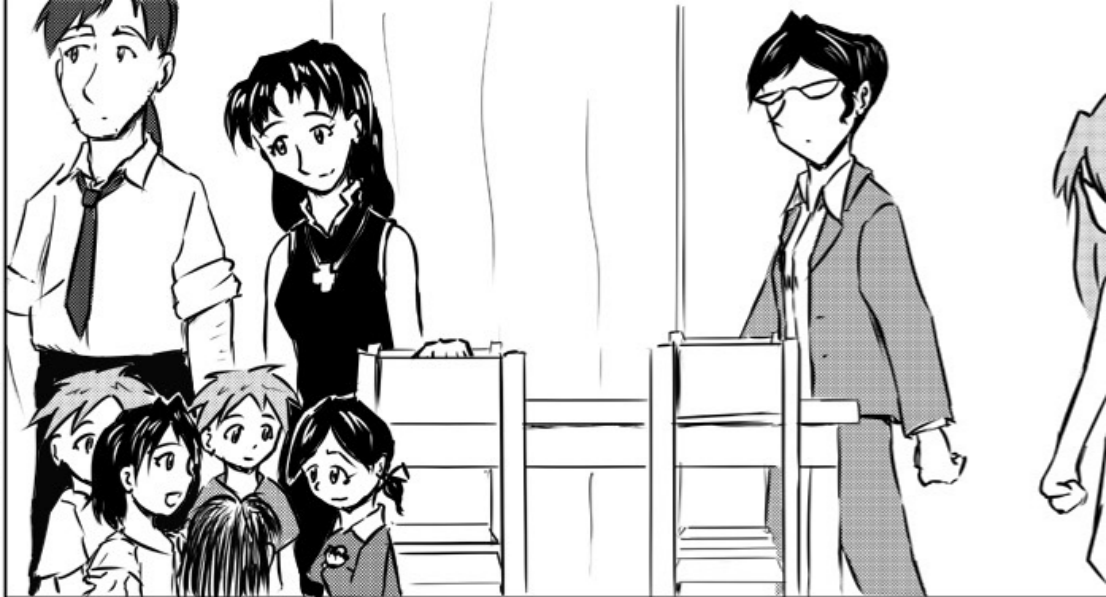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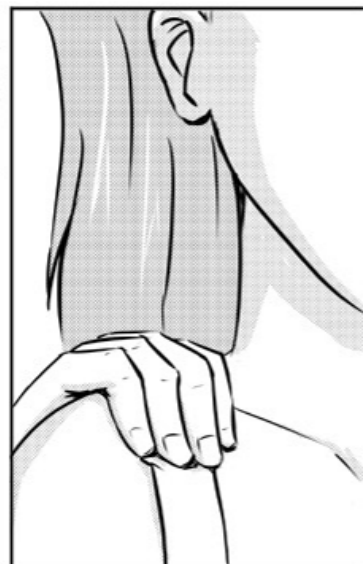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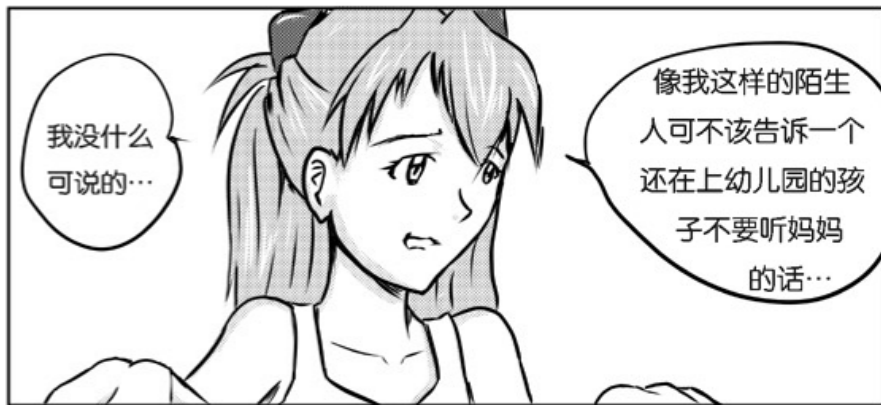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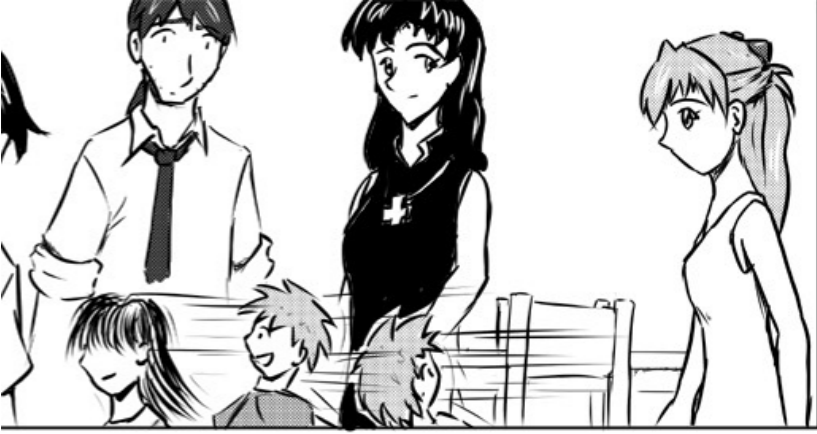
唔，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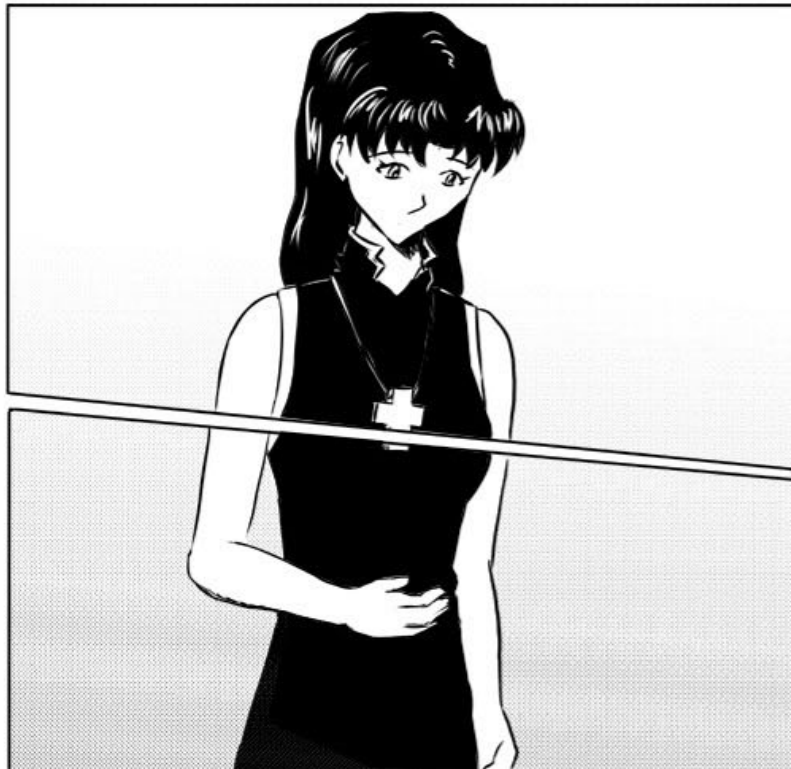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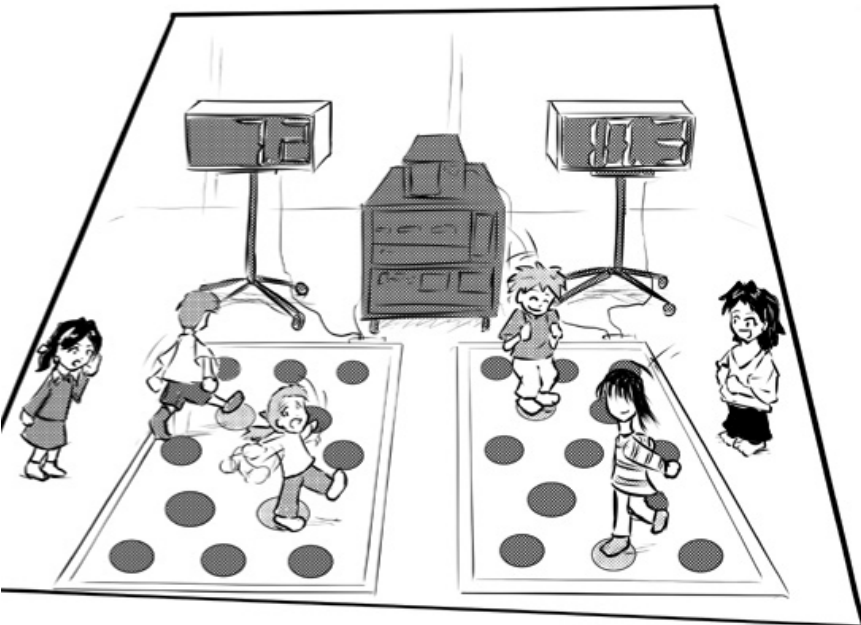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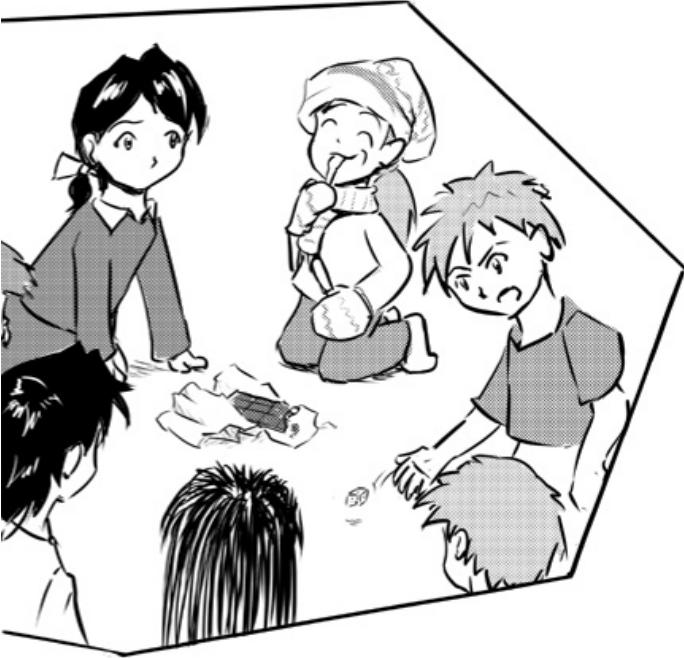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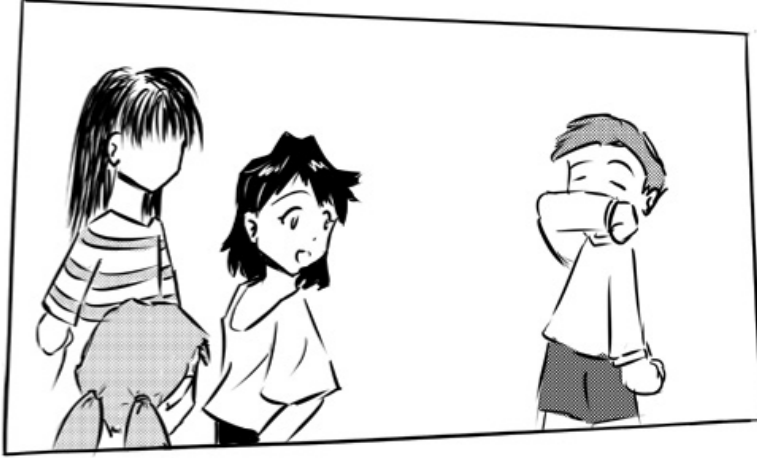














叮铃铃



我已经在去接了!

叮铃铃
叮铃铃



喂?



啊, 剑介?



哦, 是秋请了她的几个朋友过来。

你问我是不是在干啥?



你怎么知道那件事的? 等等, 我不想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所以打过来... 你想要做什么?!

不行!



是那个相田吗？
他打电话来干嘛？



是的，抱歉，这件事上我帮不了什么忙…
好的，再见…



你了解他的…他总是想知道那些他不该知道的东西…



剑介…？

相田…？

拜托…
拜托请让我见一见相田大人！



“大人”...?

你认识他?

他居然会说话?



我需要向他学习!

他和他朋友说以前从相田剑介那里得到了一些最好的照片! 所以我想...



点头

相田... 那就是大哥经常说的那个人吗?



那个小...

呢... 他可能不像你想的那样...



你当然可以见到他, 他经常到这儿来!



嗯...







你还好吗？

嗯，只是…
在畅想未来
罢了…



以前这些事
情我想都不
敢想…

你懂的…



未来吗…？



这个未来似
乎要好很多，你
不觉得吗？



她和她的
朋友们在
一起…

